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珍藏版

无耻奴

宦海升沉录

新党升官发财记

骆秉全 主编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第十一卷）

主编　骆秉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党升官发财记/（清）佚名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Ⅰ．新…　Ⅱ．佚…　Ⅲ．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Ⅳ．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海升沉录/（清）黄世仲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Ⅰ．宦…　Ⅱ．黄…　Ⅲ．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Ⅳ．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6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耻奴/（清）苏同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Ⅰ．无…　Ⅱ．苏…　Ⅲ．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Ⅳ．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41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5　　　字数：4800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80.00 元（全十二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新党升官发财记

宦海升沉录

无　耻　奴



新党升官发财记

清·佚　名

第一回

酿教祸公款入私囊
破成见旧人论新法

自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以来，宇宙间一切人物，有个真的，必定有个假的。不期然而然，与那真的拼做一对，能够瞒过大众的眼睛，教他辨不出谁假谁真。有时那假的还要胜过真的一等。这也是天地间一种不可思议的道理。所以有了一个孔圣人，便有一个乡愿；有了一个伊尹，便有一个霍光；有了一个周公，便有一个王莽。甚至尧、舜的禅让，也有曹操、司马炎一班人，戴着假面去学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譬如物类当中，鱼目混珠，珷玞似玉。扶拔仿佛狮子，钩吻赛是黄荆，一般也都有假。从前有个编《西游记》的邱真人，他最明白这个道理。他那一部《西游记》里面，不论什么如来、观音、唐僧、行者、八戒、沙僧，人人都有个假的。

可见世界上学步效颦的事，处处有之，不足为奇。外国人说得好：中国人最富于模仿力，所以以假乱真的本领，惟独中国人最擅长。即如目前爱谈维新的这些时髦朋友，满口里都是维新的话头，一面孔都是维新的气概，只少额头上挂上一块招牌，写着“维新”两个字。然而说他不是维新，他却老大的冤枉；但究其实在，却是形式上的维新。要说是发于热诚，出于血性，实事求是，干那维新事业的人，恐怕一百个当中，寻不出一两个来。虽然，莫说是这班假维新的人，于时局上毫无裨益。要晓得照着中国已往的情形，没有这些假维新的人出来，把他改头换面，起个根基，就是一万年之后，也还是一个老大帝国。所以这些假维新的人，也是断乎不可少的。看官若不相信，待编小说的先把官场中一个专讲维新的人，将他生平历史，演说出来，给大众听听。

这人生在江西省新喻县城里，姓袁，名谓贤，表字伯珍，父母早亡。伯珍本是一个寒士，幸喜他自幼从着名师，学成一种无投不利的八股，所以到了三十岁上，便一战而捷，中上一名举人。他有个嫡堂兄名叫希贤，表字仰侨，是甲榜出身，一个户部额外主事，一向在京供职。袁伯珍因为会试不中，就在本

城里充当绅士。

新喻是个小县，没有什么大人物，况兼他家出了一个部曹，所以他这绅士，在地方上很是赫赫有名。除了知县大老爷，就算他最有势力了。但是他平日为人，最不佩服的是新法新政和那些外洋传来的各种新学术。单只为自己爱抽两口鸦片，所以每每对着知己朋友说："外洋所有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爱，只有印度国出的鸦片烟与那墨西哥所铸的洋钱，和我还有些缘分。"地方上一班不成材的秀才，听了他这种议论，都奉为不刊之言。所作所为，居然和他一鼻孔出气，那下等社会的人，更是不消说了。

这一年，有个外洋的教士，来到这新喻县传教。因为路过东乡黄村地方，手下的西崽，到一个农家去买鸡蛋，和农家人口角起来，不料激怒了全村的百姓，聚集三四百人，把这西崽打个半死。又恃着人多，趁势把教士的行李抢个净尽。那教士见风势不对，便觑个空儿逃出性命，连夜打从原路回到江西省城，去见抚台，把自己在黄村受辱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述了一遍。要抚台替他札饬该管地方官，勒限缉凶，按律严办，并须将抢去的行李照数赔偿。还要叫黄村地方上的百姓，把打伤的西崽医好，方肯干休。

抚台听说，不敢怠慢。连忙星夜行文到新喻县，着查明肇祸的始末，把这起重大教案，限期办结，否则必要照例严参。这时新喻县知县姓胡，是个初次署事的人员，没有经办过交涉的案件。这天，忽然接着抚台大人的札子，拆开一看，犹如晴天起了个霹雳，吓得顿时手足无措。当下一面和老夫子商量，要请城守营派兵下乡，缉拿凶手。一面差片请袁伯珍到衙门里来，商议赔偿教士行李的办法。

袁伯珍听说知县相请，慌忙来到县署。那胡知县就请他到花厅上相见，先把抚台的札子给他看了，说："兄弟不过是个五日京兆，不想这些乡民竟闯下这场大祸。据兄弟估量起来，教士的行李，不是轻易可以议赔的，至少也需一万、八千两银子方能了事。现在凶手能够拿获与否，尚在未定。但赔款一节，却不能动用正项钱粮。所以要请老兄过来，替兄弟想个办法。这是地方公事，在老兄也是义不容辞的。"袁伯珍听说，方才晓得本地出了教案，然而一时间何从筹此巨款？踌躇了半晌，方对胡知县说道："现在地方上的公款，只有积谷一项，可以暂为挪用。但是事过之后，要想方设法补还，却有些难处呢。"胡知县道："只要把这起案子早早办结，就把现在的肉捐、酒捐与各项铺户捐，酌量加上一两成，补还这款想也不难。"

正说之间，外面接帖家人上来回道："城守营大老爷来了。"胡知县听说，便举起茶碗来。两边站着的家人见了，高呼送客，胡知县立起身来，一直把袁

伯珍送出花厅，口里说道："请老兄从速把积谷款子预备起来，毋须再筹别项款子了。"

袁伯珍回到家中，便把管理积谷的各图董邀齐，对着大众，将胡知县方才的话述了一遍。原来新喻县的积谷，有三四万石，一向归各图董分起收存。各图董因为此项积谷，不遇着水旱荒年，是备而不用的。有的便私下里将他换成了银钱，拿去做买卖、生利钱；有的将他暗地里运回家中，今日一斗、明日五升，都吃在老婆儿女的肚里。一两年后，早已颗粒无存。此时听说要清提这款，大家都慌了手脚，只得把实情告诉了袁伯珍，说一时买谷赔补，实在来不及。况且买的人多，谷价必然飞涨，哪里吃得起这宗大亏？要求袁老爷替大家想个出路。袁伯珍被一群图董央求不过，便许各人照现在市上的谷价，限于十天之内，按照各人名下收存的积谷数目，缴上一半现银，余下的再行设法。各图董听了，都十分感激，当下谢了袁伯珍各自回去筹备现银去了。

过了两日，袁伯珍便闻得街坊上的人纷纷传说，知县大老爷为着教案，亲自领着一班民壮，还有几十名民兵，到黄村地方上拿人，把全村的男女老幼，吓得逃避一空。知县大老爷没了办法，便把地保传到，打了一千板子，问他要人。那地保急了，就领着民壮到邻村上，糊糊涂涂地拿了十几个人进城，似乎正凶还没有拿着，只拿着一两个帮凶。那教士的西崽却没有下落，不知他哪里去了。

又过了几日，胡知县忽然又来相请。袁伯珍到了县署，依旧与胡知县在花厅上相见。胡知县道："兄弟为着这起教案，连日都没有空闲。昨天又接到抚台大人一个札子，叫把缉获的凶犯从速解省。赔款一项，经洋务局总办与教士再四磋商，要赔他八千两银子。幸而那西崽还没有死，现已逃回省中。教士说他伤重，替他索要养伤费一千两。此事大约总得一万两银子，方能了结。现在兄弟已把当时在场帮打的人，拿着两个，将他当做正凶，问了两堂，录了口供，明日就要解省。但不知尊处的积谷款子，现在预备齐集没有？"

原来袁伯珍连日收到各图董的现银，已有一万七千多两了，此时听见胡知县说，只用着一万两，心下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便捏造出一篇鬼话，向胡知县说道："这一起积谷，因为陈过了三四年，颜色气味都改变了，各家粮食铺，都不肯销售。经治晚再三情商，才勉强销去一半，然而照着市价，却要打个七折。现在这宗银子，统共有一万一千多两，存在两家大钱庄里。若要用时，只要发个谕单前往提取便了。"胡知县指望此案，即日办结，免得上司揭参，哪里还去留心袁伯珍说话当中的弊病？当时便向袁伯珍打了一拱，说："全仗老兄帮忙。将来兄弟另外找个机会，传齐了这里三十六行店家，叫他们共同商

议，每月捐上千把两银子，弥补这款便了。”袁伯珍见胡知县已被他瞒过，心下暗暗欢喜。当时辞出县署，回到家中，便细细打算，要把这宗侵蚀下来的银子，汇到北京，托仰侪替他捐个大八成知县，为下半世吃着不尽之计。

谁知过了数日，外间又沸沸扬扬，说是京城里义和团起事，要杀尽洋人、教士，与中国人出一口气。袁伯珍心下想道：“这番好了，我一向最厌恶的是新政新法，从此可以铲除净尽了。”自此袁伯珍便天天留心义和团的消息。初时间闻得大师兄的符咒如何如何厉害，黄连圣母的法术又如何如何高强。不料过了月余，忽然说是八国联军已经破了天津，两宫仓皇西幸，向山西太原府驻跸去了。袁伯珍听了这话，仍是将信将疑，以为有了义和团这般本领，哪有一败涂地之理?

又过了几天，正想出门细探北京的情形。忽然仰侪家里，打发一个人来通报，说大老爷从北京回南，现已到家，请老爷过去会会。袁伯珍听说，大吃一惊，自思仰侪好好的在京供职，如何突地回家，莫非出了什么乱子，把功名丢了?一面想，一面跟着来人，急急忙忙地赶到仰侪家里。只见许多亲戚朋友，乱哄哄地坐满了一书房，仰侪也在下面陪坐着，正在那里指手画脚，诉说那义和团。一见了袁伯珍，便站了起来，拉着袁伯珍的手说道：“兄弟，我此番与你见面，要算是鬼门关上逃转来的人了!”

袁伯珍见仰侪形容十分憔悴，说话又说那么蹊跷，忙问：“大哥，这是怎样讲法?”仰侪道：“你且坐下，待我慢慢地说给你听。”袁伯珍依言坐了。仰侪便把那些义煌团如何杀人放火，攻围使馆，与外人为难；那些王公大臣如何相信他们，联军如何到了天津，两宫如何蒙尘出走；自己如何被义和团糟蹋，如何溜出北京城，从德州旱道取路回南，一路上如何屡濒于危。原原本本，详详细细，足足说了一个多时辰。

袁伯珍听得出神，直待仰侪说完之后，方开口问道：“那洋兵为何这般厉害，他们竟敌得过义和团么?”仰侪叹了一口气，道：“咳，兄弟你哪里知道。那泰西各国最讲究的是政教两个字。他那理财、练兵、殖民、保教，以及工、农、商、矿诸政，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尽善尽美。所有国内通行的律法，又是由上下两个议院里的议员共同酌定，略有些儿弊病，就要及时更改，真所谓君民一体，从没有像朝廷那样独断独行，不管百姓们死活的。至于他们的学术，尤其讲究。全国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学堂里出身的。自从士、农、工、商，以至天文、地理、律例、兵法、音乐、美术、文字、语言，样样都有个专门之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个哲学。他那哲学，仿佛我们中国宋儒所讲的性理。有了这哲学，所以就生出一种为人的道理，爱国的精神。这政教两样，便

是外国富强的根本，我们中国没有一样赶得上他们，就是近年来所行的新政法，不过学了外国人一点点皮毛。譬如眼下那些爱学洋派的人，把辫子剪了，换了一身外国的衣装，毕竟他那面目，还是中国人的面目；他那心肠，还是中国人的心肠。凭你怎样也改变不过来，有什么用处呢？至于那义和团，个个赤手空拳，也不晓得什么新枪快炮，哪能和那些洋兵对敌？算来这些人死在洋兵手里，还是个糊涂鬼，真是可怜可悯的。”

袁伯珍本来是个最顽固的人，不论见了什么新政新法，他意下却大不以为然，常说外国的人，不过仗着中国官府的势力，来欺压中国百姓，并没有什么本领的。今日听了仰侪这一席话，方才如梦初觉，如醉初醒。其平日轻视外国人的识见，变做了崇拜外国人的热诚，只想从此改弦易辙，真心实意地做一番维新事业，便又问仰侪道：“义和团这么一来，从前所行的新政新法，以后都用不着了么?”仰侪道：“为什么用不着？反动势力多一层，那维新的程度就要高一层，这是各国已往的公例。据我看来，以后的新政新法，愈加要盛行的了。”袁伯珍道：“照大哥这么说，将来大哥也要像模像样地干两桩维新的事业么?”

看官，袁伯珍此时，确实是一片热肠要想维新，所以说话之间，便把自己的想法，无意之中流露出来。但是主意还没有十分拿定，还是可南可北的。假使仰侪听了他的话，能够因势利导，劝他打叠起精神，规规矩矩做一个维新派中的完全人物，岂不是好？谁知仰侪听到这里，便呵呵大笑起来，说出些坏人心术、引入邪途的话来。这一来，把个心肠极热的袁伯珍，登时改变了方针，变换了宗旨，好好的一个真维新，变成了一个假维新。正是：

一言唤起三更梦，片刻分为两样人。

要知袁仰侪对着袁伯珍说出些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升官发财良言可佩
拜门投贽捷径争趋

话说仰侪听了袁伯珍的话，呵呵大笑道："老弟，你莫非发了呆了？你可知道从前泰东西各国那些锐意维新的志士，都是吃了狂药似的，拚着不要自己的性命，不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只一味地勇往直前，只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可是到了后来，不是流血，就是断头，还要牵连了无数好人，个个做了刀下之鬼。像那日本的吉田阴、西乡隆盛，法国的玛利浓，意国的加里波等，这些人都是真维新党的榜样。所以说维新的成功，是无数头颅换得来的。兄弟你想，为什么活得好好的一个人，定要走到这条死路上去？况且照目前时势而论，你我若要真个维新起来，恐怕一步也行不去。若说是为着国家，为着百姓，究竟哪国家百姓，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何必把别人的千斤重担，担到自家身上来。一旦闯下祸来，真个流了血，断了头，还能算做忠臣，算做孝子吗？我以为人生在世，只要图得些荣华富贵，太太平平地受用个一二十年，也就算交代得过了。便说是要维新，不过借他人做个升官发财的捷径，千万不可以认真的。兄弟你是个聪明人，为何忽然说出这句呆话来？"袁伯珍听毕，暗想这一大篇说话，句句在理，一点也不错。

正打算再问下去，只见仰侪的家人从里面捧出两支鸦片烟枪、一盏烟灯、一大缸大土清膏，摆在榻上，把烟灯点了起来。原来仰侪的吃烟，也是老瘾。方才到家的时候，只在上房抽了两口，没有过瘾，便出来应酬这些探望他的人，所以此时他的家人见大家坐久了，就把烟具搬了出来。仰侪指着那缸鸦片烟，对大家说："这缸大土清膏，是我路过上海的时候，在广成信买来的，你们大家也过来尝一口儿。"众人都笑着让仰侪自己先吃。仰侪便拉了袁伯珍走到榻边，一齐躺了下去。仰侪自己先烧了七八口，把瘾过足了，然后请伯珍过瘾，又笑着对伯珍道："兄弟若真个要维新起来，不但这东西吃不成，便是姨太太也不好讨的。"伯珍一面抽烟，一面细想仰侪所说的话，虽是戏言，却也

在理。当下把那大土清膏拿来抽了几口，觉得还没有过瘾，又不好再抽，只得推托有事，告辞回家。

过了两日，袁伯珍叫家人备了几样时新肴馔，着人去请仰侪过来，要替他接风。谁知仰侪还没请到，忽然来了一个头戴草帽、脚着皮靴、一派湖南口音的朋友，登门求见。袁伯珍叫家人问他要个名片来一看，见是一张一寸多宽、两寸多长的镜光雪白的洋纸，上面横印着“曾式诗”三个字，底下又有“颂笙”两个小字，不觉心下有些诧异。及至两人会了面，方知他是湖南浏阳县人。他的叔父名叫曾国环，是自己的乡榜同年，因为他从东洋游学回来，闻得湖北新堤出了富有票这桩案子，想着自己与唐家里沾着点亲戚，恐被株连，所以就避到江西这边来了，顺便到袁州临江一带看看，有什么好的五金煤矿，以便日后怂恿个把洋人，叫他拿出资本，前来开采。今日到了新喻，晓得袁伯珍和他叔父有年谊的，所以特地前来拜见。

袁伯珍问明了他的来踪去迹，才晓得他也是维新一派的人，正想要再问他东洋游学的情形，只听得家人高声叫道：“大老爷来了！”伯珍抬头看时，仰侪已进了客堂。仰侪先与曾颂笙见过了礼，问过了尊姓大名，然后一同坐下。袁伯珍便把曾颂笙的来历，细细地告诉了仰侪。说他就是浏阳曾同年的令侄，又回头对曾颂笙道：“世兄休嫌简亵，就请在舍下便饭，谈谈外国的风景罢。”曾颂笙见推辞不得，只得答应留了下来。

一会儿，家人们端出酒菜来，把席面摆好，袁伯珍拉了两人一同入席。仰侪与曾颂笙在席间谈谈讲讲，晓得曾颂笙是个开通人物，两下里说得很投机。袁伯珍听了许久，听得津津有味，憋不住开口问道：“你们所讲的这些新法新政，和那些外洋的人情风土，是出在哪部书上的？”仰侪道：“我一时也记不清楚，但是我所买的书，尽是洋版，因为怕义和团见了，把我当做二毛子，所以被我一概烧掉了。”曾颂笙道：“小侄倒还有几部带在身边，年伯若要看时，待小侄明天送过来罢。”袁伯珍赶忙答道：“这样好极的了。”

说时，只见仰侪在那里一连打了两个呵欠，袁伯珍便叫家人拿出烟盘来，请仰侪吃烟。这里曾颂笙等着仰侪慢慢地把烟吃完，回到席上，又吃了一巡酒，方才大家把饭吃了。家人递上手巾，擦过了脸，看看天色，已经傍晚。仰侪一面拉了曾颂笙的手，要请他搬到自己家里去住，一面站起来向袁伯珍告辞。袁伯珍挽留不住，只得把两人送出门外，让他们去了。

次日，曾颂笙央了一个仰侪的家人，送了几部书来。袁伯珍叫取上来看时，乃是《西学大全》、《时务新论》、《盛世危言》、《万国史记》四种。这四种书都是新喻城里买不到的。从此袁伯珍便躲在家中，专心致志地在这几部书上

用功。

光阴迅速，转瞬残冬已尽，又是新年。此时曾颂笙已回湖南过年，袁伯珍只和仰侪两人谈谈新学。有时一同走到街坊上去，探听京城的动静。仰侪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好不容易在家中闷了几个月，才听得和议已经告成，两宫已有回銮的消息。又过了月余，又听得东南各督抚都遵照上谕，奏请举行一切新政，如废科举、兴学校、修武备、励实业、开银行、办警察等等，都说是要办的。便对袁伯珍道："何如？我曾经说过的，反动势力加一层，维新的程度就要高一层，今日果然应了这句话了。"袁伯珍对他深为佩服，就问仰侪几时方能进京。仰侪道："我昨天已经接着北京朋友的来信，说现在行在权设的六部，没有办事，若能趁此时赶到陕西去，伺候两宫回銮，将来定有好处，所以打算再过几天，就要动身了。"

袁伯珍听说，突然触起从前要想做官的念头，就把自己也要打算捐官出去的意思告诉了仰侪，请仰侪替他筹画。仰侪道："兄弟，你预备出多少银子？"袁伯珍道："大概张罗起来，有个六七千吧。"仰侪道："你既然有这么多银子，只要跟我到湖北去走一遭，我自然有办法，教你做官，可以不用捐得的。"袁伯珍连忙请教是怎样的办法。仰侪道："现在不好说得，且等到了湖北，便见分晓。"

袁伯珍估量仰侪的说话有些道理，当下欣喜万分，回到家中，便与妻子巫氏商量，把去年积谷项下克扣下来的款子，和那历年做绅士赚来的银钱，都集拢了来，又到亲戚朋友那里张罗了一千多两，一共凑足了八千两银子。这里袁伯珍方把衣服行李等等安排停妥，那边仰侪已差人过来关照，说五天之内就要动身。袁伯珍听说，赶忙把这些银子交与稳妥有名的钱庄，汇到汉口。然后和仰侪到各处亲戚朋友家辞了行，雇了一只民船。

到第四天上，各人带了一名家人，就由家里动身上船。一路上经过临江府、南昌府，到了湖口，换乘了小火轮，驶过那个鄱阳湖，到九江码头，又换坐了大火轮，一共走了十几天，方才到了汉口。仰侪见到了汉口了，便带着行李，乘个摆渡船过江，在武昌府城里热闹地方，拣个大客栈住下。

次日，仰侪起来，叫家人雇了一乘官轿，自己换上一顶大帽子，穿一身行装，坐了轿出去拜客。足足拜了一天，直至天黑方才回转栈房，对袁伯珍说道："你的事情，我已经托了一个朋友，这朋友是我的会榜同年，姓黄，本来是直隶候补道，因为制台大人是他的老师，奏调他过来的。他和这里首府与制台的心腹李统领，都极其相好，我托他把这事与首府和李统领商量，自然有个路数出来的。"袁伯珍听了，心里暗暗喜欢，只望着黄道吉日内便有好消息送

来。

过了两天，果然黄道台到栈房里来回拜。仰侪叫伯珍回避开去，独自一个儿与黄道台密谈了半日，直待黄道台去了，才告诉袁伯珍道："这事已略有些头绪了。适才老黄问起老弟是哪一科中的，我告诉他，他说老弟的座师，是制台的门生。他前日已经托了李统领教他走个内线，老弟明日只要先写个门生帖子，去拜李统领，送他二百两银子，作为贽见。再写个再门生帖子，去见制台，制台是专讲维新的人，这两日正打算要立个东文学堂，还没有筹着经费。老弟须预先拟个请办东文学堂的条陈，请老黄润色润色，带在身边，到了见制台的时候，当面呈上，就说自己情愿报效五千两银子，作为开办这学堂的经费，自然不日就有好处。但是老弟须要先捐个同知或是知州的虚衔，顶在头上，那就更容易得法。又据老黄说，这位制台大人最讲究文墨，老弟上的条陈，第一要不拘成格，字里行间，略带些古文气息，方能中肯。这是最要紧的事，就是银子少些也无妨。"袁伯珍听毕，低头想了一会，对仰侪说道："黄道台所说的话，我都办得到。我往年为着金顶子难看，同知衔也捐有一个。只是要拟这个条陈，却是个难题目呢！"仰侪道："你且胡乱拟一个起来，待交与老黄看了，再做道理罢。"袁伯珍无奈，只得答应着照办。

这日吃过了晚膳，就靠在烟榻上，抠心挖肚地足足拟了一夜的条陈稿子，还没有拟好。第二日，到两点钟后，方才起来。又因为银子要等用了，便把汇银子的票根找了出来。特地过江到汉口一家汇票庄上去，教他把银子汇到武昌城里，以便缓急要用，不至误事。及至到得汉口，把这事料理清楚，天已晚了，不得已只得在汇票庄上权宿一宵。

次日午牌过后，袁伯珍方始过江进城。谁知正走到城门口，忽然与一个头戴草帽、脚穿皮鞋的少年撞了个满怀。那少年抬起头来，对着袁伯珍一看，不觉失声叫道："呵呀！"正是：

宦海忽闻新世界，名场又遇旧知交。

毕竟不知这位少年姓甚名谁，为何失声大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酬报效特委购机差
企文明共联放足会

且说袁伯珍在城门口撞着的那位少年，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去年到过江西的那个曾颂笙。所以曾颂笙抬头一看，口里叫道："呵呀，老年伯，今天如何走到这里来?"袁伯珍见是曾颂笙，觉得他乡遇故知，分外亲热。当下彼此都站住了脚，诉说些别后的情况。袁伯珍方知曾颂笙现在这里译书局充当东文翻译，便拉他一同回到栈房，见过了仰侪，又把自己要到制台处上条陈的缘故，略说了几句，拿出前晚没有拟完的那个稿子，给他看了，请他删改删改。曾颂笙是个少年气性，见是不好推却，便从自己怀里掏出一支铅笔来，一口气改了一大半。袁伯珍见他改完了，要留他吃夜饭。曾颂笙说："我还有公事。"就匆匆地走了。这里袁伯珍把所改的条陈，细看一遍，觉得很是新鲜，便另纸誊写出来，交与仰侪。仰侪就差个家人，把这稿子送到黄道台那里去。

隔了两天，仰侪从外面回来，对袁伯珍说道："你如何用了这么多新名词在条陈里面?今天老黄对我说，这制台大人虽爱维新，新名词却是最忌的。现在老黄已经把这条陈通通改了，交我带了回来，你就拿去照式用白折子写起来，明日就去办你的事罢。"袁伯珍果然连夜把条陈写好，又同仰侪细细地读了一遍，道："这条陈说得太周到了，恐怕说得到做不到，这便如何是好?"仰侪道："老弟，你又来了！自来官场中办事的条陈章程等等，哪一个不是说得周周到到的?然而依着笔墨上做去，又有哪一个做得到的呢?"袁伯珍听了，点头无语。

次日，袁伯珍穿戴好衣冠，具了门生帖子，又把一张二百两的银票搁在靴页子里面，叫家人跟了，恭恭敬敬去拜李统领。谁知这李统领，公忙至极，见面时只说了两三句话，就送出来了。到第二天上，又照旧具了衣冠，带着条陈与再门生帖子，去到制台辕门上禀见。不料巡捕把帖子拿进里面去，许久方下来说道："大人今天要出城看洋操，没有工夫会客，明天再请过来罢。"

从此，在制台官厅上连连候了七八天，都没有见着，心里有些疑惑起来。

这一天，候到傍晚，正要回栈房了，忽然巡捕出来说："大人叫请。"袁伯珍慌忙跟他走进花厅里面，又候了许久，方才看见许多家人，打起门帘子，簇拥着制台大人出来。袁伯珍连忙抢上前去，对他行礼。那制台大人等不得坐定，便问袁伯珍是哪科中的，贵老师是谁。袁伯珍一一回答了，随后便站起来，取出条陈，双手呈递过去。那制台大人见了，将眼镜戴起，把起头的话看了两三行，便将条陈搁在炕桌上，说道："我正想办这桩事，但是筹款一节，甚觉为难。"袁伯珍挺着身子回道："再门生这里情愿报效五千两银子，不知太老师可肯赏收?"制台大人笑了一笑道："这是湖北地方上的公事，何用你江西人来报效，这不是笑话么!"袁伯珍道："据再门生所见，以为中国人办中国的学堂，不必存什么私心，分什么省界，所以才冒昧敢说报效的。"制台大人听了，倒点了点头。

正说之间，巡捕又上来回道："首府有要事上来禀见。"袁伯珍见不便再谈，只得站起来告辞。接着那首府已经到了花厅门外了。袁伯珍慌忙退了出来，回到栈房，把见过制台的情况，备细向仰侪述了一遍。仰侪道："据我看来，制台必定肯收你这宗银子，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果然过了两日，黄道台一早就亲到栈房里来，见了仰侪，便说："恭喜你的令弟，制台大人昨天已交代巡捕叫传话与你令弟，把报效的银子，缴到首府里去，并且要开个履历上，以便附片请奖。"仰侪听说，赶忙招呼袁伯珍出来，谢了黄道台，说如此费神。又叫袁伯珍赶快将履历写好，并取出五千两银子的庄票来，就托黄道台交与首府，自己随后再去禀见。当下道台收了庄票与履历，又谈了一会，方才去了。

仰侪见这事已经有了头绪，便对袁伯珍道："你还要等上一两个月，才有好消息，我却不能再等了。我已经把你的事情，一切拜托了黄道台，打算明后日就要动身了。"袁伯珍料着仰侪不能再留，只好封上二百两银子，送与仰侪，作为酬劳。次日，仰侪到各处辞过了行，便带着自己的家人，乘了襄河里的船，径赴陕西去了。

这里袁伯珍一连忙了数日，见过了一次首府，又见过了一次制台，从此就在栈房里静候着。有时闷了，就到黄道台和几个同乡公馆里去走走，学些做官的秘诀。不知不觉过了月余。这一天，忽然制台大人差个巡捕到栈房里来，替他道喜，说已经把他的名字附入别样保案，将同知虚衔保做归部铨选的实职，留在湖北当差，近日内就可以委个差使了。袁伯珍初时听了，也很欢喜，既而想到花了这么多的银子，只弄着一个归部铨选的同知，未免不合算了。

袁伯珍正在心里盘算，外面黄道台与几个朋友，也接二连三地来到栈房向

他作贺。原来制台大人，本要把这事附片请奖，因为李统领说是附片请奖，不过赏一方匾额，没有什么好处，不如附入别案，保一个实职，再委上一个优差，方对得起人，所以才是这般办法。这些话都是黄道台私下告诉袁伯珍的。袁伯珍听了，方才晓得制台大人的美意。

当天又忙了一天，次日正打算要去叩谢制台大人，忽然由藩台那里下了一个委札，委的是银元局购料差使。这差使除出薪水之外，每年可以生发数千金。袁伯珍接到了札子，慌忙具了衣冠，到藩台与制台两处辕门上去谢委。这番制台大人居然立刻传见。袁伯珍行过了礼，先说了一篇感激栽培的话头。制台大人接着说道："我因为现在正闹钱荒，要在银元局里添铸铜元，须得一人到上海去订购两部铸铜元的机器，所以才委你这个差使。你明天先去和局里总办商量商量，再到上海去打听，哪家洋行价钱公道，打个电报过来，这事就容易办了。"袁伯珍接连答应了几个"是"字，等制台大人的话说完了，方退了出来，又到李统领那里去，谢了他的吹嘘，当夜无话。

次日是个五月初一，袁伯珍上过了两处衙门，便到银元局里禀见总办。一则是到差，二则要把制台吩咐的说话，和他当面商量。谁知这位总办，晓得袁伯珍与制台有些关系，语气说话之间，异常的伪谦，只说："任凭老兄高见，你觉得用着几部机器，就去定购几部好了。"后来被袁伯珍用些话逼将过去，方才说只要每天能够造出四五十万铜元，想必也可使得。袁伯珍探出了他的口气，方才下去与局里几个委员相见了。当日回到栈房，就把行李检点一番。

转瞬间过了端阳佳节，这天是五月初七。袁伯珍已在各处辞过了行，又到银元局领过三个月的薪水，就从栈房里起身，乘上江孚轮船，顺流东下。到了第三天上，已抵上海码头。就在洋泾浜长发栈里拣了一个房间住了。

到了第二日，袁伯珍进城去拜上海道与上海县。谁知这一来，就有许多吃洋行饭的朋友，晓得湖北办铜元机器的委员到了，都钻头觅缝地要想兜揽这宗生意。今天这个请吃大菜，明天那个请坐马车。袁伯珍自从认得了曾颂笙，就长了许多见识。此番到了上海，会过了几个洋人，说得来一句"也斯"，又看了几部新书，连什么男女交合新论都领教过了，就越发开通起来。初时还怕坏了官声，不敢在花柳场中应酬。后来听得人说，这些最讲维新的大人先生，个个都把花酒当做便饭，堂子当做公馆，不到这些地方去走走，也不晓得男女平等的道理。若是规行矩步，倒反觉得太守旧了。所以袁伯珍听了这些话，学问又长进了一层。从前听见人说起团体、合群、方针、目的那些新名词，十句懂不到九句，此时居然把这些当做口头禅，说得满口烂熟。

袁伯珍在上海足足住了两个月，后来比较各家洋行里机器的价格，只有一

家最公道，便与这家订了合同，订购一部六十匹马力的铸铜元机器。又因为收回外溢之利，所以把价钱说定后，还要他一个九扣的用钱。这家洋行里的买办，因为想图他下回的主顾，没奈何只得允许了。袁伯珍自己算了一算，此番机器办成，到了销差的时候，正好把前头用去的五千两捞了转来，因此心下甚为得意。每天到了午后，就在堂子里取乐，要等湖北电报转来，便好办事。

这时上海有几个江西的同乡，和那些讲维新的朋友，立了一个天足会，因为袁伯珍也极其开通的，所以就把他拉在里面，做了会中的名誉员。每天大家都到堂子里商量这事。谁知伯珍乐极生悲，这天忽然接着一封家信，说是妻子巫氏害了绞肠痧死了，膝下空空，尚无儿女，不觉好生伤感。

次日，一些朋友晓得这事，都到栈房里来安慰他。其中有两个最相熟的朋友：一个名叫程日贤，一个名叫管湘滨，就邀他到堂子里去吃台花酒，消遣消遣。那堂子里有个倌人名叫金寓，是个扬州野鸡出身，倒会说几句外国话的。袁伯珍到了金寓房中，把那金寓周身一看，只见她生得瘦瘦的一个瓜子脸儿，身段也很苗条，还有那裙下双钩，大约不过两寸多长，生得来十分可爱。袁伯珍见了这双小脚，不觉把一腔悲悼，抛向爪哇国去了。当时便把金寓叫到面前，拉住她的手，七长八短地和她谈笑起来。一面又目不转睛地往下面看她的脚。直等到酒菜摆上台子，方才放了手。与程日贤略一推让，便坐在第一位椅子上，口里仍旧粘牙搭齿地和金寓絮絮不休，甚至大家让他吃菜，他也听不见了。

程日贤见了这般情景，便和金寓咬咬耳朵，叫一声袁伯翁，说出几句话来。这一来，有分教：

内助平添同化力，外交忽讲自由权。

毕竟不知程日贤说出几句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受揶揄试读拍拉玛
宏结纳新交勿克斯

话说程日贤看见袁伯珍只管兜兜搭搭地和金寓说话，料他已人了迷魂阵，便叫着他的姓字说道："袁伯翁，你若看中了这先生，小弟可以做个撮合山，教她做你的姨太太。她本来有自主之权的，不过亏空了千把洋钱，所以一时跳不出这火坑，只要替她还了这亏空，她就是你的人了。"袁伯珍听了这话，一拳正打在心窝里，登时满脸通红了，勉强答道："这是什么话，朋友的相好，哪里可以乱来的。"程日贤道："哪个是她的相好？我不过碰过两场和，叫过几个局罢了。但是她这人却很开通，现在还天天读英文。伯翁日后办起外交来，这个内助是一定不可少的。"袁伯珍听说，不好回答，连忙用别的话语支开。又吃了几样菜，到炕榻上抽了几口鸦片，便推说有事，径回栈房去了。

次日，想起程日贤的话来，自思："程日贤也是吃花酒认得的朋友，就是我要讨金寓，也不怕他吃醋的。"等到晚间，便把金寓叫到一家春番菜馆，试探她的口气。原来金寓是程日贤的姘头，昨晚已和程日贤串通，要想来骗袁伯珍的钱，替她填亏空。所以听了袁伯珍的话，便一口答应了。当时袁伯珍喜出望外，叮嘱她不要把这事告诉程日贤。

到了第二日，袁伯珍便去托了一个最知己的朋友，叫他出面，去替金寓还了亏空，弄出堂子。并租了一所公馆，与自己一同住下。因为金寓和几个姐妹，都是读英文的，所以自己也从个先生，天天去读拍拉玛。又置办些洋式家具，把个公馆铺设得和堂子里一般。

谁知住了不到半月，程日贤便暗地里串出金寓的父母来，到公馆里大吵大闹，要带他们的女儿出去。这可气坏了袁伯珍，说果然是天下有强权无公理的，便在上海县里借点势力，把金寓的父母拿去押了起来。金寓弄得没有办法了，只好时常假说到姐妹家里去，出外与程日贤续旧。袁伯珍待要禁她，她倒说："你是个讲维新的人，哪里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权的。"袁伯珍无奈，只得任她出去。

不想过了几天，金寓做了黄鹤，一去不返。袁伯珍慌忙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检点一番，别的一样不缺，只有金银首饰和钞票洋钱，却一概不胫而走。当下袁伯珍气得说不出话来，又恐怕张扬出去被人耻笑。左思右想，想了一天一夜，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得罢了。然而这一来，一本拍拉玛却读了半本，只不过把机器里面赚得来的钱，弄得精光。袁伯珍为了这事，心中懊恼，便天天躲在公馆里抽鸦片，不出去应酬。

过了月余，外洋订购的机器已运来了，湖北的银子也汇到了。于是袁伯珍把机器件数点验一番，付过了银子，到海关上完了进口税，改装上长江轮船，又买了几盏水月电灯，几套留声机器，预备送黄道台、李统领这班人的。随后到各处辞了行，带了家人径回湖北。

此时已是八月天气，袁伯珍在路上走了四天，方才到了湖北码头。一面把机器起在招商局栈房，一面把行李运进城里，连夜找个公馆住了。到了次日，自己先带了上海买来的东西，到黄道台、李统领、银元局三处走了一遍。黄道台因为得了勋阳勘矿的差使，公出未归，没有见着。只见着了李统领和银元局总办，谈了些上海购机器的情形。随即到制台辕门上禀见，顺便销差。不想制台大人这天事忙，没有传见，只叫人传谕银元局总办，叫他带同厂里洋工程师，前往验收机器。

袁伯珍待洋工程师验收已毕，方才又上去销差。制台大人见了，便问他在上海空闲时做些什么。袁伯珍急得无可回答，便说暇时只是学些英文英语，并没有做什么。制台大人点了点头道："这也是当务之急，不可少的。"说着，忽然立起身来，走到里面去。袁伯珍独自一个坐在花厅，候了许久，不见出来；直候到天黑下来，快上灯了，才见巡捕走来说道："大人有事不得脱身，只管请便罢。"袁伯珍听说，才退了下来。

袁伯珍回到公馆，只见曾颂笙因为晓得他回来，早同了一个剪了头发、洋装打扮的少年，坐在客厅里候他。袁伯珍先和这少年攀谈了几句，方知他姓向，名国珉，别号天累，是一个候补道的儿子。听他说出来的话，都是异常开通的。后来说到他父亲身上，便鼻子哼了两声道："这个顽固的民贼，你何必去问他！"袁伯珍听了这话，心中着实骇然，然而心下却实在佩服他的学问。谈了许久，两人方才离去。自此袁伯珍便与向国珉朝夕往来，成了个刎颈交。

且说袁伯珍回省销差不久，忽然湖北候补知县里头，有个名叫魏保吉的，到制台处递了一个条陈，大至说是目前库款奇绌，宜裁并局所、汰除冗员，以节縻费，说起来娓娓动听。制台看了，果然就和首府商议，把各局所委员、司事，一气裁撤了几十个。便是袁伯珍也裁在里面。袁伯珍得了这个消息，登时

着慌起来，连夜见李统领，求他设法。

过了几日，李统领差人过来关照，说已经在老帅面前说明，就叫他在自己所统的武术军里面充当文案了。袁伯珍听说，暗想这差使虽然进款有限，然而保举却是极优的。于是去见银元局总办，把购料的差使交卸了，然后入营办事。原来这武术军虽是一支劲旅，但是营里操法参差不齐，又不是中，又不是西，说不出个什么样式。袁伯珍因为在上海看见洋兵的操法，很是整齐，便撺掇了李统领，叫他去回制台，请将武术军一律改用洋操。制台问是哪一个出的主意，李统领便直说是袁伯珍。制台说："这倒很合我的意。"

次日，制台便和一个外国领事官商量，由这领事官请个洋教习来，与他立个合同，每月给他薪水三百两，请他到湖北来教操。领事官就把现在在南京一个曾经任过外国陆军提督名叫勿克斯的，荐与制台。

过了半月，这勿克斯到了湖北，禀见过制台，便到李统领公馆里来，面议教操的章程，并把自己的官阶本领，夸说一番。这勿克斯因在中国多年，会说几句京话，所以用不着通事传说。当下会过了李统领，又要会会文案。李统领便招呼伯珍与他见面。袁伯珍是在上海开过眼界，明白外交道理的，所以一见了勿克斯，便赶忙与他拉手行礼。勿克斯道："老兄就是这里的文案么？"袁伯珍不等说完，便一迭连声的"也斯"。勿克斯道："咱们还是说中国话罢。不瞒老兄说，我以前也会过贵国几个会说外国话的官员，初时谈了两句，我还勉强懂得，到后来不但他不懂我的话，就是我也不懂他的话了，弄得我没了主意。只对着他摇头，他还要咕格噜都地说个没完。我估量他所说的话，都是从拉丁文里演出来的，寻常没有学问的人，都不必能懂。所以我只得对他说：'我虽然在南非洲的时候，会懂猴子的话，然而遇着了你们这些大人先生，我却不能答对了。'现在我也要求老兄体谅些，爽爽快快说两句中国话罢了。"

袁伯珍受了勿克斯这番讥诮，不觉整个面孔涨得通红，只得陪着笑，答道："实不知老兄会说中国话的，否则兄弟早已改口了。"于是勿克斯又与李统领谈了一会儿，方才告辞而去。从此袁伯珍因时常与勿克斯晤面，便格外亲近他，有时拿出几块洋钱，拜托洋务局里的厨子，烧几斤牛肉，烘几片面包，专诚请他吃饭。哪里晓得勿克斯看见了，倒说："这是我们外国人的常餐，我们顿顿都是把这两样当饭吃，请老兄此后，不必如此破费。只要倒杯洋酒敬敬客，在我们看去已是格外讲究。"袁伯珍听说，暗想："天下没有寡酒可以请客的，这又是嘲笑我的话，待我明天到洋务局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不说袁伯珍于外交上处处留心，且说勿克斯自从当了洋操教习后，便请制台大人筹出款项，把武术军全营官兵，一概换了新式的枪炮号褂，顿时全营焕

然一新。袁伯珍见了，竟自行出钱，置了一件操衣、一双皮靴，以便随着看操。这勿克斯等到军装一律换齐，方才天天传这些兵勇到操场里去，教他们口号和步伐，以及一切。教了七八个礼拜，果然军容分外整齐，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勿克斯就对李统领与袁伯珍两人说道："再教上几个月，这营兵勇也将就可以用用了。但有一说，你们中国的兵勇，一到有起事来，不是半途溃散，便是临阵脱逃，那是不关我教习的事，在乎你们自己未雨绸缪的。"袁伯珍道："只要他们操练得纯熟，日后有什么中外大员过境，叫他们站队迎送起来，他们也晓得些擎枪致敬、升炮鸣恭那些外国的规矩，也就可以敷衍敷衍了。"勿克斯听了，"嗤"的一声笑道："哦，原来你们中国练兵的目的在这些地方的，这倒容易，可以包在我身上。"袁伯珍此时晓得自己的话，又说错了，不觉满面羞惭。亏得李统领在旁，用几句话替他掩饰过去了。

过了月余，袁伯珍因为自己妻子在家亡故之后，一直有公事在身，没有回家去看过。便想设个法子，到江西去走走。这一天，听得有人说起，黄道台从鄱阳勘矿回来了。袁伯珍连忙检出从上海带来的留声机器、水月电灯两样，自己带了去见他。见面之后，黄道台把自己在鄱阳勘矿的始末，说了一遍，随即问袁伯珍现在当什么差使。袁伯珍也一一说了，又把自己妻子亡过，要想回江西去走走的意思，告诉了黄道台，要请他设法。黄道台听说，哈哈大笑，说出一番大道理来，竟提醒了袁伯珍。正是：

伉俪旧情余短梦，英雄事业在封侯。

毕竟不知黄道台说些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搜票匪良友惨俱亡
查矿案利权思独擅

话说黄道台听了袁伯珍说想回家的话，不觉哈哈大笑道："伯翁要想回府，这有何难。但是古人有两句传下来的俗话，说是'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莫说嫂夫人仙逝已久，不必回府去多增伤感；就是嫂夫人尚安然无恙，然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王事贤劳，却也不好说的。况且眼下两宫业已回銮，将来一力行起新政来，就是练兵、兴学、理财这几件事里面，不知有多少人从此升官发财。只是眼前官场中，惟有候补道的差使最多，若是到了候补道的地位，便不论什么内政、外交、工、农、商、矿，一概都可以胜任。若是没有巴结到候补道，凭你才具怎么优，资格怎么老，照例够不上委个各局所的总办。伯翁，你如果无志功名，那便不消说了；否则现在你那个差使，保举是极优的，只要一两次保举，便到了候补道了。我是个过来人，这话不是哄你才说的。"黄道台这番话，说得袁伯珍五体投地，钦佩至极。从此就把回家的心思，抛在脑背后去了，再也不提。

且说湖北地方，自从出了新堤这桩富有票反案之后，几个当道的大官，都吓坏了，要想把这案的人，搜杀一空，以免日后死灰复燃之患。一天，制台听见一个幕府里的朋友说起，有个东洋回来的学生，别号叫做天累的，也是富有票的头目。这人不可任他逍遥法网之外，一定要拿来办了，地方才可以安然无事。制台听说，连夜传见李统领，告诉他这话，叫他赶紧在省城内外，购线密拿，务要把这人拿到。

李统领回来之后，就把制台吩咐的话，暗地里告知袁伯珍，要请他画策。原来这天累与袁伯珍往来了月余，因为外面风声不好，早已避到宜昌去了。此时袁伯珍听了李统领的话，若通个密信与他，叫他快快远扬，也不枉天累一片的交情。谁知袁伯珍因为图保举的心甚切，反把这事当做了一桩好买卖，当下便对李统领说："待门生明日出去打听一番，管教这事就有个眉目。"

到了次日，袁伯珍假意到译书局里去访曾颂笙，把天累的踪迹，探听得确

确凿凿，回来通知了李统领。李统领便密禀了制台，派了一个姓周的营官，带几个兵丁，悄悄地乘了一只划子，到宜昌去会同营县特地拿人。

这时天累正在与几个同志商量，要集些资本，到上海去开个报馆。这些同志，都是四川、湖南两省的人。住的地方，都在城里最热闹的街上，惟有这天累住在城外一个亲戚家中。这个亲戚姓陈名伯杏，是宜昌一个老秀才。当夜三更时分，陈伯杏正在睡梦之中，忽然本县大老爷带了全班民壮和城守营标下的兵丁，执着无数灯笼火把，刀枪赫赫地把陈伯杏的房屋团团围住。陈伯杏惊醒来看时，早已有几十个营兵，砸开大门，蜂拥而入。见了陈伯杏，便从床上拖将下来，上了镣铐。陈伯杏的妻子段氏，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了，一见丈夫被营兵拿住，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得什么羞惭，拚命上前，双手拉住了那营兵的手。被那营兵照准小腹一脚踢去，只听得段氏口里阿呀一声，早已仰面跌倒在地下，呜呼哀哉了。

众营兵一面把陈伯杏拖到门外，一面分头搜索。一会便把天累搜出来了，也一样上了镣铐。又四下里细细搜索了一番，趁势把那细软值钱的东西都捞了去。只剩得两个小孩，任凭他们躺在地下啼哭。然后把天累与陈伯杏两人，推到知县大老爷与周营官面前，问明了姓名，一路吆吆喝喝，解进城里。

进了县衙，便当堂问取口供。那知县大老爷，因为陈伯杏是上司没有开出名姓叫拿的，就把他权且收监，随后请示办理。把天累交给周营官，即于次日，添派二十名营兵，帮同护解晋省。这风声播扬出去，天累的几个同志，恐怕日后受株连，都连夜溜到广西去了。

这里天累，因为一路上受不起折磨，又料到自己性命难保，便不肯照常饮食。及到了湖北码头，只剩得一息奄奄，不能说话。周营官见情况不妙，慌忙去见李统领，禀知前后各情。等到李统领赶到船上来看时，天累早已断气了。于是李统领也着了慌，立刻跑到制台上面去禀知。制台大人说："既然死了也罢。"就传渝首县照例前往相验收尸，结了这宗逆案。制台大人又因为天累未曾漏网，都是袁伯珍一人的功劳，在李统领面前大为嘉奖。

袁伯珍早时曾闻得天累有与同志开办报馆之说，恐怕眼下这些同志，就在汉口开个报馆，把自己与天累往来的历史，都登了出来。便又到制台大人面前上条陈，大概说外国的政府，都定有报律，所以才许商民开设报馆。中国向无报律，所以民办的报纸，都是专门攻击官场中的短处，倒说是报馆有监督政府之责任，不妨言论自由。殊不知他们所说的，都是些非圣无法平权革命的妖言，最足以摇惑人心，以后请一律示禁，不许商民办报。至于各省留学生所出的丛报，都不许在省城里发卖。便是民间私立的演说会，亦须一律查禁，以清

乱源。制台大人见了，甚以为然，便吩咐首府，叫他照办。

这时，曾颂笙只晓得天累是制台叫人查拿，不晓得袁伯珍也助着一臂的，所以还私下与袁伯珍商量，要开个追悼会。后来被袁伯珍用些话吓唬了一番，只得罢了。袁伯珍屡次所办的事，都合着制台大人的意，制台大人很想照应他。

转瞬间勿克斯在湖北教习洋操已满一年，不知制台如何保奏，却是把袁伯珍保了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袁伯珍得了这个消息，忙到制台上面去道谢。接着候补班中那些同寅同乡，又纷纷到袁伯珍公馆里来道喜。足足的忙了半个月。中间袁伯珍又接到仰侪的家信，晓得仰侪已走了一个王爷的脚路，补了外务部的郎中了，心下也甚是喜欢。

隔了几天，忽然湖北竹山县知县，有禀到制台署，说是'该县西乡一带，有产锑的矿山几座。三年前有个王姓的绅士，见该处矿苗甚旺，禀请开采，现在这王绅士因为资本不继，居然串出一个洋人来，在那里主持一切。察其情形，似乎要将这矿山卖与洋人的意思。卑职屡向查究，该绅仗着洋人势力，不服调查。请大人速示办法'云云。制台接了这禀，暗想这事非得委员查办，不能悬断。当下想着袁伯珍也是个留心洋务的人，便下了札子，委袁伯珍前往竹山县去办理此事。

袁伯珍接了委札，不敢怠慢。次日，便到制台辕门上去禀辞。制台当面叮嘱了一番，说此去要相机行事，不可鲁莽。袁伯珍答应了几个"是"字，退了下来。又到李统领那里去，告诉他这事，请他把文案上的事，令他人庖代了。又到几个知己朋友处辞了行。即便带着家人起程，由襄河乘船到襄阳府，再改由旱道前往。

一路上走了十余日，方才到了竹山县。袁伯珍见了知县，问起前事。那知县就照前头的禀，述了一遍，又说："卑职月前饬差前往差问，不料王绅士竟仗着洋势，喝令矿工将差人打得抱头鼠窜而回。卑职没了主意，所以方才禀报上制台的。"袁伯珍听了，信以为真。那知县随即预备一所公馆，与袁伯珍住下。

谁知到了第二天，那开矿的绅士名叫王德黼的，听说省里查办的委员到了，慌忙具了衣冠，前来禀见。袁伯珍便把他请进公馆，当面问他的情形。那王德黼道："不瞒公祖说，治晚自从办这矿以来，首尾三年，总算略有微利。无奈本县的县主，一切都不管帐，只顾纵容手下的差役，向治晚勒索陋规。治晚一年总得花费一二百两银子，方保无事。前月因为有一个矿洞，开着泉脉，被水淹了，治晚想办一架抽水机器。可巧有个游历的教士，名叫柏拉森的，路

过敝地，听说治晚在这里开矿，便到各处矿洞游玩一番。并告诉治晚，抽水机器须往上海某家洋行里去订购，购得时当如何用法。不意当时有几个县里的差役，因治晚不肯多出陋规，又看见洋教士和治晚一同行走，便串出一群村里的匪类，声言治晚要带洋鬼子来挖人家的眼睛，把治晚和洋教士团团围住，不问青红皂白，动手行凶。治晚急了，只得招呼开矿的工人，把他们赶散，拚命保着洋教士离开这地方。谁知那些差役见此计不行，便蒙禀县主，说治晚把他们打坏了。今天公祖来到敝县，想必为着这桩事。所以治晚特地前来，声明以上各情，望公祖万勿听信县主一面之辞，把治晚冤枉了。"袁伯珍细细听毕，对王德黼说道："这些情节我已经明白了，你且回去，待我明天顺便到矿山上踏勘一遍，再作道理罢。"王德黼一迭连声地答应几个"是"，方才退出去了。

过了两日，袁伯珍叫县里备了夫马，亲到西乡。由王德黼引导，到各矿山履勘一番，果然矿苗甚为丰富。又把地保传到面前，问他差役与王德黼冲突的细情，那地保回答的话，也与王德黼所言相仿佛。袁伯珍心下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那王德黼又找出人来，恳求袁伯珍，要他回省去制台大人面前说两句好话，随即送了二百两银子过来，作为折席。

袁伯珍回到县里，那知县也即便过来拜会，问："今天下乡查勘，是否与卑职所禀的情节相符？"袁伯珍道："其中略有些出入。"那知县又问："宪台几时动身回省？"袁伯珍道："就是明日。"那知县当时告辞回署。

不多一会，知县差个家人送了一百两银子的程敬来。袁伯珍初时勘矿苗甚旺，已动了一个歆羡之心，后来收到这两宗银子，暗想："这矿务真是利源所在，我大可以于中取利的。"于是左思右想，要想把竹山县所有的锑矿利权，握到自己手里来。正是：

只为秦廷涎赵璧，遂教和氏失荆山。

毕竟不知袁伯珍如何办理此案，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福州路集开矿股份
广信府设熬脑公司

说话袁伯珍见王德黼的矿山苗旺，有利可图，便想夺他的利权，据为己有。当时自己盘算了一会，忽然想到必须如此如此，方才不露痕迹。于是命家人把行囊收拾起来，次日别了竹山县知县，仍由原路打从襄阳府回转省城。

既抵码头，一面把行李运回公馆，一面到制台上去票覆。先把在竹山县访问得的情形，细述了一遍，随后便说："这王德黼虽然没有把矿山卖与洋人的凭据，然业已倚仗洋势，殴打官差，又带洋教士到各处遍探矿苗，难保以后没有与洋人暗中合伙情事。为今之计，不如将该处矿山尽行收回，改归官办，以免外人染指。不知太老师意下如何？"制台大人道："官办必须官本，但眼下币项奇绌，官本从何筹起呢？"袁伯珍道："这事可以招商集股，不必定须官款的。"制台大人点了点头，方要再说下去，又有他客来见了，袁伯珍只得退了下来。

袁伯珍随即去见李统领，告诉他刚从竹山县出差回来，与见着制台大人一切情节。末后说到王德黼的锑矿，便说那矿苗如何如何旺法，矿利又是何等厚法，倘用官督商办的法子，大家凑些股份，前往接办，定是一桩发财的大买卖。袁伯珍说得津津有味，李统领听了不免动心，对袁伯珍说道："你且回去静候着，待我去把这事运动运动老师，看是如何。"袁伯珍听罢满心欢喜，径回公馆。

且说李统领果然到制台上面去，把自己要想招集股本到竹山县开办锑矿的话，说了一番。制台大人素知李统领着实有几万家私，便问股本如何集法。李统领说："就叫袁伯珍到上海去招集二三万银子，谅也不难。至于现下所需的资本，标下亦可以筹垫。"制台大人听毕，便笑着答应了。

到了次日，制台便行文与竹山县知县，大略说是：王绅现在内地开矿，忽与洋人往来，不服差役查问，其中必有不实不尽之事。饬该县将该处矿山酌给王绅价银，收回官办，以免利权外溢等语。那竹山县知县接着这道公文，便立

刻饬差到西乡去，把王德黼所办的锑矿，一概收回，以凭官办，只给了他几十两银子的山价。王德黼听得出自制台大人的意思，只叫得一声苦。可怜来所有从前费去的资本，顿时化为乌有，还有积欠矿工的工资，一个也不能少。弄得王德黼破产倾家，有冤无处诉。

这李统领闻得制台上公事，已经出去。便把袁伯珍邀到他公馆里去，商量集资办法。李统领自己认出二万两银子的资本，叫袁伯珍到上海去，筹集二万银子的股，凑足四万。顺便在上海购两部开矿机器回来。若是商股招不满二万，李统领便自己一人认了。日后开矿中所得的余利，分做十成开派：以两成报效公家，以一成作为袁伯珍的酬劳。计议已定，便又去回明制台，把武卫军的文案一席，另聘他人，就叫袁伯珍亲自前往办理竹山县矿务事宜。

过了几日，制台的札子下来了。袁伯珍接着，便到辕门上谢了委，又和李统领商议了三四天，然后检点行李，再赴上海。此番袁伯珍已稍有阅历，不比前番事事外行了。未动身之前，就写信托个上海的旧朋友，在英租界赁了一所公馆。一到上海，便搬进公馆里住下。又在大门口挂起一面“奉宪办理湖北竹山矿务”的牌子来。次日进城去拜会上海道与上海县之后，那些报馆照例上了新闻，接着又到各处拜了几个客。因此旧日认识的那些朋友，又聚在了一起，东边请看戏，西边请吃酒，比前番到上海时还要热闹。

此时袁伯珍竟是得意忘形了，便渐渐地又入了迷魂阵。十天之内，倒有九天睡在一个相好的倌人名叫花宝玉的堂子里。不知不觉睡了七八十夜，几个朋友都把他编做新闻，说他在福州路夜夜开那肉矿，开得着实辛苦了，恐怕此番要把机器开坏了，才肯回去。伯珍听得这话，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说起招股，十个人听说这事，倒有九个人摇头。看看住在上海，已有三个多月了，还是一事无成。

一天，有个以前曾替他经手买铜元机器的洋行买办，请他在三马路洪寓堂子里吃双台。席上袁伯珍说起招股办矿的难处，同席有个朋友，名叫时蹈仁的说道：“这事还得要登登告白才好。现在官场中那些开学堂、办赈捐的，全都靠在报纸上登了告白，才有买卖上门。不然，这些人就要喝西北风了。”袁伯珍听了这话，甚以为然。

当夜席散，回到公馆，便在灯下拟了一个告白稿子。到第二天，叫家人拿到几家报馆里去，问了行情，请他们照登。果然从这一天起，就有许多要想附股的，前来查阅办矿的章程。但是答应附股的虽有十几起，然而却都说要等开办以后才能拿出钱来。袁伯珍见时近中秋，所招的股份，尚无丝毫现银到手，心里很有些着急。

这日又遇见时蹈仁，便请他想个办法。时蹈仁笑道："老兄且等过了中秋以后，不要吝惜小费，只管天天的大菜、马车、戏园、妓馆，场面撑得极阔，大话说到塌天，自然有人拿了现银来人股了。"袁伯珍听了，虽然也觉得好笑，然而细想这话，却也在理。真个过了中秋，便海阔天空地在场面上竭力应酬，居然不满一月，弄了六千几百两现银到手，都是几个大阔佬的股子。

正要再弄下去，不料湖北李统领那里忽然来了一个电报，叫把招股的事停了，赶紧回省。袁伯珍吃了一惊，猜不出其中的原故，只得瞒着大众，即日料理行装，乘轮西上。及至到了湖北，方才晓得李统领因为京里有人参他揽权纳贿等事，所以急于韬光养晦，把办矿的事暂时搁起，不敢张扬了。这一来，袁伯珍心下着实无聊，自思以前招得的这些股份银子，若是还了各股东，非但世上没有这种事，且亦不能照数拿出。倘说是不还，各股东未免要来摧讨，这便如何处置？

过了两天，忽然听得两江总督，因病出缺，朝廷就着两湖总督，署理两江。袁伯珍猜着两江的缺，是署不长久的，便想了一个主意，等到送制台大人启节前往南京之后，就到护理制台的那个抚台面前，告了个措资假，悄悄地带了各股东的股份银子，径回新喻原籍。此时袁伯珍离家已经三年，家里自从妻子亡故之后，一切事情，都是由仰侪家里的人替他照应，却甚是井井有条。就是地方上的风气，也比从前开通得多了，什么英文学堂、矿务公司、罪犯习艺所，样样都有人在那里提倡。

袁伯珍到家以后，会了几天的亲友，便听得有人说起，本省广信府属下广丰、玉山等处，土产樟木一项，要算大宗。近日闻得有外国人在那里暗中运动，要想设立熬脑公司，这宗利权若被外国人夺了去，那本地的百姓就倒霉了。袁伯珍把这话记在心上。过了几日，遇着刚从南昌回来的一个朋友，说是省里近来果然有个外国人，向抚台要索此项熬脑利权，抚台正在那里与洋务局总办磋商拒绝之法。袁伯珍听了，心下顿生一计，立刻叫家人雇了一只快船，连夜赶到南昌，在抚台处，递了一个请准自行设立公司试办广信各属熬脑的禀帖。

那抚台正在无法对付外国人之际，见了这禀，高兴得不得了，以为此后见着外国人，就有所借口。便把袁伯珍传去，问了一个大概情形，第二天上就批准照办了。袁伯珍接到这个批文，一面在南昌地方招了二千两银子的股份，一面写信到上海，知照各股东，说是竹山县的锑矿，因为极峰更动，难以着手，现拟将此款移作江西广信等处熬脑公司之用，等到有利可图，可否即允照办。上海那些曾经拿出股本的人，接到这信，料定这宗银子，已无珠还璧返之日，

就乐得卖个人情，个个都答应了。

袁伯珍待到二千两银子到齐，便请藩台给了一颗钤记，带了几个相熟的朋友，乘只上水船，由贵溪、弋阳一路到了广信。就在城外租了一所大房子，作为熬脑工厂。初时本拟仿照西法，请个洋工程师来做教习。后来因为经费支绌，只得先用中国古法试办起来。又在门口悬挂了“公司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两面。就把在江西省里新招的二千两银子，作为开办经费，那上海各股东的股本却一并吞在肚里了。

看官，要晓得广信府属下这些乡村，所有樟木，都是民间的私产，若非平价购买，不能妄动一株。况且这地方上的百姓，极其迷信神权，说是樟木多年了，就有树神，不可乱行砍伐的，就算是肯出平价，也还不易购买。袁伯珍到了广信将近一月，叫人到各村庄去觅购樟木，还觅不到十株。那业主听说是熬樟脑用的，竟格外感到希奇，比寻常樟木价钱要高一倍。袁伯珍见这些村民都把樟木当做宝贝似的，轻易买他不得，弄得心下恼了，只得与上饶县商量，借了几个差人，叫他协同厂里的朋友，到各村庄上，不管是谁的樟木，拣那人的贴上封条，说是公司里拣定，预备应用的。临到用时，便叫木匠把树砍倒，并不给分文树价，只给业主一张公司收条，说将来熬出樟脑来，自然会加倍算还的。那些村民惧怕官势，都敢怒而不敢言。

这一天，公司里砍了一株很大的樟木，去了枝叶，用二三十个工人，抬回厂中。路过一家田里，把满田长的油菜，踏得来如牛耕一般。当下田主见了，好似心头剜去了一块肉，拚命地上前拦阻。谁知那些工人，竟不由分说，你一拳我一脚的，把这田主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下，大有要去见阎王的光景。全村的人见了这事，不觉大动公愤，立刻聚集三四百人，怒气冲冲地赶将出来，要替这田主雪忿。正是：

为恃强权行压制，遂教社会起风潮。

不知这些扛樟木的工人，见了作何摆布，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防流弊订学务新章
审先几讲外交秘诀

话说那村庄上的人，见这田主被扛樟木的工人打伤，一时群情激奋，替田主打抱不平，竟聚集了三四百人，蜂拥而出，要替这田主雪忿。众工人远远望见，料知寡不敌众，便弃了樟木，逃回厂中，就在袁伯珍烟榻面前，一五一十地诉说方才的情形。谁知还没有说完，忽听得门外人声鼎沸，一众村民已打进大门来了。

袁伯珍急忙从榻上爬了起来，手上拿着一支烟枪，开了后门赶忙逃命，一口气就跑了一里多路。这时厂里上上下下十几个人，都不敢抵抗，四散奔逃。众村民见寻不着人，便把什物器具一切，尽行砸坏。内中值钱的东西，也抢夺一空。只有银子是存在外面钱庄里的，没有抢去。大家都晓得厂屋是本地人租与公司里的，所以也没有动手拆毁，只把物件打光，便着几个人回到村庄，把那打坏的田主，用门板扛抬进城。随后大家跟着，一拥进了上饶县署，请县官相验了，替他伸冤。

上饶县知县见村民来势汹汹，恐怕闹出大乱子，只得依言先把田主当堂相验一遍，然后用些好言，把大众劝散了。这里袁伯珍在外边，探知这些情节，也随后赶进城中，面见上饶县知县，告诉他乡民纠众毁厂抢物的事，要他到厂里踏勘了，捉拿那为首聚众的人，照例严办，上饶县因为公司里的人，把那田主打伤在先，不便袒护袁伯珍，虽然口上答应着照办，却暗地里叫人过来关照，劝袁伯珍从速离开广信，免得再遭意外。

袁伯珍心里暗想："这事虽然吃了村人的亏，然而正可借此把江西、上海两处股份的银子，一笔报销，据为己有。"当下便依着上饶县的办法，到钱庄上取出用剩的银子，作为大家的路费，连夜乘船回省。不日到了南昌，将村民恃众毁厂抢物，并抢失公司钤记各情，禀上抚台，请札饬广信府转饬上饶县严行缉获严惩。又写信通知各股东，只算把各人的股本，就此交代清楚。其实袁伯珍手头还有四五千两银子，要想拿来加捐候补道，以便依了黄道台所说的，

惟有候补道可委各局所总办的话。无奈旧时各项的捐例，俱已停止了，就要加捐，也无从捐起。于是打定了主意，暂回新喻过年，顺便把家事料理一番。

在新喻，待到了新年元宵节后，袁伯珍方才由九江来到上海，见了各位股东，把情况一一说开了。又由上海动身到天津，改坐火车，直奔北京去找仰侪，请他寻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仰侪与伯珍，是时常通信的，晓得别后的情形，然而没想到袁伯珍猝然来京。当时见面之后，便问起此番来京的命意。袁伯珍就老实说了一遍。仰侪道："兄弟前番在湖北得的保举，虽说是在武卫军里劳绩，然而实在因为捉拿新党、禁办报馆两件事，合了制台的意，所以才特地奏保的。即使现在政府里这些大官，口里虽然天天讲维新，只不过外面装一个维新的幌子，其实骨子里仍是'升官发财'四个大字。兄弟只要依着这个诀窍做去，就是弄个把候补道，也是不难。现在领袖外务部的这位王爷，是最红的人物，他的亲家，就是现任的江苏抚台。等我明天替兄弟找一条道子，先拜在这位王爷门下，只要替王爷办成一两件事，或是赴部呈请改省江苏，请王爷写个信与江苏抚台，都可以指顾之间，保举个候补道。但是要干这事，却非二千元不可。"

袁伯珍道："保举一个候补道，要花这么多银子，倒不如加捐一个候补道，还省去许多周折。"仰侪道："兄弟，不是这样说。现在莫说捐例已停，就是捐例未停，那捐的候补道，如何赶得上保举的呢？况且拜门之后，有了王爷的这顶大帽子，不但是要保举容易，就是要差使也很容易。所以我只愁你没有银子，若是有了银子，还得多拜几个门子才是。"袁伯珍道："除却这位王爷，还要拜什么人呢？"仰侪听说，便走近袁伯珍面前，附耳低声说了几句。袁伯珍连忙点头道："原来是这样的，就请大哥替我找找路子看。"

从此，袁伯珍就住在仰侪宅子里。过了几天，仰侪从衙门上回来，说道："前天所说的事，已经有了眉目了。这里是用四大恒银票的，你可去预备起来，明天就可以照办。"袁伯珍听了这话，不敢怠慢，当时就出去打了两张银票：一张是二千两的，一张是二百两的。

到了次日，仰侪叫袁伯珍具了衣冠，备一个受业帖子，兄弟两人同坐了骡车，先到前面税关上，找着一个什么白大爷的。仰侪把两张银票都交付了他。那一张二百两的，就算是送与白大爷的做茶敬的。仰侪交代清楚，就在税关候着。这里白大爷同袁伯珍一齐坐着骡车，由崇文门大街一直朝北，到了一个王府门上下了车。白大爷先进去好一会，才出来招呼袁伯珍进到里面一所极精致的书房里。

少时，王爷出来了。袁伯珍便抢上前行礼，又请了一个安。王爷便笑着赐

坐，先问袁伯珍一向在哪省候补，当过些什么差使，袁伯珍一一答对了。王爷便指着白大爷说道："我的事很忙，不能时常会客，你以后有什么话说，只管和他说罢。"说着，便立了起来。左右站着的人，就叫一声送客。袁伯珍一面口里答应着几个"是"字，一面就跟着白大爷退了下来。依旧坐了骡车，同到税关上。仰侪见了，连忙迎上去，朝着白大爷作揖道谢。白大爷道："咱们都是相好，何必如此客气。"仰侪见白大爷回来之后，就有许多人找他说话，猜着他事忙，便和袁伯珍别过了他，坐上车同回宅子。

又过了几天，忽然听说湖北制台进京陛见，在下斜街订了公馆了。袁伯珍得了这消息，便特地备了帖子，去禀见请安。制台大人见了帖子，就立刻传见。会面之后，先问袁伯珍何时到京，又问现在可闲着。袁伯珍道："太老师有什么差遣，就只管吩咐下来。"制台大人道："我现在正在这里拟订大学堂的章程。你倘若无事，可请过这边来帮帮忙。"袁伯珍赶忙答应了两个"是"字。制台大人又道："大学堂的宗旨，是重在科学，不重在哲学。那外洋来的哲学，都是播散革命平权一切妖言的种子的，断不可列入学科。与其使后生小子去攻那外洋的哲学，还不如把咱中国经史之学，功课定得烦重些，借此可以保全国粹，这就是孟子昌明正学以拒杨墨的意思，也就是此番拟订全国学堂章程的紧要关键。"袁伯珍听说，暗想以前仰侪所说的话，果然一点也不错。制台大人说完了，又把别的事说了几句。袁伯珍方告辞出来，回到下处。

自从这天以后，袁伯珍便天天都要到下斜街去，帮着制台大人商量学堂章程的事。那制台大人公馆里本是人才济济，无须请人帮忙的。不过制台大人既然吩咐过了，袁伯珍却不能不到。况且日后章程订好，万一能够附名折尾，弄个保举，也是好的。因此在下斜街忙个月余。接着，去拜过门的这位王爷，又要做小生日了。仰侪本是王爷的属员，照例要备礼祝福的。便和袁伯珍兄弟两人拼了一百两银子的份资，又拼了一个外务部姓莫的郎中，浑名叫木偶人的，与一个商部姓吴的郎中，浑名叫糊涂虫的，也各人出了五十两银子，共凑成二百两银子，办了一份很体面的寿礼，先期送进王府。到了生日的这一天，大家都衣冠楚楚地同进王府里祝贺。那寿礼的厚薄，王爷并没有在意，倒是见了各人的手版，却想到袁伯珍是新近拜门没有受过自己好处的人，因为此番是小生日，贺客也还不多，便也一概接见。

袁伯珍行礼已毕，王爷就赐了坐，问："这许久还没有出京么?"袁伯珍见问，便老实回答，说出在下斜街帮同拟订学堂章程的话。王爷又问学堂章程是什么宗旨。袁伯珍道："不瞒王爷说，学堂不比练兵理财两件事。练兵为的是平内乱，理财为的是裕国库。惟有学堂，虽是因为培植人才起见，然而章程定

得不妥，便要把学生引入邪途，变成讲革命平权的匪类。所以现在所订的章程，注重在经史之学。总之以昌明正学开除邪说为宗旨。”袁伯珍这几句话，说得王爷心下极其中肯，当下很嘉奖了一番，才让袁伯珍退了出来。

又过了两个多月，学堂章程居然拟好了。不想制台大人因自己要保举的人太多了，竟没有把袁伯珍的名字开入保折。这事渐渐地传入王爷的耳朵里，王爷倒有心替袁伯珍代为斡旋，要想方设法提拔他。可巧王爷的亲家，这时正简放了漕督，王爷就开个名条送将过去。那漕督大人情不可却，只得奏调袁伯珍去，作为自己差遣的人员。

此时白大爷连忙通个消息与袁伯珍，慌得袁伯珍立刻到王府里，谢了王爷的恩典。随后又去禀见漕督大人，说了一番荷蒙栽培的话。当日回到住处，便与仰侪商量，说漕督是个专管漕务的大员，此去两淮当差，大概都是讲究理财的事，仰侪道：“不然，现在有了海军，这漕务乃是有名无实的。漕督的权柄，也与各督抚差不多，不必专在理财。兄弟此去，不拘派到什么差使，只要见风使舵，拿出维新的排场，换些富贵来受用罢了。”袁伯珍道：“两淮地当孔道，洋人教士往来经过的必多，万一派个洋务局的差使，便如何应付？”仰侪听说，“嗤”的一声笑道：“若论到外交上的事，那更容易了。倘有什么重要的交涉，只要打个电报与南洋大臣和外务部堂官，请示机宜，就可以脱了自己的担子。譬如我们外务部，遇着紧要事件，不是咨商各督抚，就是顺着洋人的口气，略与磋磨，以便敷衍了事。万一不能敷衍，惟有请旨办理，也没有什么脱不了的干系。”

袁伯珍正待再问下去，忽然看见自己的家人匆匆地跑了进来，说是外面有个人自称是王府里来的，要见老爷。正是：

倾盖欣逢梁苑客，扫门新识霍家奴。

毕竟不知那王府里来的是个什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恃旧交了结交涉案
创新法抽收警察捐

话说袁伯珍与仰侪两人正谈得投机，忽然听见家人说王府里有人来见，连忙走出客厅，看是何人。原来是那白大爷。这白大爷因为估摸着袁伯珍不日就要出京，特地过来送行的。袁伯珍一面口里说不敢当，一面让他上坐，彼此谈论起漕督大人平日为人的性情，与此番所以蒙恩简放的原故。说了半天，白大爷忽然又从怀里掏出一张单子来，递与袁伯珍，说："这是拜托阁下买东西的单子，望阁下路过上海的时候，费神代为买了，并设法寄来。统共要多少银子，请阁下暂垫，日后即行奉还。"袁伯珍接过单子来看时，见上面开着些绸料、洋货等等，大约非百元以外办不下来。当时心下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对白大爷说道："这点点东西，兄弟理宜买来奉送，用不着老兄破费的。"白大爷听说，执意不受。后来经袁伯珍说之再三，方才站起来致谢道："蒙阁下如此宠待，叫兄弟如何过意得去呢？"随后又说："恐怕这早晚王爷还有事呼唤。"便辞了袁伯珍，径回王府而去。

这里袁伯珍把行装略为收拾，买了此蘑菇、绣货等送人的东西；又到王府里和下斜街两处，并诸同乡官宅子，辞过了行，便和大众伺候着漕督大人，拣个吉日，一同出京。由天津乘了新济轮船，到得上海，借住在天后宫行辕里面。那漕督大人，因为要拜几个客，就一连住了三天。袁伯珍趁这个空儿，把白大爷所托买的东西，照数买了。顺托新济船上的买办，代为寄京。

到了第四天上，漕督大人的客拜完了，便由天后宫动身，又乘了长江轮船，换了小火轮，放到清江浦。及至抵了码头，山阳县早预备下一所大公馆，把漕督大人和那同来的上下人等，都迎接到公馆里住下。此时袁伯珍因为人地生疏，便在漕台衙门附近，找个大客栈，权且安身。

过了几天，这位漕督大人早已接过印，搬进衙门里住了。袁伯珍随着大众前往贺喜之后，便日日盼望委个优差，庶不虚此一行。不想转眼又过了月余，上面仍是杳无消息，倒把袁伯珍盼望得耐烦不住了。一天，听见一个同寅说

起，有个什么洋教习，从芜湖一路游历到此，因在轮船上失窃了几件行李，定要向这里的地方官索赔三千元，弄得洋务局里的人都没了主意。袁伯珍问这洋教习是打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那同寅说："他在何处充当教习，却不得而知。只晓得他名字叫做什么勿克斯。"

袁伯珍猛然听得勿克斯三个字，心中马上有了主意，便立刻具了衣冠，到漕台衙门上，说有要事要面禀漕督大人。那辕门上的巡捕，依言上去回了一声，果然漕督大人就立刻传见袁伯珍，问有什么要事。袁伯珍道："卑府适才闻得有人说起，有个游历内地的洋人名叫勿克斯的，因为丢失了行李，要洋务局赔他三千元，不知可有这事？如若事出有因，卑府与这洋人曾有一面之交，大人这里倘有用着卑府之处，卑府可以效力。"漕督大人道："哦，原来这勿克斯是老兄的旧交。他现在洋务局里放赖，说他所失的行李，定要赔偿三千两银子，一个也不能少。老兄既然认识他，乃是最好不过的事，就请老兄前去与他磋商，看是如何。"袁伯珍见差使已经讨到手了，不觉心中暗喜，连忙诺诺连声答应了几个"是"字，便退了下来。

到了次日，袁伯珍叫人打听着勿克斯落脚的地方，便换了一身往年在湖北武卫军里置办的洋装衣服，独自一人去见勿克斯。勿克斯只当袁伯珍是个旧友，不晓得是为着自己的事来的，见面之后，便问起别后的情形。袁伯珍见他相待很是殷勤，就把自己新近在王府里拜门，与湖北制台大人命他帮同订定学堂章程的事，夸说一番。勿克斯道："闻得中国政府新设的练兵处，就是这位王爷的总办。我想谋个练兵处的教习，可谋得到手么？"袁伯珍道："这事谅也不难，现在这里的漕督大人，便是王爷的亲家，只要漕督大人肯出一封荐书，就十有九成了。"

勿克斯听说，呆了半晌道："现在这事已经被我弄坏，恐怕漕督大人未必肯出荐书，这便如何是好？"袁伯珍忙问是什么原故。勿克斯便把自己如何丢失了行李，如何要洋务局赔偿的事，细细地说了一遍。袁伯珍道："究竟所失的行李，要值多少银子？"勿克斯道："银子值得不多，不过所失的都是些紧要信件罢了。"袁伯珍道："既然所值不多，不如就此罢手，不要索赔吧！"勿克斯道："无奈我已经说出口了。"袁伯珍道："我倒有个办法，不知你意下如何？"勿克斯道："你试说给我听听看。"袁伯珍道："我明日替你回明漕督大人，请他赶紧札饬地方官，替你缉获原赃，再求他替你出封荐书。你若得了练兵处的教习，也可以将这事置之度外了。"勿克斯道："你这法子倒很想得地道，但是多少也须赔我几百两银子，我面子上才过得去，否则让人说我讹诈了。"袁伯珍道："这也不十分为难，且待我说起来看。"当下彼此又谈了几句

闲语，袁伯珍才告辞出来。

到了第二天早晨，袁伯珍依旧去禀见漕督大人，把勿克斯要想谋充教习恳求推荐的言语，说了一遍。漕督大人低头想了一想道："这事我可以答应，但不知他的行李还要我如何赔法？"袁伯珍道："据卑府估量起来，大人一面准他代缉原赃，一面备了三百两银子，和荐书一并送将过去，这事就可以了结了。"漕督大人听说，便命袁伯珍暂且退去道："我自有道理。"

袁伯珍料到漕督大人必要依着自己所说的办理这事，便急急要想通个信与勿克斯。当时回到栈房，换了一身便服，又为着天下大雨了，便又披上一件洋式斗篷，戴了一副金丝边的墨晶眼镜，口里衔了一支大雪茄烟，一路吸着，再去与勿克斯会面。那勿克斯所豢养的巴狗儿，看见袁伯珍这般装束，居然狂吠不止。勿克斯听得，走了出来，仔细一看，认得是袁伯珍，不觉哈哈大笑道："老兄如此打扮起来，莫说我见面不识，就是我的狗也不认得老兄了。我前头听得人说，你们中国有个邻近着深山的什么地方，那一年上，出了一只老虎，白昼出来伤人。那地方上的百姓，用尽法子不能驱除。后来有个过路的客人，也像老兄那样披着一件斗篷，带了一副大墨晶眼镜，胡子嘴里又衔着一支雪茄烟，吸得烟雾腾腾的。那老虎远远地望见漆黑的一个毛团，眼放凶光，口吐烟焰，不晓得是一只什么怪兽，吓得奔离了那个地方，从此也不敢再来了。"

袁伯珍等不得勿克斯说完，便把斗篷、眼镜都除了下来，对勿克斯笑道："你休尽管取笑，我们且说正经罢。"勿克斯听说，方住了口，让伯珍坐了，问起见过漕督大人没有。袁伯珍道："见是见过了，只是漕督大人横竖不肯出荐书。后来我把你的本领竭力夸奖一番，说大人若不肯推荐，将来必有他人推荐的。他方才有首肯的意思。这事看来两三天之内便见分晓。所以特来通知你一声。"勿克斯听了，正要问个仔细，谁知外面又有个外洋的朋友走进来了，只得抛了伯珍，与那朋友说话。袁伯珍见打断了话头，又不便在旁久坐，即便冒雨而回。

且说漕督大人听了袁伯珍的话，果然和老夫子商量，把荐书写好，交与洋务局总办不敢怠慢，不到一礼拜，便把这事与勿克斯交割清楚。勿克斯见所求已遂愿，也就不要求什么，只到袁伯珍面前，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动身去了。

这里漕督大人，因为袁伯珍办了这宗交涉案子，意欲委他一个洋务局的差使，过后查知袁伯珍是不会外国话的，不得已便借着政府要办警察的机会，委袁伯珍创办警察。每月除开办经费以外，许他开支一百二十两银子薪水，还有五十两银子的夫马费。袁伯珍接了委札，便到辕门上去谢委，顺便请漕督大人

的示。及至漕督大人传见过了，方才晓得这开办经费，每月只在房捐项下拨给洋银一千元，若要办那形式上的警察，来几个泥塑木雕的巡捕站站街，倒也够敷衍了。无奈袁伯珍的意思，总要先办个警察学堂，借这名目，捞两个钱到手。但是除却房捐一项，又不能请领别的款子，若要借此生财，除非自己想出一个筹款的新法，待上面禀准了，方能如愿。于是左思右想，想了三四天，竟被他想出一个法子来。

看官，你猜他想出的是什么法子？原来此时的袁伯珍，不比从前的袁伯珍。他听见人说，日本有种捐输，名叫隐捐，是专门捐那妓女的钱。把妓女分做三等，每人每月须要捐钱若干，方准她领了执照，去做那皮肉生意。这宗捐，外国每用他作为包探经费。现在清江浦也是个商务荟萃之区，好好歹歹的妓女也有几百人，倘然仿照日本的做法，每人每月派她捐出二三两银子，积少成多，每月也可得千金的巨款。况且寓征于禁，于整顿地方风俗一层也有裨益，这叫做师出有名，不怕他上面不准的。

好个袁伯珍，当下想定了主意，就照这意思拟了一个条陈。大概说当妓女的，每月所获缠头，多者百余金，少者数十金，就是每人捐出二三两银子，也不算什么。况且出了这宗捐钱，便有警察保护她，免得青皮光蛋时常索诈，在妓女一边，也是有益无损的。说得入情入理，极其动听。拟好之后，便照式誊写起来。等到上衙门的日期，竟袖了这条陈，当面呈与漕督大人。那漕督大人听说要向妓女派捐，初时也很诧异。后来把条陈细看一遍，见里面说得颇有道理，便和老夫子商量，准袁伯珍先行试办。

袁伯珍见漕督大人果然准他试办，心下好生欢喜，连夜托了同寅，聘请一个当过刑名老夫子的绍兴人，名叫伍桂香的，做了文案师爷，拟了一篇告示。然后再雇一个书手，写了十几张，在大街小巷张贴起来。又派出两名家人，到各家妓院里，把妓女的姓名、籍贯一一调查明白，造成一本清册，免得日后收起捐来，有隐匿偷漏等等情弊。

这一来，清江浦地方上的人，就从此生造出无数谣言，把一帮妓女吓得胆战心惊，不敢照常接客。正是：

　　布宪惊闻宣木铎，护花谁为觅金铃。

毕竟不知地方上的人造出些什么谣言，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旧欢难续宿鸟惊飞
余痛未忘雄狐求偶

话说袁伯珍为了发财，竟打起妓女的主意，满大街贴出了告示。清江浦地方上的人，见了警察局的告示，就造出无数谣言来。有的说开办警察的经费已经有了下落，如何还要收这妓女捐？这一定是局员敛钱的法子，现在不过先从妓女头上开个端，将来把三十六行的生意，一行一行的捐过来，定然要把这里的地皮刮个精光的。有的说别的都不抽款，单只抽着妓女，或者是要仿照上海租界的办法，请两个专看毒门的外科医生，把这些妓女每礼拜验看一次，倘是下身染了毒的，就不准她接客，这也是警察局应尽的义务，不足为奇的。有的说这是禁绝妓女的先声，将来必要添设种种苛例，叫妓女不能立足为止。有的说妓女是做没本钱生意的，算不得什么商务，若是办了警察，便连妓女们都要抽起捐来，还成了个什么政体？况且妓女的年龄、籍贯，都要造具清册，哪里还算得什么警察局的总办，明明是个乌龟领袖了，将来这些警兵到妓院取乐起来，大约是不用惠钞的。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那些妓女们个个惊惶，人人失措，不晓得将来要弄到什么地步才好。

这里袁伯珍只装做充耳不闻，一面出了告示，按户收起捐来；一面禀明漕督大人，到上海聘请一个工部局里做过包探的，充当警察教习，招了几十个青皮光蛋，把学堂开办起来。那教习在学堂里，教了三个多月，果然满堂的学生，都熟悉了警察的规矩。就是掮着枪支走两步路，站一个班，也很觉得有些雄赳赳的气象。袁伯珍见学堂已经办有成效，便上去回明了漕督大人，按照警察章程，把学堂里教出的学生，每人给了一件号衣，一根木棍，派往热闹的街市上去，轮流当起警兵来。初时地方上的人见了，倒还没有什么评论。不想半月之后，便有两个警兵，因为当街调戏妇女，被人告发。又有几个，犯了赌博和在街上大小便的，惹了旁观者许多笑话。袁伯珍为自己面上，甚不好看，便把他们一一斥革了。又添招了几十名青皮光蛋，进学堂练习起来，以为日后补缺之用。

袁伯珍自从离家断弦之后，已经鳏居了三四年。前头在湖北、京城两处，每逢月夕花晨，不免同几个朋友，到花柳场中消遣消遣，眼下到了这清江浦地方，初时也结识了一个妓女，名叫小玉凤的，两下里交情十分亲热。后来因为办了警察，自己要避嫌疑，便把踪迹渐渐疏了。然而到了十分按捺不住的时候，仍旧要瞒着大众，独自一人溜到小玉凤家里去，践修旧好。所以自从兴了这妓女捐，别的姑娘院子里，每月至少总得吃亏几两银子，还有警兵时常上门寻衅纠缠。只有小玉凤这家，不但不吃亏，而且仗着警察局里的声势，连那些青皮光蛋，都不敢上门讹诈了。

袁伯珍只道自己与小玉凤的交情，外面没有人晓得的。谁知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袁总办与小玉凤往来的事，外间那些青皮光蛋，竟没有一个不晓得。但只为外面仇家不多，所以袁伯珍得以太平无事。这几天，因为袁伯珍严办了几名光蛋，又斥革了几名警兵。那被革的警兵，本来也是光蛋出身，到了此时，便切齿深恨总办大人，与那些光蛋串通一气，要想寻机报复。

这一天，袁伯珍因为在一个同寅家里赴席回来，醺醺然已经半醉，不觉动了酒字底下的念头。当下悄悄地换了一身艳服，瞒着大众，打从冷静的街巷，走到小玉凤家里去。路上看见几个警兵，都是东倒西歪的，靠在人家门檐之下，或是打盹，或是吃烟，喜得并没有被他们瞅见。只有一个人与自己撞了一个满怀，看去像似已革警兵陈阿虎的样子，也没把他放在自己心上。到了小玉凤门口，便一径闯将进去。

此时虽将近三更左右，院子里还有摆酒的客，在那里呼喊震天地猜拳行令。小玉凤见是警察局的大人到了，连忙抛了各客，溜进房间里来，与袁伯珍挨肩搭背地坐在一块儿，说了许多长久惦记的话头，把袁伯珍说得意荡神迷，恨不得将小玉凤立刻吞在肚里。眼巴巴地只盼着这些恶客散了，便可以走马到任。

谁知与小玉凤歪缠了不到一晌，忽然听见外面有人问起："袁大人可在这里？"袁伯珍正待要叫小玉凤出去问是哪一个，为着何事寻到此间。不想那问的人，已突然走进房里，一见了袁伯珍，便冷笑一声道："好个警察局的总办！这个地方，是应该你顽耍的吗？"说着，就抡起巴掌来，对准了袁伯珍的面孔，打了一个耳光。随手又把袁伯珍的辫子揪住，用力一掼。袁伯珍早被他掼在地板上。接连又是几个耳光，又在下身踢了一脚。袁伯珍被他打得两眼昏花，只在地上杀猪似的高呼救命。

随后又有几个与这人同党的一一冲进房。小玉凤见了，顿时吓得魂飞魄

散，连忙打从房后小门，溜到姊妹房中去了。这些人走进房来，正待一齐动手，要把袁伯珍打个半死。岂知袁伯珍命不该绝，有几个想要乘势打劫的，在台子上乱抢东西，不提防把一盏保险洋灯，失手碰翻。那洋油流在台子上，便烈焰腾腾地从台子上烧起来。那些人见已经闯下泼天大祸，口里叫一声不好，就抛下了袁伯珍，争门夺路地奔出房间，直跑至大门之外，一哄而散。

这里袁伯珍虽然被大众打伤，眼见房内人已走空，那台子上的火焰足有三四尺高，就顾不得浑身疼痛，急急忙忙从地板上挣扎起来，一面狂呼救火；一面向小玉凤床上扯了一幅大红绉纱的棉被，向台子上一罩，那火焰登时灭熄。等到院中的老鸨、乌龟赶进房来，但闻得满屋子的洋油气，屋子里已经可保无虞了。又抬头看那袁伯珍时，只见他头青面肿，浑身衣服都是些灰土。估摸着他已是被打伤，忙把小玉凤叫进房来，问他身上受伤了几处。随后找出许多止痛药来，与他吃了。

那开妓院的龟子又跪在他面前，说此番这些青皮光蛋闹到这里来，连小的们都是料想不到的，及至小的们走出大门去喊警兵，谁知一个也喊不着。说着便磕下头去，与袁伯珍赔礼。袁伯珍见满院子的人，都为着这事，十分惶急，自己急切间也说不出话来，便咬着牙齿，向大众只管摇头。小玉凤在旁边见了这情状，便叫大众暂时退出房外。自己走到袁伯珍面前，替他解开衣服，察看伤痕，幸喜得受伤的还不是致命的地方，又低低地问袁伯珍，与这些青皮光蛋，一向有什么仇恨，为什么他们敢到这里来下这毒手。

袁伯珍见问，叹了一口气，把自己怎样严办光蛋，怎样斥革警兵，与方才碰着陈阿虎的事，慢慢地说了一遍。说此番受辱，料是从这些人起的。小玉凤听了点点头，从床下箱子里，寻出一方元色粗布来，替袁伯珍揉了半天的伤，随后才请袁伯珍安睡。袁伯珍问方才摆酒的客人往哪里去了。小玉凤道："早被他们吓得走了。"袁伯珍唯恐第二天早晨回去，被局里的人识破情形，传为笑柄，便叫小玉凤传命龟鸨，去觅一乘小轿，立刻坐了回去。小玉凤见挽留不住，只得遵命而行，送了袁伯珍上轿。

袁伯珍回到警察局，只推说酒醉跌伤，睡在床上，连鸦片都烧不动，叫家人替他代烧。到了次日，就叫人去请了一个有名的伤科医生来，一面又叫人到漕督大人辕门上去，请了十天的病假。但是想到昨晚的情形，心下实在气不过，待要张扬又不便张扬，待要报复又无从报复。只得暗嘱警兵，故意搜出陈阿虎的过犯，把他拿来送到县里去，重办一顿，就此罢了。

过了几天，身上的伤已经全愈，暗想，小玉凤家里从此不便再去，然而鳏居无聊，终究要想个长久之计方好。自此每与同寅闲聊，便露出些急于续弦的

意思。

一天，有个旗籍的同寅，名叫福仲汀的，说起一个什么宽大人的小姐，自幼熟读洋文，到十五六岁时，又跟着一位钦差家眷出洋，到过英、法、意、比等国，现在已经回国在家。这位小姐，不但通晓西方，并且各国的政教风俗，一应都极其留意。宽大人是做过副都统的，见自己女儿如此开通，便把她当宝贝般看待。但是这位小姐，虽然年届婚龄，却一意要学西法，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男女都有个自由权，断不能听父母做主的。

袁伯珍听到这里，便留意问道："这小姐现在出阁没有？"福仲汀道："没有。"袁伯珍叹了一口气道："可惜这般开通的小姐，兄弟是想不到手的了。"福仲汀笑道："老兄说哪里话来？现在满汉可以联姻，已经明降了上谕。像老兄如此才貌，只要把自己的履历和自己的照片送一份过去，明说要想附为婚姻的意思，请她约个日子，彼此会一会面，这段美满姻缘就可以到手了。"袁伯珍默然不答。

看官，袁伯珍此时已三十多岁，况且又是续娶，如何可以仰攀那宽小姐？要晓得福仲汀这些说话，明明是戏弄袁伯珍的。谁知'癞哈蟆偏要想吃天鹅肉'，袁伯珍等到福仲汀去了之后，便私下打起主意道："这个宽小姐，既有这般的门第，又有这样的才华，显见得是个寡二少双的人物，若与她结为婚姻，非但得了一个贤内助，而且日后营谋差缺等等，也可以借重泰山之力。但只怕宽小姐不愿嫁我，这便如何是好？"想了一会，又转了一个念头道："我是个举人出身的候补府，又是王爷的门生，虽然年过三旬，然而冒认做二十几岁，横竖他人也看不出来。况且这事眼下又用不着媒人，但只凭私函往返，就是不能如愿，也不会让他人得知，谅也不至于闹出什么话把的。"想到这里，便决计要想依了福仲汀的说话办理。先到一家照像馆里，拍了一张六寸大的影片，又用新式东洋研金信笺，写了一封求亲的信，上面叙了自己的官阶、履历，并仰慕宽小姐意思，写上些肉麻的话语，要想宽小姐与他会面一次。

袁伯珍正把照片、信函两样预备端整，查明了宽大人公馆的地址，待要由邮局寄将过去。忽然漕督大人差了个巡捕到警察局里来，说要传他立刻进见。慌得袁伯珍把这事暂且搁在一边。要知传他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膺究眷兼差习艺所
盼良缘私递恳婚书

话说漕督大人，因为前几天内，京城里简放出来的那个搜刮江南财赋的钦差大人，路过清江浦的时候，袁伯珍率领全班警察，排队出迎。及至钦差启节，又排队恭送。倒把那钦差大人的马屁拍上了。临到上船之时，曾当面对漕督大人说，袁守很会办事，又说这江北地面流氓地痞，和那盐枭票匪之类甚多，地方官哪能把他们一一惩办，最好能够设立罪犯习艺所，他们就可以化莠为良了。漕督大人只道袁伯珍与钦差大人有什么年亲世谊的，所以才替他当面保奖。岂知钦差大人要设立罪犯习艺所的话，并不是为袁伯珍而说的，漕督大人还只以为是钦差大人有意保荐，所以这时就叫巡捕来传袁伯珍入署，专为与他商酌办理习艺所的事。

袁伯珍见了漕督大人，问明了原委之后，便说："罪犯习艺所，原是与警察相为表里的事，早就应该办的。但是这宗经费，当从何处筹措，须得大人明示。"漕督大人沉吟了半晌道："你且拟个章程来看看，经费的事，待我慢慢想法子罢。"袁伯珍便连声答应，退了下来。回到局里，打算要拟习艺所的章程，忽然自己笑道："我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现在这习艺所，各省已经有好儿处开办，我何不写封信到湖北去，托朋友抄他一个底子来，然后送上与漕督大人，岂不更为省力?"当下拿定了主意，便自己动笔写了一封书信寄往湖北，托黄道台替他抄一份湖北习艺所的章程，以便现成取用。

且说清江浦地方，有一座古刹，叫做弥陀寺。寺里僧众共有二三十人，所有寺产都是从前船帮里人捐助的，加以一年四季烧香许愿的人很多，香资衬钱等等也是一大宗入款。所以寺里和尚，自住持以下，因为衣食有余，个个都不守清规，烟酒嫖赌字字犯全。向来粮船帮里的人声势很大，这些和尚有了护身符，谁也不敢欺负。后来漕米改由海运，粮船帮失了恒业，也就不能复振。只有这些和尚依然骄奢淫佚，不减从前。又暗地里与私枭土匪时常往来，把一座寺院，变做了私枭土匪的巢穴。地方上的官绅，平日虽有所闻，却都装聋做

哑，不敢与那些和尚为难，以致那些和尚愈加胆大了。

前此两个月，有个盐枭名叫李国斌的，因为在江阴地面拒捕，伤了盐捕营的勇丁，由苏州抚台行了个通缉文书，着各州县一体缉拿。这起公事到了警察局，伯珍也不免奉行旧事，吩咐局里的警兵。谁知事有凑巧，这李国斌党羽甚众，不敢冒险去拿，便密禀漕督大人，会同本地防营，待到三更时分，掩其不备，一齐闯进弥陀寺，不论僧俗，见一个拿一个。一共拿了三四十人。不想手下警兵有与盐枭同党的，不知什么时候走漏了消息，把李国斌放走了。

袁伯珍在寺里细细搜寻了一遍，李国斌虽然漏网跑了，却搜出无数的洋枪子弹，和那些犯禁的东西来。于是留下几名警兵，看守在寺门上，把一行人等带回局里。先把住持僧慧修，严行审讯，问他将李国斌藏在何处，慧修一口咬定不认得李国斌。袁伯珍恼了，叱令左右拖下去打了二百下藤条。慧修生平没受过这般重刑，只得从实供认，说李国斌现在避在离此一里多路的一个小烟馆里，是警兵周春荣放走的。

袁伯珍听了，立刻把周春荣叫到面前，拍案大骂道："大胆的王八羔子，竟敢放走了要犯！"叫左右先把他重打四百下藤条，然后押解到苏州去，一任抚台大人发落。那周春荣听说，吓得连忙跪在地下磕头，说道："求总办大人开恩，小的情愿再去把李国斌捉拿到案。"袁伯珍道："既然如此，便赶快去拿！"

当下袁伯珍一面派出三十名警兵，随同周春荣连夜到烟馆拿人；一面请防营里的哨弁把弥陀寺的一干人犯，押解到县，叫县里暂行管押。把枪支子弹等等留在局里，待回明漕督大人后再行定夺。袁伯珍分拨完毕，抽了一点多钟的鸦片，那些警兵已回了转来，居然把李国斌拿到了。袁伯珍听说，大为欣喜，便叫把李国斌带到案下，问明确系正犯，就照例上了镣铐，仍旧叫一众警兵押了，送到县里去，请县里立刻收监。这一夜，局里大众足足忙到天明。

次日早晨，袁伯珍便专为这件事去禀见漕督大人，一五一十地把李国斌如何拿获，弥陀寺僧人如何不法，细细说了一遍。随后又说："依卑府的主见，弥陀寺的产业甚饶，现在寺里的僧众，既然如此不法，应该趁此把他的寺产一概充公，就作为开办罪犯习艺所的经费，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漕督大人不等说完，便绝口称赞道："老兄真能办事，真有见识！这事就依着老兄所言办理罢。"袁伯珍道："既然如此，那李国斌应该何日解省？弥陀寺的僧众，应该如何发落？还得大人饬令县里，教他分别办理才是。"漕督大人道："那是不消说得。但有一说，寺产既充了公，这些僧人叫他们往何处安身呢？"袁伯珍道："这事待卑府去察看情形，那愿意还俗的，就由他还俗之后另图别业；那不愿

还俗的，或是把寺产留出两三成与他糊口。总之不让他们失所便了。”漕督大人点了点头道：“如此更好。”当下袁伯珍回到局里，就亲自带了几十名警兵，到弥陀寺方丈，把寺里田地房产的契据一一搜出，又把所有的什物器皿，查点了一番，然后写一张封条，把这寺封了，仍旧派出几名警兵，在山门外轮流看守。

且说清江浦地方上的绅董，忽然看见弥陀寺被官府查封，甚是骇然。有几个乖觉的，就暗中到县里去打听，方才晓得寺里和尚所犯的案情重大，便不敢出来干预。过了几日，那被捕的僧人，除由县里讯明确系枭党，须解到苏州归案办理，与那不守清规须勒令还俗的以外，余下的都从宽释出。

这些和尚走到自家山门口一看，见寺院已被官府查封，弄得真个四大皆空了，不觉骇极而悲，大家朝着山门痛哭了一阵。内中有个稍有见识的说道：“这事都是自家不好。此时哭也无益，倒不如趁早到几个大檀越家里去，恳求他们替我们设法，或者还可以挽回也未可知。”众和尚听说，都揩着眼泪道：“这话倒说得不差，横竖今天大家都无家可归，就此各人去寻各人的路罢。”

不说和尚们暗中运动。且说袁伯珍自从搜出弥陀寺里田产的凭据，清查了几天，苦于茫无头绪。正待要移文到县里，请他勒令慧修，照数交出。谁知倒有个本地有名的绅士，名叫赵郷生的，忽然到局请见。袁伯珍请他入内，叙谈了几句。方才晓得他是为着寺产特来替和尚做说客的。便得了主意，故意说道：“这是漕督大人的意思，要拿寺产全数充公。他还要奏明立案的，兄弟那时能够做主吗?”赵郷生道：“虽然如此说，然而这事的全权，总在公祖手上。况且寺产究有若干，上头也无由深悉，只要公祖略略能施法外之仁，那全寺僧人就感恩不尽，将来一定要图个衔结之报的了。”袁伯珍道：“兄弟如有可以设法之处，没有不为他们设法的，并不敢望什么回报的。”

赵郷生见袁伯珍说话之间，已有活动的口气，便大着胆子说道：“此番和尚们公议，打算孝敬公祖千两银子，求公祖替他们保全一半寺产。是治晚代他们出的主意，说千两银子未免太少，况且公祖是个极有操守的人，也不要你们的孝敬，只要你们能够在警察局里助个二千两经费，或许公祖肯替你们设法。”袁伯珍不等他说完，便接过口道：“他们要想保全一半寺产的说话，切莫要说起。只要是抄出有凭据的，其余概不追究，就是他们的造化。”赵郷生听说，便连忙答应道：“是是是，就是依了公祖的说话，不要追究下去。这里叫他们助个二千两警察经费罢。”说着两眼看定了袁伯珍，指望袁伯珍一言为准。这时袁伯珍倒觉得不好意思，说道：“这事并不是一时一刻可以办得到的，待明日再慢慢商议罢。”赵郷生见袁伯珍急切未肯答应，只得站起来告辞。袁伯珍

也不说别的，任他去了。

次日，赵郢生因为不便再来见袁伯珍，便去找出一个袁伯珍最莫逆的朋友来。这朋友名叫颜子厚，与袁伯珍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袁伯珍见了，便也不与他客气，一口咬定要和尚拿出三千两，许他除已经查抄出来的田产之外，其余不予追究。那颜子厚听说，也就满口答应。过了两天，真个打了庄票如数送来了。原来袁伯珍只道弥陀寺的产业，除已经抄出之外，谅已为数无几。岂知寺里田房的契据，大半抵押在外面，充了公的虽近万两，不过三成之一。这一来袁伯珍不过得了三竿之数，那颜、赵两人的背后，倒已不止这些了。

袁伯珍把寺产清理明白之后，随即造具清册，禀明漕督大人，一旦湖北习艺所的章程寄到了，就好仿照开办。但是为着习艺所与李国斌两桩事，倒把宽小姐那里投递信函、照片的事，延搁下来了。此时两件公事既办有头绪，便又将这起私事从新办起。这一天，把预备好的信函、照片检了出来，又仔细看了一遍，用一个粉红洋笺夹层的信封装好了，盖上两方押角图章，差个家人送到邮局里去，挂了个号，寄往宽公馆。看官，莫说袁伯珍财源涌进，命运亨通，这一番，恐怕不但走进了破财运，还要撞着个晦气星了。正是：

已用文明投票式，且听女界自由钟。

毕竟不知那信函、照片寄出之后，宽小姐见了，如何应付袁伯珍，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骇众目独表大同装
复私仇公布新闻纸

话说这位宽公馆里的宽小姐，是眼下中国绝无仅有的一个开通人物。她不但熟读西文，备谙西俗，就是泰西的地方，也到过不少，泰西的朋友，也认得很多。无论什么男子，都可与她往来。至于拉一个手，接一个吻，更是平常的事。她每每对人家说："女学盛时，女权一定发达。只要看中了哪个男子，就可以和那个男子要好。这个就叫做天赋人权，不是父母、丈夫所得而干预的。"所以眼下她虽年过婚龄，未谐佳偶，然而与她结过露水因缘的朋友，却也非止一人。有晓得她历史的，都说是她的文明程度太高，不愿与她匹配，故一径蹉跎至今。

这一天，宽小姐因为上海新开的西医女学堂里有人写信来，邀她去做个名誉员，正待要检点行装，前往上海，忽然接得袁伯珍这封自媒的信，拆开来看了一遍，心中暗想道："这人既然晓得写这封信，又是个科甲出身，现在当着阔差，一定是个新党中的人。"又把照片端详了好一会，自言自语道："这人的相貌，倒还过得去，但不知性情如何？待我回他个信去，约他来当面谈谈。若是性情温厚，那就可以与我做个长久夫妻了。"当下便把信函、照片一齐收下，立刻写了一封回信，也由邮局寄与袁伯珍。

且说袁伯珍自从把信函、照片交人邮局之后，不料湖北黄道台的回信忽然到来，并那罪犯习艺所的章程也抄到了。于是就请伍老夫子，将章程略略删改了几处，照式用白折纸写了一份，带在身边，去见漕督大人，当面呈上。那漕督大人虽然于举行新政很是热心，然而这章程上的字却认不完。所以接了章程在手，打开来看了两三行，就命背后的家人，拿去交与办公事的老夫子，请他定夺。所以到了第二天，才把原件发了下来，又加上一道札子，命袁伯珍照办。

袁伯珍接了札子，先雇了一群土木匠，把弥陀寺里的佛像毁了，改做数十间工厂房屋，并花厅讲堂之类。又写了一封信到上海，拜托时蹈仁、管湘滨几

个旧交，荐几个织毛巾、制洋皂的工人。其余木匠、铁匠、雕花、成衣等工，就在本地招雇，以便充作所里的教习。

袁伯珍正在东奔西走，十分忙碌，不意宽小姐的回信到了。信内装的也是一张洋笺，上面写着：来教已表同情，明晚七点钟，请至敝庐，当为正式之欢迎，勿误。袁伯珍看了，喜出望外，连忙把这信藏好。

到了第二日，就叫个整容匠剃了个头，把身上的衣服，自从小衣以至大褂，都换得簇簇全新，大有准备着云雨会巫峡的光景。一到斜日衔山，忙取了几件钻石指环、翡翠玉器等，带在身边，独自一个儿走到宽公馆门口。对着看门的作自我介绍，要看宽小姐。那看门的因为自家小姐与外间男人往来惯的，不以为奇，便指引袁伯珍到花厅上坐了，又望着屏风后通报了一声。

少时只闻得屏风后皮鞋脚步的声响。袁伯珍连忙抬头看时，只见宽小姐已穿了一身西装，腰纤乳突的走出花厅上来了。袁伯珍忙抢上前去，与她拉手行礼。谁知这宽小姐一手拉着袁伯珍的手，尽管不放，两只眼睛乌绿绿的，对着袁伯珍的脸，看了许久，才带着笑容问道："前日的书信和照片，是你寄来的么?"袁伯珍道："正是。"宽小姐道："你可曾到过外洋，读过西文?"袁伯珍道："外洋并没有到过，西文倒读过几天的。"宽小姐听说，便请袁伯珍坐下，把自己从前出洋，到过些什么地方，和西文如何有用，如何不可不读的道理，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又道："我将来誓要提倡中国的女学，恢宏中国的女权，不知你可肯倾囊相助?"袁伯珍听到这里，暗想："这话倒是个难题目，我若不答应她，此事必前功尽弃，待我暂且随口答应了，日后再做道理罢。"便对宽小姐说道："这是极美的事，应该倾囊资助。"宽小姐道："好好，你果然肯资助，就请明天替我筹措两百块洋钱，我目前就有用处。"伯珍暗想："这话倒说得很调皮，然而断不能当面拒绝她的，待我拿个翡翠班指来，暂且搪塞过去罢。"当下便站起来，把个翡翠班指脱下，双手递与宽小姐，口里方要说出自己的意思来，不料宽小姐已赶忙作谢，口里说道："这个是你赠与我的表记，我只得拜领，但是方才说的二百块洋钱，明日一定要烦你措到，不可误事的。"袁伯珍见宽小姐竟如此狡黠，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口里含糊答应道："是是，不得误事。"

宽小姐见袁伯珍已经答应了，便命侍婢到里面去，请出宽大人来，陪着袁伯珍谈天。伯珍没奈何，只得在宽大人面前下了一个全礼。那宽大人便打着京话，噜哩噜苏的，问了袁伯珍许多的话。袁伯珍见宽小姐虽然侍坐一旁，然而不便十分和她问答，只得推说要回局办公，向宽大人父女俩告辞了一声，站起身来，悄悄地回来了。

一整夜，心上把这事盘算到天明，想着自己是个堂堂男子、赫赫贵官，方才允许宽小姐两百块洋钱的说话，终究不好食言，横竖有和尚送来的三竿头放在身边，只要这事能成，眼下就尽着用去，也不妨的。

不说袁伯珍心下盘算，且说宽小姐等袁伯珍去后，便对父亲说道："孩儿看这人一定是个坏坯子，明明有三十多岁年纪，还要瞒做二十多岁；明明已经娶过妻房，还要谎称未娶。所以孩儿要故意将他撮弄，骗他几百两银子用用，也是好的。"这宽大人听说，倒大不以为然，便向女儿力劝道："据我看来，这人年纪觉得大些，然而毕竟现居官场，断不敢干那停妻再娶和明妻暗妾的事。况且他的功名，是的的确确，不是可以捏造的。我的意思，以为他明天如果践了今日之言，把两百块洋钱送将过来了，我们也是个贵胄之家，不可以与他儿戏的。况且你的青春以前已蹉跎过了，若再高不成、低不就，以后年纪越大，求亲的越少，那时恐怕懊悔不及了。"宽小姐听毕父亲这番说话，觉得很有道理，当下便不再做声，回房自去安睡了。

到了次日起来，梳妆已毕，用了午餐，忽然外面的家人送上一封信来，说这是警察局里袁大人送来，还要讨回信的。宽小姐接信在手，拆开看时，里面是一张二百块洋钱的庄票，一张请给回示的信。看了两遍，那信倒写得十分客气。于是依着昨晚父亲的说话写了一封回信：先叙明银洋已经收到，次说请三天之后，彼此再会一面，以便当面商议一切结婚事议。信里又附一只嵌宝金指环，借以酬答昨晚的翡翠班指，并作为允婚的信物。这信封写好之后，命家人交与送信的来使。

那警察局里的人，便赍了回去，呈上袁伯珍。袁伯珍万想不到这门亲事，成就得这样快的。看了回信上的说话，喜不自胜，忙把手指环套在自己手上。过了三天，便依着这信，照旧去会宽小姐。此番两见面，比前番要分外亲热了。宽小姐先把自己情愿相嫁的意思，细细叙述一遍，然后叮嘱袁伯珍，此次一切结婚的仪式，都要仿照文明国的规矩，彼此俱有主婚人及保证人、祝辞、证书等等，俱要完备。西人结婚，大半都在教堂和有司衙门里行礼，中国现在无此婚例，我们就拣一个花园或是会馆、寺院里去行礼罢。

袁伯珍道："现在弥陀寺已经改头换面，修做学堂形式，又宽敞又雅致，很可作为结婚之所。至于吉期定在哪一天，由主婚的人定夺罢。"宽小姐道："这倒不消，我已与我的父亲言明，下月二十八，就是阳历的元旦，我们即于此日结婚罢了。"袁伯珍道："很好，很好。"这天袁伯珍和宽小姐谈了好一会，临去的时候，又接了两个吻，拉了一回手，方始转回局中。

光阴迅速，转瞬已是十一月中旬。袁伯珍将一应结婚的器用酒筵，预备得

齐齐整整。又赁了一所公馆，以便日后居住。因为客中没有亲戚，就请了一个同姓不同宗的候补道，替自己主婚。又邀了福仲汀做个保证人。此时弥陀寺的房屋正已竣工，订请的工匠们还没有到来，袁伯珍借着弥陀寺竣工的话，去见漕督大人，顺便禀明自己要与宽小姐结婚的事，要请假五天。漕督大人听说，不但立时允许，等到袁伯珍去后，又吩咐账房送了一份贺礼到警察局里来。于是众同寅得知此消息，就也纷纷前来送礼。内中有懂得西礼的，送的都是花圈。

到了结婚的这日早上，弥陀寺已收拾得异常华丽。两家主婚的人和宾客等等到齐之后，袁伯珍便穿了花衣补服，坐了大轿，用了全副仪仗鼓乐，去到宽公馆行那迎亲之礼。

大众在弥陀寺等了一会，只见袁伯珍已同宽小姐双双来到。那宽小姐却不穿什么凤冠霞帔，穿的是一身全白的西装，仿佛家里死了人似的。大众看了，都不觉骇然。一会儿，又只见他夫妇两人都从袖子里取出证书来，放在案上，对着大众先宣了誓词，然后在证书上彼此签了一个字。又请主婚的人和保证人，依次都签了字，随后俩夫妇行交拜之礼。

众宾客见两人行礼已毕，内中有开通的，便上前进献祝词，两夫妇也一一答谢了。但是贺客之中，女客不过两三人，且都是宽小姐的朋友，此外却寥寥无几，所以也没有献祝词的女客。大众乱了一会儿，两夫妇就请众宾客一同入席饮酒，直至午后两点多钟，方才酒阑客散。

西例是夫妇结婚之后，就要旅行的，所以袁伯珍早已雇下了一只官船，此时便和宽小姐一同坐轿上船，命艄公把船开到运河上游去，兜了十几里路，然后才双双回到公馆。自此袁伯珍除每日办公之外，就在公馆里享那家庭之乐。

过了几天，上海订请的工匠陆续到了，便拣个日子，把习艺所开办起来；又购办许多机器织具等，以为教习罪犯之用。

这一天，袁伯珍正从习艺所回到公馆，看见案头上有天天看惯的上海新闻纸几张，便随手取了一张，展开观看。谁知没有看完，蓦然间拍案大叫起来。正是：

丑行邪谋难自秘，新仇宿怨一齐来。

毕竟不知袁伯珍为着何事这般拍案大叫，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数语乖违人财两失
一番辛苦名利双收

话说袁伯珍看见新闻纸，为何忽然拍案大叫起来？原来宽小姐未曾出阁以前，有个留学日本回来的镇江人，名字叫郭之直，与宽小姐是个忘形之交。不但同舆接茵，而且联床共枕。此番结婚的事，因为郭之直回转镇江去了，所以并不知道。及至郭之直重回清江浦去访宽小姐，方知宽小姐早已琵琶别抱。因此郭之直气愤填胸。后来查知这事，全由袁伯珍先行勾引，便日夜搜寻袁伯珍的劣迹，以为泄忿报复。不久访得袁伯珍有侵蚀妓捐与收受弥陀寺贿赂两事，随即写一封信，通知上海报馆里的朋友，请他据实登报。可巧这报馆的主笔，是天累的同窗好友，因曩年天累被袁伯珍所害，也切齿深恨袁伯珍的，便依照来函一一登出。后面又加上两句，说该人如此营私纳贿，不知为之上司者是否亦有所闻？因此袁伯珍看了这报，真个揭着了自己的痛痒，所以就大呼小叫起来。

然而袁伯珍只知怪那报馆，并不晓得是郭之直播弄出来的。当时但把报馆的人痛骂一番，后来被宽小姐得知了，走来相劝道："这事骂也无益，据我看来，还得难为孔方兄去一趟，从速敷衍他们才是，否则那报纸上还会信口开河，写个没完的。"袁伯珍低头想了半天，实无善策，只得请宽小姐写个信，寄与上海别家报馆里的朋友，托他设法转圜。

谁知过了一个礼拜，那朋友回信来了，说那报馆里的主笔，是天累旧日的至好，有意与袁某为难的。若要使他不再登报，须得送他六百元。若要请他把前报更正，声明并无其事，须再加四百元，凑足一千元。倘或减少分毫，他便不肯答应。袁伯珍见了这信，跌足懊悔道："这是我们不该托人去与他说情，他如今倒越发高抬身价了。"宽小姐道："这叫做'吊桶落在井里'，不得不受人要挟。但有一说，我本来为着西医女学堂的事，要到上海去走一趟的，趁此自己去向他们运动一番，或者用不到千金，也未可知。"袁伯珍的本意，是不愿放宽小姐出门的。无奈宽小姐口口声声，总说："这是我的自由权，任你何

人不能干预!”袁伯珍无可奈何，只得取出一千块洋钱，外加几十块洋钱做旅费，交与宽小姐，任凭她拣个日子，带了女仆，乘船往上海去了。

这里漕督大人，因为看见新闻纸，心下生疑，暗地里委了一个姓秦的候补知府悄悄地去查察袁伯珍。这姓秦的人，是个最识时务的朋友，得了这个差使，就私下通信与袁伯珍，吓得袁伯珍赶忙找出相好的同寅，向他诉说，求他替自己遮瞒。往返说了数次，这秦知府便露出口风，要袁伯珍送他一千块洋钱，方肯代为设法。袁伯珍无计可施，只得依了他的要求，如数奉上。这秦知府方禀明漕督大人，只说是报馆里访事挟嫌诬指，把这事掩饰过去了。

数日之中，袁伯珍就冤枉钱花了两千，并前头的婚费合算起来，却好把弥陀寺僧人送来的款子，用个罄尽，因此每日里短叹长吁，甚为不乐。加以警察局里的警兵，时常有任意讹索、妄行殴打，被人告发的事；习艺所的罪犯，因为疏于防范，又逃走了两名，愈觉坐立不安。自己心下想道：“此时不把两个差使辞了，换一个新鲜法子，日后必要闹出乱子来。”想了两天，便把目前的情形，写了两封信，寄往北京，托仰侪和白大爷俩，替自己到王爷跟前运动个优差。

这两封信寄去了之后，便特地上去禀见漕督大人，说自己因为报纸上无端诬蔑，要避嫌疑，请把警察局和那习艺所两个差使开去，另委别人。漕督大人因为袁伯珍是王爷面上的人，不好等闲看待，便用好言安慰道：“这差使固是清苦，便暂时有屈老兄办理两月，日后有了机会，再行补报。”袁伯珍见辞不掉这两个差使，只得退了下来，指望着宽小姐回家，好与她商量个主意。

谁知宽小姐竟是一去如黄鹤，写信去催她，回信说是上海事忙，什么中国的女工传习所，外国的女人跳舞会，近来都接应不暇，要年底空闲方能回来，往后再写信去催时，都是如此说。袁伯珍无奈，一直等到封印之后，谁知宽小姐尚未回来，那随去的女仆倒独自回来了。袁伯珍急急盘问，太太在上海干些什么事。那女仆道：“也不甚清楚，只见她每日里马车大菜，与许多男女朋友川流不息地往来，十晚倒有九晚在外面歇宿。”袁伯珍问有什么男朋友与她亲密。女仆道：“我一时记不得许多，只有一个姓郭的，浑名叫角先生的，最和她要好。”袁伯珍听了这些言语，心下甚为纳闷。

过了几天，京里白大爷的回信来了。袁伯珍拆开看时，里面还附了一封王爷与漕督大人的八行。看官要晓得，近来军机处的几个大官，照例是不能替人出私函的，好在王爷与漕督大人是个亲家，所以也可以通信。袁伯珍见王爷的信果然到手了，晓得前番送与白大爷的东西，并非冤枉。于是等到新正贺年的时候，把这封信顺便送与吴漕督大人。那漕督大人见了，暗想地方上的差使，

向例归两江制台委的。漕务里面，又委不出什么优差。想来想去，颇觉为难。后来忽然想着各所有的屯田，现奉户部新章，都要着屯户一律缴价，改为良田，倒可以借个清催屯户旧欠钱粮的名目，委袁伯珍去弄两个钱。

于是一过开印，按例下个委札，把这事委了袁伯珍，教他先从两江地方办起。袁伯珍得了这个差使，知道是得亲到各州县去走一趟的，便到辕门上去谢了委，等着两处局有人前来接办了，便把行李收拾完备，即日动身。

此时宽小姐还是逗留在上海，袁伯珍实在放心不下，就先从镇江、常州一带，把屯户欠的钱粮清查起来。开始由苏州到了上海。这天船抵上海码头，便拣个客栈住了，亲自赶到女学堂里去，找寻宽小姐。谁知候至夜晚，宽小姐方始回来。夫妇俩既经见面，宽小姐不等袁伯珍开口，便把数月来女界中邀她襄办各事十分忙碌的情形，说了一遍。袁伯珍道："据你这般说起来，要几时才得回家？"宽小姐道："我现在这里办的，都是为我们二百兆女同胞增进幸福的事，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便是牺牲个人的身体，也说不得。若说到几时回家的话，连我自己也说不定的。"袁伯珍道："这时候你总得空闲了，且到我客栈里去，谈两句要紧的话。"宽小姐摇着头道："现下还有人邀我赴席，不得空闲。"袁伯珍道："是什么人邀你赴席，带我同去见见吧。"宽小姐道："本来是不妨同去的，只是因你到了那里，就免不得要抽鸦片，这件事很不文明，别见了，于我脸上不光彩，所以不要同你去的。"袁伯珍听了这些话头，由不得心下艴然不悦起来，便随口答道："既如此，只好任凭你自由罢。"一面说，一面就立起身来，气忿忿地走了。宽小姐见袁伯珍如此情状，也不放在心上，只顾自去赴席。

且说袁伯珍自此以后，便连日留心伺察宽小姐的举动，伺察了三四天，果然觉得原先那女仆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差。就是那个浑名叫做角先生的，自己也会过两面。宽小姐虽然到客栈里来过几次，然而不过表面上的应酬，至于背后的行为，实是不堪闻问的。

这一天，又看见宽小姐与那角先生，两人坐在一辆马车之上，手里擎着一大枝桃花，招摇过市。袁伯珍心头的气，实在按捺不住了，晚间等宽小姐到了栈房，便沉下脸来问道："你莫非与那姓郭的早有私情了？不然何以有工夫和别人坐马车，没有工夫到我这里来？"宽小姐道："这个就是我的自由权。这自由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敢来干预么？"袁伯珍冷笑一声道："难怪政府里的人都不愿维新，难怪维新的人都要拿去砍头，原来一个人真个到了维新的极点，便要与禽兽无异的。"

宽小姐听见袁伯珍说她禽兽，不觉勃然大怒道："我倒不是禽兽，你们这

般狗官，见了百姓，便使出虎狼的威风；见了洋人，就现出狐媚的面孔。你才是个禽兽呢！”袁伯珍道：“罢了，罢了！你我两人的缘分合该满了。”宽小姐道：“满了有什么要紧！家庭革命，也是寻常的事。但是当日的结婚，是你来求我的，不是我来求你的。如今你既要革命，一则误了我的芳年，二则坏了我的名誉，你须得赔偿我二千两银子，与我洗羞，我才肯和你当面毁了证书，从此断绝。否则我便一面邀请公正人与你评理，一面登报毁你的面皮。看你这狗官还做得成做不成！”话犹未毕，袁伯珍早气得浑身发抖，半句话都说不出来。宽小姐见自己话已说完，便挺着胸脯，走出栈房去了。

袁伯珍不料宽小姐如此无情无义，自悔当初不该讨这个婆娘。于是整整气了一夜。到了次日，又想：“宽小姐如果认真要我拿出银子，与她离异，我若不肯，她便登报，我岂不害在她手里？不如使个缓兵之计，让我先离开上海，写个信去告诉她老子，慢慢地再作道理罢。”主意想定，便立刻把客栈里的房饭钱算清，买了船票，即日上船，折回长江路里，到江宁各属照旧办那清催屯粮的事。可怜袁伯珍此番到上海，花酒没有吃一台，马车没有坐一转，只呕了一肚皮的闷气，就这么走了。喜的是清催屯粮这个差使，倒真是个优差：凡属有屯田的州县，那卫千总、卫守备，见上司那里的委员到了，都要摆酒接风。临走的时候，还要致送程仪，多的四五十两，少的二三十两。就是丝毫钱粮没有欠的，也得一律致送。因为是卫所的官员，不久都要裁撤，趁此结纳了上司的私人，以便日后营干别样差缺的。

袁伯珍在各州县清查了三个月，方才满载而归，到了清江浦，就去禀见漕督大人当面销差。袁伯珍只道销了差之后，往后没有什么好处了。谁知隔了几日，漕督大人又来传见。正是：

不必功成方受赏，只缘财旺便升官。

毕竟不知传见袁伯珍有何公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保道员酬升官夙愿
办学务订专制新章

话说袁伯珍听说漕督大人传见，急忙上去见了漕督大人，问有什么话吩咐。漕督大人道："我这漕督的缺是奉了部议，不久就要裁撤的。只因我昨天接到王爷的来信，说今年秋间，老佛爷七旬万寿，做臣子的都要随份报效些儿。我想报效是该当的，但我所有的属员，官职都太小，不便科派他们出钱。若由我独自一个拿出几千两银子去报效，又觉得太少。所以我要与大众商量商量。"

袁伯珍听了这话，晓得漕督大人疑心自己有钱，要想科派一宗。但是我既然跟了他吃饭，不问漕督的缺裁与不裁，日后总要想他的好处，此时万不能拒绝他的。想罢，便欠身答道："大人说得很是，卑府也情愿报效。但是卑府一向蒙大人培植，就是些须报效点子，也不敢把名字开人名单上去的。"漕督大人道："老兄能报效几多？"看官，这时漕督大人，只说袁伯珍不过肯出一二百两银子。不料袁伯珍从容笑道："卑府要求大人体谅，不能十分报效，只能报效一千两银子。"漕督大人见袁伯珍报效得如此之多，不觉喜出望外，便向袁伯珍当面恭维了一番。

及至袁伯珍退去了，又传他员去见，意欲个个都照此办理。岂知一连传见了七八个人，至多不过肯报效二百两银子，还是勉强答应的。漕督大人见袁伯珍本来是王爷面上的人，今天又为着自己一人报效了这么多银子，心上很是不安。暗想自己已是五日京兆了，乐得买个人情与袁伯珍。便借着清催屯田旧欠钱粮的事，说成袁伯珍是个异常劳绩，附片奏请将袁伯珍保了个免补本班以道员用。把折片发出去了，方才通知袁伯珍。袁伯珍也不料漕督大人如此另眼相看，慌得连忙上去磕头道谢。

且说宽小姐自从袁伯珍离开上海以后，本要找出几个人来，与袁伯珍理论。后来忽然接到自己父亲的来信，劝她切勿胡来，万一败坏了袁伯珍的名誉，两下里打起官司来，毕竟还要照着大清律例判断，由不得你自由革命的。

宽小姐见了，便回个信去道："既然如此，我眼下衣食之费，仍要由他供给的。"所以袁伯珍此番到清江浦，见了丈人之后，那宽大人便把自己训饬过女儿的事，先述了一遍。随后劝袁伯珍每月拿出三十块洋钱，给宽小姐使用，说："夫妻俩口角，本是常事。待我女儿的气略略平了，自然会与你重新和好的。"袁伯珍无奈，只得答应照办。自此袁伯珍就做了个开眼乌龟。

过了些时，那漕督大人的保折，已经奉旨依议，有了部覆转来了。所有大人官员，都到袁伯珍公馆里贺喜。这一番公馆里的热闹，自不必说。看官，袁伯珍自从在湖北听了黄道台的话，说什么眼下官差中的差使，惟有候补道的最多。一到候补道地位，便不论什么内政、外交、农、工、商、矿，一切都够得上委个总办。所以袁伯珍日夜盼望的，只在保举个候补道。一旦候补道果然巴结到手了，犹如读书的点了翰林，修道的成了正果。那一种快活，真是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的。

但是据袁伯珍此时的情形而论，却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候补道既然到手，从此可以借着维新的话头，获取那极大的权利；忧的是漕督一缺不久裁撤，以后不知又要倚靠何人过日子了。

袁伯珍正在心下踌躇，忽然有个由北京走内地运河一带出来的洋人，路过清江浦，特地前来访寻袁伯珍。袁伯珍问他叫什么名字，何事求见。他说名叫显得利，是勿克斯的好友，现就湖北制台之聘，去充当师范学校教习的。因为勿克斯已蒙王爷录用，位置在练兵处了，托他带个信出来，谢谢袁大人。当时袁伯珍把信收下了，与显得利问答良久，显得利方才离去。

袁伯珍等他去了，忽然想到那湖北制台大人，自从陛见出京重回原任以后，自己还没有通过一禀，眼下何不寄个禀去，叙一叙自己依恋之情，看他还肯提挈与否。于是一面写个信与李统领，把上与制台大人的禀，附在里面，请他代呈；一面请显得利吃了一顿洋餐，求他见了制台大人时，顺便提起自己，并替自己说几句好话，显得利满口答应。过了一天，便乘船前往湖北去了。

不说袁伯珍私下摆布。且说湖北制台大人，一向最看重的是师生情谊。前番在那京城拟那大学堂的章程时，曾命袁伯珍在场白帮忙几个月，每每念及，颇为抱歉。眼下湖北大兴学务，正在用人之际，突然接着了袁伯珍的禀，又听了显得利的话，不觉格外念旧。知道袁伯珍不能久在清江浦了，便行了一角咨文，咨调袁伯珍仍回原省，办理学务。可巧漕督大人将袁伯珍保了个候补道之后，正苦于无可安置，今见有邻省督抚前来咨调，乐得做个人情，让他前去。袁伯珍此时并没有什么经手未了的差使，既然漕督大人劝驾，便往各同寅同乡那里辞了行。并去告诉了宽大人，请他向宽小姐照知一声。拣个日子，径由长

江乘轮上驶。

到了湖北，先到黄道台、李统领和几个旧交那里走了一趟，然后去禀见制台大人，说了许多荷蒙提挈的话。制台大人道："现在你的官阶较高，小点的差使，不便让你受委屈，暂时就在师范学堂里做个监督，往后再慢慢商量罢。"袁伯珍听说，不管好歹，先站起身来谢过了，然后又谈了许多别后的情形，方辞了出来。这时袁伯珍虽然过了道班，场面较前阔绰，然而除了两个家丁之外，仍旧孑然一身，无妻无室，只得拣个客栈权且住了，候差使委了下来，再做道理。

岂知在客栈里一住十天，还没有一点儿消息。袁伯珍正在疑惑，忽然制台大人的委札到了，却是委了全省中学堂的总办。原来制台大人日前当面与袁伯珍说的话，过后便忘了。所以说的是师范学堂，委的却是中学堂。袁伯珍接了札子，上去谢委之后，便去到差。

那中学堂的全班学生，听说新总办来了，一齐出来迎接。袁伯珍查点堂中原定的课程，见有兵学、律学等科，又每逢礼拜六这天，须体操一次。意中很不以为然。当晚回到客栈，就在灯下拟个新章，分做德育、智育、体育三门。德育中只许讲解四书五经，不许讨论外洋来的物竞、天演、平权、自由、种族诸学术；智育中只许研究格致、测算、舆地、历史，不许兼习政治、法律、水陆军备诸学说；体育中只许散步、击球，不许举行赛跑、竞走各项运动会。以为外洋各种哲学，最足以坏人心术，至于政治、法律、武备等等，皆非学生所宜干预，可以不必去学他。运动会近于教战，也不必去学他。又拟定学生见了总办、教习诸人，都要行磕头请安诸礼，不许妄自尊大。便是平日间的言论举动，也须循规蹈矩，不得过于自由。违者大则斥逐，小则记过。

这篇新章拟好后，次日拿去呈与制台大人阅看一遍，便把新章程张贴在讲堂之上，以便大众皆知。那堂中学生已经肄业了两年左右了，猛然看见了这篇新章，个个都痛骂袁总办，说他顽固。内中有智识开通的，便借端告假，陆续退去了。只有几十个奴隶性盾最重的学生留在堂中，拚着再挨过了几个月，便可以照例毕业。这里袁伯珍见头班学生退去了许多，就把二班的升上去，补足了原定额数。那堂里的风潮，便也渐渐平静下来了。

但是中学堂总办的薪水，每月只有五百两银子。袁伯珍自从与宽小姐相处数月，沾染了洋派以后，起居饮食一切，都比从前讲究了。眼下得了这学堂差使，不便长住栈房，便赁了一所公馆。公馆里所有铺陈器具，一概都仿西式，所以这几个月的薪水，不敷应用，便想弄两个意外之财，供自己挥霍。

此时在湖北的旧交，除曾颂笙已经有人荐往北京，充当五城学堂教习以

外，余下的都照旧往来。洋人中去了个勿克斯，来了一个显得利，彼此也时常聚首，也觉得分外亲热。显得利本来是个矿师出身，与德、法两国银行里的管事，都甚为莫逆，可以合伙办事。袁伯珍因为原先在竹山县的矿山，弄得半途而废，每每想起，觉得可惜。这天便于无意之中，与显得利谈及，要显得利筹出些资本，以便华洋合办。显得利道："我现在有职守在身，既不是游历的人员，又没有勘矿的执照，那竹山县的矿利纵然极厚，然而未曾亲往勘验，岂能听信你一面之词，贸贸然去弄些银子来与你合办？你倘是要办这矿，用着大宗的银子，只要制台大人肯替你担保，那就不论多少，我都可以替你到外国银行里去商借，也不必两家合办的。"

袁伯珍听了这话，猛然间想到制台大人因为办理新政，无款可筹，日前曾有想借洋款的话，便顺口问显得利道："不知除了办矿的事，要借大宗洋款的，如果有督抚担保，你可能替他借么？"显得利道："有什么不能替他借？不过除了督抚担保之外，还要用别的产业作抵押罢了。"袁伯珍问明详细，记在心上。

过了两天，便去见李统领。探听制台大人究竟是否要借洋款。如果要借，大概要借多少。李统领道："眼下不过打算借个四五十万，但是为着这事上去钻营的，已经有过十几起了，都因经手的人扣用太大，所以说不成功。若能够格外克己，借得到九六、九七扣的洋款，那就一说便成了。"袁伯珍听毕，便把显得利可以经手借款的话，说了一遍。李统领道："方才说的，只要扣用不大，你尽管去说好了，我可以在制台大人面前替你介绍。"袁伯珍又问用什么产业作抵押。李统领道："铜元局、炼铁厂，件件都可以作抵押。"

看官，俗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时袁伯珍听得这些说话，便要从此发一宗洋财，立刻辞了李统领，急急地走到师范学堂，去找显得利。正是：

不顾利权归异族，只留国债赠同胞。

毕竟不知袁伯珍见了显得利，如何说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生财有道利尽矿山
承乏无人差兼营务

话说袁伯珍，闻得李统领说肯替自己在制台大人面前介绍，不觉喜出望外。走到师范学堂，一见了显得利，便把他拉在一所僻静的屋子里，说道："你日前所说的，只要有督抚担保，有产业作抵，就可替人经手过借洋款，这话可真的么?"显得利道："这是真的。"袁伯珍道："倘若眼前有人要借，每百两银子要打个几扣过付呢?"显得利道："你们贵国向外洋借的款子，按向例是九五扣。"袁伯珍道："可有九七、九八扣的么?"显得利道："有有，只要利息略为加重些，那财东也愿意出借，不过经手人的好处就没有多少了。"袁伯珍道："譬如从前政府所借的洋款，都是六厘行息，多的六厘半行息。现在借的人肯出到七厘，不知经手的人还可以赚扣头么?"显得利道："这倒不能预定，要看借钱的做什么用处，大概要借到若干万，还要看出借的是哪一国财东，除了利息之外，有他项利益没有。"袁伯珍听说，便把自己和李统领所说的话，对显得利说了一遍，显得利道："据这般说起来，你且别忙，待我写个信到上海银行里去，问一问看，再给你回音。"袁伯珍道："很好，很好。"好个显得利，果然等袁伯珍去了之后，真个写信往上海探问去了。

且说袁伯珍此番重来湖北，因为公馆里缺人照料，记得前妻巫氏还有个兄弟是个寒士，近年来没有人请他教读，只管在家赋闲，便写封信到新喻去，叫他过湖北这边来，以便替他寻个吃饭之所。那巫氏的兄弟，名叫巫之梁，表字翼栋，是个三家村里的冬烘先生，今见袁伯珍这般关切，哪有不来的道理?所以接到袁伯珍的书信，便立刻动身了。

这天袁伯珍刚从师范学堂回来，巫翼栋正带着一肩行李，进了公馆。袁伯珍因是郎舅之间，久经阔别，见了面寒暄数语之后，便足足畅谈了一宵。次日，到中学堂，故意与堂里管收支的朋友寻衅，把管收支的辞了。即日把巫翼栋派在堂里，接管收支。一则可省自己的供给，二则可做自己的耳目。岂知巫翼栋是个眼光短小、器量极窄的人，一进了堂，便把堂里例支的款项，样样�士

扣，甚至日里的菜蔬，晚间的油火，都丝毫不许妄费，菜蔬只拣那价廉的买。就是大众食不了咽不下他也不管。只顾他有得勠扣便了。这一来，堂里的学生，个个忿然不服，屡次欲与他为难，只为碍着袁总办面上，不好十分决裂。后来袁伯珍离开这中学堂，去接办矿务公司的差使，果然那些学生忍无可忍，闹出全班罢学的事来了，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袁伯珍自从那天与显得利相商之后，过了两个礼拜，显得利忽然差人来邀袁伯珍过去会晤，说上海银行里的回信已经来了：银子七扣，利息七厘，经手的人还有一厘半的好处。但是用什么产业抵押，此项产业，便要由出借银子的人，派个代表人前来监督。譬如用铁路抵押，这监督就有管理铁路的全权；用矿产抵押，这监督就有管理矿产的全权。现在只要问明前途用什么产业抵押，可肯接受监督不肯，这事成否，就可以一言而决了。袁伯珍低头想了一想道："这事银行一边，是你介绍；借主一边，是李统领介绍；你与李统领两人，又是我往来介绍，未免周折太多。不如我引你到李统领那里去，当面把情况说清楚，省得由我来回传达。"显得利道："这也说得有理，就请你明天和我同去。"袁伯珍道："很好。"

到了第二日，袁伯珍果然把显得利带到李统领那里去，面说这事。自此一连相商了七八天，果然大可指望成功。显得利随即把详细办法，寄个信与上海银行，请他速即议复。又过了一个礼拜，银行里复电来到，说是可以照办，只等约个日子彼此签个合同，就可以把款子交割了。袁伯珍接到这个消息，心下细细一算，将来款子借成，除却李统领拿了一成扣头，自己名下还可以到手六千多银子。便去和李统领商量，要想彼此再凑出几千两银子，合成一万五千两之数，把竹山县的锑矿，从新开办起来。李统领听了这话，甚以为善。

转瞬月余，洋款早已过付，彼此的扣头都拿到手了。李统领就上去回明制台大人，说竹山县的锑矿，闻得近来颇有外人垂涎，拟与袁伯珍招些华股，刻期开采，以免利权外溢。制台大人道："袁伯珍现在学堂差使，怎能兼顾矿务？"李统领想了一想道："现在湖北全省矿务公司的督办黄道，已经办满三年，照例应该更调，何不就把这个差使，委袁伯珍接办？把中学堂的差使，改委他员，这样一举两得，袁伯珍毋庸兼顾了。"那制台大人对李统领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今日听了李统领这般说法，自然也是点了点头，答应照办。

隔了一天，果然把袁伯珍委了矿务公司督办的差使。那中学堂的总办，便另委他人了。袁伯珍上去禀谢了制台大人，一面交卸，一面到差，倒也甚是忙碌。原来这全省矿务公司督办的差使，是时常有意外的好处，比不得中学堂总办，除了薪水之外，没有其他外款的。所以袁伯珍到差之后，立刻就其门如

市，变成了候补道里的红人。加以袁伯珍交游甚广，耳目甚灵，那生财之道，真是五花八门，谁也比不上。遇着洋商指索某县某处的矿山，便一味推诿，让洋务局去得罪人；要是遇着华商禀请开矿，就叫人示意，以矿产之高低，为案费之多寡，即或不能满意，便立予批驳：不是说与商部定章不符，就是说于地方公益有碍，吹毛索瘢，不一而足。甚至见他矿苗畅旺，便故意说他是个官山，硬行夺取归官，以便于中取利。至于自己所办的竹山县的锑矿，居然派了熟悉矿务的人，购了凿石、吸水两种机器，前往雇工设局，大模大样地开办。那座山本来苗旺极富，加以资本充足，一切有地方官竭力保护，出息丰饶，自不必说。惟有旧时这矿山的业主王德黼，看得眼红心痛，恨不得有朝一日把袁伯珍剁成肉酱，方泄得胸中之恨。

不说袁伯珍官星高照，财路亨通。且说广西一省，自从近十年来，因为抚台、提督几个大员，都是贪财好色、不知国计、不抚民生的朋友，地方上子民百姓的脂膏，全被他们吸尽了，实在谋生无术，不得已只得与历年裁汰的营勇，合做一流，流入绿林。那裁剩的勇丁，虽有月饷，却都被上头的统领、营官克扣大半，有的欠上了一年半载，还不发给。这些人本是亡命之徒，今既为贫所驱，不得已也暗中与绿林串通，以为坐地分赃之计。也有些把号褂脱了，冒充绿林，出营去打家劫舍，做那没本钱的买卖。所以柳州、广远一带，遍地都是绿林豪杰。地方官吏，初时恐怕朝廷申饬，还都一味隐讳。后来被言官纷纷入告，把这些情形都通了天了，朝廷才严诏斥责，叫该省几个大员，限期把绿林剿灭尽净，以免蔓延。谁知那绿林越剿越多，不上一年，全省数千里地方，几乎无一块净土。连到湖南境上，新宁、步城一带，有时也有小股窜人，风声鹤唳，到处戒严。

以前湖北制台大人，虽派了一支军兵，驻扎在武冈州附近，防他内窜。这时大股绿林已被官兵剿灭，余党也都四散奔溃，窜入邻省境界。因此湖南防务，愈加吃紧。这一天警电传到湖北，制台大人便传李统领上去，与他商议，要添派一支军兵，到湖南去防堵。看官，制台大人岂不知李统领是个银样蜡枪头，只能摆个空架子，若要他真个统兵出战，不把他的魂都吓掉了。但是李统领现在的差使，是总办营防处，所以不能不与他商量。

当时李统领听说要自己带兵剿匪，暗想："这时绿林的势力，已同强弩之末，就是自己亲自出马去走一趟，亦属无妨。但是制台大人断不肯自己去的。然而此番出去防堵的人，到了事平之后，必有保举，现在营务处会办，也是我的心腹，不如叫他去辛苦几个月，让他得了这个保举罢。"想罢，便对制台大人说道："现在各处防营的统领，都一时不便调动，只有营务处的会办，原来

在广西候补多年，熟悉当地的情形，就委他招募一支军兵，到湖南去帮同防堵，或者也能胜任。”制台大人道：“这也使得，但是营务处的会办，须得另委他人才是。”

李统领听说，心下不觉又吃了一惊，暗想：“这营务处，自从我当了总办之后，其中弊病多端。倘若这会办不是我的心腹，就要献出我的地理图来的。这便如何是好?”又想：“现在与我休戚相关的只有袁伯珍，不如把这个差使给了袁伯珍罢。”便又对制台大人说道：“这营务处的会办，非熟手不能充当，惟有袁伯珍这人，以前曾随我做过武卫军的文案，也还熟悉军务，就请委了这人罢。”制台大人道：“他现在有了矿务公司的差使，如何分得开身?”李统领道：“这倒不必多虑，矿务局是个闲空差使，没有什么要事可办，就叫他兼了营务处的会办，他也会游刃有余的。”制台大人道：“既如此，我就依你的话。”李统领见制台大人果然同意自己的办法，心下方始放宽。

一天，李统领退出了制台衙门之后，便把自己与制台大人商议的话，告诉了袁伯珍。袁伯珍想自己又凭空得了一个阔差，心下万分感激。隔了一日，果然制台大人的委札下来了。袁伯珍上去谢了委之后，回到公馆，早已贺客盈门。此番连武营里的统领、营官，都纷纷来到。最后连那黄道台也衣冠而至，见了袁伯珍，作了一个揖，便呵呵大笑道：“老兄，我记得前几年曾和你说过，一到候补道的位置，无论什么差使，都可以够得上委个总办。今天这话果然应验，你应该感谢我了。”

袁伯珍方欲开口回答，只见外面一个人满面都是风尘之色，匆匆地走将进来。正是：

　　夤缘伎俩猱升木，势利情形蚁附膻。

不知此时走进来的是个什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争拔擢大老徇私恩
贺升迁同寅设公饯

话说袁伯珍抬头看去，那走进来的不是别人，乃是曾颂笙。原来仰侪在外务部当了两年司员，欲谋外放，无奈资格未到。今年不知因何被他巴结上皮硝李的徒弟崔总管，时常替外边的官员求差挖缺，都能分到一定的好处。上月有几处海关道俸满，要简放他员补授。崔总管便来关照仰侪，除了九江一缺之外，天津、登莱两缺，只要肯出三五万两银子，都可以弄得到手。仰侪闻言，便一心要想弄登莱青一缺。岂知往返商量，非有五万两银子不办，就是现付一半也须二万五千两银子。仰侪在京城里竭力张罗，只能张罗得一万七八千两银子，意欲写个信与袁伯珍，恳请他代为设法。无奈这事不便形诸笔墨。因为曾颂笙在京，彼此间甚为亲密的，所以趁着五城学堂暑假期内，特地托曾颂笙出京，与袁伯珍商量这事。

曾颂笙来到袁公馆看见贺客盈庭，有话不便说得。袁伯珍问他，他只说是告假回家，顺道过来探访。直待贺客一一散尽了，方才把仰侪托办的事，细细述了一遍。袁伯珍听罢，暗想："自己眼下巴到这个位置，都是仰侪携带出来的。此时仰侪既为着放缺之事与我商量，哪有不为臂助之理?"便一口应允，答应帮仰侪筹画五千两银子，叫曾颂笙先打个暗码电报到京里去，随后便把银子汇上。这里曾颂笙留在公馆里，住了三两日，便要告辞回京。

袁伯珍趁着他回京之便，买了三四百两银子的绸缎洋货等物，又写了一封信，托曾颂笙顺便交与仰侪，叫他转交与白大爷。那信里面所说的，无非是托他在王爷面前时常留意招呼的话。曾颂笙动身之后，袁伯珍心下打算道："这番忽然丢了五千多银子，真乃出于无奈。这宗银子，必须赶紧设法弥补方好。"自此除了在矿务公司里百般搜刮之外，所有营务处遇着购办军装、汇兑、饷银等事，都要想方设法，弄他几个：或是虚价浮支，或是空名冒牌，种种手段，极其巧妙。甚至连李统领都被他瞒在肚皮里面，一些儿也不知。

不说袁伯珍在湖北的情形。且说京城里的管学大臣，自从湖北制台大人仍

回原任之后，便把奏定的学堂章程，颁行天下。此后所有内地各省兴学的事宜，都归他一人综理。初时甚觉空闲，所有奏调到京及保举起来的属员，大半成为伴食。岂知两年之后，各省学堂纷纷设立，往来公事，顿觉烦杂，虽添了许多属员，还是不敷办事。皆因中国学务还是幼稚时代，所有经办的人熟手甚少之故。

一日，学务大臣见各省官立、民立的学堂，只有湖北一省最多，又都办得井井有条，颇著成效，便行了一角咨文，与湖北制台大人，要他保举几个熟悉学务的人员，资遣来京，以资臂助。这时湖北招往湖南防堵的官兵，因广西绿林肃清，已经遣撤。那营务处的会办，仍回原差。袁伯珍已与他交代过了。制台大人接了管学大臣这件咨文，暗想："现在省城几个办学堂的人员，都不便离开自己左右。只有袁伯珍，以前既然帮同拟过大学堂的章程，此番又办本省的中学堂，是我咨调他来的，他又助过东文学堂的经费。现在营务处会办的差使，又交卸了。"便与幕友们商量，要把袁伯珍保举进京。

再说曾颂笙，携了袁伯珍的信函礼物，由湖北动身，急急进京。路上行经半月，方抵京城。当即去见仰侪，把在湖北与袁伯珍面谈的事，说了一遍。仰侪道："湖北的款子，虽然于前几天汇到此间，然而已到迟了一步，那话儿早已被他人捷足先得去了。"曾颂笙听了，吃了一惊道："这便如何是好？"仰侪道："幸喜当时我只付了五百两定银，余下的都存在银行里，没有过付。现在前途十二分对我不住，四下里替我运动，弄到一个财政处的差使。我因为外务部工作颇佳，又有了两三年的资格，将可望推升本部的丞参，不肯轻易弃去。只得和前途相商，恳他把这差使，给了我的舍弟伯珍，以报答舍弟待我的情义。现在前途还没有允许，等他有了允许的话，我便要打个电报，知照我的舍弟，叫他辞了那矿务差使，立刻进京来。"曾颂笙道："哦，原来如此！只是令弟此番托我带来送交白大爷的书信礼物，你明天可要送过去？"仰侪道："既然带了进来，为什么不送去？万一舍弟日后进京，财政处的差使又脱了空，这时狡兔三窟之计，也是不可少的。"曾颂笙听说，便把袁伯珍交代他的东西，一一从行李中检了出来，交给仰侪。

到了次日，仰侪就坐了自己的骡车，把这些东西，都装在车上，亲自送到前面税关，交与白大爷。白大爷见袁伯珍对自己如此殷勤，心下自然欢喜，当时把信函礼物，一切都收下了，便进城到王府里，抽个空儿，在王爷面前，替袁伯珍求赏差使。那王爷因为奏设的练兵处，正在需人，听了白大爷的话，就附片奏请，将袁伯珍调到练兵处，以资差遣。

此时袁伯珍在湖北历当阔差，将近一年，时常想到自己的太太远在上海，

终不免外人谈论，只得写封信去，恳求岳父，替自己力劝宽小姐，到湖北一同居住，借遮颜面。那宽大人接了这信，真个依言，亲自到上海去劝自己女儿，说袁伯珍现在官阶，既加了一级，又在湖北当了几个阔差，宪眷之隆，异乎寻常，不久必有意外的升迁。我女儿不可一味执拗，白白地把个诰命夫人让给他人做了。宽小姐也是一个专讲形式上维新的人，脱不了奴隶性质、势利心肠，听了父亲一番劝导，便也转过念头，把在上海经办的女学堂等等，暂时搁起。次日随着父亲，乘了大阪公司的轮船，径赴湖北。

这天到了湖北城外码头，宽大人便叫个家人，进城通知袁伯珍。袁伯珍听说，立刻亲身到了船上，把宽大人父女用轿迎归公馆。这番翁婿夫妻，一堂聚首，所有从前的芥蒂，都已抛到九霄云外。家庭之乐，自不待言。

原来宽大人与湖北的制台，也是一向有交往的，所以到了次日，便穿了一身的行装，到制台辕门上去拜会。果然制台大人见了名片，立刻请到花厅上相见。先叙了一番契阔，然后问宽大人何事来到湖北。宽大人便将自己送了女儿到女婿袁伯珍这里来的事，约略说了几句。制台大人道："哦，原来袁道就是老兄的东床，这人倒很有才干。日前北京管学大臣，用公事来此，要我保举熟悉学务人员进京办事，我已定了主意，要保他进京。这事我还没有宣布，烦老兄回去，先向你的女婿关照一声。"

宽大人听了这话，暗想："袁伯珍的运气真好！这一遭保举出去，不是发财，便是升官。喜得我已经把女儿送了过来，否则他到了京中，定然要把我的女儿搁起来了。"于是又约略谈了几句，便辞了制台大人回来。

一径走进上房，待要寻见袁伯珍，告诉他方才制台大人所说的话。只见袁伯珍手上拿着一封信，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原来仰侪在京中替袁伯珍运动财政差使的事，已经成功。这封信，是仰侪特地写来，叫他辞了矿务公司差使，从速进京的。当时袁伯珍见了宽大人，就把手上的信递给他看，宽大人也把制台大人要保举他进京的话，说了一遍。袁伯珍道："如此说来，我们横竖总得要进京去当差，那矿务差使，自然上头会改委他人，无须自家辞去的了。"宽大人道："我只说此番我和女儿到了这里，可以宽住两天，谁知你们日内又要双双儿北上，这真叫得'席不暇暖'了。"袁伯珍道："正是。"

说着话便转身进内去吩咐宽小姐，叫把行李从新收拾起来。岂知事出意外，那制台大人正把袁伯珍的官阶履历，开入回覆管学大臣的咨文，由驿递送去了。然后又奉到练兵处的公事，说道袁伯珍是王爷奏调的人，请为饬知该道，迅即进京。制台大人看了，好生诧异，连忙把袁伯珍传进里面，把公事与他过目，向他道喜，问他与王爷有什么关系。袁伯珍从直说了。制台大人道：

"原来如此。但是我昨儿把你保举与管学大臣的公事，已经发出去了，追不转来。你目前横竖总得进京的，见王爷与管学大臣时，随你拣择一处差使，取去之间，任你措词便了。"

看官，袁伯珍数日之中，一连接得三个喜信：一是学务处，一是财政处，一是练兵处。都是朝廷变法自强之后所行的新政，是候补道当中巴结不到的差使。袁伯珍只为一味假维新之后，首尾数年，居然由一个虚衔的同知，保举到候补道，又居然名动公卿，把这三项最阔的差使，都弄在他一人身上，可谓出类超群，荣宠已极。

这时袁伯珍从制台衙门里走了出来，全省的候补官场得知其事，都道："一个候补道，红到这般地位，真是我们湖北候补官场中的佳话！"有几个好事的，便出来纠个公份，备了十余席酒肴，叫了一起京班的戏子，借在江西会馆，共请袁伯珍去吃酒听戏：一则是替他贺喜，二则是与他饯行。袁伯珍推却不过，只得去领这个情。

当时酒过三巡，那席上的黄道台，站起来满满地斟了一杯酒，对着袁伯珍说道："恭喜老兄！记得那年上，兄弟曾经说过的：一到了候补道地位，不论什么内政、外交、农、工、商、矿，一概差使，都可以胜任。今天不但应了这句话，而且所得的差使，都是由京里的大官奏调，真个是独一无二的候补道了。今天请饮了这杯酒，以为此去前程万里之兆。"袁伯珍口里谢了一声，便接过来饮了。随后众人见了，也每席公敬一杯。不想袁伯珍一连吃了十余杯酒，便有了八九分醉意，站起来信口开言，说出些无情无理、至情至理的话来。正是：

特为宦乡留要则，莫嗤盛世有危言。

毕竟不知袁伯珍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揭假面往事具全图
写热肠小词明本旨

话说袁伯珍一连吃了十余杯酒，有了八九分醉意，便站起来对大众道："蒙诸公盛情宠待，兄弟一介寒士，今日巴到这个地位，自问平生，于愿已足。将来到了北京，所希图的，也不过'升官发财'四个字。然而升官发财，必须有个下手的地方，所以我一向最喜欢、最盼望的，是朝廷变法维新。为什么要喜欢要盼望呢？朝廷多一桩新政，我们候补人员，便多了一个利源，多了一起保举。譬如眼下江苏的候补道有三百多，候补知县有五百多，若不是举行新政，哪里有那么多位置安排这些人？所以新政是我们做官人员的续命丹，没有新政必然饿死。但是我有一言奉劝诸公：眼下虽然万口一词说维新维新，然而却不可把"维新"两字看得太认真。只可求形式上的维新，不可求精神上的维新。要晓得精神上的维新，乃是招灾惹祸的根苗。若换做形式上的维新，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诸公倘若信了兄弟的话，就可以富贵荣华，一路到老，不至于失意无聊了。"

噫！袁伯珍这一席话，可谓现身说法，把近时官场中人所有不传之秘，都直揭了出来，而且说得言简意赅，把编小说的有余不尽之意，都被他一口气说完，弄得从此搁笔，不能再说下去了。只是还有一说：凡事有个造因，必有个结果。眼下维新的事业，虽有千头万绪，然综其大纲，不外乎兴学、理财、练兵三样。这三样就该同时并举，缺一不可，乃是不论真维新、假维新的人，都是一样说法的。不过假维新的造因两样，所以宗旨两样；宗旨两样，所以后来的结果也是两样。

袁伯珍一流，既然一眼认定了一个"假"字，便一假而无乎不假。譬如办学堂的，表面虽是个学堂，其实把书院改个名目，也充得过去。办警察的，表面虽是警察，其实把流氓披件号衣，也算得过去。办商会的，表面虽是个商会，其实把公所改个章程，也混得过去。以此类推以勒捐为借民债，以媚外为办外交，名是实非，不一而足，真个令人不值一笑。

虽然，看小说的，切莫要把这班假维新的人看轻了！须知世界上有个真的，便有个假的；暂且有个假的，便有个真的。一二假维新提倡于前，必有千百真维新踵起于后。现在讲兴学的，也晓得精神教育；讲练兵的，也注重军人资格；讲理财的，也不敢一味掊克聚敛。渐知以农、工、商、矿为致富之源。至于直省大吏之中，也有奏请改用立宪政体，奏请出洋考求政治，把“维新”两字看得分外认真的。然而推原其本，还是全仗一班假维新的人导其先路，所以才有真维新的步其后尘。

泰西讲人类学和那物竞学说得好：人是猴子变成的，猴子是狗变成的。当年草昧初开的时候，狗在兽类之中，能坐而望远，思想最为发达，后来就慢慢地变成了猴子。久而久之，猴子当中有思想愈发达的，又慢慢地变成了人。编小说的以为中国从前的维新，乃是狗变猴子的时代；以后的维新，才是猴子变人的时代。所以就借这袁伯珍来编了这部小说。区区宗旨，也不过指望这班假维新的，日后逐渐改良进化，个个变成了真维新罢了。

这部小说，原是空中楼阁，意到笔随，并不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的。所以看官们也不可过于认真，只可把他当作汉书下酒。盖袁伯珍者，原不是真实事迹也；袁谓贤者，原是伪造之言也。若看了这不真的伪言，便要认真起来，那就是个傻瓜了。

但是还有一说：这袁伯珍既处此狗变猴子、猴子变人之过渡时代，断不能说他是有人格的人，然而说他是只狗与猴子，他也不甘承认。平心而论，他实在是借了“维新”两字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所以编小说的，就把这书笔赐了一个嘉名，叫做《官场维新记》，还谱了一首歪词，作为全书一十六回之总结束。词云：

（念奴娇）舞台开处，看维新两字，招牌高揭。换个排场图富贵，也算识时英物。假面欺人，虚言捣鬼，径路终南捷。诸公莫笑，个中半是凉血。听说上野园中，武良街上，铜像于今屹。天悯支那憔悴甚，应有救时豪杰。变过内容，拓开进步，努力追先哲。焚香私祷，新机此日萌蘖。

宦海升沉录

清·黄世仲

第一回

入京华勋裔晋道台
游天津爵臣征幕府

宦海无端起恶波，功名富贵总南柯。
升平不事干城选，鸟尽弓藏奈若何。

频闻剖豆与分瓜，愿柱中流念太奢。
魏阙江湖今已矣，怕回业眼望京华。

古人说得好，道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句话，可不是春秋时伍子胥说的么？他说这几句话，都是有点缘故的。因为他由楚逃难，走到吴国。当时吴公子姬光，要用他的本事谋取君位，就了不得的敬重他。果然伍子婿替姬光夺取了吴王之位，又辅佐他破楚伐越，成了大业。附近各国，又来归命，吴国遂强盛不过，霸于诸侯。不想后来吴王贪图美人重赂，许越王勾践成盟。伍子胥知道勾践之志不小，将来必为吴国之祸，故此向吴王苦谏成仇。吴王竟惑于太宰伯嚭之言，把伍子胥杀害了。他临死时，就说这几句话：见得要捕狡兔，必用走狗；要射飞鸟，必用良弓。若没了狡兔飞鸟时，这走狗及良弓，就用不着的。犹之国家有事，就要用能臣，及国家偶然没事，那些枭雄之主，就怀了个妒忌之心，差不多要把那些能臣驱的驱，杀的杀了。

且看刘邦、朱元璋，岂不是个雄才大略之君么？你道他们后来待那些开国功臣究竟怎地呢？在刘、朱两主，是本国之人，尚且如此，何况伍子胥所仕的，是异族之君呢。说书的人，不过引这一个故事，做个引子，不是与看官讲东周列国的故事。今不再说古事，且说今事给诸君听听。

因今日仍有一个人，颇像伍子胥的。那人的出身立业虽不及伍子胥那样显赫，但讲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八个字，亦有些相类似。你道那人是谁？却是人人知道的，就是我们中国里头，河南省内项城县一个故家子，姓袁名世

凯，别号慰亭。他父亲唤做袁甲三，本是清国一个中兴功臣。因咸丰初年，西北一带有张洛行、苗沛霖起义，聚众数十万，攻城拔地，甚为声势。当时的人，号他做捻党。袁甲三却辅佐清朝，去攻剿他，做到钦差大臣的地位，驻扎宿州地方，左攻右战，立下不少功劳。故此清廷要把名器荣耀于他。及到他殁时，连他的子孙也有恩典荫赠。那袁甲三本有子数人，世凯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至于世敦、世濂、世辅、世彤，统通是袁世凯的兄弟行辈了。

且说袁世凯自咸丰九年出世后不久，袁甲三也亡过。清廷下了一道谕旨，荫恤他的子孙。故袁世凯亦于及岁时，到京引见。清廷念他是个功臣之裔，又因袁世凯早已捐了道员，就交军机处存记，好像遇缺即放一般。

那袁世凯为人是机警不过的，自念："先人在清国做了大官，有许多功劳，而且有许多同僚，都是自己世交的，正要寻一条门径，拜谒一两个有权有势的大员，凭他扶助，才易出身，这时才不负自己志气。"猛然想起："正任直督北洋大臣爵相李鸿章，也是与自己先父同事的，那李鸿章是最有权势的人。若见他，得他赏识，不怕一官一差谋不到手里。"想罢，便直出天津。因直督一缺，一年中有半年驻于保定，就有半年驻在天津。恰恰那时直督正在天津驻扎。故袁世凯一路直奔天津地方，先寻了住处。忽听得李鸿章正巡阅东明河工，尚未回衙。暗忖："怎么如此凑巧！惟这条门路，是断不宜放过的，不如权住天津，等候也好。"

一日，袁世凯觉得天气甚好，就带了跟人，出外游玩，不觉到了紫竹林地方。那紫竹林是天津有名的名胜之处，到时但见得：香舆宝马，绿女红男，人拥如云，车行似水。不少坠鞭公子，正花明柳媚之天；许多走马王孙，趁日丽风和之地。楼台一寸，锦槛千重。每当美景良辰，抵得赏心乐事。

当下袁世凯且行且看，自忖："人传紫竹林热闹，真是名不虚传。"游了一会，穿过几条曲径，前面现出亭子一座。袁世凯正欲进亭子里小坐，略歇些时，忽见亭子先有一个人坐着。举头细看，见那人生得气宇轩昂，精神活泼，有四十来岁的年纪，颔下两撇胡子，正用手左右捻捏。旁边立着两个跟人，一个正拿着京潮烟袋，在旁递烟。袁世凯想起，方才来时，见门外一顶大轿子，料想是此人了。看他容貌，一定是本处官场之人，不然就是一个大绅士了。袁世凯步进亭子里，向那人一揖，通问姓名。

原来那人不是别人，就是前翰林学士张佩纶。当中法开战之时，曾拜钦差大臣，办理福建军务的。自从败了仗回来，革职之后，在天津电报局当总办之职。当下张佩纶又向袁世凯问过姓名，世凯答过了。猛想起："此人是北洋李爵相的子婿，是李相最得用之人。自己要谋见李相，就先与他拉拢，亦是妙

事。”因此道出家世履历。

张佩纶见他是世家，也不觉起了敬意。在亭子里谈了一会，那张佩纶固是满口才犹，袁世凯亦是个口角春风的，因此十分投机。佩纶即预约请世凯明天到他处叙谈。姓袁的自无不应允。不多时，张佩纶说道：“兄弟不过经过这里，顺便进来一游。现在有点事要回去了。”便起身告别而去。那袁世凯亦是无心游玩的，今见无意中认识了张某，心中已喜不自胜，即带同跟人回寓去了。

次日，袁世凯即依约前往拜会张佩纶。佩纶接进里面坐下。正在寒暄之间，忽然门上传进一个名片。袁世凯知是有客到来拜会，理要回避。惟张佩纶见世凯到了不久，骤然送客甚觉不好意思，即说道：“不必拘礼了，来的是个不速之客，只是来谈天，并没有什么公事。”袁世凯听着，就乘机称谢。只见佩纶传出一个“请”字，跟人应声去了。随见来客进来，大家让座后，张佩纶道：“座中统通是知己，可不必客气。”

袁世凯与来客一齐说了两声“是，是”，来客即与世凯通过姓名。原来来客就是天津海关龚道，也是李爵相之甥子，没事时，就天天到姓张的那里谈天说地。袁世凯见他又是李相姻亲之人，一发要与他结交。佩纶即接口向龚道说道：“这位袁老哥，就是前钦差大臣漕督袁公甲三的四公子，正从北京引见回来的。现在正把父执礼候见李中堂呢。”龚道听了，道一声“久仰”，又重新叙礼。

张佩纶道：“今天两位来到很巧，昨天江南刘岘帅荐了一个厨子到来，说是精于调味的。兄弟今天正好让他弄点菜试试。两位若不嫌弃，待用过晚饭后回去不迟。”袁世凯正说了一声：“不敢打搅。”龚道笑道：“奇怪奇怪，刘岘帅难道是不知味的，有了一个好厨子，却不自用，要荐来老哥处不成？”张佩纶亦笑道：“兄弟还没有说完呢。因兄弟在南京曾九帅幕府时，刘帅正归隐林下，常有书信讥讽九帅与兄弟依恋官阶。九帅常复他，说南京是他旧治之地，长江一带，海产丰美，可供朵颐，不似湘间绝无异味，所以我们不欲离去江南。又说那一物如何香美，这一物如何甘脆，问他还记忆否。因刘帅平日最好谈食品，所以九帅调侃他。到九帅临终时，也遗折荐刘帅出身。先日还有信致刘帅道：‘足下食指动否？南京胜地，将使足下复临斯土，以免向隅。’这等说。你道九帅临终时，还做这般调笑的话，你道奇不奇呢？”

龚道笑道：“你真是糊涂了么？兄弟只问刘帅，怎地有好厨子不自用，要荐到老哥这里。不想你说了半天，还是离题万里的。看来曾九帅不奇，你才是真奇呢。”张佩纶又大笑道：“兄弟仍不曾说完呢。后来刘帅得再任两江。惟他常性还不改，常常与兄弟书信往来，仍谈论食品不休。他前月函称，得了一个

天字第一号的厨子，函内称：千辛万苦，才得这厨子一用。洋洋数百言，只论这厨子的好处，弄某菜用什么好法，弄某菜用什么异味。兄弟接到那函后，向他借那厨子用三个月，又发了几次电报催他，才得这厨子到来。今天只是初到的第一天，所以留两位尝尝他的手艺。"

龚道又笑道："你总办电局便宜了，为借用一个厨子，要发几次电。你方才说的，兄弟几乎听不耐烦了。兄弟还问一句，老哥，看你说话时这般迟慢，因何你在福州时，听了炮声却又走得这般快当，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这时龚道说完，袁世凯在旁听了龚道的话，觉得这几句话是十分冒撞那姓张的，实不好意思，只道张佩纶断断不喜欢。不想张佩纶反大笑起来，说道："兄弟在福州时，不过要做做钦差，前去玩意儿罢了。不提防法兰西的兵官，真个要放起炮来。若不跑，这命就没有了。"龚道与袁世凯一同笑了起来。

三人正谈话间，只见一个跟人又进来，向张佩纶说道："曾太太唤呢。"张佩纶听着，就飞奔去了，只回头向龚、袁二人说道："两位等等，兄弟不久出来相陪。"袁世凯见了，觉得有客在座，如何有这等规矩？正自忖度，龚道笑道："袁老哥也不必思疑，只管坐罢。这位曾太太唤他，无论天大的事情，他也要放下，就是什么王公卿相到会，这时他亦不能相陪的了。"袁世凯笑道："有这等奇事？"

龚道说道："你还不知，他自从先娶的李太太殁后，在南京督幕时，曾九帅整日夸奖自己女公子的文翰为世所稀，并说道，除了张佩纶，那文墨中就没有一个是他女儿敌手的。那日醉后，竟对张佩纶说道：'我若把小女嫁了老夫子，真是一个对儿，可惜年纪不对，可就没得说了。'不料张兄就趁势答道：'古人有忘年的朋友，晚生不妨做个忘年夫妻。大人你道是不是呢？'曾九帅那时醉了，只一边笑，一边点首。张兄就当九帅点首是应允了，即当席称起翁婿来。次日曾帅反悔不及，曾家女儿更是啼哭不已。后来几多劝慰，然后得曾家女儿允了。你道那十来岁的小姐儿，父亲是当朝伯爵总督南洋，自己又是一个有才貌的女子，忽然嫁了个四十来岁的人，做个继室，哪有不气呢！所以过门之后，张兄总要百依百顺于她，没一点是敢违抗的。她每于友朋宴会之时，呼唤张兄，行他的阃令，要试张兄违抗不违抗。故方才唤张兄，张兄如何不去呢！"

袁世凯道："这样好不误事。若有最要紧的事情，只争时刻工夫的，一旦要唤丈夫回去误了时，却不是玩的。"龚道笑说道："他还管得许多吗？张兄若是留心公事时，少说些谎话，多一点实心，他不知开复几时了。因他的势力，比不同别人的，想老哥也知道了。"袁世凯听罢，点头称是，暗忖："官场里

头，却如此胡闹的。可见做官的人，人情势力是不可少的。”正想之间，张佩纶已转出来，笑说道：“方才有点事欠陪，很对不住。两位休怪。”袁世凯谦让回答了。龚道笑道：“曾太太呼唤与皇上召见，孰轻孰重呢？”说罢，大家又说笑一会。

跟人已报传饭，端了酒菜上来。张佩纶坐了主位，一齐举杯相劝。袁世凯是新交的，自然加倍敬重，且因自己要求见李爵相，适逢遇了张、龚二人，皆是李爵相的至亲，正靠着他们帮说一句好话，如何敢脱略？不料他越庄重，张、龚两人越放浪形骸。袁世凯只望从中拉拢三两句，总没机会。但见张佩纶每于递上一个菜时，就评论一番，调味如何得宜，烹饪如何得法；又诉说制某菜以哪一位大员的厨子为佳，制某菜又以哪一位大员的厨子为妙，滔滔不绝。直至席终时，袁世凯终不能说上一句密切的话。饭后，略谈一会，袁、龚两人各自辞去了。

单说袁世凯回寓所后，自忖：“欲见李爵相，正不知李爵相肯接见否。天幸结交了张佩纶，与他有翁婿之谊，满指望他替自己在李相跟前吹嘘。惟相会几次，总说不得入港。但又不能不结识他。仍幸又认识了一个龚道，可望得到他提挈。”因此，从这以后，天天与张、龚二人往来。

恰巧那一日听得李爵相已回衙门了。料他初回，公事必多。待过了三两天，即带了名片，并写上履历，直到督衙，传帖求见李爵相。不想由跟人递出一个片子，交与门上。等一会，才见门上拿片子进里面。少时转出来，即传一个“挡”字。袁世凯怏怏回去，自忖：“那门上传上自己的片子，没有多时，就传一个‘挡’字，可见是门上胡闹的。”即唤轿班，改道去拜龚道。得龚道接进里面，即先诉说道：“今天去见爵相，不得见一面。想明天再去走走才使得。”

龚道道：“奇怪，李爵相生平，凡是勋臣子孙要去见他，他没有不见的，因此事正是他的长处，亦是他的短处。他自念以平发平捻，为一生最大功业，故于平发平捻的勋臣，他就会起一团敬意。他非是敬重来见之人，不过敬重中兴勋臣，就有个爱屋及乌之意。今老哥独不得见一面，只怕门上在作怪。老哥究竟有什么随封好意送给门上没有呢？”袁世凯道：“这等规例，兄弟如何得知？但爵相声势赫赫，如果是愿见之人，门上如何敢阻挡呢？”龚道笑道：“算兄弟冒撞老哥，原来门丁的积习，老哥还不知，于官场上也算是外行了。大凡越大的官，他的门上气焰越大。若在军机里头，不管什么大吏功臣入京，若没有孝敬时，如何能得一见？你明天总要打点才好。”袁世凯道：“兄弟入京引见，全得李师傅鸿藻照应，故这等规例，也不大明白。明天去见爵相时，遵教

就是。”说罢辞出。回寓后，细揣门阍之积弊如此可恶，若他日得志时，誓要除去门阍，以免此一项弊端，亦有益不浅，但眼下却无可奈何。

果然次日袁世凯再去求见李爵相，先使跟人向门上打些手眼。不一刻，门上即代他传帖，随见传出一个“请”字。袁世凯即进里面，心上又盘算道：“立刻传见，这才有吐哺握发之风，真不愧为一个宰相了。”说时间已到厅子里，早见李爵相坐在堂中。袁世凯举目看去，但见李爵相生得双眼闪闪有光，神采奕奕。那时李相已有六十来岁，那一种气象威严，却令人可敬。袁世凯即上前行个父执礼。

李爵相略略起迎，即让姓袁的坐下。李爵相亦看那姓袁的，生得眉目有威，气宇不凡，年纪不过三十左右，活像一个少年有用之才，即问道：“世侄是几时到的，到来又有何事？”袁世凯一听，暗忖：“自己引见时，难道他没有看邸抄，自己还不知？且到来见他，自然是要求一官半职，又何待问？他偏说这些话，想他是不大喜欢了。”即答道：“晚生方入京引见。今于引见后，特来拜见中堂请安。”

李爵相道：“因何你来时不来见我呢？”袁世凯即高声道：“自然是要见了皇上，才敢见中堂。”李爵相见他有些胆识，亦说得有理，故听了袁世凯的话，又道：“你到天津有几天了？”此时，因昨天受他的门上阻挡，正好趁机说出，便说道：“到了几天，因中堂往视察河工未回。昨天已到来拜候，未得中堂赐见，故今天再来。”说完，只道李爵相必有说话，要责门上不是，不想李相反脸露怒容，厉声道：“你有多大年纪，不好好读书，究有什么本领，出来想做官？你好大个胆子！”说罢，即举茶送客。袁世凯正欲答言，不料他已举茶相送。实不得不去，即拱拱手，亦厉声道：“此后若非中堂召见，晚生再不敢来见了。”说罢扬长而去，立即回寓，心中一团怒气。只道往见李中堂，指望他提拔提拔，不想反被他骂了几句，看来是没有指望了。

正气愤着，忽报龚道来见，立令请入。方分宾主坐下，龚道即问道：“今天可曾见得李爵相呢？”袁世凯道：“见是见了，只是赚得一顿骂。据老哥说来，是李相最喜欢勋臣之裔的，今就兄弟看来，似老哥之说大大不然。”龚道听了，即说道：“恭喜了！原来足下还不知李相的为人，凡是他所喜欢的，见面时一定责骂；若是他不喜欢的，他于相见时，只满面笑容。他这个用意，谓他所不喜欢的，一定是小人，故拿定不敢开罪小人的意思，只以和平相待。今老哥得他责骂，可就恭喜了。”袁世凯道：“这就奇了，想他所用的人，定是他所喜欢的人。难道他见着，定要无故骂人么？”龚道答道：“老哥若不信时，请候两天，且看何如。”说罢便兴辞而去。袁世凯细想龚道之言，不知是真是假，

姑且等候二天，再商行止。

到了次日，已见张佩纶到来拜会。款接间，张佩纶拿出一个帖，并道："这是李相送来的关书，着兄弟送到老哥处，现在没什么差使，特先请老哥到他幕里办事。这样说，想老哥荣迁之期不远，可为预贺。"袁世凯接来一看，心想确是不错。正是：

堂前作客方遭骂，幕里求贤又拜恩。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监朝鲜使节趱遥程
入京华群僚开大会

话说袁世凯接到关书一看，觉得不错，方知龚道之言是真，便对张佩纶说道："今得贵岳提拔，真出意外。"便把相见时被李爵相责骂的话，细述一遍。张佩纶道："你不闻直隶官场的通语？凡有一人上督衙禀见的，出来后，同僚必问他，有挨骂没有。故官场中多以得李相一骂为幸。因李相以抵得责骂之人，方是抵得任用之人，故多有欲博一骂而不能得的。今老哥一见就骂，已是万幸了。"说着大家笑起来。少顷，张佩纶辞去。

这时，直隶官场听得爵相幕里，新近聘了一位姓袁的，无不到来拜会，或称年世谊，或称来道喜，几乎应接不暇。袁世凯倒笑起来，因他们求官缺觅差使，只道姓袁的进了督幕里头，尽要靠他有点名气。因自忖："从前哪一个识得自己。今不过是一个督衙的幕员，就引起这么多人到来巴结。可见官场的积习，真是卑鄙不过的。"果然过了几天，袁世凯即进直督李相衙内充当幕府，李相就派他办理洋务一缺。

一日正与李相谈论案情，忽电报局送到一封电文，却是由日本发来的。就令翻译员译出一看，却是朝鲜自己做主与日本立了一道和约。第一条就称"日人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与日本平等，同为自主"等等。故驻日何大臣得了这条消息，立刻电报北京，并打电一份送与李爵相，请他奏请派员监察朝鲜行政的。李爵相看了，眉头一皱，一言未答，即将这道电文交与袁世凯看。袁世凯道："据中堂看来，怎么样处置才好？"李爵相道："现在中国里，自己的事还办不了，还有什么时间料理朝鲜的事？倒不如由他去罢。"袁世凯道："中堂之言虽则是好，但朝鲜是我国几百年的藩属。今外交各事，犹听凭他自主，我大清岂不失了一属国么？大凡半主的国，本没有完全外交权，是中堂知道的。"李相道："哪有不知，只怕自己争不来反失了体面。且数年前老夫曾与日相伊藤立了一道条约，订明朝鲜如有事，须清日两国共同保护。今若干涉他，只怕日人反唇相稽，却又怎好？"袁世凯道："就是共同保护，也不过是半主国，亦

不应由他自主与日人立约。回想十年来，日人灭我琉球，前年又与台湾生蕃起衅，几乎动起干戈，其志不小。怕他将来对待朝鲜，还不止于立约呢。现在何大臣请派员监视朝鲜，亦是一策。不知中堂以为然否?"

李相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日人之意，屡次欲挑战于我。但我海军虽已成军，还未训练纯熟，实不是他的敌手。故眼下不要中他的鬼计。你年纪还轻，血气自然强盛，据老夫看来，眼下总不宜动他才好。"袁世凯听了，即不敢再言。退后细想，总觉得李相胆子太小。自古道，履霜坚冰。只怕日人将来吞了朝鲜，就不是玩的，故此心中郁郁不乐。只是北京里头，自得了何大臣的电报，总理衙门就天天会议。对待此事，只是议来议去，总没一点实策。

那些朝臣又纷纷上奏。你可知中国人纸上谈兵的利害？差不多笔阵横扫万人！有说要劝令朝鲜取消日韩条约的；有说圣朝怀柔远人，不宜任日人欺弄朝鲜的；其极则说，如此条约不能取消，要立刻与日本打仗的。都道日人始灭琉球，继夺台湾，今又煽弄高丽，总要大起王师，伸张挞伐。这一个说自己有什么将官，那一个说自己有什么舰队，更诉起平发平捻的本领，也称日本蕞尔微区，不足畏惧。左言右语，闹成一片，统通是不知外情，只说出天花龙凤。

惟当时朝廷竟没什么主意，只降一张密谕，询问爵相李鸿章如何办法。一面又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一面又令北洋派员人京会议。此事倒闹出天大的事情来，这时不特有旨询问北洋，即军机及总署，亦函商李相，更有些京官致函李鸿章，责他坐令日人自大，都道非出于一战，不能保全藩属。并有些人说道，陆军虽左宗堂新故，水军虽彭玉麟初亡，然自问以大御小，何忧日人等语。李鸿章看了，不觉笑道："近来战具不比往时，难道左侯尚生，彭某不死，就能与外人对敌么?"看官，试想李相是个有些阅历的人，自恨中国不能早谋进步，现在是不能与外人讲战的。惟谕旨既令派员人京，到总署会议，便派令袁世凯入京，并把自己的意思及所主张的，统通嘱咐一番。袁世凯得了李相的意旨，亦知战字是不易说的。若不能战，即不宜干涉日韩立约的事，故心中只拿定派员驻韩的意思。

一日，袁世凯到京先见了各当道。到会议之日，袁世凯自然依期先至。到时，见总署内还没有一人，等了半天，才见各大臣陆续到来，已是午后时分。袁世凯暗忖道："这是重大的事件，为何各大臣总没有一点留心，直至这个时候，方来会议。你道办得什么事?"但心中虽如此想，竟不敢明说，只催道："时候不早了，快些开议罢。"谁料开议之时，你言要干涉他两国的条约，我言恐干涉了又生出事来，都是模棱两可，更没一些决断。袁世凯虽口若悬河，力陈派员驻韩的重要，说得滔滔不绝。惟说了不多时，已是日暮，不免待明天再

议。到了次日，仍复如此。

议了几天，才定议：不根究日韩立约，只遵依袁世凯派员驻韩监视朝鲜行政之议。又恐为日人诘责，候与李相妥议所派之员做什么名称，然后发遣。从此，军机及总署各大臣，倒叹服袁世凯有才，且能言办事。这样看来不是什么大事，竟议了几天，才得派员驻韩之策，算得什么有才！只从那些一班老朽看来，就如鹤立鸡群一样了。偏是姓袁的官星将显，就为京中大员所赞。恰巧当时浙江温处道一缺，要派员承任。那袁世凯自从引见之后，又是个军机存记的道员，正当遇缺即补，故军机圈了几个名字，可补温处道的，就把袁世凯的名字，并圈在第一。不一天，即有谕旨下来："浙江温处道遗缺，着袁世凯补授。"当下袁世凯即具表谢恩，然后出京，把会议时的情形及定议的政策，复过李相。李相亦知他得授浙江遗缺道，自然向他道贺，不在话下。

且说当日总署既定议派员驻韩，乃与李相往复函商，乃定名为驻韩商务委员。即由北洋拣派熟悉洋务之人充当此任。李相自知凡于朝鲜事件，所与日人交涉的，都是自己经手，自然要派自己心腹的人员方好。忽想起袁世凯是于此事最有兴致的，除他不派，还派何人？于是便与袁世凯商酌，要派他前往。袁氏本不敢推辞，但商务委员这个名目，名位太小，倒不如赴温处道本任，好望三年五载，升到督抚，较易建白，因此沉吟未答。李相亦知其意，便道："你的意思，老夫是知道的。这个商务的委员，名位虽不很大，但办事的权限却不小了。况且你是一个道员的底子，驻洋三年五载回来，不怕升官不易。况洋务人员这条路子，正是升官捷径。贤侄千万不可失此机会。"

袁世凯听罢，觉得有理，就当李相面前允当此任。李相好不欢喜，即具奏保举袁世凯可充驻韩商务委员之任，并令袁世凯入京请训。袁世凯便一面报知本籍家中，使家眷先到天津，听候一同起程。然后辞过李相，取道入京。先得了李相介绍之函，即到军机里头报称来京请训。时枢府及总署各大臣，因知袁世凯是李爵相赏识的人，也不免多起了三分敬意。恰巧次日就是枢相翁同和的寿辰，那日翁同和先对袁世凯道："足下到来请训，偏明天是老夫告假。再迟一天，替你呈递便是。明天请屈驾到舍下一谈。老夫谨备薄酌，休要嫌弃。"袁世凯又不好推却，只得说一声"明天到府上领教"，就退出军机衙门。

袁世凯又访了几个朋友，也知道明日是翁相的寿辰。猛想起："此次来京，未曾备办得一份寿礼。他又请自己明天过府，如何好意思？且此后出洋，比不得从前在天津，单靠李相的，此后于总署军机，尽要有点名气才好。"想罢，觉得这段人情，是省不得的。又想起："翁相为人，最讲文学。因他是得先人袭荫，得赏赐举人，幸捷了南宫。凭他写得一笔好字，就点了头名状元。故世

人见他是钦赐举人，就唤他做不通的状元宰相。故此他竭力讲求文学，自命为一代宗风。外面还是清廉不过的。故这会筹办寿礼，除了投其所好，更无第二个办法了。”便带了几个亲随，亲自跑到琉璃厂，要拣几种书籍，好送翁相。恰好见了一部《公羊何氏注》，是二百年前金华徐学士重刊的，有大学士张玉书题签。自再版以来，这十年间，京中大员提倡公羊学说以来，几已售尽。偏那一部是有一位太史公因在馆阁没钱应酬，故托琉璃厂转售的。袁世凯见了，就摩挲不忍释手。因素知翁相是好说《公羊》的，就不惜重价，花了二百来两银子购转来。又购了几种，如《金辽建国史》、《蒙古武功记》，并几种唐宋大家的名画，不过花了五七百两银子。回来即具了一个晚生柬帖，使人送到翁氏相府。翁相反当他是个清流好学之人，自然赏识。

到了次日，袁世凯料到早起时，必有许多官员到翁相府里祝寿，实不便谈话。等到午后，即乘车到了翁相那里。翁同和即接进厅上。袁世凯道：“晚生早起时，便想踵门祝寿，只不过因相府今天有事，往来拥挤，故等到这个时候方来。休怪休怪。”翁同和道：“老夫正欲得个空时与足下长谈。昨天又蒙赠许多珍品，怎教老夫生受。”袁世凯道：“晚生素知中堂为一代文宗，又是廉隅自守的，故不敢多渎，望恕简慢之罪。”翁同和道：“公羊学说，是今日不可不懂的。现在这部何氏注，近来差不多卖绝了，足下从哪里得来？想必令尊先生大人好学留下的？足见足下家学渊源，是个有学问的人了。足下未出山时，看什么书说，还有什么著述没有呢？”袁世凯听了，觉得这个时候，已在仕途，还讲什么著述，但他如此说，自己不好冲撞，只得答道：“晚生从前也酷好公羊学说，近来见世风不大同，只是看西书译本，如政治、军法、外交三种书，也不敢荒嬉。至于著述嘛，晚生学浅，实在见笑，只闻李若农侍郎好研究蒙古史，因此晚生也想学著一部《满洲史》，可惜还未脱稿，就蒙北洋李中堂见召，故不曾著作完全呢。”

翁相听了，惊得伸出舌头，几乎缩不进去，半晌才道：“你要撰《满洲史》吗？还是你年青人有些胆子。但到二百年前的事实，怎样措词？只怕是不易的。”袁世凯道：“自然要措词得体。晚生因为魏源所著《圣武记》里头纪事总是挂一漏万，他前文只称满洲后来建国，只在辽金之末统，不得一个详细，所以晚生要学涂鸦，好歹著就问世，使学者知当朝实录，总不要数典忘祖，就是这个意思。”翁相道：“你他日再要著就时，措词尽要仔细些才好。不要兴起文字狱来，是最要紧的。”

袁世凯方说一声“多蒙指教”，已见门上传上几个名帖，是尚书孙毓汶、阁学李文田、新署侍郎张荫桓，一齐到来拜候。翁同和一面令袁世凯不必回

避，一面传出“请”字，接见来宾。不一会，大家到了厅上，各通过姓名。翁同和先说道：“这位袁姓的，是前钦差漕督袁公甲三的四公子，是李中堂赏识的人，派往朝鲜办事的，方来京请训。老夫只道他是个洋务中人，不料又是个白衣太史，与张侍郎一般的。自今后我们虽是及第中人，也不要轻量天下士子。”孙、李、张三人，齐说一声“久仰”。袁世凯自然谦让一会。翁相又道：“若农（文田字），你也注重蒙古史，袁世兄却又注重满洲史，活是劲对儿了。”说罢，李文田正欲有言，只见门上又纷纷传帖，如侍郎许云庵、尚书徐荫轩、副相张子青、侍郎长萃、麟书之类，到来拜候，不一而足。一班大僚，貂蝉满座，只有袁世凯是官位最卑微的，心中不免惭愧。还亏翁相力为周旋推重，自不至失志。

当下主客十余人，各分主次让座。袁世凯方自振起精神，要与各人谈论。不想你一言我一语，好半天都是议论文学，这一个优，那一个劣，及这一科得人，那一榜有什么名士，总不见谈及“国政”两字，袁世凯好不耐烦。只见翁相道：“不必说那么远的事，只座上得各位光临，国内英才，已尽集于此。今日者夫贱降，竟成个儒臣大会了。”各人听得，更手舞足蹈。方滔滔不绝，忽见门上带了一个人，走得汗涔涔气喘喘的。带同上来，把一封密函，打个千儿，递给张侍郎荫桓。张侍郎接过一看，登时面色骤变了，各人也惊疑，不知何故。正是：

方谈文学夸儒士，又见书函吓侍郎。

要知张侍郎因什么事吃惊起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宴华园别友出京门
电天津请兵平乱党

话说各人正在翁相府谈天，忽见门上带上一个人，将一封书信递给张侍郎手里。张侍郎看了，登时面色大变，各人都为诧异。翁同和先向张侍郎问道："那封书是哪处来的，怎地看了却如此失意?"张荫桓摇首道："是总理衙门的章京来的，这一会好不误事。"袁世凯即问道："可不是外人又要与我国有什么要失和的事么?"袁世凯说完，张侍郎犹未答言，徐荫轩即道："袁兄，你的话就说差了，难道外人要失和，竟要吃惊么？人人都道外人铁甲船的利害，老夫就不相信了。你试拿一块铁儿，放在水上，看他沉不沉？哪有把铁能造船，可能浮在海上的呢！李中堂要兴海军，被人所弄，白掉了钱是真。前儿郭筠仙出使英国，就震惊外人船坚炮利，费了几年工夫，著一部《使英日记》，总被外人哄谎了，你这会出洋休要着这个道儿。"

袁世凯听了，又好笑，又好气，又不敢答话，只勉强说了一声"是"。徐荫轩见张侍郎答道："也不是外人要失和，只老洪就不是了，他出使俄国的时候，因为中俄地界一向不太明白，恰有一个俄人拿了一幅清俄地界图来，求他承买，他费了千把两银子才买了。不想那张地图，是俄国人弄了手脚的，故意把八百多里地方，画人他国界里，来骗中国的。自从老洪得了这幅地图，寄回总理衙门，就当它做底本，与俄人画界，不想就此断送了几百里地域了。这封书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兄弟见了，就觉烦闷得很。"孙毓汶道："外人是诡计极多的，老洪可就不仔细了。"徐荫轩道："老洪误事，若总署大臣，就该留点神才是。"翁同和道："这又是难说的，因为清俄地界，一向没有界址的，就是你徐老前辈走到总署里头，怕见了那幅地图，也要当是宝贝，要依它行事呢。"徐荫轩又道："究竟与他画界做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给点厉害给外人看看，外人才不敢来争地呢。"袁世凯这时忍不住气，却说道："老大人说的是，但现在世界情势，要把厉害给外人看，总是不易的。若画界的事，又不能不办的。只是错了，埋怨自己不仔细罢了。"

那时徐荫轩以老前辈自恃，一旦被一个道员袁世凯抢白了几句，很不甘心。正待要发作，翁同和恐双方闹得不愉快，不待徐荫轩答话，即插口说道："老洪这一误不是玩的，必参了他才得了事呢。"李若农道："这样看来，彼此都有失察。若单是归罪老洪一人，只怕总理衙门措词不当。"正说着，忽报国子监祭酒成端甫来了，大家又起来迎接，少不免又寒喧几句，就把徐、袁辩驳的话暂时搁起。

少时，家人已报开席，翁同和即请各人人席。翁相端了主位，余外分次坐下。方饮了一会，徐荫轩仍忍不住，对世凯道："袁兄，你说把厉害给外人看，是不易的。想必相信外人船坚炮利的话了？"袁世凯道："在下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任人欺哄的。只老大人若不信外人有铁甲船，可晓得福州战时，怎地扬武那只木质船总挡不得法国战舰呢？"徐荫轩道："你还提福州的事呢，老张（佩纶）是不济事罢了。"袁世凯道："如果外人没有铁甲的船，现在北洋定远、镇远是什么船呢？"荫轩又愤然道："李中堂枉活了几十年，白被人骗了，你还好说。"袁世凯道："既是如此，请老大人参李中堂一本，派员查查他，所装造的舰队，可有铁甲没有也好。"荫轩道："袁兄，你来劲了，前时梁鼎芬曾参过他了，你还不知道么？"袁世凯正欲再说，翁同和恐他两人闹出意见，急向袁世凯把盏，随又向各人劝酒，才把他两人的说话搁住了。孙毓汶道："这时只管喝酒，争论做什么。"翁同和道："两人皆有理，徐老哥不怕外人，是有胆量的；袁兄为见中国不大振作，也防外人欺弄，是小心的。"那时徐荫轩见翁相如此说，方才无语。袁世凯亦知翁相之意，不复再言。

成端甫道："保全国粹，不可无徐老哥；讲求外交，不可无袁世兄。这会前往朝鲜，几时出京呢？"袁世凯道："须待召见后，得了皇上训谕，方可立即起程的了。"成端甫道："明儿弟在舍下谨备薄酌，敢请在席诸位赏赏脸，一同到舍下喝酒谈天。"袁世凯方说一声"不敢打搅"，李若农即答道："你不闻人说，京中两句话么，'爱客成端甫，求才翁叔平'，哪个不知。我们明天同去，领教领教。"翁同和道："若农又要作剧了。"说罢大家笑了一会，又复再饮，已至三巡，方才告罢。

翁同和见各人都有些酒意，只说一声"有慢"，方才撤席。即同到客厅谈坐，不想徐荫轩已告辞去了。袁世凯觉得不好意思。在翁相，颇拜服袁世凯有些胆识，即说道："袁世兄却有些胆量。但老徐那人，彼此同僚，只由他罢了。我们与他论事，差不多要天天争论的。他的性儿，朝廷也知道，只因他是个老臣，由着他。但军机总署两衙门，从不派他一个大臣差使，就是这个缘故。"说罢，即次第辞去。

袁世凯回寓后，回想徐荫轩这般顽固，将来好不误事，从此心上早记着徐荫轩这个人。到了次日，是成端甫请酒，要将昨晚同席的人，统通请去，料徐荫轩必然在座，本待不去，但已自应允了，若然不去，反见得自己小气，只得一走。遂乘车往端甫花园而来。此时，已有几部马车停在门外，知是有几人先到了，便立即下车，早有门丁长随伺候领帖。

进门后，袁世凯仍缓缓而行。但见当中一条大甬道，用花纹石砌成，十分幽致，两旁古木参天，杂以矮篱，衬些盆景时花。左右两度粉墙，正涂得雪白似的。行上几步，见有一道小沟，横着一座大石桥，桥下水清如镜，料知此水直流通至内地。过轿后，两边皆种杨柳，时虽近残秋，却有一种清秀之色。柳旁支搭几棚荼蘼架。架外尽栽桂树，却有一种香气扑来。石桥两边，俱摆着盆上菊花。一连石阶石砌，直接月洞门。再分东西两行石砌，都摆着盆上菊花，开得十分烂漫。再看月洞门上，横着一个匾额，写着“涉趣”两个大字，下款题着“成亲王书”，便知这个花园，是成端甫祖父时开筑的。回望月洞门以前，一天绿景，衬托夕阳返照，皆作淡绿淡黄之色，实在幽雅至极。忽闻桥下水声响动，俯首一看，只见几对鸳鸯，泛浴出来，可见得里面，定有水池。有人在池上荡桨。急进门内一看，却又是一壁粉墙，拦住水池，墙边间以疏竹。忽闻歌声道：

嫩凉天，斜阳地，草色连波，波上晴烟起。秋雁已回音未至，恼煞鸳鸯，犹对离人戏。

黯销魂，感身世，夜夜不逢，好梦留人睡。楼上晚妆慵独倚。无那歌声，化作相思泪。

袁世凯停步听了一会，觉得这一曲是《苏幕遮》，很有意思，遂沿粉墙而行。只见池上两只瓜皮艇，艇上几人，如李学士、成端甫之类，也有几个名优，在池中荡桨。一见了姓袁的，成端甫即笑道：“袁世兄来了，有慢有慢，失礼失礼。现在翁中堂等都在亭子上了。”

原来水池之中，建了一座八角凉亭，由池边拱起一座画桥，直通亭上；桥上两旁，都支搭拦杆，真如长虹临波一般。袁世凯一面与成端甫打招呼。当时成、李二人，即令将艇拢至岸边，一齐登上来。端甫即与世凯握手，世凯又与李学士见礼，便携手沿画桥而进。直到亭子，转登楼上，已见孙莱山、翁中堂一班人，俱已在座。

袁世凯一一与各人招呼，寒暄过后，单不见徐荫轩，便问道：“因何徐尚

书还不见到呢?”成端甫道:“昨天他曾应允来的,今天他差一个家人,拿了一封书到来,说是身子不大爽快,就不来了。”袁世凯听罢,料他为着被自己冲撞了几句,故不愿来的了。此人实在性情顽固,且度量浅狭,今他不来反觉自在。但自己不好再问,只与各人说些闲话,又谈些园内景色。不料过了水池直进,尚有许多地方,红花绿树,假山石砌,纵横错杂,从高处一看,真是天然别致。又见古松树下一个秋千架,有几个名优,正在戏打秋千,看了对成端甫道:“有此名胜,怪不得老哥不求外放。若然出仕外省,只怕故园松菊,又做张翰思归的梦了。”李学士道:“袁兄还不知呢,端甫曾放过浙江学政。他见浙江那一种江山船,总不及京华知心人的好。故此自后不愿外放,就是这个缘故。”说着各人一齐拍手笑起来,袁世凯正不知其故。

原来浙江有一种花舫,唤做江山船,专用些绝色佳人,认为亲女,为招徕过客之计。若叫船的人是有钱的,那船上的美人,任人纵不拉扰她,她也拉扰人,以色字为饵。倘不知的中了他的计,就出来指责那人诱奸他的女儿,要索千金万金不等。这明明是摆出一个美人局。成端甫当日,曾着这个道儿的。袁世凯见各人皆笑,正问为什么这般好笑,翁相即把这个原因说了出来。成端甫笑道:“京华里面,兄弟也没什么知心人,总不像那情人已在眼前,不称什么‘离人戏’呢,‘相思泪’呢,可就奇了。”世凯一听,知道方才唱的,就是李学士的知心人。

大家笑了一会,翁同和即向袁世凯道:“昨天已递缮牌,准明天召见。想贤侄知道了?”袁世凯说一声:“有劳费心。”成端甫即令诸名角再唱一会曲子,然后入席。酒至三巡,成端甫道:“席间无以为乐,不如大家联句,各将自己所有珍藏的书画玩器,题了出来,好不好呢?”各人都道一声“好”。彼此让了一会,即由翁相先起。翁相辞让不过,即吟道:“《公羊》学绪暗复明,公羊一去何氏生。笺注若就无许郑,”翁相吟罢,挨次便到张子青,即吟道:“挥毫落纸万卷成。网罗典籍怀炎汉,”说罢,成端甫道:“紧接上文启下,很好很好。”

孙莱山道:“张老的万卷楼,料他要捧出来的,只是看了几十年两汉书,还未忘记,实在难得。今番便挨到张侍郎了,你的《三都赋帖》,也该献出来了。”张侍郎便即吟道:“赋就《三都》震玉京。太冲天才应纸贵,”张子青道:“今番轮到孙尚书,你的铜雀台上魏武的团龙玉砚及铜雀台瓦,还不说?”莱山听了,即吟道:“砚云龙舞洛阳城。铜台玉毁犹瓦全,”成端甫道:“今番到我了。有什么可说呢?我那幅《马湘兰救驾图》,尽要献丑了。”即吟道:“圣朝应建女凌烟。功能救主勒千古,”吟罢,轮到张朝墅。李学士道:“你唐伯虎画本,还忍得住么?”张朝墅笑着吟道:“芳名未泯丹青传。况有写生唐伯虎,”

挨次便到李学士。翁同和笑道："他若不说《蒙古史》，还说哪的？"

说犹未了，李学士即应声吟道："何如不绘人物绘山川。我观蒙古继兴震欧亚，"吟罢，最后便到袁世凯。那袁世凯即吟道："满人入关陷中原。至今燕云暗无色，"吟罢，各人大惊起来。孙尚书道："你如何说这话？"翁相道："他是要著《满洲史》的人，也怪不得的。不必说了，请主人结韵吧。"成端甫即复吟道："能挽狂澜惟圣贤。为上圣主得贤颂，抚绥藩属迄朝鲜。"翁相道："此席要送袁世兄的，端甫结韵很好。"便大家饮了一大杯，又谈了一会，方才终席，即次第辞去。

次日即是袁世凯引见之期，都是循例问过几句，即拜辞各当道，然后出京。这时家眷已报称由本籍起程来津。袁世凯便一面谒过李相，一面打叠行程。果然候了几天，家眷已到，即行起程，航海而去，往汉城进发。那日到了韩京，依例谒过韩王，到署任事。

且说袁世凯到了韩京之后，那时朝鲜各政已腐败不堪了。自从韩王入嗣后，当时韩王生父大院君当权，把持政体，性情诡秘。韩国诸臣，恐生出后祸，即报告清国。经李鸿章带兵赴韩，捉拿大院君以后，以为平定了韩事。不料自后反分出各党派，或争联外，或争执权。韩王是个没头脑的人，总无一些决断。因此强国纷纷窥伺，有煽惑韩王的，有笼络韩王的，总说不尽。偏是当时韩国风气渐开，也有往日本游学的，颇懂得外情内势，看见列强势大，如弱肉强食，韩国如此，焉能自存？便联络一班同志，自名为游东学党。先是指陈时事，触了韩政府中人之忌，自不免当他们是个叛党，要拿捕他们了。

后来日进一日，那东学党人，就生出一件乱事出来。这时袁世凯到韩已有年余，恰见朝鲜有了乱事，料知日本虎视眈眈。且从前日相伊藤到天津时，又与李相立过一道条约，声明如朝鲜有事，此后清、日共同保护的，日人哪有不起兵之理？便先把韩国乱事，电告天津，请派兵赴韩平乱。去后过了数日，又见东学党人势更猖獗，韩政府总奈不得他何。又再发了一道电报至天津，请李相从速发兵，免落日人之后。正是：

　　靖乱发兵休落后，弈棋落着贵争先。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争夺韩政清日交兵
策划军情袁氏返国

话说袁世凯因朝鲜游东学党人起乱，朝鲜政府无法平定，已一再电致天津，求李爵相发兵。不想一连发了两道电报，总没消息。心甚焦灼，因料日人从前已立了清、日共保朝鲜的条约，他一定发兵的。若己国不发兵到来，让日本平了韩乱，岂不是后来交涉更为棘手？想到此情，觉得自已两次电报，既无发兵消息，难道李相总信不过朝鲜有乱不成？没奈何，立即求见韩王，力言乱事已日甚一日，请他具文到清国求救。韩王当时亦以袁世凯之言为是，因朝鲜人心，以己国久为中国藩属，心中还依靠中国，却不大喜欢日人的。所以韩王听了袁世凯的话，如梦初醒，立即与袁世凯商量表文里头的话，即刻缮就了，星夜派人前往天津，先见了李鸿章，然后人京谒见各大员，商请发兵之事。

当下李相知道韩王求救，果然朝鲜有乱是实。但此番派兵，势不难与日人生出事来。眼见陆军不是他人敌手，且北洋虽有水师，怎奈经手训练北洋水师的，是英国蓝提督。又已辞差回国，故此想到万一与日人开仗，太无把握，因此甚不愿开战。惟廷旨已迫促派兵，只得与军机中人酌议。一面派兵赴韩，一面照会日人，告以派兵之事。便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先带淮军一千五百人，遵依天津条约，令叶军在牙山驻扎。又派水师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以为声援。时日人亦已派兵五千驻扎韩境。不想朝鲜东学党人，当初虽甚声势，及见清、日两国大军云集，早已敛迹，故乱势早已平靖了。论起当时清、日各自派兵，原属各有道理，因清国以为藩属有乱，不得不派兵相助。在日本又以天津条约，是订明自后朝鲜有事，两国共同干涉的，他如何不派兵呢。

及至韩乱既平，日本政府便照请清国同去干涉朝鲜内政。那时袁世凯亦有电至李相处，赞成此事。偏又朝鲜王因日人派兵太多，声言要干涉己国政事，便忧惧起来，又电请清国先行撤兵，以谢日人。清廷亦曾有电问李鸿章如何办法，怎奈当时枢臣统通以朝鲜是自己属国，如何任日人干涉？也总不记得天津条约的事。那李鸿章无可奈何，便不能依从袁世凯赞成干涉韩政之电，只得与

日人商议，并行撤兵。那时日人认为，若不整妥韩政，恐他日不免复乱，故此又不允即行撤兵之议。李鸿章此时已惧战祸不免，只得又派总兵卫汝贵，带领盛军马步六营，前往驻扎平壤。又令马玉昆领毅军二千人，驻扎义州，一面仍与日人商议一同撤兵。不料日人实守干涉韩政的主意，几番交涉，撤兵之议总不肯从，外面虽与清国会议，实则陆续派兵往韩境，已有万余人之多。时清国驻韩兵力，不过数千人，又不及日兵的惯练，所以日人一发轻视清兵，竟在牙山地方，因一点小事，两国就冲突起来，遂开了战衅。

看官，那李鸿章岂不知道自己的内情，实不轻易战的，故他心上本不主战。若依袁世凯的电，赞成干涉韩政的事，自然免了战祸，就是日人不允撤兵时，肯迁就些也好，怎奈当时朝中大臣，总不通外情，只当自己是个大国，小觑了日本，趁着光绪帝又是个少年气盛的，把个“战”字看得容易，故李鸿章亦无可奈何，这却怪他不得。但后来单靠与日人商议撤兵，任日人派兵到万余人，自己只派了数千，可就失算了。

话休烦絮。且说自日兵派到万余人，袁世凯整整打了几通电报知李相，不料那李相总未接到。你道什么缘故？因李鸿章自从惧怕与日本失和，已令龚照玙前往镇守旅顺，又致嘱张佩纶认真司理电报机关。以为派了自己人，自然靠得住。不提防那张佩纶自从在福州打了败仗回来以后，听见一个“战”字，已几乎吓破了胆，总不愿与日人开战。故接得袁世凯的电报，统通译出来先看，知道日人已派出万来兵，诚恐李相见了，一定加派人马，岂不是弄成了战事？左思右想，要设一个法子，好阻止李相派兵，便将袁世凯的电报统通改易了。李鸿章全不知觉，遂满以为日人可以和平了结。后来打起仗来，才知道自己前敌兵少，一经交锋，就失了牙山，心中正恨袁世凯不把军情报告，又笃责叶志超无用。

那叶志超是个图功怕罪的人，眼见众寡已是不敌，枪械又不如他人之精，料然抵敌不住，惟有虚报了几回胜仗，再不敢恋战，直望风而走。叶军不分昼夜没命地奔逃，沿途并不敢有一刻驻扎，直走到凤凰城方行歇马。时提督宋庆，正驻守凤凰城，见了叶志超，大惊道：“我只道你在牙山打仗，方才报了得胜，为何便到此地？”叶志超好半晌方神色稍定，然后答道：“日兵好不厉害！断不能与他对敌的。倘要恋战，不过枉送了军人性命。”宋庆厉声道：“你可知道牙山到这里有多少路程？你报了胜仗，又至今有多少天？这会便到此地，想你路上不曾歇过马，莫不是你跑路总不见劳乏的？”叶志超惟有面红不语。宋庆道：“你既然敌日人不过，就不该乱报胜仗，至贪功误事。”叶志超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时听得日兵声势浩大，左保贵已在平壤战殁了，卫汝贵又不敢与日人对敌。所以陆路各军，眼见是不济事。那时日人又从水路进攻，先把旅顺攻破了。原来龚道照玙驻守旅顺，从前所有修炮台、置大炮的花费，统通中饱私囊，置了些没用的东西，就花开了数目，尽私肥了数十万金。当日人未攻旅顺之时，李鸿章料得日人必来攻击旅顺，就自己亲往巡视炮台。看见这些东西皆不足应敌，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趁着怒气，举起一只右手，向龚照玙背项，给了一巴掌。龚照玙也不敢做声，所以世人说"一巴掌就赚得数十万"，就是这个原故。

话休烦絮。且说此时日人既破了旅顺，又在黄海战过一次，只有一个致远船管带叫邓世昌，拼命与日人一搏，虽然撞坏了日人一二号战舰，致远亦沉，邓世昌也殉难而死。余外如济远管带方伯谦，更不消提，只闻了炮声，就将船驶回逃跑。日人舰队就长驱直入，尽力攻打刘公岛。时海军提督丁汝昌料知不敌，只得竖起白旗投降。所以当时北洋舰队，除了沉没的，已尽数让归日人了。那时无可奈何，惟有向日本求和，整整赔了二万万两，割了台湾一省，方才了事。这都是人人知得的，也不必细表。

单表袁世凯在朝鲜，自从清、日两国开了仗，已把日本军情，凡自己探得的，已统通电知李相。不想张佩纶于袁世凯发来的电报，尽行涂改了，然后呈送李相阅看，所以李相深恨袁世凯，说他报告不实，大误军情。又因袁世凯是自己所用的，却不曾奏参，即先发一道电文，责备袁世凯，都是责他不能探悉军情，妄报之意。袁世凯得了李相那道电文，心中大不满意，因为自己已是尽情报告，他竟反责下来。究竟是什么原故？想了想，料知是电局的人作弊。惟只道是朝鲜电局，或有袒护日党人在其中，把自己电文窜改去了，殊不知是张佩纶作弄。若仅打电回复李相，恐电文又被人涂改，这样，自己若不能亲自见李相面陈，断断难达得自己衷曲。这时便立要回返天津去。但当时正处两国交兵，自己是个驻韩办事人员，一定被日兵搜截，如何去得？惟事情重大，又不容不去。左思右想，要寻个回国的法子。便与署内幕员商议，惟有改装微行之一法。

次日，袁世凯便剃去两撇胡子，扮做一个寻常的人，带了些少行李，离了朝鲜。沿途却有日兵盘诘，但都当他是个商人，却不好留难。经过几次险阻，才脱出了，附搭了一只商船，直望天津而去。时已国又无商船来往，日船又不便附搭，只搭了一只外国商船，连船票也不曾写定，就跑到船上，见着一间房子就踹了进去。时日人恐怕泄漏自己军情，泊船处本来搜得十分严密，还亏袁世凯扮成一个寻常商人，不曾被他窥出破绽。惟心上仍自打战。直待船已开

行，方敢跑出船房一步。直望天津而来，正是：

　　河桥马渡人先去，函谷鸡鸣客已逃。

要知袁世凯回国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改电文革员遭重谴
练军营袁道拜私恩

话说袁世凯改装附轮之后，直抵天津，求见李相。时李相正因军务棘手，满胸积闷，忽门上传上袁世凯名片，心中正恨他不把军情报告，方要传见，好当面申饬他，便传出一个“请”字。袁世凯即昂然直进。行礼之后，李相即厉声道：“你在朝鲜过得好清闲！却把军情不顾，误国不少。”袁世凯道：“卑道正为接得尊电，蒙丞相责备，故千辛万苦回来，要见中堂一面。卑道自问没一事不尽情报告，今蒙丞相责备，望中堂指示卑道的罪名。”李相道：“你还说？日本调了那么多兵马到了韩境，你如何不报告我？”袁世凯惊道：“中堂这是什么话，哪有一次不报告的？”便把自己第一次是怎样报告，第二次又是怎样报告，一概说出。李相道：“难道老夫是不识字的，连电文也看不出不成？”

袁世凯道：“既然如此，卑道发来的电文，中堂还有存下否？请赐给卑道一看。”李相听罢，此时仍不知是张佩纶作弄，即检出掷至袁世凯面前，并道：“你且看！”袁世凯接在手里，一面看，一面急得汗如珠点。看罢即道：“奇极！卑道希望中堂查究此事。”说毕，即在身上拿出自己发来的原电文，当面一对，随又道：“卑道因为中堂见责，特检原电回来，呈中堂一阅。今见中堂接得的电，与卑道原发的不符。中堂一看，便知分晓。”

李相此时已消了几分怒气，即把袁世凯献出的电文，对览一会，满面通红，又露些愠怒之色。然后低头一想，不觉将案上一拍，一言不发，随令左右，转令文案员发札，传电局总办张佩纶到衙相见。随摇首叹息一会，对袁世凯道：“若张某到时，你且暂避一避。老夫尽可查悉此事。你见着那姓张的，也不必生气。”袁世凯谢过李相，心上盘算，仍恐张佩纶是中国人，又受中国薪俸，且为李相姻亲，何至如此，难道他受了日人贿赂不成？只怕未必有此事，又不免怀疑朝鲜电局作弊。

正筹度间，忽报张佩纶已到，袁世凯便转进后边。及张佩纶到了，袁世凯在里边细听他翁婿有何说话。再从门缝儿偷看，只见李相全无怒容，张佩纶见

了，反觉惊慌，坐犹未暖，李相却道："你总办电报局的事情，所有官电往来，可是自己经手，还是统通委付他人？你快说个详细。"张佩纶沉吟了一会，才道："不知岳父问哪一件？若是寻常电报，只由经理的人译妥送交；若关于国家事件，统由小婿过目的。"李相到这时，发怒道："既是你过目的，自不能责备他人。你今已犯了杀身之罪，误尽军情，负了国家，又陷了老夫，你可知得？"

张佩纶到了这时，已知是朝鲜发来的电报，被自己涂改的事已发作了。但不知袁世凯已经回来，只自忖："自己改了电文，也没有对人说过，如何李相便知道？"心中捋上捋下，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岳丈此话，从何说起？小婿有何罪名，总望实说也好。"李相见他如此硬说，便再发狠向他说道："驻韩委员发来的电文，你全部窜改了，你究竟怀着什么用心？老夫有何亏负于你？却误老夫至此！"那时张佩纶已面如土色，仍硬着说道："所有驻韩袁委员来电，统通是照原文译出送来，并无一字改易。岳丈不要听别人的话，小婿实为冤枉。"李相见他还矢口不认，便心生一计，道："已从朝鲜电局，查出原电底回来，与你送来的电，不相符合。你独把日本调兵的人数涂改了。你若不是受了日人贿赂，如何肯干此事？你快些说个缘故，或可原谅。若是不然，便是老夫不杀你，朝廷还容得你么？"一面说，一面拍案大骂。又将袁世凯呈出的原底电文，及张佩纶所屡次呈上的电文，掷至佩纶跟前，怒道："你且看袁委员的原底电报。同他的不同，若不是你将原文窜改了，谁敢窜改？你还好说！"

当下张佩纶听得是由朝鲜电局检回原底，额上已流出一把汗。此时不免满面惊慌，双手打颤，拿着几张电文，又遗失在地，故听得李相所责骂，已不能对答。李相越发大怒，要责他供出窜改电报的原因，随又唤袁世凯出来。张佩纶见了世凯，更不能置辩。袁世凯念着前情，一来恐佩纶难以下场，二来又觉李相过不去，即道："事已至此，中堂发怒亦是无用。兄弟且问张老哥，移改电文，究是何意？想老哥是个廉洁自爱的人，断不至受外人贿赂，务请细言其故，商量个办法才是。"在世凯，此言似是护卫佩纶，实则坐稳张佩纶，使他自承改电。那张佩纶心乱之际，如何悟得？自然当袁世凯是好意，即叹道："我本来为国，反弄成误国矣。"说罢不觉泪流满面。袁世凯道："你怎么为国弄成误国呢？"张佩纶道："兄弟自料己国不能取胜日人，不想开仗，若把日人调兵实数报告，料李中堂必先发大兵来与日兵相当，恐两国各恃兵力，必至激成战事。故先前窜改电文，实望李相缓发军兵，勉从和议。实不料此次战端却一触即发也。"

李相一听，真是无名孽火高千丈，拍案道："你这是小孩子的见识，你道

不多派兵，便易成和议么？正因派兵不足，反受敌人挟制，诸多要索，反致和议不成是真。亏你自福州败仗回来，还敢说军事！你听着炮声不跑就好了，还学人筹度军情么！老夫治兵数十年，被你牵陷至此，有何面目见人！且你误国至此，百死不足蔽辜。你快回去自处，老夫今日不能替你设法。”张佩纶此时更没得说，只使个眼色示意袁世凯，求他说句话，便满面通红，抱头鼠窜回去了。

袁世凯暗忖道：“若自己力斥张佩纶，不免自己更为有功。但念着前日交情，竟自不忍。且李相又最爱亲戚情面的，若令李相过不去，于自己前程亦属有碍。”便向李相道：“张老哥这次办事真误军情不浅。但也不过没见识，一时愚昧，与受人贿赂的不同。以卑道愚见，只该责他擅自决事，贻误军机，终不能责他卖国。他的一点愚诚，实在可悯。中堂以为然否？”李相叹道：“他以一己的私心，致误军情，本罪在不赦。但老夫自问，亦失计太甚。视人派兵多少，然后自己派兵多少，已是误了；且老夫当初，以自己任大责重，常恐他人误我，故每事必委自己亲人。今却没一人可用的，误老夫至此。恐明日纷以老夫任用私人，还有何面目见人呢！”说罢几乎掉下泪来。

袁世凯自忖道：“俗话说，丈夫流血不流泪。看李相已是七十来岁的人，说话间至眼皮通红，真不忍见。”即答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中堂何必烦恼如此。卑道有一言，不知合否？因中堂若置张佩纶于不言，便是自己独任其过，外人闻之，反贻口实。不如轻轻参佩纶一本：一来见中堂不袒护私人，二来见战前派兵不多，非自己之咎。不知中堂以为然否？”李相道：“佩纶不能不参，但责任在我，岂能徒委诸他人？老夫自此必声名扫地矣。但一己不足惜，恐国事亦自此益艰，则老夫之罪更重也。”

袁世凯惟再复劝慰问李相一会，李相即留袁世凯住下。自己退转来，独自寻思：“从前自己错责了袁世凯，今番若把张佩纶的实情切实弹参，那张佩纶自然不免。若是替他掩饰，不仅自己的名声越加坏了，更是对不住袁世凯。”想到此时，心中更为愤怒，便亲自起稿，把张佩纶改易电文，混乱军情的罪状，切实参了一本。当时朝廷看了李相那本奏章，十分大怒，发下军机及刑部会议。时军机大臣明知张佩纶此次罪情非同小可，但他与李相是翁婿关系，且用人不当，实是李相之咎，尽要替他留个体面。便把原折细勘，觉得张佩纶窜改电文，不过是不想与日人开战，恐多派兵时，易开战祸，故以如此涂改，只是他的愚处，不是他的奸处。于是就从这里替他想出一条生路复奏。过了次日，就有谕旨降下来，把张佩纶发往军台效力。这一场大案，就此了结。

且说当时自因水陆大败，只派李相父子前往日本说和，赔款割地，方才了

结。那时朝中文武，又纷纷把李相参劾。朝廷虽念他是个勋臣，但人言啧啧，终不免有个处分。李相着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一个北洋大臣，已改令王文韶接充。这会因参李相者仍络绎不绝，朝廷便又降一道谕旨，责他用人不当，着他留京人阁办事。李相当此，觉得“用人不当”四个字诚是不错。但在袁世凯一人，也没有什么不当，若不替他设法，实在冤枉了他。恰可和议成否，朝廷因北洋是个紧要的去处，不便委任他人，乃换荣禄继任，即调王文韶人京。那荣禄不是别人，乃是西太后的内侄子，由西安将军转任兵部尚书，并任副相，至此始出镇北洋。

自从荣禄到任，看见各路军营，于战败之后，实残破不堪用，自须再练军兵。且以水陆军势尽丧，水师实不易恢复，惟有从陆军下手。荣禄将此意奏知朝廷，朝廷亦觉得此意甚是，只惜战事开时，已耗资不少，弄得库款一空。及后讲和，又赔了二万万两去了。练兵之事，实不易言。便批下来，着荣禄就地设法，筹款练兵。当下荣禄接得这个谕旨，觉得练兵之说，是自己发起，今不办不行，但筹款固难，靠人亦难。况且战败后，所有北洋统兵官员，统通受了处分，革的革，杀的杀，死的死。虽是练兵，亦没人帮助。因此便往访李鸿章，商议有什么人才可用。

李鸿章回想清、日战事时，各员没一个不贻误了军情，只有袁世凯还比较尽心尽力，其情可悯，且其才亦可用。便在荣禄面前，一力保荐袁世凯，并道：“自年前军兴以来，没一个不误事的。惟那姓袁的报告军情，没一点差漏。他平生亦有点本事，尽可用得着。”荣禄听罢，不胜之喜。回衙后，便即传袁世凯到衙相见。时袁世凯正得李相密报，知道将自己荐往荣禄处。忽见荣禄传见，暗忖：“自己在北洋差遣，今李相不在北洋，正该求荣禄赏识，趁此机会，便图个升官。”想罢，立进督署去见荣禄。

看官试想，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巴结上台，用自己的才力，是很有手段的。当下与荣禄相见，荣禄先把李相保荐他的话，说了一番，又切实问他练兵的事，从哪处下手。袁世凯听罢，便壮着胆子，伸出三寸不烂之舌，说道：“卑道不才，自问从前无补于国家，今又辱蒙李中堂保荐，大帅又不耻下问，只怕卑道才力薄弱，不足负大帅之期望。况练兵重事，卑道资望亦轻，请大帅另委高明，免误军政。”荣禄道：“你不必过谦，便是李相不保荐时，我亦须用着你的了。因为练兵容易，只是筹款，却不容易。你在北洋有年，料必熟悉情形，尽可详说。倘有可行之处，无不采行。他日成军，功劳不少。”

袁世凯道：“以卑道愚见，若重新召募军人，耗资实巨。日前兵败之故，不是军兵不良，不过训练不得法，加以器械不精而已。且现在北洋，淮军毅军

若尽行遣散，亦难安插。不如在淮军毅军之中，汰弱留强。倘不足额，然后添募，合新旧勇尽行改练洋操。从前所有的军械，挑选精良的，一概用回。若朽败的，把来沽去，以资津贴，实一举两便，亦事半功倍。且卑道犹有一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于军营事情纵有些经验，总不是从专门学过来的，故现在要练陆军，尽聘一位外人，充做顾问才好。”荣禄道：“适闻高论，实开茅塞。但聘用外人，究竟聘哪一国的才好呢?”袁世凯道：“以卑道愚见，方今陆军强国，就算德、日二邦。鄙见犹主用日人，因彼此同种同文，眼下又言归于好，且聘日人的薪水较廉，故不如用日人罢。”荣禄听了大喜，便把袁世凯的议论，奏知朝廷，依着行事。复奏保袁世凯为练兵大臣。正是：

不必才华能动众，全凭知遇促升官。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谈新政袁氏擢侍郎
发私谋荣相兴党祸

话说袁世凯既得荣相保举为练兵大臣，便聘用日人两名为顾问。又将旧日北洋勇营汰弱留强，再募些新额，凑足六千人，名为新建陆军，日日训练，不必细表。

且说当时自战事败后，京中各大员颇知到外人的厉害，尽有些人知道日本维新后即能自强，就要说到“变法”两字。那时就有一人，姓康名无谓的，本籍广东人氏。当初在本省讲学授徒，召集生徒数十人，替他鼓吹声名，历尽了千辛万苦，才中得一名进士，点了工部主事，总不得志。从前因翁同和在北京提倡公羊学说，他便看了一年多《公羊春秋》。岂知那翁同和凡遇着说公羊的，就当他是有才干的人物，所以翁同和也看上了他。他就投拜在翁相门下。

这时，康无谓要图翁相保荐，尽要弄些才学打动他，才能得翁相信服。故此接二连三上了几次书，总不过是说筑铁路、开矿产、设邮政、废科举、兴学堂、裁冗员等等话头。本是寻常之极，只就当时北京臣僚看起来，也当是有十分学问，故此，人人也知道他的名字。他又想联络党羽，一来好张声势，二来又可互相利用，因此成立了一个保国会。先是入会的有十数人，各出来传颂，都道这康无谓先生很有才学，又得各大臣吹嘘，不久也执大权的了。

这风声一播，你道京中各候补人员，哪一个不是热中的，只道所传说是真的，倒愿凭点势力，好得升官，因此进保国会的人数渐渐多了，整整有数十人，闹成一片。一面又运动翁同和，奏请降谕诏举人才。那时翁相方充军机大臣，说话是容易的。果然不数日即降出一道渝旨，令大臣保荐人才。那翁相自然把康无谓保荐。同时又有一位梁希誉，是康无谓的门生。他有一个姻亲，唤做李端芬，方任礼部侍郎的，也一同保荐康无谓师徒二人。至于他们的同乡张荫桓，及一般说公羊的，如张之洞、徐致靖、张百熙，也同时奏保。康无谓又防自己独力难以行事，自然要先布党羽，所以当时保国会中人，如林旭、杨锐、刘光第，全都被举充军机章京。康无谓又得了个总理衙门章京。一连十数

人，或是御史，或是部曹，倒把“新政”二字，挂在口头上，好不得意。

那时朝家亦虑这班人，防生出什么事，所以又派尚书孙家鼐做新政大臣，好把这班人管辖。果然不出朝家所料，竟生出一件事来，反令袁世凯升官，党人亡命。正是：

酿成党锢弥天祸，催得军门特地升。

你道康无谓等弄出什么事？因为当时天子年纪还轻，因愤恨此前割地赔款，不免轻躁。偏是当时老太后在宫，见着这般胡闹，空言变法，总不是路，所以暗令有权有势的大臣，要觑察康无谓一班人的举动。那班人得知这消息，最防老太后拿着自己痛脚，就暗中商议，要除去太后才得心安。在那一班人，早知那老太后是不能容自己的。却是什么原故呢？因为按向例，京官凡是部员要条陈事件，若不是封章的，凡尚书侍郎，皆得拆阅，看他合格与否。

一日，有个姓王名照的，都是康无谓一路的人，正充礼部主事，竟上一道条陈，也说是指陈新政的，并请皇上游历日本。该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拿来看过，指出他有些不合，叫王照总要改转。那王照恃着当日说新政的是得势的人，就咆哮起来，说道：“前者皇上早有谕旨，凡有属员条陈不得阻挡的。你们恃着是个上司，就要阻挠新政么？”说罢，不由那许、怀两尚书分说，就跑了出来，与康无谓商酌。那时保国会中人，正因那少年皇帝听信自己的时候，即纷纷把礼部各堂官弹参，说他们守旧拘迂，阻挠新政。只说王照欲递条陈，被礼部堂官掷在地上，这等说。

当时朝廷大怒，即把礼部两个尚书、四个侍郎一并革了。这时礼部几个堂官，真是有冤无路诉。但革了别人犹自可，革了那个怀塔布，正与老太后有点子瓜葛的。他天天在老太后跟前诉冤，弄得老太后不得不怒，因此便要窥察康无谓的举动。就是这个原故，康无谓一班人，觉得此时若不除了老太后，实于自己不便。便与同道中人商议，要谋个除去太后的法子。各人都道：“若要除去老太后，一定要靠些兵力，方能保得自己地位。但我们天天谈新政，只是空口白话，竟从哪里寻得兵力出来呢？”康无谓道：“有人。俺看袁世凯那人，正是喜欢新政的，一定与我们共表同情。他现在有新建陆军六千人在手里，正好用得着。”各人都道：“若是运动他，可要小心一点。不要擅自泄漏我们宗旨，是最要紧的。”康无谓口中虽说极是，惟心中早认为袁世凯是可用的，故各人致嘱之言，也不大在意。

一日，康无谓求见袁世凯。那袁世凯接见之际，两人即把新政谈了一番。

康无谓道："皇上是足以有为的，单是老太后百般阻挠，真是没法。现在更闻得老太后还要谋害皇上。这样，若是我们做臣子的不能设法解救，还算得是人么?"袁世凯听了，心上反吃一惊，因问道："足下竟从哪里听得老太后要谋害皇上呢?"康无谓想了一想，才道："是皇上说的，并谕令我们要保护他。今弟想我们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且见足下是个忠义之人，又是兵权在手，故特来商酌。"袁世凯道："据足下之意，欲使小弟何为?"康无谓道："自古道：先发制人。待至太后下手时，我们便救驾不及了。不如足下先提本部人马，先至颐和园执了太后，再清皇上发落便是。"袁世凯听到这里，惊得目瞪口呆，也说不出话来，暗忖此人竟有如此举动。半晌方答道："足下之言甚是。但此事非同小可。细想兄弟身份，非得皇上明谕，断不敢行。"康无谓道："此亦易事，弟当面见皇上，请他发谕足下便是。"说罢便去。袁世凯这时自然心上捋上捋下。

不料康无谓回去，与林旭一班人计议，谭嗣同仓皇道："亏你把这些话来对袁世凯说。此是何等事?岂轻易能对人说来的么!"康无谓此时不免悔恨，惟硬着撒谎道："此是袁世凯先说的，不过运动我们，求皇上发个明谕给他而已。"谭嗣同道："弟不信有此事。荣禄是太后的内侄子，袁世凯正靠荣禄做官，如何肯干这事?他干得来，便是荣禄杀他；他干不得来，又是太后要杀他。他做官正安稳，何苦担此风险。今事情重大，总要说真话才好。"康无谓道："终是谭兄多疑，我哪有说谎的道理?"林旭道："既是康兄亲听袁世凯说的，我们如何不信。"便大家计议，先由林旭、杨锐等一班军机章京，在皇上面前说太后要谋害皇上的事。

当时皇上听了，不知真假，心上好不惊慌。且又是少年无知，任人摆弄的，急向林旭等问计。林旭道："请皇上独问康无谓，他定然有法子。"皇上便令召见康无谓。那日康无谓召见时，更全力说太后的确要谋害皇上。皇上当时听了，更为心慌，问有何解救的法子。康无谓便道："袁世凯是个忠义之人，尽可信用。请皇上独召袁世凯，着他保护皇上，自没有不妥的。"皇上听罢点首。

次日，即传旨召见袁世凯。时袁世凯只在直隶练兵，今一旦独被召见，京中皆以为异事，无不注意。那袁世凯亦不料为康无谓一班人运动，只得人京引见。皇上一见袁世凯，即令平身，立令传赐点心。袁世凯十分惊讶，不知何故，心上好不思疑。只见皇上说道："联素知你是忠义的，只因目前变政，或有些人反对，谋不利于朕躬。到这时，你有兵权在手，休要袖手旁观。"袁世凯听了，就知康无谓日前的话，有些来历。即道："到这个时候，臣自然要效

力。但皇上不要听一面之言，自起惊扰，反生出意外的事来。”当时皇上道：“卿言甚是。你尽要效忠才好。”袁世凯此时，即伏地磕头奏道：“臣安敢不尽忠。”说罢，皇上即令他退出。随有一道谕旨降下来，加袁世凯一个候补侍郎。

康无谓此时已知道袁世凯召见后，朝廷大为喜欢，看来自己之计是可行的。即再与林旭等商酌，求皇上再降一道密谕，好到时号令各官，且调动袁世凯更易。林旭亦觉得有理，因把康无谓之意，面奏皇上。那时皇上自听过袁世凯之言，劝他不可听一面之词，自起惊扰，这时不免疑惑。但林旭所请，又似乎有理，便用个双关语气，发了一道密诏，道是“善保朕躬，无伤慈意”。这八个字，看来是不能动弹得老太后的，这诏实不能拿来示人。那一日，只管携了那密诏，往见袁世凯。先问皇上有何话说，袁世凯却隐过自己对答的话不提，只把皇上的话，细说了一番。康无谓欢喜道：“不差，皇上已有密诏发付弟等。足下兵权在手，尽可行事。”袁世凯道：“既有密诏，可给赐弟一观否？”康无谓听了，觉得密诏是不能给人看的，自己也不好说出，今见袁世凯索来观看，正是左右为难。没奈何，即说道：“这是发给兄弟的，本不能给人看。今足下既是同志，便看看也不妨。”便拿出密诏，只露出“善保朕躬”四字，给袁世凯略略一看，随即收回。

袁世凯此时更是满肚思疑，就知康无谓不是路，但究竟不忍遽发。且说康无谓去后，不时催促袁世凯发兵去围颐和园。袁世凯一天推迟一天，总不见动静。谭嗣同好生忧闷。惟康无谓对着众人，总不把自己与袁世凯往来的事细说。那日竟然飞函袁世凯，促他发兵。那袁世凯接了那封函，觉得发兵之事，断断使不得。又被其频频催促，左思右想，迫得没法，即拿了康无谓的函，直往求见荣禄。此时已深夜，荣禄见袁世凯称有机密要事求见，即不敢不接见他，立即披衣而出。见袁世凯独自一人到来，面色仓皇不定，料知有些原故，即问道：“足下深夜至此，有何见教？”袁世凯道：“没事不敢深夜惊动中堂。正以为事情重要，祸起宫廷，不得不来报告。”

荣禄急问何事人京，袁世凯便把康无谓来说的话，一一说知。荣禄道：“他拿出的密诏，究竟是有什么字样呢？”袁世凯道：“卑职怀疑其中另有别情。因他拿密诏来看时，只露出‘善保朕躬’四个字，也没有把密诏给卑职全看，因此更觉可疑了。”荣禄道：“皇上召见足下时有什么话说呢？”袁世凯道：“皇上只是笼统说法，教卑职尽忠报国。卑职曾劝皇上勿听一面之词，皇上也以为是。看来那班人一定是造出谣言恐吓皇上，确定无疑了。”荣禄又道：“愚意足下所料亦有八九。今他们请足下发兵，足下只是一天推迟一天。他们若不见你发兵，一定知得事情泄露了，自然逃走，那时便拿他不着。今事不宜迟，愚当

立刻进京城，面奏老太后，好防备此事。总要拿着他们治罪，方称本心。"说罢，便拿出那颗直隶总督的关防，趁夜不动声色，乘了单车入京见老太后。

那时虽在夜分，京中各城门，本已紧闭，只是荣禄到来，因有机密要事入京，如何敢不放行。那荣禄便一径到了颐和园，口称有机密要叩太后面奏。所有侍卫内监，都知他是北洋大臣荣相，又是太后的内侄子，自然要告知太后。时太后已经睡了，听得荣禄深夜至京，必有紧要事告发，乃立即披衣起来，召他入见。这一会真教狡谋立破，大狱旋兴。正是：

方谋结党围宫苑，反陷同群逮狱牢。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革枢臣党人临菜市
立阿哥天子入瀛台

话说太后因荣禄夜来求见，料知有紧要事情，即召进里面，问荣禄何故深夜至此。荣禄叩头说道："若没有紧要事情，臣何敢夜深到此惊扰。正惟关于朝廷安危，及老佛爷性命，不得不到。"太后听罢，惊得面如土色。即令荣禄起来，旁坐细说。荣禄便把康无谓一班人所谋，及袁世凯所说，一五一十说出。太后道："难道皇帝也来谋杀我不成？"荣禄道："未必至此。但他们怂恿皇上，说老佛爷将要杀他。皇上不察，信以为然，就谕饬他们救护。所以他们就乘机谋围颐和园。口口声声说是皇上有旨，说老佛爷阻挠新政，先要除去，实则为作乱之计。总望老佛爷立须决断，以杜逆谋才好。"

太后道："我明天即察问皇帝，且看原委如何，然后定夺。"荣禄道："总望老佛爷不要迟疑。因他们催促袁世凯发兵，袁世凯只推他明天举事。若他们不见袁世凯举动，定知狡计败露，先自逃走，反令逆臣逍遥法外了。"太后听得，深以为是，便立发条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闭城大搜逆党。督饬兵勇尽拿康无谓一班人，统交刑部治罪。一面又令荣禄速回北洋，飞饬兵部截缉，免令他们漏网。荣禄领过密谕，立即回返北洋而去。

那时康无谓自忖："屡次运动袁世凯，他口里应承，总不见发作。看来谭嗣同之言，说袁世凯必做不到。老谭这话，不可不信。但自己虽瞒着党人说不是自己运动袁世凯，反说袁世凯运动自己，这话不过瞒得一时。究竟自己做事自己心知，自己的确对袁世凯说过几次。倘袁世凯做不到时，定然要把自己所谋告发。这样想来，岂不甚险？不如先离京去了，较为稳妥。若有祸患，自可先行逃去。设有好处，这时再回也不迟。"便拿定主意，先修书给他门生一个姓梁的，叫他逃走。忽然门外传上一封书信来，认得是李端芬字迹。

原来当时自礼部尚书许应骙革了，那李端芬已转补礼部尚书，这都是一班党人之力。这时李端芬听得消息不好，便立即通知康无谓。故康无谓看了，十分惊惶。因函内所说，只称荣禄昨夜单车人京，面见太后，一定有些意外之

事，须作预备等语。康无谓就知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发了。这时已到天明，看来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也不容迟缓。因此只发给梁门生一封书，余外统不及报告。就是一个亲弟，叫做康何谓，也是天天跟着谈新政的，倒不及叫他逃走。自己亦不及收拾行李，独自一人，慌慌忙忙跑出京去了。后来得天津日本领事署一个日本人救他逃往日本去。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太后自嘱咐荣禄回北洋截缉逃犯之后，那荣禄自然赶紧回衙，与袁世凯商议，将各营军兵分头抽调截缉；又传令各处关卡，侦察来往行人，不得令逆党走脱。那太后又恐班党人漏网，更令京城各门一律关闭，不得放人出进。再令由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停行一天，免令逆党中人混迹逃去。遂把一座大大的京城防闭得铁桶似的。

那步军统领大臣领了太后密旨，率领人马四周搜捕，先到康无谓所寓的南海馆捕人。时林旭、杨锐、谭嗣同及康何谓等，正在南海馆谈论。因不见康无谓消息，又见风声已紧，正忧虑不迭。先是门子到来报说道："不知何故，街外纷纷传说，有老太后密旨，要捕捉逆党，现在京城各门俱闭，连火车也停了。"说犹未了，不想步军已到，把南海馆团团围住。这时各人因听得风声不好，都到南海馆打听消息，却被步兵统领大臣将在馆内各人一网打尽。先把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谭嗣同、康何谓共六人一同拿住。再将南海馆搜遍了，总不见康、梁两人踪迹。便问那六人，康、梁两人逃往何处，大家都道不知。时六人被捕，面面相觑，垂头丧气。

那步军统领大臣料知他们确不知康无谓的去处。猛想起李端芬、翁同和是援引他们的，李端芬更与姓梁的有个姻亲之情，料想姓康的躲在翁同和处，姓梁的又可能躲在李端芬处。但翁、李两人是个大臣，也不好擅搜他们的住宅。立即将林旭等六人先交刑部。却密奏太后，不见康、梁二人，并言及疑他们在翁、李两大臣处，不敢擅去查搜。太后听得，正在怒气冲天，便道："今日酿出宫廷大变，都是由翁、李两人滥保匪人所致。你只管前去搜查，万事尽有我在。你畏翁、李两人做什么！"

那步军统领大臣一声得令，即分头前往翁、李两人处搜捕，亦不见一个人影。细想："火车停了，城门闭了，料他两人不能上天入地，究竟往哪里去？"一面又电问荣禄、袁世凯两人，是否拿得康、梁两人。荣、袁二人，亦复称不曾拿得。那时因拿不着为首之人，恐太后责备，不胜惶急，不免打草惊蛇，凡与康、梁有一点往来的，倒搜查遍了。整整闹了一两天，弄得京城风声鹤唳。因为康无谓得势之时，凡那些候补中人，或在部中行走的，有当康无谓是有权势的，要靠他援引，也不免纷纷从附，以能入保国会为荣。及见那六人被捕，

料刑部堂讯之时，也不难供出自己是个同党，如何不惧？因此人人自危。

步军统领大臣把这个情形，奏知太后，方才令火车复行，城门再开。又见京中人心惶惶，需要设法安慰人心，便令刑部衙门不必将六人审讯。因怕他六人供出同党，又不知他党内有多少人，反要大起株连，治不胜治。又以那六人已情真理确，是跟康无谓同一路走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即将那六人押赴菜市口，立即斩首去了。再将翰林学士徐致靖革职监禁，又将他儿子徐仁镜、徐仁铸一并革职。随复查在逃的，除康、梁两人之外，有京卿王照、御史宋伯鲁等。立即发渝各沿江沿海的督抚，饬令各关卡一体严缉，毋令漏网。这渝一下，已不知康、梁逃到哪里，只得又降一道谕旨，把他们官阶功名革了，仍令查缉，更出赏格拿，惟恐不获。这样看来，那康无谓行为，虽不是个道理，但何至因他一人牵连许多，又拿了六人，不审而杀，还有什么公理！可见专制国的淫威，真有草菅人命的手段了。

且说当时朝廷因拿康、梁不着，就迁怒当日援荐康无谓的大臣。先把翁同和、李瑞芬革了。学士徐致靖拟斩，秋后处决。学士文廷式亦革职回籍。最幸运的是岑春煊，因外放之后，疑他不知康无谓的事，即免置议。那张之洞亦是保荐康无谓的人，自己料知不免，急忙上了一道奏本，力请重治康、梁之罪，始得无事。至于巡抚陈宝箴，就不能免于处分。统计牵连共四十余人。

单是侍郎张荫桓，本亦是援引康无谓的，就有人奏他是康党，且与康无谓同乡，不时来往，更动人思疑。朝廷就派了大学士徐桐查他。那徐桐是个第一反对新政的人，自派了他查办，各人都道张荫桓危险。还亏张荫桓在总署多年，经手借过几笔大洋款，弄了大注的佣钱，整整有六七十万之多，立即托人打开荣禄及徐桐的手眼，费了三十万金。那徐桐就停顿了两天，暗令张荫桓把与康无谓有来往的函件，统通焚了，然后徐桐前去搜查。后来复奏，乃博得“似非康党”四个字，就免过了一时。后来毕竟被荣禄排济去，也不必再提。

自此次革杀各员之后，京城里头真是小儿也不敢夜啼。从前天天说新政的，到这个时候，连一个“新”字也不敢说。当时皇帝更不敢置议。太后本愤怒至极，但念当时皇帝只是一个受人摆弄的人，也不必计较。不料康无谓逃了出来，言三语四，一来说太后确实要谋杀皇上，故皇上有密诏给我们，要除去太后的；二来又说这会得逃难出来，是得皇上先通消息，知道荣禄入京，定知有些不妙，故能逃出。若不是皇上通信，就不免同及于难，这等说。这些消息，被太后听得，真是气得七窍生烟，因太后以当日火车停了，城门闭了，若不是皇上救他，他如何逃得去？故听了也信为真，就不免迁怒于皇帝，以为康无谓一班人，正谋围颐和园，要杀自己，若皇帝没有密诏给他，自然要捕康无

谓来好对证，如何反通消息于他，纵他出去。因此，自听了康无谓自说由皇帝纵他逃走之语，确信为真，立召荣禄入京，商量此事。

那荣禄亦虑当时皇帝掌权，于自己终是不便，便于召见时密奏道："皇上本没什么主见，只是听小人摆弄，终恐有碍大局。务请老佛爷独断独行才好。"太后道："不知军机里头，各人意见怎样？"荣禄道："容臣探听他们意见如何，然后奏复老佛爷便是。"太后深以为然。荣禄便辞了出来，到军机衙门，力主请太后再复垂帘之事。

原来当日"变法"两字，凡属宗室大员，十人中竟有九人不赞成的，都说若是满汉平等，一旦汉人有权，满人就立足不住，故于"变法"两字，多不以为然。不过当时皇帝主持，各人亦不敢说。今见康无谓一班人弄出这事，一发要乘势推翻。况当时皇帝不是个有才干的人，一切权术总敌不过太后。故各大臣之中，都惟太后之言是听。所以听得请太后再复垂帘之语，满员军机没有一个不赞成。

其中有一个李鸿章，却说道："想皇上经过这个事情，必然悟得从前被人所愚的了。以某愚见，太后垂帘之说虽然是好，不如再等些时，且看皇上举动怎样，然后决定。"不想李鸿章说了这话，就有一个亲王答道："此乃我们家事，李中堂你不必说罢。"李鸿章听了，满面通红，不敢再说。余外汉员，见李相且说不来，自然唯唯诺诺。次日军机一同列衔具奏，请太后再复垂帘听政。那折既人，不消两天，即由当日皇帝发出一道谕旨，自称有病，不能亲理万机，复请太后垂帘，等等。自此各事都由太后主持。到那时皇帝反怨恨那班党人不已，以为若不是逆党在海外说出种种谣言，断不至如此。但这时已悔之无及了。

且说当时皇帝即已失权，又借养病为名，天天住在瀛台里面，不闻外事。没有一个儿子，那些近支亲王，又不免各逞雄心，要图承继这个大位。因为当时皇帝，亦是人继的。因是太后亲儿同治帝没了，不曾有皇子。论起昭穆，本该要立同治帝的侄子方为合理。惟是他侄子，是恭王的孙子，太后恐怕恭王因自己孙子做了皇帝，由他自己执权，于太后自己有些不合，就改立了当时皇帝，作为以弟继兄。自即位以来，已争论不少。今一旦皇帝失权，又无嗣子，那些宗室近支，自不免互相觊觎，在里头巴结太后，在外面又巴结荣禄，欲为将来立嗣的基础，这等人已是不少。

单是端郡王载漪，亦是一个近支宗派，他有一个儿子，年纪四岁，唤做溥俊，向来颇得太后喜欢。那端王与荣禄已是知己。一来端王为人却有点心计，与荣禄提议请太后垂帘之事，是端王首先主张的。故立嗣一议，自太后以至荣

禄倒属意溥俊一人。但是端王心里只欲儿子急于做皇帝，若仅得立做储君，不知何时才得登位。因以天天运动，只要儿子即登大位，好教自己早日做太上皇。那时一班臣工早已得知太后之意，都来趋承端王，替他尽力，好为将来保荐功名之计。故自康无谓这案一出，弄得京中大臣天天要谋废立。

当时皇帝又最不能得各大臣之心的，个个都知道有个太后，却不知有个皇帝，竟要跟端王一路走。试想端王要谋自己儿子登位，哪有不尽力的道理？但是太后还虑几分人言，恐怕各疆臣不服，反成纷扰。便发个电谕，往问江督刘坤一及鄂督张之洞两人。因为他两人做了数十年大官，一向恭顺朝廷的，料必服从自己意见。若得他两人赞成，不怕各督抚反对。果然张之洞接得电渝之后，不敢复答一字。他明知这件事不好做，但恐太后不喜欢，故不敢言，就敦起一个名教家的款子，以为不忍言罢了。独刘坤一复一道电，说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臣所敢言者在此，臣所不敢言者亦在此”。这四句话，太后想来，觉得有道理，便密召荣禄商议。

时袁世凯亦在荣禄跟前，极不主张废立的事。所以太后与荣禄，到这时只要立储，再不主张废立的事。太后复向荣禄问道：“便是立储一事，你道京中大臣还有人阻挠没有呢?”荣禄道：“除了李鸿章，料没有一个敢说别话的了。故不如把李鸿章先遣开，离开北京。因他是个老臣，怕他要来力争，我们也难处置。那时责他又不好，不责他又不好呢！且北京城里，不知皇上有与人函通消息没有，怕再有像康无谓这样的人，摇东摆西，怕又要闹出个乱子来了。故这件事，总要细心打算才好。”太后听得，也点头称是。

次日，便令李鸿章做个商务大臣，出京查办商务。一面又发道谕旨，假托皇帝所说，称病重，要行立嗣，为承继大统之计。正是：

误通逆党言新政，致立端藩失大权。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附端王积仇腾谤语
发伊犁送友论交情

话说当日太后定了立储的主意。朝中各臣倒是畏惧太后的，也没有一个反对。就托为皇上有病，未有储贰，乃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这等说，哪一个不知道这道谕旨，出自太后之手，只作为皇上口气呢！但那时皇帝不是个能干的人，所有朝臣统通是太后的心腹。只有四朝元老的李鸿章，也托称派他为商务大臣离京去了。余外哪一个敢说个“不”字。因此端王的儿子，就安然做了个大阿哥。

自此，端王也感激荣禄不已。他一面又巴结太后，好逐渐揽权。那荣禄犹不自知，只见端王待自己很好，就当端王是个好人，反自以为拥立有功，心中窃喜。那一日对着袁世凯说及立大阿哥一事，袁世凯道：“这等大事，卑职本不应发言，但蒙恩相见爱，在这里又只说句私话，也不算什么公事，故卑职斗胆一言。以卑职愚见，恐这件事也不太妥当。”荣禄道：“以老兄所见，料这件事究竟怎样？”袁世凯道：“皇上犹在壮年，设他日或有皇子，自然费一番调处。纵或不然，那端王吗，只怕不是个好相交的。”荣禄道：“你从哪里见得？”袁世凯道：“卑职素闻端王志大言大，且好结交党羽。现在朝中，是他心腹的也不少了。这样不是甘居人下的人。惟他近来见着中堂何等恭顺，可知其心中有点非望之想的了。”荣禄道：“你的话也说得是。但他纵怀非望，现已得自己儿子做了大阿哥，可就心足了，还有什么非望呢？”袁世凯道：“不是这样说，但凡一个人，若是有非望的，不论做到什么地位，也是得陇望蜀，得寸思尺的。他未得儿子立做大阿哥时，也暗纳党羽，何况今日。且看他为人面肉横生，声若狼虎，料他不久也得大权，到这时总要闹出个乱子。还有一件，请中堂要想想的，他既是不甘居人下的，因何对着中堂独要恭顺？可见他的意思，不过现下他要靠中堂出点子力罢了。”

荣禄听罢，只是低头不语，觉得袁世凯之言很有道理，因此不免有些悔意。原来荣禄平生最信袁世凯，亦见袁世凯有点能耐，也很佩服他，故此时听

得袁世凯的话，不得不信。却道："你言很是。但何不早言之，今已不及了。"袁世凯道："中堂差了，古人说得好：位卑言高，实自取罪。李丞相且说不来，何况卑职！今因中堂说及，是以敢进一言。若不是中堂提起时，卑职也不敢说了。"荣禄听罢，自觉事已弄成，实无可奈何，惟有摇首不答。袁世凯便行退出。

不想端王自得儿子立为大阿哥之后，京中各大臣，都道他不久是要做太上皇的，哪个不欲靠他名下，好为将来之计？凡献殷勤拍马屁的，也不能胜说。故袁世凯与荣禄所说的话，早有人报知端王。端王听得，心中大怒，正要逐去袁世凯，猛想起："那姓袁的是荣禄心坎上的第一红人，若要奈何他，只怕荣禄要替他出头。那荣禄即是太后内侄，太后必然帮助荣禄，反不喜欢自己，这却使不得。"正自寻思，忽报大学士徐桐及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到来拜见。端王接进里面坐下。

原来徐、刚二人，自从立了大阿哥之后，没有一天不到端王府里坐谈。当时徐、刚二人见端王脸上有些怒容，便问道："王爷似有不悦之色，究竟为着何事呢？"端王道："不消说了。那袁世凯，是甲午之时杀不尽的人，仗着荣禄看上他，他就恃着一个侍郎衔，练过两营兵，就说起我的坏话了。你道可恶不可恶呢？"刚毅先答道："这还了得！他只是个侍郎衔，就要小觑了王爷，倘若是他官位更大了，怕要造反了。"刚毅说罢，还见徐桐吐出舌头惊起来说道："刚中堂的话说得真不错。但那姓袁的为人，是老夫最知道的。他今日得了侍郎衔，实怪不得他这样恃势，因他做道台时，已看不起老夫了。"刚毅急问其故，徐桐道："他从前得李中堂看上了，派往朝鲜去。他进京时，老夫在翁同和那里，与他同席。他总说外人有什么铁甲，有什么机器，来哄骗老夫。老夫听不过，也教训他几句。他竟然抢白老夫，总令老夫过不去，还成个什么下属的样子！所以那翁同和总识不得好人的了。"刚毅道："不差。他做道员，就看不上尚书宰相，他做侍郎衔，就看不上王爷。若做到总督，定然看不上皇帝了。但不知他怎样说起王爷的坏话呢？"

端王听了徐、刚二人之言，已如火上加油，这时却道："是北洋一个人寄函前来说知，他在荣禄跟前说的。"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封信出来，交给刚毅，并道："你看看罢。"原来刚毅并不识字的，接过那封信看了一会，差不多要脸红起来，但又不好说不识字，只将原函转递给徐桐，并说道："函内字样太过细小，老夫不曾带上眼镜子，总看不清楚。你看罢。"不提防那徐桐亦是不大识字的，他不知凭什么工夫点了一名翰林，充过几任总裁主考，都是之乎者也闹过了。故当下接了那封书，看来看去，总看过没完。暗忖："自己是翰林出

身，如何好说不识字的话？况且说出来又要被王爷小觑自己了。可恨刚毅太狡猾，只说不曾带上眼镜，就把这个难题推到我的身上。”想来想去，有什么法子可想？猛然想了一计，即道：“这函内所说的，老夫不忍说出来，实在冒犯王爷得很。亏他受朝廷厚恩，要说王爷这些坏话，还算得是人么！”

端王听了，愤然道：“若不警戒他，将来尽碍我们的事。无奈荣禄要如此赏识他，故去掉他也不容易。总望两位留心，看看他若有什么差错，就要摆布他的。”刚毅道：“他为告发了康无谓这宗案情，本是有大大的功劳，该要提拔的。只是老袁这人，总不把我们看在眼内，实在可恶！故这时因他告发大案的功劳，不能在老佛爷跟前说他坏处。惟有先阻他的升阶，再慢慢摆布便是。”说罢，端王、徐桐皆以为是。故袁世凯当时告发逆谋，实是太后再复听政，总不能升调，荣禄力保了几番，都为端王所阻。

一日，有个山东巡抚缺出。这山东省正毗邻直隶，本可以东抚兼练北洋军兵，实最适合调袁世凯去的。那荣禄先到军机处，见了各枢臣，要保袁世凯。那刚毅却道：“中堂受北洋重任，现在正是练兵的时候，除了袁世凯，实没一人用得着的。今练军还未成就，若只令老袁在东抚兼顾，就不能专一了。老袁不过四十岁的人，不怕没升官的时候。不如待他专意练好了陆军，守好京畿门户，然后再升罢。”荣禄听了，觉得刚毅的话，明明是阻挠，反长篇大论，故意说袁世凯的好处，来弄光面，实在可恨。但自己毕竟是外任总督，不能干涉军机的权限，没奈何辞了出来，去见太后，力保袁世凯可任山东巡抚，太后便应允。

荣禄以为端王、刚毅两人总拗不过太后。不想那日太后召见刚毅，问他袁世凯为人怎样，刚毅就知此话有因。但要讨端王意思，总不宜放他巡抚，便力言袁世凯的好处，一面又言北洋练兵紧要，不能少他一人。那太后又问练兵一差，能否令他到任兼顾。刚毅却奏道：“若练兵已有头绪的，自能兼顾得来，但今时方开始练兵，就不能不专一了。”太后深以为然。

刚毅退出，好不得意。大凡阻人进用的，若只说那人的短处，其术还浅；若从他好处说起，却在暗中阻挠，这等狡计，没有不能实现的。所以当时太后就着了刚毅的道儿。毕竟那袁世凯升巡抚的官运要阻迟了两年。又该山东直隶地方要弄出件天大的风潮，要生民涂炭的，就被刚毅轻轻瞒过太后，阻住袁世凯。却提出一个私人，去抚山东。

故自从召见之后，即往见端王道：“荣禄在太后跟前，保老袁那厮要任山东巡抚。还亏门生是会说句话的，才阻止了。”刚毅一面说，一面又将太后如何询问，自己如何对答，一一说了出来。又道：“王爷试想，直隶山东逼近京

师，若不用我满洲心腹的人，哪里靠得住？所以皇上总不晓事，被逆党瞒过了，只说满汉平等的话。你道什么平等呢？难道要把我家皇帝的大位，让给汉人轮流做做么？况且我满洲人总不及汉族的人多。若是满汉真正平等了，怕汉人强，满人就亡的了。所以东抚这任，总不能放袁世凯的。”端王听罢，心里好不欢喜。

次日，刚毅即圈出一个满族心腹人，唤做毓贤的，可任山东巡抚，太后即照所请。原来那毓贤先曾任过山东曹州知府，暗说忍心好杀，明说剿除会党有功，就一帆风顺升到藩司地位。新近又拜在刚毅门下，故这会超升了他，做个巡抚。自这圣命一下，荣禄看了，好不诧异，即唤袁世凯上来说道：“老夫曾一力保荐你了，太后早已应允。不知你与那老刚有什么过不去，他偏偏改用毓贤。你这般不顺，可就没法了。”袁世凯道：“兄弟与老刚有什么过不去？不过兄弟多嘴，触怒端王，那刚毅是要看端王脸面的，所以把兄弟阻挠。但兄弟细想起来，纵然得任东抚，自问不为军机里头喜欢，也不免吹毛求疵，构陷兄弟的。古人说得好：塞翁失马，不知谁祸谁福。既蒙中堂提拔，还有机会呢?”荣禄听罢，亦以为是。自此仍令袁世凯在北洋练兵。惟荣禄待袁世凯日加优厚了。

且说侍郎张荫桓自从经过一场党狱，用去三十万金，博得徐桐奏复时有“似非康党”四个字，免过了一场大祸。只是心中仍天天恐惧，故一切事情小心翼翼。惟因他用三十万金巴结徐桐，那些穷鬼京官，见他有这般财力，总不免眼红眼热，因此又不免为人所嫉。偏又合当有事，他的儿子却与荣禄的儿子为争赎一个男妓，起了酸风。因荣公子争不到手，被人抢先赎去了，好不愤怒，总不免迁怒张荫桓，就在荣禄跟前搬弄是非。那张荫桓亦是有心计的人，自免祸之后，早送些礼款，与荣禄拜了把子。怎奈总敌不过荣公子天天在荣禄跟前揭他短处。

那些要奉承荣公子的，都随风所向，说张荫桓是康党，不过被他瞒过一时而已。荣禄初时犹在半信半疑之间，及后北洋幕府中人，更说张荫桓每说夸大之言，说荣中堂明知他是康党，不过外交需人，不得不用他。这样说，好像没有他，就没一人懂得交涉似的。左讪右谤，弄得荣禄不得不怒，就立刻奏参张荫桓革职，听候查办。这时荣禄盛怒之下，没一个敢替张荫桓说话。不免有些落井下石之徒，纷纷递折，好证明他的罪案。至于由两榜出身的人，往往十年不升一阶，看见张荫桓以吏员出身，做到这个地位，总要眼红眼热，又来递折，要共同推倒张荫桓，才得安乐。故张荫桓在狱里，差不多要定个死罪。张荫桓自知无法，想起袁世凯这个人，是他做道员时与他相交的，他又是荣禄跟

前最能说得上话的人，就托家人去寻袁世凯，求他在荣禄之前，替自己说情。

只是袁世凯暗忖："这案是荣公子弄来的，自己若替他说情，必失荣公子之意，于自己前程着实不便。"但一来念着荫桓交情，二来此案不应办得这般重。惟有先见荣禄，看他意思如何，方好进语。一日便去叩见荣禄，相见时，先说些闲话，待荣禄说起张荫桓一案，袁世凯便趁机答道："张荫桓与康无谓本是个同乡，也不免有点嫌疑。但细想起来，他没有什么要靠那姓康的，恐未必是康逆之徒。只是他做事向不大检点，也就可惜了。"荣禄听了，也不答话，只是点点头。

袁世凯辞出来，一面暗使人报知张荫桓，只道可替荫桓解释。不想参劾荫桓的人多，谗言又众，荣禄没奈何，只免了荫桓的死罪，仍发往新疆，交地方官看管。及荫桓出发那一天，总没一个同僚敢到车站相送。那袁世凯总自问不过，因救不了他，他今日发配，也不能诈做不知，便赶到车站，见了张荫桓，少不免慰藉一番，便把自己在荣相跟前说的话，细诉一遍，并道："不是兄弟不说，总是荣中堂盛怒之下，总说不来罢了。"张荫桓道："兄弟怎敢怪老兄，只是运命不济，该遭这劫。不至做断头之鬼，已是万幸。"随又叹道："不想做官数十年，乃有今日。"说罢，触起前情，也洒下几点老泪。袁世凯道："老兄只管放心前去，待荣相怒气一过，兄弟必找机会，替老兄说情，保管没事的。"张荫桓不胜感激。大家谈了一会，袁世凯复极力慰藉，然后握手珍重而别。正是：

自古人情多冷暖，从来仕路易荣枯。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蓄异志南省括资财
勘参案上房通贿赂

话说张荫桓发往军台之后，袁世凯也以知交在前，不能拯救荫桓为憾，只道私送一程，也略表表自己深意。不想端王仇恨张荫桓，较之荣禄尤甚。你道什么原故？因荣禄仇恨荫桓，不过一时之气；若是端王，更暗中使劲，实欲借荣禄的手去杀他。听得袁世凯替张荫桓向荣禄处说情及往车站送行一事，心中怒不可遏。原来端王平日最仇恨西人，大凡说到“西法”两字，已如眼中钉刺。自康无谓闹出这件案情之后，引得京中红顶白须之徒，也有些颠颠倒倒的，因此越加仇恨。

不想那张荫桓是天天讲外交的人，更触端王之忌，那日把荫桓充发，只恨不能把他杀了！忽然听得袁世凯替他说情，又送他行程，如何不恼？便请那刚毅到府上商议道：“孤自从得儿子立做大阿哥，本不久要做太上皇的，你道京中官僚，哪一个不畏忌？那张荫桓，是与康无谓同一路的人，正是死有余辜。偏那不识好歹的袁世凯，还与他说情免死，实在可恶。孤要奈何袁世凯，无奈他在荣禄手上。那荣禄是太后的侄子，正在得权。孤若与荣禄相斗，只怕触怒太后，连我儿大阿哥的地位也不稳。你道有什么法子呢？”刚毅道：“这话很难说。想在下前者召见之时，因太后要升迁袁世凯，在下恐失太后之意，故不敢说他坏话，只称袁世凯是好的，奈北洋用人要紧，不宜调他。这等话实是阳为赞颂，阴为阻挠，故太后易于中计。若说到荣禄的坏话，自古道：疏不间亲，卑言不高。在下无此力量，就是勉强说来，反露出破绽，于事有碍。王爷总要见谅才好。”端王道：“俺的儿子虽然是大阿哥，将来尽要登位的，但俺眼下只望早一点执权。今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可就难了。”

刚毅道：“我们做事定要顺着老太后，才易得手。你看她六十五六岁的人，差不多是风烛残年，到太后殁时，却再商议。”端王道：“我的儿子不是太后殁了才做皇帝的。待到皇上百年之后，这时俺也老了，留下儿子，也不知别人如何摆弄。怕将来被袁世凯那厮得权，他眼中还有我么？”刚毅道：“不是奈何袁

世凯不得，但俗语说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荣禄还在，若有什么争执起来，总令老太后过不去。到那时，怕反把我们的事弄坏了。王爷不可不考虑。”端王道：“老刚，你说得也是。但荣禄眼下已与俺有些意见，怕在太后跟前摆弄起来，连俺儿子一个大阿哥的地位还站不住呢。故眼下总要想点法子才好。”刚毅听了，翘首搔耳，半晌才道：“这等法子，也不容易。”

端王道：“我素知你是有点本领的，又没有人在旁窃听，不论什么话，只管说就是了。”刚毅到这时，已深知端王的心事，即道：“除非是自行大志才使得。但眼下洋人最可恶的，只怕朝里有点事，就要来干涉了。定要寻一个下马威，给外人看了，方知得我们的厉害，那时还有哪一个敢说别的话呢。只是王爷秉政未久，恩威未布，且连年赔款这么多，所以库款困乏，实不能做得大事。现门下只想得一个办法在此，不知王爷愿闻否?”端王道：“哪有不愿闻的道理？快些说，快些说!”刚毅道：“门下正管户部尚书，综理财政。请王爷设法，以稽查各省财政为名，令派门下往东南各省调查财政，好多提些款项入京。到各省时，一面又宣布王爷德意，兼听各疆臣意见，到京时定有把握。”

端王听罢，鼓掌大笑道：“孤没有识错人，早知你老是个有本领的人。这个办法，足见多谋足智，就照此行事便是。孤明日即奏保你老前往，想你老必不辱命。若得成功，定有重报。”刚毅又道：“这件事，只有门下与王爷得知，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端王道：“这个何消说得。”说罢，又谈论一会，刚毅方才辞去。

次日，端王即到军机人值，称说年来自中东战后，财政困难，须派员往东南殷富各省调查财政，所有羡余及陋规与一切盈余款项，须涓滴归公。这等语，当下朝家听得，亦以此说为然，便问派哪一人前往才合适。端王道：“财政殷富，莫如东南各省。欲往该各省等处调查，惟刚毅最为合适。”朝家此时以刚毅是户部尚书，调查财政是其责任。但他以协办大学士方在军机，事务亦繁，便以此意与端王商酌，要在户部中另选一人前往。端王恐派了别人，不像刚毅是自己心腹人较为得力，便道：“此行不过三数月便可回京，原不碍事。且刚毅曾任江苏巡抚，又署过两江总督，又任过广东巡抚，故东南各省情形，惟刚毅最合适。若改派别人，怕不像他认真。”朝家以端王所言确有道理，便立发了一道谕旨，着刚毅前去。那刚毅接得此谕，立即与端王商妥，然后请训起程而去。

慢表刚毅起程之事。且说荣禄自从与端王有些意见，故凡端王一举一动，无不留心。这会听得派刚毅南下，即请袁世凯到来，问端王派刚毅南下，是何用意。袁世凯道：“卑职料端王此举必有所谋，只眼下还难揣测，但总不外要

尽收财政大权，握在自己手上，是无疑了。须待他到了各省，提得财政若干回京，那提回的财政，又如何安置，便知分晓。”荣禄道：“他此行必经天津，我们如何招待他才好？”袁世凯道：“这自然要不动声色，极意欢迎，以安其心。若他提款回京时，料端王必有举动。到那时，却是不可不防。”

那日，刚毅已到天津，荣禄与袁世凯只循例款宴，外面盛情欢迎，也不根究刚毅调查财政的用意。刚毅亦不说出，在天津过了一夜，即乘轮南下。不日即抵苏州，这时东南各省官场，听得刚毅奉命调查财政，已打一个寒噤。因当时太平无事，凡管理财政中人，或未经奏报，由大吏开销去了，或由经手人中饱亏空去了。故刚毅一到，正如丧家之狗，各自打算。所以各衙库局所的司道人员，都与上司商酌，今日由那处请宴，明日由这处请宴，纷纷向刚毅奔走。

那刚毅也不知道各员用心，心想：“大小各官，都是承顺自己，将来有什么大事，不怕他们不是自己心腹。可见此行不负端王所托了。”内有一个随员，叫做式钧，是个很乖觉的人，早看出他们的用意。即与苏州各衙署局所的人员相会，说道：“刚中堂此次南来，实承端王爷之意。因北京里头，是要办理一切改革的事，正需款项使用，你们总不可违他的意。且你们须自问财政帐目何如，若查帐时有点不方便，不如先允提若干，交刚中堂带回京去。旦兄弟尽可在刚中堂面前替你们说项说项。”各员听了，无不欢喜。因自忖：“无论提去若干给刚毅，还是把一笔数作为开销，何苦计较，也免他借调查财政之名，苦来盘诘。”便一面拿些款项，向他随员打过手眼，又拿一笔巨款，暗中给了刚毅作为孝敬。然后当面与刚毅商量，在哪一局提若干万，在哪一所提若干万。在江苏一省，差不多要提去三四百万不等。

这时，刚毅一来自己得了好处，二来他那位随员，又得各官馈送，天天在刚毅面前，说苏州官员能知得王爷与中堂的德意，未经查帐已先肯报效，总不可过于挑剔，免失他们的好意。刚毅就顺手推舟，答了几声“是”。所以到了苏省，实际没什么调查，只不过循行故事，挖了几百万，刚毅与随员，又各得其好意，便随便了事。

自查过苏州之后，随后到了江宁。时任两江总督的，正是刘坤一。那刚毅早知得刘坤一这人不是好惹的，因忖：“从前端王谋立自己儿子做皇帝，已得太后允肯。后来太后打了两封电报，询问江督刘坤一及鄂督张之洞。那张之洞也不敢复答，偏是刘坤一有电阻止，因此谋立不得，只立了作为大阿哥。今这会自己到来，要搜提款项入京，名是调查财政，实由端王主意，怕刘坤一知道时，一定要阻挠自己。”故刚毅怀了这个念头，自到了江宁，也不敢像到苏州时那样趾高气扬。那刘坤一亦知其意，自听得刚毅南下，已先令属员清查款项

一遍，把帐目算妥了，待刚毅到了，即称江宁款项，虽有些盈余，但种种建设，正待支销，也不容易提得。刚毅这时亦不敢勉强，只在刘坤一面前力言京中库款奇穷，尽要体谅时艰才好。刘坤一亦觉不好过于抵抗，只略略少些应酬。惟刚毅自忖："一到苏州，公款已提得数百万，便是自己私囊也所得不少，料知端王得报，十分欢喜。惟到江宁，独搜提无多，却不好报告。"只望到了湖北，也像到江苏时一般，提得一宗大大的款项，然后一并报告端王。

果然那日到了武昌，鄂督张之洞即率属员迎接。早备下馆舍为刚毅暂住。即晚又准备筵席，款宴刚毅。座中都是鄂省大员，如藩臬、学政之类。统计各座中人，都是科举出身的，自然谈经说史。凑着那张之洞又是及第中人，凡国粹旧学，引经据典，差不多认为第二不准他人认第一的。各员都趋风气，说得兴高采烈。偏偏刚毅是个绝不懂得文字的人，任各人谈吐出风人雅，总不能答一句话，只像含枚一般，也十分心烦。正要出一肚子气，忽想起张之洞从前有致李鸿章一书，中有一语，说是"名驰八表"。这句话，京中也成了话柄。便故意在身上拿出一块金表来看，说道："时候不早了，已八点了。"说着，又问张之洞道："令兄张子青相国，曾在朝房拿出一块金表来看，昆相国曾向令兄说道：'你老哥只有一块表，还不及令弟有八块表呢！'这样说，究竟老兄是真有八块表否呢？"

张之洞听了，面红起来。正要解释"八表"的字意，忽想起："刚毅说这些话，分明欲抢白自己。但自己并不曾开罪于他。"一边想，已见同座中人，都向他使眼色，张之洞才想起刚毅是并不知书的，一般人只谈经史，料他不喜欢。但若不答理他，似又自己被他难倒，只得略说一句道："'八表'二字，不是小弟创说的，古人曾有诗，说是'八表文同轨'。不过昆中堂少读一点中国书罢了。"刚毅听了，更不好意思，又不能再答得出。同座中以刚毅既不通文理，恐越说越不好看，就有各人说别的话岔开了。或说京中有什么新闻，或问他南巡各省几时方能回京，再不敢咬文嚼字。张之洞亦防令刚毅过不去，只是交杯接盏，到夜深而别。

自此刚毅心上很不舒服，誓要认真盘诘湖北财政。这时张之洞正因筹练新军及办理汉阳铁厂，又兴创织布局种种开销已亏款甚巨，却未经奏报的。因此也十分恐惧，只令属员前往拜见刚毅，探他的意思。那时一班局所总会办，倒防刚毅入京时参劾，也不免纷纷巴结，互相馈送。刚毅因此反又得了一注大财，才把清查各局的念头放下了些。张之洞又打听得刚毅是最好古玩的，便觅一件玩器送他。

你道是什么玩器？却是唐太宗御用八个磁碟，可以叠成八层的，分开又可

将八个碟子摆列，叠起时，下层却有一个小炉。遇着寒冬时候，下层燃些炭火，能使碟上的菜品常常滚热，又不使炭烟发出。每值炭火炽时，碟上现出红绿色泽来，十分炫目。这件美器，只道送到刚毅那里一定喜欢，不想那刚毅是不识古玩的人。他不过既不能说文，又不能说武，怕被人小觑自己，便混充作是一个识古玩的人。天天论彝鼎，谈金石，好撑架子，附庸于风雅。不知他因为要充作识古玩的人，已被多少人骗了钱钞。凡是他的跟人门子，倒串通卖古董的人，天天撒谎来捉弄他。所以刚毅为着“古玩”两字，已花掉了二三十万银子了。故这时见了张之洞所送的磁碟，不知是什么东西，一见了即说道：“这不是什么宝贝，近来江西一带所出的磁器，像这样子的何止千万件呢！这不过是新窑造出，好欺弄人，如何瞒得了我。”说毕，即令跟人道：“拿去卖掉罢了。”那跟人心中窃喜，急取了出来。次日拿去寻那真正识玩器的人卖了，得了五千两银子，刚毅如何知道。张之洞听着，也付诸一笑。还亏各局所的人员，倒结上了刚毅的人情。刚毅亦不再查，只在湖北各局，硬提了三二百万不等。然后起程，回至江苏，取道望广东而来。

这时任粤督的，正是谭钟麟，本与刚毅有点子交情的，所议搜提各款，自不用勉强。因刚毅南下，所到各省，都是志在搜括款项。惟到广东，却又兼查办一件案情的。因为前任粤省藩司岑春煊，曾具折竭力参劾道员王存烈，故令刚毅顺便查办此案。及刚毅到时，先在八旗会馆住下，要清理此案。

原来王存烈当日在广东，最是个天字第一号的红员，如善后局、补抽厘局等，哪一处没有他的差使呢。所以在粤十数年，自候补同知，一直补到道员，积资不下数百万。每夜在楚馆秦楼，花船柳舫没一个不识得王大人的名字。在花舫上，与一个绅士秀才老爹唤做赛霸道的，因争妓闹出一件官司，险些被那赛霸道推落水中溺死而去。他那时因为自己是做官的人，此事恐被上司知道，也不敢声张。后来他所眷的妓女，又被赛霸道夺了，就怂恿鸨母，闹出官司，竟把那赛霸道一名秀才老爹革了。他仗着是一个红员，虽是离衙闹娼，也不能动弹他，因为他是谭钟麟的知己，谁敢说他一个“不”字！及被岑春煊痛参之后，才顺便派刚毅查办。

那时刚毅听得他已有数百万家资，便不动声色，要访他的痛脚。后听得人说：“在王存烈公馆附近有一个马二姑，是与王存烈有点瓜葛的人。那马二姑专一包揽巨案，勒索重贿，求王存烈打点。至于所得重贿，三七二八，什么除头，局外人哪里晓得！”那刚毅暗忖：“拿着马二姑勘问，不怕真情不出。那时，就不怕王存烈不来说项。”便发一个下马威，派人拿了马二姑到来，留在八旗会馆内。正如天雷霹雳一样，这时各人方知道为查办王存烈参案一事。

因刚毅初到时，绝不曾提过王存烈一案，及见马二姑被拿之后，不仅王存烈吃惊，便是谭钟麟也有不乐。因岑春煊参折内，也称王存烈与谭钟麟是狼狈为奸的，那谭钟麟如何不惊？故王存烈即飞奔往谒谭钟麟，求他设法。一面又托人要关照马二姑的口供。不知刚毅自拿了马二姑，只囚在一处看管，许久也不讯问，只候王存烈到来游说。王存烈也知得刚毅用意，不得不略用金钱，自行打点。正是：

岂必千秋垂竹帛，但求黉夜进苞苴。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堕欲海相国入迷途
剿团党抚臣陈左道

话说刚毅因查办王存烈一案，拘拿了马二姑，连日也不曾讯问。那马二姑又贿人通消息给王存烈知道，使他打点。王存烈此时也慌了手脚，急得筹备金钱，好打点此事，一面拜托谭钟麟，替他说情。原来刚毅本欲先拘王存烈，后奏参革职归案办理；但念拘了王存烈，怕没人替王存烈打点，就不能弄得钱财到手。故此开放一线给王存烈，料他必求谭钟麟游说。

果然不出刚毅所料，那谭钟麟见得此事实与自己大有关系，因王存烈所得赃款，没一事不与谭钟麟有关系的。谭钟麟因见王存烈到来请托，自乐得替他斡旋。且岑春煊又并参了自己，不知刚毅查办，有牵涉自己没有。不如借王存烈私财，满了刚毅之愿，于自己亦有方便。

那日便往拜会刚毅，替王存烈说情。先说王存烈如何好处，并说他仰望刚毅，愿拜他门下。刚毅道："我也知他很好，但他是一个富员，老夫如何攀得上？"谭钟麟道："王存烈这人也没什么不是，只是多了几块银。历任大员没一个不向他借款，他又不善巴结，所以因借不遂，就得人妒忌。此次被参，亦有些原故。"刚毅道："他被参究因什么原故呢？"谭钟麟道："自袁世凯告发党人一案，岑某本有牵涉，故要筹些款项，到京打点，就向王存烈示意。不想王存烈是不大喜欢他，也道：'本来钱财是不必计较的，但岑某是个党人，我也犯不着帮助他。'故此不能应岑某的手，至弄出此案。今他特托老夫向中堂说情。中堂试想，若他是不妥当的人，老夫也不替他说了。"

刚毅听了，早知他意，即趁势说道："你们做外官的，弄点钱还容易。若是老夫在京就难了。现老夫正因点事，也欠一二百万金，总弄不转来呢。"谭钟麟道："中堂既有这点事，就与王存烈商量，没有不妥的。"刚毅道："老夫既为钦派查办事件的大臣，又是初到此间，与王道没什么交情，怎能说得这样的话。"谭钟麟道："待老夫传知王道便是，不劳中堂费心，老夫自有主意了。"说罢辞去。

谭钟麟一面传王存烈到衙，告知此事，即着王存烈备下一百万银子，送给刚毅，暗中递了一个门生帖，都由谭钟麟居间过付。刚毅好不欢喜，即对谭钟麟道："老夫承王道厚礼，实为感激。但岑某所参，王道情节甚重，老夫过为弥缝，反恐不妙。一来保不得岑某不再参他，二来怕北洋知道，更有不妙。因老夫与端王爷所办事情，每为北洋大臣注意，故定要防着他。是以对于这次王道参案，不得不略加处分，好掩人耳目。从中避重就轻，老夫定有法子。待老夫回京后，见了端王，说王道是我们心腹，不怕王爷不喜欢。那时寻点法子，也不特不难开复，恐还要升官。总望转致王道，叫他安心便是。"谭钟麟道："王道被参情节，大半似是而非。中堂若有意时，也不难替他洗刷。但中堂既有这般为难，但遵中堂主意便是。"说了，又道："现王道还欲过来拜谒中堂，不知中堂愿意否？"刚毅道："这可不必。因老夫是奉命查办他的参案，若他先到来与老夫相会，更碍人耳目。断断不可，彼此心知就罢了。"谭钟麟便不再说话，只得辞去了。

王存烈自得刚毅为金钱所动，过付了那一百万金之后，以为无事，更望刚毅回京后，可以升官。那日即到谭钟麟衙中听候消息。忽闻谭钟麟说出刚毅虽然心照，外面仍要有些处分，满心不悦。暗忖："自己舍了大宗钱财，只望没事，向岑春煊争点气。今这样，虽后来得他照应，但早吃了眼前的亏。"只是目前已没得可说，只是不敢再言。谭钟麟早知他的意思，惟有安慰一番。王存烈回去，心中仍不安稳，满只望保全无事，以为被参，料不至斩首，留回多一百万金，便是革了官职也不妨。今巨款已经过付，仍不免处分，只是悔之不及。惟有使人通知马二姑，使不必惊心。

果然刚毅得了王存烈好意，便将马二姑提出，略略讯问几句。那时马二姑一来得了王存烈消息，二来又见刚毅讯问时似没紧没要，便侃侃而谈，又复装起半老徐娘的举动，半娇半痴。刚毅看了，倒觉有趣，只捻着两撇胡子笑了笑，便称没事，把二姑放了。即将王存烈参案具复，道是什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人言啧啧，未必无因。特请如何从轻发落，以示薄惩"等语，就了结此巨案。在刚毅受了王存烈之款，本欲日后替他设法开复，不想后来刚毅回京，闹出天大的事，至首领不保。王存烈所花出的百万多金，竟成了泡影。

且说刚毅既了结了王存烈一案，想起此次南下，志在筹款，便向谭钟麟商议，以京中库款奇缺，看哪处局所有盈余的，要提些款项入京，以济急需。那时谭钟麟因自己被岑某所参，正需要刚毅弥缝，自不敢却刚毅之意。况且所提的只是公款，也无损于自己私囊，任将来粤省库款如何奇困，由得后来设法，惟目前慷公家之慨，以得刚毅欢心，亦何乐不为？便与刚毅酌妥，提了百来万

入京。那刚毅即报知端王，统计南游各省，不下提了千来万。自己私囊，又得了数百万。即启程回京而去。

那日回到了苏州，由苏抚早备下行台，待刚毅住下。时刚毅以前在苏州，曾往查过财政及提过款项，故这时只欲盘桓几天，即行回京。无奈官场里头，哪一个不为升官发财，正要寻条路径好扶摇直上。所以刚毅一到，便纷纷巴结。有巴结不上的，就向他随从人结交，期望在刚毅面前替自己说项。就中刚毅有一位跟班，唤做利次英，他在京时本是一个有名的兔子。在京中官场，哪一个不好狎优？刚毅就用了多少钱财，才带了利次英回来，做个体己跟班。那利次英为人却狡黠不过，当着刚毅面前，只是献殷勤撒娇痴，所以最得刚毅宠用，刚毅也最信他的说话。

时苏州有位候补佐杂叫做赵应时，欲巴结刚毅。怎奈自己官卑职小，不能高攀，先用金钱结识了利次英，欲投刚毅的嗜好，期望得刚毅垂青。便与利次英商酌，谋贿赂刚毅。利次英道："钱财玉帛，是刚中堂最喜欢的，但此次南来，所得已不少。你老人家若要进献时，怕没有许多钱钞进献。某闻苏州多绝色佳人，不如买一个献他，较令中堂念念不忘。你老人家试想想，看此计可行否？"赵应时大喜，便请利次英向刚毅游说。赵应时便在上海购赎一妓女，教以仪注周旋，即告知利次英。那利次英却瞒着赵应时，托称有密语，要指导该妓女。赵应时自无不允，即引利次英先与该妓女相见。但见生得艳如西子，妖若夏姬。利次英不胜之喜，暗向那妓女授意，密嘱如此如此。一面又与赵应时商妥，认那妓女为妹子，取名赵绣屏。都与那妓女安排停妥，那妓女更是喜出望外。

利次英回去向刚毅说道："有佐杂赵应时，虽居末僚，实才情出众，每欲叩谒中堂，投拜门下，只以官小自惭，不敢启口。小人昨到他公馆一坐，见他有一妹子，唤做赵绣屏，确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屡经相者观看芳容，都道她有大贵之征。因此年已十八许，犹未许于人。今赵应时欲献予中堂，以充侍婢。想中堂一见，必以小人之言为不谬。"刚毅道："他虽好意，只怕有些不便。因她是汉人，老夫是宗室，向有结婚之禁，奈何奈何？"利次英道："不打紧，现在正准满汉通婚，尽不妨事。纵中堂再以为虑，即令他悄悄送进来，自没人知觉。不过以此女既有超群之貌，又有大贵之征，除中堂以外，无人可以侍奉，故不宜交臂失之。"刚毅听罢，心中窃喜。却又道："凡此等事，总要机密些才好。"利次英道："小的晓得，不劳中堂多嘱。"说罢出来，即往见赵应时，告知事妥。又见过赵绣屏，再嘱她依密计而行。

到了夜晚，赵应时带了赵绣屏，乘了两顶轿子，直到刚毅寓里。时在夜

深，本非会客之时，刚毅又以赵应时将送妹子来到，所有一概应酬，均托病谢绝，专候赵绣屏到来。恰闻赵应时来到，即令利次英领赵绣屏而进。至于赵应时，即行挡驾，着他明日来见。时刚毅正在卧室闭目躺在床上，只见赵绣屏进来，还未起身。那赵绣屏见了刚毅，即上前见礼，早领了利次英密计，于见礼时，故作惊倒。

刚毅不胜诧异，急问其故。时利次英已经退出，赵绣屏即答道："险些儿令妾丧了魂魄，因见恩相床后边，似有一条隐蛇的，但蛇又没有这般大，只见鳞爪活现，像要飞舞一般，霎时已不见了。"刚毅听罢，犹半信半疑，即唤利次英进来，告以赵绣屏所语，问次英可曾见过否。利次英道："小人向日侍奉恩相，每在夜里恩相熟睡时，往往见有红光发现，余外却没有见过什么。"刚毅道："因何你那么久不曾说出来?"利次英道："小人以此为祥异之征，说将出来，恐动人思疑，故从来不敢说出。今赵美人所说，若是巨蛇，便不能变化，且是霎时不见的，定是神龙无疑。惟独露出赵美人的眼里，怪不得说赵美人有大贵之征。若至恩相嘛，更贵不可言了。"

刚毅这时已十分相信，却微微笑道："老夫已为丞相，又是个枢密大臣，已贵不可言了。还有什么稀罕呢!"利次英道："宰相之上，还更有尊贵的。天时人事，哪里料得到。"刚毅听罢，心中大喜，便嘱道："你们既有所见，千万不可声张。"说罢，利次英与赵绣屏一齐答了声"是"。利次英即行退出。刚毅即令赵绣屏坐下，并道："老夫已闻老利说卿容貌超群，今见之，果然不错。但方才卿所见的，除了我们三人，千万不要再对人说。"赵绣屏道："恩相嘱咐，奴当得谨记。"是夜赵绣屏就留宿于刚毅寓里。次日刚毅对赵绣屏道："老夫他日当提拔令兄做个大官。日间当先对此间巡按说，要把令兄另眼相看，断不负他雅意。"赵绣屏当即答谢。自此刚毅更留恋，也忘记回京一事。赵绣屏亦未有回去。

将近半月，刚毅连接端王电报，着即回京，此时觉不得不去，便与利次英商议。欲携赵绣屏回京，觉得不好看，因此次南下，是奉命清查各省财政，若忽然带个美女回京，成个什么体统。但不带回，又舍不得把个如花似月的美人抛撇，因此也向利次英问计。利次英道："中堂若带她回京，必须转送端王殿下，方得端王欢心。但如此大贵的佳人，怎忍心把她这样对待?不如把她暂时留在沪上。待回京复命后，各事停妥，然后着人来沪，悄悄带她人京便是，反胜过眼下携着她进京，反碍人耳目。"刚毅深以为然。

利次英说罢，即又密告赵绣屏，使她如此如此。果然刚毅对着赵绣屏说出要迟些时方能带她回去。那赵绣屏听得，故作惊起来，说称要即时随刚毅去，

不肯独留此间。刚毅道："老夫并不是抛撇了你。不过以目前同去，反碍人眼目，故把卿暂留于此。不久也着人来接你了。"赵绣屏道："妾身已得事贵人，断不肯放过。恩相国事在身，怎能有暇到来接妾，是其抛撇妾无疑了。妾自问并无失德，何故见弃？"说罢，不知从何挤出一腔急泪，反哭起来。刚毅至此，即安慰一会，又解说一番，说称不久必着人来接她，无奈赵绣屏只是不信。

刚毅再觅利次英计议，利次英道："她不过不信恩相日后来取她。便寻个令她可信的法子，不如留些钱财给她，好坚她信心，且又塞她的口，免她把恩相现出龙形的事，再对别人说。抑或更留一人陪着她，说是不久令她一同回京。这样一来令她相信，二来又有人窥伺她，免她逃往别处。一举两得，岂不甚好。"刚毅听罢，鼓掌称善，便令利次英劝释赵绣屏，并问她要若干银子在手上，方能放心。

利次英即与赵绣屏商酌，绣屏自然听从次英之意。好半晌，利次英方往复刚毅，先做半吞半吐的情状。刚毅道："究竟她有什么意思？"利次英道："她有两说，第一是求中堂先把十万银子放下。"刚毅道："因何要许多银子呢？"利次英道："这很简单，因赵美人之意，不是拿这十万银子花用的，不过有这大笔银子留下，亦表明中堂将来必要取她。到那时赵美人进京，横竖这十万银子要带回中堂府里，早晚仍是中堂府里之物。故中堂可允准她。且中堂现出龙形，既落在她眼里，又可买她的心，免至泄漏。故区区十万银子，可不必思疑。"说了，刚毅点头称道是。随又问道："第二件却又怎样？"利次英道："第二件却又难说了。"刚毅道："什么难说的话？你我不是别人，只管直说也不妨。"利次英道："她仍恐中堂是个大富大贵的人，视十万银子如草履。因见小人跟随中堂许久，已是中堂心里的人，料舍不得小人，故她欲留小人陪着她。"刚毅听到这里，想了想。利次英又道："她以为中堂既不欲小人离去，必要取小人回京，那时她便可随着小人同行，不由中堂不要她。这个意思，不过是担心中堂遗弃她罢了。"

刚毅道："据你的意思，却又怎样呢？"利次英道："小人的愚见，若是中堂一到京，即时要取赵美人及小人，小人自可应承。若太过久待，小人亦不肯留在这里。"刚毅听到这话，觉得利次英甚是真心，便又说道："妇人之见，真是过虑。老夫何苦要遗弃她？她既有这种痴心，老夫就依着她做去。你可体谅老夫的意，暂留在这里。你不必思疑，老夫不久必令你两人回去了。你在此间一来可安她的心，二来可防护她，免她有意外之事发生。"利次英此时心中已是窃喜，却故说道："中堂之意，小人何敢不依。但中堂若接我们回去，总不可过迟。"

刚毅连声应诺，即定明日启程入京。一面拨十万银子，交给赵绣屏的手，又嘱咐利次英小心伺候，复安慰赵绣屏一番。赵绣屏更是撒娇撒痴，哀嘱刚毅不可遗弃自己，恩相前，恩相后，说了几番，刚毅更为抚慰。一宿晚景过了，刚毅即启程入京，各官都伺候送行。刚毅即嘱赵绣屏不必送至门外，免被各官见了，不好意思。又嘱咐自己启程后，即迁回赵应时处暂住。利次英、赵绣屏都一一应允。绣屏又故作洒几点别泪。刚毅再三安慰，方行启程。

自刚毅去后，利次英即与赵绣屏席卷刚毅遗下的财物，迁居别处，再不回京里。时赵应时只道刚毅带了赵绣屏回京而去。及后刚毅不得利次英复音，惟有着人到苏州寻赵应时，要领绣屏回去。赵应时这时吃了一惊，又不好直说出绣屏不是自己妹子。这时慌了手脚。惟有含糊答称赵绣屏不曾回过自己家里。自把此意复过刚毅。刚毅听得大怒，料知此事为利次英所卖，早带了绣屏私奔，带了自己十万银子过世，好不快活。又忖绣屏是赵应时的妹子，疑应时亦必知情。左思右想，如何不恼？但此事实不可告人，总望有日再下南省，好寻个机会，把几个贼男女杀了，方遂心头之愿。不知利次英两人竟有点造化，不一年间，刚毅在京闹出件天大的事，也至不得其死，利次英等遂得无事，好不侥幸。

你道刚毅闹出什么事呢？因刚毅久做端王的心腹，端王天天要谋登位，虽然自己儿子做了大阿哥，但恐自己一旦不在，无人觑看儿子，这个皇帝位，终恐不稳。故天天与刚毅相谋，希求早一天登位，就有早一天好处。正要寻个机会发作，偏那时山东省内又闹出一件事。因有一个平民是义和团中人，与教民争讼。那县官不敢抗教民之意，就不免冤抑平民，以致人心不服，那些义和团就聚众谋杀教民。

那些教民见被杀的多，就走到京中，向该国公使告状。不免讲起公法，就说山东巡抚纵容属员戕害教士，也置之不理。因此，当日朝廷就将山东巡抚革职，着他来京候质。那时任山东巡抚的正是毓贤，因此被革职，仍恐回京后必遭重谴，急得往求刚毅设法。那刚毅又是与毓贤有个师生情分的，故当毓贤入京见刚毅之际，刚毅便对毓贤道："贤弟这次失官，实因洋人在总署相逼。实则朝廷并没有革贤弟之意。今端王都是最恨洋人的，因王爷要行大事，只怕洋人来干涉。正要给个下马威给洋人一看，好教洋人不敢正视我们。老夫且与贤弟同见端王，若得王爷的欢心，包管与贤弟出气。"毓贤听罢大喜。

果然见了端王，毓贤便说洋人如何可恶，团党如何奋勇。喜得端王不亦乐乎，便一力保毓贤再任山西巡抚。自此义和团更为凶恶，因见毓贤被革，且能复官，可见洋人此后说话是不灵验的，朝廷之意，又似帮助团党无疑因此逢着

洋人便杀，弄得山东省，真没一处不有义和团。

袁世凯看见这个情景，把各国洋人如此看待，料知以后各国不肯善罢干休，必致弄出大祸。便向荣禄跟前，力言道："端王、刚毅保毓贤再任山西巡抚，必有异志。且此事已为各国所忌，又复纵容团党，其患不少。"荣禄听得，觉得世凯之言十分有理。因直隶与山东邻境，少不免要被他牵累。便入京叩谒太后，极力言道："毓贤得端、刚之意，纵容团党，横杀外人，毁灭公法，伤天害理。各国必不肯罢手。"说完，又言自毓贤纵乱之后，山东团党更加凶横。太后听得，甚为动容，急与荣禄商酌。荣禄更保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又言袁世凯向被端王、刚毅阻挠，今番须出自独断。故太后直行下谕，以袁世凯补授山东巡抚。谕下之日，端、刚吃了一惊，已无可奈何。后来袁世凯到任，把山东省内的团党杀个不留，果不负荣禄所托。正是：

可叹朝臣容左道，全凭疆吏剿邪魔。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立盟约疆臣抗伪命
奖殊勋抚帅授兼圻

话说袁世凯既补了山东巡抚，早看义和团中人不顺眼，故到处痛剿，不遗余力。果然地方所有团党，都畏袁世凯之威，尽逃出山东境外。遂至山西、直隶，延至北京，无地不是团党麇聚。一来因毓贤任了山西巡抚，故义和团的人更倚着他，在山西地方，更是横行无忌，因此团党愈聚愈众。端王知道毓贤是自己心腹，一面令他抚慰团党，收为己用。又思忖直隶是北京门户，不可不用个心腹人做总督，遂又在太后跟前，力说荣禄有才，方今时事多艰，宜留他在京，主持大计。太后觉得此言有理，遂降旨令荣禄入京办事，换过裕禄做北洋总督。

那裕禄又是看端王脸色做人的，与毓贤一样，赞团党是义民，一力主张排外。是以义和团更弄出无法无天的事，天天把外人残杀，凡焚烧抢掠，几于无地不然，裕禄统置之不问。单是山东地方，自袁世凯到任后，连一个团党的影儿也没有。不仅团党中人含恨袁世凯，就是端王、刚毅两人，亦觉直隶、山西两省本与山东毗连，若山东巡抚亦是自己心腹，尽可令三省团党融为一气了。因端王、刚毅看着义和团是个有用的人。只道他不费国家财粮，不费国家器械，皆奋勇赴战，若能利用他们，不愁他们不听自己号令，将来愈聚愈众，不啻百万大兵。这时不仅谋取大位，外人不敢借口，就是外人要开仗时，有团党可用。一来人数既多，二来又是能弄法术的，定能将外人杀个片甲不留呢！端王、刚毅怀了这个天大的想头，好像做梦一般，故一心一意要袒护团党。今见袁世凯独不与自己一致，偏把义和团欲杀个干净，心中甚愤，即欲革退袁世凯，屡在太后面前，揭袁世凯的短处。

惟荣禄恰时已经入京，一力替袁世凯周旋。荣禄便通知袁世凯，告以端王、刚毅党同伐异，屡欲将他撤革。那袁世凯听得，即把自己见地复告荣禄道："自古断无崇尚邪术能治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弄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

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对敌各国否吗？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今端王、刚毅反信团党可用，其中必有异谋，不得不防他，免酿出大祸。”荣禄听了，觉得袁世凯之言，确有至理，便把袁世凯复来的电文呈奏太后。时太后亦以袁世凯之言为是，但当时端王权势太重，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况又当团党骤发之时，若一旦把端王的权位撤回，他一定鼓动团党，闹出事来，这时如何是好。因此惟有忍隐，惟不听端王之言而已。是以端、刚二人叠次排挤袁世凯，太后只是不听。

端王料知是荣禄替他回护，到这时又反悔招惹荣禄人京。此时反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心中如何不愤。因有荣禄在京要替袁世凯出力，实无可奈何。便再邀刚毅计议道：“有那荣禄在京，我们行事，尽有阻碍。更有袁世凯在山东地方，就是附近京畿一带义民，是我们所欲利用的，总要被他解散。你意下有什么善法来对付他呢？”刚毅道：“袁世凯仗着攻剿乱党有功，似是名正言顺，我们实不能说他闲话。不如请朝廷降一道谕旨，说外人的无理，各督抚速筹防务，准备开仗。那袁世凯若真要违抗时，我们便治他违旨之罪；他若不敢违抗，我们便乘势令他与洋人打仗，岂不是好？”端王听了，笑道：“不想老刚如此足智多谋，孤实有赖。但方今洋人因团党杀了教士，联合起兵，正在围攻天津，我们本是利用团党的人，已如骑虎难下，这时若只靠朝廷号令，一旦朝廷要与洋人讲和，我们如何是好？不如自己拿定主意，就即发谕旨，给各督抚遵守便是。”刚毅道：“王爷殿下此言更为有理。因朝廷政权全在军机，门下与王爷又同是掌理军机的人，当然能发得谕旨。就自行拟就电告各省，有何不可。”端王听罢大喜，即令刚毅拟旨发出。

时各国自因团党横行，惨杀外人，由各国公使先后警告总署，请中国遵守公法，剿除团党，保护外人。但当时大权在端王之手，总署各大臣如何敢置议？因此并不复答各使。因端王、刚毅既有夺位之心，正在以团党为忠义，企图收为己用，故对于团党，一味袒纵。那时，团党以端王且赞颂自己，余外各官，也全不瞧在眼内，统计杀了都统庆恒，劫了尚书孙家鼐，终日在京里只是杀人纵火，劫夺财货，真是无法无天。

那端王又招了甘肃提督董福祥，带领甘军人京，并令他统领团党。所以团党与甘军又联为一气，通同作恶。不仅教堂教士难以保全，就是贩卖洋货的店子，都被毁拆抢掠。每一次杀劫洋人，必有些馈献端王。那端王又奖颂他得胜，遂一发得意。闹了几个月，抢劫一空，得钱挥霍。因有端王袒护，更无所不为。凡遇被火烧毁洋人楼房，并不准人去救。若有人前往救火的，就道他是

交结洋人，也一并祸及。直至劫无可劫时，竟与甘军联合，遂同往攻使馆。因为各洋人教士欲逃祸时，都逃到使馆躲避，那团党乘机迁怒使馆。

怎奈使馆中人抵御甚力，团党、甘军，围攻不克。团党一发愤怒，见着使馆中人便杀。计先后杀了日本使署书记员杉山，又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各国听得，好不愤怒。因两国交仗且不能杀害公使，今团党如此，总署还置之不理，至使不得不怒。不知总署不是不理，不过畏忌端王，无可奈何。更有些京官，要讨端王欢喜，也一同赞颂团党，更有些随同团党学习拳棒，使团党越加凶恶。各国如何忍得，就组建了联军，先是攻破大沽口，并进攻天津，欲向北京长驱直进。故端王就于此时假命发谕，着各督府备战。时各督抚得谕，都踌躇不决。

单是袁世凯接了道电谕之后，更为疑惑。因团党正是破坏公法的人，本该早些向各国说句好话，还易了结，受害仍是浅些。今反欲与各国宣战，实不是办事的。且我国自中东败后，焉能与各国相抗，将来岂不是祸上加祸？因此又复电询荣禄，问个底细，并详陈一切利害。

时得荣禄见过太后，已知前谕不是朝廷发出，荣禄即照复袁世凯。袁世凯听得，心中大愤，默念："此事关系安危，怕别省督抚亦如直隶、山西一般，必坐取瓜分之祸，断不宜置之不理。"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并把日前的谕旨，不是朝廷主意，只出于端王之手，据实分告一遍。电中又请各省联合，谋一个保全的办法。

自袁世凯发了此电之后，先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为赞成，次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以此策为是。因各省都得到消息，知道那时的谕旨，多半是端王的伪命，便由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依着袁世凯之议，往复与东南各省的督抚电商妥协。因当时团党发作正是夏天时候，便订明自五月初一日以后的谕旨，一概不遵，各省都表示赞成。

论起专制国的朝谕，谁敢违抗？一来因当时是个变局，端王无理，人所尽知；二来又自量不是各国敌手，除了端王、刚毅两人的妄想，都不愿轻易言战；三来当日刘坤一、张之洞，也算是疆臣中有点声望的，由他们发起，自然乐从。于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江西及闽浙两粤，各疆臣都电复允从。这便是东南督抚同盟。一面与就近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东南各省。在各疆臣固乐得如此，且以当时团党猖獗，残杀无理，各领事亦愿如此办法，因此便促成了这个盟约。

端王听得，心中十分愤怒，但各督抚已联为一气，究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惟有竭力鼓舞团党，指望杀退外人，自己就可以登其大位，自无人敢来干

预。因此更假托谕旨，颁发巨金，赏给团党。那些团党，见端王、刚毅为人，可以欺弄，一发残杀抢掠，反到端王府里报捷。端王不惟不责，反为嘉奖，弄得团党无法无天，更称什么大师兄呢，大仙姑呢，二郎神呢，也道是玉皇大帝命他下凡，扶清灭洋。更道服了灵符，焚了黄表，就刀剑不能伤，枪炮不能损。一派胡言，弄得端王颠颠倒倒，信以为真，便令内外各官员都要奖励团党。

因当时正是端王当国，凡在仕途中，哪一个不讨端王脸面，以求早日升官？果然顺端王者或赏或升，逆端王者或杀或革。凡是有一点官瘾的人，千辛万苦才得了一官半职，如何不畏端王的威势？故大半都是顺着端王，京内如庄亲王载勋，镇国公载澜，大学士刚毅、徐桐，尚书赵舒翘、启秀，侍郎英年、徐承煜，府尹王培佑、何乃瀛；京外文武各官，如提督董福祥、总督裕禄、巡抚毓贤。后来更有一个李秉衡，自从由山东巡抚转任川督，因教案革职后，任为巡阅长江大臣。他恨外人甚深的，趁着端王排斥，故亦自告奋勇，入京督兵。其余大小官员，附从端王、刚毅的，也不能胜数。余外纵不肯附从端王，惟是虽明知团党不是，亦不敢言他恶处。若是不然，那团党就或抢或杀，反道他是结交洋人的，端王总不追究，只是枪杀一次，奖励一次而已。

那时，端王、刚毅只道羽翼既多，指日可以取得大位，又以为团党真个是由天下凡，来扶清灭洋的，也信团党有飞天遁地的法术，指日又可以杀退洋兵，因此更为得意。不想团党用那些邪术，只能欺得小儿，实在没半点实际。那洋兵究竟是船坚炮利，所以先攻破了大沽口。提督罗荣光阵亡后，又攻破天津，及登岸以后，所向难御。虽有聂仕成一军，奋力一战，但寡不敌众，况疲战之际，实难支撑得几时。且团党因毁拆铁路时，被聂军攻击，故团党亦恨聂仕成如眼中钉刺。是以聂仕成当与洋兵开仗时，反被团党在后面攻击，遂至腹背受敌，竟至被伤殒命而去。

自聂仕成亡后，更无一人是洋兵对手。那董福祥虽口出狂言，但在京中围攻使馆四十多天，连一间使馆也不能攻进去，可知不是个战将。至于李秉衡，亦只是个纸上谈兵的人，实没一些韬略，因屡战屡败，已经自尽。若是直督裕禄，早先已殁去了。那团党固不能敌得洋人，只会杀本国的官吏而已。所以洋人联合八国大军，势如破竹，沿天津而进。自聂仕成殁后，既无敌手，直攻破了北京。

那时北京政界中人，凡从前趋附端王的，或逃或杀，也不消说。惟这场大祸，累及朝廷，洋兵既已入城，料必至玉石俱焚。况且各国中，如德国愤恨钦差被杀，如日本愤恨书记被戕，总不免杀人雪恨；更怕连太后与皇帝，都不能

了事。因外人虽知这场祸是端王、刚毅惹来，惟那时分不了许多，眼见是朝廷袒团排外，杀戮洋人，如何恕得。因此太后也虑不能幸免，便与当时皇帝商量，离了北京，直望西方而遁。又以直隶与京城，也是紧要地方，只命些亲信大臣留守京城，又复命荣禄再任直隶总督，随后也除了讲和一策，更无别的办法了。

果然太后与皇帝出奔之后，各国即统军进入北京。太后奔到西省，只得令爵相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卒要赔了几百兆，又将纵团排外为首的大臣，尽法惩办了，方肯订立和约。遂把端王贬为庶人，庄王及刚毅、赵舒翘，勒令自尽，澜公亦革职谪贬。除徐桐已故之外，如启秀、王培佑、何乃瀛及徐承煜与巡抚毓贤，也一概治罪。

且说和议既定，次年太后及皇帝方始回銮。既将祸首大臣治罪，自然将有功之人奖叙。想以当时各省督抚，全凭得东南互保，故得免外人分攻各省，论功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就各赏了一个宫保衔。又想袁世凯一任山东巡抚，即力行主剿团党，又力陈团党不足恃，且首倡致电各省，不遵伪命，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至有今日之祸，便将袁世凯从优奖叙。

自此朝廷也信任袁世凯，亦无人敢为袁世凯阻力，自不消说。恰可荣禄复任直隶总督，自从端、刚被罪，或革或杀之后，那李鸿章亦于和议后身故。只有荣禄一人，掌执大权。他一来是个贵戚，二来又是个相臣，所以从前端、刚大权，全都落在他手上，他一发信任袁世凯。那直隶与山东，又是毗连之省，有事自然互相酌议，无不惟袁世凯之言是听。袁世凯又最能利用权贵，因亦深得荣禄之心，故更令袁世凯在山东改练新军。自此袁世凯声望日隆，虽是一个巡抚，权势在各疆臣之上。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及到了荣禄故去时，遗折竟荐袁世凯一人，可继任北洋总督。那时朝廷早看重了袁世凯，又得荣禄保荐，就升授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任了北洋大臣之后，又有一番事业。正是：

方为抚院巡东省，又补兼圻镇北洋。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离东岛返国谒疆臣
入北洋督衙擒刺客

话说袁世凯既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正值与各国议和之后。各国鉴于团党之乱，仍驻军京津，以防再变。又将团党起事地方，罚停科举数年，各大臣亦无可奈何。因京城既破，侥幸赔款赎回，如何敢与各国相抗？故差不多京中政局，也操诸外人之手。惟各国自此亦方针一变，因从前每多提倡要瓜分中国，到那时反说“保全中国”四个字，便各出外交手段，讨好北京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亲厚，好为索取权利。

单表俄罗斯一国，更为周到，没一点不向北京政府周旋。是以那时京中大员都道俄国可靠，也有再续联俄之说的。因爵相李鸿章在时，亦曾与俄罗斯订立密约，道是清俄联盟，俄人遂乘机把势力布满东三省。本来这时看见俄人举动，自应有悔心，惟俄人大造舆论，称从前在满洲布设势力，只是不得已，为对付哪一国起见，并无他意。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神魂颠倒，大半是信俄罗斯真正可靠的。所以自京内至各省，都赞成联俄之说居多，更有些提议派大员使俄订立盟约。约俄使在京，更天天在总理衙门陈说清俄联盟之利，催促北京政府速派订议盟约专使。自京中传出消息，驻京各使没一个不知道此事，也有电告本国政府的，也有运动清俄联盟解散的，闹成一片。因各国正思索取中国权利，恐一旦被俄罗斯先得了便宜，自然不大满意，故各国当时十分注意此事。

及此消息传到北京，就引出一个拒俄的义勇队出来。究竟什么叫做义勇队呢？因当时留学之风渐盛，都知道从前在中国所读的书无济于用，也转向外国求专门的实学。是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已有万来人，个个倒知得列强势大，像俄国是靠不住的，都不主张联俄之议。又因当时俄人把势力布满了满洲，大有踞地要求之势。所以北京政府里头，才萌发这个联俄思想，实是巴结俄人，求他体谅的意思。故留东学生无不愤怒，就给这个团体，唤做义勇队，用来拒俄的。

不想自义勇队成立之后，竟触了清国官场所忌。因官场里头多数是赞成联俄，所以连清国驻日本的公使，也以拒俄义勇队为大大不然，又没有法子解散他，就发了个离奇想法：分头去电与北京及南北洋，说那些义勇队只以拒俄为名，实则革命为实。那时北京及南北洋的官场，接得驻日公使的电报，倒惊慌起来，因驻日公使电文中，更说那些义勇队，不久派人回国运动起事，借拒俄之名，好购运军火。故北京政府一发惊慌，即电致南北洋各督抚，认真防察。惟东京学生凡人义勇队的，也源源不绝，任国内官场说他什么革命不革命，一概置之不理，惟赶紧办事，好组织完备，一面发电入京，主张拒俄。

看来这个义勇队，若问有什么效果倒也难说，只当时这民气实在可嘉。那日听得驻日公使电致国内政府，有名为拒俄，实图革命之语，并闻国内政府，已有电致南北洋防察。听了这些消息，就立时开个大会，要对付此事。大半也主张公举代表，入北洋谒见袁世凯，好表明义勇队的宗旨，兼陈联俄的利害。于会中投票公举，以得多数者即为代表。计当时得票多数的，第一是刘铁升，其次就是汤荣健，都是江浙人。因他两人，在留东学生会内是有点名望的，且又是发起组织义勇队的一分子，所以就推举他两人为代表。

那时刘、汤二人见是投票选了自己，也慨然不辞。以当时驻日中国公使有电在前，说义勇队是革命党，已有消息，由政府知会南北洋各督抚防察，又不知袁世凯为人，平日宗旨怎样，故此行是祸是福，仍不可知。那义勇队中人数约有二千名，没一个不替刘、汤二人忧虑。惟刘、汤二人，一来已被选出，不宜推辞以示畏怯，并灰冷各人之心；二来纵是危险，其极至于一死，究竟为国死的，也留个芳名。因此便寄死生于度外，就择日启程。

到出发那一天，义勇队中人又开个大会齐集，为刘、汤二人饯行，更有许多吟咏诗歌，以壮行色，也不能细表。刘、汤二人更登坛演说，道是自己此行，生死不计，总求与会诸君宗旨坚定，始终如一，勿畏谣言，自堕锐气。演说时，那一种慷慨激昂之态，座中鼓掌，声如雷动，无不感激。待刘、汤二人演说后下坛时，都一齐送至码头，揭帽举手作别，然后回去。有旁人看着的，都道此学生很有点志气，亦为叹服。

单说刘、汤二人，乘轮直望天津而来，一路水程，无话可表。那日到了天津，二人先投旅馆住下，默念："此次驻日清使既有电在前，说自己是革命党，论起袁世凯的地位，正像俗语说官官相护，他只有袒护驻日公使，断没有帮助自己的道理。但此行尽要见他，且要速见。若在天津逗留过久，必被他怀疑，反疑自己不知运动何事了。"二人相商，意见亦同，故甫把行李卸下，即怀揣名片，直往督署而来。

时袁世凯亦得到侦探报告，说刘、汤二人已出发来津，暗忖：“他两人正被人告是革命党，今忽然敢来相见，纵未知他两人的学问如何，但他两人的胆识，已是可敬。”正要待他们来见时，看有何议论，不想中国官场陋习，凡要谒见大员的，都要向门上递送封包，方为引进。那刘、汤二人如何肯行这贿赂之事？亦不懂得这个规例，故去见时竟被门人所阻，不替他们传进。

他两人回来，即悟出这个原故，立即挥了一函，由邮政局递到直督衙里。函内大意，先诉说自己两人求见不得，更力说“自己万里归来，只为着国家安危大事，大人本该效吐哺握发之风，急于接见，何以堂堂兼圻大吏，竟不除去门阍婪索的积弊，实非意料所及”等语。又道：“日前驻日公使，报称我们是党人，若大人信这等言语，愿就鼎镬之烹，不宜以不见了事。”

种种词语，反打动袁世凯心坎。那袁世凯见了此函，反为感动，即戒饬门阍，于他两人来时，不要阻挡。果然刘、汤二人次日复往，那门上憋着一肚子气，与他递了名片，即传出一个“请”字。刘、汤二人即昂然直进。那袁世凯早在厅上等候，即迎进厅子里，大家分坐。

袁世凯先说道：“两位在东洋留学，以现在国势式微，人才乏用，正望学成归国，好为国用。今两位不惜荒废上学时期，到来天津，究竟为着什么事？”刘铁升道：“学生们虽身在东洋，其实心怀中国。因听得有联俄之事，故特来请谒，不啻冒昧，有句话要对大人说。”袁世凯道：“你们看联俄之事，其利害究竟如何，不妨直说。”刘铁升道：“大凡两国联盟，总须势力相当，方能有效。今俄强清弱，尽人皆知。俄人虽极意交欢，不过为笼络之计，好赚取利权。我若信之，即与联盟，正如引虎自卫。学生们正虑及此，故组织义勇拒俄队，正为此意。究竟实行联俄与否，请大人明言，以释下怀。他日鄙人回东，亦好对同学细说，免各人忧虑。”袁世凯听了，略为点首。汤荣健又道：“一强一弱，既不能联盟，况虎狼之俄，尤为难靠。鄙人去国万里，不知真耗，乍闻风声，由忧致慎。故任何谣言欲陷鄙人，亦不惜冒险来谒大人。倘有联俄之事，望大人奏阻，以免危亡，实为万幸。”

袁世凯道：“你们的义勇队，究竟预备做些什么呢？”刘铁升道：“学生早已说过了，此次俄人强在东三省地方，分布势力，以兵索利权。倘不得已，或致清俄决裂，我们义勇队即回国，愿为前驱。除此之外，义勇队更无别意。”袁世凯道：“很好，你们在外洋读书，还不忘中国，实令人钦敬。惟联俄之事，不过官界里头，曾有人说及此议，实则政府并无此意。且自问可以与人联盟与否，难道不知？故敢决联俄一说，必无实事，你们可以放心。至于俄人无理，目前只须平和以求转圜。中国处于大败之后，亦不容易与人宣战。你们留学外

洋，既知关心祖国，自应奋力前途，学业有成，好归救国。故吾敢劝一言，因诸位此次在外组织义勇队的举动，最为官场所不喜欢，且诸位名为拒俄，实图革命。两位此来，亦甚危险。本部堂纵能体谅两位，终不能掩盖别人之口。今本部堂已经说明，国家断无联俄之事，两位尽可放心。望两位速返东洋，将本部堂苦衷，向义勇队内诸人解释，就将义勇队速行解散。此后惟尽力于求学，他日卒业归来，国家倚赖不浅。望两位思之。"

刘、汤二人听罢，觉得袁世凯此言，实是一片苦心，似不可过违其意。刘铁升说道："鄙人等组织义勇队，原为拒俄而起，既无拒俄之事，定当解散，不劳大人费心。"汤荣健道："大人洞明列强大势，联俄之议料不主行，惟北京政府里头，只怕欲图苟安，以联俄为可靠。恐此议终未寝息。请大人具奏，陈明利害，力图自强，勿以与强国联盟为可靠。实为国家之万幸。"袁世凯听罢，点头称是。

刘、汤二人，即欲兴辞，袁世凯又留谈了一会，并设宴款待刘、汤二人。时刘、汤二人见袁世凯如此相待，不胜感激。刘铁升自忖道："此次回国，因驻日公使报称自己是革命，方以此行为十分危险。今袁世凯如此，实出意料之外。但他日返回东洋，有什么凭据，可以令人相信是见过袁世凯呢?"想了一想，却生一计道："鄙人此来得大人剖心相告，又令回东后解散义勇队，鄙人无不遵命。惟何以得东洋诸人相信?恐反说鄙人等回国一行，即变了初心。在鄙人被疑不足惜，恐于解散一层，反生阻力，是辜负今日大人的盛意了。故敢请大人发给一函，给鄙人携返东洋，好劝同人解散。因苟得大人一封书，一来见得鄙人等确实见过大人，二来国家并非联俄，此言确为大人所说的，见不是鄙人等说谎，较易令同人相信。不知大人以为然否?"

袁世凯听到这里，已知刘铁升用意。但发一封书劝解出洋学生，亦未尝不可，因此满口应承。刘铁升及汤荣健二人好不欢喜。少顷，置酒入席，袁世凯居然以客礼相待，让刘、汤二人坐客位。二人正谦让不已，后见袁世凯出于至诚，又被逼不过，只得就座。袁世凯即坐了主位，随举杯相劝，席间谈论时务。因那时袁世凯正在增练北洋陆军洋操队，恰见刘铁升、汤荣健都是个留日武备学生，不久卒业的，也向他两人询问东洋军政。他两人一问一答，口若悬河，袁世凯甚为敬服。说道："中国人才缺乏，正在需人而用，且自经过甲午、庚子两场战祸，一切军队遇着洋兵，即望风而溃。今两位有此学问，他日学成卒业，学问必更为超卓，将来治军，实是国家之幸。"

刘、汤二人齐道："鄙人只初习皮毛，不是既辱明问，聊以塞责，不图大人过奖至此，实在惭愧惭愧。"袁世凯道："不是这样说，你看鄙人仅练三两镇

陆军，尚须聘请外人来做顾问。若中国早见过外人军法的，像两位学得专门，何至借才异地。今见两位高论，更信专门实学是紧要的。若是不然，像从前在弓刀石头里挑取将官，或是因军保举营插个名字，得点门径做到提镇，就出来带兵，也说是什么宿将，怪不得甲午年间，一见阵战，总不是外人敌手呢。故本部堂并不是过奖两位，还望两位不要自弃，须勉力前程才好。”二人听了，更为感激。又向袁世凯询问北洋现在练兵的情形，整整谈到夜色迷濛，方才别去。行时，袁世凯又嘱刘、汤两人明日再来，二人唯唯应诺。

次日刘、汤二人不敢不往。不想袁世凯早已等候，先唤了一个新军营中的统领到来，令带刘、汤二人去看北洋的新军，并说道：“有什么不完善，请两人指示。”他两人益发谦让不敢当。果然随了那统兵官前去，把北洋新军看了一会，然后回转督衙里，袁世凯再与二人谈论陆军一会而别。次日刘、汤二人，即辞返东洋而去。

因自驻日公使报称义勇队全是革命党的作用，偏是义勇队推举了代表人回国，那袁世凯不仅不加罪他，还与他一力周旋，以殊礼相待，倒见得诧异。于是有疑袁世凯立心不轨的，有疑袁世凯怀了异心，故先收物望的，不一而足。第一那些宗室中人，一来见袁世凯兵权在手，已自不妥；二来又见这会举动，明明报称是革命党的人，反与之来往，更没有不怀疑的。袁世凯也置之不理，惟极力反对联俄一说而已。

且说刘铁升、汤荣健二人回到东洋，那时义勇队中人，已先后接到刘、汤二人的报告，知道见了袁世凯，又知道他们搭哪一号轮船回来。故等轮船到东之日，即邀齐同人，找座酒楼，开个欢迎大会。即派多人到码头相接，一直迎到酒楼里，大家出来握手为礼。一则以谣言盛兴之日，方称自己同人是革党，刘、汤二人毅然前往，已属可敬。又幸得刘、汤二人平安回来，自然欢喜。故刘、汤二人到座时，即一齐鼓掌，欢声如雷。随请刘、汤二人将回国所办的事项，登坛布告与同人知道。然后次第演说，都是解释袁世凯所称并无联俄之事而已。自此，义勇队虽不十分解散，然不像从前那样愤激。

后来联俄的风声，亦渐渐平息下来。其故不尽关于袁世凯不赞成，因联俄之议，是王之春提倡最力的。那王之春是曾经使俄的人。他在广东藩司任内时，俄皇尚为太子，来游时，曾与王之春款洽。故王之春一力主张联俄，以为可靠。怎奈国民中没有一个赞成，反恨王之春入骨。还有一班人，组织暗杀党，要把议联俄的人，全部以暗杀对待。那时就有不分皂白，以为王之春提倡此议，其余北京政府及北洋大臣，都主张实行此议的，便分头去干暗杀之事。所以王之春在上海金谷园酒楼，就有被万福华行刺不成的事。后来把万福华审

讯，在租界监禁了十年。惟此时，自王之春遇了这一场事，就没一个复敢提说联俄的话。这都是后话，不必细表。

单说当时那班做暗杀的，也不止要谋杀王之春一人，因为纷传袁世凯亦是主张联俄的人，就有一人唤做贾炳仁的，担任谋刺袁世凯的事。因当日俄国虚无党之风最盛，自此风流入中国。凡是尚游侠、轻性命的，都乐于此道。以为暗杀之举，一来可能警惕专制的权臣，二来可以博自己的名誉。那万福华、贾炳仁，就是这一辈之人。那日，贾炳仁取道直往北洋，若能成功，不负此一走，不想事未干出，竟在督署上房，被衙役窥出破绽，竟不幸失手，也被拿去了。正是：

欲图暗杀轻身去，转被疏虞失手归。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纵刺客赠巨款南归
对强邻观兵守中立

话说贾炳仁既担任前往刺杀袁世凯任务，因什么事未干得来，就失手了呢？只因贾炳仁平日只是凭着一股愤烈之心，只愿把性命相搏，至于如何方能刺得袁世凯，却不曾计算；且直隶总督衙署森严，贾炳仁本不曾进去过的，如何能近得袁世凯？所以担任此事时，虽满腔热心，及到中途，颇觉得有点难下手之处。因此忖道："如果做不来，牺牲了这条性命，实在可惜。若是到时便反悔了，实惹天下人耻笑，这样就不是大丈夫所为。"想到这里，即无退志，便鼓起余勇，直望天津而来。

因直督衙门，却有两处：半年驻于保定，就有半年驻于天津。那时直督恰好驻在天津地方，故贾炳仁到时，先在天津找一间旅馆住下。心中正计算如何方刺得袁世凯，计划待他出衙时，迎面用手枪击他。想自己曾经练过手枪的，准头命中，颇信得过。且除了枪击，却没有第二个法子能近他身的了。正东想西想之际，忽闻金锣震动，呼喝之声，灌彻耳朵里。正问店中小厮是什么事，那小厮道："并没别事，不过北洋大臣往租界拜会领事府，今欲回衙，经行此地的。"

贾炳仁听了，就起身向窗外张望，早见那一顶八抬大轿子，已经过去了，心中却道："可惜，可惜！"又忖道："自己若早到一天，打听得他往租界会客，今天就可干自己的事。今他过时，方知道是他经过，一点事也没有预备，亦没分毫布置，却行刺不得。今失此机会，又复待下次了。"嗟叹了一会，一宿无话。

次日即出外游玩，欲打听袁世凯再于何时有事出衙。不想两三天总没消息，心上已不胜懊悔。一天清早起来，旅客里早有红单派到，直督袁世凯因感冒告假，一月不理事。贾炳仁看了，心中顿吃一惊，因自己所要干的事，实不能告人，若在天津居住过久，必要被人怀疑。今直督又告假一个月，想这一个月内，袁世凯必然不出衙门，怎能行刺得他？若再过一个月，盘缠固然用尽，

且恐误了事，如何是好？左思右想，倒不如想法潜进督署，好亲自刺杀他。想罢，便拿定了这个主意。原来贾炳仁却有一宗绝技，凡文人志士，罕能做到的，却是飞檐走壁，上高落低，颇为矫健，故决意先进督衙，踏看地方，到次夜即行下手。且刺人者，用刀比用枪还有把握，所以贾炳仁就转这个念头，早拿定主意。

那日等到晚饭后，来到督衙左右，往来审视了一会。只见督衙后壁，紧贴一间民房，却是营小贩的。时已入夜，各家都已闭了门户。是夜又值一月将尽，月色无光，更有微雨，路上行人绝少，贾炳仁便欲纵步跳上那间民房，然后转登督署。忽见一个更夫击柝前来，贾炳仁恐为所见，却闪过一旁，让更夫去远后，走回那间民房附近。见侧边有一条石基，就踏上石基之上，翻身一纵，已登上瓦面。不想为时尚未夜深，那间民房内里，那些人还未睡着，听得瓦面响动，早已大声呼唤。

贾炳仁恐惊动别人，先闹出事，就不动声息，急折回督署后墙，即沿墙而进，已到督署上房瓦面。从窗口向下面一看，觉外面隔一道天阶，直出就是签押房。惟天阶上面，统用铁枝遮绕，颇难以下去。但见上房内，有几个妇女还围在一张桌子上打麻将，旁边立着几个丫环递烟。那时因有微雨，上房内无人出进。贾炳仁却伏在瓦上蛇行，直过前座瓦面，再向下张望，正是签押房地方。只见袁世凯在灯下阅看文卷，旁边立着一个跟人。

贾炳仁看得清楚，觉得此时下手最好。但各处天阶，俱用铁枝支搭，以外就有门户，俱已紧闭，反觉无从下手。心中自恨失此机会，倒不如明晚再来，带些镪水，把铁枝弄折了，直下去取他一命，实在不难。想罢，便想仍沿旧路回，至那间民房瓦面上，然后转下来，已是二更有余，幸亏没人知觉。回寓后，只托称游玩街上才回。过了一夜，次日即购买镪水，预备晚间所用，惟望这一夜天仍有雨，好便于干事而已。

不提防自前一夜，贾炳仁纵上那间民房之时，早已惊动内里的人。次早即查看瓦面，发觉墙上尚有些脚印。况跳上之时，用力不免过猛，已把几块瓦踏破了。看过脚迹，直望督衙而去，心中益发诧异，少不得把此事对邻人及亲朋诉说。恰好督衙那位伙夫到来，都是平日闲谈惯的，就对他说及此事。那位伙夫记在心里，却回衙中将这件事情报告。就由督署巡捕踏勘了一会，忖度此人登督衙瓦面，究竟有什么用意，料他今夜一定再来，即密嘱手下各人，分头伏在瓦面上窥探。

贾炳仁却不知道已经泄漏了事情，只等到夜分，依旧前往。是夜路径较熟，直踩到签押房瓦面上，不想早被巡捕各人看见，把暗号传告手下，即一齐

动手。你道贾炳仁一个人如何走得脱？即被衙役拿下，急搜身上，并无一物，原来贾炳仁见衙役来捕时，已把镪水及小刀，全都丢掉了，只道衙役搜不出凶器，也不至有什么大罪。忽闻一人呼道："这里遗有一把刀子呢。"贾炳仁听了，知道被他们搜出利刃。自己所谋的事，料不能不认。当下即由差役押贾炳仁下来，那些巡捕已当这件功劳，料然不小，趁夜报告袁世凯，报道是拿到刺客了。

袁世凯听得，想了想，即令巡捕官独自进来，问个详细。那巡捕官便把头一夜看出形迹，是夜派人侦察，当场拿获，便拾得利刃一柄，从头到尾，诉说一遍。袁世凯道："既是如此，你们小心可嘉。但此事总要秘密，不宜传与外人。外人言三语四，弄得城中不安静。怕那时更有宵小之徒乘机放出谣言，不免居民惶惶，反为不美。你且退下，不要张扬。便是别人问起，只说没有这等事罢了。"巡捕官说一声"卑职知道了"，即退出来。

袁世凯令带贾炳仁进来，并将他身上搜过，并无凶器。即令各人退出，独自讯问那贾炳仁。时贾炳仁自忖被拿后，必不能免于一死，因是当场捉获，更搜得凶器的，还有什么话可说？只得拿定主意，直供不讳。因此，到时立而不跪。袁世凯亦不逼他跪下。那袁世凯道："你独自一人，身怀利刃，到本衙瓦面上，要干什么事？"贾炳仁笑道："自然是要来刺杀你的，又何必多问？"袁世凯听了，登时面色大变，却道："你好大的胆子！你既谋刺我，这罪案非同小可，你还敢直说出来么！"贾炳仁笑道："好大个人物，还说这些话！原来不值我一刺的。须知谋刺你的事，我有胆子要干得来，难道没有胆子说得出。若说句话还不敢，还讲什么实行呢！"

袁世凯此时觉得此人好生奇异，便问道："你究竟姓甚名谁的？"贾炳仁道："我是姓贾的，名唤炳仁。今既被拿，欲杀便杀，还端详名字做什么？"袁世凯道："父母生你，本望你有点成就的。你要干这些事，难道不畏死吗？"贾炳仁又笑道："我畏死就不来了。"袁世凯道："你同党有若干人呢？"贾炳仁道："总不能说得许多，只各干各事罢了。"袁世凯道："现在来谋杀我的，又有几人呢？"贾炳仁道："一人制一人，那消许多，只我一人来干此事。今我既不幸被擒，只该杀我一人，不要株连别个，致为我一人累及无辜。"袁世凯道："你还有点仁慈的心。但我有什么不是，却要你来杀我？"贾炳仁道："方今公理渐明，若那些只图高官厚禄，拥护一姓专制的君权，不谋国民平等的权利，不还国民自由的福，是专制的民贼，我们便要杀他。"袁世凯道："这样，内而北京，外而各省，凡在仕途中的，都要刺杀了。试问你们又哪里刺得许多？"贾炳仁道："愈执大权的，愈要先谋杀他。大人官镇北洋，握几镇兵权，若是

念及国民，哪一事干不得？你还只是随众浮沉，怕中国里头要杀大人的，不止我一人了。况新近发现一点事，大人的宗旨必要误国害民，大人想还记得。”

袁世凯听到这里，反惊诧起来，口呆目定，好半晌方问道：“本部堂什么误国害民？新近发现的，又是什么事呢？”贾炳仁道：“大人真个不知么？现在政府里头，主张联俄，哪个不知道是王之春提倡，你是赞成的？大人试想，俄罗斯是什么国？既分割了波兰，又欲分割土耳其。近来蚕食蒙古，虎视满洲，狼子野心，还要与他联盟，正如引虎自卫。故先要谋刺王子春与你两人，好绝后患。”袁世凯听了，笑道：“你不知东京拒俄义勇队曾推举代表来见我么？我哪有主张联俄这等下策！我初只道你是有点见地的人，不想道路传言，就信以为真，致自轻身命，冒险来干这等事。”说罢反大笑不已。

贾炳仁看了，也感触起来，暗忖道：“袁世凯这人好生奇怪，若别人做到总督地位，哪个不小题大做，要杀人示威？今自己要杀他，又是当场捉获的，若在别人，无有不用极刑来处治自己的道理，他偏用一番说话，与自己面谈。我要杀他的，他不以为仇，反如此谦虚，实在难得。料他必有个深意。看来又不免要误杀他了。”想罢，即道：“大人既不是主张联俄，是我错疑了。但错疑了联俄的人，也没有错骂那专制的民贼，我这点心却不易解的。”说罢，复仰天哦道：

炸药轰开新世界，狂澜倒尽逆潮流。
此生羞读支那史，有几男儿识国忧。

袁世凯听到这里，也不免有所感触。细看那贾炳仁不过是二十来岁的人，却肯如此冒险，料他是革党中人，要学俄罗斯的虚无党，来做暗杀的无疑了。细想他又像刘铁升、汤荣健之流，有点志气，亦有点胆量的，倒又可敬，就真诚说道：“本部堂说不是赞成联俄的，你有怀疑没有呢？”贾炳仁道：“这很难说，因我平生将己比人，向不好说谎，就一向不疑人有说谎的，且我不曾把假话说来。若大人做这个地位，还说假话，就出人意外了。”袁世凯道：“本部堂今把你省释回去，你却怎样？”

贾炳仁又笑道：“这更是笑话。大人方问我同谋这件事的有多少人，还怕要株连党狱是真。我却是当场捉获的，大人如何肯放我？今我再实说，这件事只是我一人干的，不要再起株连，只望大人不加严刑责供同党，令我认供便是万幸。若说放我回去，如何敢做此梦想？”袁世凯道：“本部堂若要株连时，早把你发具严讯了，你明明说各干各事，谋刺专制民贼，可知你党中不止你一

人。但今不必多说。本部堂实惜你的愚莽，又怕你的凶狠，但还敬你的胆量。今实在说，本部堂要悄悄释你回去。不要把此事张扬出来。但你被释后，要做如何举动，不妨实告。”

贾炳仁这时，觉着袁世凯此话，真是开诚布公。料他真别有深意，这样如何好负他？因此直说道：“我被拿时，本不望有再生之日。惟若得邀大人高量，俾得重生，这点私恩，却不能不念。惟我宗旨不能改变，只自悔学问未优，做事不密，既已被捕，又靠省释于人。此后惟有埋名隐姓，老守田园，不复问天下事罢了。若感私情而变初心，慕势利而受驱策，是某所不能为也。”袁世凯道：“古人说得好，道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又道是‘士各有志，不能相强’。足下此言，实如披肝沥胆，令人敬佩。但足下言不愿受人驱策，难道本部堂除了足下，就没人使任不成？总而言之，本部堂之意，务欲成全足下，万勿以他意生疑才好。”贾炳仁道：“大人之言，亦是实话。惟欲成全于我，敢问大人所以成全之意。莫不是听某一言，有感于心，故改念为国民造福，以成某之志乎？抑以某此来，甘蹈白刃，为聂政、荆卿之所为，今已被擒，故欲先杀吾首，使吾如荆卿一般，传之后世，因以成名乎？若是不然，有何成全之法，务请大人明示。”

袁世凯笑道：“足下所言皆非也。本部堂所处地位，不能行足下之志。故眼下与足下宗旨不同。若谓必杀足下，然后足下成名，又万无此成全之法。昔张良矢志与韩报仇，终轻举妄动，而无济于事。本部堂虽不能比得秦皇，惟足下竟与昔日张良相仿佛。故所谓成全足下者，亦如黄石公之成全张良而已。本部堂虽无张良之才，但足下既怀救国大志，惟以血气用事，像朱家郭解一流，终究是没用的。是以本部堂决意将足下省释。此后望足下奋力于国家，仍须光明正大，若区区求刺刃于个人，事本无补，且足于纵轻于一死，试问足下有若干头颅，有若干性命，能死得若干次？若小用其才，自轻其命，此匹夫匹妇之气，若有志国家者可不必为。足下以为然否？”贾炳仁道：“大人既国士相许，哪敢不勉。总而言之，大人行大人之志，某亦将有以慰大人成全之苦心也。余外倒不必多说。”袁世凯听罢大喜。

是时，已谈至深夜。袁世凯趁夜再传巡捕来见，悄悄地再嘱咐道：“今日之事，千万不要传说。且此等事若太过张扬，反使鹤唳风声，愈为紧急，只可当没事一样，任他自兴自灭，较为上策。若是不然，要做打草惊蛇，怕暗杀之风日盛，连那些桀骜之徒，反要牺牲一命，从这里博个声名。那时刺客日多，只怕拿不胜拿，捕不胜捕了。”

巡捕听罢，只是点头无语。因袁世凯之言，他既不敢违抗，惟自己以为拿

了这个刺客，当是一件绝大的功劳，好谋个奖叙，今袁世凯不要张扬，这场保举，定是没指望了，故此更不答话。袁世凯默会其意，即说道："论起这件事，都是你一片心，实在可取。今本部堂纵不把此事再提，将来必寻一个机会，好提拔你，以做勉励，你尽可放心。即衙内各人，你也提醒他们，不要多说。你们既尽心衙内各事，本部堂自然心里有数。"那巡捕听罢，方诺诺连声地去了。

袁世凯即转回上房，拿出二千两银子出来，全是西国银行的银票，即对贾炳仁道："今有银子二千元，本部堂要送给你。你明早速离此间，不要逗留。你拿了银子，若是归守田园，不问世事，尽可过得去；若有心国家，就拿这些银子往外洋留学，他日成功，尽多合用之处。但须知丈夫做事，要正正大大，磊磊落落，不要徒轻性命，像那愚夫愚妇以死为荣，实不足取也。"说罢，即将银子交给贾炳仁。那贾炳仁一力推辞，口口声声说："得留残生，已是万幸，再不敢领此巨款。"惟袁世凯苦苦要赠他，并说："这二千两银子虽少，正可以成全你一生事业。"贾炳仁被逼不过，方才受了。并道："某以血气用事，今番所遇若不是大人，恐今日在监狱中，明日即登断头台上了。"说罢，无限哀感。袁世凯复勉励一番而别。

自此，直隶衙中都不提拿获刺客的事。只自贾炳仁被获那一天，传出之后，所有天津一带也哄传开了，都欲听候着此案怎样处理。初时报纸方传遍了，过了两三天，竟毫无消息。有与督衙员役认识的，也来问及此事，倒答称是假的。过一阵，渐渐不提，便当此是真正误传的了。

话休絮烦。单表当日联俄之议不成，俄罗斯已知道北京政府里头，用阴柔笼络不得，便欲用那强硬手段。因自中东战后，俄人恃着首倡仗义，替中国争还辽东半岛，所以索得旅顺租界及东清铁路，又借保护铁路为名，在满洲派驻护兵。

及庚子之乱，和约既成以后，北京政府本与俄国订明，那铁路护兵分三期撤退。到那时，俄国竟要违约。因他要寻东方根据地，正欲借撤兵之名，多取满洲土地权利。不提防北京政府，又因国民纷说拒俄，所以只催俄人遵约撤兵，绝不敢割让权利。俄人老羞成怒，不仅不撤兵，反调护兵占踞了奉天省城。经将军增祺再三诘问，俄人反怒增棋多事，也把增祺将军拘囚去了。并在清国陵寝地方移做兵房，百般欺藐。任清外部如何交涉，俄使总是不理。那俄人真是目无清国，以为可以任意占领。不料竟激怒了日本政府，因日政府前时已取得辽东半岛，忽被俄人强夺了去，一来畏俄国强大，二来与中国疲战之后，自不敢再惹俄人，是以隐怒，只与俄人订约，言明自后大家不得占取辽东，计前后隐怒十年。

日政府早料着与俄人终有一日要决裂的，就养精蓄锐，储蓄财政，增练水陆人马。又虑俄国地方寒冻，日兵知将来忍受不得，故又在北海道练了一支奇兵，专能耐寒的，正要寻个机会，与俄人开仗，好雪从前争夺辽东半岛之恨。恰值俄人踞了奉天，大背前约。北京政府无权无力，竟奈不得他何，日本政府就执前约，向俄人诘问。一面电令驻俄的日使，与俄政府交涉；一面又令外务省，与驻日的俄使交涉，要俄人退出奉天。不料俄政府全不以日本为意，且占踞奉天这件事情，论公理以及约章，固对不住清国，又对不住日本，本无言可答，惟有自恃强大，以为日本断不敢与自己抗争。故于日本政府所有照会诘问，只是支吾答复，弄得日本国民个个激愤。

日本政府见民气可用，况又积十年来与俄国相仇的，今见俄人答复，绝无要领，料知一定要战，便外示和平，使俄人不做准备。况且知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只成了单轨，远兵运粮，仍属不易。怕将来交通日便，更难与俄人开战，遂决于此时开仗。恰好俄人不以为意，一发示以畏战的形色，因国民愈愤，现把议院解散了。俄人因此更相信日本真无战心，是以一切东方军备，只随意敷衍。

时北京政府因俄人不退，正希望日本与俄人开战，故暗向日政府怂动，并愿合兵。惟日政府细忖："清国实是不能战的，若与之合兵，胜时便是两国破俄，不见得自己本领；若不幸致败，更以两国相合，且不能敌俄，更为失羞。至于日胜清败，俄人必单趋海国一面，更难以兼顾。"故一意不要清国帮助。并力请清国，如日俄开仗时，务请清国严守中立，不必与及战事。那清政府见得不要自己出兵，更为得法，自没有不愿。果然，日政府最后发一道文书交给俄人，只让俄人把北满洲收为势力圈，要任日本处置朝鲜的事，又要俄人退出南满洲，限俄人四十八点钟回复。不意俄人实不自量，并欲鲸吞朝鲜，到期仍支吾答复日本。日皇便立刻复集议院，立时开仗。因清政府以有言在前，要守中立的，到这时自然宣布中立。恰那直隶地方，正与战地为邻，故这个严守中立的责任，又落在袁世凯身上。正是：

任把东辽开战务，反安中立作旁观。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严守中立诸将纪功
大兴党祸廿人流血

话说当时朝廷既宣布中立，就颁行各省筹备防务，要守严正中立，免为日俄借口。一来防各省内乱，乘机泄发，二来又防两国交战，必有一败，也防败兵流人中立之境。因此，直隶一省是个紧要的去处。因直隶与奉天本属毗连的地方，哪一国败时，最易流入的。当时袁世凯正任北洋直隶总督，这个严守中立的责任，正落在他身上，比别省督抚更是不同。

那袁世凯一面人京，与军机大臣计议，又经召见过，由朝廷询问中立政策。袁世凯早已胸有成竹的，奏对过了，然后回任办事。还幸当时已练成新军洋操队，足有四镇之多，计不下四万余人，都是参照德国与日本的陆军制度练成的，又经聘任日本军官做顾问，训练了多年，尽堪保卫地方，不似从前军队的腐败习气。故袁世凯当这个时候，自信“中立”两个字，可筹办得来。又因早上已忖知日俄交涉，必至决裂，就请朝廷先照会日俄两国公使，自称日俄若有战事，我国必守严正中立。但从哪处地方驻守，总要划清哪一处是交战地，哪一处是中立地，才有把握。因中国此次中立，与别国中立不同。在别国中立，只不要兴战助战，不要把军火暗中输给那交战国，便是完全中立。惟中国与日俄战争实有关系，那交战地既在东三省，本是中国的辖土。论起别国在我国交战，本是千古罕有的，且交战地与直隶相邻，稍一不慎，怕容易把中立破坏了。故划清战地，确是少不得的。自袁世凯发出这个议论以后，政府中人皆以为然，所以先分定辽河为界。辽河以东是交战地，辽河以西是中立地，早已分得清清楚楚。

袁世凯便令提督马玉昆率领本部人马，出镇沈阳。又令统制段琪瑞在本镇抽调十营，驻扎锦州，又令统制张怀芝在本镇抽调数营，同往锦州助守。一面又令马玉昆，分兵驻守热河。以上各路，都与战地相邻的，先发重兵驻守，以免败兵流入。又令二三四各镇新军管带官，各在本镇抽调数营，把守榆关、朝阳两处。计自沈阳、榆关、热河、朝阳各路防兵，都归马玉昆节制。因当时马

玉昆是直隶本省提督，且称为淮军的宿将。自改练新军之后，他部下已全部改了洋操，在中国里头，算是能战的。故上年朝廷加恩赏他一件黄马褂，并加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有了这个名位，自然由他节制各路。况且他又在直隶多年，地势既熟，所以袁世凯用着他。又忖自甲午庚子之后，各军营都畏忌洋人的厉害，恐这会中立，稍有畏怯，即不能严正紧守。是以马玉昆领兵启程时，袁世凯即嘱咐他道："这一次出兵，虽不是与外国交战，但稍有参差，即贻外人口实。务须守着公法，倘有败兵过来，不必畏忌洋人，稍有饶让。你们只照此做去，日后有事，即由本部堂担任便是。"

马玉昆得了袁世凯之令，领兵去了。余外发出关外驻守的，都陆续先行出发。袁世凯又令统制官王仕珍，将本镇人马，一半驻守保定，一半调出天津驻守。时提督姜桂题方驻军南苑，袁世凯便令他抽调数营，前来助守保定。如都统凤山，也令他助守天津。便令道员赵秉钧督令警兵在天津缜密巡逻，亦令段芝贵统率警兵，巡守保定。其余各镇协统管带官，或二三营，或四五营不等，都分头派差。如河间、宛平、栾州、西河及通州、开平等处，都分兵驻守。又恐日俄战后，两国水师不知谁胜谁负，或有战败的战船逃至，故又令北洋各水师将官，将北洋所有巡舰、炮舰、水雷，都次第召集，分头在烟台、大沽、秦皇岛等处防守。

自各处调派停妥，所有值差将官，都先后到袁世凯处领过军令，各自开差而去。果然将直隶那几镇新练的陆军分发清楚，各路搭配完全，自京中、南苑、通州，以至直隶全省，都把兵马布得铁桶似的。然后，袁世凯才把所有办理中立、派驻各路防守情形，详奏朝廷。清廷见得袁世凯这次调度很有方法，也十分嘉许。一面降旨褒赞袁世凯，一面着袁世凯随时留心督率各路，不在话下。

单说袁世凯自办理中立军，将各镇分驻妥当之后，京中皆以袁世凯有才干，调动很有法度。惟是有些权贵，见外自榆关，内至南苑，皆是袁世凯兵权所及，且一旦有事，转手间即调动如意，无不得宜，因此也不免有些猜忌，自不消说。

果然经过日俄战争，陆路如锦州、沈阳一带，从不曾有败兵流入。水路虽有俄国败走的炮舰水雷，逃入秦皇岛地方，倒被北洋水师留下。所以，附近辽西地方，俄国屡思破坏中立，倒也无从入手。当时中外人士也赞颂中国中立十分严正。这都是袁世凯的功劳。所以事后论功，自然以袁世凯居首，就赏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自此有些权贵更为不服，每欲分袁世凯的兵权。那袁世凯也听得一点风声，益发收罗物望，但当时自荣禄没后，早是庆王当国，所以文

武大小各权限，都在庆王手上。

袁世凯细想自己官高权重，处着这个地位，实不得不小心。故一面寻个机会，要交欢庆王。恰有一位姓杨的叫做仕骧，一向在庆王府里，非常得庆王信任，那时正放了直隶道员。那袁世凯一来见杨仕骧办事有点才干，就奏保他升任了臬司。即由他介绍，结交了庆王，投拜在他门下。那庆王虽居大位，惟是以懿亲见用，并无才干，犹如木偶。因见袁世凯有点才干，倒乐意袁世凯在自己门下，凡事有个依赖，因此也与袁世凯十分相得。袁氏更借庆王的势力，行自己的权势，任是京中权贵怎样猜疑，也奈何袁世凯不得。

光阴荏苒，又过年余。自袁世凯有了权势，那时一般国民，凡有点思想的，都盼望袁世凯有什么改革举动，因他自巴结上庆王之后，一力收揽人才，又攘夺权势。最近如开平矿，也令张冀与英人构讼，争回自己手上管理，其余电报局，亦收回在自己手上。至于官商团办的招商局，那总局本在上海地方的，他亦要争回，作自己权限所及，此外无论什么事，凡有一点有用的，也要归北洋管辖。

这些举动，官场中自然侧目。惟在国民眼中看来，反疑他一味揽权，定有个用意。及见他依附了庆王，并无替国民营求幸福的思想。他除了自己争权固位之外，也无他事，倒不免把一片希望袁世凯的心，像泼了冷水似的。那些党人，自不免要谋个反动起来，要对付袁世凯。那时先有一人，姓张名惠的，也与一友叫做鸟重光，却同在北洋一间学堂肄业，数年来都是同心同志。那张惠向来亦只是一个愚直的人，自看了几家报纸，又被中外风潮刺激了，就把脑筋换过来，天天说政府里头于政治是不能改良的，就立意要谋起事，恰与鸟重光又同一样志气。故在学堂里，不过三两年间，就辞了出来，天天只与秘密党来往。

那一日，张惠却寻鸟重光说道："当初只道袁总督将有一番举动，如今他只知道自己争权争势，只替朝廷练好几镇兵，好保全家产，至于国民权利，同胞幸福，也总不计了。我们不对付了他，多留几个民贼罢了。不知足下尊意若何?"鸟重光道："足下说得很是。但单是对付了那袁氏一人，究竟没什么好处。若对付了他，能趁机干一件大事出来才好。"张惠道："不差，现在东洋那里也有几人，回来是要谋此事的，我们益发与他们一起干罢。"鸟重光道："恐怕还要三思。因北洋是陆军菁华所聚，怕这边起事后，不多时也大兵云集了。这时却不能不解散，还恐一身难保，似属无益。"

张惠道："然则足下真是一个畏死的人了!"鸟重光道："足下不是这样说，弟并非畏死，只是死也要死得值。若明知干不来，必从这里做去，小弟却不放

心。在小弟之意，不过筹个长策，并不是要阻挠足下。足下休要误会才好。”张惠道：“老兄是谨慎一点，惟据你又有什么高见，不妨直说。”舄重光道：“现在军队里头，还有几个是小弟相识的，日来已向他们运动过的，欲行宋太祖黄袍加身的故事，逼起袁总督来干这件事。你道好不好呢？”张惠道：“这个计策，若能做得来，自是上上的好计，因袁督有偌大兵权，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号令起来，没有不从的，只怕不容易干得。依弟愚见，做事总要缜密些，因运动军界里头，只怕中途反悔，万一倒转了枪口，要将我们拿捕，实不可不防。”舄重光道：“这个何消说得，待弟慢慢见过几个同志，商量商量，看可行不可行，然后再作打算。”张惠答声：“是。”自此两人也分头秘密活动。

恰那时东洋有十数学生回来，亦谋干此事的。故天津一带，天天有党人密议。因此，风声传出实不好听，都道有党人在直隶、北京，要谋起事。这些风声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也不大以为然，倒当属下各员打草惊蛇，不免捕风捉影。但见人言啧啧，先后到辕票报的已有数人，也不能置之不理。便扎下天津警局及各武弁一体严防。那时北京里头，亦有点风声不好，也纷纷派员访察。因此，自北京以至津沽，都四处派出侦探，凡往来轮船及客寓，都不时查搜，更防有军火运人。便是起货物时，也认真检验。故弄得天津一带，人心惶惶。

那时党人见消息已泄，知事有不妙。惟幸并无军火运到，以为无什么凭据，故仍自安心。惟是那些侦探员却管不得许多，凡是形迹可疑的，倒要拘去。至于并无事业，只三群五队不时在旅邸出进的，也要拘拿，以为纵使错拿了人，也没什么罪过。正要多拿些人，好博得成谳，便是大大的功劳。所以在天津地方，见张惠等一干人，倒穿着学堂装束，早已疑他是个党人，故一举一动，也觑着他。更有从前与他同学的，那时已在政界里头，早知道张惠的志气，因见他不时秘密聚会，就怀疑起来，竟把张惠等二十余人一并拘去了。正是：

莫道血红能染顶，不分皂分也拘人。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力劝勇退介弟陈书
宏论国仇学生寄柬

话说张惠等二十人，既然被拘，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因何至事情泄漏。但到此时，亦无话可说，仍当自己是并无凭据，即被讯时，亦难断自己之罪，也不想到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当下侦探员把二十人解交警局，羁押待讯。那时总办警局的，正是段道芝贵，当即到辕请见袁世凯，要票报此事。袁世凯接进里面，段芝贵即把拿获革党张惠等二十人一事，禀称请示办法。

袁世凯道："可曾有讯过不曾？"段芝贵道："正已拿获，方择期开讯。不过先来票报，请示办法。未得大帅命令发交哪处审办，却不敢擅行开讯。"袁世凯道："既不曾讯过，你从哪里知得他是革党呢？"段芝贵听得此话愕然，也无可对答，觉得袁督此话，亦属有理。想了想，才答道："人言啧啧，都道他形迹可疑，所以拘他，想亦拘他不错。待一经开讯，便知分晓。"

袁世凯道："人言不足成谳，若只从形迹上定他罪名，必至弄成冤狱。事关人命，你们总要谨慎些。若一心一意要当他是革党，然后用刑定他，实在大误。你们慎勿存一点侥幸功劳的心。如果确是党人，亦不必株连太过。方今风潮如此，实在寒心，只怕误杀一次，即多一次激变人心，落得党人借口，多方煽诱，反而增大党人声势，实不可不虑。故你们益发要谨慎才好。"段芝贵听罢，觉得此次自己到辕，本一团盛意献功，以为拿得此二十人，上司必然欢喜。如今袁督这一番议论，实是不大愿兴此狱，便似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又不敢多辩，只连答几声"是，是"，即行辞出。

回到局里，觉得此番虽欲得功，恐不免又成画饼。但费许多精神，方获得这二十人，不想自己以为有功，即部下巡官巡士，亦欲图一个保举。看来，此案不宜落在直督手上。便一力运动京中政界，好提归刑部审讯。恰当时京中亦有风声鹤唳，亦曾派出侦探员到津密探的。故刑部借风驶舵，要寻一件事来做，即令将所获二十人解京讯办。直督自不好不从，且乐得将这件党狱脱开自己手里，所以将二十人即提解入京。那刑部立即讯了一堂。内中有侃侃自承

的，亦有坚不吐实的，亦有供称委实冤枉、不肯供认的。不够刑部堂上，拿出几件桁杨刀锯，早已一一认了。

时直督正欲移文刑部，请他谨慎研讯，后闻在堂上仅讯了一堂，皆已认案。现二十人不日即解回天津处决。袁世凯听得这些消息之时，正在喝茶，不觉一惊，连茶盅也掉在地上，却说道："怪极，那二十人并非是起事时当场捉获的。只是在客寓或在学堂，说他是形迹可疑，就将他们逮捕，难道个个倒有真正罪名的？天下事断无这般凑巧。便是那二十人全是同党，也并有一事干出来，亦罪不至于全杀。纵使有可杀的，那罪人亦该有个首从，何至把二十人一并要处决呢！"说罢，再令人打个电报入京，问刑部将此案如何定法。那刑部果然复称，二十人皆已认罪，日内即行处决。袁世凯见得是实，又复往还电商，请刑部分个首从。那刑部又复称案已定了，不能更改。袁世凯亦无可奈何。果然过了两天，已将张惠等二十人押回天津斩决去了。

袁世凯满心不快。只经过此事之后，更引起宗室中人猜忌，大抵除了庆王父子之外，也没一个满意袁世凯的。那时袁世凯又兵权过重，政府里头虽没什么举动，但有些要争权的，自然日伺袁世凯的破绽，纷纷参劾。因此就令他兄弟里头，怀个履霜坚冰之惧，恐防袁世凯一旦有什么不测，贻祸家庭。因此他的兄弟袁世彤，就将一封书寄递袁世凯，意欲叫他急流勇退的意思。那书道：

四兄大人尊鉴：

窃以兄弟不同德，自古有之，历历可考者，如大舜、周公、子文、柳下惠、司马牛也。圣贤尚有兄弟之变，况平人乎！读《棠棣》之诗，则必洒泪湿书。弟亦有兄弟之感耳。诗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此乃常人常事常情也。若关乎君父之大义，虽兄弟亦难相济，德异则相背。大舜圣人也，周公亦圣人也，舜能感化傲象，周公则诛管蔡。舜与象为骨肉之私嫌，舜有天下，不必加之诛讨；管蔡乃国家之公罪，而周公不妨以大义灭亲。

吾家数世忠良，数世清德，至兄则大失德矣。二十年来之事，均与先人相背。朝中所劾者，四百余折，皆痛言吾兄过恶。吾兄抚心自问，上何以对国家，下何以对先人？母亲在生之日，谆谆告戒于吾兄，而兄置若罔闻，将置母亲之训于何地！兄能忠君孝亲，乃吾兄也；不能忠君孝亲，非吾兄也。弟避兄，归隐故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间或通信，后十年片纸皆绝。今关乎国家之政，祖先之祀，万不能不以大义相责也。自吾兄显贵以后，一人烹鼎，众人啜汁，以弟独处

草茅，避居僻壤，功名富贵终不敢问津。

今则吾兄贵为总督，弟则贱为匹夫，非固为矫情也，盖弟非无心者也。兄于弟固不必过加亲爱，弟所于兄亦不敢妄有希求；吾兄之爱弟与否，固非所知，弟所求无愧于己心而已。弟挑灯织履，供晨夕之助爨，枕流漱石，吸清泉以自如，不特无求于兄，亦无求于世也。虽然，清苦自安，实荣于显达，苟不自爱，弟亦不难随与身败名裂，盖使为人指责曰："此为某人之爱弟也，某人之羽翼也，某人之爪牙也。"弟此时自问，将无以自处。弟视大义如山岳，视富贵如浮云，惟守母亲遗训，甘学孟节，老于林下而已。

昔者己亥之寿，弟曾上亲供于护理河南巡抚景月汀，请他转禀荣相，曰"朝中无有能制吾兄之人，若解其兵权调京供职，固所以存兄，实所以存功臣之后也"云云。其言昭昭，如在目前。自今以后，但愿苍天有知，祖先有灵，吾兄痛改前非，忠贞报国，则先祖幸甚，阖族幸甚。临纸挥泪，书不尽言。专此敬请近安。六弟世彤顿首。

这一封书信，寄到袁世凯那里，袁世凯看罢，只付之一笑。凡有属下官员到来投谒的，都把这一封书遍给人看。大家都诧异道："令弟何以出此狂言，实在不近情理。"袁世凯道："我现在有四镇兵权在手，无怪人相疑。但我若要反正时，不在今日了。外人观我，似乎结树党援，但我用人，亦因才而取。若才不足用，即亲为兄弟，亦不能援引，此吾弟所以积怨也。今吾弟以孟获待我，而以孟节自处。若果为孟节，自可终老布衣。试问数年前，他捐了一个道台，却是何意？昔吾兄世敦，在山东误杀良民，激成团党之变，因以革职。吾兄弟颇谓我不为兄设法。然试问此等罪名，岂能以私害公？吾之结怨于兄弟者在此。特今者吾弟之欲陷吾亦极矣。"说罢，闻者倒为叹息。

自此袁世凯把亲弟之信，逢人便说，以为吾弟此书，必料自己匿不敢告人，乃故意不为隐讳。借其中内外官员，有信袁世凯必不至有异心的，有疑袁世凯一味揽权。欲话说，相知莫如兄弟。今其弟且作此话，或者袁世凯真欲动弹，亦未可定，或疑或信，自所不免。惟有一二宗室中人，便欲设法分袁世凯兵权。在军机里头开议设立一个练兵处，派庆亲王做了个督办练兵大员，满心要把袁世凯兵权，归收回庆亲王手上。

不意朝廷迭次见过各国公使，凡谈及练兵，倒称袁世凯最为熟手。今北洋陆军既有了成效，倘若在京中练兵，自然少他不得了。那日本公使见了庆王，又说袁世凯练兵甚为得法，今设练兵处，大要用袁世凯北洋相助等说。凑着庆

王又不大懂得军事的，正乐得有人帮助，况且自己所靠的只是袁世凯，便又请旨将袁世凯派为练兵处会办大臣。那时一班宗室人员，只道设了练兵处，就可收回袁氏的兵权，不想反令多一个兼差。他手上几镇兵权，依然无恙，不免大失所望，自然要筹第二个法子，为对付袁世凯之计，自不消说。

单说袁世凯自得练兵处会办大臣的兼差，属下文武官员自必纷纷上衙道贺。其中知己属员，更有些欲求练兵差使，要求袁世凯说情的。先是段芝贵到来道喜，袁世凯道："这事有何喜可贺？"段芝贵道："不是这般说，直隶虽靠近北京，但公究竟是个外任总督。今京里所设练兵处，且不能缺公席位。可见廷眷独优，安得不贺？"袁世凯道："贵道有所不知，此次练兵处之设立，本不利于本部堂，实欲借设练兵处之名，为收回北洋兵权之计。惟庆王与我交情独厚，又见京中尚无可以代任兵权之人，所以外人看见北洋陆军成效，力为援荐，故有此命。足下试想：窥伺者在前，猜疑者在后，吾断不能持久。每欲舍去此责任，而廷意又不允。因此窥伺猜忌者益多。可知多一次优差，即多一分危险。故吾作此言，此非足下所知也。是以吾于练兵处会办一差，只愿拥个虚名，再不愿荐人于其中，贻人借口。许多到来欲求练兵差使，是未知吾意矣。"段芝贵听罢，深以为然。

次日，袁世凯独自进京叩见庆王，借辞去练兵处会办之名，欲探庆王之意。庆王道："足下诚有聪明，京中盖有欲得足下兵权者，故多方设计。然足下亦不必介意，只宜勉力任事，不必辞差。以今日人物，实非足下不足以掌兵权也。"袁世凯听罢，自然依庆王之意。随问庆王，欲夺自己兵权者，果属何人。庆王道："此事本不宜多说，足下既已问及，又似不得不言。铁良每于召见时，故意谈及军事，炫耀己长，以揭北洋陆军之短。且每与枢臣相见，必谈北洋陆军训练失宜，即此可知其意。吾不知彼有何能干，要替足下治兵。日前设练兵处，亦其面奏请行也。"袁世凯道："王爷深居，似未知官场积习。他虽不谙兵事，然近来收凤山、良弼二人为爪牙，将恃此二人为挽绾兵权之计，何必铁良自有才干，方能争权。今在王爷面前实说，请为门下设法，一则辞官归里，以避贤路，次则改调入京，以卸兵权。望王爷俯允。"庆王道："你年尚强壮，正当为国家出力，何必遽萌退志。你回北洋，只管办你的事，他人之事不必计较。"

袁世凯听罢，称谢而出。回至直督衙门，心未释然，力求所以解释铁良之忌，即请杨仕骧相见，告以庆王所言。此杨仕骧方借袁世凯之力，荐任直省藩司，正恃袁世凯为冰山，自然力替袁世凯筹度。袁世凯道："据足下高见，要如何处置才好？"杨仕骧道："大人年壮力强，位高权重，宜为人所忌。且京内

只有庆王为大人心腹，以外各军机，不是反对的忌大人权势，就是顽固的嫉大人行为，终亦可虑。请借庆王爷之力，荐一人入值军机，以为自己内援，实是要着。余外尚书督抚，不可无自己心腹之人，盖多一声援，即少一反对，大人以为然否?”在杨仕骧此话，一来为袁世凯计，二来亦为自己计，好望袁督保升自己。惟这些说话，正中袁世凯之心，听罢深以为然，即道：“足下真是高见，我当依此而行。”

次日，袁世凯人京谒见庆王。正要荐人人值军机，细忖所荐之人，若是自己心腹，更惹人眼目；若被自己所荐之人，必然感激自己，何患不为自己所用？恰那时初设学部，想现任学部尚书的正是荣庆，亦与自己有来往的，不如荐他也好，便向庆王道：“现在军机办事，一切用人行政，都是无甚成效，皆由在枢垣的，像王爷的刚决，却是罕有。门下素知学部尚书荣庆，心地光明，举动正大，若以人值军机行走，必裨益不浅。不知王爷以为然否?”那时庆王正信用袁世凯，凡袁世凯一言一语，没有不从的，故听了袁世凯之言，自然首肯，便力荐荣庆人了军机。

那日谕旨颁出，荣庆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庆正不知何以一旦得庆王如此相待。当谢过恩后，即往拜晤庆王，谢他援荐之德。庆王道：“足下才干敏达，我所深知。只自袁世凯一力游扬足下，始省起来，援足下入枢垣去。足下此后，务求为国尽力罢了。”荣庆此时方知自己为袁世凯所援荐，益发感激袁世凯。

那袁世凯又见军机里头，已有一半是自己心腹，于是内而尚侍，外而督抚，都次第荐人充任。不想声势愈大，嫉忌愈多。从旁观看起来，倒觉得袁世凯当时地位，似可危可惧。因此便引出欧洲中国的留学生，反将注意力放在袁世凯身上。一来见他从前周旋义勇队的代表及前时天津党狱，也不大以为然；二来又见他一味揽权树党，只道他有个独立思想，凑着当时民党的风潮，一天膨胀一天，以为袁世凯有点意思。不知袁世凯固是无此思想，且他向做专制官吏，便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也并不想到此言，便联合上了一封书，寄给袁世凯，劝他独立。正是：

欲求大吏行奇举，几见斯民得自由。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赎青楼属吏献娇姿
憾黄泉美人悲薄命

话说留学欧洲的学生，因袁世凯结党营私，总揽权势，也怀疑他有什么举动，又见他所处地位，被宗室中人怀疑，以为那姓袁的，此时料是进退两难之际，若致一封书打动他，不怕他不改转念头，奋起雄心，谋个自立。便约了几人，先开一个秘密会议，说起致书袁世凯，劝他反正自立。

当下各学生听得，莫不以为是。就中一人叫做张绍曾，起身说道："自唐以来，凡是藩镇疆臣，凡有权有势的，都以袁世凯为最。因历朝见得汉末州牧，唐末藩镇，都是尾大不掉，也主张中央集权之治，是以疆臣总受掣肘。今那姓袁的如此举动，没有不令人思疑的。故近来政府里头，也要行中央集权，想为那姓袁的起见，意欲收他的权势，以免后患。那袁世凯是有点聪明的人，难道不知朝廷的用意？想他一定有个主意的。以弟愚见，那姓袁的除了具折乞休，就是举兵行事，方能于险里求全；若是不然，怕他下场，总是不好。故这个时候打动他，是最好的机会了。"又有一人说道："好虽是好，只怕那姓袁的没有这般胆量，就不免徒劳笔墨，也是枉然。"

张绍曾道："某料那姓袁的，不是没见识的人，未必不知旁人思疑自己；若不能释疑，又不能退休，他自问除此之外，更无保全之策。庆王以七十老翁，如残年风烛，能倚得几时？想他亦想及此层。或此时打动他，也是最好。便是打动不来，我们亦无什么不值，不过费去几两银子的邮费罢了。"说罢，各人都鼓掌称善。又以张绍曾发表的议论很好，就公推他做主稿。张绍曾亦不推辞，即立将函稿拟就，再会同修饰，然后寄回中国北洋那里，直交督署袁世凯收览。不想那函寄到之时，袁世凯恰进京里，便由幕里老夫子接着，看那函面并没有写是什么人寄的，又不像官场来往的文书，只是由欧洲寄到，料不是驻洋公使寄来的，正不知函内所言何事，便怀着一个鬼胎，要窥探袁世凯的私事，便收了那一函，走回自己房子里，悄悄偷拆那函来看。只见函内写道：

慰亭督部足下：

某闻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雄。足下以天纵之英才，为世而出，一切审时度势，观变沉机，当不假仆谈矣。顾某以旁观者清，有不得不为足下告者。窃维中原动荡，垂垂百有余岁，抚有我土地，奴隶我人民，亦已至矣。论者或以君位为虚荣，民权为实际，欧洲大陆，且有迎异国人以为君者，苟得自由幸福，亦又何求？顾迎君者，出于国民之公意，承认而奉以为君；亡国者，出于强敌之野心，征服而兼并其国，挈量比较，殆类天渊。此如可行，则甲午之役、庚子之役，皆可任操纵于列强之手，公等固不必糜民膏，构和议，为朝家保全计也。夫专制之酷，迈于全球，牛马同胞，不侪人类，固已久矣，而犹可以迎君相比例耶！

年来盈廷呓语，“立宪立宪”之名词，“变法变法”之声浪，遍唱于人间，然而必换面目，袭取皮毛，早为识者所哂。足下洞识外情，熟观大势，真耶伪耶，此足下所知也。十九世纪而降，专制政体，环球将无立足之地。而欲以补苴罅漏，粉饰弥缝，与列雄角竞于弱肉强食之时，愚者亦知其无济。而足下欲以一木之微，支将倾之大厦，片帆之影，挽已倒之狂澜也，不亦惑乎？昔令先尊君以一世之雄，驻军宿州，抗捻酋于西北，堵洪党于东南，旁午军书，忧劳成疾，其为朝家效死力也，至矣！然而百战之将，位不过中丞，赏不及封典，而高坐养尊，安居无事者，王也，公也，侯也，伯也，车载斗量，何可胜数。

嗟呼！异姓之卿，虽勋不录，尾大不掉，久悬为大防矣！糜同胞之性命，逐故国之山河，以奉之于□主。先君九泉有知，将拊膺悔叹曰：“道非其道，愧不早为刘因也。”功奢赏吝，动辄招疑。昔张广泗、柴大纪之徒，以汗马殊勋，积封侯伯。顾一言之忌，斧钺相随。况足下无昔人之烈，而权重于当世者耶！或以人臣事贰，殆为不忠，旧学大师，重为箴训。独时势不同，即强权互异，藉使主权尚在，当朝国势，尚侔各国，可以守土，可以保民，则如足下等后先疏附之徒，肫诚翊戴，能以致国家于自强，是足下等必能保殊勋至于永世，全晚节以无有异心，亦固其所。然某观于南北口岸之租割，是有土地而不能保守也，矿权路权之损失，是有利权而不知保守也。祖国之国权大去，中土之主权复非，只以罗雀掘鼠，以赎保被征服国之君位殊荣，对外则以赔款供输，对内则以专制残杀，日蹙百里，将辗转而日即于亡。而足下犹欲拥护之，何其昧也。

某等以为，今日非改革无以救亡。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不足以实行立宪；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今足下居要位，执大权，其所以致此者，不过前倚荣禄，后倚庆王以为援耳。足下才华卓越，高出同僚，犹依附草木，以致通显。公何委曲自苦，且亦不知黄雀在前，持弹者之日伺其后也。军营老散，足下为编练之；政治腐败，足下为争改之，竭尽愚诚，反丛忌谤。新军方成，兵权遽夺。履霜坚冰，足下曾一念及将来所有如何不测否耶？在昔伐越成功，伍员被杀；沼吴奏凯，文种受诛；刘项之胜负既分，韩彭之首领难保。人亦有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古已如此，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足下欲倚以为建殊功，望奕祀。今足下位高招尤，后来祸福，诚未可料。

为足下计，与其局蹐待罪，不如奋起求全，复故国之河山，造同胞之幸福，足下行之，直反手事耳。忆昔法倡革命，实启民权；美苦烦苛，乃倡独立，造世英雄，华拿未远，某固不以庸庸厚福待足下，而以造世英雄待足下也。乃若以今较昔，烦苛逾于美国，专制甚于法人，炎汉声灵，淹然澌灭，如是久矣。即足下能享优崇，保富贵，伈伈睍睍，以待百年，而涂炭水火，普遍中原，足下一人笑而万姓哭，足下岂亦安乎？况复原鹿复危，城狐自舞，惨怀麦秀，将召瓜分，行使种族长沉，山河永碎，犹太往事，人所同悲。公亦人类，应有感情，念及情途，杞忧何极！不揣冒昧，聊布区区，足下图之。

某谨白

那幕友看罢，觉得这一封书，全是劝袁世凯作乱，如何好给他看？但若要埋没了，又怕那些留学生第二次有书来时，再提及此函，袁督必问及此函何往，那时如何是好？便候袁世凯回时，悄悄放在袁世凯坐处，默窥那袁世凯看书后的动静。

不想那袁世凯看了，沉吟一会，并不将此函隐讳，却将信遍示幕友，并笑说道："旁人见本部堂有点权势，也疑我久有异心，其实大误。某今日殆如骑虎难下，一切举动，诚有不得已者，旁人焉能知之？"说毕，各幕友都道："大人公忠体国，惟王爷所深知耳。"袁世凯一笑而罢。

其实袁世凯接得此函之后，自忖："那些留学生，敢公然递函于自己，必自己举动令人有可思疑之处。因此要巴结庆王，较前更甚。"庆王又复深信他的，故于袁世凯无不言听计从。所以那些属员，望升官求保举的，都向袁世凯

面前弄法。其中杨藩司见自己升任藩司已久，满望荐升巡抚，益发要巴结袁世凯。但“金钱”两字，是那袁世凯向不惯受的，若单是礼物，也显不出自己诚意。猛想起：“那姓袁的，年方强盛，后房姬妾，不下十数人，有蒙古人女子的，有西藏女子的，至于京中名优歌妓，色色俱齐。公余之暇，在后房中与姬妾团坐，弦管大作，真是一个风流跌宕的人。不如寻一个绝色佳人献给他，更留得永远的纪念。但各处佳人，都是他后房所有，只有苏州南妓，近来最为京中大员所赏识，就是王公贵胄，也趋之若鹜。凡是有名气有姿色的南妓，一到京华，即艳名更噪。不如在苏州买一个绝色的，送到他处，不怕他不承纳。到那时袁世凯自然与自己为密切的交情。即那个妓女，得自己买得，转送上司，得做一个大员的姨太太，天幸得宠，自然又感激自己不尽。”便打发一个心腹家人唤做杨忠的，携资到上海地方，访寻有姿色的名妓。

及杨忠到时，凡花天酒地及唱书的馆子，都蹑足其间，志在物色佳人。恰值那日被朋友请宴，幸得那位朋友替自己唤了一个美妓到来陪局，唤做金媛媛的。上年花榜发时，早点过一名及第，艳名久著。及多长了一年，已届芳龄二九，更出落得万种风流之态，都道她到本年届开放花榜之期，她一定是个状元人物。不仅仪容秀美，且长挑身材，修饰合度，唱老生喉，直像响遏行云，正是人间独一，天上无双。杨忠听她唱一会曲子，已觉神摇魄夺，更看她眉如柳叶，面似桃花，益发倾倒，便故意与金媛媛交欢。又忖她在上海，见过多少有名人物，自己向在北洋，却不曾留过声名于上海青楼，因此也恐金媛媛瞧自己不起，便吹嘘自己的声势，做什么优差，得什么上司眷注，说个不了。席散之后，趁着有些酒意，与友人直到金媛媛的寓里谈天，先露些要携她从良之意，那金媛媛却不大答应。

杨忠感到诧异，次早把些银子打赏她的使唤人娘儿们，说明自己愿出重资，取赎金媛媛。那娘儿道：“此事恐办不到，因姑娘心坎上早有了人了。”杨忠道：“她眷恋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娘儿道：“俺姑娘虽是一个青楼的妓女，但富贵官绅，却不大留意，因恐他后房七姬八妾，自己将来像冷守空帏一般。又说那些多没有思想，故反要喜欢有志之士，与那爱国的少年。新近结交一个本地姓张的，他父亲开了一间钱庄，年约二十来岁，月前方往游历东洋。大约下月回来，即要娶姑娘回去的了。”杨忠听得，不知那姓张的是如何人物，想不如拿袁、杨两位大员的名字，说将出来，夸炫他们，想得做一个大员的侍妾，料胜过跟随一个市侩，便对那娘儿道：“某此来却有点原故，因为北洋袁大人，要寻个有名声有姿色的南妓。你试想，凡一个女子，能侍封疆大员的巾栉，料她福气一定不浅的。某看金媛媛像有点根基的人，终不是久屈下流的，

故看上她。不知她的意见如何?”

那娘儿听得，知道杨忠的意思来了，不如想条妙计，赚他几块钱钞也好。便道:“金姑娘是高位置的人，说话是不易得。今听老爷的话，原来在北方带有买妓的差使来的，待我与老爷方便，周旋一二罢。”杨忠听了，觉娘儿说那买妓差使一句，不知她是有心说的，还是无意说的，说来实在难堪。但她竟有点聪明，意探得自己意思。现在要靠她说话，倒不必怪她。便答道:“得你来周旋，想没有不妥。就此拜托拜托。”娘儿道:“老爷还不知，我曾说金姑娘是高自位置的人，现在不必与她说，只向她的母亲商量商量罢。”杨忠大喜，心上正依赖那娘儿，凡那娘儿有求，无不应手。那娘儿是个乖觉的人，今天说有事要钱使，明天又说因那事穷得慌，早向杨忠弄了千把块钱到手里。只是过了几天，仍无实音。

杨忠焦躁，连催了那娘儿几次。那娘儿道:“今有句话，要老爷提拔。因妾的夫，现在家中没事干，官场里头，他还懂得些儿，总要老爷携他到北洋去，在杨大人跟前说句好话，好借一帆风，使拙夫得一官半职，妾当尽全力替老爷干妥此事便是。”杨忠道:“你何不早说，若此事弄妥，某尽有方法的。只是你在青楼地方做个使唤的人，你丈夫忽然做了官，怕传将出来，终是个笑话。”那娘儿道:“老爷你又来了，谁教人把密事传出去。妓女能做得官太太，难道妾的夫，就做不得官?只要秘密一点，没有做不到的。”杨忠答了声“是”。

那娘儿见杨忠应允，便在金媛媛的母亲面前，极力说项称扬，并言杨老爷愿出重金取赎她的女儿。凡女人哪一个不要金钱的，何况青楼的鸨母!竟说准了八千两银子，任将金媛媛取去。那娘儿却对杨忠说是一万金，中饱了二千两，即行说妥。金媛媛却不大愿意。惟那姓张的，却不能出那一万银子，实争不得气，没奈何，只请了姓张的来，眷恋一会，说一番诀别之话。盘桓了数天，然后向鸨母作别，忍泪与杨忠登程，并携娘儿做伴。杨忠并对那娘儿道:“待某等先回北洋，诸事交割妥当，再唤你丈夫前往不迟。”便一齐附轮而往，直抵天津。转至省会，见了杨藩司，把前事叙述一遍。

杨藩司大喜，便设宴款请袁督。席间先谈及风月各事，极力揄扬南妓之美，并说昨天由家人在上海，赎得一名到来，声色皆美。袁督此时已有些酒意，便问此南妓何名。杨藩司道:“就是花榜上著名的金媛媛。”袁督力言愿一听清歌，就唤媛媛出堂，在筵前作起弦管来。金媛媛唱了两出，声情激越，无不倾倒。袁督趁兴连喝了几杯，已大有醉意，力赞金媛媛不绝。藩司道:“既是大人喜欢，明日当送到贵署去，俾得常奏清歌。”袁督道:“既是足下特地购

来的，怎敢掠美？”杨藩司道：“本司籍隶江左，家中常有人往来，必经上海。若要再得美人，自是不难。今先将金媛媛送过来。”袁督称谢不已，席散辞去。

次日，杨藩司送金媛媛到署中。正是其新孔嘉，凡公退之暇，即令金媛媛唱曲侑酒。更与杨藩司结为知心，便一力保奏杨藩司。恰值山东巡抚出缺，便保他升任去了。那杨忠自应允那娘儿提拔他丈夫之后，今杨藩司忽然升任，只得对杨藩司细说。杨藩司怒道：“金钱还是小事，我只要官阶直上。若提拔一个青楼中人来做了官，不怕被人参劾不止！这事如何使得？待到东省，慢慢打算，眼下也不消提了。”杨忠无语可答。那娘儿见杨忠应允提拔自己丈夫是假的，也不胜其愤，少不免在金媛媛面前唆摆泄气。

那金媛媛自进北洋督署后，初时还自过得，及一二月后，除了唱歌侑酒，便无别事，袁督又日劳于军国各事，只有公暇，令媛媛唱曲，余外都在上房太太及姨太太处。金媛媛自忖道：“袁督并不把自己是姨太太，只当是一个歌妓看待。”冷夜清思，时多愤懑，且举动又多拘束，较当年在上海青楼，大有天渊之别。更有时忆及张郎，此情更不可耐，加以那娘儿又时时在跟前絮聒，不觉怒气填胸，竟成一病，日渐羸怠，竟至不起。正是：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陌路人。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争内阁藩邸击疆臣
谋抚院道台献歌妓

话说媛媛积恨成疾，日益憔悴，且自抱病后，除随行的娘儿伏侍外，更无人慰问。因媛媛进来，以声色为诸姬所忌，至此抱病，方冀其速死，因不仅不来慰问，反时闻房外有讪美之声。有诮她旧客未忘，相思成疾的；有笑她红颜薄命，应受夭折的。媛媛病中约略听得，竟怒火中烧。那袁大人所以欲得美姬，只为清歌耍乐计，与少年多情蕴藉的，却又不同，故冷夜清思，益增愁恼。呻吟间，对娘儿道："妾向不以富贵关心，却被你们牵误至此。试问你得他好意，甘心掇弄，至今安在？"说罢不觉叹息流泪。

娘儿亦无语可答。惟见媛媛口中咯血，沾濡床褥，那娘儿替为拂拭，不胜感喟。欲乘间告知袁大人，惟督署事烦，一日之间，半天在客厅，接见属员，半天在签押房，画理卷宗，几无暇空。公暇只在上房，又以太太、姨太太俱在，不易说话，娘儿也不敢前往报告。更有时因要政入京会议，竟三五日不回。一日，那娘儿至门外，使仆人取姜汤，适袁大人自内出，那娘儿上前，告以媛媛病将死。袁大人道："我还不知。今适要入京会商大政，此时便要启程，不能再缓。你先告美人，善自调理，我不久便回。"说着出衙去了。

那娘儿回告媛媛，媛媛道："嫁得一堂堂方面大员，所得亦不过日餐夜宿。若嫁了个平常士商，未必便饿死去。妾何辜以至于此！还怕珠沉玉碎，终无人知觉，亦将何用。"说罢，又复长吁短叹，咯出血来。娘儿慰藉了一番，终不能释。是夜，竟以咯血不止，面白唇张，奄奄一息。挨至五更时分，一命呜呼，敢是死了。那娘儿到此时，追念数年相处，不觉感动，大为恸哭。不得已，亦报告太太。当时袁入京未返，太太念人只一死，亦欲从厚营葬。惟诸姨太太无不恨她，交相谗阻，只草草买来葬具，即逐娘儿出署。那娘儿愤极，欲寻杨忠告诉，怎奈杨忠已随赴山东。无可奈何，只得略典衣物，自治行装，回上海而去。

时袁世凯虽然在京，惟任上各政及署中各事，仍不时着人随时报告。那日

听得媛媛已经死去，心上不胜悲痛。欲援笔自作悼亡诗，忽门子报称庆王邀往相见，有事商议。袁世凯便不敢延误，即穿衣冠往庆邸而来。适庆王子先在座，见袁世凯有些戚容，便问有何事故。袁世凯答道："弟对兄本无不可言，自蒙王爷拔擢，升任北洋，披理公牍，日无暇余，公余之暇，只有金姬声色，略解烦恼。今不幸病逝，故不免戚戚，休要见笑。"庆王子道："金姬从哪里得来？想必是天人。若是不然，足下断不至如此眷恋。"袁世凯道："是个南妓，以数千金得之，最解人意。不仅色可羞花，而且声能戛玉，是以不胜忆念。弟冒昧一言，恐不止弟后房未有其比，实北妓中所未有也。"庆王子道："近来南妓身价渐高，若像足下所言，是名副其实。可惜弟生长北方，所见南妓无几，未得一广眼界。"袁世凯道："苏杭地方，女色为国中著名，足下欲得，固亦不难。"

正说着，庆王已出，忙起座行礼。庆王道："彼此知己，何必如此讲礼。"庆王子插口道："袁兄今遭一不幸事，后房丧一绝色佳人，故心上不大舒服。"庆王笑向袁世凯道："然则足下亦是情种？"袁世凯道："自古英雄无不多情。"说着大家一笑。袁世凯又道："不知王爷相召，有何赐教？"庆王道："明天在政务处会议新政。因日前足下在任上，奏陈组织立宪应办事件，力主先建内阁，明天会议，就为此事。想军机诸王大臣皆到，足下须依期早到。"袁世凯道："王爷料此事可能办到否？"庆王道："这却不能预料，想其中必有反对的。因今日办事之难，固在意中也。"袁世凯道："若不重新组织内阁，何得谓之立宪？门下必以死力相争。"庆王答声"是"，袁世凯便告辞。

时袁世凯权势方盛，京中已不知多少人觑他的行动。自从到京后，一切举动都被人侦探。其中最留意的就是铁良。那日听得袁世凯过庆王府相谈，不知议论何事，便即穿衣来见袁世凯。那袁世凯早知铁良不是自己的同道，但终想交欢他，以求和睦，便接进里面。铁良明知袁世凯主张建立内阁，便故意说道："方今国势日弱，若不能改革政体，实不可为国。但盈廷聚讼，左一人发一议，即有右一人出来反对。凡事难办，实在可叹。"袁世凯听得，深以此言为是，并不疑铁良有诈，因此答道："足下此言，正与今日庆王爷说的相同，可谓切中今日时局的症结。"铁良听得此话，就知庆王是赞成组织内阁的。

铁良仍故意诈做感叹。少刻退去，心中暗忖道："若真个组织内阁，必将以庆王为总理大臣，以袁世凯为副总理大臣，是政权更在袁世凯手上，实不可不防。"便急往见醇王载沣。因知醇王是当时皇帝的胞弟，除了他更没别人可与庆王相抗，正要借醇王之力，来阻止内阁。故相见时慌忙说道："王爷知国家变故否？"醇王听得大惊道："有什么变故？某实不知。"铁良道："庆王总不

明白，任袁某人摆弄，借立宪之名，要组织内阁，自然先要解散军机。王爷试想，军机里头历来都是我们宗室人总执大权的，若一旦解散而组织内阁，虽以庆王仍任总理大臣，但任那副大臣的一定是袁世凯。那庆王不过袁某的傀儡，实际袁某为总理大臣了。且弟闻内阁一设，凡宗室人不能以亲见任。他还说：'满人皆纨绔子弟，不懂国计，内阁里头不能轻易委任满人。'显然要揽权专政。弟观操、莽之事，颇为寒心。今袁某总绾北洋管钥，又兼数镇兵权，若要反叛，不过弹指间事。且闻袁某向与革党周旋，事虽传闻，终不可不虑。"醇王听罢，不禁悚然，便问将如何处置。铁良道："弟闻明日在政务处会议此事，望王爷届期必到，务要力争。我国存亡，在此一举，王爷不可忽略。"醇王听罢，点头称是，并道："你且退去，我自有主意。某在一日，断不能使彼得志也。"铁良称谢而去。醇王此时气忿忿，深恨袁世凯。

次日醇王即令左右备下一柄六门短枪。家人都不知醇王意，但见他余怒未息，又不敢回。左右只得呈上一支短枪出来。醇王接了，一言不发，即藏在身上，传令备轿。左右更不敢违抗，立令轿班掌轿。醇王便令跟人随着，乘了轿子，直往政务处而来。

到时，已见有数人在座，都是四相六部及军机中人。大家向醇王见过礼，然后坐下。好半晌，才见庆王、袁世凯一齐到来。醇王见袁某此时方至，已满心不悦，大家见礼分坐后，少不免说一会寒暄话。各人见醇王面色不好，知道有些缘故。不多时，把组织内阁一事提出，庆王先请各人发议。往时凡议一事，凡与议的大臣，都拣最迟的时候方到，到后只模棱一会，即会饮而散。

那日各人到得独早，因有赞成的，预定发言，有反对的，又预定辩驳。故提此议时，袁世凯即发议道："方今朝廷有鉴于世界大势，苟非立宪，不足以息内乱而图自强，故首令筹立基础。弟以为欲行立宪，先建内阁为本，然后分建上下议院，君主端拱于上，即不劳而治。弟以为此乃万年不朽之基，望各位认真研究。此事若成，国家受福不浅。"袁某说完，当日庆王子方任商部尚书，时亦在座，即继说道："袁公之言，甚为有理。弟曾到过外国，见他国政治井然，皆由责任内阁设立议院所致。君主固可端拱望成，国家亦可久安长治。愿诸公赞成袁某之言。"当下庆王、袁某听得庆王子所说，都点头微笑。袁世凯又道："毕竟见过世面的，见识不同。今王子所发议论，实宗室中铮铮皎皎。"

那时各人都不发一语，单是醇王怒不能忍，先向庆王子道："方才所说的话，单是袁某说的，如何你也说此话？"说罢，便又向袁世凯道："请问足下新设内阁用人之法。"袁世凯道："设总理大臣一人，副总理大臣一人，总理国政。此时组织政党，倘或政治失机，内阁可随时更迭，自不至有政体败坏之

虞。且内阁责任为立宪国所必要，想是王爷所知，又何必问。”

醇王道：“我知道此事为足下所赞成，因内阁若成，政权可在足下手上，任如何摆弄，亦无人敢抗了。但我国开基二百余年，许多宗室人员，承继先勋，得个袭荫，未必便无人才。断不能把政体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袁世凯道：“政党既立，自然因才而选，断不能因亲而用。若说立宪，又欲使宗室人员盘踞权要，不仅与朝旨满汉平等之说不符，且既说立宪，亦无此理。”醇王怒道：“什么政党，你也要做党人么？我偏不愿闻那个‘党’字。你说没有此理，我偏说有的，看我这话准不准！你不过要夺我宗室的政权罢了，我偏不上你的道儿。”

袁世凯亦怒道：“王爷你如何说这话？我只说要建内阁，并不曾说我要做内阁总理大臣，夺你们什么权柄？王爷此话，好欺负人！”醇王道：“有什么欺负不欺负，你做那直隶总督，喜欢时只管做。若防人欺负，不喜欢时，只管辞去，谁来强你！”袁世凯此时更忍不住，便道：“今日只是议政，并不是闹气。但我不得不对王爷说，我做直隶总督，没什么喜欢不喜欢。若王爷不喜欢我做时，只管参我。”醇王至此大怒道：“你量我不能参你么？我不仅能参你，我更能杀你，看你奈我什么何！”说着，就在身上拿出一支短枪，拟指向袁世凯射击。各人无不吃惊，或上前抱定醇王不令放枪，或将醇王手上的短枪夺去。醇王犹悻悼道：“我必把你杀掉，方行议事。”袁世凯亦怒道：“你哪里便能杀得我？不过要些野蛮手段。成个什么议会的样子！”说完，醇王只是怒气相向，袁世凯也不相让。

庆王道：“今天只是议政，如何便闹出这般笑话。老夫也不愿看了。”说着即出。便有做好做歹的，把两人劝开。一面又有人说道：“袁公本一片好心，思为国家改良政体，本无他意。在醇王爷未尝不同此心，或因谗言所间，亦未可定。自后当无芥蒂。前事也不必提了。”醇王听到“或因谗言所间”一语，也不免愧怍，且又见庆王悻悻先去，亦觉得自己太不为庆王留体面，似不好意思，况且自己举动，亦太过孟浪，便一言不发，无精打采去了。袁世凯却对各人说道：“不料今日乃见此事，传出去各国听了，只留个笑话，乐得道中国大臣的野蛮罢了。某今后亦不愿与闻京中内政了。”说罢，感叹一会，各人倒劝慰过了，庆王子便拉过袁世凯齐出，各人亦不欢而散。

次日，袁世凯辞过庆王，要回任去，当面诉一番不平的话。庆王亦不安慰，袁世凯即回北洋去了。一来在京受了醇王的气，二来回到署中，已失了媛媛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终日只是闷闷不乐。各属员来回复公事的，只随便应了。各属员倒知得醇王拔枪的事，倒替袁氏打抱不平。那袁世凯每日见属员，

都道："从今以后，随他国政怎么腐败，概置不理。"但总碍不过庆王情面，偏又事有凑巧，那日又议将满洲三省改为行省，要撤了将军，改设督抚，因此庆王又请袁世凯人京会议。袁世凯初仍不愿去，那庆王亦恐袁世凯坚持不来，便令自己儿子往北洋解释前日嫌疑，并同袁世凯人京，好同议各政。

一日，庆王子到了北洋，袁世凯就传几个属员招待他，好陪他谈话，便又生出一件事来。因那庆王子本是个志趣风流、性情跌宕的人，谈到风月场中，自然适投所好。其中如道员段芝贵，在天津办理巡警多年，颇有成效，久为袁世凯所赏识，自己正要谋个升阶，不如在王子跟前极力周旋，先下个种子，然后托袁帅向王爷面前一说，自有王子赞成自己，料无不合。所以故意将风月事情铺张扬厉。庆王子听得，已心花怒放，猛然想起袁世凯说过，从前买过一个南妓，日前殁了，也不胜悲悼，并说得南妓的声色，为各省所不及，便向段芝贵问道："天津现有出色的南妓没有呢?"段芝贵道："有是有的，惟若不是大爷先说，卑职却不敢说出。"庆王子道："这时不算得是公事，尽可略去尊卑之分，说说交情便是。花天酒地，玩一下也不打紧。"

段芝贵道："大爷说的是。现新来了一个南妓，唤做杨翠喜，艳名久著。若论她的容貌，即在古来百美图中，怕寻不出第二个。她唱曲子，不论什么声喉，并皆佳妙。想大爷见了，定知卑道之言不谬。她近来更工于登场唱戏，一穿戴了优孟衣冠，无不声情毕肖。她唱那《翠屏山》一出戏，报纸上早已传颂殆遍，想是大爷知道的。今她日前已到了津门，就请大爷一同前往赏识赏识，未知大爷意下何如?"庆王子听了大喜道："如此甚好。但兄弟身为尚书，若到那里游荡，官方上总说不过去，不如隐过名姓不提罢。"段芝贵听了，故作掩耳，细想半晌才道："大爷之言，自是有理。但那杨美人比不得别人，与她往来的，若不是名公巨卿，哪里到得她门里？怕她不知道大爷是什么人，尽不大留心，风景就不像了。不如大爷故作不提，待卑道对她细说大爷是什么人，并嘱她不要对别人说便是。"庆王子听了，不胜之喜，便一同换了衣装，同到杨翠喜那里。

那杨翠喜知道他是当今王子，又正任尚书，权势煊赫，自然极力奉承，周旋谈吐极其风雅，弄弦唱曲更为留心。那庆王子先时看了她容貌，已是倾倒，及听她唱曲，益发心醉。那夜先在杨翠喜寓里谈个不夜天。自此也常常来往，大有流连忘返之势。更感激段芝贵不已，便对段芝贵道："老兄高才屈在下僚，大为可惜。此后当为足下留心，倘有可以升迁之处，无不尽力。"段芝贵道："某不才，愧蒙大爷过奖，何以敢当。但北洋袁帅曾对小弟说过，他说像小弟本应升迁，只恐被人议论结营树党，故不便提拔，每为小弟叹息，劝小弟耐

守。故小弟以为士得知己，可以无憾。今又得大爷奖颂，自后定当发奋，以报知己。”庆王子大为欢喜。次日，段芝贵又拜谒庆王子，庆王子道：“自见了杨美人，耿耿忘心。惜我身为贵胄，动多拘束。”说罢仍复摇首叹息。段芝贵默窥其意，便道：“现已有旨，且准满汉通婚，无论什么女子，皆可纳充下陈，哪有拘束的道理。若怕人谈论，请大爷先自回京，卑道自有法子。”庆王子点头微笑。

去后，段芝贵回想此事，尽要告知袁督才好，便到督署来，先隐过杨翠喜之事，却道东三省现改行省，将来三省必各设抚台，总望大人留心提拔。袁世凯道：“你只是个道员，怎便能做得巡抚？”段芝贵道：“昔李鸿章、郭嵩焘，皆以道员补巡抚，何况今日破格用人，是在大人留心耳。”袁世凯想了想道：“足下本有点才力，本该援引。你可在庆王子面前说说，若得他赞成，某无不尽力。”段芝贵大喜。辞出后，便决意买了杨翠喜送给庆王子，然后说项。正是：

此心欲得为巡抚，妙计先思献美人。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出京门美人悲薄幸
入枢垣疆吏卸兵权

话说段芝贵为自己前途着想，便决意取赎杨翠喜，送给庆王子，那日先寻着杨翠喜，先述王子仰慕之意。杨翠喜犹在半疑半信之间，却道："子女玉帛，王府中充斥下陈。妾不过路柳墙花，岂敢妄做攀龙之想，愿大人毋作戏言。"段芝贵道："并非戏言。王子自一见颜色，其倾慕之心，亦曾对某说及，只惧身为贵胄，一旦携妓入京，怕遭物议。今某思得一法，愿作价赎美人，纳入王府。卿若允肯，转手可以成就，不知尊意若何?"杨翠喜道："妾若得置身王府，似是万幸，但恐日久厌生，或色衰爱弛，那时侯门深似海，又如何是好?"段芝贵道："卿此言亦太多心，以卿芳容丽质，一时无双，不怕王子不加宠爱。且卿若到王府中，此事王子断不敢告诉别人，自然要买结卿心，那时自可事事如意，断不至有失宠之时。故为卿计，实不可多得之机会，幸毋错过。"杨翠喜听得大喜。

段芝贵问妥翠喜后，即先自回去。不多时，已有王子的亲信人到来，问杨美人消息。段芝贵道："事无不谐，但鸨母知为王子所爱，索价故昂，弟若做了此段人情，将不免破家。不知王子那里，后来肯为援手来否?"来人道："足下真是多虑，某料此事若成，日暮间将任疆吏矣。日前袁北洋在王子跟前，力言足下大才，屈居末秩实为可惜。故王府里早有心提拔足下，若更有以此段交情，自万无一失。且足下之言在前，若反悔在后，不为王子罗致佳人，反触王子之怒，于足下前程，亦有关系。尚祈思之。"段芝贵觉得此言真有道理，又知来人必为王子亲信之人，便托他斡旋一二亦好，便道："适闻大教，益弟不浅。更望足下在王子跟前力为设法。他日得志，扶摇直上，皆足下之赐也。岁当具礼，以报大德。"说了又嘱咐道："足下且回去，数日间事必妥矣。"

来人领诺去后，段芝贵再寻杨翠喜，又述及王子使人到来，询及此事。他的意思，以为见得王子殷勤，显然是爱慕杨翠喜，好使杨翠喜安心。惟她的鸨母听得原委，知道段芝贵已应允王子，要赎翠喜献她为礼，料不敢反悔，便故

抬高其价。并嘱杨翠喜，若段芝贵来说身价时，只能与自己关说。段芝贵亦以事不容迟，便寻那鸨母关说。

那鸨母是个狡猾成精的，到那时自然要居为奇货，因此开口便索价十二万金。段芝贵听了大惊道："如何一个女子，要到十来万金的价钱？实千古未闻的。"鸨母笑道："古人说得好，千金只买一笑。难道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就像买货物似的，把价钱添减来去，成个什么样？况是大人身份，就不同那小家子，锱铢计较。今老身着实说，取回价银十万金，便把老身的摇钱树拔去，若是不然，可就难说了。"段芝贵道："我不是锱铢计较，但十万银子，来得太过厉害，传出去，被人笑话。"鸨母笑道："大人又来了，老身若有一株摇钱树在身边，一年进二三万不等，三五万亦不等，是两年间，已得回十万了。今若失了一株摇钱树，得回十万金，每年应值利息不过数千元，比较起来，老身吃亏多了。只为着大人面上，将将就就罢了。十万银子却分毫少不得。若大人不允，也莫怪老身冲撞，只当大人不识趣头，就作罢论。"

段芝贵想了想，觉得这虔婆成了精，拿定自己必要赎她女儿的，却硬索许多价钱。欲不要，怎奈已应允王子；欲要时，又从哪里筹十万金呢？正想得出神，鸨母又道："莫怪老身再说，大人得了这个美人，怕不到一个月间早做到封疆大吏。是费了十万，便得个督抚，也便宜了。那时有这个官位，怕是百万金也赚得转来。"段芝贵听到这里，觉得鸨母说到了自己心事，当初赎来送与王子之语，也不应说出，今料不得再减，已没得可说了，只得应允，即嘱杨翠喜不必应客，急忙回来筹算银子。

但究竟从哪里筹得这十万银子，便拿着即用道巡警局总办的衔头东借西筹。先向一人，唤做王文泉，向在天津经营钱庄生意的，本是个有钱的大商，又与段芝贵向有来往，故向他借了七万金，凑共私囊存有三几万，便凑足兑付，交鸨母去了。并嘱鸨母不要把此事声张，即取了杨翠喜回来。先诉说道："某此次取得美人回来，某已竭尽力量，实不过为后来图个好处。望卿到王府里，务求向王子说句话，提拔提拔，就不胜感激。"杨翠喜道："大人的来意，妾也尽知。不知大人要如何方能满足？"段芝贵道："现在东三省方改行省，将来有三个巡抚职位，某已对王子及袁北洋说过，早有此意思。若得卿在王子跟前再说，自无不妥。"杨翠喜应诺。段芝贵便使人悄悄送杨翠喜到王子那里，自谓没人知觉，只安心坐听候升做巡抚罢了。

果然翠喜到了王府中，大得王子宠幸，感激段芝贵不已，便一力在庆王面前保举，说那段芝贵的本领，好像天上有地下无的一般。不数日间，早有谕旨降下，把段芝贵升署吉林巡抚去。那段芝贵好不欢喜，即到京城拜谢王爷王

子，又拜过宾客，连日酬应纷繁，因那时已下谕以段芝贵署理巡抚。段芝贵正洋洋得意，正恨自己升巡抚的事，不得尽人皆知，以为荣耀。

不想俗语说得好，好事人不闻，丑事传千里。京中内外，倒见得段芝贵以一个道员，骤然升了巡抚，没一个不诧为奇事，少不免查根问底。有知其事的道："近来升官的法子，真多得很，只道金钱可以通神，不想美人关还厉害呢！"那些鸨母，又以妓女嫁得王府，固是荣幸，更以一个妓女值得十万银子，倒传为青楼声价，便一传十，十传百，连京津一带，都把美人计赚得做了抚台的事传遍。段芝贵还不觉得什么风声，却先有属员把这些消息传到袁世凯耳朵里。袁世凯恐此事有些不妙，只催段芝贵快些赴任，免有中变。

那段芝贵以为朝谕已降，还有什么中变？一来因买赎杨翠喜的事，筹款之力已经尽了，这会又要筹款送礼于京中大僚，好结为内应，又要筹款赴任，如何便能启程？故虽袁世凯如何催促，只是一天缓一天。满心设法带几个人赴任，想世人升官之念要紧，欲随自己到省领差使的，没有不愿借款与自己的道理。故天天只在这一点上着意，不想初时升做巡抚的谕旨一下，还有不少人到来奔走，企图带省委任，惟后来也渐渐少了。心中正不知何故，不料人言啧啧，道："有这等运动升官的法子，还有什么官方，还成什么国体！"便激起了一位都老爷出来，参了他一本。

那位都老爷，姓赵双名叫做启霖，乃湖南人氏，平生也有点子直性，后来考得以御史记名，即补了缺，不时上书言事，还切直不过。所以他虽然是一个五品言官，等闲的大僚也不敢惹他。偏又凑巧，恰那时岑三又由川督奉调入京，他与庆王父子又不大对劲的，也不免授意于赵启霖，一力怂恿他，速递那一本参折。自此折一上，把内中情形和盘托出，军机倒知道了。庆王又不免向自己儿子责骂。

庆王子没法，逼得向袁世凯求计。袁世凯道："老段办事总不得法，一点事儿，弄得到处皆知。某料此折一上，因此事不比寻常，实是大失国体，朝廷一定大怒。今番大爷总要为自己打算，不要再顾老段了。"庆王子道："这个自然。自谋不暇，何暇谋人。但自己亦没有法子，只望老哥指教。"袁世凯道："某料朝廷必派员查办，无论派什么人，他到津时，第一定替大爷说情。但杨美人倒要先令她暂时出京，灭了形迹。那时任说老段有十万金买妓的事，没有凭据是送给自己。只老段那一个抚台是做不成了。"庆王子听了，仍有不舍送杨美人出京之意，只踌躇未决。袁世凯道："大爷倒不必思疑，总要替尊父留点面子才好。不是教你永远弃此美人，但眼下除了此策，没别的法子。待这美人出京后，至查办的到来，弟再随机应变便是。"

庆王子没奈何，只得立即回京，对杨美人告说："段抚台已被御史参得厉害，今番朝廷一定生气，都为着你的事情起的。"才说到这里，在庆王子还未说完，那杨美人即道："即是他被参，大爷尽要替他设法。妾非他，没有今日，望看妾情面，保全他那个抚台地位罢。"庆王子听了，又好恼又好笑，却道："你好不懂事，怕他不做那个抚台，还不得了事，还要保全他要做抚台么？况那位御史是说不得情的，他的参折，还牵涉到我自己，我如何能替他设法呢！"杨美人道："可就奇了，大爷父子在朝，哪一个不怕，谁敢在虎头上来捋须？那位御史难道有七个头八个胆，敢犯大爷？不过大爷推托罢了。这样是使妾无以对段大人，反是恩将仇报了。"说着，满心不快。庆王子又道："你真不明我心，自从那御史递了本参折，我早被父王骂了个不亦乐乎。你试问我父王倒生气起来，我还有什么法子可设？我早跑出了京，寻那袁世凯商量，求他设法。他说段某那个抚台是断断保不住的，但朝廷必派员查办此事，不论派什么人查办，袁某也肯向他说情，把案情弄轻些。还教我把美人暂送出京，待风潮过了，才回转来，这样说，我自己还救不了，怎能计及老段呢！"说罢叹息一番。

杨翠喜听到这里，觉得庆王子所说，不像是说谎的，才惊道："大爷说什么话，连妾也要驱逐出京么？我不信你是个有手面的人，还保不住一个女子。想不过始乱终弃，就借头借脑，赚我离去罢了。"说完大哭起来。庆王子心自不忍，只得抚慰了一番。又道："我哪有厌你的心，不过事情至此，实无可奈何。况且你暂时离开，又不是永远不接你回来的，只求眼前避去旁人的耳目，不久就迎你回来这里的了。你尽要体谅我的苦心才好。"杨翠喜道："大爷既说被你父王责骂，难道是将来迎妾回京，就不受父王责骂吗？你既是怕你父王的，哪里还敢再迎妾回京？看来只想骗妾离去此间罢了。"庆王子道："难道要剖了我的心出来，给你看过，你才信么？试问我迎你来京有多少时候，断没有住了几天就生厌的。你若不信时，终累了我，日后彼此都是无益呢。"

杨翠喜到此时，觉得庆王子所言，已像十分情急的，再不好不从，便又说道："你若将来真个再迎妾时，怕你父王又要责骂，却又怎样呢？"庆王子道："父王不过为那参折牵涉于他，故一时之气，把我来骂。若事情过了，断不会再理的。且那位御史，目前虽被他参了，将来尽要报复他。自此谁敢道我一个不字？故你我两人，若要长久，尽要听我的话才好。"杨翠喜此时方拭了泪，依庆王子所嘱，收拾些细软，打点离京。庆王子又赠她许多金宝，好安慰她的心。又敦嘱她到天津时不要张扬，杨翠喜一一应允。然后庆王子使心腹人，直送她到天津去了。

果然不出两天，朝廷即派出丞相孙家鼐查办此案。那时孙家鼐觉得此案料

不能隐瞒。若据实发将出来，庆王面上又过不去，且庆王当时正执大权，炙手可热，又不好结怨于他。真是左右为难，无可设法。只得与袁世凯商量个法子，避重就轻，只说：“段芝贵是有点才干的，故庆王委任于他。庆王子实无索送歌妓之事，不过段芝贵得了抚台，欲送一个女子给庆王子为妾，也是有的，何况那女子亦不是十万金买来。”这种说法，总不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后来以段芝贵行为不好，撤回委任巡抚之命。庆王子又自称畏避人言，先自辞职去了，好免人议论。可怜段芝贵枉费了十万银子，终不得一个高官到手，实在可笑。遂把天大的案情就此了结去了。

其后军机各大臣，为顾全庆王体面，把御史赵启霖遣回本籍而去。庆王子又已辞职，自然没什么畏忌，不消一月，重营金屋，也再迎杨翠喜人京。惟一面安置段芝贵，使他放心，待有机会，再为报答而已。后来仍不时谋委任段芝贵一个要差，这都是后话不提。

且说袁世凯自经过段芝贵一事以后，各人议论更多，都以段芝贵是袁世凯手下的人，老段运动做巡抚的事，也怀疑是他主谋的，总不免或具折参劾，或于召见时，面参袁世凯权势太重，不一而足。袁世凯听得这些消息，自想：“权高多忌，还不如开去些差使，一来免被嫌疑，二来又可使自己不至太过辛苦。况且铁良要揽兵权已非一日，且当时各部改过名目，称是各专责成。”便先递了一本折，称自己才力微薄，不能兼统重兵，且以陆军部改立，自应由部管理，以符定章等语。自此折一上，铁良好不欢喜，天天到军机运动，要军机批准袁世凯这一折。其手下如良弼、凤山等，想在军机里头求个优差的，更为着急，都帮着运动。故军机里头，第一是醇王要解他兵权，余外亦多嫌袁兵权过重。惟当时老太后尚在，觉得铁良之才，恐不及袁世凯，况各镇由袁世凯手上训练，亦不便遽易生手。只以袁世凯兵权过重，亦不可不虑，便令把第二、第四两镇，仍由袁世凯训练，余外统归陆军管理。此旨一下，铁良自然满心欢喜。正是：

耳内未曾闻战事，手中今又绾兵权。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息风谣购枪惊各使
被谗言具表卸兼差

话说袁世凯既卸了四镇兵权，仍拥有各项要差，兵势仍不见衰弱，故此内外大员，仍奔走如故，凡有国家大政，那庆王还不时请袁世凯入京商议。惟解除大半兵权之后，各国倒有些诧异，，以为中国今日治理陆军，除了袁世凯，本无第二个人，何以忽然减削了他的权势，也窃窃私议。更有驻京各国公使，亦有到庆王那里探问缘故。庆王答称，因官制改成，故将各镇陆军隶归陆军部统辖，别无他意。各公使终不以庆王的话为然，又问他既然是改定官制，要将各镇军兵隶回陆军部管理，就可以用袁世凯做陆军部尚书，偏又不然。只怕那铁尚书的才具，终不及袁世凯，恐于军政里头有些不妥。说毕，庆王没有回答，只称用人之权，出自朝廷这两句话。各使疑终不释，因此东西人士，揣测更多。不过数日间，英京《泰晤士报》就刊出一段新闻，标出题目是：《中国维新之大概》。惟那段新闻内容却道：

中国革政之情形，自表面观之，似有进步之象。然细察其实情，则尚未可恃也。据近日消息，顽固腐败之官员，复揽大权，而主张维新之卓卓者，为袁世凯、唐绍仪等，则渐失势力。欲于此时卜中国维新之事业，恐尚须经历多年之剧烈战争，方能达其目的也，忽而扬言维新，忽而主张守旧，莫衷一是之庆王及外部尚书，守旧之瞿鸿机，仍令为军机大臣矣。以广西巡抚林绍年，素为庆王之附庸，今亦入军机矣，荣庆早简为学部尚书，载振派为农工商部尚书，铁良又简为陆军部尚书，溥廷为度支部尚书，陆宝忠为都御史。以上各员，多系满人，且其中有最顽固者。此等人才，于中国之维新固无裨益。而袁世凯经二十人之力，参劾其妄改官制，已将所统陆军数镇之权力，削其大半。而今后兵权当不在于袁手，而在无知之铁良矣。载泽本主维新者，今只授以无关轻重之职；外交家之唐绍仪，亦已改授为传邮部侍

郎，惟赫德已为邮政总理，故唐绍仪只拥空名而已。其最失望者，则为各省将军及旧有之旗兵，仍各耗俸粮，并未裁撤。故清国维新之前途，甚为可虑也。

自这一段新闻刊出，驻京各使都接有各本国政府的电询，问中国情形，顿时喧成一片。因《泰晤士报》是地球上报界占有大势力的，它的议论一出，各国倒信清国不是真正维新，只是胡闹，大有轻视清国之心。更有些驻京公使，往袁世凯处探问朝廷意旨，为何要削袁世凯的兵权。那袁世凯是个机警的人，就知各使来问，必有些意思，便答称“并非要削兵权，不过新改陆军部，故将旧日练成的陆军，归他管辖。现在还要增练陆军，务使三年之内，在国内要练足陆军一百万，然后议及海军”等语。各使听得，都在半疑半信之间。过后，袁世凯自想：“各国因此次自己减少兵权，便如此议论，只怕此后外交，又有些棘手。”故自此接见外人，必商及购办枪炮之法，研究哪一国、哪一厂为最精，以为虚张声势。因此在天津各洋行的总理，天天奔走直督衙门，运动袁世凯，望他向自己购买枪炮。袁世凯知各洋行着了自己道儿，故所有各洋行总理所运动的，都不应允。

那日袁世凯独自入京，先见了庆王，具述此次因减去兵权，各国疑惑之处，又述各洋行的总理，到来运动。然后把己意告知，即往见德国公使，专谈购枪之事，要向德国克卢伯厂定购，计要毛瑟枪一百万支，大炮一百门，俱要上等货。德国公使也不知袁世凯用意，以为真个购办枪炮，便道：“闻阁下已卸去大半兵权，何以又由阁下亲自购许多枪炮呢？”袁世凯道：“此不过将练成之兵，交由陆军部管理。今须由弟亲自重新再练陆军一百万，支配各省。故枪炮须先行购定。”德公使此时也信以为真。但暗忖：“训练陆军一百万，所费不资。如此巨款，中国究竟从哪里筹画？”因此也有运动袁世凯向己国借款之意，便问道：“如此甚好。但所需巨款，现时究竟筹齐否？若要筹借外债，弟必为尽力。”袁世凯道：“此次筹款，也不劳费心。现定练军款项，分为四宗，以一宗由各省摊派，以一宗由直隶募公债及度支部筹拨，余外两宗，倒由老太后拨发私储及内务府拨出。故款项先已筹定，然后小弟方敢下手。务求贵大臣，向贵国各厂核实价目，不要浮开。他日成军，当感激贵大臣不浅。”德公使听了袁世凯一番言语，便相信购办枪炮之事为确切不移，便应允必为尽力。袁世凯也称谢而退。次日再会德国公使，亦是谈论购枪的事，一连会议了三四天，然后回任。

那时，德公使自然召集本国寓京津的商家前来商议，打算要替袁世凯购办

洋枪一百万支，大炮一百门，看价目款式如何，好回复袁世凯，即行购办，免被别国人搀此利权。因此各德商也打算此事，以为揽得大宗生意，自然欢喜。因在中国是袁世凯经手，在本国是公使经手，没有不信以为真的。正拟会合各德商，联同代办，免至彼此竞争。

惟自此风声一出，各国无不震骇，以为中国不知有何举动，要急练百来万的陆军，都互相传述。在袁世凯听得，也不免暗笑，因为自己失了四镇兵权，各国诧异，言三道四，放出此一策，好来戏弄各国。不料各国也被自己戏弄上了，自不免与幕内各员谈及此事。那些幕友道："大人此策，不怪各国相信。但将来没有实事，却如何回复德公使，却不可不虑。"袁世凯道："此并无难处，我早已对庆王说过的。只有延缓的法子，便可以复了他。"

在袁世凯虽如此说，但北京里头，那些宗室是最多疑忌的。听得各人传说，是袁世凯向德国克卢伯厂定购快枪一百万支、大炮一百门，究竟因什么事？又不是朝廷着他购办的，便是由国家购办，也不至要用一百万枝之多。想其中必有原故，况他是亲向德国公使关说的，料没有虚伪。难道袁世凯因被朝廷削了兵权，故怀怨望，另有些举动不成？

这些风声，传到铁良耳朵里，铁良一发惊骇，便往见德国公使，问袁世凯曾否到来定枪。德使答称"是是"。随问铁良，是否中国要练足陆军一百万。铁良觉朝中并无此事，但袁世凯如此说，不好向德使说破，只好由自己内里打点，便顺口答了一个"是"字。随同德使道："袁世凯到来定购枪炮，是说办往北洋，抑仍归陆军部购办呢？"德公使又道："他并不曾说过，只称已筹有款项，不劳借债，又不曾说枪支到时，运往何处。只托本大臣与敝国商行核实价目，即行定购罢了。"铁良听了，更为疑惑，但不好向德使说出自己心事。只得告辞而出，即寻醇王，说知袁世凯购毛瑟快枪一百万支的事。

那醇王是个年少的人，一听此话，即如愤火中烧，直入宫里，求见太后，把袁世凯的举动，向太后面奏。时太后听得，本不大相信，因袁世凯不是个愚拙的人，他若有不轨的心，自然好生秘密，断没有亲到京里与公使面商购枪的道理。但醇王说得十分确凿，并言是铁良面见德使，亲听德使诉说的，没奈何，只答称："待查过确实，倘有此事，定要处置他。但不要声张，传出去尽有不妥。"醇王唯诺而退。

太后即召庆王进宫独对，问袁世凯是否有自行招兵购枪之事。庆王听了，就知此事有些缘故。因袁世凯先已对自己说来，便把袁世凯假托购枪的用意，一一说出，并道："外人不知中国改定官制之意，以军政大事，忽然以铁良代袁世凯，遂起谣言。故袁世凯不惜躬犯嫌疑，自称再练陆军百万，以稳住外人

之心，并无他意。”太后道：“我亦料袁世凯断无他意。他若怀了不轨之心，何至明目张胆，与德使商量购枪，今闻贤王所言，更不必思疑。”庆王道：“太后明见万里，袁世凯当永为感激。”说罢辞出，即以此事告知袁世凯。

那袁世凯听得，不觉叹道：“某不过借此欲戏弄外人，不想又为小人所伺。今后种种掣肘，办事更难了。若非太后明白，某今番如何得了！”想一会，又叹一会。再暗忖：“自己是个疆臣，惟内政大事，某必预闻，无怪招妒。且各项要差，皆在自己身上。小人求差不得的，必以自己为众矢之的。倒不如卸去各项要差，自削其权，免为小人借口，岂不甚好。”想罢，便不待商诸幕友，即行执笔拟起奏稿，专请辞差。那奏稿道：

奏为沥陈下情，吁恳恩准开去各项兼差，以专责成而符新制，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前以兼差太多。力难兼顾，曾叠请分别开去兼差。屡奉温语，慰勉臻至，震惊莫名，臣复何敢固辞，上渎圣听。伏念臣世受国恩，及臣之身，叨荷愈重，特达之知，非常之遇，眷注弥笃，倚畀愈隆。臣虽至愚，天良具在，当以有生之日，皆图报之年，即蹈汤赴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为万一之酬报。重以时局艰难，深宫焦劳，未尝或释，凡属臣下，皆当感激努力，以慰宸衷。况受恩如臣，何敢辜负生成，稍涉规避？是以鞠躬尽瘁之思，不特安逸所不敢图，即毁誉亦不敢计，但为管见所能及，勉力所能胜者，靡不竭虑以图。无如心虽有余，力常不足。

臣之才智，不逾中人，臣之气体，更甚羸弱，近岁迭膺艰巨，精力更逊于前时。矧天下之事理无穷，一人之智能有限，故数载以来，臣之负咎，当已多矣。不特此也，自古权势之所集，每为指摘之所归。今当圣明在上，众正盈廷，本无庸过虑；惟臣向以愚衷自矢，夙蒙圣主优容，信任不疑，自当力任劳怨。而臣独不免私忧过计者，非徒以满盈足戒，颠复堪虞。良以国家方艰，大厦非一木之能支，巨川贵同舟共济。而深思静虑，谁不如臣？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受贪权之诮，将无以自明，即旁观亦因此启猜疑之渐矣。昔曾国藩常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则非止为臣一身计，兼为大局计，而不得不沥陈于君父之前者也。

现值改定官制，明诏所布，首以专责成为言，仰见圣朝亮工熙绩，综名核实之至意，钦佩易胜。臣以为欲专责成，须先明权限，而

臣所兼各差，如参预政务，如新定各部尚书之职衔，与各国之国务大臣居中任事者相类。臣忝为外僚末官，兼任如会办练兵。及办理京旗练兵等差，现在陆军部已经设立，以练兵处并入，军政所汇，责有攸归，臣可无庸分任。如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各差，现在邮传部亦经建设，电政路政，应隶属该部，自无须臣督率经理。如会议商约一差，现在英、美、日本等国，商约均已议定，自后有辙可循，亦无须臣再参末议。以上臣所兼差共计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臣决非敢避劳耽逸，亦非敢避重就轻。以后无论何时，设有重大事宜，须臣赞画，臣但奉命办理，决不敢稍为推诿。现在委因差务太繁，实非才力所能及；事权过重，复非臣下所敢安。用是不揣冒昧，披沥渎陈，合无仰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所有微臣沥陈下悃，请开兼差缘由，谨恭气折具陈，伏乞太皇后、皇上圣鉴训示。再臣前领有督办电政大臣关防、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关防、督办津镇铁路关防各一颗，俟奉谕旨后，即将各该关防一并移交邮传部，酌量缴销，合并声明。臣谨奏。

自此折一上，袁世凯先密告庆王，请他不必替自己挽留。因此，军机中人，自然要卸去他的兼差，好削弱他的权力。如铁良一辈，满心要代袁世凯掌握权力的，自见袁世凯上表请开兼差之后，更天天在枢垣运动，好将袁世凯辞差的折奏批准了，那时自己的权力方更重大。在军机里头，亦见袁氏折中语气，句句属于实情，亦不必阻他。因此，会同详奏太后，立时下了朱批，只得“着照所请”四个字，便将袁世凯向来所有各项兼差一概开去了。正是：

阙下方陈辞缺奏，朝中已遂集权谋。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庆生辰兰弟拜兰兄
筹借款国民责国贼

话说袁世凯因被各位宗室人员所忌，逼得上表辞去兼差。当时朝廷已有旨发出，是“着照所请”四个字，便把一切差使统通开去了。那时袁世凯以为从此可以免得诸臣所忌，不想那时宗室人员，有许多恃着是天潢贵胄，一来以袁氏从前权重，不免睥睨挤辈；二来又有从前受过袁氏气焰的，固乐于削他权势。故到此时，虽减了兵权，开去兼差，犹如余怒未息，更日肆谣言。有说袁世凯失了兵权，久怀怨望的；有说他今更因开去兼差，口出怨言的；更有说他党羽既多，且尚有两镇兵权在手，即现时改归陆军管带的四镇，内里什么统制管带，哪一个不是他心腹的人，若一旦因怨发难，怎能制他？因此，以为袁世凯其人，正像范增论韩信的话“用则用，不用则杀”这等话。你一言，我一语，天天谋不利于袁世凯。铁良便与部下良弼计议，再要设法，一并收回袁世凯手上所存的两镇兵权。

原来那良弼亦是满人，曾留学日本学陆军，已是毕业回来的。恰那时铁良正谋争权，良弼又正谋得缺，自然互相利用。故良弼回国后，即投在铁良门下。那铁良全然不懂军事的，因为恃着一个良弼帮手，懂得些日本陆军形式，故敢天天纸上谈兵，觊觎兵柄。其实一切计划，都是良弼替他打算的。铁良自不免笼络良弼，是以不满一二年间，不次升擢。自改订官制之后，更用他在部中丞参行走。及这时，更谋并收袁氏两镇兵权，急将与良弼计议。良弼道：“那袁氏本有点子才干的，他没有什么马脚露出，断不能在太后跟前说他的短处。况他既为太后所爱，又为庆王所重，欲除去他，却不容易。不如力说他是个得用之人，趁着新改官制，调他留京内用，名为升他的官阶，实则削他的权力，自可以从中掣肘他了。”

铁良听得，深以此计为然。便一面向醇王运动，使言于太后之前，力言袁世凯很有才具，方今改定官制，将行宪政，看朝中并无能事之人，不如以袁某人军机，办理一切新政，较为妥贴。太后道：“此言亦是有理。惟袁某自总督

北洋以来，尚称平静，若调他入京，怕北洋重地，没有管理的人，却又怎好?"醇王道："北洋与京中，相隔不远，有事尽可照应。且北洋一任，就令袁某荐人承办亦好。"太后听得，觉得醇王所言，全是重袁世凯的，自然没有思疑。一来袁某在北洋，屡被人参他揽权结党，若调他入京，免他踞住北洋，遍布势力，自是要着；二来醇王曾与袁某争论政见，致拔枪相向。今由醇王荐他人军机，借此融洽他两人意见，亦是好事；三来袁某既在北京，又可随时独对，商议要政。因此也允了醇王之请，即行召袁世凯人京引见，先谕以办理新政需人，要他在京统筹全局，问他肯不肯。袁世凯自没有不允的道理，但自忖："在直督上，用去款项不少，虽是因公支用，但究未曾报部作证开销。"因此心上不免踌躇，只得对道："臣久蒙高厚，渐无报称，今又以臣人赞枢务，自当感激发奋，安敢固辞。但北洋尚有经手未完的事件，恐人京尚需时日。"太后道："无论什么事，可交由下任的办理。只恐能膺北洋重任的，究竟不易，就由卿荐贤自代便是。"说了，袁世凯谢恩磕头而出。

到了次日，即有谕旨，以袁世凯为外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行走。自朝旨发下，哪个不知朝廷这次把袁世凯名为升官，实则夺权。惟是袁世凯心上，以为从前被人猜忌，只为兵权过重。今兵权已卸尽去了，还有什么人谗间自己，反能认真办事，不必瞻前顾后，因此反觉心安。一面上表谢恩，又计算哪一个人，可能继这直督之任。虽手下人物甚多，但有两点难处：一来自己向来培置心腹人员甚多，尽要得个知己的人，做了直督，才能把自己所用的人，保全名位，实不啻为自己保全党羽势力；二来数年来练兵，凡是有用之才，有津贴的，有赏给的，志在结他心腹，因此耗钱不少，至于招揽人才，举办各事，所有用去的，尚有数百万。虽是因公用去，还不曾奏准归部作证开销。看来又须得一个知己人员，继自己之任，方能替自己弥补。左思右想，究竟其人难得。猛然想起杨仕骧，是自己向来援引他的，自己从前又得他之力结识庆王，今日正该把这个地位荐他承受，且向日杨仕骧服官直省，又与自己十分密切的。料他必能替自己处理亏空，便先用密码电商杨仕骧，言明欲荐他升任直督，却约他两事：一是自己所用的人，不要轻动；二是自己任上未请报销的款，要他弥补。若应允时，就可立升直督。

那杨仕骧是个官瘾最重的人，以为袁世凯是自己的恩公，本该替他弥补，况又得升直督，那直督一缺，是个最重要的缺位，有许多做了总督十余年，都不能实现的，今自己一旦由山东巡抚，直得升授，如何不允？纵袁世凯亏空甚巨，惟是直隶是个大省，料亦不难设法，便回复袁世凯所约二事，都已应允。袁世凯便具了一折，力称杨仕骧在直省服官多年，情形熟悉，且素有长才，堪

膺此任。朝廷已有意令袁世凯荐人自代的，览折无有不允，立即准奏。袁世凯一面打点交代，便入京到外部任事去了。

那时袁世凯既入军机，虽是一个尚书，究竟办事很有权力。因庆王是军机领班，大权本在庆王手上。无奈庆王才具平常，凡事都靠着袁世凯，故一切大事，转向由袁世凯主持。故一般大小臣工，没一个不趋承袁世凯。那时铁良见了，暗忖：“自己谋使袁世凯入京，志在削去他的权柄，今他反而得权起来。”心上总不舒服，又开始注意袁世凯的错处。那袁世凯又以自己以前在直督任上，所有兵权倒被铁良算弄出去，更不免乘机修怨。探得满人凤山，是在陆军部做统制的，原是铁良得力的手足，若调离了他，铁良便少了一个羽翼。恰值西安将军出缺，军机里头，正要拣人承乏，袁世凯便圈出凤山请拣。

果然次日谕下，以凤山补授西安将军。铁良见了，也吃一大惊，正像失了左右手一般。细细打听，方知是袁世凯搞的。逼得没法，惟以凤山在军中，向称熟手，但求缓赴新任。袁世凯又称以凤山授西安将军，是为陕省练兵起见，要凤山交代停妥，即行以程。铁良复多方运动，方把凤山暂行留京。

自此，铁良更恨袁世凯入骨，誓要拿他的错处。恰那一日袁世凯五十整寿，所有大小臣工没一个不送寿礼。袁氏宅第，更是铺张起来，十分华丽。门前支搭蓬棚，尽填塞车马。宅内皆悬挂锦幔，地上尽铺垫锦毡。至于字画玩器，也不胜其数。各厅事分中西两式，摆设得十分齐整，预备同僚及各国公使参随，到来祝寿。一连数日，都是接收寿礼，十色五光，不暇细述。其中有些富豪官宦，指望他提挈升官的，送礼更为优厚。有送礼一份，费去十来万金的。如军机四相，亦有屏联帐轴之类，皆是金光灿耀。有称门谊的，有称姻谊的。如庆王子自从因杨翠喜一案暴露后，也感激袁世凯替自己弥缝，已与袁世凯拜了把子，结为异姓兄弟，故那时致送寿联，下款竟称如弟。因此庆王子这一联，颇惹人眼目。

因为庆王是个宗室至亲，向例不能与外人结纳私交。今庆王子对着袁世凯反称起如弟来，如何不令人注意？当下袁世凯也不觉得，惟于各人礼物，来则受之。况是庆王子的，更不好却意。且祝寿之日，中西人到来拜贺，已应接不暇。前后数天，都是摆寿筵，唱寿戏，分头款待。若至外镇督抚提镇藩臬，亦有差人入京送礼祝寿的。故凡款宴宾朋，分成数天。第一天款待各国公使及参随，第二天款宴京中一二品大僚，第三天才款宴外省来宾及自己姻亲。故一连数天都忙忙碌碌，袁世凯也应酬得十分疲倦。数日之后，只令家人把一切摆设及各人送的屏联帐轴也一并收拾好了，把庆王子称如弟的事，倒不记忆。因为祝寿起见，请假了十天，到此时方行销假入值。

恰到军机处里，见一本奏折，说是御史江春霖，参劾官制不善，并于附片专参自己的。袁世凯看了，心上也不免吃惊，只把附片细细看下去，见他参道：

> 再军机大臣外部尚书袁世凯，揽权结党，内自北京，外而各省，门生故吏，布满要津，久为同僚所侧目。自由直督量移外部，方以为袁世凯为兵权已解，朝廷杜渐防微，可免唐末藩镇之祸，乃跋扈嚣张，性仍不改。此次五十整寿，备极奢华。内则王公大臣交相倾倒，放弃政事以踵门祝寿；外则督抚提镇，辇货来京，俱称门生，如奉君父。凡贺寿者，天津、保定两处购置，礼物为之一空；而侍郎唐绍仪、梁敦彦、赵秉钧、严修及皖抚朱家宝，吉抚陈昭常，汴抚吴重熹，更不惜以堂堂大员，屈身如奴仆，以奔走候命于袁氏之门。至若左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且为袁世凯过付寿礼。其尤甚者，则宗室王公贝子贝勒，原禁与汉员私交，圣朝成训，原以杜汉员奔竞之风，而绝宗室苞苴之路。乃庆王子分属懿亲，于袁世凯竟称盟弟。以宗室大员而趋附至此，其他可知。伏乞将袁世凯立行罢斥，以免后患，否则亦当稍裁抑其权势，以免有尾大不掉之虞。臣远观前代，近观现势，夙夜祇惧。为杜渐防微销患未然起见，谨不避斧钺，附片以闻。

袁世凯看罢之后，自己也应回避，不便向军机处同僚谈论此折。急回宅子里，看看各寿联，那位庆王子确是自称如弟。心中自念：“此事正发生在杨翠喜一事之后，料得此折一人，必有谕旨责成庆王子，即于自己面上很有点关系。”及此折既人，过数天还没消息，还幸朝臣看着庆王体面，竟留中不发，袁世凯方自心安。一面打探得上此折又是铁良主使，心中又愤愤不过。便欲设法治江春霖之罪。即过庆王府来，商议以泄此愤。庆王道：“论起‘如弟’两字。不过是亲切之词，本没什么过格。”袁世凯道：“那厮竟说门生祝寿时，津保两处，礼物购置一空，实属言之太过。若不惩他妄奏，此后何以办事。”庆王道：“此言诚是，但小儿与足下换帖拜把一事，如果明行宣布，恐不能不予以处分，是弄巧反拙了。”袁世凯道：“现在新政改革，满汉且准通婚，何况拜把，王爷尽不用过虑。”庆王听了，仍恐太过招摇，力劝袁世凯不必理他，若张扬出来，反令江春霖那厮博个敢言之外，实在不值。袁世凯亦以为是，便不敢再提。

次日，朝上适召见军机，太后没一句话说，即把江春霖一折，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当时未敢奏辩，太后亦温语说道："你们位高权重，休要令人借口才好。"袁世凯听了，只碰头而出，额上已流出一把汗。即回至挂甲屯胡同宅子，左思右想，觉得今天召见时，太后面色实在不同，料为江春霖所参之故。想："那江御史，一来求升不得，二来又受铁良运动所致，若不惩责他，恐他此后胆子更大，要天天窥伺自己，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一团怒火自从顶门飞出。

时正在庭前往来踱步，一时不觉，竟失了足，在阶下捽了一跤，大叫一声"哎哟"！右足已觉有些瘀痛。急唤了人来，把他扶起。这时已惊动家人，张皇起来，又不知受伤轻重，且他已做到这个地位，正是人贵则身贵，即使小小痛痒，家人且不免小题大做。况且他无心一跌，伤势自然不轻。家人急得导医寻药，好几天，方略略减了些痛。袁世凯一面具折告了病假。时袁世凯的妻妾，以他无故被跌，正不知他因思虑过度，无心失足，反迷信起来，疑家内有什么鬼祟，都道这宅子不好住，便迁到锡拉胡同宅里。

自袁世凯跌伤告假，在家无事，每天仍有至交的朋友到来谈话，有问疾的，有专要与他谈天，解他寂寞的，也不必细表。那一夜，已有二更天气，忽门子呈上一个片子，说称这人因有事，要求大人赏脸传见的。袁世凯看那片子，是"汪大燮"三个字。袁世凯知他是外部侍郎，与己同僚，且属心腹，今深夜到来，必有事故，立即传请进来。门子去后，不多时，已见汪大燮来到厅子里。时袁世凯脚患已经略痊，汪大燮仍不免问句安好。然后分宾主坐下。

袁世凯道："足下深夜到来，必有赐教。"汪大燮道："现在苏杭甬路事，前经让由英人兴筑，已立了草合同，也曾经盛杏荪请英人废约，怎奈英人不允，还照会前来，请修改正约，此是大人知道的。惟苏杭人苦苦不允，纷纷打电报来力争。你看怎么办才好？"袁世凯道："办外交的很有点难处，论起这草约，本有废弃的道理，况外人又迁延日久，还不兴工，似无怪国民不肯承认。但国家内部，势力现在微弱，若外人不再来索取权利，已是万幸了，还哪里好把已经让出的争回？兄弟只怕失了外人之心，便是此事不生出意外，怕仍要借点事，决裂起来，就不好办了。据小弟愚见，总要想个两全其美之法，可令国民满意，不至令外人动气，使彼此仍敦睦谊，免因此事伤了感情，是最好的。"

汪大燮听了道："大人的话很是，但此两全其美之法却是不易。稍有一点吃亏，便贻国民口实，小弟实不敢做主。不知大人几时销假到部办事呢？"袁世凯道："现在脚疾已好些，待假满必销假了。此事尽有日子办理，不知足下深夜到来，究是何意？"汪大燮道："只为英使明天到部商议，故先来向大人请

教。本欲向大人讨个办法。今大人既日间销假，小弟便不多言，当回复英使，待大人假满时再商议罢。”袁世凯道：“如老兄有高见，也不妨直说。”汪大燮道：“不如免使英人修筑，改为与英人借款自办。这样，也算废了草约，又算是自办，可免得国民借口，且与英人借款，又不至令英人过不去。此即是大人说的两面俱全之法，大人以为何如?”袁世凯听了，点点头，随道：“待弟假满后再商议罢。”汪大燮说两声“是，是”即辞去了。正是：

欲向汪商筹路款，顿教民庶起风潮。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拒借款汪大燮出差
遭大丧袁尚书入卫

话说汪大燮说称与英人借款自办，以此废了草约，袁世凯亦认此说为是。然自汪大燮去后，袁世凯满心于销假后到部办事，即照此议做去，但念："虽然与英人借款，只怕苏浙人士仍要反抗，终没有了期。总要想点法子，令苏浙人士说不得后话才是。"故于到部之后，即与汪大燮商议道："现在外交，种种棘手，国民总不体谅我们艰难。只望外人不再索权利就罢，哪里能够把已让的权利收回？今足下所议，改为借款一法，自是善法。因前者督办大臣盛宣怀，办事不大妥当，以至于此，今除了改为借款一法，再没善法了。但怕苏浙人仍有后言，总要想个法子，令苏浙两省人依从了之后，不能反悔才好。"汪大燮道："大人之言，所见极是。惟是国民之心，不审交涉的艰难，只称力争权利，坚持到底。怕借款一法，国民依然不允，又将奈何。还不如先与英人商妥借款，然后告知苏浙两省。如再有反抗风潮，只说已经商妥，不能再议便是。"袁世凯道："这恐怕不能，怕那时国民又说我们掩住国民耳目，暗地把国权断送了。今不如仍告知苏浙人，以借款一法为转圜办法，叫苏浙人磋议如何？且现在苏浙人大股未集，'借款'两字，或可从允。"

汪大燮仍不以为然，踌躇道："若叫苏浙人磋议，怕国民只把'争回权利'四字当做口头禅。一经会议，人多口杂，又易反抗。以小弟愚见，今苏浙人为'争回路权'四字，已立了团体，不如电致他们，叫他们选举代表来京，与我们同见英使会商。待他们到京时，然后晓以利害，说称借款一法，为不得已之办法，再不能更改的，较易妥当。"袁世凯即点头说了两声"是"。即行电致苏浙人士，使选举代表来京会议，不想借款筑路的办法，自汪大燮见过英使之后，新闻已传遍了，直弄得汪大燮等遮隐不得，即告知袁世凯。袁世凯亦大怒，以为国家交涉重事，未有成议，只有点风声，即被新闻纸传播，办事更加难了。

汪大燮便一力怂恿请袁世凯，立即筹个限制报馆的善法。但当时已传出借

款一事，料不能隐讳，因此把电致苏浙人士的电文，声明已改议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即废了从前草合同，并叫苏浙人士，无论如何，请即派两省代表来京，与英使会议。不料苏浙人士得了这道电文，无不哗然，以为借款筑路，以路抵押，将来兴工行车购物及一切用人行政，都是受制于他人，是名为自办，实是他办的了。其中就有争路为首的几个人，召开大会，研究此事。并请了在籍前任大学士王文韶及前任巡抚陆元鼎出来，大家会议。外部以自己股本未集为词，主张借款。令一面先行集股，一面于本省选举总理人，决意自行筑路。仍恐外部以为叫自己派代表入京，自己如不派时，反为外部借口，故仍又一面选派代表，声明代表人的权限，只合会议废约，于借款筑路一事，亦不承认。那时外部袁、汪两人，真是无可奈何。

且浙人当先行集股之时，旬日之间，已得银数百万，即行电告外部，以国民附股踊跃，决意自办，又请王文韶电告军机，请代奏，以浙人自办，实有力量，不愿借款。恰那时陆元鼎刚应召人京，故又请陆元鼎面奏草约应废，并以汪大燮为浙人，竟抗违舆论，主张借款，因此又宣布不认汪大燮为浙人，并电请军机，革汪大燮以谢天下。直弄得汪大燮无法，只望代表到京，把个中为难的情形向代表细说，或可以迁就。

不料等到代表到京时，那些代表到了外务部，那袁世凯以为汪大燮是个浙江人，与代表员必有点感情，说话较易，故令汪大燮与代表员相见。惟各代表员到部时，见了汪大燮，已为眼中钉刺，更说不下去。并说道：“袁军机是本部尚书，所有交涉，是他主政，应请他面商才好。”汪大燮道：“袁军机现在身子不大舒服，，难以见客。若各位同乡先生，有什么赐教，即向兄弟面谈，自可以转达。”各代表员道：“弟等为接到部电，要派代表来京会议。弟等不佞，谬承选举，故不辞辛劳，以公事要紧，千里来京。只道袁军机有高见赐教，今反不得一面，是着代表来京，亦属无用。”汪大燮道：“兄弟已承了袁尚书之命，故敢出来与各位相晤。倘若不相信，待兄弟回复袁尚书便是。”各代表员道：“不是不相信，只怕汪大人妥商之后，袁尚书复有后言，此次不是多费唇舌么。”

就各代表员中，有一个恐汪大燮不能下台，亦不好意思，即道：“如汪大人既得有袁尚书所嘱，若有高论，亦可赐教。但事须迅速，因苏浙已陆续集股，故弟等来时，限定留京几天，便要回省复命，故方才所言，不过与汪大人处谈过之后，又要再晤袁尚书，搁时日太久，于弟等实有不便。如汪大人处，既得有袁尚书意思，准可赐教。”汪大燮道：“现在外交的艰难，是列位同乡知道的。此案的错误，全在盛宣怀糊涂，留下这些麻烦，令我们棘手。今外人只

坚持不允废约，经交涉数次，几于舌敝唇焦，仍相持不下。若改为借款自办，或可转圜。除此外亦再没有办法了。”各代表员道：“某等蒙乡人推举，谬充代表，所有权限，只能商议废约，此外实非某等所敢与闻。”汪大燮道：“某亦何尝不望废约，但外人坚持不允，亦无可奈何。欲与之决裂，又因本国势力，不容易做到。因此左右为难，穷于应付。今所议虽为借款，但并非以路权抵押，亦是自办而已。不知诸君何以坚持不允？”

各代表员道：“纵然不是以路权抵押，但所购材料及聘用工程师，不得自由，与失权何异？”汪大燮道：“诸君此言，似乎近理，惟有想不到处。今中国制造微弱，材料纵不购自英国，亦必购自外人。就以工程师而论，中国人才尚少，亦须向外国聘请，是并无吃亏之处，诸君当可释疑。”各代表员道：“材料及工程师虽要靠外国，但使权自我操，材料可以择价而购，工程师亦可由我去留，毕竟是不同的。”汪大燮道：“条约里头可订明材料价值，不能较别国尤贵，即工程师如不称职，亦可由我开除，如此并非受人挟制。若谓借款要吃亏佣钱，今我们已声明，经手的佣钱仍归公司，若谓借款必须纳缴子息，想自办的股本，亦何尝不要纳息？诸君细细研究，自可了然。在兄弟非必把持，以借款为是，但于万不得已之中，故筹此一策。况两省股本未集，今借款又得现成，可以立刻兴工，借人之财，以办我之路，有何不可？”

各代表员道：“借款两字，流弊不可胜言，仓猝间难以尽述，总之损失权利，实所不免。若大人以集股艰难为虑，须知现在人情踊跃，旬日之间已集得数百万。现今又分各府各县提任，想股本是不难的。”汪大燮道：“有无流弊，只看所订条约如何。”各代表员道：“此话自然能说得出，但历来交涉，时时说谨慎磋订，实没一事不吃亏，又安能保此条约，必无流弊。”汪大燮道：“此亦诸君过虑耳。且尤有一说，诸君以为人心踊跃，集股自易，但恐认股虽易，交股就难了。”

各代表见汪大燮说出此话，以为汪大燮太过小看自己两省，心中不悦，即道：“广东人把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瞬息间集股四五千万，难道苏浙两省之力，就不及广东一省不成？”汪大燮道：“这却比不得。广东以一时之气，像与岑春煊赌赛一般，所以如此。若寻常集股，却不容易。”各代表员道：“此次苏浙人亦激于义愤，集股亦未尝不易。汪大人处若不相信，请准由商办，若办事人集股不成，任从治罪亦可。”

汪大燮此时，觉得没话可答，只说道：“哪有集股不成亦可治罪之理，但外人苦苦不允废约奈何？”代表员道：“此是草合同，不是正约，不要混说。因草合同未经朝廷签字，不能算数。以外人逾期不办，先自背约，应可废弃，作

为无效。”汪大燮道：“我何尝不知此理，但自念国势力弱，一经决裂，必须言战，实无可以抵御之法。”各代表员道：“外国只是商人谋办此路，他政府未必为之兴师。且他自背约，公法上实说不过去。”汪大燮道：“到今日的地位，看我们中国的光景，哪里说得公法。”

各代表员至此，见汪大燮苦苦以战事恐吓，即道：“大人处所言，非我们所敢参议。战和两字，自有政府裁度。我们代表，只为路事而来，所有权限，只能与闻废去草约，余外皆非我等权限所及。此说方才早已言明，若大人见谅，自是好事，倘若不能，我们惟有回省照复，不必更说其他。”汪大燮此时，觉得不能再说下去，即道：“不过彼此参酌，并无别的意思。诸位不必便回，待我把诸位宗旨及所有权限，向袁尚书细述，然后再商便合。”

各代表便即辞出。回至寓里，都道：“今日听得汪大燮言论，全是把持。只把外交艰难来推诿，又只把战事来恐吓。看将来，一切什么归外人所办，及什么借款自办，统通只是汪大燮把持。若汪大燮不去，此事终没了期。”当时，立即把相见问答情形，寄复本省。至此苏浙人士皆嫉汪大燮，以为袁世凯的主意，只是汪大燮一人播弄。故又纷纷电致北京政府，力斥汪大燮之非，并申明代表员到京的权限。又攻击汪大燮误国媚外，速宜治罪等语，弄得汪大燮手足无措。随后各代表员以此事终难转圜，因汪大燮并不言及可以自办的话，届时期限已满，只得函告外部，要如期回省，即附轮南返。

那汪大燮老羞成怒，转向袁世凯面前，说许多苏浙人的坏话，反令袁世凯愤怒。因误国媚外这一句话，汪大燮也说是苏浙人谩骂袁世凯的，那袁世凯安得不怒？因此不免坚持借款自办一议。后来毕竟民气难抗，英人又肯顺些情，把此件交涉放下了。朝廷又知汪大燮为国民仇视，即把汪大燮调离外部，派为出使英国考察宪政大臣，使离开北京。所以当时苏浙人，又不免多集怨于袁世凯。这都是后话，不必细表。

单表袁世凯自任外部尚书军机大臣，最后一年，正是光绪三十四年。那时光绪帝日在病乡，到了初冬时候，病势更重，也聘过几个御医诊脉，终不见有点起色。偏又事有凑巧，那时清太后也染了病，颇觉沉重，也到颐和园养病去了。那时两宫既病，故十月内一连十数天也没有视朝。

偏到十月二十一日那一天，光绪帝竟一病不起。当时宫中不免纷乱，因光绪帝登位之时，论起昭穆，本有些不合，因同治帝殁时，也没有诸君，就以光绪帝入嗣，不过仿兄终弟及之制。故当时就有人议论，以为同治帝没时，应立同治帝的侄子方为合法，今仿兄终弟及之理，与当朝家法不合。不过太后以若立同治弟的侄子，就须立恭亲王的孙儿，怕恭王当权，实于自己不便，是以改

立光绪帝。这样，全是当时太后的私意，为自己执权起见。又因改立光绪帝之时，先把同治帝的死事隐住了，早令恭王查勘万年吉地，使他先离了京城，然后令直督李鸿章带兵镇住北京，方才将光绪帝捧上帝位的。有这个形迹，益令人思疑。是以当时大臣，纷纷人奏。

更有一个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递了一本奏折，即行自尽，这样唤做尸谏。他折内的大意，是以为光绪不应登位，将来必成个争立之祸。虽太后谕旨中，有说明待光绪帝生有太子，然后人继同治这等语。但如果光绪帝一旦无子，将来必引起争讼，故请太后不宜一误再误，当先立哪一人为同治承继的，待光绪身后，即行即位，以免争端。果然被他说中了，到光绪帝于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那天殁时，竟然无子。清太后忆起吴可读一奏，又因那时恭王一派人甚盛，容易争立，故清太后一意要立光绪帝的侄子，总须一人入宫坐镇才好。猛想起当时朝中，惟袁世凯一人，最有机变，就令人宫护卫。正是

嗣位既思扶幼主，镇宫还要靠权臣。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请训政铁良惑宫禁
遭谗言袁氏遁山林

话说因那时清帝病故，朝廷恐诸贵族为变，思召一重臣入卫。因当时庆王亦不在京，实因庆王执掌大权已久，恐他于嗣位问题上有所非议，故学从前遣发恭王的办法，借查勘万年吉地为名，先令庆王领差出京。那时军机中人，除了庆王之外，就算袁世凯是有权有势的，故令袁世凯入宫护卫，并商议大事。不想清太后正筹思嗣位问题，又在病中，势方剧烈，到次日，清太后竟一病身故。

还亏清太后早传下遗诏，以醇王的长子溥仪入继大位。那醇王本是光绪的胞弟，故溥仪就是光绪的嫡侄子，论理本该择立。但这会择立的法子，于光绪帝名下，只是兼祧，于同治帝的名下，方为承嗣。若就承嗣同治帝说起来，又不止溥仪一人方为合式。故清太后传下遗诏时，实大费脑筋。只一面令袁世凯入宫，又一面与醇王商酌，立定了主意，以溥仪入嗣。

及到次日清太后殁时，京中谣言更多，因帝后俱亡，相隔只是一天，有此凑巧，自然令人疑惑。有说光绪帝死于非命的，又有说先太后实死于非命的，更有说光绪帝已死了数天，不过到那时方行开丧的。你一言，我一语，京中内外，倒是说法纷纭。惟有一点奇处，因各国驻京公使电报各本国，又称清太后死之在前，光绪死之在后，与前说大为相反。更有凑巧的，当时拿了几个太监，谕旨道她是干涉朝政，因此更有人传道，先太后那日在南海小御轮中，夜里被一个太监，不知何故，用枪击中了左腿，伤重至死的，故把那夜值差的太监，尽行拿了治罪，所称因太监干涉朝政，只是一种托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就外国人所传说的，是太后先死，还是近理，然终究不过是猜测之言，也没什么凭据，倒不必细表。

且说当时醇王正在军机行走，因宫廷遭此大变，自然在宫内商妥，立了自己儿子登位，然后将哀诏来宣布。在醇王本与袁世凯有点意见，因前年议创内阁的事，曾用枪击袁世凯，此事本来时刻未忘记，今偏召袁世凯护卫，只是太

后的主意，自己也不好阻他。不料袁世凯亦是扶助择立溥仪的，因此把前时意见，本已消化了。

不想那时铁良正在做陆军部尚书，觊觎政权，已非一日。惟心中最恨袁世凯一人，年前因为争掌兵权，已多次冲突，今只望光绪殁后，袁世凯或失了权势，自己才好谋人军机。不提防嗣位大事，有许多宗室大臣不曾被召进宫中商议，却偏召袁世凯一人，心中就很不舒服。又怕新皇登位，念他援立之功，更加重用，可不是他的权势更要大起来？铁良便召集自己的心腹几人，如学部尚书荣庆及学部侍郎宝熙，以及陆军部参议良弼，一起会议对待之策。

那时良弼以铁良得掌兵权，实出自他的手段弄来，今因不迁其官，已含恨铁良不已，惟外面仍与铁良周旋，而铁良全不觉得。当下会议针对袁世凯，宝熙道："今袁某人宫护卫，且参与嗣位大事，明显有援立之功，料不能说他不好。今谕旨已将太后追封为大行太皇太后，而光绪后又已封为皇太后。自咸丰以后，向由太后垂帘听政，今改以醇王做监国摄政，料非新太后所喜欢。今不如密进宫中，恭请新太后垂帘。如此议能行，可让醇王失了权势，那时新太后必感我们扶她听政，自然用我们掌执政权，便可在新太后跟前，说先太后夺先帝政权之故，是袁世凯当戊戌一案，从中播弄。这样，不怕新太后不治袁世凯之罪，是一举而两得也。"荣庆道："此计大妙，即是一箭双雕。一来我们可以同进军机，二来又泄袁世凯之恨。若是不然，不仅我们没有执掌政权之日，且将来援立功大，袁世凯将越加重用，即越有权势，实是我们眼中钉刺。"铁良道："豪杰之士，所见略同，我亦以此策为最妙。但何以进言于新太后之前，且言了又安能得她允准？实属有点难处。"宝熙道："有何难哉！今停灵在内宫，足下为亲贵大臣，明日可人宫致祭，就向新太后说有要事密奏，新太后自然要设法密召足下入宫，便可以畅言。且若以醇王摄政，便权在醇王，若由太后垂帘，即权在太后，亦没有不从的道理。"铁良听罢大喜。座中惟良弼不发一言。

到了次日，铁良即独自进宫祭灵，看醇王及袁世凯不在左右，即向新太后面称："有要事向太后密奏。"那时新太后听得，正不知有何要事，只道宗室近支，有谋争大位的事，便令太监引铁良转至别宫面奏。铁良见了新太后，请过安后，新太后道："外间有何要事，可面奏将来，也不必隐瞒。"铁良奏道："先帝不幸宾天，臣等正不胜哀悼。但念先帝并非不是雄材大略，只以权不由己，遂至政不能发施。今皇太后不宜复蹈故辙，宜自主掌大权，以竟先帝之志。惟先太后遗诏，以醇王监国，似非不佳。但醇王年轻性躁，终不如太后之睿智聪明。故臣等多人意见相同，欲请皇太后垂帘训政。昨夜与学部堂官荣

庆、宝熙等相商，皆以此策为最要紧，要求臣入宫面奏皇太后。如蒙皇太后准允，臣等必竭忠相辅，以图自强。”

新太后听了，意亦稍动，但以遗诏既以醇王监国，如自己一旦垂帘，便与遗诏相背，固惧诸臣不服，且恐醇王不肯相让，那时宗室亲贵，必以自己与遗诏争权，亦断不助己。此事看来怕不易行。故此心中踌躇不决，便向铁良面谕道：“卿言亦有理，但遗诏已定，不易更改。此事容我细想之，倘若可行，必从你请。今宫中耳目较多，不便多说，你宜早退。”

铁良此时已不敢再留，惟濒行时，仍再向太后奏道：“太后宜自打算，勿迟疑误事。倘若太后允行，料诸臣必不敢违抗。若有面谕之件，请随时召臣进宫，俾得面听圣训。”说了即行辞出。铁良即把面奏情形，对荣庆等说知，以为新太后尽有些意思，当可允准，正喜不自胜。惟当时新太后细想：“此事行之不易，恐勉强要做，反闹出乱事来。”因此不敢，就把铁良所奏的话，按下再不提起。

那时，铁良一天盼一天，终不见太后再召自己进宫议事。再过三两日，仍无消息。料知此次愿望一定落空，心中反不免彷徨起来：因恐此议一泄，以太后垂帘，必夺了醇王权势。若被醇王知道是自己请诸新太后的，必怒责自己。那时欲谋陷袁世凯，反为袁世凯所乘，自己反弄巧成拙，如何是好？即急与荣庆、宝熙等计议。连荣庆、宝熙二人亦惊慌起来，转问良弼有何解救之法，良弼道：“此策不是我主张的，我哪里觅得解救的法子来，不要问我罢。”铁良道：“彼此都是同心的人，你为何说此话？”良弼听了，惟低头不语。

此时铁良亦不暇多责良弼，只与荣庆、宝熙商议计策。宝熙道：“我们所仇恨的只是袁世凯一人，因他并不是亲贵，竟让大权落在他手上，是以不服。若我们失败，便是袁世凯更为得势，我们断不甘心。今不如反言袁世凯密请新太后垂帘，以夺醇王摄政。在醇王跟前说这些话，那时醇王必怒，怒则罪袁世凯必矣。足下以为然否？”铁良道：“只怕醇王不信。”荣庆道：“年前因议建内阁的事，醇王曾欲击袁世凯，是袁世凯为醇王仇嫉久矣。由此进言，不信醇王不听。且自两宫殁后，袁世凯日在宫中，说他进言于新太后之前，亦近情理。此策尽可行之。”时铁良听到这里，亦以为然。

那日铁良见了摄政王，便奏道：“那一天袁世凯在宫，曾与新太后密谈，监国殿下知其事否？”摄政王道：“予一概不知。那袁世凯是说什么事，要向太后密奏。你有听得没有？”铁良道：“此话臣实不敢多言，臣以为殿下在宫中早已知道，故以言及。”摄政王道：“连日来我一边要料理两宫大丧，一边又打点新皇即位，宫内琐事也没有闲心查究。你若有所闻，不妨直说。”铁良故作半

吞半吐，随道："闻袁世凯密奏新太后，以新皇得嗣大统，本非先太后主意，不过殿下劫先太后留此遗诏，以图子为天子，己执大权而已。且说殿下在太后跟前，说称新皇实继承同治皇帝，于大行皇帝不过兼祧，就说新太后不宜过问国政等语。故新太后当时大怒，袁世凯就力请新太后垂帘，像先太后故事，自行训政。并言与庆王爷商妥，必竭忠相辅，以佐新太后，务达垂帘的目的。后来新太后，不知因什么事，不允准行，臣却未晓。今只直陈于殿下之前，望殿下总要秘密查察方好。"

那摄政王本是个少年气盛之人，世事阅历还少，故听得铁良之语，不禁怒火交飞，冲冠而出，徐徐说道："你从哪里听得来？"铁良听了此问，几乎对答不出，乃故作难言之状。摄政王复催他直说。铁良道："宫内太监多有听得的，且袁世凯在臣跟前，亦说过以新太后训政为宜。臣料此事是不假的。"摄政王至此更是怒不可遏，即道："新皇入嗣大统及我得任监国，当时袁世凯亦在场赞成，他如何一夜之间说这些话？"铁良道："他性情最狡猾，定然一面巴结殿下，一面又欲巴结新太后，以图揽权固宠。因殿下严明，他不易捉弄，实则欲得新太后垂帘，以图自便久矣。殿下总宜留意为好。"

摄政王道："袁世凯那厮，因从前议建内阁，我曾反对他，几至用武。想他仇恨在心，故要谋算我，亦未可定。但他既如此可恶，你道怎样对付他才好？"铁良道："此等人在朝多一天，即多一天为患，自应早一天设法。殿下试想，他并不是我们亲贵中人，哪里有真心来待我们呢？故此人断留不得。至于如何惩治，殿下自有权衡，臣不敢擅拟。"摄政王道："现在国恤其内，不便治他的罪。待过三个月后，再做区处。"时铁良心中正惧自己所谋泄漏，恨不得早一天谴发袁世凯，方自安心，故不时在摄政王跟前进言，都是不利于袁世凯的。

在袁世凯亦知铁良不利于己，但他暗请太后垂帘之事，推在自己身上，实在不知。且以新主既已登位，又不知摄政王待自己的意思如何，故先具了一折，自称足疾，即请辞退。因袁世凯自念："自己所恃的只是庆王，今庆王的权力，已不像从前，自己实不可急流勇退。若一旦被监国存了疑忌之心，实在受不了。"故先递这一折，志在探摄政王的意思。不想此折一上，摄政王并不曾商诸军机，立即发旨，准其开缺回籍。

那旨先到军机里头，军机中人无不大惊，交相替袁世凯向摄政王说情。那摄政王却向诸军机道："你们倒不必替他说话。我准他开缺，已便宜他的了。"诸军机又不知铁良构陷之事，只疑摄政王所说，不知袁世凯有什么罪名，更不敢置喙。袁世凯得了这些消息，亦只疑摄政王因前者争建内阁，怀了意见。

想："他如此量小，自己在朝，亦是不便。"即立刻出京，从前知己都不往拜辞。只往庆王处一谈，相与叹息一会而别，即搭车回河南项城本籍。可叹一世煊赫，如此下场。

后来摄政王亦渐知请太后垂帘之事，只是铁良所为，推在袁世凯身上，此时已悔之不及。后又因东三省交涉棘手，被日人调兵间岛，赚取南满路权，京中各员都道："如袁世凯在日，断无此事。"因袁世凯任外部时，颇有点声望，为外人畏服，滇弁枪毙法员一事，被法使要索革锡良，赔重款，求矿务，声势汹汹，不数日间，已由袁世凯得以和平了结。因此，摄政王也开始思念袁世凯。一来恨铁良造作谗言，自己误信，也不好告人；二来又见时事艰难，非袁世凯无以支持大局，便欲起用袁世凯。惟袁世凯以时局不易挽救，同僚又未可共事，监国又多疑，且自己开缺之后，不到一月，又革去自己的所用陈璧，故袁世凯益发灰心，只劝其子方任农工商部的袁克定，小心服官，自己已誓不复出，只在卫辉经营园林，为终老之计，已屡召不起矣。

无 耻 奴

清·苏　同

第一回

挂弹章一书忤朝贵
谪天山万里苦风霜

一

天阴月黑虎夜吼，阵云销铄双龙斗。春风沉醉不知愁，一斛明珠酒一斗。醉卧城西戏马台，两行丹诏从天来。据鞍大呼杀群贼，士卒避易连营开。古剑光芒烛霄汉，残红飞溅胭脂马。征尘乱卷天地昏，生吞小丑作人鲊。归来尘梦犹未醒，湖山十里依然青。鲸鲵跳波海潮沸，豺狼当道草木腥。西风猎猎破窗纸，走狗已烹狡兔死。奇才沦落古所悲，道路崎岖安足恃。长江日夜向东流，声声呜咽鸣春愁。夜半推窗发狂啸，恨不速斩仇人头。青莲才调江郎笔，庸俗碌碌不相识。无人能识故侯瓜，谁料天孙工组织。君不见，负书担橐西出秦，黄金散尽父母轻。洛阳城外烟尘起，至今此地多愁云。呜呼！仲连不生荆州死，古来圣贤贫贱起。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千里。

这是一首古风，乃是在下一个友人作的。也不必说他的姓名出来，只把他的出身际遇，略略的铺叙一回。借他作一个开场的影子。在下这个友人，本是贵介出身，中年落拓，性情豪伉，才调风华。却是时运不济，文章憎命。十年奔走，难遇孙阳；一曲凌云，不逢扬意。吴门风雪，伤心伍氏之箫；燕市悲歌，谁听渐离之筑？苏秦金尽，阮藉途穷；扬州杜牧之狂，太白西川之痛。辜负了一身侠骨，埋没了万斛清才。想那造化弄人，真是颠颠倒倒。像这样的绝世奇才，居然也会这样风尘潦倒，你想，这一生屈抑，满腹牢骚，又从何处说起呢？

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在下这部小说，为什么把他叫作《无耻奴》呢？这里头也有一个道理。在下虽然年少，却是阅历十年，远游万里，遇着了好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见过了无数嘛嘛嫂嫂狂狂的人物。那些官场里头的奴隶性质，商界中人的龌龊心肠，都被在下看得明明白白，真是无奇不有。好像在下腹中的方寸之地，就如世界上的人类博物馆一般。看官们看了在下的

书，不要说在下的议论过于刻毒。要晓得现在的官场人物，只晓得拼命的夤缘钻刺，那里有什么爱国的热诚？商界里头，只晓得一心的积累锱铢，那里有什么合群的团体？差不多就是父子兄弟同在一起，也要极力的挤轧倾排，不遗余力。你想，如今世界，可还有什么公理么？在厦编这部《无耻奴》小说，也不是有意骂人。不过是把在下十年之内，所见所闻的人物，所经所历的事情，合将拢来，编了一部小说。要叫那一班官场中的人物，商界中的富翁，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大家警醒些儿。孽海回头，危崖勒马，不要甘心做那无耻的奴才。这便是在下做书的本意了。在下做到此处，便有人问着在下道："你这部小说叫作《无耻奴》，是演说那些无耻庸奴的现状。但是据我看来，现在中国的二十二行省，大半都是这一种无耳无目无血无气的人。你要把他们这班人物，一个个的都要形容出来，只怕你闭户十年，著书万卷，也说不尽这许多。"在下听了，就回答他道："天地之大，这样魑魅魍魉的人物，那里形容得尽许多？不过就着在下一身的所见所闻，铺叙一番，给你们大众看官听听。"

只说江苏常州府地方，在乾嘉年间，出了一个有名气的才子，姓江，名谦，表字南山。少年丧父，家计清贫。幸亏他的太夫人，教养兼施，纺绩佐读。这位江南山先生，少年时却是极肯读书，后来长成之后，应试登科，乡会联捷，殿试又是第三，点了一名探花。在京城里头，颇颇的有些名气。一班大老们，都甚是器重着他。无奈江南山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翰林，却是生有傲骨，从不肯低首下心的趋奉人，更兼性情方鲠，意气纵横，一班翰林院里的同年，见了江南山的影儿，也有些耳鸣头痛。大家都赶着江南山，把他叫作冰人。那时的掌院学士，是个旗人，也不是什么有名人物，见江南山一付冷冰冰的面孔，见了他的面，不过是打上一躬，不肯格外趋奉，心上便也有些厌恶着他，时常在里头军机大臣面前，说这江南山的坏话。从来俗语说的"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那些王爷中堂，听得这位掌院老师常常说他的坏话，心上便也记得了这样的一个人。刚刚事有凑巧，这江太史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上书言事，洋洋洒洒的一大篇议论，约有三万余言，想必是讥弹朝政，触了当事的逆鳞，竟把江南山的一封禀帖，进呈御览，还附了一个参摺，重重把他参了一下，说他大逆不道，请旨严惩。也不晓得江太史的这封禀上，倒底说些什么。江太史自已秘密万分，又不肯给人观看；内廷里头，又没有把他这一个禀揭发抄。在下做书的人，却实在不曾晓得，只好付之阙如的了。那一班军机处的王爷中堂，虽然和江南山没有什么深仇宿怨，却是已经听了掌院的先入之言，又看了他的禀帖，觉得他的词锋犀利，笔阵纵横，发挥得十分痛快，一发心中想着这江南山好像是一个素来不安本分的人，所以并在一起，一同发作出

来。当下军机大臣的参摺上去，里头是照例军机大臣的说话，没有不准的。见了军机处大臣的参摺，果然天威震怒，立刻发了下来，着刑部从严拟罪。那时的刑部人员，一则见里头的硃谕严切，二则要奉承这军机处原参的大臣，竟把江南山拟了一个大逆不道，请旨处决的罪名。一个摺片，拟了上去，登时急如风火的批准下来，发到原衙门，遵照办理，眼见得一位风骨棱棱的新太史，不日就要上那专制政府的断头台。

如今按下刑部一边，再提起江太史来。原来严旨下来，发交刑部的那一天，早有刑部司员派了几个番子手，立时把江南山看管起来，连大门也不许出，就是有什么同年亲友，来看江南山的人，也要用了使费，方才肯放他进去。把守得就如铁桶一般。也有一班同他关切的人，着实的替他着急，却又想不出救他的门路来。说也奇怪，倒是这位江太史神色扬扬，不异平日，一些没有愁闷的样儿。及至刑部把罪名拟了上去，里头立时立刻的批准出来。大家听了，好似青天白日打了一个焦雷，不要说是一班同乡亲友，替他着急，一个个手脚慌忙，六神无主，就是平日之间交情淡淡的同年故旧，也一个个敬重他的人品，羡慕他的才华，没一个不咨嗟太息，为他流涕。那些要好些的亲友，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要身首分离，如何不急？竟有人对着江太史忍不住痛哭起来。江太史得了这个信息，也不惊慌，倒反劝慰他们道："我前两天上书言事的时候，早已拼了我这一颗头颅。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何苦要这般怕死？只要死得有些交代，留些死后的名声，不要冤冤枉枉的送了性命，还落了一个千年万代的骂名，这便死得值了。况且我一介书生，受恩深重，就是把这条性命结识了朝廷，也是臣子的本分。我承了你们诸位的厚爱，今生报答不来，只好来世再报的了。"这一番话，说得激昂慷慨，没有一些惊惧的心肠，别人听了他这般说法，越发的涕泗横流。江太史却一点儿眼泪也没有，反口占了一首七绝，真是留别他们的意思。这首诗在下做书的却没有见过，只记得当时传诵的两句诗道："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听他这两句诗，这江太史的风骨，也就可想而知的了。看官请想，这件事儿，可有什么挽回？不想这江太史命不该绝，偏偏遇着了一位救星。你道这救星是谁？原来是江太史的会试老师，礼部尚书陆宗绩，也是个军机处协办学士，为人古道，落落可风，向来和这个门生甚是契合。现在忽然晓得了这个消息，倒大大的吃了一惊，连忙赶到内廷，和他设法。对着那原参大臣沈中堂和恪亲王两人，竭力排解，说："这江南山是个当代名士，万万不可杀他。况且他不过是一时拙见，说了几句狂言，究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实迹。若一定把他杀了，非但有碍时望，倒反成了他杀身取义的名声。不如赦了他的死罪，饬下刑部，再议罪名。轻则革职，

重则充军。一则激发他以后的天良，二则体恤他读书的辛苦，叫他有些忌惮，此后不敢再是这样的信口狂言。你们众位以为何如?”恪亲王的为人，本来不是什么元奸巨恶，向来和江南山又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是听了沈中堂的说话，和他会一个衔，现在听了陆中堂这般说法，仔细一想起来，果然不错，不由得便动了个爱才的念头，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卤莽了些，便有超豁他的意思。无奈上头的硃谕，已经批了下来，竟想不出一个挽回的法子，又说不出自己误参的话来。若要听着他无辜正法，良心上又有些过不去。想了一会，倒觉左右为难起来。幸亏陆中堂见了恪亲王这个样儿，很露着为难的形状，便想了一个法儿，情愿自己上个摺子，竭力保他，又怕一个人孤掌难鸣，再约几个科道里头的门生，联衔报奏，或者挽回得来，也未可知。恪亲王听了，点头称是，叫他赶紧办去。陆中堂答应了出来，约齐了门生，对他们说知原委，要叫他们会衔合保。那一班门生里头，就有胆小的人，迟迟疑疑的，不肯答应，暗暗想：“怎么这老头子，今天竟这般背晦，要保起江南山来？那江南山虽然是个有名才子，却是恪亲王和沈中堂特参的人，上个摺子保他，触犯了上头的意思还不要紧，要被恪亲王和沈中堂晓得了风声，显见得是有意和他作对。况且这两个人，都是军机处的红人儿，在里头说一听一，没有驳回的事儿。像我们这样芝麻绿豆的京官，只消他在里头，把舌尖儿略动一动，立刻就给你出了岔儿。我们也不犯着为着别人的事，结这个结结实实的冤家。但是无缘无故的，陆老师忽然发起书呆子的脾气来，不晓得是个什么道理？老师的吩咐，又不好当面回他。”心上忐忐忑忑的，只顾这般想着，那面上就不知不觉的露了出来。陆中堂明晓得他们的意思，心上十分好笑，便又把恪亲王的意思，并自己和恪亲王的问答，一齐说了出来。众人听了，方觉放心。这样的现成人情，谁肯不做?非但迎合了军机处的意旨，而且还得了一个不避权贵的名声。一个个欢天喜地的，答应了回去。果然做了摺子，联名呈递。陆中堂也上了一个保摺。皇上看了这两个摺子，意思便松动了些，召见军机的时候，恪亲王又轻轻的说了两句不痛不痒的话儿，沈中堂心上虽然不愿意，见恪亲王作了主意，便也不敢多说，里头没有什么冤家和他做对，这件事情，便不知不觉的松了下来。皇上听了恪亲王的说话，登时又发了一道硃谕下来，收回成命，叫刑部另拟罪名。刑部人员也晓得里头的意思，便拟了一个“遣戍伊犁，不准收赎”，拟了上去。果然批准下来。刑部里便派了一个差官，四名番役，把江南山押解登程。说不尽那路上水阻山遥，风餐露宿，也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幸而刑部差官，敬重他的品行，不敢得罪他，倒和江南山似朋友一般，路上还不十分吃苦。到了伊犁，到将军衙门，投名报到。那将军的性情，又是严毅非常，一班遣戍的犯

官，初次见他，一定要自己报名，带刀长跪。以前有一个革职的抚台，为了贿赂的案情发觉，谪戍伊犁，用了一个官衔手本，就被将军拍着桌子骂了一场。以后的遣戍人员，都把这个抚台引作前车之鉴，见了将军，都是兢兢业业的，不敢怠慢一点。江南山既然到了此间，少不得也要做此官，行此礼了。正是：天山万里，苍茫绝塞之秋；戍鼓连云，调帐孤臣之梦。不知江南山见了将军，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转天心名士唱刀环
入皇都庸奴求副宪

且说江南山见了将军，将军卒然问道："你可晓得有廷寄么？"那时江南山摸不着什么事情，呆呆的还未答应，将军便吩咐手下差官，摆了香案，请出一封廷寄，高高的供在中间。将军立在侧首，高声宣读。江南山俯伏在地，听将军读完了，方敢谢恩起来。你道这一封廷寄，说的什么事情？原来皇上自从把江南山充发伊犁之后，心上已经忘记了这个人儿，忽然有一天，在摺件里头，又见了恪亲王的参摺，并江南山的言事书，那书上的话儿说得十分激切，看了一遍，不觉又有些恨起这江南山来，有意叫他吃些辛苦，特特为为的发了一封廷寄给伊犁将军，叫他等江南山到了戍所，着他严加管束，并着不许饮酒，不许作诗。这江南山一生最爱的是饮酒吟诗，现在这么一来，直把他拘束得路也不敢多走一步。幸亏将军爱他的才情，敬他的名气，待他倒也不错，又拨了一所极大的房子，给他住。江南山正在穷途，得将军这样的待他，也就算知己之感了。按下一边。

再说一处，只说京城里头，自从江南山充发之后，连月不雨，竟是大旱起来。皇上亲御天坛求雨，也求不下一点雨来。京城内外，人心惶惶，摇惑不定，大米每包竟卖到十六七两银子。就有一班笃信理学的科道官儿，上书言事，说是半年不雨，畿辅拉灾，一定是刑罚里头有了什么冤枉，就把江南山保在里头，要请皇上不记前愆，把他赦回复用。摺子上去，皇上本有赦他的意思，又有恪亲王和陆中堂两人，和他排解，居然准了下来，把江南山在伊犁赦转，但是没有开复他的原官，只把他放归田里，差不多就是个回籍闲住的处分一般。这个赐环的信息，到了伊犁，将军也甚是代他欢喜，连忙传了江南山来，告诉他。江南山听了，自然不消说是感激涕零的了，当下谢了将军，又收拾了行李，归心如箭的，立刻动身。回去也不进京，竟回到常州原籍，恳恳切切的写了一封信给陆中堂，说明不再进京的话。从此江南山住在常州，只和着一班故友，潮风弄月，啸傲烟霞，倒也无拘无束的，十分自在。只是有一件苦

处，江南山本来是个寒士出身，点了一个穷翰林，又没有什么出息，遇了这一场蹉跌，回到家中，依然是两袖清风，一船琴鹤，那日用支给渐渐的便有些敷衍不来。还亏有一班同年故友，一个个都放了外官，硬有督抚，也有司道，晓得江南山的家计不佳，逢年过节，都寄些别敬给他，一百两二百两的不等。江南山借着这些同年的分润，历年敷衍下来，倒也不愁空乏。

看官请想，这位南山先生，这样的风骨峋嶙，性情兀傲，该应他的子孙，也有些像他的人品，不至于做出什么卑污龌龊的事情。不想传了两代，传到他的曾孙叫做江念祖的，竟做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弄得人人唾骂，把他当作个中国的奸细一般。你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迹，说也话长，待在下把他的历史，一一的铺叙出来。

这江念祖生长常州，却是南山先生的嫡派曾孙，表字叫个颖甫，少年聪俊，权术过人。仗着一点小小的聪明，自己就庞然自大，凭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却正眼儿也不来看你，总说世界之内，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是有用的人物。正经书史之外，又欢喜弄些杂作，看些新书。那时风气初开，正在纷纷的讲求新学，江颖甫也买了两部时务新书用心研究，晓得了几个国度的名目，又学了几句欧皮西提的西文，便居然自命为应世之才，真是高见风云，俯视一切，没有一个是他看得起的人。也有些世故深沉的戚友，见了他这样的狂态逼人，不免背后大家议论，当面却没有人去得罪他，只是付之一笑罢了。江颖甫到了十八岁上，娶妻谈氏，和颖甫同年，生得态度妖娆，性情流动。嫁了过来，嫌着颖甫的相貌不好，眉横杀气，眼露凶光，一张蟹壳脸儿，一付松段身体，更兼脾气不好，动不动一味咆哮。这位谈夫人见了丈夫这个样儿，闷在心里，说不出来，渐渐的夫妇之间有些不合，闹了几场口角。江念祖便赌气娶了一房姨太太，把一切家事都交给姨太太掌管，正室夫人反撇在一边。就是这样过了几年，江念祖想，坐在家里，坐吃山空，渐渐的饔飧不继，终不是个了局。要想出门谋食，又没有可去的地方，千思万想，被他想出一条门路来。他曾祖南山先生虽然死了多年，却有一个年侄，叫刘省吾，现在年已七旬，做过一任藩台，内转了个四品京堂，现任都察院副都御史。江念祖的父亲慕庐公在日，还和刘省吾常常有信往来。江念祖想出了这条门路，便凑了几百两银子的盘缠，摒挡行李，迳到北京，寻着了刘省吾的寓所，整顿衣冠，前去候见。起先投了帖子，门上的家人，见他土头土脑的神情，有些不愿意和他通报，含含糊糊的回报了他一声，说什么大人今天有公事，不能见客，你请明天来罢。江念祖一连来了几天，老见不着刘省吾的面，江念祖发起急来，只得送了他们几两银子的门包，又把自己的家世来历，细细的和他们说了一遍，门上方才替他

回了进去。不多一会，里头有个执帖家人出来，把江念祖请了进去，直到签押房内，见了刘省吾，正在那里捡点公事。江念祖抬头一看，只见当窗桌上，斜坐着一个七旬上下的老头儿，银须白发，道貌伟然。见了江念祖走到面前，方才慢慢的立起身来，料来一定就是刘省吾了。江念祖平日之间虽然目空四海，却只是坐井观天，没有见过什么场面，此时见了刘省吾这般气派，不免倒有些心上慌忙，连忙抢步上前，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刘省吾见了江念祖，却甚是谦虚，满面春风的还了一个半礼，连声请起，把江颖甫扶了起来，坐在一边。家人送上茶来，刘省吾笑道："我们三代故交，见面不说套话，我就不送茶了。"当下刘省吾和江颖甫细细的谈了一回，意思却甚为关切，问问他的家计，又探探他的学问。江颖甫初见长者，说不出什么话来，面红耳赤的勉强回答几句，又把自家的来意说明，要求刘省吾替他荐馆。刘省吾一口答应，并不推辞，只叫他回去在寓中少待，有了机会，再想安置的法儿。江颖甫听刘省吾竟不推辞，心中大喜，诺诺连声的，告辞回寓。刘省吾还自己到他寓内，回拜了他一趟，又请他吃了一顿便饭。不料这江颖甫一连见了刘省吾几次，觉得和他熟了，便不知不觉的故态复作起来，时常对着刘省吾，讥刺时政，信口骂人。刘省吾见了他这样的狂态向人，早晓得他是个狂妄无知的人物，把那以前的一团好意，销灭了好些，便存了个不肯照应的意思。无奈前几天已经答应了他，不好无缘无故的中途反悔，心中暗想南山先生这样的一个好人，怎么竟出了这样的后代！如今他赶进京城，要求我和他荐馆，我一时不晓得他的为人好歹，只说是南山先生之后，一定是个好人，一口就答应了他。但是如今仔细看来，他这样的少年狂妄，全不懂什么世故人情，这般性格，那里好就别人的馆地，却叫我把他荐到什么地方去呢？为难了好一会，忽然被他想出一个人来，是台湾巡抚吴子铭。这吴巡抚是个军功出身，从行伍累功一直做到提督，又从提督改了山东藩台，推升了福建巡抚，又调了台湾巡抚，却是刘省吾在藩台任上的门生，师生两个，十分投契。这位吴中丞，虽是出身行伍，却也熟谙政体，理事精明，只有一桩脾气不好，性如烈火，动不动皱皱眉头，就要杀人。做了他的属员，一个个提心吊胆的，甚是害怕。刘省吾想着了这个门生，便想要把江颖甫荐入他的幕中，帮他办办什么不要紧的笔墨。又心上想道，这江颖甫虽然也有些小小的才情，却是大言炎炎，目空一切，看起来也不像什么真有经济的人，现在我把他荐到台湾，叫他试试这吴子铭的脾气，或者将来有些阅历，成个有用之材，也未可定。想定主意，便写了一封极长的信，给吴中丞，把江颖甫重重的托他提拔。写好之后，便请了江颖甫来，和他说了。江颖甫自然感激，着实的谢了几声。隔了两日，便辞别刘省吾，迳到台湾去了。这且按

下不表。

且说起这位台湾巡抚吴中丞的履历来，这吴中丞的履历，甚是可笑。他本来是金陵人氏，从小父母双亡，饮博无赖，专喜和一班市上的青皮，混在一起，呼朋唤友，道弟称兄的，亲热不过。更兼生得身长面黑，力大身雄，同着一班光棍，拆梢打架，遇事生风。南京的人，没一个不晓得他的名气，见了他的影子，远远儿就躲避起来。他有一个母舅，叫刘益三，住在三牌楼，却颇颇的有些家产。起先见外甥贫苦，原时时的帮助他些。当不得吴子铭今天也借，明天也借，借得他母舅急了，便向他发话道："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了，成天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只和那一班不长进的棍徒，搅在一起，你们有钱的时候，大花大用，那里认得我这个母舅？如今没有钱花，就来寻起母舅来了。你想我小小的一个家业，老老小小，养着无数的人，那里禁得起你这般挥霍？说句老实话儿，你以后再来借贷，莫怪我反面无情。"吴子铭听了赌气和他母舅闹了一场，有好几个月不到刘益三家去。过了些时，吴子铭渐渐的忘了前事，又到刘益三家走动起来。刘益三虽是恨他，想着手足分上，也不好赶他出去。刘益三有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却都是大家之女，仪容娴婉，性格端庄。吴子铭往常时到了母舅家中，见了两个表嫂，便要风风狂狂的说几句笑话，两个表嫂也不理他。吴子铭天天在母舅家中走动，脾气又坏，一句话说翻了，提着拳头就要讲打，碰着他高兴，还要闯进上房，和表嫂讲些风话。刘益三也无可如何。有一天，刘益三的五十生辰，亲友毕集，吴子铭少不得也在座中。吴子铭的酒量本来不好，多吃了几杯酒，吃得大醉，又是六月天气，坐在稠人广众之中，如何不热？只见吴子铭两眼朦胧，面红头胀，那头上的汗珠子，竟有黄豆大小，亮晶晶的直滚下来。吴子铭本来是个性急的人，那里忍耐得住，一溜烟撇了大众，跑到里边。这个时候刘益三正在应酬客人，那有工夫理会。吴子铭醉得迷迷糊糊的一路脚步歪斜，闯了进去，一直闯到他表嫂房外，但见湘帘不卷，绣户无人。原来那些女客都在内厅吃面，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吴子铭不分好歹，闯进房中，一屁股就坐在床上。看着那罗帐微开，银钩低挂，铺着一领龙须席，放着一对花藤角枕，薄薄的两条纱被叠在里床，枕簟滑洁，花气中人，真是十分精致。吴子铭此时，忘其所以，腹中的酒，直涌上来，就有些支持不住，便想就在床上睡他一觉再说，又因天气燥热异常，把浑身上下的衣服一齐脱去，脱得一丝不挂，竟是精赤条条的，歪在床上，瞢腾睡去。一霎时梦魂栩栩已入黑甜。

不说吴子铭在表嫂床上睡着，只说他表嫂在外面应酬了一会，偷个空儿，要到自己房中歇息。不料刚刚走进外房，就听得鼾声雷动，不晓得什么人睡在

里边，还只认是自己的丈夫，吃醉了酒，睡在床上，万想不到睡的竟是吴子铭。当下他表嫂轻移莲步，走进房中，只觉得满房酒气，薰得心上作恶起来。正是：屠狗卖浆之辈，亦有英雄；银床锦帐之中，忽惊卧虎。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刘益三有意激从军
吴子铭梦中施警炮

且说吴子铭睡在他表嫂床上，酣声如雷，他表嫂走进房来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吴子铭浑身脱得精光，露出一身黑肉，四脚拉叉的躺在床上，口鼻之内，酒气直冲，那打呼的声音，就如牛鸣驴吼一般。他表嫂是个大家闺秀出身，那里见过这样的恶形恶状，只唬得她金莲倒退，脚步踉跄，连退了几步，退出房去，由不得口中叫了几声啊呀，心上又气又羞，止不住小鹿儿乱撞，面上早泛出几朵红云来。凑巧这个时候，刘益三带着两个儿子也走进来，忽见媳妇这般模样，又听得叫一声阿呀，不晓得她为了什么原故，好似受了大大的惊吓一般，连连的向外边倒退。刘益三见了心上十分疑惑，连忙问他："看见了什么东西，要吓到这步田地？"他媳妇正在心中羞恨，蓦然抬起头来，见刘益三立在面前问她，不觉又吃了一惊。待要回答出来，又很觉得有些碍口；和自己丈夫说了，还不要紧；当着公公、小叔的面前，这样的事儿，那里说得出口？便支支吾吾的，不肯直说出来，那面上越发红了。刘益三见媳妇说不出口，倒有些疑心起来，连他儿子见了自己老婆，这样的藏头露尾，也有些焦燥，更加逼着问他。逼得急了，他媳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那看见吴子铭脱了衣服睡在床上的这回故事，一字不提，却随口编了一个谎道："说也不信，我方才走到房内，平空的看见一个浑身漆黑的东西，差不多竟有水牛一般大小，好像身上还有些长长的毛，也不晓得是个什么东西，睡在我的床上，还呼噜呼噜的在那里打呼。我一见了这个妖怪一般的东西，连忙逃了出来，几乎把我的魂多吓掉，这会儿还有些头晕眼花，你们不信快些去看，到底是个什么？"说着还气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这一席谎话不打紧，刘益三父子三个听了这个话儿，不觉都吃了一惊。她丈夫先抢着说道："我不信，好好的房里，怎么有这样奇事，你的说话，果然是真的么？"这妇人听了丈夫问她，却故意一付正经面孔的说道："我几时和你说过假话的么？你不信自家去看就是了。"此时刘益三也甚是惊异，估量着媳妇说的，一定不是假话，照她这样说

起来，竟是出了妖怪了。这般一想，便觉满身的毛发，都渐洒起来，打了一个寒噤，却还强打精神的，对儿子说道："这句话儿我终久有些不信，你们不要害怕，跟我进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敢到人家房间里来作怪。"说罢，大着胆子，便走进去，两个儿子跟在后边，着实的有些害怕，只得跟着刘益三一同举步。刘益三这个老头儿，本来胆小，嘴里说着大话，只说不怕，心上边委实胆寒，脚底下走起路来，好像都有些战抖抖的，硬着头皮，走到房门口正要进去，已听见吴子铭打呼的声音。刘益三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两只脚不由自主的走了一步，倒退了两步下来。两个儿子更不济事，早吓得骨软筋酥，浑身抖战，连忙拉住了刘益三不肯放他进去。刘益三还强着说道："你们这样的胆小，难道就罢了么?"两个儿子道："现在我们通共三个人，那里就好进去，不如出去到大厅上多叫些人，带了军器进去，也好壮壮我们的胆量。"刘益三一听儿子的话不错，果然走到厅上来，朝了众人，气急败坏指手画脚的告诉了一遍，又叫齐了五六个家人，叫他们拿了什么门闩，切菜刀，擀面杖，跟着进去。众亲友听了这般无影无踪的说话，也有相信的，也有不信的，更有胆大好事的人，要进去见识见识，便跟着刘益三父子，一哄进去，也有些胆小的人，伸头缩脑的，跟在后面张看。刘益三带着十余个人，大着胆，闯进房去，只有他媳妇看他们这样张皇，不由得暗中好笑，却又不能告诉他们。刘益三闯到房中，只估量是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怪物，谁知上前一看，哈哈，那大床上睡的那里是什么妖怪，原来就是吴子铭，浑身衣服脱得上下精光，一丝不剩的在那里鼾呼大睡。刘益三和众人见了心中早明白了几分。刘益三又羞又气，无可如何，只得叫人把吴子铭叫醒。那知吴子铭睡得就同死人一样，凭你如何叫他，只是不得醒来，好容易把他推了多时，方才推醒，还是有些糊糊涂涂的，揉了一揉眼睛，坐起身来。见拥着一大堆人，自己浑身精赤，凭你吴子铭如何老脸，也觉有些不好看相，连忙胡撕乱掳的一阵，把衣服穿好，一溜烟走出房来。气得个刘益三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些亲友，却都三个一群、五个一簇的。聚在那里纷纷议论，有的说明明是一个人，怎么说他是水牛一般的怪物，或者一时眼花看错，也未可知?就有些见识浅陋迷信神权的道："你们不要在那里瞎猜，依我想来一定是吴子铭是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或者竟是黑虎星转世也论不定的。他睡在那里元神出窍起来，所以他媳妇看见浑身漆黑的一个什么怪物，只怕这个怪物就是他的元神，你们不要轻看了他，将来一定有些好处。"刘益三听了这些谰言梦话，倒也甚是发松，忽然回过念头一想，想了一个主意出来，也不说破，连忙叫人到厅上去，把吴子铭叫了进来。刘益三正颜厉色的对他说道："你且坐着，我和你说句正经话儿。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一味的这样闲游浪荡，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刚才你睡在你表嫂房中，你表嫂走进房来，看见你是一只黑虎。我想你明明的睡在床上，那里就会变了样儿？他们听了这件奇事，都说你是个黑虎星转世。你既是前世有些来历，将来总该好好酌干些事业出来，就是这样的在家里头闲混，一辈子也不得出头。依我想来，现在粤匪扰乱，四川提督荣大人放了经略，正在那里招兵，你何不迳去投军，将来也好图个出身的地步。况且你的身材又好，气力又强，保得定在军营里头得意。你想我的说话何如？"吴子铭本来是个无赖出身，平日间时常听人演讲那些小说中间的故事，什么薛仁贵元神出窍、韩世忠黑虎临身，二人都是当兵出身，后来一个做到平辽王，一个做到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些七不搭八的故事，贯入吴子铭耳内，却深深的印入脑筋，十分羡慕。现在听了刘益三的一番说话，正说着了他的痒处，不觉直跳起来道："母舅的话，一些不错，我也觉得在家里混来混去，终久混不出什么味儿，既是你母舅这般说法，我一准就去投军，只是路远迢迢的，凑不出一些盘费，这却如何是好？"刘益三听得他一口答应，满心大喜，连忙接下去道："只要你自家肯去，盘费一层不必多虑，我无论怎样，总和你挪挡就是了。"吴子铭听了，甚是欢喜。看官你道刘益三起先不信，为什么人自相矛盾的，说出这一番话来？原来刘益三的意思，为着吴子铭常来烦扰，甚是可厌，却又想不出个打发他的主意，又不好赶他出去，不认他是外甥，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听见一班亲友，三三五五的，议论这些瞎话，就想了这个主意出来。暗想吴子铭少年气盛，那里有什么见识？他却有意附和着众人的议论，平空的冤他一冤，并且借给他出门的盘费，好叫他一心一意的，出去投军，自己落得耳根清净。果然吴子铭着了他的道儿，听得他母舅恭维他是天上的黑虎星转世，又怂恿他出去投营，便高兴得手舞足蹈，无可不可，当下就辞了刘益三，回去收拾行李。刘益三当真借了一百两银子给他。吴子铭别了母舅，一肩行李，迳到广西去了。

那时金田匪党，聚众起事，贼势披猖。四川提督荣公名寿，奉朝命拜了经略大臣，提兵进剿。无奈贼势蔓延，东西联络，击首尾应，击尾首应，打了两回胜仗，也无济于事；官兵单薄，自家照顾不来，没有大队的重兵，扼了他的咽喉要路，再也扑灭不来。况且流匪是拿着百姓就当他的粮草，只要打破了一处城池，占住了几处村堡，那里头的金银粮草，子女玉帛，便一齐掳掠一空。打了一个败仗，又散得不知去向，四分五落的乱跑，官军也无从追赶，更兼转运艰难，军粮匮乏，所以这个时候，办理防务，十分棘手。荣经略见了这般大势，只得出榜招兵，要想招了新兵，练成劲旅，方可制其死命。凑巧那一天，吴子铭到了广西，前来投效。荣经略见他身材雄壮，年力正强，更兼相貌堂

堂，声音朗朗，问他几句话儿，也爽爽快快的回答，并没有畏葸的样儿。荣经略看了，甚是合意，便破格拔补了一个把总，叫他带了五十名兵士，专管侩台。你道这侩台是个什么东西？原来行军出阵，都有一个望敌的高台，台上放着一尊警炮，恐怕敌人来了，猝不及防，便要误了大事。所以一定要建一座侩台，派了差官，专管这个警炮。万一敌人暗地到来，侩台早看见了，便放起警炮来。满营的人，听了这个警炮，便一个个预先防备，不至于仓卒失机，总算是鸣炮告警的意思。当下荣经略派了吴子铭看守侩台，却再三分付他道："我看你人还可靠，所以派你这个差使，你须要格外当心，日夜侩望。这一个警炮，却是最要紧的事情，关系着全营的耳目，不可胡乱开放，若有警不开警炮，无警乱开警炮，照着军律都是个斩首的罪名，你自己小心在意。"吴子铭初次当兵，那里晓得大帅的威严，军规的厉害！只以为荣经略不过是这般说着罢了，便含含糊糊的，答应了几声，带了兵士，便到侩台看守。一连几天，没有长毛贼的影儿。忽一天，吴子铭吃醉了酒，睡着在侩台上，迷迷糊糊的做起春梦来，好像是长毛的大队来了，官军正在那里和他开仗，梦里头吃了一惊，顿时惊醒。吴子铭本来是个糊涂虫儿，睡醒之后跳起身来，还当是真的长毛来了，记着要开警炮，懵懵懂懂的口中大声喊："长毛来了，你们还不开炮么?"那班值夜的兵士，见吴子铭睡了，也都在那里打盹，听得吴子铭冒冒失失的喊了一声，一个个大吃一惊，一齐惊起，想着一定是吴子铭见了什么贼踪，所以喊这一声，便急急的寻了火绳，七手八脚的，乱了一会，才开了一炮出去。只听得哄的一声，山摇地动的震天价响，这一个警炮开了出去不打紧，顿时把满营上下的人，通通惊醒，连大营里的经略大人，也惊醒了，一霎时鸦飞雀乱起来，一直乱到天明，那有什么贼人的影响。经略疑惑起来，差了几个营官，出去四面哨探，直探到十里以外，也不见什么长毛，只得回营说了。经略大怒，拔了一枝令箭，把吴子铭拿到营中，问他为什么乱放警炮。此时吴子铭放了一声警炮，一直等到天亮，没有贼匪到来，晓得自己闹错了，心上便有些害怕起来，忽然荣经略叫了一个哨官，来代他看守侩台，把他抓了上去。吴子铭吓得面白唇青，身摇体战，心上暗想：怎么好好的要用令箭来提？难道真要砍我的脑袋么？到了大营，跪在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荣经略拍着桌子，问了几声，吴子铭方挣出一句话来道："卑弁该死，睡梦中糊里糊涂的闹错了，只求大帅开恩。"荣经略更加大怒道："你这个糊涂虫，到了本帅面前，还在这里说梦话，像你这样的人留在军中，岂不误了大事。"正是：将军令肃，旌旗争星斗之光；细柳营开，叱咤风云之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四回

吴子铭一怒惩劣幕
宣兰生竭力救同乡

且说吴子铭看守垒台，错放了一声警炮，荣经略把他提到大营，问他为什么这般冒失。吴子铭一时说不上来，只说了一句睡梦里头，糊里糊涂的闹错了。荣经略听了，更加大怒，厉声喝道："你犯了军规，还说这般梦话，像你这样的人，要你在营何用？"说着在案上拔了一枝令箭，叫一声"来"，就有中军官站在旁边，答应了一声"有"。荣经略双眉一竖，只喝一声："绑出去！"两旁的亲兵，轰雷一般的答应一声，鹰拿燕雀的把吴子铭拿住，撕了上身衣服，摔了帽子，把他两手捺在背后，登时就绑起来。此时吴子铭的魂魄也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睁睁的看着中军官接了令箭，就要押他出帐。正在着急万分的时候，忽然又听得垒台上哄的一声，放了一声警炮，远远的似有枪炮的声音，晓得这回真是贼人的全队来了。连忙传令，把吴子铭暂交营务处看管，一面吹起角来整备出队。那知贼队原是潜踪而至，一霎时疾如风雨，直冲过来，枪子就如雨点一般，直望营内打去。官军见贼队来得这般迅速，一个个相顾失色，甚事胆寒。幸亏荣经略向来纪律严明，仓卒之间，不致一时溃散，又被吴子铭错放了一声警炮，满营军将都已预先防备，所以虽然兵士张皇，还勉强镇定得住。当下荣经略传令出队，只听得一声号炮，营门大开，官军一拥而出。荣经略竟是一马冲出阵前，指挥冲突。一班营官哨弁，看见经略这般奋勇，一个个驰马争先，直冲入贼兵队里，背后的官兵跟着，就如排山倒峡一般，把贼阵冲作两段，彼此混战了一场。贼队立脚不住，且战且走，一路退了下去。荣经略见已经得胜，便也鸣金收队，回到大营。这一场大战，幸亏预先有了防备，打了一个胜仗，论起功劳来，还是吴子铭错放了一声警炮，惊动全营，总算是他的功绩。荣经略便记了他一次大功，又赏加了一个千总。吴子铭见非但没有砍他的脑袋，并且还升他的官，心上如何不喜。自此以后，荣经略说他是个福将，时常叫他带兵出去，和贼人开仗。果然吴子铭所到之处，贼队闻风胆裂，望影心惊，也不知立了多少功劳，打了许多胜仗，一直保举到提督

军门。后来北捻猖狂，又把吴子铭调剿捻匪，便从提督上改了布政司。捻匪肃清之后，又升了福建巡抚。那时台湾的匪乱初定，朝议要派一个素有威望的大员去做台湾巡抚，以资镇慑。一班军机处王大臣，就举了吴子铭。不日朝命下来，就把吴子铭调补了台湾巡抚。吴子铭到了台湾，训练新军，整饬吏治，渐渐兵乱之后，有些起色。你想吴子铭一个市井无赖，居然立了无数战功，做到这般地位，也就不容易了。大抵中国的名将，一半都是行伍出身，一半都是书生投笔，若要在那膏粱子弟里头，拣什么名臣战将，这却是守株待兔，缘木求鱼，一辈子也不会有的。为什么呢？从来读书的人，最是胆小，将就些儿的人，见了督抚阅兵，放着那空枪空炮，尚且有些胆战心惊，那里有这般大胆，去从军杀贼？若真个读书人，有了这般大胆，必定平日之间，有些用兵的经济，不是那空说大话的一流人物，只晓得讲些迂阔之谈，这便是书生的作用。至于那一班行伍出身的将士，一个个都是无家无室的人，他想着不是战死，便是饿死，同是一样的死，不如还是死在战阵上的好些。万一幸而不死，还好希冀将来的富贵，所以临阵的时候，一个个奋勇当先，冲坚陷阵，有进无退，无死无生，十次里头倒有九次胜仗，这是他们本来没有身家，毫不怕死的缘故。尽有那些中兴名将，后来打起仗来，怕死贪生，十分不济，当初是没有身家，如今是贪恋富贵，就和那一班纨绔出身的子弟犯的都是一样的毛病儿。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

只说江颖甫带了刘省吾的一封荐信，坐了海轮，竟到台湾。到了抚台衙门，投进手本，并和巡捕官说明，有都察院刘大人的信，要当面投递。巡捕官照着他的说话，回了上去。不多时，把江颖甫请到官厅，吴中丞出来相见。因是老师差来的人，甚是客气，让他坐了客位，家人送上茶来。吴中丞问了几句路上的话，江颖甫便站起来，在靴统里头，取出刘省吾的亲笔荐信，两手高高捧着，躬着腰，递了过去，随着又打了一恭。吴中丞接过信来，拆开看了，方晓得是老师荐人，然而没有推托的道理，就一口答应，叫江颖甫先把行李搬进衙门，住着再看机会。江颖甫大喜，便又请一个安谢了。又谈了几句，吴中丞端茶送客，却派了一个差官，带了两名亲兵，跟着江颖甫出去，把他的行李搬进衙中，打扫一间书房，叫他在下。隔了几天，吴中丞便下了一个札子，把江颖甫委了个抚辕文案，每月五十两银子的薪水——吴中丞的意思，原想要看看他的才具。江颖甫本来有些小小的才情。又且为人机警，他见吴中丞的意思还好，便竭力的巴结他，又有心在吴中丞面前，卖弄他的才情，吴中丞有时在签押房发下来的稿子，不上半个时辰，已经把稿子拟得齐齐整整的送到吴中丞那里画行。如此一连几次，吴中丞见他十分敏捷，心上就有了这个人，时常传他

进见，和他议论。吴中丞本来是个武夫，心肠直率，没有什么城府，禁不起江颖甫拼命拍他的马屁，奉承得这位吴中丞满心欢喜，不到两个月，竟二十四分的信任起来。江颖甫说的说话，上的条陈，没有一句不听，又为他懂些英文，派了他一个洋务委员。这个时候的江颖甫，高车驷马，得意扬扬，与初来的时候，大相悬绝，竟是换了一个人的一般。每到见客的时候，仰着一个脸儿，横着一双白眼，任你是谁也不在他的心上，连两司都不放在眼中。省中的候补官儿都管着他叫小抚台，还有一班无耻的候补州县，老着面皮，去走江颖甫的门路，不是想署肥缺，便是想委优差，也有送金银的，也有送古董珠宝的，更有备了贽敬，硬要拜他做老师的人。江颖甫竟把他们送来的礼物，一概全收，受了他们的礼物，却去对吴中丞说，某令怎样的精明，好补某缺，某牧如何的干练，好委某差。吴中丞听他的说话有理，还认着他是举荐人才，一一的依着他挂牌下札。江颖甫的名气，越闹越大，一天到晚，都有人来寻他关说，台湾一省，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晓，只瞒着吴中丞一个罢了。事有凑巧，江颖甫合当倒运，偏偏的闹出一件事来。那时的北洋大臣正在创办海军，台湾的形势，孤立海中，没有通到别省的旱路，吴中丞也想要到英国船厂，定造两只兵轮，因为台湾一省没有通晓洋务的人，就把这件差使委了江颖甫去办。江颖甫得了这个意外的优差，欢喜自不消说，便和英国的威柏廉船厂立了合同，说明价值造了两只铁甲兵轮，却暗中浮报了十多万银子。吴中丞那里知道，并不疑心。那知隔了年余，兵轮造好了，放到台湾来。吴中丞亲身上船，试验工料，看那船身的样式，却并不是什么兵轮，竟同搭客的商船一般款式，三层洋楼，官舱大菜间，造得十分精致，载不下许多兵士，又没有安放炮位的地方。吴中丞见了大怒，连忙传了江颖甫来问他，江颖甫还支吾着说，卑职和他合同打得好好的，却不晓得他为什么造成这个样儿？指东话西的，搪塞了一回。吴中丞便把他申饬了一顿，叫他立刻去和船厂的人说话，要把那未付的船价，减给十分之三。江颖甫还倚着吴中丞向来器重，不很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只是左一天右一天的和他迁延日子。吴中丞见江颖甫只是支吾，便疑惑起来，暗暗的另派了一个干员，打听这件事儿的细底。这个委员，向来又和江颖甫有些仇恨，细细的打听了一个月，居然被他打听了出来，便一五一十的告诉吴中丞。把个性急如火的中丞公，气得咬牙切齿，立刻把江颖甫提到衙门里头，自己亲坐大堂追问。江颖甫还想抵赖不招，当不得这个打听信息的委员站在一旁，和他质对，都是有凭有据的事情，江颖甫抵赖不来，只得招了。吴中丞恨得双眉倒竖，两眼圆睁，当时便要请王命杀他，却被那委员上前密禀道："大帅若杀了他，这侵吞的银子到那里去追缴？十多万银子的事情，不是什么小事，可以设法弥补

的。依卑职的愚见不如把他暂且收监，俟追了这笔公款出来，再办他的罪，不知大帅的宪意怎么样？”吴中丞被他一句话儿提醒了，连连点头，便把江颖甫发交首县，看押起来，严追他的公款。江颖甫初时听得吴中丞要请王命杀他，吓得魂不附体，幸而吴中丞听了那委员的话，把他放了回来，叫首县追他的亏空。此时江颖甫是吓怕了的人，恐怕公款交不出来，又要斩首，只得把那侵蚀的公项，全数缴了出来，连了衙门的使费，上兑的扣头，非但把公款一齐呕出，还把历年受了人的贿赂，积聚起来的造孽钱，挤得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得来如此去，依旧是一双赤手两只空拳。吴中丞虽然把公款追齐，心上却把江颖甫痛恨入骨，屡次想杀他，都被别人劝住，他却气愤愤的，对着人说道："你们都不晓得我恨他的意思，你想我这样的待他，他还要这般的偷天换日，这个人的心术，还可问么？我总想把他杀了，也好替世界之上除了一个大害，若是如今把他留了下来，将来必定有人受他的害。”大家听了也不敢多说，只好答应几声。

江颖甫一直押了一年有余，方才有一个同乡叫做宣兰生，现任津海关道，和江念祖向来认得，并且还有些世谊，听得江念祖被吴中丞监了起来，不肯释放，宣兰生忽然仗义起来，便转求了一封木中堂的信，和他说情。那时的木中堂是两朝元老，威望素孚，朝廷甚是倚重，差不多无论什么人见了木中堂的来信，也不好不依。这位吴中丞更是他平捻时的旧部，更加不好意思，接了木中堂的来信，只得把江颖甫释放出来。江颖甫得释之后，台湾地方存身不住，想要迳转常州，又有些怕见江东父老，倒觉得进退两难起来。忽想起前回在京城里头，有些同乡京官，待我的意思甚好，何不进京去略住几时，再作道理？定了主意，便搭了轮船，一路进京，到了天津，在紫竹林客栈里头，住了几日，想着宣兰生现在这里做津海关道，何不去拜他一拜，好打一个抽丰。原来江颖甫放出来的时候，并不晓得宣兰生为他出力，求了木中堂的信，替他说情，只糊糊涂涂的，把他放了出来，又没有人肯告诉他，他那里会知道。这边的宣兰生却又一毫不晓，见门上传了江念祖的名帖进来，只认江颖甫晓得了这件事情，来谢他的高谊，便欣然叫请在花厅相见。宣兰生随后踱了出来，彼此相见，叙了几句寒温，便提起这件官事来。宣兰生竭力替他抱屈，又着实安慰了他一番。宣兰生的心上，以为江颖甫不知怎样的感激他，不料江颖甫不过说些闲话，竟没有一句谢他的话儿。宣兰生忍不住便用几句隐语，有心试探着他。江颖甫听了茫然，摸不着一些头脑。宣兰生暗暗诧异，暗想难道他竟是不晓得这件事情，所以这般大意？不然，天下那有这样不知好歹的人！这一来有分教：楚国之全军皆墨，夜竖降旗；将军之战马何存，朝飞碧血。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江念祖投笔从戎
宗宝棠捐躯报国

且说宣兰生疑惑了一回，忍耐不住竟是冲口问道："你可晓得你在台湾被禁，吴中丞为什么放你出来？"江念祖听这个口风问得奇怪，不觉呆了一回，方才答道："这件事情本来不关我事，都是我的冤家，硬硬的把我砌在里头，就是吴中丞自己，也晓得我有些冤枉。"江念祖说到这里，正还想要说下去，宣兰生微微的冷笑了几声，打断他的话头道："你且慢些说，我这里有一封信，给你看看。"说着，便叫家人进去到签押房内，捡了一封吴子铭给木中堂的回信出来。原来宣兰生和木中堂本是师生，所以吴子铭的回信到了宣兰生手里，如今拿了出来，给江颖甫看了一遍，只把一个江颖甫羞得满面通红，心上十分惭愧，连忙勉强立起身来，向着宣兰生一躬到地道："原来我这条性命是你救的，我还是做梦一般，一些不晓，可不是笑话么？"说着，又说了一大套感激涕零再图后报的套话，宣兰生也不免要谦让一番。看官你道江念祖当真的在那里感激宣兰生么？原来江念祖的心肠最毒，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他不说宣兰生和他出力把他救了出来，只说宣兰生有意枭他的痛疮，当场嘲笑，非但一毫没有感激的意思，反把个宣兰生当作深仇切恨的仇人。面上却一些不露，还在那里勉强敷衍着他，随口谢他几句，心上却存个了报仇的念头。看官你想宣兰生一片好心，求了木中堂的书信，好容易把他救了出来，他非但不知感激，反对人说宣兰生有心奚落，将来定要报仇，像他这样的人，可混帐不混帐？只说宣兰生和江念祖，谈了一回，送他出去，又送了他二百两银子的程仪，江念祖便一道进京去了。到了京都，见了刘省吾，着实把他埋怨了一顿。江念祖满面羞惭，无地可入，在京里一住就住了半年，也寻不到什么机会，只得暂时回到常州。想要作个出山之计，无奈差不多些的人，都晓得他的声名不好，那里敢来请教着他，就是这样的耽搁了十年。

那时吴中丞已经死了，正值日本和中国开战，木中堂又拜了经略大臣，派了个直隶提督甄士贵，带兵接战，总统全军。这时的宣兰生还在海关道任上，

木中堂就派了他一个后路粮台。江念祖听了这个消息，忽然起了个投笔从戎的念头，便立时收拾行李，赶到天津，见了宣兰生，说了自家的意思，要求他荐到军前效力。不想宣兰生有一个兄弟，表字桂生，年少才高，意气用事，却有一件毛病，酷慕功名，见了他哥哥宣兰生高车驷马，后拥前呼的气派，甚是羡慕着。他今天也想做官，明天也想做官，差不多要想成了官癖。他排行第三，衙门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叫他三大人，他却又不许人叫，只说你们要叫大人等我回来做了官再叫，这会儿什么三大人二大人的混叫，这个大人不是我自己挣的，是我哥哥给我的赐封，我不稀罕，这个三大人的名目你们往后不准乱叫。众人听了，也只得含糊答应，以后便不敢叫三大人了，只管着他叫三少爷。这位三少爷，现在听得日本要和中国交战，他也要到营里头去效力起来。他只晓得军功的保举最优，那里晓得打仗的利害，便合他哥哥嚷着，要荐他去投营，宣兰生不肯，他就和他乱跳乱嚷。宣兰生正在为难，忽然江颖甫也想投营效力，宣兰生想江颖甫甚有歪才，把他荐到军营里头，或者有用他得着，又想自己的兄弟，嚷着要去投营，这样的一个不知世故的小孩子，那里就能出去，况且军营里头，又是危险的地方，想来想去，只有重重的把兄弟托了江颖甫，照管着他，料想江颖甫看着我的面情，总该格外出些气力。想罢，便把兄弟要去投营的事，和江颖甫说了，又道："我正愁着无人照应，你肯去投效，是再好没有的了。只要我给甄士贵的信上，多写一笔，把你也带在上边，他见了我的亲笔信儿，料想万没有不收的道理。"江念祖听了，正中下怀，连声答应，暗想你从前无故枭我的痛疮，把我当场抢白，我正要想个法子，报你的仇，不料你自己瞎了眼睛，把自家的兄弟，托我照应，我一时不能报你的冤仇，就把你兄弟来替你顶缸，也是一样。想着，心上暗暗的得计。果然不多几天，宣兰生亲笔写了一封恳恳切切的信，给甄军门，叫兄弟和江念祖自家带去，又再三嘱付了江念祖一番。江颖甫便同着宣桂生赶到平壤，寻着了甄总统的大营，投进票揭。少时差官出来，把他们带了进去，见了甄士贵，呈上荐信。甄士贵略看一看，便叫他们暂在营内听差，把宣桂生委了一个帮办粮台，把江念祖委了个大营文案。

说起这位甄总统的履历来，也是剿捻匪的时候，有名的一员宿将，又是木中堂的部曲，所以派他总统诸军，各道援兵，都要听他的节制。江颖甫当了他的文案，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紧的事情，不过是办些照例的公事罢了。但是这位总统诸军的甄军门，现在年纪大了，有些暮气，凡事总存着个退缩的念头，只晓得饮酒高会，把那些军机要务，倒撇在一边，没有一些布置。不知不觉的，过了一月有余，日本的大队军马一步一步的，渐渐逼了进来。甄军门方觉得有

些害怕，传齐了各道援兵统带，议论军情，要商议一个对付的法子。那知这班提镇，承平日久，胆小如鼠，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开口。甄士贵看了这般模样，着急起来，便道："怎么我和你们商议军情，你们一个也不答应？难道就是这样的一会子，就算了么？"甄士贵还未说完，就有个记名提督，现任宣化总兵的宗宝棠，挺身而出。对甄士贵说道："现在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商议，只有赶紧的调兵迎敌，方是要着。若就是这样的商议一会，并不发兵，直等到他们的大队，直逼进来，那时再想调兵对敌，这个地方的大营，可就扎不成了。"几句话把个甄士贵说得满面通红，一言不发。一会儿老羞变怒起来，便气愤愤的向宗宝棠说道："你既是这般说法，自然是肯当先出战的人。"宗军门听了这样没气力的说话，甚觉好笑，便大声说道："我们一班提镇平日间受了皇上家的俸禄，原是养军千日用在一朝，难道做了武官不去打仗，是要他摆样的么？"甄士贵听了觉得有些入耳诛心，便打断他的话头道："不用尽说闲话，这会儿我就派你带了部下的宝字四营，前去迎敌，你可有这个胆量么？"宗军门冷笑道："受国厚恩，理应马革裹尸，疆场效力，说什么胆量不胆量，只要总统发令谁敢不依！但有一句说话也要呈明，我部下只有四营人马，孤军深入，恐怕支持不来，总统须要随后遣发援兵才好。"甄士贵道："这个自然，何消多虑。"当下宗宝棠辞了甄士贵，带兵去了。走了两天，已经迎着了日本大队的游骑，前队和他开了一仗，也没有什么胜败。宗军门扎下营盘，晓得日本还有大队在后，自己只带着四营人马，估量着寡不敌众，那里杀得他过，就立刻发了一封请救文书，要请总统调兵赴救。那知文书到了，这位甄总统正在置酒宴客，自己已经吃得醺醺大醉，还在那里左添一壶，右添一壶的，喝个不了。中军官接到这封请救公文，不敢怠慢，便双手捧了文书，一直走到席上，站在一旁，还未开口，早被甄士贵回过头来，一眼看见，登时酒性发作起来，睁着眼向中军官道："什么紧要的文书，要你这般着急？放在那里就是了。你当了一辈子的差，连个规矩都不懂么？"这一个虎势就把中军官吓得诺诺连声，再也不敢多说，慢慢的退了下去。只指望这位总统，酒醒之后，少不得要查看公文，谁知甄士贵吃得大醉过量，睡了一夜，又害酒起来，一连就是三天，没有出营理事。中军官碰了他一个钉子，不敢再去烦他，把一个独当前敌的宗军门，急得鼻内出烟，口中出火，等了三天，竟是没有一些信息。若在胆小些儿的人，竟自悄悄的逃了出来，只说等候救兵不到，恐怕打了个败仗，牵动全军，所以全师而返，再图后举，这般的有心推委。就是甄士贵也只能归咎自家不发救兵，不能治他的罪。但宗军门是个刚强勇敢的人，那里肯受这个临阵退避的名目，等了三天，不见救兵的纵影，他就把心一横，早打了个决一死战的

主意，把自家的性命，早已轻若鸿毛。刚刚日本的全队到来，宗军门愤气填胸，竟是不顾利害，开营迎敌。幸亏宗军门素来待士有恩，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不肯逃走，一个个拼着性命，争先迎战。从来一夫致死，万人辟易，何况这四营人马，人人都怀着个必死之心！交战起来，日本的前队，竟有些抵敌不住，被他冲动了阵脚，一步步的退了下来。宗军门见已经得手，自家纵马当先，在那枪林弹雨之中，往来驰骤。看看将要得胜，忽然日本的后队援兵到了，两边合了拢来，周围一裹，竟把宗军门的四营人马，围在中间，那格林炮的弹子，就如雨点一般，只望着华军乱打。宗军门正在指挥兵士，不防刺斜里飞来一颗弹子，打中左腿。宗军门还咬牙忍痛，扶着差官的肩头，勉强骑在马上，不知那里又飞过一颗弹子来，把一个宗军门，连着一个差官，都不知打到什么地方去了。那麾下的四营人马，没了主将，自然个个惊慌，却还是拼命恶战，没有一个想逃走的。这一场大战，自午至申，竟把宗军门手下的二千多人一齐收拾得干干净净，只逃了一个营官，连忙逃到大营报信。甄士贵得了这个信息，大吃一惊，明晓得是自己不发救兵所致，这个失机的消息，传到上头，不是顽的。呆呆的想了一回，又和手下的人商议，也议不出什么来，甄士贵只急得咳声叹气的，十分忧虑。看官你道他为什么要这般着急？原来他一则怕打了败仗，朝廷要问他调度不合的罪名，二则敌兵近在咫尺，恐怕万一再打了一个败仗，自己就有性命之忧。

这个当儿的江颖甫却早想了一条主意，要想借此献个计策，把甄士贵薰倒，就好凭着他在军营里面，为所欲为。便一迳到大营里头，求见甄总统，说是有紧要的军情。甄士贵听得文案上的委员，有紧急军情禀见，便把他传了进来。江颖甫便先用说话试探他道："听说宗军门打了败仗，并且全军覆没，不知总统可报了上去没有？"甄总统见他说得诧异，料想他一定有些道理，便急急的答道："我正在这里踌躇，没有报上去。你可有什么主意么？"江念祖听了晓得他已经入彀，便道："既是总统还没有报，晚生倒有一个主见在此。"说着附着甄士贵的耳朵，说了半天。甄士贵听了沉吟道："这个主意虽好，只是要冤枉两个人。"江颖甫道："从来战阵之际，杀人如麻。区区的两个人，算得什么！况且总统的功名，就在他两个人的手中，若现在不肯杀他，这件事情又不能不报，到得上头有了处分下来，再想法子，这可来不及了。"甄士贵一听，想一想果然不差，除了这个主意，也没有别的法儿，便依着他的说话，升坐中军，把那宗军门手下的营官，传了上来。不等他开口，就拍着桌子喝道："你临阵脱逃，失陷主将，还敢逃转大营，你可晓得失陷主将，是个什么罪名？"那个营官，本来是湖南人，生性爽直，被他不问情由，兜头一骂，骂得他气极

了，高声喊道："我们四营人马出去，只剩了一个回来，还说什么失陷主将，这都是总统不肯遣发救兵，败得全军覆没，到了现在，又要把失机的处分，推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这世上还有什么天理么?"甄士贵听了，更加大怒，拍着桌子，喝叫绑出去，拔了一枝令箭，一直把那营官推出营门。那营官本来已经拚着一死，一路高声大叫，骂着甄士贵误国丧兵。甄士贵明明听见，也无可如何，只得装做不听见，把两手紧紧的按着耳朵，凭他去骂，直至走得远了，方才放下手来。又把管收发文书的中军官，叫了上来，喝道："宗总兵那里，既然早有请救文书，你为什么不早些呈上，以致误了事情？这不是有心延搁，贻误军情么?"那中军官听得总统的口风不对，便着了忙，正在上前辩白，只见甄士贵翻转面皮，吩咐两旁立着的亲兵，把中军官拖翻在地，登时捆绑起来。可怜这个中军吓得魄散魂飞，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刻儿的工夫，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一齐献了上来。原来杀这两人，要想灭了活口，死无对证，便好随着他怎样通详，如何报告，都是江念祖的主意。甄士贵依着他的说话，出来行事，只无故的害了两条人命，死非其罪，煞是可怜。你想江念祖的行为，可恶毒不恶毒？当下甄总统退入后营，又把江念祖传了进来，和他商议怎生的报上去。江念祖连说："这个容易，晚生早已想在这里，有一个千妥万当的法儿。"甄士贵听了大喜问计，正是：一夜昆仑之宴，春满穹庐；八千子弟之兵，冤飞碧血。不知江念祖有何主意？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六回

江参谋营外竖降旗
甄总统退兵失平壤

且说江念祖对甄士贵说道："晚生想了一个千妥万当的法儿，非但没有什么处分，而且还可以请些抚恤下来。"甄士贵听了，自是欢喜，便问他计将安出。江念祖道："此刻且不必说明，待晚生拟个稿子出来，总统看了再说。"江念祖的才情，本来不错，下去不多一会，便拟了一个稿子出来，给甄士贵看了。恐怕他武官不懂文义，又一句一句的讲给他听，把宗宝棠的一个败仗，绝口不提，只说某日甄士贵带了宗宝棠等几个提镇，和日本开了一仗，把日本杀退，宗宝棠恃勇轻进，中炮阵亡，又说日本军马甚多，颇有众寡悬殊之势，幸亏甄士贵带着手下的一班将士，奋不顾身，争先出战，敌军支持不定，随即败退，日军死者极多，我军死伤，亦复不少，阵亡伤重，还有在阵前失落的军士，约计二千余人。轻轻的把一个全军覆没的败仗，遮盖过了，后头还带着一笔，要求请抚恤的意思，说伏念该将士等为国捐躯，情殊可悯，合当仰恳宪恩，酌给抚恤银两。这一个详禀，真个是字字到家，一丝不漏，竟没有扳驳的地方。甄士贵见了，十分佩服，把江念祖灌了一回米汤，急急的把稿子发出去，叫营书誊好了，立刻专差赍送。果然不多几时，木中堂把禀帖批准下来，并且还拨了二万银子的抚恤。这个票帖批了下来，把甄士贵只喜得无可不可的，他接了二万银子，那里发给什么阵亡家属，一齐袋入他自己的腰包里头，慨然笑纳。还算他天良未泯，提了二千银子出来，送给江念祖，算是他的酬劳。自此以后，甄士贵把江念祖十分倚重，奉若神明，没有一件事情，不和他商议。又破格把江念祖委了个营务处的差使，叫他参赞军事。登时江念祖又红起来，大摇大摆的，在营里头闯来闯去，好不威武。但是军事日急，日本的大队兵马，渐渐四面合围，甄士贵还是如无其事糊糊涂涂的过那快乐日子，既不打算遣兵迎击，又不晓得据地扎营，也不知他心上安的是什么念头？一天到晚，只和江念祖在一处，鬼鬼祟祟的商量，也没有人晓得他们商量的是什么？起先敌兵看见中国这般轻率，全不防备，还不敢突然轻进，恐怕有什么意外的诡计，又有什么埋

伏的地雷，疑疑惑惑的，不敢长驱直入。到了后来，被他们打听得明明白白，晓得中国的一班将士，都是些酒囊饭袋的庸材，便放大了胆，竟自带兵深入，拣了一块形势的地方，扎下大营，和中国扎营之处，相离不远。甄士贵还糊涂着，竟自不知，直至日本那边发了战书过来，方才大惊失色，手足无措。江念祖乘此机会，又献计道："他们打了战书过来不过是急于求战，我们只要把营门紧紧的守着不去理他，况且我们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怕他怎么？守了十天半月等到他粮尽兵疲接济不来的时候，怕他不退回去么？"甄士贵听了正中下怀，十分欢喜，便依了他的说话，深沟高垒的坚壁不战，要等他自家退去。佩服江念祖的高见，真是五体投地，崇拜非常。原来江念祖书生之见，看了那古时战史，估量着如今的枪炮时代还是和古时交战一般，只要坚壁清野，自然就可退得敌人，却想不到如今战阵的利用品都是些格林炮、克鲁伯炮、后膛枪、毛瑟枪，不是缩着头颈闭了营门就可以躲避得过的。

闲话休提。只说日本司令官小田介雄发了战书，便预备着两军开战，谁知等了一天，音信寂然，没有一些响动。小田介雄甚是疑惑。又等一天，也是如此，依着他部下将士的意思，就要带了全队人马，直捣中国的大营。幸亏小田司令官老成持重，恐怕这里头有什么别情，约束部下兵士，不许轻动。原来小田介雄见中国兵士的表面也还队伍严整，旗帜鲜明，更兼各道援兵，都聚在一起，差不多也有二万余人，小田介雄带的人马，却只有九千开外，人数比中国少了一倍，所以不敢轻轻易易的进兵。那晓得一天一天的，等了下去，中国军将，竟是无声无臭的，没有个开战的信儿。小田介雄等得不耐烦了，便又发了一封约战的哀的美敦书，仍旧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小田介雄到了此时，再也忍耐不住，便派了一队哨骑充做先锋，多带几尊快炮，前去试探。小田介雄自己带着大队人马，随后接应。那一队哨骑，得了将令，高高兴兴的到了战线界内先放了两声号炮，意思是要叫中国兵士出来对敌。不料等了一回，毫无响动。那带兵的中佐，见了这般光景，焦躁起来，大着胆子，往前直进，又进了一二里路，已经望见了中国的营门。带兵官不敢再进，便排下队伍，架起快炮来，不分好歹，竟对着中国的营门，一阵乱打。说也好笑，中国的一班将士见日本的大炮已经打进营盘，一个个吓得手慌脚乱。那营门口现现成成的放着大炮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施放，一炮也开不出来，反被敌兵逼近营盘，尽着力量把快炮望营内打去。正在打得高兴，忽然中国营内飘飘荡荡的挂起一面白旗来，原来欧洲战例，挂了白旗就是个止战的旗号，好似挂了降旗一般。当下日本的一班兵士见了，一个个哄然大笑，拍手高呼，一霎时欢声雷动，都叫着日本国天皇万岁，日本国陆军万岁。一片欢呼喜跃的声音，直震得山鸣谷应，渐

渐的停了枪炮，奏凯回营。看官，你道他们不过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为什么要这般欢喜？原来他们先起开战的时候，心上原有些七上八下的，恐怕打不过中国，吃了败仗，贻笑欧洲。现在见中国兵士，这般腐败，放着甄士贵带了四十五营人马，被他们一队前锋哨骑，五百名马队，二十尊快炮，便把甄士贵打得挂了白旗，料想中国的带兵官一个如此，个个如此，以后也就可想而知的了，你叫他如何不喜？

闲话休提，且说甄士贵见日本的大队，逼近营盘，就把他急了一个半死，幸得听了江念祖的说话，挂了白旗，果然敌人立时立刻的住了枪炮，迳自回去。甄士贵方得放心。看官，你道他那里来的白旗，难道他先就预备的么？原来甄士贵听了江念祖要挂白旗，急切间那里找得出。甄士贵急中生智，叫人把自己床上的白杭绸被单揭了一条下来，找一根旗竿，挂了上去，就算是面白旗。中国的军事，总算地球之上，腐败到极点的了。当下甄士贵见敌兵虽然退去，恐怕他明日又来，万一他不听白旗的号令起来，这可不是顽的，便又传了江念祖进来，密密切切的和他商议，要他想一个退敌的法儿。江念祖沉吟了一会道："现在事已如此，也没有退敌的法儿，只有两条道路，不知总统要走那一条？"甄士贵连忙问他，怎样两条路。江念祖道："一条是和他开仗调齐了四路援兵决一死战，打了胜仗不必说，要是打了败仗，千军万马之中出死入生之际，性命就不可知了。"甄士贵听了把舌头伸了一伸，头颈缩了一缩，低声向江念祖道："说起和他开仗这件事来，我竟没有这般大胆，其实我当初跟着木中堂剿匪的时候，也狠狠的打过几回，彼时并不觉得十分害怕，现在不知怎样的，提到开仗，就有些胆战心惊，连我自己也不信，这和他开仗的话，不要说它。快说你那第二条，是个什么道路？"江念祖也低低地说道："依晚生的愚见想来，这第二条道路，倒是很好的一个主意：晚生和总统写一封信，给那小田司令官，信上和他说明，把平壤以西的这些地方，一齐让给他们；我们自己拔营回去，叫他不要穷追，我们并没有和他开仗的意思。那时我们把这一带地方让出，安安稳稳的回到金州扎营，既不用和他打仗，又没有什么危险，这不是个妥当的主意么？"甄士贵听了，虽然怕死贪生，却也有些迟疑不决，想了一回道："不妥不妥，我若让了平壤，退到金州，这几百里地方，都被他们占去，回来上头追问起来，这个丧师失地的罪名，我怎样耽当得起？"江念祖听了又逼他一句道："总统若不肯退回，明天等他们大队到了，再说退避的话，可是来不及了。总统请想他们的兵士，何等精强，这一班老弱营兵，那里是他的对手，这不是安心送死么？至于上头追问的一层，倒可无须虑及。为什么呢？如今世上的事情，只要有了情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兼总统是木中堂的

旧部，又是中堂荐引的人，将来就是有什么处分下来，有中堂在里头照应，料想不要紧，不知总统心上何如?”甄士贵原是一个武夫，那有什么见识，被江念祖一派危言耸动，想想他的说话，倒也不差，有中堂在里面招呼，料也不至于有什么大罪，比到那和他开仗的危险，死生就在目前，终觉得平稳些儿。想着，便不因不由的，点头称是。江念祖见总统答应，甚是高兴，便详详细细地写了一封信，给那日本的司令官小田介雄。信上只说情愿把平壤一带地方退出，退到金州扎营，并不和贵国开仗。但退兵之际，还望贵统帅通饬各营，勿行追击，免至两败俱伤，实感大德。差不多一封信上，都是这样摇尾气怜的话头，一时在下也说他不尽。只说江念祖写好了信，给甄总统看了一遍，又盖了军营的关防，急急的差人送去。那日本司令小田介雄，还只认是中国打来的战书，及至拆开一看，方才晓得，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传给合营将士看了，没一个不好笑。当下小田介雄就提起笔来，草草的写了一封回信，给来人带去。甄士贵和江念祖，正在那里眼巴巴的等着，心上还有些摇摇不定的，惟恐小田介雄不肯答应，一定要和他开仗那就糟了。现在忽听得有了一封回信，好似得到了什么宝贝一般，登时放下了几分烦恼。这一来有分教：青磷尸烂，难招杜宇之魂；黑塞苍茫，泪洒苌宏之血。不知小田介雄的信上怎生说法，且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七回

宣桂生血染辽阳草
甄士贵冤上断头台

且说甄士贵和江颖甫见了小田介雄的回信，心中大喜。连忙拆开一看，里头草草的写着几句，说贵统帅既然知难而退，把平壤以西的地方一律让归敝国，敝国自当略顾邦交，不行追击。但平壤西面敝国已经立有炮台，现在中日既成敌国，不能以一己之私情废国家之公敌。请贵统帅由小路绕过平壤，退入金州，便可全师而返。那意思甚是轻薄。甄士贵看了大喜，便和江颖甫商议，怎样的退兵。江颖甫道："这个容易，只要明天传齐了各营提镇，叫他们一律退兵，再找几个本地的土人，叫他做个向导，只要抄过了日本的炮台，就不要紧了。"看官且住，你想甄士贵身为统帅，连他自己营盘后面被敌人来立了炮台，他还昏昏沉沉的，没有晓得，这样的统帅中国用着了他也算得地球上有一无二的了。当晚隔了一天，甄士贵传齐诸将，发令退兵。有一班胆小些的武官，听见退兵两字，欢喜非常，连连答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提镇，见总统无故的叫他们一律退兵，不觉愕然不解，就有人忍耐不住，越众上前，问他为什么无故退兵。甄士贵老着面皮说道："你们不要多疑，我自然有个道理，将来自然晓得，不必多说。"别人听了，也不好再问，只得由他。四十余营人马，收拾了一天，陆陆续续的，一齐拔营倒退。又怕撞着了半路上的日本炮台，找了一班土人，在前领路。

原来这条道路，大路只有二十余里，小路却弯弯曲曲的，绕过大路，倒有四十余里，不知路径的，再也绕不过去。甄士贵带着自己部下的十营人马，跟了土人，走了二十里不到，那几个做向导的土人，不知走到那里去了。这些兵士，没有向导，那里认得清路径，乱撞乱兜的，兜了一会，仍旧的兜到大路上来。甄士贵骑在马上，只认是小路已经兜过，料想没有什么危险的了。那知走不多时，忽听得轰天的一声炮响，早有一颗炮弹，平空的直飞下来，把那前队的马兵，卷去了十几个，连人连马，不见影纵，离得甄士贵的马头，只有四五十步远近。甄士贵大惊失色，觉得耳朵里烘的一声，好像自己的头胀得有巴斗

一般大小，眼内金星乱迸，耳中烘烘的响个不绝，几乎一跤跌下马来。又听得前队齐声发喊，甄士贵更觉心惊，急忙抬起头来，向前面看时，只见数里之外，果然有一座小小的炮台，方才那一炮，想一定是那炮台上打来的了。说是迟，那是快，接连又是两炮打来。此时甄士贵部下，还有十营人马，并且有几营，还都是从前平捻的淮军，一见了这般模样，便大家哗噪起来，扎住队伍，想要开炮对敌。又有人嚷着说道："看他这个炮台的样子，至多也不过二三百人，我们这里却现有十营人马，比他多了十多倍，我们何不一齐拥上去，先抢了他的炮台。"这句话一说出来，一班兵将，一个个齐声道："好！"竟不听总统的将令，摩拳擦掌的，便要奋勇上前。甄士贵此时，也禁止不得，呆呆的骑在马上，由着他们乱嚷，发不出号令来。忽然江颖甫一匹马冲到面前，连加摇手，大叫："使不得，你们不晓得他们外国人的性情是信实不过的。我们说过不和他开仗，怎么又要抢起他的炮台来惹发了他们的性儿？不要别的，只要带了人马从后边往前一抄，还怕不是个滚汤泼老鼠一窝儿都死么？你们快快的退下去，不要闯祸！"说着，还怕他们不肯退后，又一马跑到甄士贵面前指挥军士把甄士贵背后的帅字大旗唿喇的望后一倒。从来行军旗鼓，是全军的耳目，一班军士，见帅旗倒了，一齐望后倒退下来。甄士贵也跟着他们，逃归原路，连退了十余里，方才放心。甄士贵经此一惊，更觉得手足无措，连夜又去找了几个土人，领着大军，抄过小路，计点起人马来，十营人马，只剩了六营。原来也有路上失散，也有有心逃走的。甄士贵到了此时，也无心追缉，一直退过五百余里，到了金州界内，方才扎下营盘，和行军粮台屯在一起。甄士贵以为到了此间和日本大队相离甚远可以无虞了。谁知不多几日，敌军依旧的接踵而来。甄士贵惊得面皮失色，半晌无言，急急的带了一营亲兵，逃到金州城内，把城外的粮台大营，都交给江念祖一人执掌。

江念祖既然握了权柄，便把饷银一齐运了个干干净净。又心中暗想：甄士贵着了我的道儿，平空的把五百里地方，让归日本，将来上头晓得了这个消息，问起罪来，重则斩首，轻则充军。我不趁这个时候，走了回去，难道还等着他攀扯我么？想定了主意，就存了个逃走的念头。恰恰的日本派了一队骑兵，来攻击城外的营盘。江念祖趁着这个机会，便一人一马，逃出营盘，迳往海州一带逃走。也有一班营官提镇，不去迎敌，跟着他一起奔逃。早被日本的哨骑看见，便冲过大营，直追上来。追了一回，差不多将要追着，只听得一阵枪声，无数的枪子，从背后打来，有几个落后的人，已经中枪落马。江颖甫虽然狡猾，此时也不免惊慌，只得把马紧紧的加上几鞭，拚命的向前奔走。正跑着，见那位津海关道宣兰生的兄弟宣桂生，也骑着一匹马，在前没命的乱跑，

忽一眼看见了江颖甫，连忙叫他道："颖甫快来，我们跑在一起，彼此还有照应些。"一句话提起了江颖甫报怨的意思，暗想我正要在他身上报仇，他还不识起，倒要我和他一起同行，正好给些当他上上，总算报了我的前仇。心上这般想着，权且拨过马来，和宣桂生在一起同走。无奈日本的马军精壮，就如风卷残云的，直赶过来。一会儿枪子已直打到江颖甫背后，江颖甫大吃一惊，便向宣桂生道："你看后面的追兵将到，怎么还是这般慢吞吞的，快些加上一鞭，或者逃得脱，也未可知。"宣桂生听了他的说话，果然把马连加几鞭，风一般的跑到前头去了。这里江颖甫见宣桂生向前去了，他晓得后有追骑，逃走不来，连忙滚下马鞍，望道旁的树林里面跑了进去，躲得十分严密。刚刚躲好，已听得枪声乱响，又好像听得前面的宣桂生在那里叫他，声音哀厉，似乎还带着哭声。江颖甫心上明白，想是宣桂生中了枪子，在那里叫他，暗暗的自家庆幸，若少迟一步，现在的性命，也就不可知了。正在暗想，又听得几响断断续续的枪声，宣桂生的声音，就截然而止。江颖甫晓得定是宣桂生受伤死了，暗想这一下子，我可报了宣兰生的仇了。伏在林内，躲了一会，林外一队队的敌军过去，江颖甫缩做一团，气也不敢出一口，好容易直等到大军过尽，方才出来。马匹也不见了，路上堆着无数的死尸，江颖甫看了不敢耽搁，一路步行，到了海州，方才雇了一辆骡车。那时的营口轮船，已经停了，只得起旱进关，一路上又不知受了多少惊恐，到得天津，搭了海船，迳到上海。江颖甫一到上海，觉得性命是自己的了，便花天酒地的混闹起来，拿出他在军营里头的积蓄，以及在金州干没的饷银，差不多也有三四万金的光景。

看官请想，江颖甫卖了甄士贵，又侵吞了许多饷款，自己却远走高飞，置身事外，甄士贵还当江颖甫忽然不见，必定已经死在乱军里头，倒咨嗟太息了一会。后来上头晓得了这个风声，把甄士贵拿解进京，问了一个临阵失机，立时奉旨处决。甄士贵听了江颖甫的说话，枉送了一条性命，还落了一个千载的骂名，个个讥评，人人唾骂，那真正罪魁祸首的江颖甫，反拥了几万银子，逃转家中，过他的太平日月。当时的人都把甄士贵当作个丧师失地的罪人，那晓得全不是他的主意，这条性命，可送得冤枉不冤枉。后来有些晓得这件事儿始末的，嬉笑怒骂的，做了一联回目，叫做什么：甄达三含冤临菜市，李乾一拼命出榆关。这李乾一是最后的全军总统，拥着数万重兵，在山海关内驻扎，不敢一步出关。所以借着他的名字，合着甄士贵的表号，联作一回。看官且住！在下的这部小说，原是专为形容那班无耻的奴才，所以别的事情，一概都从简略，就是中国的战地，也未免有些不清不楚的地方。看官们若要据了在下的这些说话，把这部无耻奴小说，当作中日两国的战史，细细的考证起来，那在下

就不敢动笔了。

闲话休提，只说江念祖拥了重资，回到家内，自以为这件事情，做得人不知鬼不觉的，别人那里晓得我是个汉奸。那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晓得怎样，渐渐的风声传了出去，竟弄得通国皆知。就有一班爱国的官绅，十分愤恨，联名写了一封公信给他，信上把他的劣迹，揭得明明白白。又说他既是做了这般丧心病狂的事，从此还有什么面目立在天地之间，不如及早自裁。上为南山先生雪了身后之羞，下为自己保守一家之计。如若悍然不顾，恐天地不容，神人共愤，入市一呼，淖齿之祸立至，国人欲杀，覆巢之祸将来。吾知足下之旁必有伺博浪之椎，奋荆轲之刃者，众怒难犯，不义自毙，惟足下裁之，敬布忠言，伏惟亮鉴。这封信送到江念祖那里，江念祖不知何事，拆开来一看，气得他一个发昏，然而也无可如何，只得自家忍耐，把那信上的说话，当作秋风过耳一般，一些也不放在心上。他只说这班人，只会说些大话，其实没有什么用场，真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只要自己有了银钱落得关了大门，自家享用，那里管什么众人的公愤，清议的讥弹。江念祖这般的一想，便把这封信丢在脑后，不去管他。有一天江念祖赴宴回来，走过一处空场，那时天色已经昏暗，忽然迎面来了四五个人，一拥上前，先把轿夫打倒，又把江念祖在轿子里头，拖了出来。痛打了一顿，打得他自头至足，无处不伤，渐渐的气竭声嘶，叫喊不出，众人方才一哄而散。江念祖躺在地上，打得奄奄一息，由地方雇了一乘轿子，送他回去。睡在床上，一个多月，方才平复。正是：多打不义，请尝子路之拳；清议难容，几毙公孙之梃。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吕仰正怒拳卖国贼
陈彩林受骗黑心奴

且说江念祖赴席回来，路上给人打了一顿，卧床一月，方才扒得起来，晓得定是以前写信的那一班人，做出来的事情，从此便不敢出去，只是蜷伏家中，连那婚丧诸事的应酬，都不敢去。一天晚上，江念祖立在自家门口，看着那来往的行人，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疾趋而过，打量了江念祖一眼，忽地回过身来，满面陪笑地问道："请问这里头可是江府上么?"江颖甫见他甚是文弱，不像有什么歹心，便随口签应了他一句。那书生听了，登时两眼圆睁，双眉倒竖，把江颖甫胸前衣服，一把扭住，厉声骂道："我就估量着有些像你，原来果然是你这个卖国的奴才！你在军营里头，做得好参赞，杀得好人，如今你还有这般的威势么？可惜南山先生这样的一代清名，出了你这个不肖的后代，你还有什么面目，立在世上做人?"一面说着，一面咬牙切齿的，挥拳便打。江颖甫出其不意，被他突然扭住，挣扎不脱，很被他打了几拳，好容易洒脱了手，一溜烟逃进中门，又羞又痛，再也不敢出来。那书生见他逃了进去，兀自气愤愤的，立在门外，又指着他的名字，骂了一场，方才大踏步走了。看官你道这书生是谁，原来是常州有名的一个名士，姓吕号叫仰正，是个内阁中书，为人豪侠，血气过人。平日之间，常对人说，他不遇着江颖甫便罢，若是遇见了他，定要打他一顿，为那一班被害的人报仇。不想今天真个遇见了江颖甫，止不住怒气冲天，不由分说，扭住了他的衣服，把他打了几拳，把一个江颖甫打得逃了进去，不敢出来，方才罢了。

只说江颖甫吃了这两场亏苦，心上也有些恐惧起来，暗想若照这个样儿，自己的身命，竟是十分危险，好在如今有的是钱，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常州这个地方，受他们的这般糟塌。想了一回，定了主意，搬到上海去住，果然雇了一只快船，悄悄的把一切衣箱器具，搬下船去，不几天，已到上海，就在后马路租了两幢房子，暂时打起公馆来，混了几年。也是他合当交运，不知怎样的，走着了上海道的门路，为他熟谙洋务，兼擅西交，把他派了一个洋务局的帮

办。江颖甫得了这个差使，就依然的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起来。他的谈吐，本来漂亮，又会窥人意指，专迎合人的心经。那时的上海道，叫做徐葆珊，甚是器重他的学问。江颖甫便摇摇摆摆的，越发使出那一付势利的气焰出来。江颖甫平日，极是爱嫖，除了公事之外，一天到晚的钻在堂子里头，却是欠了局菜洋钱，专漂别人的账。一班倌人，见了他，一个个都是头痛脑胀，不敢去招接他。江颖甫还自鸣得意地对人说："倌人们做他的恩客，情愿不要还钱。"别人听了，也不去驳他，只付之一笑。江颖甫近来新做了一个倌人，名叫陈彩林，年纪已有二十八九岁，却是十年前大名鼎鼎的花榜状元，现在虽然年纪大些，丰致却还不恶，蛾眉蹙黛，未褪娇红，星眼横波，犹传媚妩，看不出她是三十上下的人。这陈彩林自十五岁，落了平康，声名大起，正正的做了一十五年的生意，直到如今，还是琵琶花下，车马如云。这十五年之内，却很很的有了几万金的积蓄，连着那些衣裳首饰，差不多竟有四五万的光景。陈彩林挟了重资，明晓得自己年华老大，将来免不得门前冷落，车马稀疏，也想要择人而事，好好的嫁一个客人。但是妓女嫁人，也是一件难事，拣来拣去拣了两年，始终拣不着一个对劲的客人。江颖甫听得人说这陈彩林很有些儿私蓄，现在正要嫁人，他心上就怦然一动，好似触着了什么心事一般。江颖甫为人本是卑污绝顶，他那一种肮脏性质竟是从前娘胎里头带出来的，无论怎么的桑田沧海、世界迁移，他的那一种卑鄙龌龊的性情再也不会变动。现在听别人说了陈彩林的历史，他就有心想要骗她的钱。当夜就叫了陈彩林一个局，又去打了几个茶围，吃了几杯酒，江颖甫拿出那把结上司的手段来巴结倌人，奉承得陈彩林十分欢喜。不多几日，就有了交情，江颖甫更是千依百顺的体贴入微，陈彩林无论说一句什么话儿，他也要奉承一阵。陈彩林说太阳是西边出的，他也万不肯说是东边；陈彩林说月亮是江里出来，他也万不肯说是海里。那一副协肩谄笑的情形，真是一言难尽。江颖甫用尽心机千方百计的渐渐哄得陈彩林有些意思，更兼江颖甫的倾心巴结格外的与众不同，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倌人的身体一般，拚命的曲意周旋、用心熨贴，自然把个陈彩林骗得着了道儿。有时江颖甫和陈彩林坐在一起，微微的刮了一阵风，便要同陈彩林添件衣裳，偶而陈彩林皱了一皱眉头，江颖甫便想了一法儿编出笑话，逗着她的欢喜，真个是曲折隐微，无微不到。江念祖若肯把巴结陈彩林的一套工夫用在父母身上，便是世界之上独一无二的孝子了。

且说江念祖就是这样的在陈彩林院内混了一月有余。陈彩林觉得她做了十余年生意，从来没有这样温柔体贴的客人，又见他是上海道信任的人，越发死心塌地，一心一意的要嫁他，便和江念祖说了。江念祖听了，正中下怀，这是

求之不得的事，便也不和家眷同住，另租了一所三楼三底的洋房，把陈彩林迎娶过去。过了一月有余，渐渐的想着方法骗她的钱，不是说某人有方单股票要做押款，就是说某人出了三分重利，要借银钱。又哄她拿出几千银子和自己捐官，捐了一个同知，加了一枝花翎，居然就花翎晶顶的阔绰起来。一连这样的，骗了陈彩林几回，陈彩林带来的三两万现银子也就给他骗得差不多了。陈彩林的嫁他，倒是一片真心，所以把自己带来的钱，凭着他去经手，那里估量得到他是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这且暂时不表。

只说江颖甫在上海道手下，当了一年多的洋务局差使，那时正是拳匪闹事，联军破了天津，上海地方，谣言四起。幸亏两江总督项岘山，有些见识，和各国领事，打了合同，保护他们各国的身命财产，所以江南一带，竟没有洋兵的影踪。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却甚是惊慌不定，一个个都预备着逃走。这个时候的上海道，很是不容易做，交涉的案情，日多一日，又要弹压内地的匪徒，又要保护外人的财产，把这位徐观察，忙得个不得开交。江念祖这时正办洋务局，自然少他不得，更兼徐观察向来甚是信他，每遇有些难办的事情，便和江颖甫商议。江念祖在外交上头，本来有些研究的工夫，办的事情，倒也不错。闹了大半年，联军方才退出京城，定了和约。皇上回銮之后，念着上海道的功劳，就把徐葆珊放了浙江按察使。徐观察接了旨意，便邀了江念祖，同往杭州，那知还未动身，又有一道上谕下来，把徐观察升授了湖南布政使。徐方伯见还没有到臬台的任，就又升了藩台，知道天恩隆重，甚是喜欢。在上海住了几日，就坐了招商局江轮，到得汉口，早有湖南矿局，派了一只小火轮，来迎接新任藩台。徐方伯也不耽搁，只到制台那里去，禀见了一趟，回来正要开船，忽见岸上来了两个差官，都是骑着快马，出着辔头，飞也似的跑到江口，见了徐葆珊的船，连忙滚鞍下马，走到船上，还有些气喘呼呼的，对着徐葆珊说道："差官们是从制军衙门来的，制军分付差官，赶上大人的船，请大人立刻到督署去，说是里头有了廷寄，要请大人去自家开读。"徐葆珊听了什么廷寄，心上倒鹘突不定起来，踌躇了一会，只得跟着差官，到了督署，坐在官厅上，心上终究有些忐忑。只见庄制军顶冠束带，满面春风的，走了进来，先向徐葆珊道喜。徐葆珊不知头脑，呆了一呆，口中说道："司里有什么喜事，敢劳大帅这样的费心？"庄制军哈哈大笑道："如今不用这样称呼了。恭喜你一月三迁，刚刚接到北京专电，你又调升了浙江巡抚。湖南不必去了，所以我派差官追你回来，省得白走一趟。"徐葆珊听了方得明白，晓得方才的差官，说错了一句话儿，并不是什么廷寄。想起一月之前，自己还不过是个上海道，如今居然竟升了浙江抚台，不觉得喜形于色，但对着庄制军，不好意思，只得谦逊

了几句。庄制军因他圣恩优渥，一月之内，从上海道直升到抚台，总算是个红人，倒敷衍了他一番，送他出去。徐葆珊到了船上，湖南是不去了，仍旧把行李搬了上来，在汉口住了几天，便同着江念祖迳到浙江去了。江念祖跟着徐中丞，到了杭州，徐中丞委他办理折件，又恐衙门里的差使清苦，叫他兼了个洋务局提调，待他的意思，也可算得格外的了。无奈他隔不多时，旧病又作，在外面仗着抚台的名目，招摇撞骗，纳贿专权的无所不为，差不多就和他在台湾的时候一样。偏偏的徐中丞到了浙江，脚上发起湿气来，虽然算不得什么大病，却是两脚肿胀，一步路儿也不能走。有些属员来禀见的，只好一概回绝，不能见客。紧要公事，仍旧送到内签押房，徐中丞自家披阅，不要紧的，徐中丞看也不看，一齐都交给了江念祖，叫他代拆代批。这个当儿，江颖甫更是得意，每每的有些公事，江念祖拟了批头，竟不给徐中丞过目，自由自便的发了下去。更诧异的，徐中丞发了脚气，不能会客，江念祖却趁着上衙门的时候，一班司道大员都在官厅子上，他竟是不伦不类的踱了出来，一班司道还只认是徐中丞病好了，出来会客，一个个多恭恭敬敬的，立起身来，及至仔细一看，却又不认得他，不免大家骇异。这江念祖老着面皮，进了官厅，和他们拱一拱手，竟自坐下，只说是徐中丞因为自己不能会客，又怕误了什么紧要的公事，所以叫他出来代表，如有什么应行的要紧公事，和他说也是一样。众人听了，竟是从古以来没有的奇文，抚台有了毛病就派幕友代表，天下那里有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半疑半信的，又不好认真去扳驳他，只得倒敷衍了他一会。两司和道府见了这般样子，暗暗的也在背后议论抚台糊涂了，正是：庸奴无耻，只贪暮夜之财；幕友高明，竟作中丞之代。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交代。

第九回

红幕僚觍颜称代表
副领事得意娶秋娘

且说江念祖趁着徐中丞有病，竟自闯进官厅，和两司道府，拱手抗礼，又说是抚台恐有什么公要，所以叫他出来探问。众人虽不甚相信，当着面也不便驳他，又想若不是抚台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幕友，那有这般大胆？这般的一想，便大家议论抚台糊涂。只可笑徐中丞虽然不能见客，外面的事体，总该有些风声。江念祖擅到官厅，自称抚台的代表，这般的笑话，杭州一省，久已当作惟一无二的新闻。这位徐中丞近在咫尺，却一些影响也不知道，衙门里就有晓得的人，也不敢去告诉他，这且按下。

只说江念祖当了洋务局的提调，便也不免有些交涉的事情。那时杭州新开马路，上海的英总领事派了一个副领事来驻在杭州。这副领事叫做安弼士，从小就在中国，学得一口绝好的京腔，只是性情十分乖僻，动不动要挟中国的官，用着那野蛮手段。那时联军退出京津，刚刚定了和约。那班外国人正是趾高气扬的时候，看得中国的官吏百姓就如牛马一般，一个大钱也不值。这个时候，一班洋务局里的委员，和他磋磨公事，自然格外艰难。往往的安弼士一个不高兴，便一直迳到抚署去拜抚台，当着抚台的面，就说洋务局一班委员，怎样的糊涂，如何的无用，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要求恫喝。抚台也无可如何，只得拣那可以答应的事情，勉强答应一二件，有些万万不能答应的事，却也不敢竟自驳回，叫洋务局里的人员，好好的劝他。但是安弼士脾气甚是不好，一句话说翻了，就把茶碗一摔，杯子一翻，立起身来就走，留又留他不住，要和他讲理，又实在的讲不来。江念祖为了几件交涉的公事，也被安弼士骂过几回，碰过几回顶子。江念祖也有些着急起来，暗想：外国人的性情不好，总要想个法儿，打听着他的脾气，把他奉承得心上欢喜，方好和他说话。若是摸不着他的性情，一辈子也不用想和他说得来话。便钻头觅缝的，买通了领事衙门的通事，也不知花了许多工夫，居然被他打听出来。这安弼士生平最爱女色，又专喜欢的是中国女人。在上海的时候，时常悄悄的到堂子里头，碰

和吃酒，又叉得一手好麻雀牌。上海堂子里倌人，都晓得他的名字。江念祖打听着了安弼士的历史，深沉绝虑的想了几天，竟被他想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法子来。

原来江颖甫从前娶那陈彩林的时候，并不是爱他的相貌丰神，也不是和他真心要好，为着听见人说陈彩林手内，着实有几万银子的私房，他想着要骗陈彩林的钱，放出全身的手段来，把陈彩林骗得个心输意肯，果然容容易易的，就嫁了他。陈彩林自从嫁了江念祖，现在已是一年有余，那带过来的两三万现银，差不多被江念祖骗得完了。江念祖一连骗了她几回，晓得陈彩林的一生积蓄，已被自己骗去了十分之九，以后没有什么想头，便把陈彩林当作个赘瘤一样，惹厌起来。只是一时翻不过脸，又说不出多厌她的话，却时时刻刻的放在心上，盘算着她。现在江念祖为了安弼士的事情，忽然想起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要想和陈彩林说明了，把彩林认作自己的女儿，他情愿倒贴妆奁，送与安弼士作个外室。以后有了这一层翁婿的交情，办起交涉来，想来不至和以前一样，自己又好借此把陈彩林送了出去，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便想回到家内，和陈彩林商议。又想陈彩林素来最怕外国人，一定不肯答应。忽又奋然自想道："彩林现在既然嫁我，便算是我的人，我就可以有专制他的压力，他若是真个不肯，便用起强硬手段来，不怕他不依着我的言语。"又想了一会，自己摇头道："不妥不妥。我要把彩林认作女儿，嫁与安弼士，原是要讨安弼士的喜欢。若现在用了强硬手段，硬逼着彩林嫁他，原不怕她飞上天去。只怕这样的一办，彩林记起我的恨来，到了安弼士那边，把我的履历，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那时我一片深心，岂不被他闹破？安弼士非但不感激我的好意，说不定还要恨着我有意哄他，这可不是顽的。"想到此处，不觉焦燥起来，搔头摸耳，想了半晌。想着总要陈彩林自家肯去，方才妥当。想来想去，被他想了一个苦肉计出来，暗想："必须如此这般，方才骗得彩林心肯。"想定主意，便又去请了领事衙门的翻译过来，和他说自己有个女儿，相貌甚好，要想嫁于安弼士作个外室，请他把这个意思，和领事说明。又许他事成了，谢他一千银子。那翻译见有谢仪，乐得应承，回去和安弼士说了。安弼士大乐，以为中国洋务局提调的女儿，竟肯给他作个外室，总算是无上荣幸的事情。若在他们本国，不要说是上流社会中人，就是那最低最贱的妓女和歌伶，恐怕也办不到。当下就一口应允。但又怕江念祖的女儿，是个奇丑不堪的人，要当面见他一见，方可放心。翻译见他已经答应，便照着他的说话，传给江念祖听了。江念祖道："这个容易。明天我备些番菜，请你们贵领事吃饭。叫他出来见见就是了。好在我们小女，是很大方的，品格又甚是风华，包管他见了，一定合式。"

翻译答应，自去回复不提。

只说江念祖回到家中，向陈彩林说了一片谎话。只说英国领事安弼士和他要好，明天我备了番菜，请他吃饭。但是他们外国的规矩，不论妻妾子女，都要出来见客，方显得主人敬重客人的意思。“明天你不妨出来见见他，和我装个场面。”陈彩林初时不肯，禁不得江念祖再三央告，只得应允。江念祖又教他见面时候，怎样的搀手，如何的礼仪。陈彩林一一记下。到了明天，江念祖果然叫了厨子，开了一张菜单，叫他用心调治。又去拿了十几瓶洋酒来，什么香槟酒，皮酒，巴德湿，会司克，勃兰地，克力沙，各样都有。江念祖公馆里头，本来有一间餐间，此刻倒不消费事，只要添些陈设，杯上换些鲜花，便觉得耳目一新了。差不多到了午刻，又发一付催请帖子。约莫十一点钟的时候，安弼士方才同着翻译，双双的来了。安弼士穿着礼服，襟上插着一朵鲜花，香气扑鼻，满面笑容的，走了进来。江颖甫见他来了，早已迎出二门，直挺挺的站在旁边，垂手迎接。安弼士见了江念祖，此时却甚是谦恭，绝不是那以前骄慢的样子。一见了他，连忙脱帽为礼，还和他握了一握手，那意思很是殷勤。江念祖见安弼士忽然的加以礼貌起来，喜出望外，只是满身觉得不得劲儿，手足无措的，朝着安弼士请了一个安。回转身来，忘其所以，也和那翻译请了一安。安弼士倒没有理会，那翻译忍不住嗤的笑了一声。江念祖晓得错了，一时不好意思，涨得面目通红。幸亏他的面皮甚老，不算什么希奇。一个转身，便侧着身子，在前导引，同了安弼士和翻译两个，走进餐室，彼此坐下。安弼士又恭维了江念祖一番。江念祖好似奉了皇上的恩旨一般，有些恐惧不胜的意思。坐了一会，江念祖便走进去，同了陈彩林出来。只见他满面春情，一身香艳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走将出来。宝靥微红，双眉低蹙，金莲半折，罗袜无尘。含着那一面孔的娇羞，走出那几步儿的身段。安弼士见了陈彩林这样的态度娇羞，丰神旖旎，早不觉魂飞天外，两只眼睛盯得紧紧的，看着陈彩林，上上下下的打量一个不住。江念祖同着陈彩林走到面前，勉强和安弼士行了个握手之礼，满面通红的退归下首，坐在江念祖旁边。陈彩林起先听得江念祖要他去见外国人，心上不甚愿意。总当着外国人的样儿，不晓得是怎样娇怪一般的相貌，所以虽然勉强出来相见，却心上带着惊慌，低着头走将出来，不敢仰视，只坐在那里弄衣带儿，一句话也不敢说。却偷偷的听他们的说话，以为外国人说的，一定是外国话儿。谁知那安弼士，开出口来，一口绝清脆的北京官话，甚是好听。有时还说两句上海白儿。陈彩林听了，暗暗的诧异，暗想：“我想着外国人，不晓得怎样的可怕，谁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同中国人也差不多。”便慢慢的抬起头来，打量那安弼士的面貌，只见他年纪正轻，神

情英武，长身玉立，齿白唇红，比中国猥琐的相貌，觉得还要好些。不过是头发黄些，眼睛深些，鼻子高些罢了。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衬着粉红色的高领衬衫，一条黄澄澄的表链，垂在胸前，一头还有两个宝石坠子，鲜明夺目，光彩照人。那神情很是漂亮。陈彩林此时，看了安弼士多时，渐渐的把那害怕的心，销灭无迹。安弼士正在和江念祖说话，一回头，忽见陈彩林注目看他，心中大喜，正要和她扳谈两句，江念祖在旁看着，恐怕破了机关，连忙向陈彩林递了一个眼色。彩林会意，立起身来，向安弼士略略一点头，便慢慢的走了进去。安弼士不觉惘然。江念祖在旁解说道："实不相瞒，小女年纪尚轻，有些面嫩，将来过门之后，就好了。"安弼士听了，甚是欢喜。当下宾主尽欢而散。安弼士临走的时候，陈彩林又出来送了一送，把一个安领事哄得心窝奇痒，肢体皆酥，觉得从没有见过这般人物。回去隔了一天，便催着翻译，到江念祖家来，要催他早些定一个结婚的日子。江念祖答应了下来，把翻译送了出去，心上却想着这件事儿，还没有给陈彩林说明，如今到了这个时候，不能再迟了。少不得要把这个苦肉计儿，来哄他一哄。想罢，便装出满面的愁容，一付不高兴的样子，走到自己房中。也不言语，就往榻上一躺，咳声叹气的，做出那无数的丑态来。陈彩林见了他这般做作，摸不着头脑，便问他道："刚才来的是什么客人？为什么你去见了一会客，就变了这个样儿？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到底你为着何事，这样的不高兴？"江念祖听了，也不开口，眼睁睁的把陈彩林看了半晌，忽然一声长叹，落下泪来。有分教：琵琶别抱，难为小玉之夫；锦瑟流年，辜负秋娘之意。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安弼士当筵见名妓
江念祖无耻掉枪花

且说江念祖要把陈彩林认做自己的女儿，嫁与安弼士做个外室，恐怕陈彩林执见不肯，坏了他的事儿，想了一条苦肉计出来，要把陈彩林哄得自家情愿。候那安弼士差来的翻译，走了之后，便快快的走进上房，装出满面心事的样儿，一味的长吁短叹。陈彩林问了他一句，他反看着陈彩林的面孔，流下泪来。看官，你道他一时之间，怎么竟迸得出这点急泪？原来江念祖想着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若是装得不像，大意了些，被陈彩林看出些儿破绽，这件事便不得成功。须要淌些眼泪，做出些急切的样子，方好等她相信。但急切之间，挤不出这些眼泪。忽然想到前十五年，在台湾的时候，被吴子铭收在监内，要请王命杀他，后来虽然逃了性命，却坐了大半年黑狱，吃了许多艰苦，受了无数腌H。想到此际，不知不觉的伤心起来，自然而然的，流出两眶眼泪。陈彩林见江念祖无缘无故的，朝她流泪，十分诧异。还当他是和从前一样的门道，要起发她的银钱，便道："你到底为着什么事情，却要这般着急？就是你有什么急用？也好慢慢的商量。只要我拿得出来的，都肯给你拿去。但是我带来的那几个钱，你是晓得的，你经手给人借了一万多，你又自己捐了一个官，现在所剩不多，也看得见的了。你若一定有什么要紧的用场，我还有些首饰，也好拿去应一应急。"江念祖听了陈彩林这般要好，不觉有些天良发现起来，起先的两点眼泪，原是假的，听了陈彩林这般说法，想着就要和他离异，不由的真落了几点眼泪下来，朝着陈彩林连连摇手道："不是不是。我有什么急用，要你拿出钱来？"陈彩林见他不住的流泪，真个是满腹狐疑，无从索解。可怜她还是梦里一般，一些头脑也摸不着。见了江念祖这般模样，心上甚是难过，便走过来，拉着江念祖的手笑道："你究竟有什么心事，不肯和我说明？闷在心上，叫人替你打这个闷葫芦。你那里晓得，我见你急得这个样儿，心上比你更加难过。你快些和我说了，大家也好商量。"说着，又拉了江念祖起来，偎着他同在榻旁坐下。江念祖暗想：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便冲口向陈彩林叹了一

口气道："你还没有晓得，我们好好的日子过不成了。"陈彩林听了，大惊失色道："你这句话，从那里说起？刚才来的，究竟是甚等样人？和你说些什么？怎么好好的，又连上我？这是怎样的一个道理呢？"江念祖道："刚才来的，就是那领事衙门的翻译，领事叫他来的。"说到这里，便咽住了不说。陈彩林愈加着急，连忙问道："那翻译来说些什么？"江念祖故作欲言又止的样儿，长叹一声道："不必说了。"这时的陈彩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水盆里的苍蝇，只急得他团团乱转。再三再四追着江念祖，要他直说。江颖甫又故意做出那万不得已的样子，道："如今也说不得了，只得和你说明。这件事儿，虽是我自家不好，也是你那一天装饰过于浓艳了些，方才惹出这件笑话。如今只有两条道路，和你商量。要你肯答应我的话儿，我才同你细说。"陈彩林见江颖甫说话，越说越奇，就如游山的人，到了九嶷山内，三弯九曲，一时那里辨认得清，只得含含糊糊的回答他道："你只顾说，我只要答应得来的事情，那有不答应的道理？"江念祖听了，便装点了一番说话，和她说道："那一天英国领事见了你的面貌，说他眼睛内见的中国女人，也不少了，从来没有看见像你一般标致的人。当时他已喝醉了酒，把你认做我的女儿，和我说着笑话，说你们的这般光艳，可肯做个人情，和我结婚？我终身决不敢忘了你的大德。我见他那时已经大醉，又不过是一句笑话，便笑着答应了他一声。这原是酒后的两边戏语，谁知他说了这句话儿，心上不怀好意，今天竟叫了翻译过来，要把你硬抬过去，做他的正室夫人。说我那一天已经答应，为什么又想反悔？我听了气得一个发昏，就顶撞了他几句。那翻译发恨对我说，若是你一定不答应，隔几天你好好儿的等着，叫你看他的手段。不要说你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洋务局提调，就敢这般倔强，就是他看中了你们浙江抚台的女儿，你们抚台也不敢说一个不字，还得好好的把女儿送上门来，何况是你。就是要你的性命，也不是什么难事。说着，就怒匆匆的走了。你想如今的外国人，势力何等利害，真个不要说是我，就是抚台，也不敢违拗他。他又不给你讲理，只凭着他的性儿，闹到那里算到那里。如今他看中了你，就是我们的晦气临门，你想可有什么法子？只是你嫁我两年，总算情投意合，现在平空的出了这个叉儿，叫我怎生舍得？"说到此处，便呜咽起来，装得那样儿，真是十分相像。陈彩林听了江念祖滔滔滚滚的一大篇说话，也吓得呆了多时，心上突突的乱跳，半晌方回转一口气来，道："你为什么不和他说明，我已经是个有夫之妇，难道还好再嫁别人么？"江念祖叹道："我再三的和他分说，无奈他任着性儿，死也不肯相信。又不和你讲理，说也枉然。"陈彩林到了此际，也着急起来，忍不住也流了几点眼泪。又问江颖甫："可还有什么法子？难道你做了一个堂堂男子，竟包庇不了自家的妻妾

不成?”江颖甫道:“这件事儿,却不能怪我无用。难道我就竟肯叫你另嫁别人么?”说着,默然相对,神气黯然。陈彩林呆呆的流了一回泪,方才说道:“要我去嫁给外国人,我是死也不来的。”江念祖听了,暗暗着急,面上却一毫不露出来,反向陈彩林道:“难得你竟是这般的一心向我,不枉了我们两个要好一场。但是安弼士这个东西,既然起了这个意见,料想不答应他,不得好好的开交。我们还要想个对付的法儿才是。”陈彩林听了觉得不差,想了一会,忽向江念祖道:“我们还是赶紧连夜逃走了罢。”江念祖摇头道:“这个逃走的法儿,我也想着,却是不甚妥当。为什么呢?我是个有差使的人,怎好无缘无故的逃走?况且那安弼士见我走了,一定恨入骨髓,他有心和我拼命的作起对来,或者故意寻一件重大些的事儿,做在我的身上,各处移文缉捕起来,那时万一被他捉到了,就是浑身是口,也和他分辨不清。就算他没有访到,将来我也一世不得出头。我又是个没有积蓄的人,以后的日子,怎生过法?我自己吃些辛苦,也还罢了,你却是个姣弱柔脆的人,为了我的事情,要你吃苦,叫我心上怎生的过意得去?”好个江念祖,一篇谎话,说得来有情有理,八面皆圆,陈彩林如何不信?当下听了他的说话,觉得实在不差,便也垂头无语。停了一会,江念祖忽又嗟叹道:“这件事儿,在你一边看起来,倒也没有什么难处。安弼士的性情,虽然不好,在女人面上,却甚是小心。凭你叫他怎样,他也肯答应。又是个外国的首富,足足的有百万家资。相貌是你看见的,不用说了。照着他们外国人的相貌比起来,这安弼士的面貌,确确实实,是个头等的美男子。你若肯迁就些儿,嫁了他,倒也是一桩美事。不过我却实在舍不得你,另嫁别人。”江念祖这一套话,转转旋旋的,把陈彩林说得心上渐渐有几分活动起来。颊晕轻红,眉颦远黛,洋洋的低下头去。江念祖是何等奸刁十恶的人,见了陈彩林这个样儿,晓得已有了几分意思,心中暗暗的欢喜。见陈彩林低头不答,接下去又抢着说道:“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两条道路。你若是一定不肯嫁他,他又一定不肯轻轻饶你,逃走又逃走不来,只好听天由命的,由着他去怎生摆布。但是外国人的心地恶毒,刚刚那翻译,见我一定不肯答应,说要我的性命,也是不难。你想我那里防得尽许多?况说不定他发了蛮性,竟可以带了一班人来,把你硬抢回去。外国人的做事,谁敢拦他?这也是前世的孽障,今生撞着了冤家,真真的没有法子。”江念祖这一番说话,原是有意逼她,见陈彩林听了,仍旧一言不发,面上却渐渐泛得红起来,江念祖满心欢喜,又道:“你一定不肯嫁他,我和你也做了两年夫妇,那里肯忍心逼你,另嫁别人?你若肯略为将就些儿,答应了他?就一天的风波都消散了,没有一点事儿。说不定我还可以靠着你的福气,得些好处,也未可知。”江念祖说到此处,陈彩

林抬起头来，飞了江念祖一眼。江念祖故作不知，又道："实不相瞒，这件事儿，要是回绝了他，惹发了他的野性，真个的我就有性命之忧。只要你肯嫁他，便算是救了我一条性命，我非但不怪你，还要感激你的救命之恩。这也是出于无奈的事情，又不是你自家情愿，我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不信就是愿意的么？也叫作没法儿罢了。依着我的心上，只好姑且答应了他，救了自家，再说别的。但是我不敢替你答应，恐怕你心上有什么委屈的事情。你嫁我一场，也没有得我什么好处，还肯叫你受这般的委屈么？"说着，见陈彩林总是一个不开口，又老着面皮道："你若没有什么大委屈，只要求你答应了他。以后我借你的力量，有了什么好处，就是你的照应了。"说着，竟走到陈彩林面前，低低说道："求你爽爽快快的答应了他，就算救了我了。"也亏这江念祖脸皮真厚，说得出，做得出，竟是跪了下去道："我心上也舍不得你嫁人，实在没有法儿，只得如此的了。"陈彩林听了江念祖起先的几番说话，心上已有几分肯的意思，但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现在见江念祖跪在她的面前，忍不住粲然一笑，两手拉起他来，口中说道："你不要这般样子，若给娘姨们进来看见，成个什么意思？只要你肯答应，总好商量的。"江念祖见她这般说法，明明是已经答应，心中大喜，跃然立起身来。原来陈彩林本来是个倌人出身，多嫁个把人儿，也没有什么要紧。又被江念祖用尽心机的，百般恫吓，一个女人，有什么见识？不觉就信以为真起来。正是：惆怅九毕之帐，月照鸳鸯；徘徊七宝之车，风吹圂犄。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陈彩林违心弹别调
江司马老脸站香班

且说江颖甫说了无数的谎话，好容易哄信了陈彩林，又教他当真认做他的女儿，将来嫁了过去，仍旧可以往来。陈彩林无奈，只得勉勉强强地答应了。隔不多时，安弼士又来催促。江颖甫居然看了一个吉期，把陈彩林嫁了过去，炧颜做起安弼士的小丈人来。陈彩林嫁了过去之后，安弼士把她就当作个耶苏会中的十字架，英国女皇的宝石冠一般尊重，真个是含在口中，又怕气儿呵化，擎在手内，又恐风儿吹去，这般的敬爱着她。陈彩林说一句话儿，只要他办得到的，一定要尽心竭力的和她去办。陈彩林嫁了安弼士，倒比以前在江颖甫家快活了许多。有时江颖甫借着接他回去，两人叙叙旧情。看官，你想天地之间，那里竟有这般奇事？江南山先生，一代名臣，想不到出了这样的一个孽种。玷辱祖德，败坏家声。钟了天地间的戾气，所以生得鸱鸮一般的性格。秉了山泽间的卑污，所以具着龟鳖一样的性情。好好的宣兰生，千方百计，想了法子，把他在台湾救了出来，无非是看着同乡的面上。他却非但没有一毫感激的意思，为了一句无心言语，拿宣兰生就当作切骨之仇，把他一个兄弟宣桂生，生生的送了性命。就是那直隶提督甄士贵，待他也算不差，他却教他弃地逃国，只顾了自家的性命，迳自回家，把个心大胆小的甄军门，丢在金州。一个提督军门的功名，被他害了不算外，还把一颗首级送了，也是害在他的手中。到了浙江之后，更是愈出愈奇，竟会把自己的妻太太，认作女儿，送与安弼士，要讨外国人的欢喜。他起先娶那陈彩林的时候，原是听得人说她手内很有些儿私积，要想骗她的钱，钻头觅缝的，把她娶了回来。把她的钱骗得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好处，自己倒要贴钱养她，便又要想个法儿，推她出去。竟是老着面皮，把一个妓女出身的人，认作女儿，还炧颜做那安弼士的岳丈。一个人忘廉丧耻，负义背恩，到了这步田地，竟是个天生的枭獍豺狼。他也不晓得道义两字，是什么东西，廉耻二字，是如何写法。一味的有利必趋，有缝必钻。无论什么事情，一到请教了他，一定没有什么好处。论不定还要倒过头

来，反咬你们一口。这样的人，幸亏生在中国地方，百姓的风气柔弱，没有尚武的精神，没有国民的公理，所以还把他这一条狗命，留了下来。若像他这样妨害社会，欺灭同胞的人，生在欧洲或者日本一带地方，早给人一洋枪打死了，还活得到如今么？虽然如此，现在中国的知识渐开，他要是再是这样行为，迟早总有这般的一日。

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江念祖自从把陈彩林嫁了领事之后，省里哄然一声，都晓得洋务局提调的女儿，给了外国人。一班上司同寅，也有笑骂他的，也有羡慕他的，这都不在话下。只就是这般一来，安弼士常常在抚台面前，说他的好话，有什么交涉的案件，别人说不下来的，只要江念祖和他一说，他看着裙带上的情分，没有一句不依。这江念祖的办理交涉，竟是浙江省内第一个能手了。江念祖扬扬得意，顾盼自豪。不料隔了半年，徐中丞一病死了。里头又有个御史，于徐中丞未死之前，著实的参了他一本，把江念祖也带在里头。上头的硃批下来，著浙闽总督认真查复。那时北京的英国钦差，因安弼士的声名平常，把他调到香港去了，连陈彩林也带了同去。江念祖没了倚傍。省里头的司道，大半都是他的冤家，想着事情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一溜烟的连夜逃到上海。这边浙闽总督，虽然奉旨查办，但为徐中丞已经死了，援了个已死勿论的规条，含含糊糊的覆奏上去，总算还好，上头还没有认真追究。

江颖甫打听得实，方觉放心。在上海住了几个月，觉得没有什么道理，便想要谋干些事情做做。忽想起津海关道宣兰生，现在已经放了铁路大臣，又兼着什么电报招商银行铁厂的差使，局面甚是阔大。暗想：我虽然害了他的兄弟，这件事儿，却没有晓得的人。就是他自己，也只认是他兄弟，死在乱兵里头。那里晓得是上我的当？不如去寻寻他，找个什么差使当当，倒也不差。听说他现在京城里头，我捡直赶进京去，求他想法，说不定得了机会，我自己的同知，也可引见出来。想定了主意，觉得甚是妥当，便趁了招商局轮船一直进京，找了一家连升店住了。打听了宣兰生的住处，便衣冠整肃的坐着骡车，带着手本，迳去求见。谁知宣兰生现在的架子，不比从前，都用了钦差大臣的体制，去求见的人轻易见他不着。江颖甫一连去了几次，没有见着。那一班门上的人，大模大样的，理也不去理他。连他的手本，搁在那里，也不给他去回。只说大人的公事甚忙，你要求见大人，须要好好的等上两天，等大人空闲的时候，我们方好给你去回。江颖甫听了，晓得那门上人的口风，无非想他的门包，便送了他们十两银子。接帖家人接了他的门包，方才给他回了进去。江颖甫呆呆的在门房等了好一会，方见他慢吞吞的走出来，把手本向江颖甫面前一

揶道："大人说有公事，不能见你。你有什么说话，改日再来罢。"江颖甫听了，无奈只得回去。一连又来了几天，一次都没有见着。原来那一年他在甄士贵营内的事情，宣兰生也仿佛有些晓得，只不晓得自己的兄弟，竟是他害死的罢了。他有了这样的一桩劣迹。做官的人，都是胆小的居多，差不多不肯见他，怕坏了自家的名誉。江念祖见到了京城里，已经半月有余，仍见不着这位钦差大臣，便着了急，花了本钱去结交宣兰生的那一班门上家人，托他们打听消息。家人们便对他直说："大人说你的名气不好，是以不肯见你。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江念祖听了，便又送了些银子，给那一班当差的，要他们和他想一个见面的法儿。那班家人受了他的银子，便替他想法道："我们大人的签押房，就在花厅侧首。后面天井里头摆着一个尿缸。我们大人天天在天井里头小解。你躲在花厅门口，用心看着，候他出来小解的时候，你迎上去见他。只有这一个主意，要不然就没有法子了。"江念祖如此一心只想要见宣兰生，好求他的差使，那管什么尿缸粪窖，便答应了。如法泡制，在花厅门口，眼巴巴的等候。果然的这位钦差大人从上房出来，先到天井里头小解。江念祖见他走到尿缸旁边，背着脸儿，撩衣扯裤，江念祖这一喜，就如拾着了什么宝贝一般，轻轻的一步一步走将过去，悄默无声的，立在宣兰生背后。宣兰生解过了手，回过脸来，恰恰的和江念祖打了一个照面。江颖甫见他回转身来，也顾不得地方污秽，蹲下身去，就着地请了一个安。宣兰生出其不意，吃了一惊，抬头一看，方才看见是江颖甫，满面笑容的垂着两手，直挺挺的站在一旁。宣兰生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只得回身先走，跨进客厅。家人们上来伺候，宣兰生骂他们道："为什么江大老爷来，你们不早些进来通报？"宣兰生说这句话，原是遮掩的意思。家人们会意，不敢开口，只提着喉咙答应了一声"𠷢。"这个当儿，江颖甫早已跪下去，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宣兰生搀扶不及，只回了一个半礼。江颖甫在地下爬起身来，又请了一个安。宣兰生让他上坐。江颖甫那里敢坐，谦让了一回，方才斜签着身子坐下。那一个屁股和椅子好像蜻蜓点水一般，只坐着一点儿，不敢实坐。还时时的欠起身来，忽上忽下的甚是好看。宣兰生和他叙了几句寒温，他却口口声声的大人、卑职，拼命的拍宣兰生的马屁。拍得宣兰生甚是欢喜，把先前不肯见他的心，一齐化得个干干净净。江颖甫又说起要求他派个差使的话，宣兰生也答应了他，替他留意。江颖甫大喜，又竭力的称颂了他一回，说宣兰生的外交手段，是当今第一个人。宣兰生听了，万分得意。原来宣兰生虽然做了几年关道，手下所用的人，都是一班不读书的犬豕，无意识的荒伧，只晓得大人卑职，磕头请安，除此之外，一些什么也不懂。就是说几句话儿，也都是不中肯榼不入心经，绝没有一些见识。所

以宣兰生看得这一班，也如奴隶牛羊一般，把他们呼来喝去，凭着自己的意儿。偶然有几个博雅些儿的儒者，有些骨气的少年，当着他的差使，又都是狂态逼人，满身傲骨，非但不肯巴结别人，有时碰着他的高兴，还要把宣兰生骂上两句。宣兰生也无可如何。说起宣兰生的经纶学问，也颇颇的有些根柢，不是那一班目不识丁，胸无点墨的人。宣兰生平日之间，自以为外交手段，是中国第一人，每每于僚属之间，露些圭角出来，要想他们恭维几句。无奈那一班蠢物，比牛豕还要笨些，那里猜得出他的意思？不是恭维他宠眷甚隆，就是恭维他应酬极好，都是些隔靴搔痒的话儿。把个宣兰生气得暗暗叫苦，又说不出“我的外交手段是当今有一无二的，你们快些恭维我两句！”只得闷在心上，无可如何。如今被江颖甫兜头一句，就恭维他的外交手段，正搔着了他的痒处，把多年的闷气，一齐发了出来，你叫他如何不喜？当下宣兰生暗想：毕竟读书人的吐属，终究不同。以后用人，还是多用读书人为是。江颖甫又和宣兰生谈论了一会，方才辞了出来。隔了一天，宣兰生居然请他吃了一顿饭。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看来就是江颖甫那两句话儿的功效。江颖甫在连升店住了几天，又拜了几个同乡，也有些无耻的人，一样的同他来往。又同了江念祖，到窑子里头去玩了几回。有一天江念祖独自一个人，走到一家窑子，名叫玉香堂的，里头也有十几个姑娘。江念祖做的一个婊子，名叫桂红。江念祖就直走到桂红房里来，正是：钦差解手，也排属吏之班；司马无颜，又被移文之逐。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说嫖经风俗感迁移
争口角冤家逢狭路

且说江念祖到了玉香堂，就望着桂红房内，走了进去。看官且住，京城里头的风气，只逛相公，不嫖窑子。无论什么王公大臣，上馆子吃饭，叫的都是相公，玩耍的地方，也是相公堂子。还有一班爱走旱路的，把相公就当作自家的妻妾一般。那琉璃厂西厂，以及什么南顺胡同，这些寺主的土窑子，都是那一班挑煤的脚子，赶车的车夫，在那边玩耍，没有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肯到窑子里去闹玩意儿。只有南顺胡同的堂子，还略略觉得好些，也有几个体面些儿的人物，在那边走动。但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儿。若要在宾客宴会之地，大庭广众之中，叫了个班子里的姑娘，凭你再好些儿的面貌，再高些儿的身分，也没有人去理他。还要说这个人脾气下作，放着好好的相公不叫，却去叫那窑子里的下流。甚至有一班性格古怪的人，晓得这个人是爱逛窑子的，从此竟不肯与他同席，好像怕他身上有什么窑子的气味儿，沾在他的身上一般。这个习气，京城里头，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贵优贱娼，竟成了个近时的风俗。诸公且住，既然京城里头，有这个风气，为什么在下的书上，又要说江念祖去逛窑子呢？诸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些风气，起于乾嘉之前盛于乾嘉之后，到得近十年来，有些南中名妓，到京城里去做这个生意，却一个个都是艳帜高标，香名远噪。列公试想，那京城里头的窑子，都是些本地妇人，挺着个胸脯子，扎着个裤腿儿，云髻高盘，有如燕尾，金莲低蹴，全似驴蹄。更兼一身的狐骚臭儿，一嘴的葱蒜气味，那里有什么温柔情致，旖旎丰神？真是那裴谈家里的鸠盘茶，夜叉国中的罗刹鬼。这样的一个样儿，那有什么上流社会的人敢去请教？如今忽然来了个吴中名妓，谈吐既工，应酬又好，那一种的秾艳丰姿，妖娆态度。——罗衫薄薄，莲步轻轻，鬟风低垂，髻云高耸。夜深私语，暗传雀舌之香；晓起凝妆，自惜倾城之貌。这班人生长在北边，眼中何曾见过这般的人物？心上何曾受过这样的温存？自然就把这个人，当作个合浦明珠、蓝田暖玉，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晓得她的名气，慢慢的车马盈门起来。久而久

之，便也渐渐的把这个贵优贱娼的风俗，暗中移转过来。这都是庚子之前，联军还没有入京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儿。后来联军据了京城，差不多有一年光景，仍旧让还中国，皇太后皇上也在西安起驾回銮。就是这么的一来，京城里头，大变了当时的风气。把那贵优贱娼的条例，竟翻了一个过儿。从前的王侯大臣，是专逛相公，不嫖窑子。如今却是专嫖窑子，不逛相公。这也是风俗迁移，人心变换的证据。即如上海地方的戏子，本来没有相公的名目，见了人也没有请安陪酒的那些事儿。还有一班有名气的红倌人，专姘戏子，姘着了一个戏子，还得意扬扬的告诉别人。好像除了他，别人还做不到的一般。这样的事情，若在京城里头，有那个倌人，姘了戏子，就要哄然一声，闹得通国皆知。那个倌人，也引为奇耻大辱，断不肯承认这个名声。这又是上海北京风气异同之处。再到了湖南一带地方，就更可笑了。戏子见了倌人，都要规规矩矩的，垂手请安，还要叫姑妈。这个道理，连在下做书的，也自不知。不过把在下晓得的事情，说给看官们听听罢了

且说江念祖走进桂红房内，见桂红脂粉不施，穿着一身家常衣服，愁眉不展的，坐在外房。那桂红的房间，原是里外两间套房，桂红的卧室，却做在里面一间。江念祖见桂红独自一个，呆呆的坐在外间榻上，眼眶中还隐隐的余泪未干，里房却下着门帘，帘逢中氤氤氲氲的，透出香气。却又夹着些别的味儿，一阵阵的透进鼻观。桂红见了江念祖进来，也不立起。江念祖觉得神情有些诧异，便走近一步，问道："里房下着门帘，可是有什么客人在里头么？为什么要烧这许多的香？"桂红听了，也不回答，只把手向他连摇几摇，又指指椅子，叫他坐下。江念祖见他并不开口，有些疑心，且不坐下，先走到里房门口，在门帘缝内，张了一张。见里面空空洞洞的，并没有人。满房内都是凝结的香烟，团结不散，江念祖见了，更加诧异。想着里头既没有客人，就进去看看，也不妨事。想罢，便一手掀着门帘，把头往内一探，正要进去，那知一只脚刚刚跨进门内，后面的桂红，见他要走进去，甚是着急，连忙抢到江念祖的背后，用力把他往外一拉，说声"不要进去，这里头腌𦞦得很。"江念祖一个不提防，吃了一惊，又被桂红用力一拖，一个要往里走，一个要向外拉，用得力猛，江念祖踉踉跄跄的，连退了几步，竟是一个倒栽葱，跌下地去。把江念祖的头上，跌起一个疙瘩来。江颖甫爬了起来，摸一摸头，见跌了一个疙瘩，又觉得甚是疼痛，便老羞变怒起来，翻转面皮，要和桂红不依，说她为什么把他拖了一交跟斗？桂红和他分辨道："不是我不叫你进去，为着里房的气味儿，难闻得很，所以拉你不要进去。不想你自家立脚不稳，跌了一交，却怪不得我。"江颖甫听了，愈加大怒，又高声追问她："里房好好的，有什么腌𦞦味

儿？都是你的谎话罢了。难道你的卧房，我就不配进去么？"桂红听了，提起她的心事来，含着一包眼泪，正要分说，却喉咙口像有什么东西梗住了一般，咽住了说不出来。江颖甫只是横跳一丈，竖跳八尺的，在那里乱嚷。这一闹，把那些别房间里姑娘们，和着娘姨老鸨，一齐闹了出来。不晓得他们闹的，是什么事情。拥进房去，七张八嘴的劝解。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个狼腰猿臂的少年，在门外一跃而进。大家吃了一惊，定睛看时，只见这少年生得白面朱唇，神情轩爽。在人丛中挤了进来，直抢到江念祖身畔，登时倒竖双眉，目皆欲裂，大声喝道："我把你这千刁万恶的奸奴！你又到了此地来么？你这样的人，丧心误国，全没有一点心肝，是我们国民的公敌。不要走，且来试试我的老拳。我就打死了你，偿你的命，总算除了一个世界上的贼奴，我也是情愿的。"一面说，一面就如苍鹰搏兔，猛虎攒羊的，直扑过来，咬牙切齿的，正要动手。江念祖听了他的说话，已经大吃一惊，乃至抬起头来一看，原来就是数年前往常州门口，把他打倒的那个吕仰正。须眉皆竖，怒气直冲，磨拳擦掌的，大有得而甘心的势头。江念祖一见是他，因以前吃过的他的苦头，更觉吃惊，晓得自己打他不过。从来光棍不吃眼前亏，被他们打了一顿，也是白打，却到那里去叫冤？急忙忙的退后几步，在人丛里钻到门内，拔开两足，如飞的向外直奔。吕仰正见他走了，连忙也在人丛里追出来。江念祖已经先走了几步，逃出门去。吕仰正明知赶他不上，只得回来。

看官你道天下的事情，那有这般巧法？恰恰的吕仰正又和江念祖遇着，真是狭路相逢了。原来吕仰正本来是个内阁中书，一向在京供职。但吕仰正却是个风流名士，诗酒才人，公事之暇，最喜欢品绿题红，评花骘柳，和玉香堂的一个倌人，叫做月香的，甚是要好。这月香就是桂红的妹子，吕仰正最赏识她两人，说她们还没有轻贱的习气。今天吕仰正正在月香房内，忽听得隔壁房内闹将起来，那客人的口音，却是个常州人。吕仰正以为是个同乡，想要进去劝劝他，所以也到门口张望。不想一看那客人的面貌，有些像那江念祖的样儿，不觉怒从心起。抢进房来，仔细一看，不是他还有谁？此时吕仰正义愤填胸，恨不得一拳就打杀了他，好为国家除害，一个虎势，就把江念祖吓得跑了。

吕仰正追他不上，一直回到桂红房中，哈哈大笑。便追问桂红，为了什么事情，无缘无故的闹起来？桂红含着眼泪，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吕仰正听了，也觉得有些奇怪道："你卧房好好的，为什么不叫他进去？这是个什么缘故？"说着，便自己立起身来，闯了进去。桂红姊妹拉他不及，只得一同进来道："并不是不放你们进去，实在有一般气味儿，薰得人十分难受。不信你闻闻看！"说话之间，吕仰正果然觉着，虽然薰了许多的香，但香气里头，另外

夹着一种极腥臊的味儿。吕仰正从来没有闻过这种气息，登时就恶心起来，触鼻欲呕，连忙退出外间，还连打了几个喷嚏。桂红姊妹，也用手帕子握着口鼻，跟了出来。月香攒眉促额的向吕仰正道："叫你不要进去，你一定要进去。闻些腌腌H膜膜的味儿，可有什么好处呢！"吕仰正走定了一定神，觉得这种味儿来得诧异，便问桂红道："好好的房内，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味儿？这里头一定有什么缘故。"桂红听了，登时眼泪汪汪，一声不响。月香面上也现出凄楚的样儿。吕仰正见了，愈加疑惑，再三的逼着月香，要他细说。月香被逼不过，正要开口，桂红坐在旁边，把月香的衣服一扯，似乎叫她不要说的意思。月香道："你也不要遮瞒，好在吕老爷是个好人，听了只有可怜你的心肠，料想再不笑你的。"桂红也不言语，只把手帕子握着脸，暗呜欲泣。吕仰正又追着月香，叫她快说。月香未曾开口，先自长叹一声，忍不住也流下泪来。桂红更是泪流不止。月香方才说道："吕老爷，你听我一句说话，天下的女人，总不要做个倌人。若做了别处的倌人，也还罢了，做到了京城里头的姑娘们，更有一件说不出来的苦处。吕老爷，你不晓得我们落在窑子里头，已经是再苦没有的了。再要做了京城里头的倌人，却还有一件天字第一号的苦楚。说又说不出来，跳又跳不出去，真真的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障，今世方落在窑子里头。"月香说到此处，那说话的声音，就低了好些，点点滴滴的落了许多眼泪。看那桂红时，已是呜咽欲绝。却极力忍住，不敢哭出声来。吕仰正见了这般模样，摸不着一些头脑，却也很替他们伤心，连连的催着月香道："你快些把话说完了罢，我真急得受不得了。"月香方才忍着眼泪，一一的叙说出来。正是：三月章台之柳，惆怅随波；东风薄命之花，伤心堕溷。说到此处，在下也要学些俗套，暂时作个收场，且等后集出场，再看交代。

第十三回

绰干趣太监闹姑娘
逐奸奴同乡传草檄

且说前回书中吕仰正在玉香堂内，赶走了江念祖，却见桂红房内，下着门帘，烟腾腾地，薰了许多的香。却又闻得香气之中，夹和着一股腥臊的气味，引起了吕仰正的疑心，大惑不解，问着桂红和月香姊妹二人，她们又含含糊糊的不肯直说。桂红更是含着一胞眼泪，呜咽欲泣，幽怨不胜，好像有无限的委屈一般。吕仰正见了他们这样情形，更加疑惑，逼住了她们两个，定要问出一个明白来才罢。月香方才含着眼泪，细细的和他说出这个原故来。吕仰正听了，真是闻所未闻，十分错愕。列公，你道当真是件什么事儿？在下做书的演说出来，不但是列位看官，从来闻听未闻，就是做书的在下，也从没有听见过这般奇事。若不是在下身当其境，阅历一番，也就要把这句话儿，当作个无稽之谈，不肯相信了。

闲话休提，只说京城里头，有一班不安本分的太监，专门在外面说大话讹人。别人见了他是个太监，以为他是内宫里头出来的人，凡事都要让他几分，不敢和他争竞。更兼看了他一身架子，听着他满口牛屁，越发认着他一定是里头有职事的红人儿，更不敢同他挺撞。这班没出息的花子一般的太监，仗着这名目，在外面招摇撞骗的，无所不为，将就些儿的人，差不多一个个的都要吃些亏苦。吃了他的亏，被他讹了钱去，还不敢放一个屁。那里晓得，这班太监出了宫门便装出这般声势，只要一进内宫，便和牛马一般，侧目而视，屏息而立，谁也没有瞧见他。不要说是见了皇太后皇上，没有他说话的分儿，就是见了个里头有执事的太监们，也不敢说什么话。这班太监的内容虽然如此，外面却那里晓得。见了他们的面，总觉得有些胆战心惊，想着不要惹发了他的性子，撺掇了皇上出来，砍他们的脑袋。这些太监看见他们如此，越发的得意非常，扬扬自喜。但是还有一件，他们做太监的人，虽然暂断了孽根，做不得颠銮倒凤，却总还有些欲念，免不来意马心猿，到了那奇痒难搔的时候，无可如何，只得想出一个干嫖的法子，杀杀他的痒儿。看官，你道太监们的干嫖，是

怎生的一个嫖法？却不是和上海的借干铺，天津的住空厢一样。说起来，京城里头的那班妓女，被他们这般异想天开的糟塌，觉得也甚是可怜。看官们且休性急，待在下一一的道来。原来那班太监，到了那熬忍不来的时候，便带了几百两银子，走到一个班子里来，叫了老鸨，和他说明，随意拣一个倌人，要他陪宿。老鸨们巴结他的银钱，倌人们畏惧他的势焰，不敢不应。他却到了那倌人房内，也没有什么工夫再说闲话，上得床去，便把那倌人紧紧抱住，满床乱滚，满身研擦。原来那太监平日之间，一团欲火结在腹中，便发泄不出，直到忍无可忍，方才这样的一回，杀杀他的火气。他的那一肚皮的郁火，积了多时，又没有济胜之具，忍不住那满身的奇痒难熬，满肚的精神欲发，所以只得拼着花些银子，把那些窑子里的姑娘，给他填空。你想这个时候，那做倌人的，被一个太监这般糟塌，可好过不好过？躲避既躲避不来，又没法儿推出他去，吃了这碗把势饭，又受了老鸨的压制，也叫作无可如何，只好咬着牙齿，闭着眼睛，把自家的身体，当作死人一般，直挺挺的，凭着他怎行摆弄。到了那吃紧之际，那太监还要下死劲的，在倌人身上咬上一口，方才在小腹里头，迸出一滴黄油。说起那黄油的气味来，真是把通天下的秽物，一古脑儿聚在一堆，也比不上他那一股奇臭。倌人们自经太监嫖过之后，身上沾了他这股味儿，一定要洗上五六回浴，洒上许多的香水，把床帐被褥，通通换过不算外，还要薰上几天的香，方才销得尽这些臭气。看官们听了在下的一番说话，好像是信口编造的无稽之谈一般。究竟这黄油，是个什么东西，如何的一个样儿？在下做书的恰没有当过京城里头的窑子，没有身当其境，一时倒也说不出来。但是这句话儿，恰的的确确，是京城窑子里的姑娘们，亲口告诉在下。并不是在下做书的没有话说，无故撒谎。看官们不信，只要将来到了京城里头，细细的打听一回，便晓得在下的这些说话，并不是欺人之谈了。只可怜这些姑娘们，受了太监的这般糟塌，没处伸冤。这些太监们，一来仗着宫闱的声势，二来花着大把的银钱，把这些薄命女子，随着意儿，拼命蹂躏，你道可恶不可恶？

且说吕仰正听了月香的一番诉说，竟是从来没有的新闻，不但眼内没有见过，就连耳内也没有听过，不由的替他们气愤起来。桂红听着月香向着吕仰正，细细的诉说这些苦楚，不觉提动他的满心委屈，越发呜呜咽咽的，泪流不止，几乎要哭出声来。吕仰正见她泪湿横波，愁颦远黛，好似那风欺弱柳，雨打娇花，别有一副幽怨可怜的情态，心上虽是十分怜惜，却又想不出什么慰藉的话来。彼此默然相对，坐了一回，还是月香把桂红劝住，替他拭了泪痕，又把他拉到自家房内，委委婉婉的劝了他一回，桂红方才略略的有些高兴。

吕仰正坐了一回，也就去了。回到寓内，忽然又想起江念祖来，暗想：这个丧心卖国的奴才，怎么又跑到京城里头来了？我不晓得便罢，既然晓得了他住在此间，若不想个法儿把他驱逐回去，我也算不得个当世的英雄了。想了一回，被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暗想：何不发个传单，遍告同乡，把他驱逐回去？省得他又在这里害人。想罢，便立刻写了一张传单，把一班同乡京官的名字，都写在上头，还有些进京引见的同乡，也都请在一起。交代长班，各处去走了一遍，一个个都打上了知字。只有那位钦差大臣宣兰生，有公事不到。到了明日，果然的一班同乡，一齐聚到会馆中来。吕仰正大喜，一位一位的都见过了，说了几句闲话，便提起江念祖的事来。一班京官，都是少年盛气的居多，就是前几年，江念祖在东三省，逃走回来的时候，写公信给他，叫他自裁的那一班人，这班京官，也在里头。当时听了吕仰正的话，一个个磨拳擦掌的，要商议一个赶他离京的法儿。商议了一回，便公推吕仰正主笔，做了一篇檄文，把江念祖的那些丑陋历史，齐齐整整，详详细细的，排在上边。后面又说：像这样负心反噬，贪生误国的庸奴，实是我同胞国民的公敌。现在既然他潜踪到此，一定又是想要谋干什么差馆，凡我同人，务当尽力驱逐，毋任逗遛的这些话头。吕仰正的文思本来敏捷，下笔如飞的，立刻脱稿。给众人看了一遍，大家齐声赞好。吕仰正略略谦逊了几句，立刻誊真起来，叫长班拿到刻字店里头，照样刻好。印刷了几百张出来，各处传送。不多几天，早已传得京城内外，一个个都晓得了。

又有人把这檄文，送给章中堂看。章中堂看了一遍，不觉勃然大怒起来。你道章中堂为什么这般动气？原来章中堂看了这一篇檄文上，把江念祖哄骗甄士贵，私自逃走的这件罪案，说得明明白白。这个时候，甄士贵是早已正法的了，章中堂还担了一个用人不当的处分，更兼甄士贵也是章中堂的门生，又是他从前统带淮军的部曲，眼睁睁的，看着他头颅落地，终觉得有些不忍，却又想不出个救他的法儿。现在看了吕仰正的檄文，登时提了他的心病出来。暗想：原来平壤这败，全是这奴才一个人的主谋，却送了甄士贵的性命。想到此际，不由咬牙切齿的，想要重重的办他。忽又转过头来，想道：甄士贵已经死了多时，又没有个对证的活口，就是重重的把他办了，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难道还抵得甄士贵的命么？想了一回，便把那方才要办他的心念，不知销到那里去了，也就把他丢在一边。心上却总觉得有些恨他。

凑巧隔了一天，宣兰生来禀见老师，章中堂忽然眉头一皱，想起这个人来，便问宣兰生道："你们阳湖有个姓江的，叫江念祖，你可认得这个人么？"原来吕仰正的檄文，宣兰生早已看见，也有些半疑半信的，没有当真。这宣兰

生本来最爱奉承，被江念祖几句马屁，拍得个不亦乐乎，所以虽然见了同乡的传单，还有些不相信的意思。现在被章中堂突然一问，宣兰生一时摸不着头脑，呆了一呆，只得答应了一声认得。章中堂又道："听说他现在此间，你可见过他没有？"宣兰生听了，更是糊涂，也不晓得章中堂问他是什么意思，便答道："前天他到门生那里，去过一次。想要谋个铁路上的差使办办。"章中堂听了，故意又问他一句道："你答应没有答应？"宣兰生只认做章中堂问他是好意，连忙说道："这个人才干是有些的，就是外交上的工夫也很不差。门生打算先委他一个差使，叫他试办。"宣兰生一句话还未说完，章中堂更不让他再说下去，便急急地问道："照你如此说来，你竟是全不知道的了？"宣兰生听了章中堂这样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说话，不晓得他说的是那一路的话儿。顿了一顿，不敢答应。章中堂又问宣兰生道："你和这江念祖，可是同乡么？"宣兰生答应了一声"是。"章中堂冷笑了一声道："亏你还说是他的同乡，怎么他的历史，你都不晓得么？"宣兰生听了，晓得事情不妥，一定有什么人在章中堂面前，说了江念祖的坏话了。正要开口，和他支吾两句，不防章中堂在袖中掏出一篇吕仰正的檄文，递给宣兰生道："你看。"宣兰生本来已经看见过的了，现在章中堂递给他，又不能不接，只得立起身来，双手接过，假装着看了一遍。不觉面涨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暗想：这件事儿，真是有些奇怪。怎么这个东西，竟到了他老人家的手中？我刚才还保举他的才干，想不到立时立刻的，当面驳了下来。今天这个钉子，可碰得不小。正在想着，又听得章中堂冷笑道："我不晓得你这个人，竟这样的糊涂。你想那平壤一役，竟全是这个奴才的主谋。生生的把一个甄士贵的性命送掉，还连累着我，得了个调度失宜，用人不当的处分。这样的人，你还想委他差使么？"宣兰生碰了这个钉子，糊涂非常，诺诺连声的，不敢言语。章中堂见他这样，也就罢了。宣兰生和章中堂说了几件公事，也便回来。一路坐在车中，想着怎么江念祖竟是这般的人物？我看他为人似乎还好，大约不至于坏到这般。又想自己手下枉多当差使的属员，却都是些掇臀放屁，捧卵呵脬的脚色，没有一个有用之材。正是：辜负温柔之夜，绿惨红愁；群驱卖国之奴，惊魑逐魅。未知宣兰生究竟肯委江念祖差使与否，请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十四回

磕响头额间留影
吃花酒席上惊魂

且说宣兰生想着自己手下许多属吏，都是一班庸材，竟拣不出个和江念祖一般的人物，要想委他一个差使，又怕章中堂晓得了，一定要不依他。想来想去，倒自家摇惑不定起来。想了一回，不觉已经到寓。宣兰生下车进去，刚刚走进去，大早又看见一个穿靴戴帽的人，从门房里抢步出来，迎着宣兰生，就请了一个安。宣兰生定睛一看，不是别人，又是江念祖这个宝贝。宣兰生觉得有些不耐烦，却又翻不转脸来，只得把江念祖让进花厅，彼此坐下。江念祖看那宣兰生的样儿，似乎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便放出全副的手段，竭力巴结了一回。不多几句话儿，早又把个宣兰生恭惟得满心奇痒，两腋生风，好似浑身的骨头都轻了些的一般。便竟把江念祖当做一生的知己，把吕仰正的檄文给他看了，又把方才章中堂的说话和他讲了一遍，道："你可是和他们有什么仇恨么？为什么他们这样的拼命骂你？"江念祖听了，心上虽吃了一惊，面上却做得十分镇定，不露一点惊慌，装点了一番说话，说给宣兰生听。说自己在常州的时候，不合锋芒太露，把他们这一班不学无术的少年，都不放在心上，每每的扳驳他们的错处，把他们驳得闭口无言，他们一个个为了这件事儿，老羞成怒，有了这些心病，所以捕风捉影的，造了无数的谣言，要想坏他的名气。一面诉说，一面竟擦着眼睛，好像要哭出来。又和宣兰生请了无数的安，要求他洗雪这个名气。宣兰生被他一阵臭恭维，早恭维得满心欢喜，连头里也有些浑淘淘的了，便不因不由的答应了他，又答应委他差使。江念祖听了大喜，他顾不得脸面，竟自双膝跪下，叩了宣兰生三个响头。宣兰生连忙拉他，那里拉他得住，待要跪下回礼，又被江念祖跪在身旁，竟没有还礼的地步，只好立得直挺挺的，受了江念祖三个响头。江念祖磕完了头起来，嘴里还说："大人这样的栽培，真是卑职的父母天地。将来卑职倘有效用的地方，定要矢慎矢勤，鞠躬尽瘁，以期仰报鸿恩于万一。"这几句话，连一个最爱奉承的宣兰生，也恭维得有些肉麻起来，只得倒谦逊了两句。忽一回头，见两旁站的当差人等，都看

着江念祖的面上，格格的笑个不住，也有别转头去笑的，也有掩着袖子笑的。宣兰生见了，怪他们没有规矩，瞪了他们一眼，鼻子眼里哼了一声。众家人见了，连忙都住了笑，垂手站立，不作一声。却还有一两个，看着江念祖在那里暗笑。宣兰生不晓得他们笑的是什么，便端起茶来，想要送客，刚喝了一口茶，在嘴里还没有咽下去的时候，猛然抬起头来，看见江念祖的头上，有一块核桃大小的黑影，四围的皮肤，好像还有些浮肿，隐隐的一块红痕，沾着些儿灰土，那样儿甚是可笑。原来方才江念祖向宣兰生叩那三个响头，头上就沾了好些灰土，江念祖自己却一些也不晓得。宣兰生见了他这副腔调，方想到家人们大家匿笑的缘故，不觉自家也好笑起来，一时忍耐不住，“扑哧”的一声，把口内的茶一齐喷了出来，一半喷在炕桌上边，一半竟喷在江念祖面上。宣兰生见了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却又忍不住笑，只好别转头去，勉强忍住。江念祖见宣兰生喷了他一脸的茶，却不慌不忙，慢慢的自己用衣袖揩抹干净，口内还连说：“这总是大人的恩波。”又请了一个安，方退了出去。宣兰生只送到花厅门口，便不送了。回身进来，止不住纵声大笑。家人们立在旁边，也都抿着嘴窃笑。

按下不提，只说江念祖走到外边，一班差官们，见了他这样奇形怪状，一个个都望着他，指手划脚的笑。江念祖不晓得他们笑的是什么缘故，又不好问他，只是自家纳闷。直走到号房门口，笑他的人越发多了。幸亏一个接帖家人，受了他两次门包，总算和他有些交情，连忙招招手儿，把江念祖招到号房，请他坐下，又取了一面镜子给他，叫他自家照看。江念祖接过镜子来，自家照了一照，方才看见自己头上，留了一个核桃大小的影儿，那形状十分难看。此时，江念祖见了自己这般怪相，不觉有些天良发现起来，面上一红，觉得甚是惭愧。连忙向那接帖家人，要了一块手巾，把头上的灰土，一齐拭净。谁知刚才磕头的时候，要想声音响亮，碰得重了些儿，头上碰出了一块红影，再也揩洗不脱。江念祖只得老着脸皮，坐车回去了。宣兰生见江念祖去了，想着章中堂教他不要用这个人，京城里的一班同乡，又把江念祖当作反叛一般，要把他赶出京去。自己虽然不怕他们，究竟委他差使，有些不便。况又碍着章中堂的面上，万一被他晓得风声，一定又要碰他的钉子。若竟是一口决决绝绝地回报了他，好像受了他的恭维，又有些过意不去。想了一回，究竟那国民的公理，抵不过一己的私心，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出来。章中堂既然有了这句说话，自然不便用他。想起两江总督庄制军，和自己甚是要好，平日间又有些银钱往来，这位庄制军老借不还，宣兰生却从来没有问他要过，所以庄制军待他十分要好。宣兰生便想要把江念祖荐给庄制军，料想他万不会推却的。便

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等江念祖再来的时候，交代了他。又叫他早些出京，免得被人暗算。江念祖也晓得自己一身，做了众人的公敌，恐怕再住下去，要闹什么乱子出来。便谢了宣兰生，连夜赶出京城去了。

只说宣兰生自江念祖出京之后，心中暗想：究竟江念祖这个人，总算还有些才干，怎么他冤家竟这样的多？正在心上转念，蓦然见一个人，掀起门帘，走将进来，面有血痕，神色匆遽。一见了宣兰生，便跪在地下，号啕大哭起来。宣兰生看不清楚是什么人，倒着实地吃了一惊。连忙带上老花眼镜，仔细看时，原来不是外人，就是他的女婿孟少英孟观察。宣兰生见了，更觉疑惑起来，忙忙的双手把他扶起，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儿？孟少英立起身来，还红着眼圈，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宣兰生大诧道："看你这个样儿，想是吃了别人的亏。不要紧，你只顾和我说明，我自然想个法儿和你翻本。"孟少英听了，方住了哭，吞吞吐吐的半晌，方说道："若是吃了别人的亏，也不敢来惊动岳丈。无奈这件事儿，就是府上的小姐。小婿平日之间，诸事忍耐，不敢和她计较。那日常的吵闹，也说它不尽。今天更把小婿面上砍了一刀。小婿看着岳父的分上，又不好将她怎样，只得跑到岳父这里来，诉说情形。还求岳父把小姐接到此间，劝劝她的性子才好。不然，这天长地久的日子，叫小婿怎么过得下去？"宣兰生本来不喜欢这个女儿，听了孟少英这般说法，直气得胡须倒竖，两眼圆睁，一片声叫人来。就有几个家人走进来，垂手候示。宣兰生叫立刻套车，到孟府上去接大小姐回来。一面又追问孟少英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般反目？孟少英便一一地诉说出来。在下做书的写到此间，不得不把孟少英以前的事，细细地叙说出来，好叫看官们心中明白。

宣兰生的元配夫人童氏，是童太史的女儿，娶了不多几年，便死了。宣兰生便买了两个姨太太，都是倌人出身。一个叫做高文兰，一个叫做白素秋。后来到了津海关道任上，又续娶了一位太太张氏。这孟观察的夫人，宣钦差的小姐，便是那童夫人生的女儿。从小失母，不知教训。宣兰生又是马马虎虎的脾气，那有工夫来管教女儿。渐渐的就把这位大小姐娇纵起来，一天娇纵一天，把脾气惯得十分恶劣。任什么人，也不放在她心上。宣兰生有时说她两句，她就要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一塌糊涂，把宣兰生吓得怕了，从此赌气不去管她。这位小姐小时丧了生母，自己怕痛，不肯缠足，又没有人苦苦的去勉强他，到了十七岁上，还是一双天足。后来跟了宣兰生到津海关任上，更是闹得出奇，常常的扮了男装，走出衙门，不知去向。直到晚间两三点钟，方才回来。也不晓得她出去做些什么。她又极爱赌钱，见了赌钱，就是她的性命，不论什么摇摊牌九，不顾什么人品高低，只要有人在那里赌钱，她就一屁股坐将

下去，赌在一起，混作一堆。有时身边没有钱的时候，便把头上的珍珠，手上的金镯，一齐取将下来，算做本钱。每每的输得精光，空身回去。在天津的时候，更是和一班轿夫小子们，赌在一处。不论大堂旁边，台阶底下，都是她的赌场。天津一城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这位宣大小姐的名气。同寅中也有晓得的，都在背后议论宣兰生的家教不严。后来渐渐的风声传得广了，直隶总督章中堂，晓得了这些笑柄，也说过宣兰生几回，叫他回去好生管束。宣兰生因为前两回被她吓怕了，竟不敢得罪她，到了实在看不过的时候，说她两句，她非但不服，倒反拿了一把剪刀，要和她父亲拚命。要死要活的，闹了几天方才罢了。后来被章中堂晓得了，也就不去管她。幸而章中堂和宣兰生本是师生，素来浃洽，所以不肯参他。若是换了别人做了直隶总督，早已把他参掉的了。

闲话休提，只说这位大小姐胡闹了几年，早又到了标梅年纪，已经二十多岁的人了。宣兰生虽是恨她，却又免不得要替她择配，托了别人和她做媒。谁知天津的人，听了这位宣大小姐的名气，真个如雷震耳，一个个摇头吐舌，推让不遑，竟没有一个人，敢答应这头亲事。做媒的见了这般光景，只得回报了他。宣兰生没奈何，只得耽搁了两载，一直等到宣兰生道员开缺，升了四品京堂，以大理寺卿督办铁路，方才把这个女儿，许了这位孟观察。看官，你道宣兰生的女儿，既有这般名气，为什么孟少英竟肯娶他？原来孟少英的老人家，是个奉天道台，历任奉锦东边诸道，足足的做了十五年，后来死了，孟少英便搬到上海来。他到了上海，不上两年，所来往认识的，不过是几个官场，又没有什么朋友，那里晓得这些事情？他只道名门之女，自然是个风流闺秀，贞淑名姝，梦里也想不到，她竟是这样子一个绝后空前的宝货。若要被他晓得了这些笑话，只怕就把宣兰生的官职财产一齐让给这位东床，他还未见得愿意呢！就是以前宣兰生托人做媒，曾经对那媒人道：“我这个女儿择婚，只论人才，不论家世。倘或女婿家道贫寒，只要我看中了他的人物，立刻先给他捐一个道台。将来女儿过来，自然从重陪赠他。”只道出了这般的一个绝大的赏格，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女儿的名气就是再坏些儿，也不致没人问鼎。正是：金闺丽质，霎时狮子摇头；红粉名姝，竟是夜叉变相。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十五回

孟观察倒霉逢泼妇
张夫人仗义夺孤儿

且说宣兰生明晓得女儿的名气不好，恐怕没人肯要，所以许着和女婿捐一个道台，又许他重重的陪送。无奈这位宣大小姐的名声，实在太坏了，竟是出名的母老虎、雌夜叉，虽敢去招惹着她，自寻苦吃？刚刚的这位孟观察，在奉天搬了过来，这些事情，一些影儿也不晓得。见媒人来和他做媒，说的就是铁路大臣的女儿，他正是有心依附，听见宣兰生肯把女儿许他，喜出望外，并不推辞，一口就答应了，还说了许多高攀仰附的活儿。宣兰生听见孟少英竟肯娶他的女儿，也自欢喜。这边的孟少英下过了聘，就急急的选了吉期迎娶。一边急于要娶，一边也急于要嫁。一个是儿良急色，风催海上之槎；一个是凤女颠狂，水泛桃源之洞。孟少英要要紧紧的，把宣小姐娶了过来。那些筵开玳瑁，褥设芙蓉，履鞋纵横，冠裳杂沓的热闹，也不必去提它。只说孟少英人散之后，走进新房，细细的打量这位宣小姐，只见他眉柳笼翠，檀口含丹，体态风骚，丰神流动。孟少英见了，甚是欢喜。这一夜，正是新打上的恩爱，也不知有多少的深情密意，海誓山盟，在下也说它不尽。孟少英娶了这位夫人，不消说是心满意足到十分的了。宣小姐初到孟家，不免也要略略的收敛些儿。更兼孟少英甚是爱她，千依百顺，要一奉十的，一时也发不出什么脾气来。孟少英娶宣兰生的女儿，本来是个续弦，前室留了两个儿子下来，一个六岁，一个只有四岁。宣小姐看着这两个孩子，就如眼钉肉刺一般，非但不肯去照管他们，连正眼儿也不去看他一看。有一天孟少英出去赴席，回来得迟了些儿，宣小姐便要发作，又看着孟少英朝他满面陪笑，一时翻不转脸来，只得罢了。隔了一夜，宣小姐早上起来，正在梳头，刚刚的两个孩子走了进来。四五岁的孩子，那里懂得什么规矩？走进来的时候，没有叫应她。宣小姐借着这个名目，登时大怒起来，骂道："怪不得你家上下的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连你们这两个小奴才，都欺负起我来。这还了得么？"说着，把梳妆台上的一个玻璃肥皂缸，对着那两个小孩子，兜头掼去。只听得豁啷一声，落在地下，跌得粉碎。幸而

还没有打着。两个孩子，已吓得浑身乱抖，啼哭起来。宣小姐愈加发怒，披着头发，跳起身来，抢了一根门闩，揪着两个孩子的衣服，不分上下，乱打一顿。打完了还喝叫他们跪在地上，不准起来。

看官，你道宣小姐嫁到孟家，孟少英待他甚好，这两个孩子，又和他没有什么冤仇，为什么要这般的毒打？原来宣小姐在家里头的时候，没有人去管他，一天到晚，都和一班家人小子们鬼混，说说笑笑的，顽作一团。现在嫁了过来，虽然不怕孟少英管她，似乎总要装些新妇的体统。更兼孟家的家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见了新太太谁敢和她说笑？宣小姐闷了半月有余，施展不得，心上着实懊闷，又说不出来，所以借着些小事，趁势并在一起，发作起来，好趁此制服了孟少英，叫他不敢管她的闲事。

里头正在嚷闹，孟少英听得宣小姐动气，连忙赶进来劝解，被宣小姐兜头一顿痛骂道："你也帮着他们来欺负我么？我既然嫁到你家，就是你家的内主。小孩子不知规矩，见了我叫都不叫一声，我略略的管教管教，又有你这样的糊涂虫，赶进来帮着他们！孩子们正在年轻，不管教管教他，难道凭着他的性儿，将来年纪大了，由他飞上天去么？"这一下虎势，就把孟少英吓得不敢开口，默默无言。宣小姐见孟少英这样，越发心中得计。又把孟少英数头数脚的，骂了多时。骂得孟少英一口气也不敢出，方肯罢了。

自此之后，宣小姐看准了孟少英是个脓包，便把在娘家的那些故态，一齐发作出来。孟少英有时劝劝他，就是一场臭骂。天天改了男装，坐了车子，各处乱逛。她自己便是这般放荡，却又把个孟少英拘束得紧紧的，不肯一步放松。有时孟少英在外面应酬，回来得迟了些儿，便要寻事吵闹。又千方百计的，打听跟出去的家人。一班家人，晓得这位孟观察，是个惧内的都头，那敢不说？有一天，孟少英看中了五凤班内一个掌班的姑娘，叫做银兰，要在那家摆饭，却又不敢给宣小姐晓得，便在她面前扯了一个谎，说有公事要出去会商，偷偷的溜到五凤班去。谁知这位宣小姐，见他说话之间，神色有些不定，料想他定是谎话。当面不说破他，暗暗的差了两个家人，跟在后边，打听得明明白白。这两个家人，本来只怕太太，不怕老爷。走了回来，便一五一十的，告诉宣小姐，如此如此，现在五凤班摆饭请客。

列公且住。上海苏州，堂子里头的规矩，只有摆酒，没有摆饭。为什么京城里头，要说摆饭呢？要晓得京城里头的规矩，和苏州上海不同。堂子里头，摆酒是摆酒，摆饭是摆饭，不能混在一起的。摆酒是只有八个果碟，没有热炒大碗，不过一个摆酒的名目儿。客人们到了堂子里头，初攀相好的时候，一定要摆一台酒，就如苏州的堂唱一般，却只要破费三两银子。若要摆起饭来，方

才和上海的摆酒一般，不过价钱大些，差不多要花到三四十两银子。这是南北不同之处。不要说京城里头的规矩，和苏州上海大相悬绝，就是天津侯家后的窑子，不过隔着京城二百多里路，已经格局不同。天津的窑子，一向分为南北两班。南班是南边妓女，大约是扬州人居多，间或有一两个苏州人，却是十分难得。南班的规矩，差不多有些相像上海的规模，但也有些异同之处。上海堂子里头，客人们来打茶围，是不名一钱的。天津却是不能。每打一次茶围，就要破费一块钱。那怕你再熟些的客人，今天一天工夫，去走上十趟，便要连出十块钱。客人进来的时候，也有两个盆子，却不是上海的干湿，只是两碟黑白瓜子，也不叫装干湿，叫做上碟子。吃酒叫局的钱，可以欠得。惟有这个茶围洋钱，却要现钱开销，不能拖欠。吃一台酒，却要十七块钱。住夜客人，不出下脚，只要出六块钱的夜厢。叫一个局，却要足足的五块钱。但叫局的格式，又比上海不同。客人们叫了倌人的局，倌人们来了，坐了一回，或者有人转局，便向客人告假。去了一会，仍又回来。略坐一会，再告一个假，去了再来。尽有叫一个局，来来去去，连告三五次假的，不算什么希奇。北班里头都是些天津土妓，规矩也和南班差不多。但打一个茶围，要两块钱。若要听她们唱曲子，她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把白纸扇子，上面写着一出一出的戏曲，二簧梆子，西皮青衫，写得明明白白，听凭客人们点她什么。客人们点了她的戏，便叫进三两个乌师，胡琴的胡琴，板鼓的板鼓，小锣的小锣，一齐坐在门外。那唱曲的倌人，便走到门口，立在帘子里头，背着脸儿，曼声娇唱。凭着客人叫她坐下，她无论如何，总不肯坐，说是她们的规矩，向来不准坐的，差不多还有些古时舞衫歌扇的遗风。不过北边妓女，体态生硬，眉目之间，总觉得有些杀气，比不上南边人的体格妖娆，丰姿旖旎。所以在下三年之前，在天津游幕的时候，游戏三昧的作了一篇津门南榜，取了二十几个南边妓女，所有天津土妓，一概的摈弃不收。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在下被他们一班北班里头的倌人，不知骂了多多少少。

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宣小姐晓得了这个信息，不觉心中大怒，便想要赶到五凤班去，和他拼命。换了衣服，把面上的脂粉，一齐洗去。卸了钗环，仍旧改了男装，居然顾影翩翩，竟是一个乌衣子弟。当下宣小姐改扮停当，含着一腔怒气，把孟少英长用的一把解手小刀放在身上。也不要家人们跟去，迳自坐着车子，赶到五凤班来。班子里人，见了宣小姐这般打扮，只认做是个嫖客。见她一进门来，便问姓孟的在那里摆酒，又认是孟少英请的客人，再也想不到她竟是孟少英的太太。当下一个龟奴，在前引路，把宣小姐一直引到银兰房间里来。这位孟观察正把银兰抱着，坐在膝上，一面又和别人说话。

忽然见门帘一启，走进一个美少年来。孟少英模糊两眼，辨认不清，只道又有客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宣小姐走进门帘，一眼早看见了孟少英，拥着一个削肩细腰，朱唇宝靥的倌人，坐在身上，那样儿甚是亲热。宣小姐见了，不由得醋气攻心，怒容满面，蛾眉倒插，星眼斜睃，高声喝道："你瞒着我在外边做得好事，还说有什么公事，公事是这样办的吗?"孟少英起先还不认得她是个什么人，及至听了她的口音，方晓得竟是自家的妻子。这一惊却也非同小可，一时手忙脚乱的，推开了银兰，想要立起身来。宣小姐见他这样，更觉满心火起，那里忍耐得住，一回手在里衣内拔出那解手刀来。因见人多拥挤，难以上前，便把解手刀对着孟少英和银兰身上掷去。孟少英不及提防，抬起头来一看，已见那把亮汪汪的解手刀，对着自家的面上，直飞过来。只把个孟少英吓得魂不附体，急急的把头一低，总算还好，刀锋在额角边擦过，没有受着重伤。只把孟少英额上，划了一道一寸多长的口子。一时间鲜血直流。此时孟少英不及说话，从人丛中跳出身来，迳往床后一溜，抱头鼠窜而逃。原来床后另有一个小门，孟少英迳自一溜烟的从门内溜出去了。这里一班客人，多不认得宣小姐，大家都呆呆的看她。后来见她动手行凶，一齐发起喊来，都说："你是何等样人，青天白日的，竟敢拔刀行凶？可是不怕王法的么?"众人一面说着，一面又招呼班子里人进来，说把她拿住，不要放她走了。好个宣小姐，不慌不忙，看着他们微微冷笑道："你们想是瞎了眼睛，人也不认得。你晓得我是个什么样人？难道和姓孟的没有一些干涉，便无缘无故的来寻着他么？只我便是姓孟的正室，因为他瞒着我在外面荒唐，今天特地要赶来，和他拼命，不想仍旧被他跑了，总算便宜了他。你们瞎闹的什么?"众人先前原是一腔怒气，只认她是个混混，有心来寻孟少英的事，想要把她拿住，送到兵马司问罪。及至听她自家说出，就是孟少英的夫人，大家呆了一呆，一句话也说不出。仔细将宣小姐打量了一回，果然见他绿鬓拖云，蛾眉画月，真是个女子的样儿。大家都把那起先的一团怒气，不知到那里去了，一个个哑口无言，慢慢的一齐退了出去。宣小姐见他们都讪讪的走了出去，冷笑两声，便回过身来，要和银兰寻事，谁知银兰胆小怕事，见了方才这般声势，早吓得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有分教：却扇回灯之夜，辜负春宵；金迷纸醉之天，忽惊狮吼。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十六回

宣小姐含酸撒泼
吕中书告假还乡

且说宣小姐见一班客人走了，回转身来便要寻那银兰出气，不想银兰甚是胆小，见了势头不好，早已躲得不见影儿。宣小姐找她不着，只得把五凤班的班长，叫了进来，把她臭骂一顿。乌龟不敢开口，诺诺连声的，站在一旁。宣小姐又道："你下回如若再招接了姓孟的，我叫你不要慌，立刻封了你的门，还要办你。"发作了一顿，方才气忿忿的坐车回去。这且不提，只说孟少英逃了出来，暗想回去是回去不得的了，只有到丈人宣兰生处哭诉，求他解劝，做个救兵。当下就把宣小姐如何凌虐前妻的儿子，怎样的和他吵闹，一字不遗的，述了一遍。又伤心起来，眼中不住的流泪。宣兰生看得有些过意不去，只好抚慰了他一番。又和他说些闲话，打岔开去。不多时，家人来报：大小姐已经回来，一直到上房去了。还是老爷自家进去，还是请大小姐出来？宣兰生听了，便说："不必去请，待我自己进去。"说着，便同着孟少英，一同迳到上房来。到了上房，掀帘进去，只见他夫人张氏，正同着女儿坐在一起讲话。见了女婿走进，便立起来，还未开口，不防这位小姐，一眼看见了孟少英跟在宣兰生后面，便怒从心起，呼的一声，跳起身来，抢到孟少英面前，就要动手。孟少英吃了一惊，踉踉跄跄的连退几步。宣兰生见了，连忙连声喝退，又指挥一班婢女，把她拦住。宣小姐只得回身坐下，却还是磨拳擦掌的，怒气不息。宣兰生的夫人，见他们这般模样，不晓得是什么事情，呆呆立在一旁，也不开口。宣兰生便请孟少英坐下。孟少英还有些战抖抖的，不敢竟坐，怕她又要拿出刀来。宣兰生道："有我在此，你只顾坐下。难道他真个好杀了你么？"孟少英听了，略觉放心，远远的侧身坐下。宣小姐见父亲这般说法，晓得定是孟少英来告诉了他，越发气得咬牙切齿的，但当着宣兰生的面前，也不好将他怎样，只听得宣兰生正色向她说道："你也是二十几岁的人了，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拿刀动杖的，这般胡闹，就是女婿在外边顽耍，也只该好好的劝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冒失，竟动起刀来？幸而这个伤痕，还在不致命的地方。万一上

了些儿，伤了致命，闹些笑话出来，那时看做怎生得了？你不要任着性儿，这般混闹。人家不过都是看着我的分上，不好意思与你一般见识，若是翻转脸来，把你告到当官，你一个妇人，刀伤夫主，追问起来，你还想有性命么?”宣兰生这几句说话，原不过是吓吓她的意思，要警戒警戒她的将来，那知宣小姐听了，不但不服，更加大怒起来，便和宣兰生挺撞道：“你只晓得听了他的一面之词，硬来编排我的不是。一身做事一身当，既做不怕，既怕不做。就是我把他杀了，也有我自家的性命，在这里承当，要你来着什么干急？你还没有晓得这件事儿的缘起，难道他瞒着我在外面瞎嫖，是应该的么?”宣兰生听了，气得两眼白瞪瞪的，颈项上的青筋，都扛起来，喝道：“我好心劝你，你倒这样的不服教训。这件事儿，就算是你们两边不好，那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和你有什么冤仇，你要把他们这样的凌虐？你不可怜他是没娘的孩子，随处照顾他些，也还罢了，怎么倒格外的把他糟塌，这是个什么理儿？你倒说给我听!”宣小姐听了，抵赖不过，赌气说道：“这些事儿，都是我的家事，你老人家不用多管闲事。”说着，又咬牙切齿的，看着孟少英道：“我到底怎样待错了你，你烂着舌头，来这样的瞎说？等会儿好好的同你算帐!”孟少英听了，低头敛手，不敢作声。宣兰生听了大怒道：“你这个混帐东西，我这样的劝你，你还是这样的咆哮，你不要在这里糊涂，难道我竟管你不得的么？你虽然出嫁，我和你总是父女，你再是这般的狂妄，你却不要怪我不留你的脸儿。”说着，把手在桌子上碰了一下，就气忿忿的立起身来，差不多像要打她的样子。宣小姐听了父亲骂她，索性撒起泼来，也立起身，奔入宣兰生怀里，哭着说道：“你要打，就给你打！你今天不打死我，不算是个好的!”说着，一头撞来。宣兰生没有防备，竟被她撞了一个龙钟，亏得家人在后边扶住，没有倾跌，却已经吃了一惊，气喘吁吁的，气得白瞪着眼，要想奔上去打她，却被他夫人两边拦住，劝道：“女儿是已经出嫁的人，你何必做这个冤家？况且当着姑爷的面，也应该给她留些面子。”宣兰生顿足道：“正为我留了她的面子，不肯打她，她倒这般的放肆起来。你看她这个样儿，可气得死人么?”说着，还不住的顿足，又对宣小姐道：“你既是这般忤逆，眼睛里头，料想也看不起什么爷娘。我也载不起你这样的女儿。从今以后，我也不认你是我的女儿，你也不消认我是你的老子，你有什么事情，不要再来寻我，只算我当初没有养你这个女儿，就是了。”宣小姐听了，赌气立起身来道：“你既然不认我是女儿，也没有什么希奇，我也只当从小儿爷娘一齐死了。世上的人，从小没有父母的也甚多，难道就算不得人么?”说着，便叫跟来的人，套车回去，也不辞别，气忿忿的上车去了。这里宣兰生只气得目瞪口呆，半句话也说不出。只得同着孟少英出去，

又安慰了他一回。这一夜孟少英竟没有敢回去，就在宣兰生家住了一夜。

谁知到得明天，孟少英家的人，慌慌张张的寻了来，对孟少英说："家内闹得不像样了，请老爷快些回去。"孟少英大惊，急问什么缘故。家人张口结舌地说道："昨天太太回去，不晓得什么事情，一脸的怒气。刚刚坐定，就把两个少爷，打了一顿。又不许他们吃饭，关在房了，过了一夜。今天早上起来，又叫丫头舀了一碗尿屎，押着要叫少爷吃。少爷不肯，就把烟捍子烧红了，浑身乱刺。一家的人，一齐跪着代求，都求不下来。又不晓得老爷昨天住在那里，家人们各处寻了一转，方才寻到这里来。现在家里还不知闹到怎么样了，老爷须要快些回去看看方好。"孟少英听了，又惊又气，又痛又急，不由得一阵心酸，早流下泪来。宣兰生也在旁边听得，虽是气恼，却无可如何。孟少英着了一回干急，想要回去，却又不敢，只得又求宣兰生设法。宣兰生想了一回，也搔头摸耳的，无计可施，只好进去和夫人商议。他夫人却倒有些见识，便向宣兰生说道："你们父女已经翻脸，接她是不来的了。她现在寻不着别人，只把两个孩子出气，我们要去禁止她，她也断不肯依。依我想来，这两个孩子在她手里，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不如我们用个强硬手段，把两个孩子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照管他的衣食，送他去上学读书。无论怎样，总比在她的家里好些。料想她也无可奈何，你只要同女婿商量一声就是了。"宣兰生听了，想了一回，觉得也没有什么别的法儿好想，便道："女婿那边不用商议，包管你一说一肯。但是我昨日把她骂了一场，一定她已经恨我入骨，却叫什么人去接这两个孩子呢？就是有人去接，他横了心肠不放，这又怎么处置呢？"张夫人听了奋然道："若是叫人去接，她那里肯放这两个孩子出来？本来这班人也不中用的。我想竟是我自己去走上一趟，多带些人去，乘她一个不防备，把他抢了回来。她虽是不愿，也就没有法子想了。"宣兰生听了，喜道："你既然肯去，是极妙的了。待我出去和女婿说了，叫他同你回去。但是要小心些。"说着，便出去对孟少英说了。孟少英十分感激，不觉涕零。这里张夫人带了一班仆妇，坐着车子，风驰电掣的，赶到绳匠胡同孟少英的寓处来。孟少英坐着车子，跟在后边。到了门口下车，家人们见宣太太来了，便要进去通报。张夫人连忙摇手，叫他们不要声张。孟少英在前引路，一班人挨挨挤挤的跟着，直走到内室来。刚刚走进中堂门口，就听得两个孩子的哭声，宣小姐的骂声，还夹着些仆妇丫鬟的声音。嘈嘈杂杂的，听不清楚，混在一堆。张夫人听了，急急的赶进内室。孟少英虽然跟在后边，却还探头探脑的，不敢进去。张夫人一脚跨进内房，掀起门帘，早看见宣小姐恶狠狠的坐在中间，杀气横飞，怒容满面，手内还拿着一根马鞭。两个孩子，跪在地下，面上都是血痕，身上的衣

服，也滚得灰尘遍体，呜呜咽咽地哭，却又不敢高声。孟少英见了，好似万箭攒心，钢刀刺体，正在心中难过，前面的张夫人，看了这个样儿，也由不得心中大怒，抢上一步，移步进房。宣小姐突然看见，不觉也吃了一惊。刚刚立起身来，待要开口，张夫人早指挥一班跟来的仆从，一拥而上，把两个孩子，从地下抱了起来，夺门而出。张夫人也不和宣小姐讲话，只冷笑一声，也自回身，走了出去。一直带着两个孩子，上车回去。宣小姐看得呆一了会，方才大怒。连忙要自己赶上去抢时，张夫人早已上车去了。孟少英也躲在一边，不敢和她见面。宣小姐无可出气，只得恨恨的把宣兰生夫妇和孟少英咒骂一番，方才罢了。

这且按下不提，只说吕仰正自从做了一篇驱逐江念祖的檄文，果然不多几时，江念祖急急的出京去了。吕仰正大喜，又在京城里头当了几个月的差，想着要告假回去，扫墓省亲，便在内阁动了一张呈子。照例批准。吕仰正便收拾行李，辞了一班同乡，萧然南下。那时京城到天津，已经有了火车铁路。下半天两点钟开车，到上灯时分，已到天津。吕仰正只在天津住了一天，便上了轮船，不数日，到了上海。也不耽搁，一直迳回常州来。那时的内河小轮，走得甚慢。吕仰正趁了戴生昌的小火轮，到了苏州，便换坐别家的船，向常州进发。走了半天，已经到了，其时不过十二点钟的时候。吕仰正因离家已久，急于回去，叫家人押着行李，在后慢来，自己急急的赶到家中。那知刚刚走进花厅，只听得一片梵音，夹着些钟鼓铙钹的声响，好似和尚拜忏一般。吕仰正不觉心上吃了一惊，暗想：不要是家内的人，出了什么变故。不然，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拜起忏来？心中一急，便飞步直赶进去，想要看个端的。走进内室，早看见中堂叠起了几张桌子，绝像一个焰口的法坛。坛上边幡盖飘扬，香烟缭绕，坛下一顺铺着几个蒲团，蒲团上跪着几个女人，在那里恭恭敬敬的，合掌膜拜。吕仰正本来是不信僧道的，见了这个样儿，心上已有了几分不快。及至走近看时，蒲团上跪的，不是别人，原来就是他的母亲妻妹。吕仰正摸不着头脑，急忙抬起头来，望坛上仔细看时，说也奇怪，那坛上正中间坐的，竟是一个女人，生得背厚腰圆，头肥耳胖，身上虽穿着女服，却又披着一件袈裟，装得来男不男女不女的，其是怪相。坐在坛上，闭着眼睛，合着两掌，装出许多模样，任凭坛下的人，朝着他磕头礼拜，她竟理也不理。旁边还立着几个青年女子，好似和她站班一般。正是：散花天女，惊逢子路之拳；说法摩登，忽遇当头之棒。欲知后事，且听下回。

第十七回

女怪物筋斗跌当场
花冠军苏台占风月

且说吕仰正回到家中，刚刚走进内室，就听见钟鱼梵呗之声，心上早有些儿着急，恐怕家里头的人口，出了什么事儿，急忙三脚两步的，赶进去看个仔细。谁知内堂竟用四张桌子，合拼起来，摆了一个经坛，他的母妻妹子，都跪在坛下，至至诚诚的向上磕头。坛上却坐着个眉浓似漆、面大于盘的一个四十多岁年纪的妇人，身上打扮得奇形怪状的，高高的据坐坛上，盘膝闭眼，合掌垂眉，做出种种的丑态，口中还咕咕哝哝的不知说些什么。旁边立着几个一样装束不僧不俗的女人，手里都擎着小木鱼、磬击子这些家伙。吕仰正素来最恨那一班烧香吃素、迷信佛教的人，偏偏的他太夫人吃着一口长斋，所来往的，都是那些尼姑佛婆。吕仰正禁止不得，只恨得他咬牙切齿的，时常口中说着气话，说将来一朝得志，定要杀尽这班东西。他太夫人为他不信神佛，也和他吵闹过几场，无奈吕仰正立定主意，杀了他的头都使得，要他崇信神佛，却是死也不来，他太夫人也无可如何，只得由他。现在吕仰正回到家中，就看见了这般现状，本来那十分怒气，已经霍霍的涌上心头，更兼又见他母妻妹子，都伏在地下，朝着那坛上的女人叩头，那女人竟是高高据坐，拿腔做势的，腰也不呵一呵。直把个吕仰正气得三尸暴跳，七孔生烟，恶向胆生，怒从心起，一时间火星直爆，怒气横飞，再也按捺不住，三脚两步的抢到坛前，踊身一跃，早到坛上，想要把那女人打他一顿，出出气儿，却好手内带着一柄洋伞，吕仰正不分好歹，不问青红，举起洋伞，劈头劈脑向着那女人便打。那坛上的女人不及提防，吃了一惊，手忙脚乱的早被他着实打了几下，坐不稳椅子，在坛上一个倒栽葱跌下地来，只听得拍搭的一声，跌了一个元宝翻身，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下，一时那里扒得起。顿时坛上坛下的那班女人齐齐的发一声喊，鸦飞雀乱起来。吕仰正的太夫人跪在地下，见了这般光景，连忙在蒲团上立起身来，赶上去要挽扶她的师父，坛上早有两个女人，走了下来，七手八脚的把她扶起。那女人的身体本来魁伟非常，差不多有腹垂五石、膀阔三停的神气，正在那里

垂头闭目指手划脚的时候，被吕仰正出其不意跳上坛来打了几下，又跌了一交，一时间又惊又气，又痛又羞，只把她跌得气喘如牛，张开了一张大口，哮喘了不住。那面上逼得满面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那形状甚是难看。这位吕太太把师父扶了起来，还不晓得她师父打下坛去的就是他的儿子，一面忙忙的她扶了起来，一面还在那里口中嚷着："那里来这样的一个野人？跑进人家的内室来，这般放肆！问他可晓得擅入人家，是个什么罪名？可是没有王法的么？"那晓得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吕仰正早从坛上跳将下来，对着他太夫人施礼道："母亲不消动气，打他的不是外人。"吕太太见了打她师父的竟是她自家的儿子，这一气非同小可，撇了她师父，赶上前一把扭住吕仰正的衣服，嚷道："你这个忤逆的畜生，做得好事，明晓得我做娘的崇信佛教，你却偏偏的有心和我作对，今天索性打起师父来，你打了师父，就如打我一般，我也没有这些工夫和你讲话，只和你拼了这条性命。"说着，便一头望吕仰正怀内撞来。吕仰正见了连忙让过一边，此时却也心中火起，顾不得母子之情，高声说道："她是谁的师父？母亲要这样的尊敬她！"吕太太听了，更加大怒，大喝道："她是我的师父，你难道敢不认么？"吕太太一面说着，就把吕仰正一个巴掌，打得吕仰正的脸好似向阳桃子一般，红了半边。吕太太还气得浑身颤抖抖地说道："我少年守寡，只指望把你扶养成人，享些安乐，谁知你这个畜生，又生得这样性儿，把我全不放在眼里，叫我还有什么指望！"说罢，不觉气得哭将起来。吕仰正见他母亲哭了，方才有些心慌，连忙跪在地下，自认不是。吕太太那里肯依，口口声声的只叫他到师父面前，叩头请罪。吕仰正听了道："我一时卤莽，冲撞了母亲，任凭母亲怎生的把我处治，若要叫我到那班哄骗乡愚，专说大话的佛婆面前，去叩头请罪，这是死也不能的。"吕太太听了，更加气愤道："你这个畜生，竟敢这般倔强，你若不好好的，过去磕头赔礼，今天我这一条命，也不要了。就和你这个畜生，拼上一拼，我死了少不得有人和你说话。"吕仰正听了，不觉也有些害怕，想来想去，真觉得有些进退两难，要是依了她的话儿，过去叩头认罪，那里伏得下这口气儿，要是咬定牙齿，不肯依她，又怕他母亲一时拙见，当真要拼起命来，这却不是顽的。想了一会，心上十分焦躁，暗想母亲向来性情最好，就是有时和我吵闹，也从没有像今日这个样儿，怎么今天竟这般的暴怒起来，这都是近了她们这一班东西，被她们今天撺掇，明天撺掇，所以连气质都变化了。想到此处，不由得一盆烈火，直透青云，把心横了一横，连连的向他母亲摇手，厉声说道："不是我做儿子的不肯承顺，实在这件事儿我并没有什么错处，为什么要我朝她叩头？母亲一定要帮着外人，和自家的儿子过不去，那也只得任凭母亲的了。"吕太太听了，

只气得体战身摇，面青唇白，抢步上前，便和吕仰正结在一起。那些人都在旁边看着，竟没有来劝的人。吕仰正心中一急，倒急了一个主意出来，高声说道："母亲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要和我这般闹法，这都是她们撺掇出来的，若是果能出了什么事情，我拼着性命不要，不把她们一个个撕成两片我也不姓了这个吕字。"吕太太正在气得发昏的时候，忽听见儿子说了这一番说话，倒不觉呆了一呆，那起先被吕仰正打下坛来的怪物，见吕太太和她儿子拼命，心上得意扬扬，却不提防吕仰正说出这几句发狠的话来，真是入耳锥心，轰雷激电，觉得十分的害怕起来，暗想这个人，说得出来，做得出来，不要当真报起仇来，不如还是学着我佛的慈悲普度，上去劝解开了，将来也好叫他见我些情，或者不来寻事，也未可知。想罢，便走过去，把吕太太一把推开，口中向她说道："你也不必和你儿子拼命，你要晓得今天这样一来，正是我命中的魔运，早已注定了的事儿，与你儿子绝无干涉，他不过是暗暗的在那里受人差遣，自己不晓得这个道理罢了。你可晓得从前我佛如来，在舍卫国修行的时候，尚且有魔障到来，被一个什么国王，将我佛如来的手足耳鼻，一齐割了，那时如来也没有记他什么冤仇，何况我的道力？毕竟赶不上我佛如来，那里就保得没有一些儿魔障，你若一定为了我的事情，要叫你儿子和我叩头服礼，那倒不是佛法平等的意思了。"说也奇怪，刚才那吕太太一团盛怒，好像真个要和吕仰正性命相搏一般，现在听了她几句不伦不类，无凭无据的说话，把方才的那种样儿，不知化到那里去了。登时诺诺连声的，连应了几声是，又回顾吕仰正道："你听听真是佛门广大，不和你们计较，你还不稽首皈依么？"吕仰正道："我生性不信这些神鬼的事情，母亲不必说了。"吕太太听了也无可如何，只得挽着这位师父，拥到自家房内去了。吕仰正眼睁睁地看着她，长叹一声，却也一时想不出劝化的法子，只好罢了。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吕仰正打的那个怪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吕太太为什么要这样的尊敬她，又排着几张桌子把她供在当中，自己却又在下边磕头礼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在下书中没头没脑，不曾提起，料想诸位看官，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也有些没头没脑的，不得劲儿。如今闲话休提，且待在下把这个怪物的出身来历，细细的叙说一回。只说苏州省城，和太湖极近。那太湖地方，横跨三州，是个枭匪出没的所在，所以江苏另有一标太湖水师，终年泊在太湖里头，和那班枭匪追逐。那时办水师粮台支应所的，是个姓龚的委员，叫做龚维藩，拔贡出身，年纪不过二十多岁，却不是江苏本省的官。在下做到此处，就有个官场中人，来和在下说道："你这句话讲错了，你是个江苏本省人，所以不晓得本省官场的规矩，我却在江苏官场上，混了几年，晓得这些规例。你们江苏

地方，候补人员，挤得满满的，人多差少，要是出了什么差使，调剂本省的人员，还来不及，那里轮得着一个拔贡，来当这个差使。”在下听了，便和他说道：“你的说话，自然不差，然而这件事儿里头，却另有一个缘故，你且不要性急，听我慢慢的说来，就晓得我的说话，不是欺人之谈了。”闲话休提，只说这龚维藩的父亲，本来是个江苏的有名州县，署过几回优缺，上台甚是器重他。藩臬二司，更是和他莫逆。这太湖水师粮台支应所的差使，给他一当就当了八九年。那一年秋间疫疠盛行，这位龚公染了时疫，医治不效死了。藩臬两司念他生前的好处，就联名禀请督抚，把他的儿子龚维藩，接当了这个差使。一个拔贡，当到这样的阔差，也算难得的了。这龚维藩本来是个势中的人，最爱应酬，交游甚广。接了差使，十分得意，便到轿子铺中去，糊了一乘黑布四轿，成天的上衙门拜客，比那现在省中候补的，还要忙些。他又爱闹排场，到营里去要了三匹马来，派了三个差官，一个当了顶马，两个当了跟班，又养了四个亲兵，前呼后拥的好不威武。但是龚维藩另有一样脾气不好，一味的拼命滥嫖，只要一见了一个什么女人，就如苍蝇见血一般，必要下水磨工夫，把她弄到了手才罢。那时的苏州地方，日本人还没有通商，也没有什么码头马路，那些身分高些、色艺兼优的倌人，都聚在仓桥浜一带。有一个本年花榜状元，叫做王小宝的，龚维藩连到她家去摆了四五台酒，碰了两三场和，王小宝却只是淡淡的，不大应酬。有一天龚维藩又在王小宝家摆酒，摆好了台面，客人一齐归座，王小宝出来，只略略的应酬了一转，连曲子都不唱，匆匆的走出去了。龚维藩见了已觉有些怒意，却还没有发作出来，等一回上过头道鱼翅，二道燕菜，王小宝却一去杳然，还不见来，龚维藩更觉心中不快，便令娘姨去叫他出来。娘姨去了好一会，王小宝方走了出来，坐在龚维藩背后，也不开口，龚维藩见王小宝坐在自家背后，便提了几分兴致出来，和客人们划了几拳。龚维藩输了两杯，自己喝了一杯，还有一杯酒，便向后边递去，要叫小宝代吃。正是：十里清溪之水，风月姑苏；三千金粉之场，天花敷座。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十八回

龚维藩当差嫖院
程公子吃醋发标

且说龚维藩和人划拳，输了一杯酒，想着要叫小宝代饮，因她坐在背后，便把一杯满满的酒，朝后递去。不料，王小宝被龚维藩叫了出来，坐得一坐，凳子也没有坐暖，趁着龚维藩和人划拳的时候，早蹑手蹑脚的，一溜烟又出去了。龚维藩那里晓得，一手把一杯酒往后递去，他还认着王小宝坐在身后，把手一放，只听得“豁啷啷”一声，把杯子打得粉碎，酒也泼得一地。龚维藩吃了一惊，只道王小宝没有接着，连忙回过头来看时，身背后空空洞洞的，那有什么王小宝的影儿？龚维藩见了这样情形，那里忍耐得住，把桌子一拍，喝叫：“娘姨进去，叫了小宝出来。她接着了什么恩客，却这样的怠慢客人？我倒要好好的问问她，难道我是不出钱的么？”娘姨进去了一会，还不见小宝出来。龚维藩越发大怒，高声叫着小宝的名字道：“我叫了你好一回，还不快些给我滚出来！你那边的房间里头，究竟是何等样的恩客？我倒要见见他。”说着，又嘴里混骂道：“也不晓得是什么杂种，真是不开眼的东西，竟敢来割起我的靴腰来！今天不给他一个下马威，叫他以后晓得我的利害，我这个龚字，也不姓了。”正在乱嚷，忽听得隔壁房间里也高声嚷道：“你给我坐在这里，不许出去。看他怎样的奈何了你！”龚维藩听了，越发的烈火横飞，就在隔壁和那人说道：“你这个混帐东西，有本事走出来，不要尽着缩在里头，像缩头乌龟一样。惹起了我的性子，回来赶进去，采出你这杂种来，你可不要懊悔。”那人在里头听了，也就忍耐不住，挺身而出，走到房门口来，哈哈的冷笑道：“你这个杂种，要认认你的老子么？老实说，苏州地方的堂子，也顽得不要顽了，从没有让过什么人，难道今日之下，就怕了你么？”龚维藩见他走了出来，也就迎上前去，仔细将他一看，原来是一个二十余岁的美少年：骨格翩翩，衣裳华丽，丰仪俊爽，举止清扬。背后还隐隐约约地立着几个人，想是他同来的朋友了。龚维藩不见犹可，一见他这般手调，早不觉一股酸气，从脚跟边直透至顶门上来。暗想：“原来他生得这样的一副滑头面貌，所以王小宝和他这般

要好，把别的客人，都不放在眼中。”这般一想，更觉得满心焦燥，不由分说，对着他大声喝道：“你若是晓得些儿风色，快快的替我滚了出去，万事全休。敢说一个不字，叫你晓得我姓龚的手段。”只见那个人微微一笑，高声答道：“这个地方，只要有了银钱，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得。又不是你的姨太太，难道只好你来，别人就来不得的么？我和你一样的客人，一样的花钱，为什么他把你当作外人，这般冷落，把我当作恩客，这样招呼？你但是有些血气的人，早该应有些觉察，和他断绝往来。亏你还有这付脸儿，老着面皮和我吃醋。这样的冷醋，吃他可有什么味儿？我替你想起来，臊也臊死了，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我劝你还是回去，抱着老婆睡的好，不要尽着在堂子里头混跑，又没有人理你，回来把你气死了，没有什么人和你偿命。”说着，又冷笑了两声。龚维藩听他的说话，来得十分刻毒，言言入耳，字字钻心，直气得毛发悚然，面目更色，口中大喊：“岂有此理！”一面抢步上去，扭着他的胸前衣服，举起手来便打。那人也不肯相让，回手扭着龚维藩，两人就打在一起。幸而龚维藩的朋友，跟着上来劝解，把他们拆开了。那边也有几个同来的人，把那个人劝了进去。众人都劝龚维藩道：“这些地方，原是开心作乐的，若尽着和人吵闹，岂不是自寻烦恼么？”龚维藩被他们劝了一回，只得嘿然归座。想了一回，越想越气，猛然把当差的叫了上来，附耳说了几句，不知什么。当差的答应一声，匆匆去了。众人也不晓得他说些什么，不去管他。

闹了这个笑话，酒是吃不成了。王小宝竟不出来，大家觉得无味，便劝着龚维藩回去再说。龚维藩不肯，众人都在那里暗暗地笑他，笑他真是个土地码子，受了这般的糟蹋，还要挨在这里，不肯回去，不晓得他心上安的是些什么念头。就有两个口快性直的人，和他说道：“你不要回去，就在这里多坐一回，我们可要走了。”龚维藩又不肯放，问他什么原故，他又不说。不多一会，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脚步声音，好像有多少人走将上来，又夹着说话声音，听不出到底是谁。众人正在疑惑，忽见龚维藩的当差的，走了进来，背后跟着三个差官，都带着五品翎顶，戎服佩刀，又有四个亲兵，穿着号挂，一齐拥了进来，雄纠纠气昂昂的，垂着手站在那里。原来龚维藩方才受了那人的气，无可发泄，想着只好用官势压他，悄悄的叫家人回去，叫齐了亲兵差弁，一齐同到王小宝家，要着着实实的，把那个人糟蹋一顿，出出心上的闷气。倚仗着人多势众，就是打他一顿，料想他也没处伸冤。此刻见家人带着他们来了，齐齐整整的，站在一旁，心中大喜，登时胆就大了许多，就对着隔壁房间高声喊道：“你方才说得那样厉害，如今可还敢出来么？老实和你说，我姓龚的走动的地方，你们这班杂种，休想跨进一步。今天好好的让你走了，还是你的便宜。”

说着，又分付一班手下的人道：“他若敢走出来，你们先揪住了他，再说别的。就是打他一顿，也没有什么稀奇。只动手时留神些儿，不要打他的致命就是了。”一班差弁和亲兵听了，齐齐的应一声：“是！”等了半晌，竟不见隔壁房里有人出来，静悄悄的，好像没有人在里头的一般。原来那隔壁房间里客人，听了龚维藩叫他出来，就要挺身出去，幸得王小宝死命的拉住了他，和他说道：“你不要这般卤莽，他回去叫了一班差官亲兵来，想要和你寻事。你还是避避他的风头为是，不然吃了些眼前亏，也不犯着。”那客人听了，虽然心中不忿，想想小宝的话，倒也不差。俗语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受了他的糟蹋，是没处伸冤的，不如还是避开了他，听凭他去怎样。好在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来的，就走开了，也不算什么坍台。想着，便悄悄的和小宝不知说了几句什么体己话儿，一溜烟在后房门内，转了出去，迳自去了。龚维藩在外面叫骂了一会，不见有人出来，倒见王小宝慢慢的从隔壁房间走出，衣裳不整，云鬓蓬松，一步一步的，走到龚维藩面前。龚维藩一见了王小宝的面，早不知不觉的身子酥了半边，动弹不得，为着方才叫她不来，勉强板起面孔，想要发作她几句，不料王小宝刚刚走到面前，就撒娇撒痴的，一头倒在龚维藩怀里，花言巧语地说道：“也不知那里来的断命客人，硬硬的把我一把拉住，一动也不许动。听得你在外边动气，我恨不得一步就跨出来，怎奈又被他们在门口拦住，再也不得脱身。逃又逃不出，去说又说不出来，亏得你叫了人来，他们听得势头不好，才一溜烟的逃走了。今天总是我的不是，招接了他们这一班短命客人，累得你这般生气，我只要求你看开些儿，不要这样的顶真。万一气坏了你的身子，生出什么病来，叫我怎样的过意得去？不过我挂了牌子，做着生意，随便什么人来，都要招呼，不能赶他出去，这是我们没奈何的苦处，你须要原谅我些，不要怪我才是。”龚维藩本来还有些怒气，想要发作两声，好个王小宝，一篇说话，说得个宛转随和，一丝不漏，龚维藩听了她这般说法，好像甜蜜蜜的，一直钻进耳朵里去，不觉一天怒气，瓦解冰销。更兼王小宝和身倚在他的怀中，软玉苗条，脂香喷溢，越发的心上有些浑淘淘起来，非但没有一句埋怨她的话，反轻轻款款的安慰了她一番。这一刻儿，龚维藩心上的得意，好似大将出兵，打了胜仗一般。就是拿了随便什么东西，要去换他此刻心中的得意，大约他也不肯。

闲话丢下不提，只说龚维藩等客人走后，自然住在王小宝家，不消说得的了。自此以后，龚维藩竟是明目张胆的大嫖起来。每天上过了衙门，也不回去，一直竟到王小宝家。四轿亲兵，差官跟马，闹得乌烟瘴气的，一齐停在王小宝家门首，把些胆小些儿的客人吓得王小宝家的门口都不敢踏进来。王小宝

面上虽然巴结龚维藩，心上却并不把他当做恩客。龚维藩一天到晚，只在王小宝家鬼混，连应办公事，都丢给一班营书，听凭他们去胡闹，自己嫖得昏天黑地的，一些也不管，渐渐的风声不雅起来。同寅里头很有些晓得的人。他们一班候补官儿，本来虎视眈眈的，正在那里想谋他的差使，得了这个风声，便一传十十传百的，到处说他的坏话。藩臬两司，也有些晓得了，却只放在心里，还没有说出来。慢慢的，便要想个法儿，撤他的差使，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那一天，在王小宝家和龚维藩吵闹的人，你道是谁？原来这人是苏州固庄人氏，姓程行七，很有些儿家产，人都赶着他叫程老七。这程老七在王小宝处，走动了两年，做得十分要好，很花了些钱在小宝身上。小宝的待他，也比别人不同，真把他当做恩客一般看待。自那一天被龚维藩赶了回去，心中不服，悄悄的到小宝家又来了几回，却总见龚维藩的一分随身仪仗，簇拥在大门内外。程老七虽然并不是一定怕他，却也有些胆寒，恐怕他动起蛮来，吃了他的亏，没有地方去说。便暗暗的和王小宝商议。要出这一口气儿。有分教：一双蛱蝶，果然同命之虫；十斛明珠，难买真娘之意。不知程老七要想什么报仇的主意，王小宝怎生说法，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十九回

桃花人面雀护重来
璧合珠联真娘下嫁

且说程老七因为那一天，受了龚维藩的糟蹋，虽然怕他是官场中人，不敢和他计较，心上却甚是忿忿不平。便悄悄的走到王小宝家，要和她商量一个翻本的法子。想了半晌，却想不出来，还是王小宝想了一个主意，和程老七说道："我这个地方，挂着牌子，人人都可以进来，你天天的在我这边走动，保不住以后不闹事情。我这几年的生意，也实在做得怕了，你也不是拿不出钱来的人，何不和老鸨商议，拚着餔脱些儿银钱，把我赎身出来。一则总算你把我救出火坑，二则出了你的一口闷气。我看那姓龚的虽然目下当着优差，一时却拿不出许多钱来，你趁他一个不防备，把我娶了回去，料想他也没有什么法儿。你想我这个主意如何?"程老七听了，想想倒也不差。自己盘算了一会，定了主意，便叫了老鸨上来，和他商议，要替小宝赎身。那老鸨因小宝是个花榜状元，这两年和酒连绵，生意甚好，正想要把王小宝当作个钱树子，靠在她身上，要发一注大财，那里肯放她赎身出去?起先咬着牙齿，不肯答应，后来程老七和她再三商议，又许了她的重价，王小宝又委委婉婉的，劝了老鸨一遍道："我做了这两年生意，给你挣的钱也不少了。不是我夸口的说话，要打我这样的银人儿，也打出来了。我也是个好人家儿女出身，吃这碗把势饭儿，是吃得再怕没有的了。现在难得程七少肯出重价，和我赎身，我劝你不要作难，还是答应的他的好。你若一定不肯答应，自然我也勉强不来，那时你却不要怪我，凭你怎样的把我处治，要我再做这个生意，我是死也不来的了。"王小宝说了这一番说话，那老鸨听了，呆了一回，想想就是把她勉强留在此间，她的心也是不向的了。留得她的人，留不得她的心。不如还是好好的放她去了，还好得些身价。心上这般想着，便一口扳定，定要一万洋钱。他以为程老七一定舍不得这些银子，那知程老七和王小宝的交情，真是蛱蝶同心，鸳鸯并命。春蚕到死，犹多未尽之丝；蜡炬成灰，尚有将燃之泪。这样的连枝比翼的心期，海誓山盟的情况，不要说是叫他拿出一万洋钱，就是要把他的家屋平分一半，

给那老鸨和王小宝赎身，大约他也没有什么不肯。当下程老七听那老鸨开口，只要一万块钱，毫不惊皇，喜出望外，便一口答应。还答应另外给他三千块钱，算是认还小宝的局账。那老鸨想不到程老七竟答应得这般爽快，一时呆了一会，倒翻不转口来，免不得有些后悔。又回过念头来一想，到底一万三千块钱，他就用一世，也用不了这些，还好拿着这个身价，作为本钱，另外多买几个讨人，将来或者还有比小宝好的，也不可知。这样的一想，便满心欢喜起来，也就一诺无辞，并不推托。好个程老七，见她已经答应，晓得事不宜迟，便立刻起身出去，到往来的钱庄上，划了一万四千块钱的票子，回过头来，再赶到王小宝家。只见小宝家门口，停着一乘黑布四轿，又有三四匹马系在一旁。程老七晓得又是那龚维藩来了，怀着一肚子的鬼胎，趸将进去，却看见客堂内，坐着几个差官，仰着脸，挺着肚皮，高高地坐在那里，还有几个亲兵，都立在天井里头。见了程老七进来，一个个突出了眼珠，瞪着他。程老七低头急走，上了扶梯，到亭子间坐下。王小宝正陪着龚维藩在那里，不得过来。程老七叫娘姨把老鸨叫来，和她说道："我划了三张一万四千的银票在这里。一万是正价，三千是局账。那多下来的一千，给他们一班男女相帮，什么除牌子等一切喜封，都在里头。总算他们跟了小宝一场，给他们点儿好处。但是这件事儿，也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你却要写张凭据给我。"那老鸨诺诺连声的，走了出去，约等了两三点钟的工夫，把个程老七等得十分焦燥。又停了一回，方见那老鸨来了，手内拿着一张婚书，却是用大红全帖写的，那婚书上字，写得歪歪斜斜的，白字连篇。程老七看了一遍，字义倒还不错，便把三张银票，亲手点交给她。又叫她婚书上打了手印，郑重其事的把婚书收下。和那老鸨说明了，明日就要抬人。总算程老七的心上，一块石头落地。只可恨的是龚维藩赖着不走，料想他今夜是定要在这里的了。待要和他争论，恐怕又吃了他的亏，想来想去，只得叹一口气，凭他去怎生受用，横竖只有今夜一天。只要他明天前脚走了，后脚就去抬人，等他晚上来的时候，扑一个空，不怕他不气一个半死。想定主意，便先自走回寓所。料理一回明日的事情，又连夜去雇一号大船，停在阊门外。想着就把小宝娶到船上，好连夜开回家去。原来固庄是个有名的大镇，离苏州约有五十里路程，程老七到苏州的时候，也是借住在亲友家中的。一言表过不提。只说程老七部署已定，睡在床上，专等天明，心上却辘辘的转起念头来，暗想龚维藩这个狗头，今天住在小宝那边，不知怎生的快活，恨不得立刻要赶到王小宝家去，听听他们两个的说话。想了一会，想得虚火上升，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这一夜里头，程老七心上的难过，也就可想而知的了。眼巴巴的，好容易等到天亮，一骨碌扒起身来，看看时候尚早，在

床上坐了一回，没奈何只得又睡下去。这回却倒睡着了，直睡到十二点钟，方才起来。连忙看了一看墙上的挂钟，见已经指到十二点上，连连跌足道："迟了，迟了！"便立刻叫当差的，出去传齐了娶亲的执事仪仗，飞一般的赶到王小宝家。他晓得这个时候，龚维藩已经上衙门拜客去了，要到傍晚时分才来，所以放心大胆的进去。一问龚维藩，早已走了。王小宝已经梳洗停当，打扮得娇娇滴滴，袅袅婷婷，满面春情，一身香体，只等程老七到来。正在盼望，见程老七匆匆走进，背后跟着一个家人，又有几个宾相执事，捧着冠帔进来，王小宝见了大喜，连忙穿换停当。外面乐人便吹打起来，一连催了三次，把个王小宝挽了出来，拥入花轿。那老鸨还算有些良心，受了程老七一万几千块钱，不好意思空身打发，把王小宝平日的衣饰，分了一半给他。小宝喜洋洋的登轿而去。程老七见小宝已经上轿，知道大功告成，便也匆匆的坐了轿子，抄前赶上船去。

看官且住。一班妓女嫁人，为什么一定争着要穿凤冠霞帔，红裙披风？难道她不晓得自己是个倌人出身，就是嫁人，也不过是个小老婆罢了，不信还有人娶个妓女出身的作正室么？如此说来，就是那班倌人，穿了红裙披风，凤冠霞帔，也逃不了一个小老婆的名目，为什么定要争这个无益的虚文呢？原来地球之上，女界之中，最卑污下贱的是倌人，最奢侈放纵的也是倌人。他们这班妓女，聚着无数的客人，供给他一身的挥霍，差不多有愿必谐，无求不得。无论什么贵重的物件，做不到的事情，她总比别人容易些儿，定要做到了这步田地，方才算数。只有这凤冠霞帔，红裙披风，是妇人的一生名器，平常的人看得它并不值钱，作倌人的却看得这个名器甚是贵重。凭你相貌再好，名气再大些的倌人，没有嫁人的时候，也不能穿这个服色。所以妓女嫁人，不论上中下三等的倌人，定要力争上游，穿这一身裙披冠帔，那以后的为正为偏，倒也并不计较。这些倌人存了这个念头，就有一班滑头码子的少年，要想转那倌人的念头，却又轻易不得到手，便假充了什么职官，一味的把那朝珠补子、红裙披风的这些妇人的名器，来笼络她，就像那一班山林隐士、草莽英雄，朝廷把爵位来笼络他的一般。往往有一班倌人，上了他们的当，嫁了过去，把自己手中的衣裳首饰，一齐骗得精光。没奈何再落风尘，琵琶别抱，说起来也觉可怜。归根儿，还是她自己误在一个名字上头。可见世界之上，这名之一字，也是个误人不浅的东西，千古以来的一班儿有名人物，多半是误在这名字上头。若要做书的在下，一一的把他们的名字数说出来，在下一时却也徵考不出。只看那青磷鬼火，黑塞苍茫，蔓草荒烟，白杨萧瑟，就是那班英雄名士的下场头了。

看官们休怀旧梦，且听新闻。只说龚维藩那天，正是上衙门的日子，各处衙

门去走了一趟，回来又拜了几处客，直到傍晚时候，方才事毕。兴兴头头的，赶到王小宝家来。那知到得那里，静悄悄的，客堂里头，一个人也没有。龚维藩见了，有些疑惑，便一直走上扶梯，跨进小宝房内。只见小宝房内，人影儿也没有一个，保险灯也不大亮，连床头的几个箱子，也不见了。龚维藩见了，大吃一惊，便高声叫那老鸨上来。叫了好一会，才见那老鸨慢慢的走上楼来，见了龚维藩，道："啊，龚、老、爷，对、不、起，小、宝、今、天、嫁、了、人、了。"龚维藩听了，就是一呆，连忙问道："既然小宝今天嫁人，为什么她昨天晚上，并没有朝我说起？"老鸨道："想必她是怕龚老爷听了动气，所以没有提起。"龚维藩听了，呆了一回，心上虽然有气，却是说不出她什么错处来，只得又问道："那娶她回去的，是个什么样人？你们可晓得他的底细么？"老鸨听他追问娶小宝的客人，不敢说谎，恐怕他去打听着了真情，要来和她寻事，便直言拜上的朝着龚维藩说了。龚维藩不听是程老七娶的犹可，一听娶小宝的人就是程老七，只气得直跳起来，大叫一声罢了，一时间醋气冲心，火星直冒。回过头来，怒问那老鸨道："既是姓程的娶他，你为什么不来问我一声，难道只有姓程的娶她得起，我姓龚的就娶她不起的么？"老鸨听了，不慌不忙的向龚维藩说道："龚老爷，不瞒你说，我们堂子里头的倌人嫁人，总是瞒着人的。为什么呢？倌人的相好客人，不止一个，那些客人，晓得了倌人要去嫁人，那有不动气的道理？保不定还要两下吃醋，闹出什么事来，我们一个开堂子的，那里担当得住？所以还是省些说话，不告诉他的好。龚老爷，你想我这个话，可是不是？就是小宝嫁人，也是她自家的主意，并不是我愿意叫她嫁人。龚老爷，小宝的生意，是瞒你不过的。从去年到如今，差不多就有一万多洋钱，我那里就舍得她去嫁人？恨不得把她留在家中，和我再做几年生意才好。无奈她一心想要嫁人，留住了她的人，留不住她的心，也是枉然。龚老爷，你也不要生气，小宝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不用再去相她，况且她的人才，也算不得什么真真上等，料想也还寻得出来。等我用心用意的，去多买几个讨人回来，请你龚老爷照应照应，可好不好？"龚维藩起初听了那老鸨的话，直气得目瞪口呆。一时无可如何，想要拿那老鸨出气，却又被她一番有情有理的话儿，说得他闭口无言。那心上千回百转的，就如打结一般。呆呆的坐了一回，只得坐着轿子回去。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还。在轿子里头转着念头，想那王小宝未嫁之前，和我怎样的恩情，如何的要好，那有她就要嫁人，不给我说明的道理？这个里头，一定有什么原故。不是被那老鸨硬逼着嫁人，就是被她藏到那里去了。但是又没有什么凭据，不能问她要人。正是：昨夜蓝桥之路，惆怅桃花；西风旧板之门，凄凉人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嫁王孙夜走名姝
失优差痰迷心窍

却说龚维藩上了衙门，回到王小宝家，扑了一个空，王小宝已经嫁了程老七了。她若是嫁了别人，龚维藩也还不至于这般生气，偏偏的她千不嫁，万不嫁，嫁的就是和他吃醋的程老七。龚维藩这一气，真是非同小可，好似害了失心疯的一般，白瞪着两只眼睛，口中不住的自言自语，坐在轿子里头，一路喃喃呐呐的，也不知他说些什么。到了公馆里头，觉得那神气，还有些儿呆呆的。众人看了他的样儿，虽觉有些诧异，却也不去问他。龚维藩回到公馆，也不到上房去，就在书房里头，一人坐着，忽笑忽怒，有时立起来，团团转转的在地下尽打圈子。真是茶饭无心，坐立不定，还时时叫着小宝的名字。有什么客人来拜他的，他也一概不见，大有独居深处，咄咄书空之意。差不多有些痰气迷闷，心窍闭塞的样儿。不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一天正是发饷的日期，几个手下的人，早于前几日，备了领咨，由善后局转详藩库，请拨饷项。向来是一早领了饷项回来，午后发给那些兵弁。谁知这一回变了样式，善后局的饷项，也不咨拨过来，直等到差不多十二点钟，还没有一些信息。那班人急了，便进来和龚维藩说了缘由，龚维藩也觉得有些诧怪，便道："向来善后局的饷项，都是一早咨送过来的，怎么今天到这个时候，还不见来？只好叫个人去催催看，不晓得什么缘故。难道他们竟忘了么？这算办的什么公事，真是该死。"说着，便叫人立刻备了一角文书，派一个差官前去投递。差官去了半晌，不见回来。时候已经过午，那些领饷的弁兵，一个也没有来。往常到了这个时候，那些领饷的人，已是挨挨挤挤的，裹得水泄不通，这会儿却冷冷清清的，鬼影儿也不见一个。那班人只得又进来，和龚维藩说了。龚维藩这两天，正是为了王小宝的事情心神不定，脑筋震动之际，现在又听他们这般说法，明晓得事有蹊跷，却为连日心事缠扰，反觉得呆呆的，说不出话来。定了一回神，方才说道："这件事儿，真真来得怪异。我看这里头，一定有什么原故。但现在一时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再派个人，到善后局去，催催那方才去的差官，问他

有回文没有。只要有了回文，就明白了。”说罢，便又派了两个人去，催那先去的差官。不想去了多时，连后去的也不来了。直到傍晚时分，方见三个差官，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走了回来。龚维藩见了，急问：“有回文没有？为什么直到此刻才来？难道你们还是今天第一次当差么？”话犹未了，就有一个差官，接口说道：“不然也不至于此刻回来，就为等他们的回文，一直等到这个时候。难道他们叫我们等着回文回去，我们好迳自走了么？回文是来了，饷银也没有交来，里头说的什么，差官们却不晓得。”说着，便把善后局的一个札子，放在龚维藩面前，挺胸凸肚的站着，那样子甚是可恶。龚维藩见了这几个差官，忽然的倨傲起来，全不是以前恭顺的样子，心上十分疑惑，也来不及和他们说话，急急的拆开札子，从头至尾细细看时，只把一个太湖水师粮台龚大老爷，气得个发昏章第十一。

你道那札子上说的是些什么东西？原来藩臬两司，早就晓得龚维藩在外面拚命狂嫖，一些公事也不管，恐怕被他在粮台上闹了什么乱子，或者做了点儿亏空出来，这龚维藩总算是藩臬两司举荐的人，自觉得有些不妥，便商量着要开去的差使，又碍着他老人家生前的交谊，有些对不起他，一直迟迟疑疑的没有发作出来。无奈有些候补人员，想要谋他的差使，拼命的在两司面前，说他的坏话。从来众口铄金，何况龚维藩这些事迹，都是实情，那里瞒得过去？说来说去，把藩臬两司说动了心，便认真要把他的差使撤掉。想想倒底他老人家，面上有些过意不去，商量了两天，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总算留还龚维藩的面子，省得撤了他的差使，害他没脸见人。票明了抚台，说这太湖水师支应所一差，并无繁剧要公，未便虚縻饷项，应请宪台察核。将太湖水师支应所，并归善后局兼办，以节縻费，而归划一。这个公事上去，是照例没有不准的。登时批了下来：“仰即如详办理。此缴。”藩臬两司，接到了抚台的批回，立刻发了一道通饬文书，饬知太湖水师，各营弁勇，以后关领饷项，均由善后局按期给发。一班水师将领，见了这个札子，自然要遵照办理。到了发饷的那一天，纷纷的都到善后局去。龚维藩那里得知，还打发差官，到善后局去催领这一笔饷款银子。那差官到了善后局，投进文书，就有人和他说了这个缘故，并且叫他等着回文带去。那差官听了，心中暗想：“这位龚大老爷也狂得太不像样了，那有省城里头当差的人员，坐着匹轿，带着亲兵，到堂子里头去住夜？这样的荒唐人儿，不撤他的差使，撤谁的？”心上这般一想，便登时瞧不起龚维藩起来。从来这班小人，最是势利，贬贬眼儿，便不认得人。所以回来见了龚维藩，竟做出这一副待睬不睬的神气，你道这些小人的性格，可卑鄙不卑鄙？

闲话休提，只说龚维藩看了善后局的这个催命札子，把他气得一口气咽在咽喉里头，半晌透不过来，几乎闷一个半死，只觉得耳朵内嗡的一声，钟磬齐鸣，眼睛内乌黑的一堆，金星乱迸。一时瘫在椅子上，坐都坐不起来。讲起这龚维藩来，原是个势利热中，生有官癖的人。这两天正为着王小宝的事情，心上万分烦闷，那里再禁得又是这般的，把他一逼。一气一急，一霎时痰气攻心，竟是昏昏沉沉的晕了过去。一班家人们见老爷晕了过去，不免吃了一惊，急忙的报到里边。老太太和太太听了这个消息，大吃一吓，踉踉跄跄的直赶出来，把龚维藩挽了进去。揪头发的揪头发，掐人中的掐人中，乱了好一会，方把龚维藩救醒转来。慢慢的睁开双眼，吐了一口浊痰，大家方才略略放心。老太太见他醒了，便走到他身边坐定，待要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儿，只见他把两眼一睁，向老太太看了一会，大声喝道："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一直闯到这里！你可晓得无故入人家，是有罪名的么？"说着，又叫一声来道："你们快些把这个杂种赶他出去。我这个地方，那里容得你们来胡行乱走。"龚维藩这几句说话，把在房的人，一个个都说得呆了，想不出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儿。老太太便提醒他道："你为什么尽着混说？难道连我都不认得了么？快些认清了人，不要在这里胡说。"那知龚维藩听了他老太太的说话，非但一些不醒，倒反跳起身来，大声喝道："你说我疯了，你才是个疯子呢！你看看你浑身上下，那个样儿，真是一个滑头码子。"一面说着，又叫几声小宝道："你们都是些好人，串通了嫁人，把我瞒在鼓里，一些也不知道，可是应该的么？"又叫着发差的道："还不出去打轿，传呼伺候？你难道不晓得今天是衙门期么？"房内一班人听了，一个个十分着急，晓得他果然有些痰气入心，但又不知道他为的什么事情，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叫人去请了一个时医，叫做艾步蟾的，来诊过了脉，也不说什么，只留下一张方子说："吃了这帖药下去再说。若是有些功效，再来请我就是了。"说着，便又忙忙的赶到别家去了。这里众人七手八脚的，煎好了这帖药，给龚维藩吃下，也不见好。隔了一天，倒又加重起来。口内胡言乱语的，不晓得他说些什么。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哭起来。笑的时候，笑得十分畅快；哭的时候，哭得也甚是伤心。把个老太太吓得急了，连忙叫人去立刻请了太小姐来。

看官且住。这个太小姐是个什么样人？从古以来，没有小姐上头再加一个太字的称呼，这是个什么原故？列位看官，且休性急，待在下一一的搬演出来。只说龚维藩的这位老太太，娘家姓乔，姊妹两人，都是少年丧父。他父亲名叫乔梓理，也是一个小小的有名才子。但是乔梓理的为人，性情放诞，行止风流，只晓得做些风云月露的文章，却没有什么纬地经天的学问。中年以后，

郁郁不得志，得了个咯血的病，拖了两年，就故去了。乔梓理本来是个寒士出身，家内一贫如洗，身后萧条，留下两个女儿，无可安放，只得寄养外家。这位大小姐嫁的，就是龚维藩的父亲。姊妹二人，从小儿迷信佛教，吃着一口长素，捻着一串念珠，口内喃喃呐呐的，一天到晚，念着阿弥陀佛。本来都想立志修行，不肯出嫁，当不得他母舅邵惠文，硬硬的把她许配了这位龚大爷。乔大小姐心上虽然不愿，却也明晓得挽回不来，只得勉勉强强的，凭他办理。却暗暗的和他妹子乔二小姐说道："我皈了多年的佛教，想不到还要堕落红尘。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体，但我心上却总觉有些不愿。我想不如买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做个替身，我嫁了过去，依旧念我的佛，修我的行，只要和他料理些儿家务，就是了。你说我这个主意如何?"他妹子听了，也竭力赞成。果然不多几时，买了一个丫头，年纪约有二十一二岁，生得甚是风骚。乔大小姐买她的时候，就对她说得明明白白，要她和自己作个替身。那丫头听了，那有不愿的道理？欢天喜地的答应了。乔大小姐寻着了一个代表人，方才觉得略略放心。隔不多时，吉期已经到了，乔大小姐嫁了过去，就带着那丫头，算个赔嫁，一同过去。那丫头高高兴兴的跟着乔大小姐过来，只说自己已经是现现成成的一位候补姨太太，指日间金屋藏娇，银屏侍宠，那心上的高兴，自不必说。谁知乔大小姐嫁了过去，不到十天，便和那位乔大爷出奇的相爱起来。正是：怕作高唐之梦，李代桃僵；羞为巫峡之云，移花接木。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乔小姐信口开河
江念祖谋差竭贵

且说乔大小姐迷信神佛，不肯嫁人，买了一个丫头，打算要作她的替身，谁知嫁了过去，当着了夫妻相爱的风情，晓得了天地氤氲的滋味，便和这位龚大令，如胶似漆，寸步不离，滚得火一般热。只苦了那个做替身的丫头，只在旁边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两个，咽着唾沫，无可如何。有些地方，龚太太反和这丫头吃起醋来，不多几时，便把这丫头嫁了出去。这位龚太太本来寒苦出身，生性十分吝啬。嫁过去不到半年，便把自己的皮绵单夹，好些的衣服，一齐卖得干干净净，甚至新年头上，出来拜年，穿一件亮纱披风。苏州省里的人，都把这件事儿，传为笑柄。更可笑的是女儿长成出嫁，他叫龚大令和她置备妆奁。龚大令给了她一千银子，她却只花了二三百块钱，草草的置办一切，把多下来的银子，自家藏了起来，算做自己的私房。平日之间，一毛不拔，真是爱钱如命。若是有什么寺里的和尚和她化缘，她却自然而然三百二百搬了出来，给那些酒肉和尚去做吃喝嫖赌的花销，没有一些儿懊悔。这已经算是诧异的了。提起她的妹子来，更是有些奇异，生得雄躯伟干，虎背熊腰，形状十分丑怪，与她姊姊大不相同。本来她们姊妹二人，相约修行，后来她姊姊嫁了，她就独自一个，誓死不嫁。明晓得自己形容丑陋，嫁了过去，也不能得丈夫的欢心，与其到了那时受人压制，不得自由，不如还是不嫁的好。她打定了这个主意，百折不回，凭着她母舅再三相劝，只是咬着牙齿，不肯应承。这位乔二小姐，就是这样的混了几年，又想出一个欺人的方法来。对着别人，拼命的胡说，说什么自己是西方大雷音寺释迦如来的徒孙，因为不守清规，所以堕落尘寰，要叫她受一番世界上的磨折。将来孽障满了，仍旧还要回到西方的。又说自己已经大澈大悟，能知过去未来，一切事情。那一班愚夫愚妇，听了她的说话，信以为真，一个个都要拜她作师父，差不多的竟是举国若狂起来。不上一年，就收了无数的徒弟。那班徒弟里头，很有些儿名门巨室的娇娃，绣阁香闺的命妇，有的要探问终身，有的要勤修来世，一个个双手捧着大把的银钱，情

情愿愿的送她使用。这位乔二小姐，到了这个时候，总算念佛念出了头。也不住在母舅家了，一班徒弟，替她买了一所房子，请她住在苏州。也有送银钱的，也有送食物的，连连络络的来往不绝。但是问起什么祸福，或者什么未来的事情来，她便总是一派可东可西，半开半合的活动说话。后来问得急了，她就说："天机不可泄漏，我只好略略的说些影子，只好你们自己去细细猜详。若要我一一的细说出来，不但我担当不起，就连你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的。"众人听了，甚是信她，不敢再去追问。她那一班徒弟，又商议着上她一个尊号，都叫她"乔太小姐"，她自己也俨然以乔太小姐自居。慢慢的到了后来，连她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自己起来，好像真个是如来的徒孙，能知未来过去的事情一般。久而久之，习惯自然，自己把自己的假话竟当作是真的了。

这一天，正在聚着一班徒弟，在那里想法儿敲她的竹杠。忽见龚家的用人，走了进来，说大老爷忽然起了疯病，要请太小姐快些前去。乔太小姐听了，便立刻坐着轿子，赶到龚家。见了龚维藩那种样子，半痴不乖的，嘴里头只说谵语，也束着两手，无计可施。后来幸亏请着了一个名医，问了他的病原，晓得是病由郁闷而起，但是向来身体淘碌空了，精神不足，心络空虚，又遇了不遂意的事情，痰气上冲，迷住心络，自然就糊里糊涂，连人也不认得起来。一班以前的医生，不明白这个道理，都用的消痰解郁的药方，却不晓得他痰气已入心络，元气本来不足，那消痰解郁的药品，用得虽是不差，但是纯用发表之剂，一味解散，心经愈弱，正气愈伤，邪痰又乘之而入，所以吃了药下去，不见轻松，反见沉重，自然的越吃越坏起来。如今请到的医生，摸着了他的门路，不多几帖药，慢慢的就好起来。直养了一月有余，龚维藩方才渐渐的好起来。这位乔太小姐，也在龚家整整的住了一月。直到龚维藩的病好了九分，方才出来。却又对着她一班徒弟，乱吹大话说："龚维藩的发痴，是在城隍庙前，撞着了一个痴鬼，附在他的身上，所以痴得十分利害。幸亏我去了，看见那个痴鬼，蹲在他的床上，把他舞弄得时刻不安，我叫他们多化些纸锭金银，想要买他远去，哪知这个痴鬼，就如世上的痴子一般，不晓得那些银锭作何用处，凭你给他什么，他也不要，只守着那个病人，一步也不肯离开。又亏我结了一个楞严诀，打退了他，替他念了几卷金刚经，超度他往生别处去了。这个痴鬼走了之后，病人方才渐渐的好起来。你想可怕不可怕？"这些说话，装点得甚是相像，那班迷信佛教的愚夫愚妇，听了都哄然一声，大家信以为真。竟把个凡躯肉骨的一个乔二小姐，说得好像个天女中间的摩登伽，色界天中的阿修罗一般。从此，乔太小姐的名气，又尊贵了几倍。渐渐的传扬开去，就有些外路的人，仰慕她的大名，赶到苏州来，归在她的教下。这吕仰正的老

太太，本来是个迷信神权达于极点的人，听得人说乔太小姐怎样的道德高超，佛法广大，她就羡慕得了不得，几次要自己到苏州去请她，都为着自己家里的事，耽搁下来。这一回，吕仰正出去了，家中没有什么事情，这位吕太太便纠合了几个妇女中间的同志，雇下一只大船，卑礼厚币的到苏州去请了这位乔太小姐来。乔太小姐见她们几个都是富家内眷，料想此行一定有些油水，那有什么不肯？便高高兴兴的同了来。这一天，吕太太正结了一个经坛，请了许多亲戚聚在一起，要请乔太小姐登坛说法。这几句口头禅的言语，是乔太小姐平日练惯了的，便不慌不忙的一口应允，迳自登坛高坐，挥着尘尾，握着念珠，闭着眼睛，盘着双膝，装模做样的做作一番。吕太太同着两个女儿媳妇，志志诚诚的跪在坛下，叩头礼拜。乔太小姐坐在上面，任她行礼，头都不点一点。也是她合该倒运，奇巧不巧的，这一刻儿的工夫，吕仰正撞了回来。一见了乔太小姐这般模样，心中大怒，不由分说，跳上法坛，举起洋伞柄，把乔太小姐打了几下，把她直打得跌下台来。吕太太新近拜了这个师父，正是爱如父母，奉若神明的时候，突然见自家儿子跳上台去，把一个好好的坐在台上讲经说法的师父，登时打了一个元宝翻身，你叫她如何不怒？当下吕太太一把扭住了吕仰正的衣襟，要和他拼命。却被吕仰正说出一番惊心动魄、轰雷掣电的话来，看他那个样子，竟是和乔太小姐有不共戴天之势，倒把吕太太的一团烈火吓住了。恐怕他说得出来，做得出来，真个要和乔太小姐拼命，吓得她不敢和他说话。又被乔太小姐上来劝了一回，趁势放了手，作个收场。搀着乔太小姐的手，竟到内房去了。隔了一天，吕太太把儿子叫了进来，苦苦的劝他皈依佛教，又说佛教如何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更兼那乔太小姐，是个活佛转世，你却去得罪了她。虽然佛门中人，不与众生计较，但是你这般的顽钝无灵，将来一定没有什么好处。若是不干我事的别人，也还罢了，你却是我的亲生儿子，我哪里能眼看着你，做这样堕落泥犁的勾当。劝来劝去，劝了半天，吕仰正哪里肯信？劝得急了，他便说道："既是他们说那乔太小姐，是个活佛转世，我却从来不晓得如今世上，还有什么活佛。她既然是个有些来历的人，自然总有些格外的灵异。只要叫她显些灵迹，给我看看，我自然的稽首皈依，不用别人相劝。若是她显不出什么灵异，只会信口开河，说些无影无踪，没凭没据的大话，哪里就好算她是什么活佛？要就是这样的说些大话，我也会说自己是什么活佛降生，天星下界，包管还要说得比她像些。"吕仰正咬钉嚼铁的说了这番说话，吕太太晓得他百折不回，无可如何，只得罢了。

如今且把吕仰正一边按下，再提起江念祖的丑事来。只说江念祖在京城里头，被吕仰正这般的一闹，闹得他在京城里头存身不得，只得带了宣钦差的一

封荐信，连夜赶出京城，在天津也不耽搁，一直的趁轮南下，到了上海又上了江轮船，不上两天，便到了南京。因为要去禀见制台，就在制台衙门旁边，延宾馆住下。忽想起有一个同窗兄弟邵竹卿，现在庄制军那里，管理奏牍，庄制军甚是信任着他，便想先去拜他一拜，好托他在制台面前吹嘘两句，希冀想得一个优差。想定了主意，便先叫一个家人，去到制台号房那边，打听邵竹卿的住处。去了不多一会，打听着了回来，邵竹卿因不带家眷，就住在制台衙门里边。江念祖见打听着了，心中大喜，便先去拜邵竹卿。轿子不能进去，就停在二门外边。帖子传了进去，好一会，方见一个家人，走出来叫请。江念祖跟着那个差人，弯弯曲曲的，走了多时，方走到一个小小的书院。天井内搭着几堆山石，种着几颗芭蕉。鱼池藤架，花竹萧疏。朝南三间楠木厅，甚是精致。江念祖随了那家人进去，早见邵竹卿穿着一身便服，满面笑容的立在中间。见了江念祖进来，连忙抢前几步，握了江念祖的手，笑道："老弟多时不见，今天什么好风，把你吹到这里来？"江念祖见邵竹卿这样殷勤，自然欢喜，叙了两句寒暄，彼此坐下。邵竹卿问他来此，可有什么事情？江念祖便把来意告诉了他一遍，又说自己没有见过庄制军，要托他在制军面前，帮衬两句。邵竹卿听了，一口答应，并不作难。江念祖感谢不尽。到了明日，江念祖便带了宣兰生的信，脚靴手版，依帽整齐的送到督辕求见。把手本递了上去，又和巡捕说明，有铁路督办宣大臣的信，要当面呈递。巡捕听了，知道这位宣大人，和庄制军向来要好，不敢怠慢，给他传了进去。江念祖坐在官厅上，直等得一个不耐烦，方才把他传了进去。又在花厅上坐了一会，见几个戈什哈进来，把厅帘高高打起。江念祖知道庄制军就要出来，连忙起身鹄立，屏息伺候。一会儿见庄制军慢慢的踱了进来，身材短小，瘦脸长须，那神气甚是端重。江念祖一见，便恭恭敬敬地叩头请安，侧身侍坐。庄制军也不问他什么，只问他要宣兰生的信。江念祖从靴统里头，拔出宣兰生的信来，鞠躬送上。庄制军拆开看了一遍，把眉头皱了一皱，问江念祖道："你的意思，想在我这里寻个差使。无奈现在江南的候补人员，实在无从位置，连一班候补道，都没有可派的差使。况且你又是个江苏人，不便竟当本省的差，这便怎么好哟？"江念祖听了庄制军的说话，是不答应的意思，便立起来请了一个安道："只求大帅格外的栽培。"正是：衣冠优孟，果然世界糊涂；傀儡登堂，真个官场如戏。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江总巡狂敲竹杠
宝太守巧运奇谋

且说江念祖见庄制军不肯答应，便朝他请了一个安，说要求大帅的栽培。庄制军踌躇了一回道："论起理来，我和兰生的交情很深，他荐来的人，我不该推托才是。怎奈我这边的情形，人浮于事，实在也为难得很。也罢，我和你慢慢的想个法儿安置，但是你却不能性急，只好耐心坐等。我只要遇有机会，和你留意就是了。"江念祖谢了出来，仍在延宾馆住着听传。

只说起这位庄制军的出身来。这位制军名叫庄有山，号叫华甫，少年馆选，放过了几任试差，开坊之后，从内阁学士，推升了兵部左侍郎，放了个湖北巡抚，升受了湖广总督。这位庄制军，虽然一样是个翰林出身，却比那些写白摺子、抄事类赋的太史公不同。从小儿才气纵横，无书不读。到得入了仕途，益肆力于时务书籍，真是个湛通经史，淹贯中西。说出来的议论，做出来的文章，也都是些变法自强的新论。中国大员里头，讲究新法而真有学问的，就是庄制军一人。其余的一班封疆督抚，不是素餐尸位，就是专务虚文。要像庄制军一般的学问，却是少少儿的。看官且住，这位庄制军，虽然也会谈新学，却还有那一班革命党里头的人，骂他是个守旧党的奴隶。为什么在下倒说他是中国大员里头，新学的领袖呢？看官们有所不知，这庄制军虽是爱谈新学，却无论如何总是个官场人物，有些地方持论不能过激，立议不便太高，只好差不多说到这个样儿，已经是中国督抚里头，新到极处的了。若再要深进一层，就要讲到自由独立，便是悖逆之论，他们做官的，哪里敢把这样排满革命的话头，放在口中乱说，难道他们不要保守身家性命的么？

闲话休提，只说庄制军在湖广做了两年，各处的交涉案件，办得甚是妥当。上头因为他通晓洋务，特特为为的把他从湖广调署两江。庄制军到了两江之后，竭力的招揽人才，留意政治。他在湖北的时候，就晓得邵竹卿是个有名人物，此番一到江南，就把他聘到幕中，待他甚是敬重。不时和他谈谈时务，说说经史，十分投契。这邵竹卿的才调，本来不差，为人又甚是狡猾，不论见

了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和气迎人。制台衙门，上上下下的人，没有同他不对的。他又串通了庄制军的几个贴身家人，庄制军每看一部新出的什么书，家人必定预先通信给他，他就连夜把那部书，用心研究，翻来复去的，看了几遍。有几处要紧些的地方，他都牢牢的记在心上。有时庄制军和他谈着这部书上的事情，他就倾筐倒箧的，一齐说了出来，差不多就是倒流三峡，翻转黄河，也没有他这般熟悉。倒把个庄制军吃了一惊，口内不言，心上却十分佩服。暗想：这个人真是渊博，怎么我才看的书，他都这样的熟悉？心上还有些不信，以为这不过是偶然撞着的罢了，随后又把别样看过的书，来试探他。谁知无论什么新旧中外的书，但是问到他的，都是这般熟溜。庄制军原是爱才如命的人，见邵竹卿这般的博古通今，熔经铸史，不觉十分心折，佩服得五体投地，就二十四分的信任他起来。无论什么大小事情，只要邵竹卿开句口儿，庄制军没有一句不答应的。邵竹卿也就趁着这个机会，招权揽贿起来。有班求差谋缺的候补人员，只要走了邵竹卿的门路，从来没有不灵的。就是藩台，也要让他三分。其余的更不必说了。官场中人，大家传说，没有一个人不晓得邵竹卿是两江制台幕府里头的第一个红人儿。因为他在制台面前，说一听一，没有驳回的事儿，大家多说着笑话，把他比做庄制军的夫人，有两句口号，道是："两江总督庄华甫，一品夫人邵竹卿。"这且不在话下。只说庄制台送客进来，想着现在的局面，实在人浮于事，一班候补人员，闲着没有差使的甚多，这江念祖又是个江苏人，这几个看得见的差使，调剂本省人员还来不及，哪里轮得着他？但是宣兰生的面子荐来，又不好意思回报，只得叫了邵竹卿进去商议，怎样的安置他。邵竹卿是预先受过了江念祖的嘱托，便在庄制军面前，竭力的揄扬他，又说本省的差使，虽是轮他不着，只消大帅交个条子下去，给随便什么局所的道员，叫他妥为安置，难道他敢不答应么？庄制军听了，想想倒也不差。便依了他的话，交了一个条子，给厘捐局督办郭大昌，叫他给江念祖想个法子。郭道台接了这个条子，见是上司交下来的人，那敢怠慢？又有邵竹卿再三嘱托，自然格外的留心，不多几天，就把江念祖派了一个总巡。江念祖见委了这个优差，心中大喜，正好借着出去巡查的名目，去敲那些委员竹杠。当下谢委到差，又去制台那里禀知，却大大的送了一份礼物给邵竹卿。

江念祖到差后，公事倒甚是认真，自己坐着巡船，各处查察，又到各处卡子上去，查看他的历年帐目，吹毛求疵、无风生浪的把一班委员收拾得头痛耳鸣，一个个暗中咒骂。大抵官场里头的差使，以厘卡为最好，局所里头的弊病，亦以厘卡为最多。历年传下来的积弊，那里能够弊肃风清？江念祖又是个钩深索隐、务求精刻的人，只要查着了一些儿可疑之处，便把这件事儿当作把

柄，要挟那班委员。这些局员，一则被他拿住了把柄，无可如何。二则明晓得公事公办起来，运气好些，不过是闹一个两败俱伤，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运气不好些儿，说不定还要撤差记过，甚至奏参革职，都是意中的事情。谁肯把自己的前程，拼着和他硬挺？所以一班委员，一个个的都走了他的关节，方才免了声扬。事情大些的，三千二千，也不嫌多；事情不甚紧要的，一千八百，也不嫌少。就是真办清公事的局员，也免不得要送他一百二百银子的别敬，不然他就无事生非，和你缠扰一个不了。不到三个月，居然被他弄到两万多银子，心上十分得意。

隔了半年，有几个委员，期满撤回，另派了几个候补人员，前往交代。就中单表一个下关厘局委员，是个候补知府，满州人氏，名叫宝椿，却是个进士出身，性情风厉，鲠峭非常。他候补的时候，早已晓得江念祖的行为，这一回接了差使，晓得江念祖一定不肯放过他的，就暗暗的打了一个主意，要想收拾他。果然不多两天，江念祖已经来了。坐在总局里头，要查这样，要看那样的，闹得一塌糊涂。这位宝太守声色不动的随他乱了一回，便向他使了一个眼色，回头向家人道："请江大老爷签押房坐。"说着，向江念祖打了一个招呼，便进去了。江念祖见了这个样儿，心上自然明白，略略的把那些帐目票根，看了一会，立起身来，跟着宝太守的家人，走进签押房坐下。不一会，宝太守走了出来，叙了几句寒温，便把家人们都打发出去。房里头就剩了宝椿和江念祖二人，密密切切的，谈了多时。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足有一点钟的时候，方听得宝太守在里头，叫一声来。家人们听了，连忙进去伺候。只见江念祖已立了起来，有个要走的意思，宝太守随后送出只说了一句："明天一定叫帐房送过来。"江念祖有意无意的答应了一声，便走了出去。宝太守一直送到门口，江念祖再三拦阻，方才进去。江念祖坐了一只巡船，就停在厘局码头上。过了一夜，明天一早，果然一个管帐的司事，走上船来，要见江念祖。家人们传了进去，江念祖知道是那个话儿来了，急忙请他进来。那司事见了江念祖，端端正正的，请了一个安，垂手侍立，连坐都不敢。江念祖再三的请他坐下，又问他尊姓，那司事说是姓刘，却始终不肯就坐，只直挺挺的立着。江念祖没法儿，只得自己也陪他站着。那司事从袖中取出一个红纸封套，双手高高的捧着，递了过去。江念祖一眼看去，见红纸签条上，写着"菲敬五千两"几个小字，心上就扑扑的跳了几跳。便接了过来，藏入衣袋。那司事走上一步，低低地说道："敝东宝太尊，叫司事送过来。说是昨天已经说明白了，也没有吩咐什么别的话儿。"江念祖听了，只点了一点头。那司事停了一刻，又半吞不吐的说道："不知可好求大老爷写个收条，好待司事回去销差。敝东见了，也放

心得下。”江念祖听了，也不作难，便立刻取出一张信纸，写了一个收条，下面还打了一颗图书。那司事接了收条，谨谨慎慎的揣在怀里，辞了江念祖，自上岸去不提。只说江念祖寻了几处卡子，回到南京。隔了两日，忽见家人引着邵竹卿，踉踉跄跄的走了进来。那面上的神色，大是难看，不知为了什么事儿。江念祖见了，心上便有些疑惑，连忙让他坐下，不及寒暄，邵竹卿突然问道：“你可晓得闹了乱子么？”江念祖听了这一句没头没尾的说话，一时糊涂住了，呆了一呆，方才说道：“你说的是什么人闹了乱子？我却一些儿也不晓得。”邵竹卿又道：“你干得好事，难道自己还没有明白么？”江念祖听了，兜心就是一拳，顿了一顿道：“我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自己实在没有明白。”邵竹卿冷笑一声道：“你自己干的事情，那里有不明白的道理？说出来大家想个法儿，从长计较，何必还要在我面前装着糊涂。况且这件事儿，也不是好糊涂得过去的事情。”江念祖听了，晓得自己的事情，已经被他识破，正还想要和他抵赖，早见邵竹卿袖子里头，取出一件东西，往桌上一掼道：“你看这个是什么东西？难道我没有凭据，好平空说你不成？”江念祖连忙用手取了过来看时，原来是下关厘局宝太守的禀帖，就吃了一惊。再仔细看下去时，还列着许多条款，都是说他的劣迹，说得明明白白的，事事皆真，一丝不漏。又把他在各处厘局婪索的银钱，开了一张清单出来。某处多少，某处若干，后面还黏着一张他自己写的亲笔收条，作个凭据。江念祖不看犹可，看了这个禀帖，早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来，目定神呆，一句话也说不出。看官，原来宝太守闻得江念祖许多的劣迹，久已想收拾他，所以想了一个主意出来，拼着五千银子，买他一张收条。却把这一张收条，做个禀揭他的证据，出了一套通禀文书，非但庄制军那边，有个揭他的禀帖，就是藩台首道那边，都有通禀。幸而邵竹卿在督署里头，极有权力，差不多不甚紧要的来往文件，都是邵竹卿代拆代行，庄制军只不过画个行字，就算了。这一天邵竹卿接到了宝椿的通禀，见是下关厘局的禀帖，只把他当作个寻常通行的照例文书。拆开来一看，不觉大大的吃了一惊。暗想：这件事儿闹了出来，自己也在制台面前竭力保举过他，未免也有些儿处分。想来想去，便大着胆子，把票帖捺了下来，急急的赶到江念祖那边，要问他一个明白。当下邵竹卿着实把江念祖埋怨了一顿。江念祖闭口无言，邵竹卿又道：“现在这件事情，既然闹了出来，总要想个法儿，弥补弥补才好。幸亏我担着一身的干系，把这件公事捺了下来。要是给制台看见了，还了得么？”江念祖听了，也觉得有些害怕，只得苦苦的求着邵竹卿，要他想个法儿，解散这场风浪。这一来，有分教：侍摩登之瑶席，丈室留春；观天女之散花，维摩敷座。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二十三回

江颖甫哼颜回籍
端明寺纳垢藏污

且说江念祖见了宝椿宝太守的通禀，不觉也有些心惊，便求着邵竹卿替他想法。邵竹卿想了一会，攒眉道："若是他单禀制台，还好在里头做些手脚，偏偏的又是一律通禀，这件事儿，据我看来，只怕消弭不来的了。"江念祖见邵竹卿不肯替他想法，便急了，又苦苦的求他，邵竹卿沉吟了一会，方开口道："法子虽有一个，却只好去撞撞木钟，成功不成功，只好碰你的运气。"江念祖听了，连忙问计。邵竹卿道："说虽是这般说话，但是如今世上，非钱不行，不知你可舍得钱舍不得钱？这件事儿，须要有了钱，方得成功，空口说白话，是做不来的。"江念祖忙答道："只要这件事儿，按捺得下，我哪有不肯出钱的道理，但是我的光景，你晓得的，近来虽然稍稍的有些积蓄，却也为数不多，你斟酌着办就是了。"邵竹卿听了，哈哈的笑道："真人面前，不要说假话。你这几个月里头，弄的钱还少么？这件事儿，要是捺得下来，把你那几个昧心钱儿，一齐用掉了，还是你的便宜。"江念祖听了，虽然肉痛银钱，明晓得事已如此，也只好咬着牙齿，凭着邵竹卿如何布置的了。当下邵竹卿和他商议了一会，叫他暂告几天病假，躲在公馆内，不见外人，又把江念祖这几个月内积的存款，一齐提了出来，分打了几张银票，急急的赶到藩台衙门，禀见了藩台。他和藩台本来熟识，便把江念祖的这件疙瘩事儿，细细的告诉了他，要求藩台通融办理，把这个通票，暂时捺住，不要批缴。他自己到原告宝太守那里，还了他的五千银子，再和他商量，请他将就些儿，不要再进催禀，只要藩台和宝椿那里，这两处关节打通了，别人那里，就容易想法了。又说江念祖虽然可恶，却总算是宣大臣那里荐来的人，又是制台自己下的条子。若这件公案，一定闹了出来，一则碍着宣钦使的面子，二则总是制台荐下去的人，三则厘局督办郭道，也有个失察的处分。若能把这件事儿圆转下来，却就省了许多周折，况且江念祖现在已经知悔，自己情愿把以前索诈的赃银，一齐缴还原主，算起来也还于官场大局没有什么妨碍的地方。好在他并不是本省的候补人

员，只要等这件事儿过了之后，叫他告个病假回去，以后不必再来就是了。藩台听了，起先的意思，不肯答应，禁不得邵竹卿再三求恳，又暗暗的朝他伸了三个指头，藩台看了，心上明白，方才面上有了些笑容，又有意推辞了一会，方才答应。邵竹卿又到首道那里去了一趟，首道见藩台已经答应，也不来做这个空头冤家，乐得做个好人，一口应允。邵竹卿见这件事儿有了五六分指望，心上略略放心，便再到宝太守那里，和他磋商了一会。宝太守的初意，原不是有心要和江念祖为难，只为着他到处敲人的竹杠，一班厘局委员，受害不浅，他方才起了这个抱不平的念头，便想出个收拾他的法子来，警戒警戒他的下次，叫他晓得些儿利害，以后不敢再是这般，现在见邵竹卿苦苦的和他求告，又把五千银子的银票，双手奉上，说了无数感激图报的话儿。邵竹卿平日之间仗着制台信任，随便什么人都不放在他的眼中，总是待理不理的一付冷洋洋的面孔，现在为着江念祖的事体忽然的出奇恭顺起来。宝太守看了他这般模样，不觉微微冷笑，也就答应了他。邵竹卿见他慨然应了，心中大喜，立起来深深一揖道："多蒙俯允，总算赏了小弟的光，感激之至。"宝太守微笑道："竹翁何必如此客气？像竹翁这样的红人儿，来和小弟说情就是赏小弟的脸了，小弟哪有不允的道理。"邵竹卿被他说得面孔一红，免不得谦逊了几句，便告辞出来。这件事儿总算已经办妥，只有郭道台处还没有和他接头，料想他没有不答应的，便回身又到郭道台处，和他说了。郭道台虽然也接过了宝知府的通禀，却也把他当作例行公事一般，把他丢在一边，竟看都没有看。听邵竹卿和他说了这件事儿的始末，倒狠狠的吃了一惊，为的自己手下的属员做了这样的事情，自己事前既漫无约束，事后又毫不知情，未免也有一个处分。当下邵竹卿又告诉他，自己已经和他料理停当，把这个公事暂时捺住，并不批缴，原告宝知府那边，已经说妥，料想没有什么事情的了。郭道台听了，方才一块石头落地，放下了心，倒着实谢了邵竹卿一番。邵竹卿别了郭道台，再到江念祖处，对他说道："你的这件事儿，我都和你办妥当了。一点事都没有，你只顾放心，但是面子上虽然缓了下来，这个地方，你却站不住了。我看你还是赶紧告个病假回去，以后也可不必再来，这才保得宝知府没有话说。你若不听我的话儿，回来再有什么乱子出来，我却不能问了。"江念祖听了，不敢不依，即日告了一个病假，缩着头颈，仍旧回到常州去了。江念祖一共在南京当了三个月差使，却被他搜刮了二万多银子，真是一个弄钱的狠手，聚敛的都头。国家若把江念祖用做财政大臣，叫他专事搜刮，倒是个天字第一号的能员。话虽如此，究竟他得的都是些不义之财，凭你江念祖这样一个老奸巨滑的东西由不得也上了别人的当，闹了个不大不小的乱子出来，把那些瞒心昧己的银钱东手得来西

手去，依旧用得个干干净净，一个不留，还在南京落了一个名气，从此不能再到这个地方。看官试想究竟这班人可有什么好处呢？

只说江念祖到了常州，闭门不出，过了一月有余，觉得甚是气闷。伏居乡里的人，哪有在外面当差使的显赫，江念祖住在家内，不免种种的不惯起来。一想这些事情，也还罢了，只是现在住在家中，比不得在外面当差的时候，一个钱的进款都没有，尽着往外掏钱，像这样的一天一天下去，将来坐吃山空起来，如何了得，总要想一个生财之道方好，左思右想，一时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

江念祖的一边，暂且按下。如今先提起一个和尚的故事来，常州南门外有一座端明寺，乃是乾隆时敕建的丛林。那端明寺里的方丈，叫做静波，扬州人氏，从小出家。他们江北一带的人都把当和尚算做生意，有一班穷苦人家没有饭吃的子弟就叫他削了头发去做和尚，往往有做了和尚十年八年之后居然发了大财回来买田买地置造房屋，还有半路上还俗的人，所以江北人一发把做和尚这一件事儿当作个发财的道路。这个端明寺方丈静波也是个种田人家的儿子，极其穷苦，从小就出了家。到得二十余岁，却出落得十分伶俐。他师父甚是爱他，把他派了一个知客。他又口灵舌便，酬应圆融，巴结得一班施主们极是欢喜。后来他师父死了，他便传了师父的衣钵，升了个库房都监。那时端明寺的大殿已经坍落，几处的禅堂经院也是七歪八倒的，修整不来，眼看着将要倒了。那班寺里的和尚，听得静波的名气，便公请他到端明寺来，做个方丈。说也奇怪，自从这静波到了端明寺，不到十年，大殿也造好了，罗汉堂也造好了，各处的忏事更是接二连三的不断，竟把一个败落丛林，渐渐的修整起来。但是这静波，却有一样坏处，只要见了一个女人便眉花眼笑的，眯着一双眼睛，缝都合不拢来，那付色中饿鬼的样儿，甚是难看。更兼他挤在女人队里，挨肩擦背，参前落后，只在女人堆里乱搅，却又生了一双贼眼，光油油、骨碌碌的，十分讨厌。很有一班不正派的乡绅内眷和这个贼秃嘻嘻哈哈地说笑，形迹甚是可疑。这贼秃的卧房，又做在一个极秘密的地方，不是常到寺内的熟人，轻易走不进他的卧室。房里头的摆设，又甚是精致，绝不像个什么和尚的禅房。外边很有些人说那静波的许多坏话，说他与某家的小姐如此这般，和某家的少奶奶这般如此，并且这两家都是有名富户，时常三天五夜的住在寺中，丈夫父母绝不去问他们的信，也不晓得是个什么情由。至于这两家的内眷，究竟和这贼秃有无首尾，在下做书的却也不得而知，既不能弯着舌头，污蔑人家的闺阃，又不能遇事颟顸，曲讳他们的隐情，也只好把这件事儿算做一桩疑案，随着看官自家去猜摸的了。

闲话休提，只说江念祖坐在家里，想着坐吃山空也不是个长久之计，要想个生财的法子出来。但是坐在家里头，却比不得在官场上当着差使，银钱来得容易，哪里就想得出什么生财的法子来！想来想去，忽被他穷思极虑的想了一个法子出来，便收拾行李，连夜动身，往苏州去了。江念祖想着了什么生财的主意，到苏州去鬼鬼祟祟的，究竟干些什么事情？如今不必提他，后文再表。再说那静波和尚，在端明寺做了七八年方丈，不知怎样，竟被他积蓄了许多私房，照别人说起来，都是那一班妇女的倒贴，在下做书的不知其细，不敢乱谈。只说有一天，端明寺门前水码头上停了一号大船，船上边门枪旗灯都是素色，船头上立着几个青衣缨帽的家人，那气派十分阔绰，停在码头上。停了一会，只见中舱里头，一班仆妇，簇拥着一个淡妆素服的少妇，慢慢地走上岸来。一直走进端明寺，先到大殿上烧香拜佛，拜过了起来，就问值殿和尚这里的方丈叫什么名字。值殿和尚依实回答了。那少妇就叫值殿的和尚在前领路，迳到静波的卧室里头。那静波正在拨着一面算盘，摊着一本缘簿，在那里七上八下的算帐。领路的和尚，先走一步，进去通报。静波连忙放下算盘，起身迎接，恰好那少妇轻移莲步婷婷袅袅的走将进来，和静波打了一个照面。那静波原是个色中饿鬼，一见那少妇身材袅娜，骨格娉婷，秋水澄波，春山蹙黛，趁着那一身素服满面春风，越显得霜雪为神，琼瑶作骨，早把个静波和尚身体酥麻了半边。抢上一步，深深的打了稽首道："不知少太太降临，失于迎接，实在抱歉得很。"说着，把身体直凑近来，好像要和那少妇并在一块儿的样子。那少妇却不慌不忙，也含羞带笑地回了一个万福。静波便请她坐下，问起她的姓名来历来，方晓得她是苏州潘家的女儿，嫁给金侍郎的公子。嫁了不到两年，金侍郎的公子一病死了。这位金少太太过了金公子的周年，想起和丈夫平日间恩爱缠绵，风情美满，现在平白地做了寡妇，哪里割得开夫妇的爱情？到那无可如何的地方，便起了一条痴念，雇了一号大船，要到镇江金山寺去作一个水陆道场，顺便斋僧拜塔，要想超度她丈夫早生天界，和她结一个来世的姻缘。路上所过的地方，凡遇有名寺院，都要进去斋僧。前几天到了常州，在东门外天宁寺里头念了两堂普佛，又斋了一天僧，闻得端明寺也是个乾隆皇上敕建的有名寺院，所以特地进来，拜佛斋僧，总算和她丈夫资些冥福。那金少太太说话的时候一口的苏州话，说得软媚异常，正是：是色是空之地，妙鬘花开；无人无我之天，菩提水冷。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歪和尚见色迷心
无耻奴瞒天设计

且说金少夫人坐在静波房里，说着话儿，讲到她丈夫死了的那一番说话，便觉蹙着双眉，黯然欲涕。静波见了那一副幽怨可怜的样子，越发得筋骨都酥，心窝奇痒，口里说着应酬的说话，一双贼眼，却紧紧的盯在金少夫人身上，上上下下地看一个不住。谁知静波在那里偷看着金少夫人，金少夫人也在那里偷看着他，见静波这样的呆看，不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便低下头去，装做不看见的样儿。那静波一面偷看，一面心中暗想：他死了丈夫，各处去斋僧拜佛，料来一定是个有钱的人，不如待我拿些手段出来，拍拍她的马屁，或者撺掇她就在这里做一个水陆道场，也好分些余润。再转过念头一想，就是她打了一个水陆，也不过赚了她几百块钱，看她这样年纪轻轻的少妇，只带着一班儿家人仆妇，就往和尚堆里乱闯乱跑，各处寺院里头去斋僧拜忏，想来也不是什么贞节的人。只看她方才的样儿，满面笑容，贞节妇人，断不是这个样子。想是她少年守节，过不惯这孤单冷静的日子，自己家里，又是个绅衿门第，不便走邪，只好借着烧香拜佛，作个缘由，要想在和尚里头，寻一个主顾，也未可知。我若是花些工夫，吊上了她的膀子，一定有些好处。心中这般想着，那紫光光的脸上，露出一付油滑的样儿，真个拿出他那全副的工夫来。一阵马屁，把金少夫人拍得甚是欢喜，就捐了一百块钱，点那大殿上的佛灯。静波见她出手阔绰，更加格外的奉承，又劝她既在这里斋僧，何不就在敝寺里头打一场水陆，便夸赞他寺里的和尚，如何道行清高，拜起忏来怎样的经规严肃。说得天花乱坠，比金山寺里还要好些。金少夫人听了，并不迟疑，一口应允。静波大喜，便请金少夫人，开了金公子的年庚，交给客堂里的知客，叫他去写疏头。又留金少夫人在寺里吃面，自己亲自相陪，骨碌碌的两只眼睛，只向着金少夫人看。金少夫人只当不知，凭他怎生去看，也有时回他一二个眼风。静波见有些意思，更是欢喜。趁着旁边的人一个不看见，伸过脚去，有意无意的在金少夫人一双窄窄的金莲上碰了一下。金少夫人微微一笑，一些不动，也只当

作不晓得的一般。静波见了，晓得这事儿已有七分，只把他欢喜得骨头没有三钱，恨不得飞上天去。

看官且住，大凡一班内眷，无论见了什么面生男人，都要遮遮掩掩地躲避，若是一个漠不相识的男子，要和她说个话儿，那是千难万难，弄得一个不好，还要被她翻转面来，骂上两句。独有见了和尚却都把他当作自己人的一般，十分亲热，不避嫌疑，不分男女，尽着同和尚滚作一堆。你想那班和尚不过是削掉了几根头发，并没有把那话儿也一齐割掉，可不是还是一样的人，一样也有好色的心肠，一样也有爱情的吸力！这班内眷和他们男女混杂耳鬓厮磨，久而久之自然免不得就要做出不妥当的事来。所以有些明白些儿的地方官，禁止妇女入庙烧香，就是这个道理。更有那一班说笑话的，说这班妇女专爱结识和尚，也有一个道理，和尚相与妇女是一件犯法的事情，他自己决不敢对人混说，妇女们只要相与了和尚，就好保住她永久的声名。这些说话，不必提它。

只说静波陪着金少夫人，坐了一回，又和她说定了水陆开坛的日子，恰好明天就是一个黄道吉日，就用了明天的日期。金少夫人看事已停妥，便要回船。静波苦苦地留她住下，说明天就要起忏，何必又要上上下下的费事，少夫人不嫌怠慢，就在敝寺住两天何妨？金少夫人对他一笑道："你不晓得，我住在你们寺里，有许多不便的地方，且等明天起了忏再说罢。"说着，又对他使了一个眼色，似乎叫他不要挽留的意思，匆匆的竟自上船去了。静波眼睁睁地看她去了，挽留不住，只得由她。这一夜的静波和尚，好生难过，翻来覆去地再也不得睡着，一直张开了眼，看着帐顶，呆呆的看到天明。才合了一合眼睛，倒颠颠倒倒的，做了许多乱梦。到得醒来一看，已是红日满窗。知道迟了，连忙一骨碌扒起来，出去料理那水陆的事情。忙乱了一会，恰好金少夫人已经来了，静波笑脸相迎，便请金少夫人各处拜佛。金少夫人到各处佛像面前恭恭敬敬地拜了一会，直拜得她娇喘微微，汗珠点点，面上微微的映出桃花颜色来，更觉得娇艳异常。静波见她面上略略的施了些儿脂粉，穿着一身元色衣裳，裙下双钩，尖如削笋，觉得常州地方，从没有见过这般人物，把一个静波看得坐又不是，立又不是，恨不得立时把她搂入怀中，两口儿团成一处。当下静波见金少夫人拜得十分吃力，便请她到自己卧房里头去坐。静波亲手送上一碗洋参茶来道："少太太方才劳动了，请用些洋参汤儿，扶一扶精力。"金少夫人一笑，也不回言。静波又寻些说话出来，和她兜搭。金少夫人也略略地回答几句。静波又见金少夫人坐在那里，一班婢仆雁翅般列在两旁，心中暗想：这班人立在这里，不好说话，便想个打发他们的法子道："你们诸位立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事情，只要留下一两个人，在这里伺候少太太，其余的人，尽好到敝寺各处去随喜随喜。”众人听了，还不敢走，只看着金少夫人的脸儿。却见金少夫人低着头把一个手指儿咬在口里，不知在那里想什么心事，停了一回方才慢慢地抬起头来把眼光斜了一斜，向静波先打了一个照会，然后对他们众人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大伙儿一齐同去，随喜随喜也好。”说着，又指着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道：“只把她留在这里便了，我有什么事情，好叫她来叫你们的。”众人巴不得这一声，听了大喜，便一齐一烘的拥了出去，到各处去玩耍去了。只有一个小丫头立在金少夫人旁边。此时房间内，只有男女三人，再没有第四个人，在外间窥探。金少夫人方才抬起头来，向着静波一笑，这一笑直把个色中饿鬼的静波笑得两眼乜斜，浑身乱袅，看着金少夫人的面上只是贼忒嘻嘻的痴笑，却想不出什么话儿。此时静波看着金少夫人，金少夫人也看着静波，两对眼睛就如电光流火一般往来闪烁，好半晌彼此都说不出话来。但觉得金少夫人的神气若离若合的总觉和静波有些关会，盈盈不语，脉脉含情，眉目之间隐隐的露出几分荡意。静波也目不转睛的盯着金少夫人，拼命地看。说也奇怪，金少夫人的举动竟跟着静波的眼光上下左右四围乱转，静波的眼睛看到金少夫人头上，她就把两手去摸摸鬓角，静波的眼光看到金少夫人的身上，她就用两手去扯扯衣裳，这一种神气，真是说也说不出来。静波这个贼秃见了这般模样，晓得事情已到九分，那欠缺的一分只是不好意思自家开口，当下便大着胆子，捱到金少夫人身旁，和她对面坐下，想了一回，方吞吞吐吐地说道：“少太太的为人真是十分难得，少老爷已经死了一年有余，还是这般的记在心上，和他各处去烧香拜忏，超度生天，如今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人？想着少老爷在生的时候不知和少太太怎样的要好，这也是少老爷前世修来的一段福气，方才娶得着少太太这样天仙一样的夫人。”金少夫人听了低着头也不回答，只是把手帕子在那里翻来覆去地弄，面上一阵阵的泛出红来。停了一回，忽然看着自己的手帕，阿呀一声道：“怎么我今天这个手帕子是什么人换给我的，我自己用的手帕子却到哪里去了？”说着便叫那个丫头道：“采莲，你快些到船上去，把我的手帕子找来，须要在床上各处细细的寻，就是那一块湖色有花的，你去给我寻来，寻着了给钱你买糖吃。”那小丫头听得有糖吃，不分好歹，高高应应地答应一声，迳自去了。这里只剩了金少夫人和静波两人，把个龛灯佛火的和尚禅房变作个色相诸天的大欢喜地。那小丫头去了半晌，方才回来道：“船上各处多寻到了，看不见个手帕，实在寻不出来。”金少夫人故意骂她道：“好个没用的东西，一个手帕，都寻不见，回来我自己上船，去拿给你看。”骂得那丫头撅着嘴，立在一旁，不敢回言。金少夫人骂了几句，

也就罢了。

这一天，金少夫人一直坐在静波房内，直到傍晚时候，方才回到船上去。静波留她不住，只得送她出来，却暗暗的佩服她作事精细，没有一些形迹露出来。金少夫人到船上去住了一夜，明天一早，又到端明寺来。静波见了，眉花眼笑地接了进去。仍旧照着昨日的样儿，把小丫头支了开去，但见：鸭炉烟袅，宝枕香横。春融雀舌之酥，梦绕巫山之路；薛瑶英胜衣之骨，杨柳为腰戈小蛾。红玉之躯，琼瑶作骨。这贼秃正在心荡神迷，魂销骨醉的时候，忽听得许多男人脚步的声音，直抢到房门口来，把那两扇门擂鼓一般地乱打，大叫"快开门"。静波吃这一惊，非同小可，觉得耳朵内烘的一声，好像三魂六魄，一齐飞出顶梁去了。霎时间渺渺茫茫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外面敲门的声音，敲得更急。静波此时晓得事体糟了，只好硬着头皮，连忙推开了这位少太太，想要跨下床来。岂知金少夫人听了外面有人敲门，早已吓得浑身乱抖，紧紧的把静波抱住，满面流泪，颤着声音说道："外面有人敲门，这便怎样，你总要想个法儿，把你藏过了才好?"静波见自己身体被他缠住不得脱身，更加着急，把两手乱推乱搡，想要搡开了她，自己好起来。哪知金少夫人两手紧紧的合抱拢来，再也推她不动。正在着急，只听得外面敲门的人，敲了一阵，不见来开，就听见有一个人高声说道："这个贼秃，青天白日地关起门来，把人家的内眷藏在里头，料想不怀好意，你们不要管他，与我打开了门再说。"静波听了色勒勒的只是发抖，又听得有四五个人轰然答应的声音，接着听见门上一阵怪响，早惊天动地的响了一声，两扇门平空地倒了进来。门外的人，一拥而入，早有一个人三脚两步的赶到床前，揭起帐子来一看，见男女两人，抖在一堆，衣服还没有穿好，只气得他大声嚷道："这个贼秃好大的胆子，竟敢奸骗良家妇女，你们快拿绳子来，把他捆起，等我再细细地问他。"静波到了这个时候，明知事已如此，倒不抖了，只紧紧地闭着眼睛，听凭他们怎样。此时金少夫人的手，已经放开，早有几个人赶上前，把这贼秃好像拖猪拽狗一般，拖下床来，紧紧的把他捆好，连衣裳也不许他穿。却放了女人不捆，让她穿了衣服起来。只听得方才进来的人直挺挺的坐在椅上，气喘吁吁的大声向女人说道："怎样好好的出来烧香，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这般门第，如何坍得下这样的台。"说着，只听见金少夫人只是低低地哭，一句话也不说。那人问了两遍，问不出来，十分焦燥，又大声问道："你怎样的着了这个贼秃的道儿，快些从直说来，我好和你想法。"静波听到此际，偷偷的睁开眼睛看那人时不觉兜的吃了一惊。这一来有分教：贪花佛子，全倾积世之资；无耻狂奴，暗撒漫天之网。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还有许多的新闻故事，看官们请待续回。

第二十五回

淫贼秃全倾积世资
假文君巧合连环计

且说上回书中说起静波和那金少太太，正在缱绻缠绵之际，不提防被一班儿神一般的人，打进门来。有一个为首的人，指挥随众，把静波紧紧地捆住，却放着金少太太不捆，由她自己穿好了衣服起来。那为首的人打着一口强苏白，南腔北调的，在那里问她。金少夫人只是低着头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人焦躁非常，又回过头来，喝问静波。静波起先听得那个人的口音，虽然也打着苏白，却甚是勉强，竟一半是常州口音。那声音又来得甚是相熟，好像平日和他认得的一般，不由不心中疑惑，便暗地睁开眼睛来，仔细将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暗想：罢了，罢了，今番上了他的当了。原来他用的是美人计儿，把我骗上了圈套，却想来敲我的竹杠，再也想不到这件事儿是他做的鬼计，如今落了他的圈套，已经无可如何，只好拼着银钱和他私息的了。

看官你道这个带领众人，打进门去，把静波捆住的是谁？原来又是这个厚颜无耻的江念祖。当下江念祖追问静波，为什么奸诱良家妇女？静波到了此时，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没处说，只得硬着头皮，回报他道："江老爷我们向来是认得的，怎么现在又扮起苏州人来？这件事情，原是我的不是，但是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任凭江老爷怎样的分付，我也没有什么不依的。"江念祖听了，假作勃然大怒，对着众人说道："你看这个贼秃，到了这个时候，还敢这般放肆！我向来面也没有和他见过，什么江老爷，海老爷的乱叫，还说我是假扮的苏州人，难道我姓潘的，是这样的人不成？他欺骗了我们的姑奶奶，还要这般混说，你们不要管他，且先打他一顿，然后再把他送官究治，看他还混说不混说。"静波听说要叫人打他，便急了，暗想就是被他们打死了，和尚犯着奸情，也没有什么人和我偿命，只得连忙改口道："方才是我认错了人，潘老爷不要动气，如今只求潘老爷随意分付一声，好等僧人照办，不然这一篇没有题目的文章，叫僧人怎样的做法呢？"江念祖听了大怒，立起来走到静波跟前，就是一个嘴巴，骂道："你这个贼秃，犯了这样的事情，还这般的嘴尖舌快！

我也没有什么工夫，和你说话，只把你送到当官，听凭县大老爷把你怎生的发落就是了。”说着，便叫人来把他拖出去再说。众人轰雷般答应一声，便七手八脚地赶上来，把他拉着，往外便走。静波此时，手脚都被捆住，不能转动，任是他二十四分的狡猾，不由他不着急起来，口中只叫有话好说。众人哪里管他，只把他着地拖着，向外迳走。只见那位金少夫人一面浑身发抖，一面赶过来，拦住了众人，回身对着江念祖，双膝跪下，颤抖抖的说道：“我和你总算是同胞兄妹，你竟下得这样的毒手么？就是我出了丑，你的面上也没有什么光彩，求你将就些儿，把这件事儿遮掩过去，总算你全了我的脸儿。不然，要是这般的一闹，我回去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不如就拼着死在这里，还觉得干净些儿。”说着，便哭起来。江念祖听了，停了一回，鼻子眼里冷笑了一声道：“你干得好事，你自己去想，却叫我怎样的和你遮瞒？”说着，顿了一顿，又说道：“更兼这个贼秃，十分放肆，他做了这样的事儿，还敢拼命的和我顶撞，难道我倒怕了他么！”金少夫人听了，连忙说道：“这是你气头上觉得他的说话，卤莽了些，其实他哪里还敢这样”。便立起来走到静波面前，向他说道：“你少说两句罢，不要惹发了他的性子，回来弄得挽回不来。”静波听了虽晓得明是他们的圈套，然而也无可如何，只好点头答应。金少夫人回身又对江念祖道：“现在也没有别的什么话说，总求你看着兄妹份上，和我想个遮掩的法儿，我的一条性命就在你的手内。”江念祖听了起先还是洋洋不睬，禁不得金少夫人苦苦地哀求，方开口道：“你总是一厢情愿的念头，说得好现成的说话，这件事儿，要是静悄悄的，没有什么晓得的人，也还罢了。你想今天这个样儿，他们一班当差的，个个都是当场眼见，哪里瞒得许多，万一他们露了些风声出来，叫我禁止得住哪一个。”金少夫人听了，又道：“这班人倒不要紧，只要多给他们些钱，便把他们的口掩住了，只求你分付他们一声，料想他们不敢不答应的。”这句话还未说完，那班家人早不约而同的，齐声答应道：“我们在老爷这里当差多年，姑太太的份上，自然不敢传扬出去，只是气不服这个贼秃，定要狠狠的把他收拾一顿，方出得我们心上的一口恶气，倒不是一定要什么钱。”金少夫人见他们的口气活动，便走过来，附着静波的耳朵道：“你听见了么，我哥哥倒还没有什么，都是这班人撺掇出来的，你只要多出些钱，买服了他们的嘴，就没有什么事了。”说着，便又走过去，和江念祖说了一回，只听得江念祖冷笑道：“只要他们肯答应下来，我总没有什么不肯，难道我愿意张扬开去，把妹子卖他的钱么？”说着，金少夫人向静波道：“你肯出多少钱？说一个数目出来，好等他们自家盘算。”静波听了，知道没有钱也不行，便一口答应了一千块钱，却被那班家人兜脸啐了一口道：“一千块钱，就买了你一个方丈

么？你这个贼秃，不知好歹，只要我们老爷二指阔的帖儿，把你送到当官，最轻也得办你一个驱逐，看你这些骗来的钱，带得去带不去。”说着，又拖了就走。亏得金少夫人和身拦住，又替他加了一千。众人哪里肯听，也有两个做好做歹的人，从旁劝说，一直逼着静波答应了五千块钱，方才应允。又立逼着他当时交割，把他的绑放了，赶着他去开了一个楠木经柜。经柜里头，有一个紫檀拜匣，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小包来，足足的二十条金条，每条十两。静波拿在手里，忍着心痛，就如割他的肉一般，拣了十条出来，交给众人。说是一百两赤金，恰合五千块钱。哪知众人看见他包内还有一半，一个个眼睛里放出火来，看着那黄澄澄、光亮亮的一包金条，哪肯放松，便有两三个人抢上前去，劈手一把，早连包夺在手中，口内还骂道：“看不出你这个光头，倒有这许多积蓄，也不晓得在哪里骗来的，你还想留下一半来么？”骂得静波不敢开口，只得忍气吞声，熬着心痛，一声不响。呆了一回，想到自己身上没有衣服，幸是四月天气，还不觉得怎样，便向那一班人说道：“如今你们把我的积蓄，一齐搜刮了去，我却要穿了衣服，到楼下去料理忏事去了。”众人听了都看着江念祖，还没有开口，江念祖早喝道：“你倒说得这般容易，就想这样的了结么？快些写下一张伏辩来，饶你下去，不然，还说我们讹你的钱呢？”静波听说要他写张伏辩，自然是不愿意的，但又不敢不应，只得说道：“这张伏辩，我又不晓得该应如何写法，叫我怎样的写得出来？”江念祖冷笑道：“你不会写，待我来起个稿子，你只要照样抄誊就是了。”说着，便取过台上的砚台，磨浓了墨，叫静波取出一张纸来，草草的起了两行稿子，递给静波。静波接过来看时，只见上面写着歪歪斜斜的两行字道：

立伏辩端明寺住持静波，因不合调戏命妇，求免送官，感恩不究，以后不敢再犯，立此伏辩是实。

下面注着年月，还空着一个名字，静波看了，无可奈何，只得照样写了，盖上花押，给江念祖看了，点一点头，放入袖中。静波此时方才一块石头落地，连忙穿好了衣裳，正要出去，江念祖叫住他道：“这件事儿，是你情愿自家和息，须要彼此顾全面子，好像若无其事的一般。我这里仍旧做完了道场，再开船回去，方才遮得住众人的眼睛。”静波听了，自然只好诺诺连声，便腊腊地走了出去。刚刚走到楼门口，早被两个人立在扶梯边，当面拦住。静波不免又吃了一惊，恰好江念祖随后跟来，对那两人使了一个眼色，那两个人见了，便退在一旁，由着静波走下去了。

原来他们做这个圈套，怕有什么人突然走了上来，冲破这桩好事，那时倒成了个骑虎之势，没有一个收场。所以预先叫两个人守住楼门，把寺里的人拦住。有人上来，只说里边现有话说，你们进去不便，停一儿回再来。那班香火道人，哪里想得到竟有这般的奇事，一个个并不防备，被他们成了大功。只说江念祖和静波还有那位金少太太先后下楼，大家都不提起。江念祖先自上船去了。这里的静波因为吃了一番惊恐，又失了一注大财，心上二十四分的难过，只苦的不敢放在面上，发作出来。还要竭力的遮饰，强打精神，料理那些忏事，面上还做得从容不迫的神气，心上却好像油煎火燎一般，真是说不出的苦恼。倒是那位金少夫人，并没有一些惭愧的样儿，静波虽明晓得上了他们的恶当，却又无可如何，面子上还得好好的应酬着她，勉勉强强的，敷衍了几天。直到忏事圆满，金少夫人还叫静波开出账来，约莫有七百多块钱的光景。金少夫人如数给了，还格外多出一百块钱，给那一班香伙，算个赏钱。一个个都十分欢喜，都说这位少太太，真真是个好人。只有静波心上暗暗的骂道："什么好人，竟是个梁山泊上的女强盗，来得几天工夫把我历年积下来的二百两金条，轻轻易易地拿了去，还说她是个好人!"心上只顾是这般想着，口中又不得不随众称谢，恭恭敬敬地送了她出去。回来越想越气，竟把静波气得大病了一场，直病了几个月，方才渐渐的好了，这且不提。

只说这位金少夫人究竟是个何等样人，为什么江念祖扮着姓潘的，和她兄妹相称，这是个什么原故？原来江念祖在南京回来，想着坐在家里坐吃山空，终不是个了局，想来想去，终久想不出个生财的法儿。忽然想起静波这个贼秃来，一双空手，进了端明寺，不多几年，非但把大殿禅堂一齐造了起来，还着实的手内有了些儿积蓄。我何不想个法儿，敲他一下竹杠，把他的不义之财分些过来，供给我的挥霍。打定了主意，又想这个贼秃，极是刁枭，无缘无故的想去借他的钱，他一定不肯答应，须要想一个出奇制胜的法子出来，把他骗上了圈套，到了那个时候，一五一十的，凭你勒袛着他，他纵有通天本事，那时叫天不应，恨地无灵，不怕他不双手奉送，便潜心默虑的，想了个美人计出来。自己赶到苏州去，包了一个有名的私窝子，和她说明缘故，许他事成了二八均分。这私窝子贪图他的谢仪，哪有不答应的道理。江念祖又招了两个苏州的流氓，充做家人，用了几个娘姨，充做仆妇，两边商议好了，又教了那私窝子许多关节，叫他充作潘中堂家小姐、金侍郎家的少奶奶，因为丈夫死了，要到各处寺院斋僧，先到天宁寺去转了一转，再回到端明寺来。这私窝子的相貌，本来不错，又是这里头的三考出身，吊膀子的一道，是在行不过的，偏偏碰着了这个静波，又是个色中饿鬼，见了这样的一个珠围翠绕，后拥前呼的少

夫人，哪有不羡慕的道理。正是：月照巫山之梦，云雨荒唐；花飞禅榻之春，风流孽果。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搭航船当面骂奸徒
争布被暗中施鬼蜮

且说静波本来是个不安本分的和尚，见了金少夫人这样的风流冶荡，哪有不垂涎的道理，一边又是有心钩引着他，自然的烈火干柴，一拍就合。到了上手之后，却暗地通知了江念祖，叫他预备捉奸。第二天进得寺去，却故意把个小丫头，打发开去，叫她出来送信。江念祖却带着一班假充的家人，打开了门，一哄而进，把静波捆了起来，自己充作那金少夫人的兄弟，把静波一顿吆呼。静波到了此时，虽然明晓得是江念祖的圈套，但是被他当场捆了起来，人脏现获，哪里分辩得清，果然大大的被他们敲了一下竹杠。江念祖除了分给众人，开销一切之外，居然还多了五千多块钱，十分得意，还老着面皮逢人便说，夸奖自己的开钱手段真个是人间第一、世界无双。也有些品行好些的人，听了他的话儿，不痛不痒的俏皮他几句，说你虽然敲了他一大笔钱，却顶了一个乌龟的名目，还把一个私窝子女人认作自家的妹子，这样的屈身辱行龌龊卑污也不过得了几千块钱，却卖了自家名气，据我看来很是有些不值。江念祖听了也不晓得是骂他的话儿，还说如今世上的事情金银为重，只要有了金银就随便叫我怎样我也没有什么不肯，不要说这些身外的浮名，你想如今世上的东西还有好过银子的么！大家听了他这些说话，都晓得他自有生以来，从没有晓得过廉耻两个字儿是个什么东西，只得付之一笑罢了。

这且按下不提，且再说起一个目不识丁的举人来。当此长夏无聊，在下也想不出什么解闷的法儿，乐得将这些故事，一一的演说出来，好给众位看官们大家听听。闲话休提，只说这个人既然目不识丁，怎么又是个举人？既然他会中举人，料想无论怎么的不通，总不至于到目不识丁的这步田地。这是怎么的一回事呢？看官们耐心听着，待在下一一的道来。只说杭州省城内，有个姓伍的叫做伍作霖，是浙江一省有名的一个大讼师。提起伍作霖的名字来，没有一个不晓得的。这伍作霖从小时候也读过几年书，西瓜大的字儿差不多也识上两担，却是天生的性情狡猾，思虑精深。但凡有人打官司，只要经伍作霖出过主

意的这官司没有不赢，凭你这件事情，二十四分的理屈情亏，他也有本事和你装点得二十四分的理直气壮。慢慢的传扬开去，出了名气，凡是想打赢官司的，都来请教着他，渐渐的门庭如市，生意茂盛起来。凡来请教他的，他却又不会做什么呈词，写什么禀帖，只叫人带了一个代书，坐在他的旁边，他嘴里一面说着，代书一面写着，说也奇怪，他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说出来的话儿，没有一句不是斩钉截铁，就是那一班刑部里头的书手，也没有他这般熟悉，竟是天付他的一付讼师的资格。不多几年，便被他积蓄了两三万银子，都是做讼师的盈余。那些通同作弊，以曲作直的案情，在下一会儿的功夫，哪里说它得尽。这伍作霖的脾气，又十分不好，一句话说得不对，登时就要和人翻脸，就是别人无心得罪了他，他也一定要抠心挖肚的，想个法儿报复了才肯罢休。

有一天他因为有个亲戚，在富阳做生意，他趁了船去看他。到了船上，只见通共一间中舱，倒挤了八九个人，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里头。伍作霖看了，心上虽然不高兴，也无可如何，只得打开了铺盖，和他们坐在一起。紧靠着伍作霖的左手，却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乡里人，穿着一件青布大衫，黑布马褂，一付敦敦笃笃的样儿。见伍作霖人物轩昂，衣装齐整，便随口和伍作霖搭腔，问他尊姓。伍作霖和他说了，那人便道："原来你先生尊姓是伍，有一位做讼师的伍作霖，和你先生可是一家么?"伍作霖此时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只对他说道："这个人虽然和我向来认识，却是同姓不宗，你为什么要问他?"那人道："我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舍亲，为着打官司、吃过他的苦儿，所以问他一声，你先生既然和他认得，可长长的来往么?"伍作霖有心要探他的口风，便随口说道："我和他虽是认得，却还是个新交，我为他的品行不好，所以不肯和他亲近。"那人听了，便拍手说道："伍先生你的说话不差，伍作霖这个人，是个有名的歪坯子，结交了他，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一句话还未说完，忽见坐在对面的一个少年约有二十余岁的样儿，也是个生意人的样子，听了他们的说话，轩眉攘腕的大声说道："你们说起伍作霖来这个人，真是个害人不浅的东西，我若遇见了他，一定要寻他的事儿，好好的打他一顿，和那班受害的人出出气儿。"伍作霖听了，直气得目瞪口呆，暗想：他们好像约齐了，有心骂我的一般，又不好发作，只得放在心上，闷了一回，方开口向那少年冷笑道："听你老兄的说话，果然来得直捷痛快，足见是个真有血气的人，但是你背着那姓伍的，虽是这般说法，只怕你见了他的面儿，就不敢了。那姓伍的也是个有名刀笔，难道你就是这样轻轻易易的，就好打他一顿么?"那少年听了，不觉十分气忿起来，高声喝道："你不要帮着那伍作霖，长他人的志气，这个狗鸡巴造的东西，他不遇见我，还是他的运气，他若被我一时撞

着，管教和他闹一个不得开交，那时你们看着就是了。”伍作霖眼睁睁的，听那少年破口骂他，气得呆呆的，两眼真瞪着他，面上又不好露出，只得由他去骂，只冷冷地说道：“你不过这般说法罢了，你要和别人出气，与我什么相干，我们都是旁人，何必闹这些无益的口舌。”那少年听了，还待开口，却被同船的人劝住，彼此无言。

这富阳地方，离省城只有一百多里，航船走了一夜，早已到了。那时不过早上七点钟的样儿，伍作霖和一班趁船的搭客，都睡在舱里，还未起来。船户走进舱来，唤醒了众人，要催他们上岸，一班人朦朦胧胧的扒起身来，七手八脚的都在那里打叠行李。只见伍作霖冒冒失失的，走过来把那对面少年的一条薄棉被拉过自己这边，不由分说，便要打入铺盖里去。那少年见了，连忙一把拉住道：“这是我的被头，怎么你要拿去，敢是个骗子么？”伍作霖见了，两手紧紧的抱住被头，死也不放，只说这条棉被是我的。众人听了，大家回转头来一看，只见伍作霖正在那里和那个少年把一被头在那里你争我夺的抢个不了，慌忙问他们为了什么事情，这般抢夺了？那少年指手划脚地诉说，伍作霖怎样的不由分说，抢了他的被头，还硬说是他的。众人听了看看那条被头，实在不是伍作霖的东西，但看他衣冠楚楚的样儿，又不像是抢一条老布被儿的人物，也不敢十分去得罪他，只得上前劝道：“这位伍先生也不是抢你被头的人，想是他和你玩笑的，你何必这般着急？”那少年听了，还没有开口，伍作霖早冷笑道：“我晓得今天这件事儿，凭着口舌是说不清的，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当不起这个强抢物件的声名，我也没有什么话说，我们两人同到富阳县去，听凭县大老爷怎生的发落就是了。你们诸位都要请去，做个证人。”众人听了要他们同到县里去做证人，一班都是生意人儿，十分胆小，听说要他到官便慌了，一口同声地说道：“你们的事情，都与我们无涉，我们都是有事在身的人，哪有工夫陪你们到官听审，你们要去见官，只管你们同去，不要把我们也拉拉扯扯的一齐拉下水去，我们不管你的事情。”说着，便一个个背着行李，溜上岸去，船上只剩了伍作霖和那少年两人。那少年自恃理直气壮，哪里怕他，两人彼此扭着，直扭到富阳县来，走到堂上，便大声“叫冤”。早被值日差役过来带住，在班房内等了一会，县大老爷方才坐堂，把伍作霖和那少年一起带上堂去，先拍着惊堂喝道：“你们有什么冤枉，敢到本县这里喊冤？”那少年跪上一步，先气急败坏地诉道：“小的叫倪少云，杭州人氏，昨天在富阳船上，遇着了这个姓伍的，和他并不认得，不料他今天早上突然把小的被头，抢了过去，不肯交还，硬说是他的东西，还把小的一直扭到这里，只求青天大老爷明镜高悬，秉公伸断。”那富阳县大老爷听了，便又问伍作霖，伍作霖也诉

说了一遍：说自己在杭州趁船，到富阳探亲，不想今天船到码头，正在收拾行李想要上岸的时候，无缘无故的，他走到小的面前把小的一条棉被抢了就走，小的和他分辩，他反说小的讹他，大老爷的明见，小的和他认也不认得的，怎么就会抢他的东西，他明是欺侮小的软弱，心怀不良罢了，现在只求大老爷问他，是他的被头，可有什么凭据？县大老爷听了倒也不差，便问倪少云道："据你说来，这条棉被实是你的，是姓伍的有心讹你的东西。"倪少云磕头称是。县大老爷道："你们两下各执一辞，本县也无从分晰，你只说是你的被头，可有什么凭据？"倪少云听得要问他的凭据，倒呆了一呆。你想出门的人，带的铺盖行李，哪有什么凭据！那倪少云又不是个仙人，哪晓得在路上有这些疙瘩，预先的作些凭据出来。当下呆了一回，方才回道："这条被头，委实是小的家里头带出来的，小的做这条被头用了几丈洋布，几尺被面，几斤棉花，大老爷不信，只要拆开验看就是了，却没有什么凭据。"县大老爷听了，还没有开口，伍作霖早抢着说道："大老爷的明见，这些说话，算不得凭据，就是望空揣度，这几句话儿也说得出来。小的却有一个实在的凭据，在这棉被上边。不瞒大老爷说，小的出门的时候，小的老婆怕小的出门不太平，找了四个太平钱儿定在被头的四角里头，是叫小的出门太平的意思。他说是他的被儿，料想没有这个凭据，只消当堂拆着，就明白了。"此时那倪少云跪在旁边，听了伍作霖的一阵捣鬼，心上十分好笑，暗想这个人真是鬼摸了头，说出这些瞎话，便放心大胆的搽口说道："只求大老爷立刻拆开，见了明白，若是里头有了什么太平钱儿，便算是小的有心图赖。"县大老爷当时听了他们两个的说话，果然立时立刻的叫了两个差人下去，把四边被角，当堂拆开，给他们两人观看。哪知不拆开来犹可，这一拆开来时，只把一个倪少云惊得两眼睁睁，做声不得。你道为着什么事情，原来那条棉被的四边角上，果然端端正正的钉着一个太平钱儿。县大老爷看了，正和伍作霖口供相同，明明是伍作霖的东西，倪少云有心图赖，便把被头断给了伍作霖，又把倪少云叫上去，呼喝他几句道："看你年纪轻轻的人，为什么要图抢人家的物件？本该要把你枷号通衢，儆戒做戒你的下次，姑念你初次为非，从宽免责，下去好生改过。"说着，便哼的一声，满堂的皂隶，便齐喊一声堂威，叫他下去。倪少云满心委屈，不敢置辩，只得垂头丧气的走下堂去。伍作霖即头谢了县大老爷的恩典，抱着一条被儿，也走下来。正是：狭路相逢，忽作灌夫之骂；睚眦报怨，冤遭郅令之刑。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动官刑当堂负屈
骂山门小子受欺

且说伍作霖在杭州趁着航船，到富阳探亲，在船上遇着了倪少云，当面将他痛骂，伍作霖气愤不过，却又发作不出来。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夜里趁着众人睡着的时候，他不知怎样的暗中摸索，把四个太平钱儿，悄悄地放在倪少云被角里头，安心讹他一讹，又把他扭进富阳县去，叫他吃些惊吓，总算报了辱骂之仇。到了船到码头，伍作霖乘着众人都在那里七手八脚的收拾行李，赶过去把倪少云的被儿，拿着就走。倪少云和他争执，便一直扭到富阳县来。这位县大老爷当堂把被儿拆开验看，果然见被头四角，钉着四个太平钱儿，只道一定是倪少云有心图诈，便把他呼喝了一顿，赶下堂去，又把一条被儿，给还了伍作霖，也走下堂来。出了头门，只见那倪少云低着头在前面慢慢地走，伍作霖便赶上前去，把他一把拉将过来。倪少云见就是抢他被儿的人，倒吃了惊，还没有开口，伍作霖早对他说道："你不要着急，我是和你闹着玩笑，谁要讹你的一条被儿！你看我这般的样儿，可是讹你的人么？"倪少云听了，出其不意，呆了一呆，方说道："你当真是和我玩笑么？"伍作霖拍着他的肩头，笑道："若不是和你闹着玩儿，这会儿早拿着你的被儿走了，还有这样的工夫，追你回来么？"倪少云听了，想想伍作霖的说话不差，正要回答，又听伍作霖道："我和你闹个玩意儿寻着开心，什么人当直要你的东西，如今仍旧把被儿还你，快些去罢。"说着，便把自己手中的被儿，搭在倪少云的肩上，倪少云还不敢接，伍作云道："你这个人，真是胆小，难道我无缘无故的真要讹你么？"倪少云听他的口气，不像是假的样儿，方才满心欢喜的，接了过来，反谢了伍作霖一声。伍作霖微笑道："本来是你的东西何必这般客气！我不和你赔礼，也就是了，怎么颠倒谢起我来？"倪少云听了，甚是高兴，正要走时，伍作霖忽又叫住他道："你慢些走，我还有句话儿和你商议，这个门口不好说话，我们到这里来。"一面说，一面往门内就走。倪少云不知就里，随后跟来，也不晓得他有什么话说。哪知刚刚跟着走到甬道上边，忽然的伍作霖回过身来

劈胸一把把倪少云的胸前衣服紧紧的揪住，拖着他往里便走，口中大叫冤枉。此时倪少云不知何故，只急得他目定口呆，挣既挣不脱，跑又跑不了，正在扭结固结之际，那位富阳县大老爷坐在堂上还未退堂，听得有人喊冤，便派了两个差役下来查明回报。两个差人跑到伍作霖身边，见两人正扭在一处，便不由分说抢上前去拆开了他们的手，一人拉着一个，带上堂来跪下。县大老爷抬头一看，见还是他们两个，便喝道："你们两个方才去了，怎么又到本县这里喊起冤枉来，可晓得本县这里是皇上家的法堂，容不得你们胡闹么？"那倪少云被伍作霖这般的一番播弄，把他播弄得心上浑淘淘的，一时回不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伍作霖却神安气静不慌不忙的朝上磕了一个头，诉说道："方才他讹了小人的被儿，蒙大老爷的天恩断得明明白白，把被儿给还了小的。哪知他心上不服，站在门口等着小的刚刚出去，他就赶上前来仍旧把小的被儿抢去。大老爷请看，不是这条被儿还在他肩上抗着么？"县大老爷听了便往下一看，果然见方才断还伍作霖的那条被儿搭在倪少云的肩上，此时任是没有血气的人，也由不得动起火来，把惊堂一拍，高声喝道："我把你这个胆大的棍徒，竟敢不遵审判，本县已经把被儿断还了他，你居然还敢候在外边，恃强抢夺，方才本县念你是个初犯，情罪可原，没有打你，你就这样的放肆，起来！"说着，便叫一声来，两旁的值刑儿役轰然应了一声，县大老爷喝一声："打！"就这一声里早掼下四枝签来，皂役不分皂白，赶过四个人来，把倪少云拉倒在地，捺住了头脚，行刑的差役，把板子高高举起，只候县大老爷的眼色。这个时候倪少云听得要打他，早已吓得昏了，心上乱七八糟的，不知要怎样才好，嘴里要喊冤枉好像有一个胡桃塞在口内，哪里叫得出来。早听得县大老爷喝一声"与我结实打！"满堂差役，齐齐的喊了一声堂威，那板子就从半空中飞了下来，不由分说，结结实实的，把倪少云打了二十下大板。那倪少云虽然是个生意人，却从没有吃过这般的苦楚，直把他打得气极声嘶，血流皮破。打完了放他起来，仍旧把被儿给还了伍作霖。倪少云一跷一拐的走下县堂，怨气冲天，泪流满面，一步一步的捱出头门，早又看见了伍作霖还在门外等他，一付得意扬扬的样子。倪少云见了，止不住怒从心起，恶向胆生，两眼圆睁，双眉倒竖，恶狠狠的朝他说道："我和你半路相逢，到底有什么仇恨，你要把我害到这般田地？"伍作霖听了，并不动气，笑迷迷的迎上前来道："倪先生不消动气，这件事儿原是你自家的不是，我不过略施小计，叫你吃些苦儿，见见我的手段罢了。"倪少云听了，益发大怒道："你要见你自家的手段，却把别人的皮肉，替你当灾，这是哪里说起！况且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倒说说我听。"伍作霖笑道："你今天在船上的时候，不是在那里骂那杭州的讼师伍作霖，说

你若不遇见他，还是他的运气，若被你撞着了时，一定要打他一顿，可有这句话么?”倪少云听了诧异道：“我虽然有过这句话儿，与你有什么相干，要你这般的起劲，替他做这个空头冤家?”伍作霖听了把头摇了一摇，身子摆了几摆，又用一个大指头在自己鼻子上捺了一捺，哈哈的笑道：“实不相瞒，在下就是那杭州城内四远驰名刀笔无双讼师第一伍作霖的便是。”倪少云听了，吃了一惊，方才晓得昨日在船上提着名字骂他，所以他心中怀恨，有意报仇。呆了半晌，倒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伍作霖见他并不开口，又接着说道：“我和你素不相识，你却无缘无故的提着我的名字，把我痛骂一场，还说将来见面的时候，定要打我，你想我们又没有什么冤仇，何苦把我这般遭蹋。所以我也想个法子，叫你吃些小小的苦头，看到底还是你打了我，我打了你。”说着又哈哈地笑起来。倪少云听了，后悔不迭，然而惊吓是已经吃了，板子是已经打了，只好怨着自家的口舌不谨，惹起这场风浪来，虽然心上懊悔，却已无可如何，只得眼睁睁的看着他。伍作霖因见他打了二十大板，打得甚是狼狈，心中也觉有些可怜着他，倒反安慰了他几句，又把被头还他。倪少云吃了这一场苦头，哪里敢接。伍作霖知他胆小，迳自把被儿放在台阶石上，头也不回，一路哈哈地笑着去了。

只说伍作霖赶到码头，起了行李，迳去寻到了亲戚，住了几天，便仍旧趁了船，回杭州来。伍作霖的住宅，就在梅花碑左近，门前临着一道小河，几树垂杨，一湾流水，甚是幽静。这一天伍作霖押着挑夫，挑了一担行李，走回家来。正要进门，忽然鼻中闻得一阵奇臭，随着风飘将过来，不由得触鼻薰心，连打了几个喷嚏，几乎要呕出来。连忙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有几只装粪的船，装得满满的一船黄货，正泊在柳阴底下，对着自家的大门。伍作霖见了，心上甚是不快，为着挑夫跟在后边，也没有工夫和那粪船上人说话，急急的走进大门，打发了挑夫。翻身正要出来，早见门外边走进两个朋友来，原来是他少年同学的表兄弟，一个叫柳君权，一个叫金良士，从小和他伍作霖极是要好，差不多天天混在一堆。现在伍作霖到富阳去了，他们两个时常来问个信儿，也有时到里边去坐坐。今天恰好走进门来，就撞着了伍作霖，甚是欢喜。伍作霖把他们请到书房坐下，见金良士还用一方小手巾，掩着鼻子，说好臭好臭。伍作霖见了，心中明白，便问什么好臭，可是门外的粪船么？二人齐说不错。伍作霖道：“我方才回来的时候也被他船上的臭气一薰，几乎胃都被他翻了转来。我正在这里，要想出了主意，把他们赶掉了，方是道理。你们来了甚好，多两个人，胆子壮些，我们同走出去赶他，料想他也不敢不走。”二人听了一齐答应，一班儿都是些少年好事的人，十分高兴，便一同走了出来，直到柳阴里面

立住。看那粪船时，只见船后梢有两个乡里的土老儿，赤着泥萝卜一般的脚，仰面朝天叉手拉脚的睡在那里。伍作霖便叫他道："你们的这些粪船为什么别处不停，一定要停到人家的门口？快些与我摇了开去，停在别处。你们也不看看这个地方是你们歇粪船的码头么？"伍作霖说了这几句，只指望那粪船上人听他的话，移了开去，也就罢了。谁知那两个船上的人，听了他的说话，睁开两眼，把他们看了一看，好像没有听见的一般，动也不动一动。伍作霖见了他们这个样儿，忍不住满心火发，便大声喝道："你们这班船上的人，可都是些聋子么？怎么我同你们说话答应都不答应一声！你靠了什么人的势头，就敢这般大胆，难道我这个门口，是应该给你们停泊的么？你们好好的移了开去便罢，若再是这般待理不理的样儿，我立刻把地保叫来，当时驱逐，你们可不要糊涂。"伍作霖立在岸边，大嚷大叫的一会，方才见那船上的人慢慢的欠起身来，先伸了一个赖腰，打了两个呵欠，又盯了伍作霖两个白眼，才慢条斯理的向他说道："你这些说话，都是对着我们船上讲的么？"伍作霖见他还是随随便便毫不经意的样子，更加暴跳如雷，正要开口，早见金良士在旁边抢着说道："不是和你说，倒是和我说的不成！你们这班泥腿，竟会这样的装着糊涂，难道你装一会子的糊涂，就算了么？"船上人听了也不慌忙，只是呵呵地冷笑道："我们虽然是种田出身，也是皇上家的子民，走的是皇上家的河道，停的是皇上家的码头，这码头又不是你的，随便什么人的船都好停泊，与你什么相干！凭着你这样的一个样儿，就要叫我把船移开，你自己回去把镜子照照，可配不配！还要在这里大呼小叫地骂人，难道我们吃着你的饭么？"这几句话儿，来得生硬，把个伍作霖气得一把无明业火从丹田底下直冲到顶门上来，按奈不住，要想两句话去扳他的错头，却又一时想不出来。伍作霖还在踌躇，金良士和柳君权二人，都是少年盛气，那里忍得住，金良士随手在树根底下，搬起一块大大的砖头，对准了那船上的人，飞将过去。船上的人不及提防，见一块砖头，劈面飞来，急忙把头一歪，让了过去。那块砖头落下来，正正的落在一舱稠粪中间，扑的一声，溅起了许多粪汁，把船上的人，溅得一身一脸，连那旁边一个睡着的人，身上也沾着了好些。这一来把那船上的两人，惹得性发起来，一齐跳起身来，骂道："看看你们的样子倒好像个读书人的一般，谁知都是一班狼心狗肺的强盗坯。我们种田的人尚且晓得讲些情理，你们这班人竟一些情理都不晓得。难道你们不是吃的饭是吃的粪么？"正是：不解苍鹰之怒，小子多谋；误吞鸩羽之羹，乡人尝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掉枪花讼棍多谋
恶报仇乡人尝粪

且说伍作霖和金良士、柳君权二人，要把门口停泊的几只粪船，赶到别处去歇，不料那一班船上的人，凭他怎生叫喊，只是张着两眼，呆呆地看他，一声不响。惹起金良士和柳君权的火性来，搬起一块石头，望着船上打去。不想人倒没有打着，一块石头落在船舱里头，溅起了许多粪汁，把那船上的人，溅得一头一脸，都是稠粪，连那睡在旁边的人也溅了好些。那两个船上的人，见他们如此野蛮，不讲情理，也就发起火来，夹七夹八的，把他们骂了一阵。又说看你们这个样儿，倒像是个上流人物，想不到竟是这样的混账东西，难道你们不是吃饭长大，是吃屎长大的么！金良士同着柳君权听他这样的随口乱骂，并且骂得十分刻毒，入耳诛心，只气得烈火横飞，面容失色，一时盛气之下，也顾不得别的，竟要奔上船去，和他拚命。此时伍作霖见他们骂得这般刁刻，也不由得怒气直冲，登时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连忙把金良士和柳君权，一把拉住道："你们不要这般卤莽，看他们这一付桀傲不驯的样儿，料想决不肯束手奉让，万一吃了些他们的亏苦，你们还有什么面目出去见人。我倒想了一个主意在此，你们不要开口，我们且同到茶馆里头，和你细说，我自然有个报仇的法儿。"金良士和柳君权听了，也不晓得他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儿，只得依着他的说话，都不开口。只见伍作霖反走近码头，向那粪船上人拱了一拱手道："刚才我们的同伴，性情不好，得罪了你们，实在对不起，总请看着我的分上，不要动气。"说着，又把手拱了一拱。那粪船上人听得伍作霖前来陪礼，自古道尊拳不当笑面，也有些不好意思，又见伍作霖殷殷勤勤的，极意周旋，没本事竟不和他说话，只得倒朝他谦逊了几句。伍作霖方才回过身来，金良士同柳君权在旁看了，真是气破胸脯。正待还要开口，早被伍作霖使了眼色，一手一个，拉了就走，一直拉到对河一个茶馆里头，拣了一张桌子坐下。金柳二人，都怪着伍作霖，不该折着志气，去和他陪礼。伍作霖道："你们晓得什么，陪一个礼，也不是希罕的事情，我若不向他陪这一个礼儿，他那里肯来钻我这

个圈套。他刚才不是骂我们吃屎长大的么？别的话儿也还罢了，这句话儿，却实是气他不过。所以我想个法儿，一定要把他撮弄到自家吃屎，然后再去当面问他，你们想我这个法儿怎样？”金柳二人听了，齐声说道：“你说的好自在的话儿，天下的事情，那里能由着你的性儿，这般容易，他又不是个痴子，你叫他自家吃屎，他就肯依着你吃么！就是再呆蠢些儿的人，也呆不到这般田地，只好你自家说罢了。”伍作霖听了，哈哈地笑道：“你们道我这件事儿做不到么？不是我夸句口儿，不要说这般小事，就是再大些儿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办不到，你们不要开口，只在旁边看着就是了。”说罢，金良士和柳君权还有些似信不信的，心上甚是纳闷，又不能一定去逼着他。说话之间，只见伍作霖立起身来，对二人说道：“你们在这里坐一回儿，我去去就来。”二人问他那里去，伍作霖只是微微地笑，并不回答，就往外面走了出去。不多时，果然来了，手中拿着一个白洋布的小包。金良士看了十分诧异，问他这里头是什么东西。伍作霖又不肯说，又不肯打开来给他们看。只向他们说道：“你们不要多问，只走到桥上去，远远看着，只要看见我朝着你们招手，你们就走过来。到了那个时候，就明白了。”金柳二人虽是心中纳闷，却也无可如何，只得付了茶钱，同出茶馆，走到桥上立住，远远的看着他们。原来金柳二人立的这条桥，离伍作霖家的大门不远，看得甚是清楚。只见伍作霖急匆匆地奔下桥来，迳自走进门去。进去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把衣袖一洒，把一个白布手巾包落了出来，直落到树根下面，离着码头，不过一二尺地方。伍作霖落下了一个手巾包，自己像是没有觉得的一般，头也不回，一直的走了进去。金柳二人立在桥上，看得明白，也不知伍作霖想的什么主意，只呆呆的看着他，这且按下不提。

只说那船上见伍作霖急急地走进大门，袖子里头落下了一件东西，也不知里头是些什么。从来这班小人都是极贪小利的，见一个小手巾包落在自己面前，那有不拾的道理？伍作霖前脚进去，那船上的人连忙就走上岸去，把那小手巾包拾了起来，放在怀内，仍旧回到船上。解开看时只见手巾里面，包着六个大烧饼，还是热气腾腾的，好像新出炉的一般。另外还有一个纸包，包着两张钱票，一千一张。那船上的人看了十分欢喜，连忙把手巾和钱票藏了起来，暗想今天真个运气在家，拾着两张钱票，还白白的扰他一顿点心，心上想着，甚是高兴。正有些饥肠辘辘的时候，便把那六个热腾腾的烧饼，一个一个地吃下肚去。刚刚吃毕，忽见方才进去的人慌慌张张地从门内直撞出来，走到码头旁边，东张西望地四处张看，原来就是伍作霖。面上做出十分皇迫的样子，好像寻什么东西的一般。那船上的人见了他这个样儿，晓得他一定是来寻那方才

的手巾包，觉得有些心虚，连忙把头别了过去。伍作霖寻了一会儿不见影儿，便搭越着问那船上人道："请问老兄方才我在门口落下了一个白手巾包不知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可曾看见有什么人来拾去么?"船上人听了，逗着了他的虚心病儿，连连摇手道："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想是你落在别处了。"伍作霖听了，现出满面着急的样子，把脚一跺道："完了完了，别的还没有什么希奇，那几个烧饼被别人拿去，一定当作点心吃了，平白无端地害了别人一条性命，这是那里说起!"那船上的人听得伍作霖的说话蹊跷，心上就是别的一跳，暗想他怎么说得这般诧异，吃了他的烧饼，好好的怎得会送了性命，心上便觉得有些害怕起来，又见伍作霖攒眉顿足地说道："好好的一个人无缘无故地送了他的性命，这不都是我的孽障么!"船上人听了伍作霖这般说法，心中越发的发起急来，又侧着耳朵听那伍作霖说些什么，却听得他自言自语的在那里说道："这件事儿不能怪我，他自己拾去吃了，我又不是有心掉下来的，与我什么相干，就是他死了做鬼也只好怪他自己不好，我只要尽我的心，寻不着他也是没法儿的事情，只索随他去的罢了。"那船上人听伍作霖说得这样认真，不像是说的假话，虽然昏头搭脑的猜度不出是什么事儿，却知道事情不妙。觉得头上轰的一声，登时眼迸金花，耳鸣钟鼓，不由自主的浑身发抖起来。忍不住要去问他一问，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儿，便走到船头上来装着没有事儿的模样，问那伍作霖道："你那手巾里头到底是放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失掉了要这般着急?"伍作霖听了气急败坏地告诉他道："你还没有晓得，我那手巾包里头放着两张钱票和几个烧饼，那两张钱票和别的东西倒不算什么希奇，只有那几个烧饼是我在药店里买了些砒霜，有心包在烧饼里头带回去要毒耗子的。不知怎样的一个不留心，落在地下被人拾去，那拾去的人又不是仙人，那里晓得我这烧饼里头放着砒霜，自然拿去当着点心吃了。你想这不是平白无端的一条人命么?虽然他自己拾去，不干我事，却总是我的由头，好好的送了别人的一条性命。岂不是我的孽障?偏偏的又寻不着他的人，若是寻着了他，也还好想个法儿，和他施救。如今既寻不着他，是没法儿的了，但是平空的害了人的性命，你想叫我怎么不要着急!这也是他自家的运气不好，不能怨着别人!"那船上人听了好似一盆冷水兜头直浇下来，只急得骨节皆酥，浑身汗出，也顾不得什么廉耻，踉踉跄跄的赶上岸来，扯住伍作霖的衣服道："不瞒你说，方才的手巾包儿实是我拾得在此，烧饼也是我正在腹馁，一口气吃了下去，却不晓得里头安着砒霜，如今已经吃了进去，挖是挖不出来，你可有什么解救的法儿，救救我的性命?"伍作霖听了大惊道："怪道我找不着，原来是你吃了，你为什么这样糊涂，方才我来寻的时候，一句口也不开，如今已经隔了一回，那

里还有什么解救，这个东西毒得利害，迟不得一刻儿，现在就是解救，也来不及了。我看你还是赶紧开船回去，还好见见家里的亲人，不要尽着在这里呆等了。”说着又连连顿足道：“这是那里说起，平空的害了你的性命!”伍作霖这一番说话，把个粪船上人吓得就如木雕泥塑一般，呆了一回方才回过一口气来，拉住了伍作霖那里肯放，双膝跪在地上，连连的即头泪流满面地道：“我的一条性命全在你的手中，总要求你想个解救的法子，难道你就眼睁睁的见死不救么?”伍作霖见了这般光景，几乎要笑出来，竭力忍住了，只是摇头道：“你吃了下去已经这许多时候，叫我再有什么法儿。”粪船上人听了愈加着急，竟是哭将起来，一手拉住了伍作霖，口中呜哩呜哩的一阵，也不知他说些什么，那眼眶里头的急泪，就如檐头急雨山上飞泉一片汪洋的冲将下来。伍作霖方才说道：“虽然还有一个解救的方子，但怕你不肯如法泡制，也是枉然，况且你已经吃了多时，有用无用，只好碰你的运气罢了。”粪船上人听得还有一个解救的方子，心上略略的放松了些，又见他不肯就说，只急得带哭带说地道：“我的祖太爷，你快说是个什么解救的法儿，这个时刻那里还禁得你这样的慢条斯理，不误了我的性命么?”伍作霖道：“只有人中黄是一吃就好的，好在你这里现成有的东西，不用到药店里头去买。”粪船上人听了，又不懂得人中黄是个什么东西，急急地说道：“你又来说顽话了，我这个船上那里有什么药料!”伍作霖把手向船上一指道：“这个东西，不是叫人中黄么，只怕你嫌他腌幙，不肯吃，那就没有法儿了。”粪船上人听了方才恍然大悟道：“这个东西，就是人中黄么!”伍作霖点点头道：“吃下去包管就好，这个东西解救毒药是再灵没有的。”粪船上人听了大喜道：“只要它果然解得砒霜救得我的性命，管他什么腌幙不腌莫。”说着就跳上船去，不顾污秽弯下腰去也等不得用什么家伙，竟是双手捧来大把的往自己口中直灌。伍作霖此时得意非常，抬起头来，往桥上看时，只见金柳二人还远远地立在那里，便对着他们两个招招手儿。金柳二人立在桥上，看见这些情景，摸不着是些什么儿，见远远的伍作霖在那里招手，便连忙地走下桥来。一直走到码头立定，方才看见那粪船上方才骂人的人弯着身子捧着大把的稠粪往口内乱塞，金柳二人不觉大笑起来，伍作霖连忙拉了一把，二人勉强忍住，只在那里看那粪船上人吃了些儿粪汁，还恐怕余毒未尽，便有性命之忧，索性捏着鼻头大大的吃了一饱。看官毕竟人的脾胃和这样东西是背道分驰的，那里受得住这些盛馔！不觉哇的一声，一齐吐得出来。正是：欲求蚁命之存，竟饱园圊之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伍作霖快意报睚眦
赵北山中年生逆子

且说那粪船上人一时贪嘴，吃了伍作霖掉下来的几个烧饼，后来听得伍作霖说里头放着砒霜，吓得他七魄齐飞三魂出窍，跪在伍作霖面前，求他解救。又听得伍作霖说只要吃些人粪，便好解得砒霜，他听了十分欢喜，不顾好歹，双手捧起来，只顾向口中乱塞。那知他虽然怕死心重捏着鼻头咽了下去，毕竟脾胃里头的气息，和这个东西是大不相同，那里受得这许多污秽，忍不住一阵恶心，把先前吃的烧饼刚才吃的人粪，一齐呕将出来。只呕得他头晕眼花，喉乾气咽，呕了一会，方才止住。觉得心口还在那里别卜别卜的乱跳，心中暗想幸而吃了些儿人粪，把砒霜呕了出来，大约可以不碍的了。想着好似在鬼门关上逃回来的一般，慢慢地走到岸上，对着了作霖说道："如今我吃了下去，一齐呕了出来，可还要紧不要紧？"伍作霖忍着笑，连连地答应他道："你只顾放心，吃了这许多人粪，毒气已经解尽，是不妨事的了。"粪船上人听了，方才觉得放心，不免谢了伍作霖一声，正要走上船去。伍作霖连忙叫住他道："且慢，我还有几句话。"粪船上人听了，便立住了脚，回过身来。只见伍作霖哈哈大笑，抢上一步拍着他的肩头问道："朋友你方才骂我们是吃屎长大的，如今看起来我们倒没有吃屎，你倒吃了一肚皮的稠粪，到底还是我们吃屎还是你自家吃屎？你以后还敢这样的随口骂人么？"粪船上人听得伍作霖这般说法，心上方才明白过来。晓得他有心撮弄，报那辱骂的冤仇，心上十分焦燥。但是已经吃了下去，无可如何，又是他自家怕死，情愿吃的，伍作霖又没有勉强着他，上了他一盘恶当，却只好放在心上，发作不出来。只觉得满面羞惭，一句话也说不出，便不开口，扭回身子便奔上船去。金良士和柳君权到了这个时候，方晓得伍作霖因为平空的被那粪船上人骂了几句，心中不忿，却又想不出个对付的法儿，所以抠心挖肚的想出这个主意。明晓得他们种田出身的呆货，第一怕的是死，第二爱的是钱，便去做了几个烧饼，又夹着两张钱票，故意进门的时候，掉在地下，却躲在大门里头，在门缝里往外张看。见那粪船上人，

果然走上岸来，拾了回去。又看着他把几个烧饼，一齐吃下肚去，方才装出慌慌张张的样子，从门内直奔出来，四处寻找。又故意说几句惊心动魄的话儿，钩得那粪船上人，自家来问。果然入了他的圈套，跪着求他解救，情情愿愿的吃了许多的粪汁，还在那里自家欣幸，差不多这条性命已经是拾到的一般。却那里想得到是伍作霖的鬼计，有心捉弄着他。当下金柳二人见了这般情景，已是澈底分明，心上十分佩服，想着那粪船上人吃粪的那种样儿，又一个个放声大笑，直笑得拍手打脚曲背弯腰，方才罢了。那粪船上人吃了伍作霖的大亏，从此不敢再停在他家门口，你想这伍作霖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

伍作霖在杭州省城里头做了十年刀笔，像这样的事情，也不知多少，在下一时也说不上来。大家听得伍作霖的名儿，一个个头昏脑胀，没有一个人不怕他的。差不多杭州城内一半都是他的冤家，那名气传得更加开阔，竟有外府州县的人为了打官司的事情，特地赶到杭州来，请教他的，却狠狠的积聚了些家产，居然竟是一个素封的样儿。他又晓自己的冤家太多，恐怕要受了别人的暗算，便花了几千银子，捐个例监，请个枪手和他入场代做，又走通了房官的关节，发榜出来，居然高高的中了一名经魁。伍作霖中了一个举人，愈加无恶不作，欺压邻里，鱼肉乡愚。那一班市井中人都怕他是个举人，那里敢和他较量。伍作霖自己也觉得摇摇摆摆十分得意，八面威风，比先前更是不同。慢慢的伍作霖的名气，传得大了，历任州县，也有些风闻，想要访他的劣迹，无奈这伍作霖虽然做着讼师，却是万分狡猾，无论什么人来请教他，他从不肯轻易落笔，只是口中说着，叫人替他钞写出来，所以他做了十多年的刀笔，竟拿不着他做讼师的真赃实据来，地方官也无可奈何，只得罢了。

如今且把伍作霖一边暂时按下，再提起一个人来。只说杭州钱塘门内，有一个积租的米商，叫做赵北山，家产甚是殷实，只是少年无子，直到四十八岁上方生下一个儿子来。赵北山因是中年得子，溺爱非常，真是恨不得把他顶在头上，擎在手中，百顺千依，要一奉十，渐渐的把个儿子的气质，惯得桀骜不驯起来。不要说是别人，连父母也不在他眼里。赵北山溺爱儿子，舍不得与他计较。直到十岁上，方才请了一个饱学名师和他取了一个学名，叫做赵小山，叫他上学读书。不想这赵小山从小骄纵惯了，那里肯认认真真地读书，候着先生一个不当心，便如野马一般，一溜烟跑了出去，再也不肯回来。及至先生叫人去把他找了回来，他又不服先生的教训，倒反指手划脚，把先生冲撞了一阵，把个先生气得目瞪口呆，忍不住举起戒方来，打他几下。赵小山自出娘胎，从没有受过什么责罚，现在被先生打了几下，便呼天顿地的大哭起来。赵北山在外面，听见了儿子的哭声，晓得定是先生在那里打他，好似剜他的肉一

般，连忙三脚两步的赶进书房，苦苦的替他儿子求饶。先生却情不过，只得由他，把儿子搀了进去。自此之后一个月里头难得几天，赵小山肯到书房坐坐，到了书房，又不肯好好的读书，惹发了先生的性子要打他时，戒方还没有搁到他的手上，他早神号鬼叫的哭将起来。赵北山听了又要赶进书房，替他告饶，呕得先生急了便要辞馆。赵北山又央了别人，苦苦的留住他。先生见赵北山这样的溺爱儿子，乐得自家快活，吃他的现成饭儿，正是两餐老米饭，一枕黑甜乡，就是这样悠悠忽忽的过了几年。赵小山长成了，天地玄黄都念不出来，先生实在看不过，辞馆走了。赵北山对着人还把他儿子说得十分聪颖，好像是人间少有地上无双的一般。赵小山渐渐的长到十七岁，专爱和那一班无赖，混在一堆，一天到晚除了赌钱吃酒之外，没有他的事儿。赌输了钱，便问赵北山要，赵北山原是个一钱如命的人，给了他几次，觉得有些肉痛起来，便支支吾吾的不肯给他。赵小山见他父亲不给，便不论什么东西，拿了就走。赵北山气得发昏，又舍不得打他。也有亲戚劝他早些和儿子娶一房媳妇，或者他成了家业，竟肯收心向善，也未可知。赵北山听了不错，就急急的和他对了一头亲，拣个日子，娶了回来。新人的相貌倒也不差，只是素来娇惰，好吃懒做，和赵小山竟是个天生的对儿。赵小山听了枕头边的说话，越发的暴戾起来。有一天，赵小山出去赌钱，输了回来，要问赵北山要一百两银子，赵北山不肯道："我那里有这许多银子，供给你这般挥霍！你这孩子一些儿甘苦也不晓得，只晓得伸着手儿问我要钱，你那里晓得当初来的时候，何等艰难，如今却被你轻轻易易的用得这般松快，要照着你这个样儿将来一定有讨饭的日子！"赵小山听得他父亲不但不给，还咕噜了他一场，不觉两眼圆睁，大怒道："我不过问你要一百两银子，你就有这许多噜苏的话儿，将来你死了看你带到棺材里去！到了那个时候你的这些家产，还不是都是我的。难道你还能看住了，不叫我用么？我劝你还是看破些儿的好。"说着又冷笑了几声。赵北山素来忌讳极多，最怕人家说死，如今被自己的儿子指着脸骂了一场，又正犯着他的忌讳，只气得浑身乱抖，气喘声嘶的道："你这个忤逆的畜生，我十数年的心血都费在你的身上，想不到你如今长成了，竟会骂起我来，还要咒着我死，你这个畜生究竟存着什么心肠！我就是快快的死了，你可有什么好处？"赵小山听了又冷笑道："一个人就是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你怕人家说死，难道就不死了不成！"赵北山听了更加气得面青唇白，气喘吁吁地赶上前，一把拉住了赵小山的衣服，战抖抖的举起手来，正要打他。那赵小山忤逆惯了的，那里把赵北山放在心上，见拉住要打，他轻轻的一摔，早把赵北山摔倒在地。赵北山年纪高大，两脚虚浮，这一交就把他跌了个发昏章第十一，一时扒不起身，嘴里高

声喊起忤逆来。赵小山听得清楚，吃了一惊，也不去扶起，竟自拔起脚来，一溜烟不知跑到那里去了。这里赵北山家里的人，听得赵北山直着喉咙在那里喊叫，慌忙赶了进来，把他扶起。赵北山还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定了一回神，方才好了。不觉咬牙大恨起儿子来，暗想我平日之间，把他这样的珍爱，费了许多心血，用了无数银钱，他竟是一些儿孝心没有，只晓得伸手问我要钱，今天没有给他，就把我这般毁骂，还被他推了一交，天下那里有这样忤逆不孝的东西！照这样看起来，不是什么父子，竟是前世的冤家了。我这一点儿薄薄的家财，这几年用在他的身上，已经不少，那里经得起他这般挥霍，将来我这几根老骨头，叫我倚靠谁人，这总是我自家不好，过于溺爱了他，把他惯到这步田地，现在就是后悔，也后悔不来的了。想了一会，想不出个拘管他的法儿，忽然想着了个主意道：我何不竟到当官去告他的忤逆，也叫他晓得我的手段，以后对着我不敢这个样儿！想定了主意，也顾不得儿子，迳自走到钱塘县，击鼓喊冤。钱塘县把他传了进去，问了几句，赵北山照直诉了一遍。父母告儿女的忤逆，是没有不准的，立刻在堂上出了火签，派了四名差役，去提赵小山，打算要把他提到当堂，严刑惩办。

只说赵小山把老子推了一交，自己却逃了出去，原到赌场上来，和那班无赖作伴。从来赌场上的信息最灵，赵北山到塘县去告忤逆的事情，早有个同赌的无赖晓得了，便忙忙的赶到赌场报信，叫他赶快想个解释的法儿。赵小山听了大惊，吓得他屁滚尿流，魂飞魄散，那里想得出什么法儿。想要逃走，身边又没有一个钱的盘缠，又不敢回去，只是大睁着两只眼睛，呆呆的一筹莫展。就有个无赖对他说道："这个事情，没有别的法子，只去找个有名的状师，求他出个主意，或者解释得来，也未可知。"赵小山道："我又不认得什么状师，叫我那里去找？"那无赖又道："现在杭州有名的状师只有伍作霖一个，无论什么天大的官司，只要经过了他的手儿，没有不赢，我看你还是赶紧去和他商议，想来他一定有个法儿。"赵小山听了略略放心，便请那无赖和他同去，一路遮遮掩掩的，幸而没有过见差人。到了伍作霖门口，敲门进去。伍作霖恰好在家，看见赵小山这等慌慌张张的样子，晓得生意到了，便让他坐下，问他有什么事情。赵小山从头至尾，诉说了一遍，要请伍作霖想个法儿，只要这件官司松了下来，定当重谢。伍作霖作听了略略沉吟了一回，向赵小山笑道："这件官司你倒不要看得十分轻，可大可小，可重可轻。若要办得重些把你办个长监，还是便宜你的。正是：堂前父子，忽成鼠雀之争；掌上回文，巧用连环之计。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名讼师苦心授密计
不孝儿利口辩冤情

且说伍作霖对着赵小山，微微笑道："这件事儿虽是可大可小，可重可轻，但是到了我的手内，不要说这样的事儿，就是再大些儿，包管你平安无事。不过我兄弟的谢仪，却要隆重些儿。要晓得这样的官司，不是轻易翻得转的。"赵小山听得他讲到谢仪，却呆了一呆道："只要官司了结，这谢仪一层，自然格外丰厚，但是我仓卒出门，身上却一个钱都没有带，又不能回家去取，这便怎样才好？"伍作霖听说他身边没有带钱，就有些作难起来，亏得那同来的无赖，做好做歹的从中说合，又一力替他担当，伍作霖方才勉勉强强的答应了，叫赵小山写了一张五百银子的借票，伍作霖收了进去。原来赵小山识字不多，那眼前的几个字儿，倒还东涂西抹的，写得出来。伍作霖收了他的借票，便向他招招手叫近身旁，咬着耳朵，和他问答了一回，又写了两行字，给他看了一看，叫他照样写了出来。伍作霖细细看了一回，叫他摊出左手，在他左掌心内写了两句不知什么东西，给赵小山看了。赵小山起初不懂，伍作霖又和他低低地说了半天，赵小山点头会意。伍作霖对他说道："你放心大胆地去罢，只要依着我的话儿不要害怕，包你一毫没事。"赵小山连连点头，心领神会，立起身来，辞了伍作霖，和那同来的无赖一口气奔到自己家中。还没有走进大门，刚刚县里派的四个差人，到他家里找他不着，又怕他躲在里头，各处搜了一会，不见他的影儿，恰恰的从门内出来。赵小山正要进去，劈面撞了一个满怀。有两个认得他的差人，只喊了一声在这里了，不由分说，掏出铁链来，哗啷一声，就套在赵小山颈上，拉着就走。赵小山此时受了伍作霖的教导，胸有成竹，面上没有一点惊吓的样儿，只大模大样地问道："你们是那里的公差，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把我锁住，我姓赵的上不欠官粮，下不欠私债，你们不要认错了人。"那几个差人听了，劈面把他啐了一口道："好一个大模大样的犯人，还说得这般嘴响，这件事儿，料想你还没有晓得，待我和你说了也好等你明白些儿。你家老子在我们老爷台下告了你的忤逆，所以出了火签，提你到堂审

问。我们老爷最恨的是忤逆，怕不打断你的狗腿。”说着，不分好歹，拉着便走。赵小山不慌不忙，只问他们道：“真个的我们老人家告了我的忤逆么？还是你们与我取笑？”差人们听了，又骂道：“你倒说得好风凉话儿，我们和你取笑，难道钱塘县大老爷的火签，也是假的不成！”赵小山道：“真是真，假是假，我见了县大老爷自有话说。”那些差人听了，都骂他不知利害，回来到了公堂，还容得你说话么！赵小山听了，也不开口，只把一个差人的衣裳，拉了一把，又和他附耳说了些话，那差人就不开口了，向那一班同伴使了一个眼色，众人会意，便一个个都住了口，反拍起赵小山的马屁来，七张八嘴，推推拥拥了一会，早到了钱塘县衙门。

原来这钱塘县知县姓陈，叫做陈慕韬，做官总算清廉，决狱也还平恕，只有一件，生平最恨的是儿子忤逆双亲，犯到他的手内，他定要尽法惩治，不肯放松。今天听了赵北山的供词不觉大怒，所以立刻出了火签，把赵小山拘提到案，自己却坐在堂上审问别的案情，等了好一回，才把赵小山提到。这位陈大老爷，听得赵小山已经到案，便不知不觉的发起火来，把惊堂一拍，高声喝道：“你可就是赵小山么？”赵小山匍伏在地，答应了一声“是”！陈大老爷又喝道：“你小小的年纪，竟敢这样的忤逆双亲，快些一一的从实招来，或者本县还可看你年轻初犯，格外开恩，如若有了一个字的虚言，哼哼，你可晓得本县的刑法？”陈老大爷坐在堂上，提着精神，盛气诘问。那知赵小山伏在地下更不说什么别的话儿，只低低地回道：“小的该死，不能侍奉父亲，以致父亲告了忤逆，小的还有下情，也不敢在大老爷这里乱说，只求大老爷的明鉴。”说着，装得那形状十分苦切，好像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一般。陈慕韬听了他的说话，觉得有些诧异道：“你有什么下情，在本县这里只顾直说，只要你从实供招，本县开脱你就是了。”赵小山连连磕头道：“小的不敢说，只求大老爷依着小的父亲的话儿将小的重重惩责，办一个不孝的罪名那就是大老爷的恩典了。”陈大老爷听了赵小山说得这般婉转，心上倒疑惑起来，暗想听他说话的口风，合着十二分的委屈，说得出这样的话儿，那里像什么逆子，不要这件事儿，另外有什么隐情，我且细细地追问于他，不要一味的卤莽。想罢，便和着颜色问赵小山道：“本县看你这个样儿，一定有什么说不出口的隐情，在本县这里尽说不妨，若是吞吞吐吐的瞒着本县，不肯说明，那时王法无情，本县就要动刑拷问了。”赵小山听了，又叩头道：“小的没有什么隐情，小的不敢直说，只求大老爷把小的重办，出出小的父亲的气儿，小的再不敢叫屈。”陈大老爷听了，愈加诧异，越发的不肯放松，一定要问一个水落石出，便把赵小山叫到公案旁边，和颜悦色地问他。此时陈大老爷早把赵小山初来的时候那一团

要办他的盛气，不知销到什么地方，满心只道赵小山是个孝子，心上一定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事儿，所以定要问他一个仔细，那里想得到入了伍作霖的鬼计，竟把这样的一个如山铁案轻轻的兜底翻将转来。你想父母告了儿子的忤逆，还有什么法儿？却被伍作霖几句说儿，赵小山一番做作，把一个极精明的县官瞒得个密不通风，梦里也不晓得都是伍作霖的主意，你道讼师的伎俩可利害不利害！当下陈大老爷把赵小山叫到面前，再三开导，要他供了实情来，逼问了半天，赵小山才做出无可如何的样子，便又磕头道："既是大老爷这般追问，小的不敢不说，但要求大老爷秘密些儿，不要张扬出去，仍旧把小的当堂惩办，方才压得住别人的议论。小的起先的意思，原想大老爷不来追问，糊里糊涂的混了过去，也就罢了。不料大老爷又是这样的精明，如今是没法的了。"说着，眼泪汪汪的好像要哭出来，陈大老爷看了这般做作，越发认定了赵小山是个孝子，更要逼着问他。赵小山本来被陈慕韬叫了上去，跪在暖阁里头，离着公案桌子，不过一两步路儿的光景。赵小山当下膝行了几步，直跪在陈大老爷的身旁，紧紧的靠着公案，把左手往上一举，陈大老爷一眼见他左掌心内，隐隐的有两行字迹，便拢着眼光，仔细看时，只见端端正正的写着十二个小字道：妻有貂蝉之貌，父生董卓之心。不觉恍然大悟，方才明白赵小山情愿自家认罪，不肯说出实情，是家丑不可外扬的缘故。大约是赵北山这个老头儿图奸媳妇不遂，恨着儿子在面前碍眼，所以告了他的忤逆，好把他调开了，凭他怎样的意思。暗想这件官司倒叫我有些难断，若是依着赵北山把他儿子告成忤逆，就该重重的办他儿子才是，但是看这赵小山的样儿，实在是个孝子，不忍心竟去办他；若要据了他儿子的说话，追究这件图奸儿妇的案情，却是一无证据，二无原告，何必去这样的无风起浪，弄假成真，却叫我怎样的一个断法？正在踌躇不决，忽见赵小山又低声求道："这件事儿求大老爷不要提起，仍旧把小的重重的办了个罪名就是。"陈大老爷听了也不答应，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忽想了一个平和的主意出来，便叫把赵北山带上堂去，好好地对他说道："本县看你这个儿子甚是胆小怕事，料也不是什么不安本分的人。你告了他的忤逆，本该重重的办他一办，但据本县想来，你们也是好好的一分人家，儿子受了官刑，你的面上，也没有什么好看。本县方才已经大大地呼吓了他一顿，你把他领了回去，料他不敢再是这个样儿，如若他再有什么忤逆的事情，你只顾再到本县这里喊告，本县和你重办就是了。"赵北山听了十分的疑惑起来，还没有开口，小山早赶过来，抱着赵北山的腿，跪在地下，只顾磕头，口中带哭带说的道："儿子自家不好，不能侍奉父亲，倒反惹得父亲动气，儿子罪该万死，现在儿子只求县大老爷把儿子重重地责罚一场，出出父亲的这口闷气，儿子以

后回去，情愿痛改前非，再也不敢的了。”那赵北山本来原是把赵小山当作宝贝一般，那里舍得告他忤逆，这一回赵小山把他呕得急了，又把他推了一交，方才咬着牙齿，一狠二狠的，去告了他一个忤逆。现在看见赵小山跪在自己面前，满嘴的话说得十分好听，一片声的父亲儿子，连连贯贯的大篇儿，心上早软了一大半，又见他眼中流泪，苦苦告饶，更觉得不但把恨他的心，销得个干干净净，倒反把他疼惜起来，便向上叩了一个头道：“小的情愿遵断，把儿子领回，自家管束，不敢再费大老爷的天心了。”陈慕韬听了，正合他的意思，便叫赵小山当堂具了一个改过的切结，父子两个同着一齐退去。自此赵小山怕他老子再要告他，倒恭顺了许多，赵北山是自从儿子长成之后，对着他总是一付强头强脑的样儿，现在见儿子居然好了许多，自然喜出望外，一场天大的官司，化得冰销瓦解，都是伍作霖几句说话的神通。

只说陈慕韬退堂之后，坐在签押房，看着公事，暗想那赵小山真真是个天生的孝子，老子告了他的忤逆，他还是情愿当堂认罪，不肯把赵北山的丑事，说出口来，这样的人，在如今世上，也就少少的了。正想着，忽见家人进来报道：“新府尊德大人的船，已经到了，请老爷出去接差。”陈慕韬听了忙忙地立起身来，上轿前去。原来前任杭州府年老告休，这位新府尊是从部曹放出来的，一向在部里头风骨铮铮，是个有名的部署，汉军出身，少年科第，上头早晓得这个人是个有用之材，恰好杭州府知府出缺，是个有名繁剧的地方，上头就把他放了这个缺分，有意试试他的才情。这位德太尊闻得自己放了个知府，却甚是欢喜。在京城里头的时候当着一个员外郎旋进旋退的，那里施展得来什么才凋，现在放了个外官，虽然手版脚靴大人卑府的低头屈膝，自然比不上京官的清贵高华，但是借着这个微官做些事业也未始不是男儿得意的事情。当下赴部领凭，匆匆的赶到浙江来。到了码头，就有一班属员前来迎接，更有本府的书役，备了极丰盛的酒席，租了极宽敞的公馆，伺候这位大人。那知这位德大人，脾气古怪得狠，酒席公馆一概不用，只住在船上。择日接印，单传了仁钱两县上去，问问地方的风俗、公事的情形。两县坐了一回，也便退了出去。到了明天，两县又去禀见，只见执帖的家人走上岸来，挡驾道：“大人昨日感冒了风寒，今天不能见客，请两位大老爷明日来罢。”两县听了，只得回去。一连这样的三天，直到第四天上德太守方才上街门，谒见抚藩各宪，又拜了两天客，拣了个接印的日期，到任视事。正是：竹马儿童之谚，太守私行；青旗杨柳之歌，甘棠遗爱。未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交代。

第三十一回

德太尊爱民拿讼棍
伍孝廉大胆到公堂

且说杭州府德太守到任之后，办事甚是认真，又平反了几件冤狱，访拿地痞，保卫良民，真是不遗余力。忽一日把钱塘县陈慕韬传了进去，问他道："老兄可晓得有个著名的讼棍，叫做伍作霖么？"陈慕韬听了，呆了一呆，暗想怎么他到任不多几天，就晓得这般详细，只得答应了一声，卑职也听见这个人的名气，但他是个举人，不便办他。德太守听了，冷笑道："如此说来，只要有个功名，杀了人可以不用抵偿的了？"陈慕韬碰了这个钉子，晓得自家说错了话，连忙转口道："卑职也屡次想访他的劣迹，无奈总访不出他的凭据来。"德太守又冷笑道："地方上出了这样的棍徒，做地方官的就该为民除害，管什么凭据不凭据，难道拿不着他的凭据，就罢了不成？"陈慕韬连碰了两个钉子，不敢开口，只连连应是。德太守停了一回，方说道："老兄且请回去，留心访他的劣迹，我这里也派人出去访查，只要有了些儿实迹，就好提他到案，只不要卤莽从事就是了。"陈慕韬答应了几声，退了出来，密密的派了几个能干差人，明查暗访。德太守也派了贴身家人，出去打听，访了一月有余，一件实迹也访他的不着，只访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又算不得凭据。德太守见访不着他的事儿，心上十分焦燥，原来德太守船到码头的时候，一连上去，私访了几天，茶坊酒肆，没一处不说伍作霖的故事，不是说他交通官吏，就是说他欺压良民，但都是些捕风捉影的话儿，作不得准的。德太守听了这般议论，暗想这个人舆论这般恶劣，一定是个本地的棍徒，就存了个办他的意思。现在访了多时，没有一些凭证，德太守不免焦燥起来，忽然发一个狠道："无论有凭据没有凭据，这伍作霖终是个有名气的状师，我一定要把他办了，与民除害，就是把这个功名拚他，都是愿意的。"想罢，便立刻传齐伺候，去见抚台，把要办伍作霖的话一一说了，抚台沉吟道："你要为民除害，自然是地方官应办的事情，但你既查不出他的证据，他又是个有功名的人，这样事儿，你倒要仔细些儿，不要冒失才好。"德太守奋然道："卑府在外面访得明明白白，委实是个害

民唆讼的棍徒，就是这个举人，也是托人枪替，走了门路来的。他好倚着这个功名，做他的护身符儿，其实他自己不会做什么八股策论，若实在拿不到他的凭据，卑府还好当堂考他一考，那时凭他再有这些手段，也就施展不来了。总之这件事儿，无论怎样，卑府定要办他一办，特来求大帅作个主儿，卑府就拼掉了这个功名，也是情愿的。”抚台听了又道：“据我看来，这件事儿若要牵到他的枪替关节上去，这却越闹越大了。我看你既情愿拼着自己的功名，和他做对，料想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回来你把他提到当堂的时候，只要就着现在的案情问供，不必再去牵涉别起案情，白做了许多冤家，究竟于你没有什么益处。你问了他的口供，通详上来，我给你归奏案办理就是了。”德太守听了抚台肯和他作主，心中大喜，谢了一声下来，回到自己衙门，立刻叫书役迭了个访拿伍作霖。

只说伍作霖这一天正在家里算账，忽听外面敲门声响，伍作霖暗想：又有什么生意来了？便连忙把门开了，那知并不是什么生意，竟是两个差人。伍作霖当时也不免吃了一惊，却做得不慌不忙的样子，问道：“你们是那里的差人，到我这里来，有何贵干？”两个差人齐声答道：“我们是杭州府德大人手下的差人，因为德大人有件事儿，要和你伍老爷商议，所以特地叫我们过来奉请。”说着，就拿出牌票来，向伍作霖照了一照。伍作霖眼快，一眼看见，仿佛是访拿讼棍几个字儿，伍作霖此时晓得事情不妙，微微冷笑道：“我姓伍的向来不犯官法，又是个有功名的人，怎么你们大人，竟糊糊涂涂地提起人来？也罢，你们既然到此，料想不去不行，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此和你们同走，我倒要请教请教这位德太尊，是怎样的一个三头六臂的官儿。”一面说着，一面跟着两个差人就走，一直走到府署前来。这位德太尊因为伍作霖是个举人，又是个有名的讼棍，更兼没有拿着他的凭据，料想审问这件案情一定有些疙瘩，便请了刑名师爷出来，和他商议，又请他立在暖阁后边，预备扳驳。一听差人上来禀说，伍作霖提到，便立刻升坐大堂，把伍作霖传上堂来。伍作霖到了堂上，见德太尊坐的是大堂，没奈何只得勉勉强强地跪下，不等德太尊开口，先自问道：“治生犯了什么案情，要大公祖签提到案，或是有人告发也请太公祖把原告传来，当堂一问，治生不才，忝在绅衿之列，有皇上家的名器在身，不便在公堂久伫。”德太尊见伍作霖提到当堂，细细的打量他的年貌，见他不过三十多岁年纪，一张瘦骨脸儿，两颧高耸，鼻如鹰嘴，长颈缩腮，一望而知是个奸狡之辈。又听得他说几句话儿，便是来得十分沉着，不露一点惊慌，暗想果然是个老手，倒要好好的问他，便微微冷笑道：“伍作霖，你还不晓得自己的罪名么？”伍作霖接着说道：“正是，治生不知道自家身犯何罪，要求大公祖说

明。”德太尊道：“你既然身列绅衿，就该晓得朝廷的法纪，为什么知法犯法，包揽词讼，鱼肉良民？本府到任之前，早已访得明明白白，你还要抵赖么？”伍作霖听了，哈哈地笑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轻轻的就加上了包揽词讼，鱼肉良民的两个罪名，真是容易，但不知还是有人告发的呢，还是大公祖自己访闻的呢？可有什么证人，可有什么凭据？若有了证人凭据，自然的治生抵赖不来，若是一无证人，二无凭据，平空的把治生诬陷一个罪名，只怕治生倒没有什么知法犯法的地方，大公祖诬陷绅衿，恐怕逃不了一个处分，还请你太公祖自己三思，不要卤莽才好！”这几句话来得硬挣，把德太尊的一腔怒气，提了起来，拍着公案喝道：“你的案情，本府已经访得清清楚楚，还要什么证人，你若定要追究证人凭据，只本府自己就是你的证人，你还想强词夺理，抵赖过去么？本府劝你还是好好的据实供来，本府自然从轻办理，若是执迷不悟，不肯供招，那就怪不得本府了。”伍作霖听了，并不慌忙，只高声在堂下说道：“大公祖说自己就是此案的证人，请问大公祖，做了地方官，诬陷绅衿，还说自己就是证人，律例上头，可有这般规矩？难道做了地方官，就是诬害良善的么？现在治生也没有什么别的话说，只要大公祖把治生犯罪的凭据指出来，治生自然当堂领罪，若是没有凭据，就要把治生撮弄上一个罪名，治生虽然一个小小的功名，不算什么，但是污蔑了治生，就是污蔑朝廷家的名器，将来认真追究起来，恐怕于你大公祖的功名，着实的有些不便。”说着，又仰面冷笑。德太尊见伍作霖的说话越逼越紧，竟没有驳得倒他的地方，并且语气之间，渐渐的不逊起来，不觉满心大怒，便也大声喝道：“你到了这个时候，还想希图抵赖，你可晓得你自家的舆论，到处张扬，茶坊酒肆里边，没有一个人不说你的故事，都说你是个有名的状师，难道这些议论也是诬陷你的么？”伍作霖听了哑然大笑道：“凭着这些捉影捕风的议论，就要人人的罪名，天下那有这般情理，你大公祖既是听得这些议论，为什么不把说话的人，当时拘住，叫他做个证人，却在堂上，说着这些空话，这些说话，就能算得案情的凭据么？况且那一班棍徒，一天到夜都在茶坊酒肆，蜚短流长，谈论人家的阴事，其实全是些毫无证据的话儿，像这样的人物，也算不得什么安分良民，那里就好听他们的说话，比方你大公祖到任之后，除暴安良，那班本分百姓，自然是感激的了，你那里晓得有些游手好闲的光棍，打街骂巷的青皮，一个个没有了生机，背地里都在那里咬着牙齿，骂你大公祖的糊涂，万一抚帅出来私访，听了这些说话，难道也好据着这个口碑，把你大公祖提参撤任么？你大公祖只要把这个里头的道理，细细想来，就晓得治生的说话不错了。”德太尊听了伍作霖这一番说话，真个是有情有理，面面皆圆，那里驳他得倒，暗赞伍作霖的口才，果

然不错，要想个驳他的主意，一时那里想得出来，止不住坐在堂上，抓耳挠腮的十分忐忑，暗想今天驳他不倒，这场大审，叫我怎样的收场，幸而他虽然是个举人，却不会做文章的，真要到了那下不来台的时候，也顾不得抚台的分付了，没奈何只得要把他这件旧案，翻腾出来。此时德太尊坐在堂上，低头盘算，大堂上站在两旁的吏役，一个个都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就是掉一根针儿的声音，也听得见。伍作霖跪在地上，跪了多时，跪得有些不耐烦了，便大声说道："大公祖你想了半天，想得怎么样了？"德太守正在那里沉思绝虑的想这件事儿的归结，不提防被他猛然吓了一跳，抬起头来，又听他说话的意思，带着几分轻薄，一时间心火上冲不顾别的什么，拍案历声道："照你这样说来，是本府有心诬赖你的不成？"伍作霖听了更加胆壮，也历声回道："没有证人，没有凭据，无缘无故的拘提绅士，还说不是诬陷么？"这几句话儿来得结实，把一个德太尊顶得呆在椅上做声不得，一时间羞怒交并，面色大变，却又想不出扳驳他的话儿。那面上一阵阵的红起来，一班值堂书役，一个个都在暗中吐吐舌头，此时大堂更加寂静无话。德太尊被他顶得呆了半晌，发一个狠道：事已如此，顾不得抚台的吩付，也顾不得做什么冤家，左思右想，我拼着这个功名，无论怎么，也要问他一问。想罢，便又问道："你是个举人出身，自然时文策论都是会做的了。"伍作霖呵呵冷笑道："天下岂有举人出身不会作文字的道理？这样的说话，还用你大公祖问么？"德太尊忍着怒气，又道："你可晓得有人说你这个举人是枪替来的，你好借着这个功名，做个护身符儿。据你说来，他们外边的议论，不能作准，如今本府出一题目，当堂考你一考，你若做得出来，不消说是本府误听人言，无故把你拘提到案，那时本府自然上个禀贴，自请处分，你若做不出来，本府就要照例定罪，你可有这个胆量么？"德太尊说罢，留心看着伍作霖的面色，以为凭你如何奸诈，这一下子可把你搬倒了，不怕你再有本事，分辩得来。那知伍作霖听了毫不在意，只淡淡的问道："你大公祖当真的要考么，还是说着闹玩意儿？"德太尊道："自然是当真要考，公堂之上，谁给你闹什么玩笑？"伍作霖听了鼻子孔里嗤的笑了一声道："大公祖当真的要考试治生，莫怪治生无礼说句得罪的话儿，你不过一个小小的知府，不是考举人的官儿，这个地方不过一个小小的知府衙门，不是考举人的贡院，你自己想想一个知府竟要考起举人来，可配不配？"有分教：孝廉强项，将成堂下之囚；太守威严，竟作无声之木。不知德太守如何说法，且看下回。

第三十二回

定爰书除害禁奸徒
拥厚资还乡游胜地

且说杭州府德太守要当堂考试伍作霖的学问，明晓得他不懂什么文字的，想要这一下子扳倒了他，免得他再在外面害人生事。谁知伍作霖一毫不怕，反堂堂皇皇的说出一番话来，说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府，不配考试举人，把一个德太守骂得闭口无言，一句话都说不出。坐在堂上，只把两眼睁着，呆呆的看着伍作霖，心上暗想伍作霖的说话，果然不错。我不过一个知府，没有考试举子的全权，一时仓卒之间，一个不留心，被他扳驳了去，这原是自己卤莽了些，但是公堂之上，众目昭彰的地方，受了他这般的挺撞，怎的下得来台？况且伍作霖这个东西，更不是个好货，拿不着他的凭据，他那里就肯好好的干休。这件事儿，应该怎样的办法才好？满堂的差役，看了这般模样，也替他担着心事，觉得没有收场，一个个想着这件事儿，原是本官过于任性，平空的把个本城的有名绅士提到当堂，说他是个状师，又拿不着他的凭据，看他怎样的办法，一班差役，这般存想。那暖阁后头立着两个刑名师爷，听了更加着急，暗想这位东翁冒冒失失地把伍作霖提了来，如今又被他当堂驳倒，却怎样收拾得来？想来想去，忽有一个刑名蓦然想着了一个主意，暗想这伍作霖既然做的讼师，平日之间想来是个不安本分的人，不晓得他可有什么房产没有，他的历年租税，一定是不肯完清的了，姑且问他一问，看他怎样？想罢，便连忙写了一张条子，送出堂来，德太守正在堂上进退不得之际，忽见堂后送了一张条子出来，德太尊看了，心上便有了主意，定了一定神，再问他道："据你这般说法，你是个极守本分的人，从不犯法的了。"伍作霖挺胸凸肚的答应道："不瞒大公祖说，自从治生有生以来，不晓得什么叫做犯法。所以十几年来，片纸只字，没有进过公门，你大公祖不信，只顾请查就是了。"德太守道："原来你果然是个好人，本府误听了别人的说话，倒得罪你了，但你既是这般的谨慎，你历年应缴的租税，可没有什么拖欠么?"伍作霖听他问到这句话儿，忽然的哑口无言，面皮失色，罢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德太守要追问他历年的租税，伍作

霖自从中了举人之后，从来没有完过什么租税，差人们晓得他是个恶货，也不敢去问他催讨。大凡以前州县收租，一县的租税里边，总有些拖欠不清的花户，他仗着有办公银两，和火耗银两津贴，也不去苦苦的追缴，比不得现在办了清赋，一些儿也躲闪不来。

只说伍作霖做了十多年的讼师，狠置买了些田地，他倚仗着自己是个举人，竟是老老实实的抗粮不完，差人也无奈他何，更兼杭州省城里头的绅士甚多，抗粮不完的人，也不止伍作霖一个，若要认真的办起来，就要牵牵连连的得罪许多绅士，地方官怕做冤家，也只得由他，这还算是好的。再说起浙江一省里头，更有个包漕的恶习，什么叫做包漕呢。比方有一家姓李的，有三百亩田，这三百亩田统通完起租来，也得要一宗银子，他舍不得这些租银，又没有什么势力，便去投托在一个大绅士名下，托他出名，代完租税，却只缴二百五十亩的租金，这五十亩就算叨了他的光了。那知这个绅士去和姓李的代完租税，只缴一百五十亩的钱，那一百亩的完税银子又是安安稳稳的上了他的腰包，每每有一个绅士，包漕包到一万几千亩田，却只肯上兑一半，只要包的田数越多，他的好处越大，地方官要认真查办，又怕他的势力通天，不敢和他作对，更兼这班绅士，一个个交通首尾，狼狈为奸，地方官竟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道不出一个不字。这个风气，最是不好，做地方官的吃尽了他的亏苦，还不敢放一个屁儿。

如今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伍作霖在堂上着了急，张口结舌的挣了半晌，挣不出一个字来，满面通红，满身流汗，那着急的样儿，甚是好笑。德太尊见了心中已是明白，故意连问几遍，伍作霖喃喃呐呐的终久说不出来。德太尊见了笑道："你说不出来，想是历年的租税都没有缴足了，好个知法犯法的孝廉公，你晓得皇上家的国课欠缴不纳是个什么罪名，你既知道皇上家的名器污蔑不得，难道皇上家的国课就是应该拖欠的么？也罢，你既是不肯直招，待本府叫钱塘县查明白了，再来问你，现在却只好请你委屈些儿，到经厅那里暂住几天再说，本府另外派人好好的伺候你便了。"伍作霖听了俯首无言，他晓得这件事儿犯得尬尴，已经落了下风，就是和他分辩，也是枉然的了。所以索性不再开口，凭着一班差役把他带下堂来，送到府经历那里，暂时收管。

这里德太尊退堂进去，对着一班幕友，吐吐舌头道："看不出这个东西真是二十四分的狡猾，今天这场审问，几乎没有收场，若不是这张条子提起他的租税来，今天我的台就被他坍定了。坍了个台也还罢了，却叫以后怎样的再去惩治别人？"说着，又谢了那刑名几句，立刻叫人到钱塘县去查伍作霖完租的欠数。谁知去不多时，家人查了回来，带上一本粮册，竟是历年以来从没有缴

过租钱。德太尊看了大怒道："我还道他就是有些积欠，也不过是些尾数，不肯清缴，谁知他真有这般大胆，竟敢全数不缴，想他国家的赋税尚且延藐不缴，平日不安本分欺压善良，更是可想而知的了。便请了刑名师爷立时叙起稿来，发了一套通详文书，历叙伍作霖的劣迹，又说他历年来租赋抗拒不缴，那洋文上的话儿，说得十分厉害，发了出去。抚台那里是预先说好了的，果然把这案情，归了奏案办理。折子上去，照例发交部议。你想一个督抚大臣和一个小小的举人做对。不消说是摧枯拉朽一般，部里头议准了，咨行礼部，把伍作霖的举人革去，归案讯问。部文到了浙江，德太尊就把伍作霖在府经历那里提了出来，这回不比上一回，伍作霖的举人已经革去，就不是上回的问法了。德太尊坐了大堂，严声厉色的问供起来。伍作霖无意之中，为了不完租税被德太尊扳住了坌儿，明晓得抵赖不过，就是勉强抵赖过去，德太守有心做对，一定不肯放松，便不等德太尊动刑，拣那略为轻些的案子认了几件。德太守听了，估计也够他受用的了，也不追求，叫他画了供，带去收监，定了个监禁的罪名，申详上去。抚台批准下来，竟把伍作霖定了个监禁五年的罪名。十几年来，有名的一个讼棍，竟被德太尊办了个长监，总算是替杭州省里的人除了个害民的蠹贼。后来隔了几年，伍作霖监禁期满，放了出来，经了这一场风波，也不敢再做刀笔，安守本分的老死牖下。这还是德太尊警醒他的功劳，没有得着什么大祸，这是后话不提。

只说直隶省内有一位候补道，姓佘，单名一个英字，表字季瑞。本来是幕友出身，当了十余年幕友，手头很有了些儿积蓄，便想易幕为官起来，捐了个大八成知县，做了两任，索性又过了知府班，加捐了一个候补道。那时的直隶总督叫做厚安，是个旗人。佘季瑞不知怎样的走上了他的门路，花了许多贽敬，竟拜他做了老师。这位厚制军，受了他一分重礼，不得不调剂调剂他，恰好黑龙江督理金矿的道台，期满交卸，厚制军就把这个金矿总理的差使，委了佘季瑞。这个差使，是直隶省中第一个优差。佘季瑞接到了委札，十分欢喜，当下循例到督辕谢委回来，又拜了几天客，便忙忙的赶到黑龙江来。到了差次，那督理的局面，甚是阔大，佘季瑞却拼命的伸手要钱，就是派个巡查矿工的委员，也要收他一分厚礼，那报销里头，更是糊里糊涂的一本糊涂帐儿，一连两年工夫，也不知被他弄了多少银子，渐渐的风声不雅，传到直隶省里头来。那时的厚制军，已经调了两广总督，另放了吏部尚书陆小壬做直隶制台。佘季瑞晓得自家的名气不好，厚制军又调到广东去了，一些照应也没有，恐怕别人要谋他的差使，在制台面前说他的坏话，便自己上了一个告病禀贴，求请交卸。禀贴上去了不多几时，陆制军早派了个候补道姓金的来接佘季瑞的手。

余季瑞拥了两年里头的积蓄，差不多也有六七十万金，迳从黑龙江回到上海。那时的天津还被联军打破，占住全城，陆制军吞金自尽，所以余季瑞带了家眷，一直到上海来，赁了一所高大的洋房住下，拼命的狂嫖滥赌，挥霍起来。

这余季瑞本来是常州人，在天津的时候，也和江念祖相识，这一回在堂子里头又撞着了江念祖。这江念祖不知怎样的，又走着了一个洋人的门路，请他做了自己洋行里头的买办。这个洋行名叫信厚洋行，专和人家经手什么地皮房产，带着做些押款。江念祖做了买办，想要招揽些儿生意，拼命的在外应酬，现在遇见了余季瑞，晓得他拥着厚赀，在漠河金矿回来，便十分的巴结着他，希冀他有什么生意，又想要问他借些银钱，拍着余季瑞的马屁，不遗余力，指望有些好处到他。那知余季瑞虽然有钱，却是啬吝非常，一毛不拔，平常时在倌人身上，只顾整千整百的花钱，在朋友身上要他多花一个大钱，他也是不肯的。江念祖开口要问他借一千银子，他竟咬着牙齿，回得决决绝绝的，一些儿也不肯通融。自此江念祖又恨起余季瑞来，暗想你这般啬刻，将来总有一日落在我的手中，那时叫你晓得我的厉害。江念祖心心念念的恨着余季瑞，恰好季余瑞合当倒运，来托江念祖代买一所洋房，他为着现在住的房子，紧促了些，打算自家买一所相当的洋房居住。江念祖听了，正中下怀，便替他经手，买了酱园街内一所五楼五底前后三进的洋房，实价三万二千两银子，原是一个洋人的产业，那洋人近来要卖了家产回去，江念祖就给他做了一个中人，买了这所房子。余季瑞虽然买了下来却又怕人说他有钱，那卖契上边不提名姓，只写了秃头名下，他自以为是再稳当没有的了。到了成事的那一天，余季瑞照例备了几席酒，请了两下的中人，大家签字。因为江念祖是个原中，绝早就打发个家人拿个名片去请，江念祖回报就来，两边的中人都到齐了，只等江念祖一人，直等到两点多钟，还不见来。余季瑞甚是焦燥，又打发一个家人去催，家人去了半晌，方才回来，呈上江念祖亲笔写的一张条子。余季瑞接过看时，只见条子上写着：刻有公事，不克分身，请先行成事，不必拘泥，随后弟再签字可也。余季瑞便给众人看了，大家也没有什么话说，彼此都签了个字，余季瑞付了屋价，大家散了。那卖契上边只有江念祖一个没有签字，余季瑞等了几天，不见江念祖到来签字，觉得有些不放心，便坐了马车，到信厚洋行去寻江念祖，把那张卖契带在身边，正是：人心不测，崎岖九折之坡；世事何常，变幻白云之态。不知余季瑞到信厚洋行寻得着江念祖否，且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三十三回

余季瑞买产中阴谋
江念祖丧心赚良友

且说余季瑞在酱园街买了一所洋房，江念祖和他经手，但是成事的那一天，江念祖托故不来，写了一张条子，叫他们不必等他，只顾先行交易。当下余季瑞交了价银，两边签字，江念祖却一连几日，绝足不来。余季瑞想着江念祖是个原中，他没有到场签字，这件事儿毕竟有些不安，便亲自坐了马车，把那卖契带在身边，来寻江念祖，要想当面叫他签字。到了信厚洋行把找江念祖的话对人说了，就有个出店把他领到楼上一间房里坐下，说你们在这里等等，江买办正在和外国人说话，等一回儿就来。余季瑞便坐着老等，那知坐了半天，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直等得十分焦燥，方才见江念祖匆匆的走了进来，满面春风的和余季瑞说了几句套话，问他有什么事情。余季瑞就把来意和他说了，便从怀内把那一张卖契取了出来，请江念祖过目，又取出一卷钞票，也不知多少，一齐放在桌上，大约算是个中费的意思。江念祖还假意推逊道："这个季翁何必这般客气，兄弟和季翁既是同乡，又是至好，这一点儿小事，理当效劳，难道还要受什么中费么?"说着便取过那一卷钞票，要送还余季瑞，余季瑞如何肯收，两下推让了一回，江念祖方才收了。取过卖契，看了一遍，向余季瑞道："这所房子并不是兄弟自家经手，却是我们敝东的来头，兄弟不过出个名儿罢了。现在既要兄弟签字，却要把这张卖契拿进去给敝东看一看，兄弟方能签字，不知季翁可放心不放?"余季瑞听了，觉得也没有不放心的地方，况且那地皮的道契，都在自己身边，也不怕什么变卦，便一口答应。江念祖见余季瑞并不作难，心中大喜，暗想真是你合当倒运，今天好好的寻上门来，你平日之间，一毛不拔，今天撞在我姓江的手内，叫你大大的吃个暗亏。一面想着主意，一面拿着卖契进去了，这一去足足去了有两点钟的时候，好似断线风筝一般，余季瑞坐在外面等着，见他一去不来，等得他抓耳挠腮，十分着急，好容易才见江念祖慢慢的踱了进来，一步懒一步的样子，那面上的神色也淡淡的绝不是刚才那一付亲热的样儿。余季瑞看了有些疑惑，便向他拱拱手

道："这件事儿费心得很，兄弟还有些小事，要到别处去看一个人。"说着便立起身来，似乎是问他要还那方才的卖契的意思。江念祖见了，不理不睬的，一付冷冷的样儿，从袖内把卖契取出来，向余季瑞面前一放，口中说道："这件事儿真是奇怪，我也不懂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只好你自己去看看罢。"余季瑞听得他说话稀奇，便把那张卖契展开，先向江念祖名字下边一看，说也奇怪，只见空空洞洞的，仍旧没有签什么字。不觉十分诧异，正要问时，忽然翻过纸来，见那名下两个字的上头，端端正正的签了一排洋字。原来余季瑞惟恐别人说他有钱，又怕有人朝他借贷，卖契上不肯自己出名，只写了个秃头名下，好叫人捉摸不定的意思，却想不到就是这个上头，吃了大苦。当下余季瑞见名下上头，签了一排洋字，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虽然不识西文，想着这签的字儿，一定是外国人的名字，现在的世界正是外国人的时代，凭你一等有权有势的中国人，也不用想和他争论。余季瑞越想越急，直气得张口结舌的话都说不上来，吞吞吐吐地对着江念祖说道："这是那里说起，把这个地方，签了一排洋字，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江念祖慢慢地说道："我们敝东说，这所房子本来是他的产业，不知怎的你又去私下买了，他还要到领事那里去告状，追你的道契出来呢？好在我没有和你们经手，也不晓得你们怎样的交涉，只好听凭你们去如何争论的了。"余季瑞听得江念祖的口风不对，连忙对他说道："这件事儿，都是你江颖翁一人经手，怎么如今出了这般岔子？你又推辞不管起来！"江念祖冷笑道："虽然以前是我在里头经手，但是成事的时候，我却没有到场，契上虽有我的名字，我又没有签字，那里就好作准。"余季瑞听得江念祖全然不认，晓得事情不好，一时也无可如何，只得立起身来，取了那张契纸，往外要走，却被江念祖一手拦住道："你拿了这张卖纸，却不能就走，并不是我做兄弟的反面无情，实在是我们敝东的分付，叫你把这张卖契留下，方才放你出门，你不信我同你进去，当着敝东的面，说个明白。"余季瑞听了，又惊又气，不免向江念祖发话道："我和你都是同乡，凡事不指望你照应些儿，倒反帮着别人，和我作对，我和你又没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要这个样儿？"江念祖听了，就立起来，向余季瑞深深的打了一拱道："这件事儿，兄弟心上虽想帮忙，但实在是有心无力，外国人的脾气，你季翁是晓得的，他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兄弟现在又吃着他的饭儿，实在是没有什么法儿好想，总请你季翁原谅些儿。"余季瑞听了江念祖这般说法，虽然明晓得他都是一片虚情，却又不好将他怎样，想了一回，要把文契留在这边，又实在的舍他不得，要带了卖契回去，料想江念祖一定不肯放他出门，想来想去，只得依着他把卖契留下，自己赌气走了出来。江念祖殷殷勤勤的送到门边，还对他说道："我看你季翁

还是回去，想个什么法儿，或者请个什么人来，和敝东说法，兄弟只要有可以效劳的地方，没有不尽力的。”余季瑞听他说得这般好听，冷笑了一声，也不回答，竟自走了。

只说余季瑞上了马车，回到家中，直气得一夜没有睡着，心上千思万想的，总要想个法儿，把这张卖契收回了，方才妥当。想了半晌，想不出一个法儿，只得出去找几个老于上海的朋友，和他商议这件事儿，有的说请了律师，和他打官司的；有的说花些银子，把卖契赎回来的。七张八嘴，议论纷纷，余季瑞各处赶了一天，还是没有商量出什么主意，只得回来，坐在书房里头，心上细细的通盘打算，暗想请个律师和他打官司，虽然也是一个主意，但是官司的胜败，还未可知，这一笔律师的费用，就很不轻，或者官司争了回来，也还能罢了，万一官司依旧输了，岂不是更加折本，若要花些银子，去把那卖契赎回，那外国人的性情，是越扶越醉的，见我这般迁就，只道我做贼心虚，那里就肯答应，想来想去，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何不去求他想个法儿，或者外国人肯听他的说话，也未可知。想着，便觉得略略放心，准备着明天去求他设法。看官，你道那想着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儿？原来就是那钦差铁路大臣宣兰生。在下做书的做到此处，且把余季瑞这一边权时按下，待在下把宣兰生这几年里头的历史，略略的说些出来。

只说宣兰生既奉朝命，管理铁路全权，便在上海设了一个铁路总公司，他自己便住在上海，就把铁路总公司，当作铁路大臣的行辕。恰恰的就是庚子那一年，拳匪跳梁的时候，朝廷误信了军机处王大臣的说话，把一班拳匪，都当作良民，更有那一班迷信神权的军机，家里设着义和坛，香花灯烛的供奉那些拳匪，真当他们有避枪禁炮的法儿，将来外国人来的时候，只要拳匪出去打仗，所以把一班拳匪，纵容得无法无天，甚至无论什么人，只要拳匪指着他，说他是个通洋的二毛子，就立时立刻的把这个人拿问，或交刑部收监，京城里头被拳匪闹得一塌糊涂，那里还有天日。更可笑者，有几个极顽固的军机，信了拳匪的说话，竟自发了一道矫诏下来，通饬各省督抚，叫他们痛剿外人，并要把一班外国人所有在各处的现银财产，一概抄充军饷。这道电谕发出京去，也有几个督抚，竟是遵照办理的，也有晓得大势不好，不肯遵照，倒反极力的保护着外国人的。只说那时的两江总督，正是阮肇元阮宫保，本来是个办理外交的能手，督抚里头的资例，也要推着这位阮宫保的资格最深，他接了这个电报，便吃了一惊，暗想这个事情，动也动不得，若是糊里糊涂的就是这么一办，外国人报起仇来，长江一带这几个省份，不用打算保全，总要想个两全其美的主意。那时庄华甫庄制军，正在湖广总督任上，阮宫保就打了一个电报，

和他商议。庄制军当时就复了个极长的长电，力劝他不要冒失，务要想个善处的法儿。阮宫保看了，正合他的意思，但是苦于江南省内，没有什么通达洋务的人，好和他商议商议，想来想去，想着了铁路大臣宣兰生，便也发一个电报，把他请到南京，会同商议。原来宣兰生近两年来名气甚好，外国人很肯听他的说话，每每的中国要借起国债来，成几千万的银子，只要宣兰生做个中人，点一点头，就肯出借。大凡外国人的意见，是最势利不过的，比起中国人来还要厉害些儿。他看得起宣兰生的缘故，是为他是个有名扩充财产的专家，江苏省里数一数二的富户，看着他有钱的分上，所以竟肯听他几句话儿。这是他们外国人父母造就天地生成的一种黄金性质，出于他自己的本心，并不是佩服宣兰生的人品才华，也不是喜欢宣兰生的外交手段，只是歆慕他的金银主义，牢不可破罢了。闲话休提，只说宣兰生接到了两江制台的电报，也不晓得是什么事情，连忙略略收拾了些行李，当夜就上了江轮船。开到南京，制台已派了几个差官，放了一部马车，在下关江口等候。宣兰生便坐了制台的马车，直到督署，就在制台衙门里头住下。当下宣兰生见了制台。阮宫保和他说了几句套话，便把他请到一间密室里头，把京城里头发来的电报给他看了。宣兰生也不觉惊得呆了一回。阮宫保又把两湖制台的来电，给他看了。宣兰生也劝阮宫保从长计较，想个保全沿江各省的法儿，切不可一时暴动，后悔无及。阮宫保听了宣兰生的说话，正和自己的意见相同，便和他密密地商议了几天。这几天里头，他们商议的什么话儿，在下做书的却没有在旁听见，就是几个贴身的家人差弁，也都把他们回避得远远的，不叫他们与闻。恐怕他们听见了什么话儿，不知好歹，一个不留心说了出去，误了事情。所以这几天商议的事情，竟没有一个人晓得。又发几个电报，到两湖去请问庄制军。这一天阮宫保接了庄制军的一封回电，便定了主意，叫个差官，拿了个名帖，去请英国领事康纳斯，德国领事特金生，到制台衙门吃饭。原来这两个领事，向来和制台最是要好，所以阮宫保今天特地请他二人。不多时果然先后到了。制台让进花厅，宣兰生也和他们两个相见过了。阮制军虽然面子上在那里敷衍着他们两个，却做出一腔心事的样儿。康纳斯和特金生见了，甚是疑惑，又不好问他。及至摆出饭来，阮制军还是这般屈屈不乐的样子，一直到吃完了饭，阮制军对着两个领事，长叹一声，眼中好像竟要滚下泪来。正是：南天无恙，春深节度之堂；宫阙依然，血染燕山之草。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总领事议和全大局
贤制军立约保长江

且说两江总督阮宫保，因为接到一封电谕，叫他痛剿外人，他一时没有了主意，便打了几个电报，去和湖广总督庄制军商量，又把铁路大臣宣兰生请到南京，大家计较了几日，定了主意。为着英德二国的领事，向来和阮制军要好，所以请了英国领事康纳斯、德国领事特金生，到制台衙门吃饭。阮制军见了他们的面，却装出怏怏不快的样儿，康纳斯和特金生看了，虽是心中疑惑，却又不好问他。及至吃完了饭，阮制军又对着他们两个，长叹一声，好像要落下泪来的样子。康纳斯和特金生看了这个样儿，大惑不解，忍不住开口正要问时，只听得阮制军半吞半吐了半晌，方才说出话来道："兄弟昨天接到了京城里头来的一道电谕，这电谕里头的说话，却实在叫兄弟为难，要是遵照办理起来，却于你们二位身上，大大的有些不利。但是兄弟和你们二位相处数年，何忍出此，兄弟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实在的不得主意，所以今天只好把你们请到此间，商议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在兄弟的意思想来，总要好好的保护你们二位，才是巩固邦交的道理。不知你们二位的意思怎样？"康纳斯和特金生听了阮制军这一番惊心动魄的说话，不由得大大的吃了一惊，一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相看了半晌，竟说不出什么来。原来他们外国人的心思，虽然坚忍，却听得北边闹得这样的一塌糊涂，毕竟是中国人多，主客异势，也免不得有些胆战心惊。现在听了阮制军的说话，晓得事情不妙，不觉一时间目瞪口呆，只得勉强问道："京里来的电谕，到底如何说法？宫保可好借给我们看看么？"阮制军道："这个何妨，我正要请出来，给你们二位看看，好大家商议个善处的法儿。"说着，便叫差官进去，请了那一封电谕出来。阮制军双手捧着，从头至尾，念给他们听了一遍。特金生和康纳斯听了，只吓得面罩严霜，一言不发。面上虽还做着那镇定的样儿，不露一毫慌迫，但是那嘴唇不由自已做主，色色的抖个不住。阮制军看了他们这般样子，暗暗得计。这个时候，宣兰生忽然在旁插口道："阮宫保接到了这个电谕，已经和兄弟商议了一天，今天

请二位到来，断断没有相害的意思，请只顾放心就是了。”说着，阮制军又接口说道：“二位不必惊慌，兄弟请二位到此，实是要和二位商议一个法儿，省得兄弟为难。”康纳斯和特金生听了，也没有什么话儿可说，只得立起来，和阮制军拉了一拉手道：“既承宫保这般要好，只求宫保想个保护的法儿，但是还有一句话儿宫保也该明白，宫保若是照了这个电谕里头的意思办理起来，敝国人的身命财产固不足惜，恐怕敝国政府里头得了这个消息，一定要多派兵船，兴师问罪，到了这个时候，宫保再要设法消弥，那可来不及了。”阮制军听了，蹙额道：“这个道理，兄弟岂有不知，所以今天专请二位到来，商量要事，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兄弟更有一件为难的地方，也要和二位商议，里头既然发了这道上谕出来，兄弟若不照着他的说话办理，万一里头晓得了风声，兄弟就免不了处分，这却该应怎样才好？”康纳斯和特金生听了，一时答应不来。宣兰生是和阮制军预先商量好的，便向着阮制军道：“宫保的说话，虽是不差，但依我看来，这一层倒不必过虑，为什么呢？里头现在正是忙乱的时候，那里还有工夫想到这些。况且宫保位尊望重，久镇两江，一时也没有什么人敢担这个重任。宫保只顾放心，还是设法保护为是。”两个领事听了，觉得不至有杀身之祸，略略放心。只见阮制军沉吟了一回，方才说道：“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一层，自然是我的责任，但是江南两省地方，万一有了什么危险，却也是我的责成，那时里头说我不遵谕旨，各国的兵船，又要攻略地方，内外交攻起来，叫我那里担当得住，我得了什么处分，或者离任革职，这个官儿，我倒也不希罕，不做也没有什么希奇，但是我离了这个地方，他们各国的身命财产，仍旧不能保护，岂不是我哄骗了他们么？”一席话还未说完，宣兰生又道：“宫保的深谋远虑，自是不差，但是要保了江南两省的地方，不遭危险，我们却没有这个权力，宫保还要另想法儿才好。”阮制军听了，半晌不开口，想了一回，方叹一口气道：“罢了罢了，我也顾不得许多，只得先想个保护他们几位的法儿，再说别的，只要尽我的职任就是了。至于地方的危险不危险，只得且自由他。”康纳斯和特金生起先呆呆的听他们说话，听到此际，那里还忍得住，不由得一同立起身来，向阮制军道：“方才宫保的说话，怕长江数省地方，有什么危险，这也是意中的事情，但不瞒宫保说，这件事儿，我们两个自问还办得到，只要打个电报，到敝国政府里头，布告各国，将长江上下游数省地方，仿照上海的例儿，算做战外的公地，无论各国的兵舰，都不准攻击，这般办法，料想没有什么做不到，宫保以为何如？”阮制军和宣兰生商议了几天，原只要他们肯说这句话儿，如今见他冲口说了出来，不觉心口大喜，连忙立起来和他们深深的打上一拱道：“只要你们二位有这样的尽心，便是江南百姓的幸福，

就是兄弟也感激不尽。"康纳斯和特金生见阮制军这般客气，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慌忙还礼道："这是我们的应尽义务。宫保何必这样谦虚，只要宫保能切实保护敝国人的生命财产，不叫有什么危险的事儿，就是宫保的盛意了。"阮制军听了他这般说法，不觉满心欢喜，色舞眉飞，把手在胸膛上一拍道："这个容易，交给兄弟就是了。贵国人的身命财产凡在长江数省地方的，倘有了一毫损失，惟我是问。但是还要请问二位一声，倘然这几省地方万一遭了什么危险，或者被贵国兵船攻击，便当怎样呢？"康纳斯和特金生不等阮制军说毕，也拍着胸脯道："这个自然都在我们身上。"阮制军听了不胜大喜，宣兰生又对他说道："口说无凭须要订一个条约，彼此签字方好。"两个领事点头称是。当下就密密切切的议了十条条款，议定长江上下游通共七省地方，各国兵船不行攻击，各国官商的身命财产均归本地督抚保护，如有损伤惟本省大员是问。条约里头大约是这个意思，至于那细情果然怎样，在下做书的当时却没有在场，不曾晓得，便也无从说起了。

闲话休提，只说阮制军和英德二国的领事，订好了草约，又发了一个电报，到两湖去给庄制军和他商议，又照会安微江西两省的抚台，要他预名签字。不一日，得了回电，都答应了。这里康纳斯和特金生回了领事府，便把别国的领事，都请了来，商议了一遍，里头虽然也有不愿意的，但是目前性命要紧，又料想自己一个，拗不过大家，只得也随声附和的答应。阮制军便郑重其事，缮了十余份合同，拣了一个日子，大家都会在制台衙门里头，彼此都签了字。各领事处各存一份，又将几份寄给两湖总督庄制军，和江西安徽两省巡抚，这件事儿，总算大功告成，都是阮制军一人之力。因为宣兰生当时也曾参预其事，他的名字，也在条约上头。人家为了这件事情，都不免拭目相待，后来皇上在西安回銮之后，把他赏了个三品京堂，这是后话不提。

只说余季瑞受了江念祖的哄骗，又是气愤又是痛惜，那里舍得三万几千两银子买的这所洋房，但是卖契上头，被外国人签了一排洋字，又被他硬拿了去，晓得有些不妥，又想不出个收回卖契的法儿，想了一夜，被他想着了个宣兰生，暗想只有他说的话儿，外国人还肯听他几句，只好去求他设法，或者还拿得转来。想罢，便急急的到铁路总公司去，禀见宣兰生，那知手本传到号房里头，就有一个接帖家人，大模大样地对他家人说道："你们既是要来禀见大人，难道不晓得这个时候大人还没有起来么？他老人家两点钟起来，要到三四点钟方才见客，现在的时候还不到十二点钟，来做什么？还是回去了三点钟再来罢。"余季瑞坐在马车里头，听得明明白白，暗想我真是被江念祖气昏了，连他见客的时候也忘了。果然还不到十二点钟，这不是白来一趟么！想着，只

得叫马车回去，回到公馆里头，呆呆的也不脱衣服，只是仰面朝天的，在那里想着心事，端上饭来，他也不吃，家里头人问他，为什么连饭都不吃，他说我好好的三万几千两银子买了一所洋房，却便宜了江念祖这个狗头，气也把我气饱了，那里还吃得下什么饭？家人听他这般说法，便也只好由他。余季瑞却眼巴巴的只等到三四点钟，好再到宣兰生那里去求见。说也奇怪，余季瑞平日之间，和着一班朋友，花天酒地的，那时候好像过得十分容易，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混了过去。独独的到了今天，那几点钟的时候，就像几个月的一般，也还没有这般长久，好容易等到三点钟，方才仍旧坐了马车前去，手本传了进去，约有一点钟的时候，方才把他请进客厅，坐在客厅里头，足足的又等了一点多钟，方见门帘一起，那位铁路大臣宣兰生慢慢地走了进来。余季瑞和他虽是同乡，又没有什么统属，论起理来，原好和他讲究同乡的仪注，无奈这位金矿督理余季瑞也是个热中的小人，又有求他的事情，那里敢和他分庭抗礼？见宣兰生走了进来，连忙抢步上前，恭恭敬敬的，请下安去。宣兰生却只把腰略略地弯上一弯，就算还他的礼了。当下彼此坐定，家人送上茶来。宣兰生不等余季瑞开口，先就说自己近来的公事如何忙碌，应酬怎样繁劳，自家身体又亏，精神不继，实在支持不来，满心上想要告退，但还不晓得里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意思。余季瑞听他未曾开口先摆一阵排场，也晓得这位钦差大臣是专爱奉承的，少不得顺着他的口风拍他几句马屁，拍得宣兰生面上微微的有了笑容。余季瑞趁势把自己的来意，并这件事儿的原由一一地告诉了宣兰生一遍。说罢，便立起来请了一个安道：“职道起先还把江念祖当作好人，所以事事托他。不想他这般的奸刁十恶，把职道新买的一所房子，竟要平空侵占起来。他仗着外国人的势力，职道实在的无可如何，总要求大人栽培职道，想个料理的法儿。职道将来，就是衔环结草，也要报答大人的恩典。”宣兰生听他说完了，就把眉头皱了几皱，头儿摇上两摇，沉吟不答。踌躇了一回，方问余季瑞道：“你好好的买房子，为什么异想天开的不用自己的姓名？”余季瑞听了面上一红，低声回道：“职道的意思不过是怕人招摇出去，所以不写名姓觉得妥当些儿，却想不到闹了乱子。”宣兰生皱眉道：“你有钱买房子也算不得什么希奇。这是堂堂皇皇的事情，有什么人来管你这般闲帐，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不写出姓名来？如今上了别人的当，这是你自己过于胆小，惹出来的事情，况且你那个差使人人都晓得是有名的优差，你这会儿对着人说没有钱，谁肯相信！难道你有了钱怕什么人来抢了你的去不成？”正是：失却求田之契，观察堪怜；平分造孽之钱，奸奴得意。未知宣兰生肯和余季瑞解围与否，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三十五回

痴公子忽遇瞒天网
呆观察痛失昧心钱

且说宣兰生对余季瑞道："这件事情是你自家不好，如今差不多木已成舟，叫我还有什么法子？况且他把名字上头签了一排洋字，这就是个千真万确的凭据，你就是和他打官司也是打他不过的。更兼如今的时代都是外国人的世界，我劝你还是认了晦气罢！"余季瑞听了，目瞪口呆，想想宣兰生的说话，自是不差，但他是个一钱如命的人，那里舍得这三万几千两银子，见宣兰生一口回绝，不肯和他设法，只得立起身来，苦苦地哀求道："职道的意思，总想大人和职道想个法儿，现在只有大人的说话，外国人还肯听些，要是除了大人，就是里头的军机，外头的督抚，也不在他们的心上。职道若是去求了别人，也是无济于事，总求大人格外的施恩。"说着，又请了无数的安。宣兰生起先不肯答应，却被余季瑞轻轻的一个高帽子带在他的头上，带得他心上有些活动起来。又见他提着全付的精神连环不断的请了无数的安，也觉有些过意不去，只得把口风放松了些，说道："也罢，我且去把江念祖传到这里来，问他几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再和你想法，碰你的运气罢了。"余季瑞听了，方才大喜，连忙请安谢了。宣兰生见他没有什么别的话说，便端茶送客。余季瑞逼着两手，直挺挺的对着宣兰生，站了一站，才退了出去。宣兰生隔了一天，便把江念祖传到行辕，问他余季瑞的事情。江念祖抵赖得干干净净，说一些不关他事，都是外国人的意思。宣兰生听了，心上明白，晓得都是江念祖掉的抢花，便托着江念祖到外国人那里去两边劝解。江念祖是个势利薰心的人，他见宣兰生近来的声势，甚是赫奕，落得做个人情，便答应了去和余季瑞劝解。去了一天，江念祖又来回复宣兰生道："外国人听说这件事情，有大人在里头劝解，他说不好扫了大人的面子，现在答应了这所房，他和余季瑞各得一半，但大家不许居住，招了买主来卖掉了，大家均分，他说这还都是看着大人的面子，若是别人时，他竟是一些儿活动也没有的。"宣兰生听了，甚是高兴，便随口谢了江念祖几声，江念祖连称不敢，又讲了几句闲话，退了下去。宣兰

生又去请了余季瑞来，和他说了，余季瑞虽然不甚满意，但是也无可如何，总比平空被他占去的好些，着实的谢了宣兰生几句。后来不多几天，那房子卖掉了，却止卖了三万两银子，整整的折了二千，余季瑞分了一万五千两银子，虽然心上难过，却也想不出什么法儿，只得罢了。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忽一日江念祖又到余季瑞公馆里头来，说有事情要见。余季瑞听得江念祖来了，便吃了一惊，暗想他又来做什么，便叫家人出去，回他不在家。家人出去说了，江念祖听了，却冷笑了几声，对那家人说道："你们大人出去了么？可晓得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有要紧说话，要和你们大人说，等你们大人回来，请他明天十二点钟，在公馆里头等等，你就说你们少爷在外头闹了乱子，我是一片好心，来和你们大人商议，要是明天我来，看不见你们大人，这件事情，我可不管了。凭着外国人去和他打官司，不干我事。"说着，就起身走了。家人听了他这一番说话，摸不着头脑，只得进去，和余季瑞说了。余季瑞听了，又大大的吃了一惊，不知自己的儿子，在外头又闹了什么乱子出来。

原来余季瑞的儿子，叫做余重雅，向来甚是荒唐，瞒着余季瑞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无所不为。但是余季瑞扣住了银钱，不肯放松一点，余重雅无可如何，只得在外面东拉西扯的，做着亏空，恰恰又是江念祖私下和他经手，向外国人借了三千块钱，江念祖做了一个保家，有心敲他的竹杠，那借契是外国人亲手写的，全是洋文，江念祖晓得余重雅不识洋文，便和外国人通同作弊，在那三千块钱的数目上头，多加了一个圈，变成了三万，余重雅那里晓得，只说江念祖肯替他借钱，是个好人，糊糊涂涂的，就在借契上签了一个字。那借契上头，原约明三个月归还，到了三个月的期上，余重雅不知怎样的，偷了余太太的金株首饰出来，卖了三千几百块钱，同了江念祖，到外国人那里交代过了，要把借券收回，那外国人起先并不开口，在保险箱内，取了那一张借契出来，看了一看，忽然问余重雅道："你这个钱还是还的利钱，还是算还的本钱？若是还的利钱，却不消要这许多，若是本钱却还不到十分之一，你到底算个什么？"余重雅听了大惊道："我通共借了三千块钱，现在本利一齐缴楚，什么本钱不到，我却不懂，不要你记错了罢。"那外国人听了，顿时变了面皮，把双眉一竖道："什么你只借我三千块钱么，你且把这借据看看，到底多少，再来和我说话。"说着，便把那借契送到余重雅面前，指着那数目的地方，给他看道："你看到底多少？"余重雅看了一看，实在一字不识，就如瞎子一般，只得说道："我实在只借你们三千块钱，你们借契上写的多少，我那里晓得？"那洋人听了大怒道："你又不是个痴子，怎么借纸上写着多少数目，你也不知道，你就肯糊里糊涂的签字，既然你只借我三千块钱，为什么这张纸上，却明明的

写着三万，难道这个借契，不算凭据的么？”余重雅听了，这一惊真是石破天开，云飞海立，呆了半晌，坐在那里，就如木鸡一样，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洋人见他不敢开口，越发得意道：“你不要在这里装着糊涂，装会子糊涂，算不了什么，你做着这个样儿，我这个钱，难道就不要了不成？”余重雅见了这般风势，更加把他吓得闭口无言，几乎要哭将出来。江念祖却在旁边做好做歹的劝那洋人道：“这会儿且不用和他说话，他老子余季瑞，是个有钱的，我们只要去寻到了他，他儿子亲笔签字的借据，怕他赖了不成。”洋人听了，起先还做作不肯放他，江念祖又竭力劝他，方才答应，索性把余重雅刚才带来的三千多块钱的钞票，退还了他，说今天姑且放你回去，明天我们自然来找你的老子说话。余重雅也不敢答应，只得忙忙的走了出去，一想这事不好，江念祖通同了洋人，有心讹诈，自己要是回去了，余季瑞问起来，怎生对答，那时就生得浑身是口，也说不出只借他三千块钱，余季瑞又是一钱如命的人，这件乱子，真个闹得不小。想着事已如此，姑且逃回家去，再说别的。好在身边现有三千洋钱的钞票，不怕没有盘缠，等到将来回去的时候，那时事情已经冷了多时，料想自己父亲，也舍不得一定把他怎生的处治。”想定了主意，也不和家里说知，连铺盖都不带，一溜烟跑到常州去了。

这里江念祖等了一天，便到余季瑞公馆里头来找他，说是他儿子的事情，余季瑞听了江念祖为了他儿子的事，又来找他，晓得一定没有什么好消息，又不晓得到底他儿子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便一迭连声的，要叫儿子来问他。那知追问起来，余重雅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回家，那里寻他得着。余季瑞寻不着儿子，心上怀着鬼胎，忐忐忑忑的不知怎样才好。果然到了明日，江念祖又来找他，余季瑞只得请他进去。江念祖一见了余季瑞的面，就哈哈地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为了令郎的事情，设法儿来找着季翁，其实兄弟心上，很不好意思的。”余季瑞心上虽是恨他，面子上不能不应酬，只得勉勉强强地敷衍他几句，让他坐下，便问道：“不知小儿在外面，又闹了什么事情，要劳你江颖翁的大驾？”江念祖听了，也不言语，就从袖内取出余重雅的借据来，把余重雅签的字，指给余季瑞看道：“季翁请看，这个可是令郎的笔迹？”余季瑞听了，便仔细认了一回道：“小儿的笔迹，确是不差。但是兄弟向来不懂洋文，却不晓得这里头是说些什么？”江念祖依旧接在手中，藏在袖内，微微笑道：“这个么，是兄弟经手令郎的借款，现在已经过期，令郎不肯归还，所以兄弟来找季翁商议，偏偏的这个债主，又是个外国人，极难说话，不晓得季翁的意思，打算怎样？”余季瑞听了，虽也吃了一惊，但还不十分着急，料想自己儿子，在外面荒唐，就是拖些亏空，少则一千八百多则三千二千罢了，再多也没

有什么人肯借给他，况且又是借的洋债，想着不还他也是不行，便开口道：“这个畜生，瞒着兄弟，在外面荒唐，你江颖翁不该糊里糊涂的替他借钱。”江念祖听了道：“当初借钱的时候，季翁却没有和我招呼，这却不能怪我。”余季瑞道：“也罢，这个畜生，既然在外面做了亏空，也只好我认些晦气，和他代还，总是他做了我的儿子不好，但不晓一共本利多少？”江念祖接着说道：“不多，三万块钱，是写的按月八厘，不到一千块钱，如今只要你季翁还了他的本钱，那利钱不还，也就罢了。”这一来不打紧，把个计算一毛不拔的余季瑞几乎吓得直跳起来，那心上的难过好似刀剜肺腑，箭射心肝，一时又急又气说不出那心上是个什么味儿，定了一回神，方急急地问道：“怎么就有这许多，为什么要借给他？我起先答应和他代还，以为不过是三百五百，多到一千八百的事情罢了，那里晓得有这许多，叫我那里有这许多的钱来和儿子还债？不要是你们弄错了，没有这许多罢？”江念祖听了，正色说道：“这是那里说起，有凭有据的东西，又有你们令郎的花押，难道好多说些儿，希图讹你么？”余季瑞又道：“你虽然不会讹我，然而我那小儿，也是个不认得西文的，不知究竟借了多少？”江念祖道：“口说无凭，这是要借契作准的，你若一定不放心，就把你们令郎叫出来，当面问问也好。”余季瑞道：“实不相瞒，小儿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到家，各处找他不着，也不知他究竟往什么地方去了？”江念祖听了，冷笑道：“何如，你们令郎明是情虚走了，还说什么？”余季瑞被他顶得急了，便也硬挺几句道：“你们当初借钱给他的时候，又没有和我打过招呼，你们有本事借出去，便有本事讨回来，为什么要来问我！况且他年纪轻轻的，没有阅历，知道这一笔钱，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我那里就好认帐？”江念祖听了，也不动气，只呵呵地冷笑道：“季翁的说话，倒也不差，但是人家肯借钱给你们的令郎，都是认着你的面子，你季翁一定不肯认帐，我也不好勉强，不过外国人的事情，他却是说得出来，做得出来，不要回来在领事衙门打起官司来，那时你季翁失了面子不算，这一笔钱还是要一五一十的还他，少不了他一个，我劝你季翁还要仔细三思，免得失了两边的和气。你想有你们令郎的亲笔花押为凭，现在你令郎又情虚逃走了，不知去向，明摆着二十四分的理屈，那里和他争得过来！”余季瑞听了，想来想去，觉得实是不差，只得反向江念祖恳情宽限，江念祖便约了个一礼拜的期头，辞别去了。余季瑞等江念祖去了，咬牙切齿的直气得一个发昏，一半是恨着儿子荒唐，一半是恨着江念祖有心讹诈，气了半晌，只得又去求见宣兰生，要他设法。宣兰生问了他的情形，一口回绝，不肯答应。正是：三千三万，可怜公子糊涂；全色全收，何苦奸商垄断。不知余季瑞究竟肯还与否，宣兰生如何说法，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三十六回

获鹿县洋兵围电局
赵寿萱警报受虚惊

且说余季瑞为儿子余重雅，借了外国人的钱，到期不还，恰恰的又是江念祖和他经手，便又来寻着了他。余季瑞急得没法，仍旧去求见那位铁路大臣宣兰生，和他说了原由，要他想法。宣兰生一口回绝道："前一回你来托我的这件事情，还在疑似之间，所以姑且和你想个法子，现在和儿子借人家的钱，有凭有据，又有中人，除掉了欠债还钱，可有什么法子，叫我怎样的和你帮忙?"余季瑞见宣兰生不肯答应，便慌了，又再四的求他，宣兰生只是摇头摆手，不肯应承，又道："依我看来，这件事情，你还是情愿去早些料理，若等到洋人到领事里头去控诉起来，就是说你牵动了他的商业，就是告你有心图赖他的银钱，到了那个时候，坏了名气，还是少不了他一个边儿，却何苦自家多事！你自己回去想想，就晓得我的说话不错了。"余季瑞听了，不知进退，还在那里左一个安右一个安的求他设法，又说他儿子一定不敢借这样的巨款，又是江念祖有心做了圈套，给他当上，总要求大人的恩典，想个法儿，噜噜唠唠的一大篇说个不了。把个宣兰生说得不耐烦起来，面上就有了几分怒气，便冷笑一声道："据你说来，你令郎是个极规矩的人，上了别人的当了，但是既然没有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预先走得不知去向，这是个什么缘故呢?"余季瑞被他驳住了，没有话说，涨得满面通红，十分惭愧，只得连连答应几声道："总是职道糊涂，求大人原谅。"宣兰生又说道："况且我现在办着自家的公事，还忙不过来，你是晓得的，那里还有什么工夫，来管你们的闲事?"说着，不由分说，便端起茶来。那站在外面伺候的家人，见大人举起茶碗来，便提高了喉咙，高叫一声"送客。"早有两个人，走到门旁，把门帘高高的吊起。余季瑞见了不敢多说，只得立起身来，告辞出去。到了家里，脱了衣冠，咳声叹气的想不出一个法子，猛然间把桌子一拍道："江念祖这个狗头，想是前世和他有什么冤家，所以三回五次的，放不过我。"说着，越想越气，把一班家人们，左又不是，右又不是，骂得一个狗血淋头。又回过念头来，自家想想，尽着骂

一辈子的人，也当不得三万块钱，况且辛辛苦苦的谋着了一个金矿差使，只聚了几十万银子，这三万块钱，比不得三百五百三千二千，非同小可，那里舍得就拿出去。想到此处，就如剜了他的肉去一般，只好夹七夹八的，把自家儿子和江念祖咒骂一顿，到底还不肯死心，又去托了别人，要请律师和那洋人申理。但那些律师，问了情节，听说既有证人，又有借契，多摇着头儿，不肯干预，余季瑞无可如何。一瞬到了约期，江念祖又来坐索，余季瑞明晓得不还不行，只得咬紧牙齿，忍住心痛，把那黑龙江赚的些昧心钱儿，到钱庄上去划了三万出来，和儿子还了这一笔借款。可怜余季瑞，为了这件事情平空的耍了他三万银子，气得他就如河豚着网一般，就是死了父母也没有这般难过，呆呆的直过了一个多月，方才渐渐复元。只便宜了江念祖这个混帐东西，两次都和洋人平分，赚了他两万多银子。谁知不义之财，到底不能享用，忽然洋行里头，也出了一件事情，江念祖把这两万多些银子，一齐赔了进去不算外，还把他以前的老本贴了出来。你道可笑不可笑？

原来江念祖的洋东，叫做密伦司，是葡萄牙国的人，孑然一身，并无子女，也没有什么朋友，忽然一病死了，一班和他来往的店家，照例禀请捕房，将他洋行里头的存货器具，拍卖抵偿。江念祖有和他经手借的几笔庄款，一共三万多些，江念祖为着要讨他的好，不用凭据，都用自己出名，又没有什么中人，可以做得证见的，不能控告追缴。那班钱庄里头的人，又不认得这个洋人，借钱的时候又没有说个明白，只和江念祖要钱。江念祖没奈何，只得拿出钱来，一一的算还，花了无数的心思，用了许多多的奸计，骗着了余季瑞的两万多银子，如今加利奉还，依旧弄得个两手空空，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想着在他们讲究性理学的说起来，这就叫天道好还，报施不爽了。

闲话休提，只说起铁路大臣宣兰生来，上集书内，已经表过他是章中堂的门生。章中堂以前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时候，创办招商电报，宣兰生着实的出力赞成。那时的风气还没有开，军机里头还有人在那里窥笑他们，为什么花了许多银子，去办这样的事情，但为着章中堂是三代老臣，功高望重，不好怎样地驳他，姑且依着他的意思，拨款试办，就把章中堂派了个轮电两局的督办大臣。章中堂因为这件事情宣兰生在里头十分出力，那时他正在津海关道任上，就破格奏请，把宣兰生派了个会办大臣。章中堂的事情也多，就把招商电报两局的事，统统都交给宣兰生一人办理，章中堂不过算个虚衔的督办罢了。起先有时也还问问的两局的事情，后来竟不问了，一切用人调度的大权，都归宣兰生一人执掌。宣兰生十分得意，这一天，正在签房，查点各处电报局的公事，却却的看见了直隶获鹿县电报局委员的一个禀贴，上面图书密密，花押重重，

像有什么紧要公事，暗想这获鹿电报委员是赵寿萱，他有什么公事，为什么不发电报，难道又被洋人占了不成？便皱着眉头，拆开看时，果然又是被洋兵占据，禁止委员擅发电报，所以那赵委员发了一个禀贴，细细的禀陈占据情形。宣兰生看了，甚是不快，看到后来，猛然双眉一竖，把桌子一拍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奸奴，这还了得。"看官，你道这禀贴里头说的什么事情，如今且把宣兰生一边按下，待在下把那洋兵占据电局的情形，说将出来。

只说那获鹿县地方，原是正定府的属县，地方虽然简陋，却倒是直隶省内，来往的一个通衢。那时联军已经入了北京，联军统领华德西，因为要开拓行军电线，派了几队德国马兵，把正定府一带的电报局，一齐都占据住了。那获鹿电报局，本来是一个门局，委员赵寿萱也和宣兰生有些亲戚，当下同着一班报生，正在那里吃饭，忽见看门的信差，飞一般七撞八跌地走了进来，气喘呼呼地嚷道："不不不不好了，洋洋鬼子来了。"赵寿萱听了，只吓得魄荡魂飞，心惊胆战，把饭碗也丢在地下。众人一齐惊得呆了，都想要往外逃走。说时迟，那时快，早听见咯吱咯吱，一片的皮靴声响，走进几个洋兵来。为首的一个是德国的陆军千总，穿着一身军服，腰佩长刀，雄纠纠气昂昂的从外面走了进来。见他们往外要跑，便伸手把他拦住，口内咕噜咕噜地说了几句，也不懂他说些什么。那班电报局里的报生，只会勉勉强强地说几句英国话儿，那里懂什么德国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只是立在那里发呆。那德国兵官，见他们不懂，又指手划脚的朝他们说了一遍，似乎是叫他们不要逃走的意思。赵寿萱听了，还是不懂，那德国兵官就有些不耐烦起来。赵寿萱看了，更加吓得神魂失据，一时间吓昏了，跪在地下，连叫大人。那班报生，见总办已经下跪，也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跪了下去。正在磕头，忽又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不慌不忙，对那德国兵官说了几句德国话。德国兵官大喜，连连拍手，又和他咕咕唧唧地说了半天。众人跪在地上，听得声音甚熟，回过头来，偷眼张望，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局里的领班林良栋。这林良栋的老子，从小在德国洋行里头，当个通事，所以林良栋也会说几个德国话儿。在电报局的时候，只用英文，用不着法文、德语，如今却用着了。当下林良栋和那德国兵官说了一回，那兵官用手指着跪在地上的那几个人，却哈哈地笑个不住，又对林良栋说了几句。林良栋便走过来，对赵寿萱说道："他说叫你们只顾起来，他们外国没有请安磕头的规矩，你们不要害怕，他并不是来杀害你们的，不过要把我们的电报局做他的行军电线，不许擅发电报，不许私出局门，只要依着他的说话便了。"赵寿萱听了，好似逢了郊天大赦一般，连忙扒了起来，还口口声声的赶着那德国兵官，叫他是洋大人。那兵官虽然不懂得中国话儿，那大人两个字

儿，听人家叫得熟了，有些懂得这个意思，便又笑着对林良栋摇摇手儿，说了几句。林良栋和赵寿萱说道："他说并不是你的上司，和你没有什么统属，不要用这般的奴隶心待他。"赵寿萱听了，满面羞惭，速速应了几个是，不敢开口。自此之后，这个电报局，就被德军占据了起来，把那电报局四边，都团团围住，又派了两个人，看着机器房，不准赵寿萱私发电报，连叫人出去买办食物，都要得了兵官的允许，才得出门。出人的时候，还要在身上搜寻一遍，恐怕有什么违禁的东西。赵寿萱虽然害怕，却又不能逃走，只得提心吊胆地听他们怎样指挥。只有林良栋会说了几句德国话儿，那兵官甚是欢喜，许他出入自由。

这林良栋的为人，本来是个头等无耻的东西，他见德国兵官，略假词色，他就挺着个胸脯，仰着个面孔，得意扬扬，十分高兴。赵寿萱和一班报生，倒反要好好的奉承他，他还对着他们说道："那一天若不是我懂得他们的说话，只怕你们的吃饭家伙，早搬了地方了。你们现在须要把我当总办一般看待，我便不出你们的岔儿，如若不然，我一个不高兴，只要把舌头尖儿挑上几挑，不是我说句大话，哈哈，你们这几条性命，都在我的手内。"众人听了他这般说法，心上虽是恨他，却又不敢不顺着他恭惟几句。林良栋在德国兵官面前，又要讨他的欢喜，便无中生有的造出无数的谣言。那时德国的钦差，被拳匪糊里糊涂地杀了，一班德国的兵士，痛恨拳匪，不得要把直隶一省的人，通通当作拳匪，剿灭无遗。不过碍于公法，不能做这样惨毒的事儿罢了。林良栋却想了巴结他们的法儿，捡那平日晓得殷实些儿的店铺，不是对着兵官说他窝藏拳匪，便是说他聚众结盟。德国兵官听了他的说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派几个马兵，同着林良栋去把那人立时立刻地拿来，审问他到底是拳匪不是。审问的时候，都是林良栋坐在旁边，做个通事，往来传译。林良栋却私下叫人去问那拿来的人索贿，三百五百，一千八百，看着那个人有钱没有钱，定那贿赂的多寡。那班人要保性命，谁敢不应？只要那送的钱，到了林良栋的手中，他便到德国兵官面前去和他开脱，也有说是仇家误告，也有说是访事不实，果然德兵官一说一听，只要他说的话儿，要杀就杀，要放就放，从没有驳回过他一句。赵寿萱一班人在旁边看了，暗暗的稀奇，暗想他也是个中国人，不过会说了几句德国话儿，为什么德兵官就肯这样听他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好像是线提傀儡，由着他播弄的样儿。正是：中原年少，忽呈弥子之身；海外虬髯，且捣南风之杵。不知德国兵官为甚肯听林良栋的说话，请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三十七回

赵寿萱深宵窥秘戏
林良栋见色起淫心

且说林良栋撮哄着德国兵官，要东就东要西就西，赵寿萱和一班报生，在旁边看了，十分疑惑。那德国兵官自从占据了电报局，便住在赵寿萱的房内，把赵寿萱赶了出来。那一班报生的床帐，也都被他们占了，只得同着赵寿萱在厨房隔壁一间柴房里头暂住。大家挤在一堆，只有林良栋的房间不动，安安顿顿的住在里头。一班德兵，见主将和他要好，也都肯听他的说话，大家巴结着他。赵寿萱们一班人看了，自然有些妒忌，却只想不出德国兵官为什么这样的器重着他。有一天晚上，赵寿萱睡了一回，觉得腹中有些咕噜噜的作响，一时间绞痛起来。赵寿萱便翻身坐起，悄悄的出了柴房，黑天蓦地的摸到毛厕里头，又不敢点火，轻轻地蹲下，出了一个大恭，登时那肚子就觉得松爽了好些。赵寿萱不敢声张，仍就鹤行鹭伏的悄悄回来。恰恰走过那兵官窗口，见里头点得灯烛辉煌的，又有人在里头说话。赵寿萱吃了一惊，气也不敢多透一口，连忙把身子缩短了些，伏在那窗盘外面，窥探他们的举动，看里头是什么人。又听得那说话的声音低低微微的，夹着些嘻笑的声音，好像是个女人的样子。赵寿萱听了，更加疑惑，连忙用着目力，望窗缝中间细细地看时，不觉又吃一惊，倒退了几步，暗想原来又是这个东西，怎么竟做起这个无耻的勾当来了。一面想着，恐怕被他们里头晓得，又不懂他们在那里说些什么，便一步一步地摸着回来睡了。看官，你道赵寿萱看见的是什么人，在那里和德国兵官做些什么，在下做书的也要卖个关儿，不来说破，等看书的列位看官，自家揣度，得个言外的意思罢了。

闲话休提，且说赵寿萱本来是读书出身，后来读书不成，改了行业，捐一个小功名，打算出来混碗饭吃。不知怎样的钻着了宣兰生的门路，派他当个电报委员。虽然读书人一作了官便改了本来面目，但赵寿萱还没有深入宦途，那一点先天的书毒到底还在他性质里头，没有除掉。自从那一天晚上，看见了那般怪状，心上便觉得有些愤愤不平，暗想我们中国事事都具着奴隶性质献媚外

人，千般百种地想着法子巴结外国人，也还罢了，为什么还要舍着自家的身体去巴结他，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正在心上这般暗想，却却的看见林良栋挺着胸脯，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一面孔得意的样儿，大踏步在里面走了出来。见了赵寿萱也不招呼，略略地点一点头，便望着外边要走出去。赵寿萱见了林良栋的面，好像有一双手，在喉咙里探出来，要和他说话的样儿，忍不住向着林良栋，把手招招道："请略停一步，我有句要紧的话儿，要和你说。"林良栋听了，傲然答道："你有什么话儿要和我说，只管说就是了。"赵寿萱要和他说时，又怕给别人听见，便拉着他的手道："请到我们房里坐一回儿，好细细地说给你听。"林良栋鼻子里嗤地笑了一声道："你们的房间不就是那厨房左首的一间柴房么？那种腌臜的地方，亏你们怎样好住，还要叫我去坐一回儿？不瞒你说，这样的地方我实在不能领教，你有什么说话就在这里说罢。"说着摇头摆脑的甚是得意。赵寿萱听了，本来就是一肚皮的气儿，听他说到此际，再也忍不住了，冲口说道："我们住的地方，虽然龌龊，我们的身体，却都是干干净净的，为什么你忽然这样的嫌恶起来。"林良栋听了，还没有听出赵寿萱说他的意思，便不耐烦道："问你有什么说话，你又不肯说出来，只顾这样咕噜咕噜的，算个什么样儿。"赵寿萱心上虽然不快，却也不敢糟蹋他，只说道："你不要嫌我多口，我要劝你一句话儿，那一班铺户，都是我们中国的同胞，我们不能保护他也还罢了，还要说他们是拳匪的同党，害得他们一个个的荡产倾家，实在我看着可怜得很。你既然会说德国话儿，那兵官又待你甚好，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劝劝他的性儿，不要这般暴燥，累及无辜。要晓得拳匪杀了德国钦差，是京城里头的事情，和这获鹿一县的人，什么相干？你若肯苦口劝他，他一定没有不听的，那时这获鹿县里的一班铺户，就都受你的好处不浅了。"林良栋听了，非但不听，倒反觉得甚是厌烦，红着面孔怒道："这都是他们做的事情，与我什么相干，难道我管的了他们的事么？"赵寿萱听了勉强捺住了怒气，又道："不是这般说法，因为那德国兵官和你交情甚好，所以要你去劝劝他，并不是叫你去干预他的事情。"赵寿萱一句无心的说话，不料那林良栋想差了路头，只说赵寿萱晓得了他的秘密，有心在那里枭他的痛疮，登时满面通红，双眉倒竖，大怒道："你说的什么话儿？我和那兵官有什么交情？我是个中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不过我会说了几句德国话儿，和你们做做通事罢了，什么交情不交情的，这般混说？"一面说着，一面气忽忽的，翻身转来，向里便走。赵寿萱见了这般光景，便打了一个寒噤，晓得事情不好，今天这几句说话，可闹出乱子来了。但是解既解不来，逃又逃不脱，正在惊慌之际，只见林良栋同着那兵官，忙忙的走了出来。那兵官一脸的怒气，走到赵寿萱面

前，就一回手，拔出那腰内的一把佩刀来，寒光闪闪，冷气森森的，在赵寿萱面上，晃了一晃，就要往下砍来。吓得赵寿萱把方才那一点儿书毒飞到东洋大海去了，叶咚的一声，双膝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如捣，口中苦苦地哀求，只说："我没有什么错处，洋大人为什么要杀起我来？"那德国兵官见他扒在地下砰砰硼硼地磕着响头，手内的刀未免停了一停。赵寿萱趁着这个空儿又朝着林良栋即首哀求道："我们几年的同事，求你说一个情，救救我的性命。"林良栋听了，觉得甚是好笑，便把手对着那兵官，做一个手势，似乎拦住他的意思。那德国兵官见了，便收住了刀，对林良栋说了几句话儿。林良栋便翻给赵寿萱听道："他说他们帝国军人的名誉，是最要紧的，比他们的性命还要要紧些儿。你说我和他有什么交情，是有心毁败他的名誉，就是损了他们的国威，所以他气得不可开交，一定要来杀你。"赵寿萱听了，方才晓得林良栋做贼心虚，错听了一句说话，只认是赵寿萱故意笑他，老羞成怒，把那兵官撮弄出来，和他出气，当下连忙朝他叩头道："我说的实在是朋友的交情，并不是说你们的坏话。我就是天大的胆，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儿。"林良栋听了把鼻子一动，眉毛一挑，微微地冷笑道："哼，只怕未必罢！"赵寿萱听了，满心着急，便拿出那迷信神权的习气，罚起咒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下，说道："我若有心说这样的话儿，天诛地灭。你可相信了么？"那林良栋的为人，虽然可恶，却也有些迷信的地方，听得赵寿萱当天发誓，那疑心便去了几分，故意地又冷笑道："既然如此，我便和你说个情儿。做不到，做得到，看你的运气。但是以后须要小心些儿，若再是这样地乱说，我可不能和你说情了。"赵寿萱不等说完，喏喏连声地答应道，"此后再也不敢的了。若再说了什么话儿，听凭处治。"说着，林良栋便对德国兵官，指手划脚地说了几句。德国兵官不住地点头，就把手对着赵寿萱，指了两指，似乎叫他起来的意思。林良栋在旁说道："今天总算你的运气，听了我的说话，叫你起来。"赵寿萱听了，心上方才一块石头落地，便又磕了几个头，才扒起来。忽然又见德国兵官举起那明晃晃的刀，直过来，吓得赵寿萱"阿呀"一声，把眼睛一闭，觉得额子冰凉的，这么一下，更把他吓得渺渺茫茫的，好像已经死了一般。不想等了一回，还没有死，勉强大着胆子张开眼来一看，原来德国兵官没有杀他，只翻过刀背来，轻轻的在他颈上拍了一下。赵寿萱到了这个时候，才把出窍的三魂六魄一齐归在身上，立在旁边，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开口。德国兵官看着他，嘻嘻地笑，忽又走近身来顺手把他的辫子拉住，用力一顿，赵寿萱立脚不住，跌了一个仰面朝天。德国兵官见了他这样的戎腔，哈哈地大笑一声，头也不回，同着林良栋走了出去。赵寿萱扒了起来，只得忍气吞声的一声不响，自回柴房去了。

只说德国兵官把电报局占了多时，林良栋仗着他的势头，在外面张牙舞爪的无所不为。那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在下也说他不尽。只说林良栋有一天在局里，没有什么事情，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出来各处乱跑。跑到城门口，忽然回过头来，见一家小小杂货店，柜台里头，坐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人，好像还是个闺女，虽然身上穿着几件布衣，头上也没有什么首饰，却是丰神婀娜，举止大方，眉锁春山，目涵秋水。惊鸿媚夜，肤凝红玉之酥；飞燕回风，腰锁胜衣之骨。碧玉小家之女，绿珠金谷之香。真个是镂雪为肌，团琼作骨。低着头坐在那里，不知想些什么。把个林良栋看得呆了多时，眼光好似被他吸了去的一般，暗想我眼睛里头，女人也不知看见了多少，像这样相貌的，却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想着，不知不觉的自家跳下马来，走到柜台外面，呆呆的立在那里，目不转睛的看着那女人的脸儿。那女人偶然抬起头来，见林良栋这般立着，认是他要买什么东西，便问了他一句。林良栋听着他这样的新莺巧啭，雀舌生香，不由得愈加倾倒，一时间不问好歹，就闯将进去。那女人见了，吃了一惊，问他进来做甚？林良栋也不开口，只一把拉着那女人的手，往里便走道："我们到里头去说句话儿。"看官且住，这林良栋自从认得了德国兵官以后，趾高气扬，无论什么人，也不放在他的眼内，差不多就是皇上皇太后的上谕，他也看得不算什么，只要他拍好了外国人的马屁，就是一个天字第一号绝好护身的法儿，不要说这样小小的一家铺户。一时间看着那女子这般丰致，忍不住色胆如天，一手拉了她便走。那女人出其不意，挣扎不住，一直被他拉到里边，吓得她魂飞魄散，高声喊起救命来。原那女人是开杂货店王三锡的女儿，年纪止有十七八岁。王三锡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媳妇，一家四口，开着个店儿，赚些利钱，倒也不愁过活。这一天王三锡和儿子到隔壁斗牌去了，叫了女儿出来，叫她看着店面。不多一会，忽然听得女儿的声气，在那里喊叫。父子两个大吃一惊，顾不得斗牌，三脚两步地跑回家去。只见一个不认得的人，正把女儿抱在怀里，浑身乱摸。女儿抗拒不来，只在那里拼命地哭叫。父子两个，见了这个样儿，怒气冲天，赶上一步，大骂道："杀野的死囚，青天白日，就敢这般无礼，难道是不晓得王法的么？"说着，王三锡便抢过来，拆开了他的双手，放过了女儿，把林良栋一把直按到地下去，挥拳便打。父子两个服侍一个，只打得林良栋浑身疼痛，口鼻歪斜，口里哼着说道："你们不要这般大胆，我是外国兵官营里的人。"王三锡和他儿子正在盛怒的时候，那里听得见，越发的拳头脚尖如雨点一般下来。正是：堂前白刃，幸留令尹之头；门内青娥，记取婵娟之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王三锡全家遭惨祸
宣兰生设法诱奸奴

且说林良栋被他们按在地下，拳脚交施，打得个不亦乐乎，方才把他放了。推出门去，又骂道："看你这个样子，就不是个东西。下回再敢这般冒失，那可不要见怪，没有今天这样的便宜了。"林良栋被他们打得昏头搭脑的，也不晓得他们说些什么，抱头鼠窜的，勉强扒上原来的马，慢慢地踱回电报局来。德国兵官正在厅上坐着，忽见林良栋一跷一拐地走了进来，衣裳破碎，神色仓皇，那面上更加好看，就如开了个果子铺的一般，红的青的黄的紫的，横七竖八的，一齐堆在面上。德国兵官见了这般形状，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连忙问他："你到那里去，弄得这个样儿回来？可见吃了人家的亏么？"林良栋见了德国兵官，就造出一番说话，哭诉一回，说："城门口一家开杂货店的，父子两人，都是拳匪的头目。见我骑着马过去，马上的鞍子，是个洋式的皮鞍，他就硬说我是外国人的奸细，又说我是通洋的二毛子。不由分说，把我掀了下来，几乎打个半死。幸亏旁人劝解，方才放我回来。"一面诉说，一面又哭起来。德国兵官听了拳匪头目的几个字儿，早已怒气冲天，眼珠出火，也不追问他别的话儿，立刻派了十个马兵，跟着林良栋，飞一般直到城门口来。林良栋一眼看见王三锡父子两个，还立在门口，指天画地的和众人讲话。林良栋一马跑到面前，对着洋兵说了几句，早上来了几个马兵，如狼似虎的，把王三锡父子二人扭住，鹰拿燕雀的一般，掩在马上，拨转马头，风驰电掣的去了。剩下一班众人，和王三锡的女儿、媳妇见了，只吓得浑身乱抖，面白唇青。王三锡的女儿、媳妇，见父亲、丈夫给外国人平空捉去，又是方才放走的那个人，走在前边，和他们引路，晓得事情不好，又想不出什么主意，只是不住地啼哭。好容易才央了一个人，请他出去打听。原来他们也晓得电报局里头，屯着一队洋兵。那打听的人，不到别处，一直到电报局来。这且按下，只说林良栋拿了王三锡父子回来，十分得意，连忙带着他们回来，见了德国兵官。德国兵官厉声诘问，王三锡父子两个，被他们拿来的时候，早已吓得昏了，又不懂那兵官

的说话，跪在地下，只是索索地乱抖，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林良栋吃了他们一场大亏，把他们恨入骨髓，便随口对德国兵官说道："这两个人，实实在在都是拳匪的头目，别的都不要说，只他们家里，还立着神坛，更有许多军器，你想不是拳匪是什么?"德国兵官听了，果然信了林良栋的话儿，满心大怒，便不由分说，把王三锡父子两个，绑着两手，推出门来。那兵官从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了他们两个，拨动机关，砸砸的两响，王三锡和他儿子，连个阿呀都没有喊得出来，就直僵僵的倒在地下，动也不动一动。那德国兵官仍旧把手枪纳入衣袋，走进门来，对那手下的一班兵士说道："今天在这里杀了两个拳匪的头目，总算给我们钦差报了冤仇。"一班军人听了，轰然答应一声，一个个一齐拍手，都叫"大德国皇帝万岁！大德国陆军万岁！"林良栋在旁看了，觉得心上快畅非常。暗想他们两个人一齐死了，那个女人不怕他飞上天去，慢慢的还是在我的手中。不说林良栋这般暗想，且说那打听消息的人，远远地听见枪声，心上就是卜的一跳。渐渐地走到门口，见门外躺着两个死人，这一吓非同小可。看那死人身上的衣服，却就是王三锡父子两个的样儿，想来一定是他们两个了，连忙回过身去，撒开两腿，拚命地跑。跑着还不住地回顾，恐怕被洋兵追来拿去，要照样的用洋枪打他。一口气跑了回来，直跑得他张开了一张大口，气喘如牛，汗流不止。还没有到杂货店门口，就看见王三锡的女儿和媳妇两个，噙着一把眼泪，呆呆地在那里望他，就直着喉咙喊道："不好了！他们两个人，都被洋枪打死了。"王三锡的女儿、媳妇听了，真是平地风波，青天霹雳，阿呀了一声，两个都跌倒在地，急血攻心，晕了过去。一班邻舍见了，甚是替她们伤心，便连忙去煎了些姜汤出来，分头灌救，把两个人救了转来。由不得捶胸顿足，抢地呼天，放声大哭。这一场大哭，真个哭得个天地为愁，风云失色，石人下泪，猿鹤伤心。一班人听着，虽然也替他难过，只得倒来劝慰她们，勉强把她们劝了进去。谁知姑嫂两个进去多时，一些声息也没有，静悄悄的，好似睡着了一般。众人见了，知道事情不妙，急忙同几个人，闯到里头看时，只见姑嫂两个，一左一右，高高的吊在梁上。正是：珠沉玉碎，双悬苏季之梁；月缺花残，两缢莫敖之谷。可怜好好的一家人家，轻轻的四条性命，都送在林良栋的手中。你道这个丧心病狂的刁奴，无耻害民的奸细，可该杀不该杀？当下众人看了，嗟叹一回。然而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只得买了几口棺木，先把姑嫂两个成殓起来。又派了两个人，到了晚上到电报局门外去，把王三锡父子的尸首，背了回来，一同成殓，这且不提。

只说林良栋这件事儿，渐渐的电报局里都晓得了。赵寿萱和一班报生，人人切齿，个个酸心，但是都怕着外国人，不敢将他怎样。见了他的面，倒反还

要奉承他一回。林良栋起先的意思，原想要跟着这个德国兵官到外国去，所以拚命的作恶，在外面无所不为。那德国兵官起先也含含糊糊地答应着他，后来接到了联军统帅华德西的一封电报，有了撤兵的日期，那兵官不过是一个陆军千总，没有什么权力，军营里头不能无缘无故地带着一个中国人同走，便把这个情形，对林良栋说了。林良栋大大地吃了一惊，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暗想：我在这里做的这些事情，往往都和众人反对。原是靠着他们的势力，打算将来和他同转北京。不想他现在忽然反悔，把我留在此间，万一那些受害的人，要来报起仇来，这便如何是好？想着不觉害怕起来。忽又转念一想道：我现在好在手内有的是钱，等他走了之后，我想个法儿，告假回去，从此不当这个电报局的事儿，也就是了。想到此处，便又放心了些。但是那德国兵官，差不多将要走了，不得不翻过脸来，把那赵寿萱敷衍一番。想着，便走到赵寿萱住的柴房里来，登时改变了一付面孔，总办长总办短拍了他一回马屁。赵寿萱见他和前两天好似换了一个人的一般，心上甚是诧异，后来听他说到德国兵官接了统帅的电告，就要撤兵回去。赵寿萱听了，方才恍然大悟，但又不敢说他，只得和他敷衍一回，林良栋方才去了。到了次日，赵寿萱暗中看他们的动静，果然一个个都在那里整备行装，好像就要拔队起行的样子，连那门口看守的两个马兵，也去收拾行李去了，不像往常一般，出入的人，都要搜检，却松放了好些。赵寿萱心中暗喜，便悄悄地写了一个禀贴，把林良栋的劣迹，从头至尾，一一地细说一番，又说他强奸妇女，害了王三锡一家四口的性命，要请宣兰生想个法儿，照例重重的办他。写好了，大着胆子，叫个厨子，候着出去买办食物的空儿，把禀贴放在裤腰里头，慢慢地溜了出去。也没有人来盘诘他，那厨子出了大门，一溜烟溜到县署，见了那位知县大老爷，把禀贴交付，请他加封代寄，便又一溜烟溜了回来。幸亏那一班洋兵没有留心，也没有什么人晓得。又隔了一天，洋兵果然拔队起行。那德国兵官临走的时候，把赵寿萱叫了出来，对着赵寿萱把手指指林良栋，又指指那自己的心，说了几句话儿又拔出刀来，在赵寿萱面前一晃，吓得赵寿萱连连倒退，脚步踉跄。林良栋连忙上前扶住道："总办不必害怕，这是他在这里和你说话，把我这个人交给总办，说请总办好好的招呼。如不然，他就要和总办说话。这原是他过虑的意思，其实总办向来待我们是极好的。"林良栋说着，又向德国兵官说了一回，那兵官方才点点头儿，率众去了。

洋兵去了之后，赵寿萱非但在林良栋面前没有什么话儿，倒反还谢他保护全局的功劳，说："要不是你懂得他们的说话，现在这个局里头，不知要被他糟蹋到怎样一个分儿，真真是不堪设想的了。"林良栋见赵寿萱这般说话，便

把心放下了几分，但终久抚心自问，做的事情，没一件是可以对得过人的，便也不由的天良发现起来，觉得心上总有些忐忐忑忑的，想要告假回去，又怕赵寿萱不肯放他，正在进退不得之际，忽然的天从人愿，上海总局里发了一个电报过来，把林良栋升了电报沪局的领班，叫他立刻前往。林良栋见了这个电报，大喜过望。原来这电报沪局，是电报局里头有名最好的地方，别人拚命的谋干也谋干不到，更兼获鹿是一个小小的子局，平空的把他升了上海的领班，况且他是个苏州人，正在那里想告假回去，恐怕总办不肯放他，恰恰的来了这个电报。林良栋欢喜非常，便进去和赵寿萱说了，赵寿萱也没有什么话说。林良栋立刻收拾好行李，辞了赵寿萱，搭了正定的火车，到了塘沽，换坐轮船，不一日到了上海。先到电报学堂去了一趟，又到沪局去见了总办。果然沪局领班出缺，就把他补了领班。林良栋十分得意。不想到了上海不到十天，忽然的总办把他叫到签押房内，满面笑容地朝他拱手道："恭喜恭喜！"林良栋摸不着头脑，呆了一呆，那总办对他说道："兄弟昨日在督办那里，提起你的大名，督办就说要你去见见，恐怕有借重的事情。这不是一桩喜事么？"林良栋听了更加高兴，暗想今年想是我交了好运，料想督办这回传见，一定有些好处。心上想着，口内免不得谦逊几句，便退了出来，去办那自家的公事。办了一回，觉得有些疲倦，便立起身来，只见一个差官打扮的人，走进屋内，手中拿着一张名片，问着林良栋道："有一位姓林的林老爷，可在这里？"林良栋道："只我便是姓林，你问他做甚？"那差官听了，便朝他请了一个安道："我们大人要请林老爷去见见，说有商议的事情。"说着便把一张名片呈上。林良栋接过来一看，只见写着"宣成衷"三个大字，晓得就是电报督办宣兰生，不觉又惊又喜，心上突突地跳了几跳，便对那差官说道："劳你的驾，请先回去请安，我立刻上来禀见。"那差官答应了一声，便先走了。这里林良栋便换了衣服，带了手本，又特特地雇了一部马车，修容饰貌的预备着禀见这位钦差大臣宣兰生。到了门口，把手本递给号房，说明来意，号房给他回了进去。不多时，便出来叫请，把林良栋引到客厅里头，坐着等候。约有一刻多钟的时候，宣兰生慢慢地踱了出来。林良栋连忙抢步上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宣兰生却甚是客气，满面春风，急急的将他扶住，叫他坐下。林良栋又请了一个安，方才斜着身子，挺着胸脯，轻轻地坐下。宣兰生开口便说道："前几天接着赵寿萱的禀贴，说你德文甚好，并且德国马兵占据电报局的时候，幸亏你懂得他们的说话，在内周旋。昨天沪局委员，又提起你的名字。恰好现在苏州抚台沙中丞，要在衙门里头设一个报房，几次写了信来，问我要几个报生，并要一个熟谙样务的人，带着报生同去。我看你精明干练，这件事儿，一定游刃有余，况

且抚台那里不比别的地方，将来总还有些好处。我想就把你派到苏州去，不知你自己的心上怎么样?”正是：香罗三尺，伤心燕子之楼；遗恨千年，肠断摧花之雨。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诛国贼凉血溅驴头
卖风情华妆游马路

且说宣兰生对林良栋说道："我的意思，打算就把你派到苏州去，你自己心上怎么样？"林良栋听了，十分高兴，便请了一个安道："谢大人地栽培。将来倘有寸进可图，都是大人的恩典。"宣兰生又对他道："沙中丞几次信来，问我要人，那意思甚是要紧。你就回去收拾随身行李，越快越好。我明天备了咨文，就派两个差官，和你先去。随后再拣了报生，咨送过去。你见了沙中丞的面，代我致意一声。"说着，就端茶送客。林良栋退了下来，忙忙急急地收拾了衣箱行李，预备动身。心上想着，甚是欢喜，暗想："只要抚台的性情和我合适，当了几年差使，少不得要开保举，那时慢慢地升转起来，怕不是个道台么？"心上这么一想，甚觉开心，便又想着将来得了功名，要怎样地挥霍，要如何地设施。想得一个心，七上八下的灌满了无数的迷汤，直想了一夜，方才略略地睡了一回。起身换了衣服，迳往宣兰生那里伺候。号房见时候甚早，便对他说道："这个时候，大人还没有起来，你有什么事情，只顾去去再来。要差不多两点钟的时候，大人才见客呢。"林良栋听了，只得走了出去，到马路上走了一转，又买些路上应用的东西，直混到一点钟，方才又到铁路总公司来，央那号房传进手本。果然不多时，便传他进去。宣兰生和他说了许多温语，又道："现在时候也差不多了，你便早些上船也好。"林良栋答应了一声"是"，宣兰生便叫一声"来"，只见门帘起处，两个差官打扮的人，走将进来，穿着缺襟袍子，天青马褂，头上带着水晶顶子，摇摇摆摆地拖着一枝蓝翎，脚下薄底快靴，走进来，就规规矩矩地站在旁边，一声不响。宣兰生问道："公事可曾领到？"二人齐声答应："领到了。"宣兰生便指着林良栋对他们说道："你们好好地伺候这位林老爷到苏州去，当面见了沙大人，给我请安。咨文是要紧的，也要当面呈递。路上诸事小心，不可大意。去罢。"那两个差官又齐齐地应了一声，便朝宣兰生请了一个安，似乎是禀辞的样子，退了出去。林良栋见宣兰生没有什么话儿，便也请安辞出。宣兰生只立起身来，朝他点一点头

道："恕不送了。"说着，就自家进去。林良栋退了出来，早有那两个差官赶上来，和他招呼，十分恭敬，又替他到电报局去起了行李，送到船上，照应得甚是周到。说起话来，林老爷长，林老爷短的，叫得应天价响。林良栋倒有些过意不去起来，要拉那两个差官坐在一起，无奈他死也不肯，只说："大人叫我们路上好好地伺候林老爷，怎么好和林老爷坐在一起？要是给大人晓得了，还了得么？"林良栋见他们这般规矩，也只得罢了。上海到苏州的轮船，只消一夜，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早到了。林良栋却直睡到七点多钟方醒，睁开眼来一看，见那两个差官，已经把行李收拾得停停当当，只等他一个起来。那差官又料理他的手巾脸水，就是自家用的家人，也没有这般勤谨。林良栋见了，十分感激，免不得称谢几声，那差官连声不敢。林良栋梳洗过了，便同着差官，上岸进城。先寻了一个客寓，安顿了行李。林良栋换了公服，差官带了咨文，一同到抚署前来。差官对林良栋道："林老爷去投手本，在官厅上坐了一回儿，等我们去投进了咨文，抚台自然传见。"林良栋答应了。一个差官，便去和他投了手本。一个差官带着咨文，和号房说明来历，号房便带他进去，见了巡捕官，一直去见抚台去了。这里林良栋坐在官厅，一个人心上转着念头，想着抚台传见起来，如何问话，怎生回答，又想着当这个报房，也不晓得有多少薪水银子，约摸着总比当这个领班好些。心上胡思乱想的，一等就等了两点多钟，声息杳然，连那一个进去的差官，也不见了。林良栋等了多时，心上十分焦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只有那一个没有进去的差官，站在官厅外面，伺候着他。却却的这一天，不是上衙门的日子。官厅里头，没有什么人。林良栋静悄悄的，又等了一回，还不见有人出来，却听见远远地里面高声直喊："到外面来！"叫了一声伺候，外面接接连连地答应一声，忽然门上放起炮来。林良栋暗想：原来抚台见个客，也要放炮的。正在暗想，早听得烘隆烘隆的，放了九个大炮，就看见有许多戎装将士，匆匆忙忙地都赶进来。又有的两边乱走，不知赶的什么事儿。那样子甚是严肃。不多一会，又听得大堂点响，鼓乐齐鸣。想是抚台出来了，自己便立起来，整整衣服，好预备去见抚台。果然一刻儿的工夫，一阵脚步声音，自远而近，当头两个武官，佩刀军服，后面还跟着一二十个雄纠纠气昂昂的亲兵。林良栋这个时候，不晓得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呆了一呆，再也想不到是来拿他的人。当下两个武员走了进来，对着林良栋高声问道："你可就是叫林良栋么？"林良栋一个"是"字还没有答应出来，只答应了半句，早被武员喝一声："拿下！"那一班亲兵一拥上前，七手八脚地把林良栋擒住。把一个林良栋吓得魂不附体，忙问："你们是做什么的？我是上海宣钦差那里的人，要见抚台大人的。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这般罗唣？不

要认错了人罢。”那一个武员听了，并不开口，一个武员对他说道：“我们是奉上差遣，概不由己。抚台大人指名叫我们拿你，可不晓得你犯的是什么罪名。你有什么说话，到抚台大人那里去说就是了。”说着，便推推拥拥地把林良栋直推到二堂上来。林良栋这个时候，觉得自己的一个身体，渺渺茫茫的，一些着落的地方也没有，好似做梦一般。到了二堂，偷眼望上看时，只见二堂上面，把印敕供在中间，抚台却反坐在旁面。两旁侍从的人，就如一座屏风，两边围列。看罢，便战战兢兢地跪下，听得抚台在上面问道：“你就是林良栋么？”林良栋战抖抖的，应了一声“是”。抚台哼地冷笑一声道：“你也是中国的子民，为什么舍着自己的身躯，去做那外国人的奸细？”林良栋起先虽然害怕，却还不晓得这件事情要发作出来，听得抚台这般问法，好似当心打了一拳，抖作一堆，做声不得。抚台又接着问道：“这还说是你自家情愿，也还罢了。为什么你又去强奸人家的妇女，还对外国人说，他是个拳匪头目？好好的王三锡一家人家，四条性命，活活地都送在你的手中，你还道不晓得王法的么？”林良栋听了，便把他吓得魄散魂飞，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想要分辩，那舌头上好似打了一个结的一般，张口箝舌的，那里说得出什么？死命地挣了半晌，只挣出几句话来道：“小的冤枉。这些事情，小的通通都不晓得。”沙中丞见他抵赖，大怒道：“你还要希图抵赖么？”就把一件东西，掷下地来，叫他自家去看。林良栋接了一看，原来就是宣兰生的咨文，把他的劣迹，说得明明白白。咨文后头，更黏附着赵寿萱的禀贴，更是个真实的凭据儿。此时就再要赖，也赖不来了，只得脱了帽子，碰几个头，说：“求大人开恩。”沙中丞冷笑道：“你既然认了，本部院自然还要格外从宽，不叫你吃苦就是了。”原来沙中丞向来性情耿直，嫉恶如仇。他见了宣兰生的咨文，只气得他怒发上冲，双眦欲裂，暗想：天下竟有这样的奸奴，像这样的人，早些杀了干净，那里还好把他留在世上，叫他再去害人？想着，便立刻传齐伺候，升坐二堂。预先把王命请将下来，高高地供在堂上。叫两个戈什哈出去，把林良栋拿了进来，问了口供，不由分说，立时立刻的，站起身来，行了两跪六叩首礼，请下王命来，便传了苏州府和抚标中军，会同监斩。林良栋到了这个时候，方才回光返照起来，懊悔着自家做的事情，不应该这样的伤天害理，要求也求不及了。当下苏州府和中军，奉命监斩。几个刽子手，早过去剥了林良栋的衣服，五花大绑的上了绑绳，推到教场伺候。不多一刻的工夫，演武厅炮响轰天，林良栋之头落地。这个混帐东西，倚着洋兵的势力，害了无数的良民，抠心挖肚的在获鹿弄来的银钱，不知仍旧落到那里去了。他自己一个大钱也没有用着，倒反把一条性命轻轻地送在苏州，还落得个万人唾骂。看官，你道像

林良栋这样的人，可有什么道理？

闲话休提，在下又要把一个无耻奴的历史，提将出来，做一个无耻奴小说四十回的结笔。在下的这部小说，多半都是江念祖的事情，其余的也都是人所共知的实事，却不是在下做书的，造出这些说话，有意骂人。只说苏州地方，本来没有马路，后来中国同日本讲和，便把苏州也算了一个商埠，造了几条马路，开了几家戏园。在下有两首杨青地的即景诗道：

一样人工夺鬼工，果能车水马如龙。春风三月珠帘卷，掩映华灯十里红。玲珑窗子对秦楼，绮阁新开号莫愁。姊妹扶肩栏外立，更从帘下试梳头。

这些说话不必提它，只说有一天，新丹桂戏园包厢里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女子，坐在那里看戏，却生得轻云作鬓，腻玉为腮，远岫输眉，秋波逊眼。那一双俊目左顾右睐，就如一丸水银一般，往来闪烁，活泼非常。更兼态度妖娆，神情荡逸，看着她那个样子，就晓得她一定不是什么良家女子，宦室闺娃。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子，那样儿甚是可笑，生得短颈耸肩，缩腮尖嘴，黄豆大的一双龟眼，鹰嘴样的一个鼻头，最可笑的，是前胸后背，都有些拥肿无度，向外面挺了出来。身材甚短，肩背正方，竟是一个凑得完全十足的龟形。据相书上说起来，男子龟形，必主大贵。这个龟形的男子，却不晓得他将来的事业何如，但是依着在下的意思想来，现在这一班响当当当着乌龟的人，没一个不是名利双收，子孙永保，恐怕这个有形之龟，倒比不上这个无形之贵。或者是当今时代百度维新，无论什么再旧些儿的人，也得要看看新书，说些新话，方才薰得动人。像这样旧时的相法，也翻了个新法儿，免得一个个都骂他是守旧党，也未可知。闲话休提，只说那新丹桂戏馆包厢里头看戏的女人，你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原来这个女子姓杨，他父亲叫做杨梅窗，是个外科医生，没有儿子，止生一个女儿，杨梅窗十分钟爱，只要女儿开口要什么东西，凡是他办得来的，那怕倾家荡产，也要去办了来，双手送给女儿的手中，方才快活。这个女儿被他娇纵惯了，随便什么人，都不敢拂她一点意儿。一班亲戚，背后都赶着杨小姐叫雌老虎。这一年杨小姐长成十五岁，杨梅窗一病死了，又没有什么本家继承，这杨梅窗的遗产，便都归杨小姐一手经理。这位杨小姐父亲在日，虽然并不怕他，倒底有些避忌，现在杨梅窗死了，无人拘束，便结识了一班女姊妹们，天天的出去看戏听书，坐马车，吃大菜，闹得一塌糊涂。渐渐的，有几个当地的流氓，看中了她，不知怎样，竟把她钩搭上了。正是：絮已沾泥，枉作漫天之舞；花真堕劫，空为半面之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杨小姐无心随恶棍
邵梓玉开眼做乌龟

且说杨小姐自杨梅窗死后，结识了一班女朋友，天天的到马路上，去兜着圈子，不是看戏，就是坐马车，倚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好借此出出风头。不想有一班马路上的流氓，看中了她，便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子，去引诱她。杨小姐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人，那里晓得什么世路的艰难，人情的险恶，况且又不比欧洲各国的女人，受过上等的教育，只觉得这几个流氓，在自己身上甚是尽心，二十四分的要好，她便也不知不觉的，和他们亲热起来，渐渐的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拖下水去。那内里的事情，是不问可知的了。这位杨小姐，得了杨梅窗的遗产，任情挥霍，又没有什么人来管她，凭着那几个流氓，要借多少就是多少，不上几个月，差不多把杨梅窗一生辛苦挣下来一分小小的产业，一齐花在太平洋里去了。手头渐渐的不给起来，杨小姐挥霍惯了的人，那里过得这般拮据的日子？一班流氓，便撺掇她摆个碰和台子，招接客人。杨小姐想想，无可奈何，只得依了。自从摆了碰和台子之后，说也奇怪，竟是接接连连的，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到得后来，竟是苏州城内，没有一个不晓得这位杨小姐的名气。差不多仓桥宾里，有些名气的倌人，也没有她这般的生意。

这且暂时按下，再说苏州吴县，有一个皂班差役，官名叫做邵升，却是个奸刁阴险的东西。平日之间，倚着官势，在外面招摇撞骗的无所不为。那署事的知县，叫做方国珍，又把他当做走通线索的羽翼，甚是倚仗着他。邵升得了方国珍这般看待，越发的得意扬扬，横行无忌。不想过了一年，方国珍署事期满，例应交卸。藩台便挂牌委了个候补知县郭宝华，前来署理。这郭宝华是个拔贡出身，性情风厉，操守清廉，却有一样坏处：问起案来，专看人家的相貌，只要相貌良善些的，就是的的确确是个凶手，他也要想个法儿，和他开脱；若是相貌生得凶恶些儿，就是真真冤枉，他只说看你这个面貌，就不是个好人，一定要把他屈打成招，方才肯罢。有了这般的脾气，那些承审的案子，不免就有许多冤枉的人。这一面藩台委他署理吴县，他便拣了一个日子，接印

点卯，点到邵升的名字，邵升答应一声，走了上来。这位郭大老爷举目看时，却却的冤家遇着了对头，只见他缩背拱肩，尖头圆眼，那一付奸滑的样儿，明明的露在面上。郭宝华看了，不知怎样的，好像和他有什么冤家一般，不觉登时大怒，把惊堂一拍，喝道："看你这样形状，一定不是好人！本县这里用你不着。"一面骂着，不由分说，拍着旗鼓，拨下八枝签来。值刑的皂隶，吆喝一声，那时满堂吏役，一个个心上骇然，彼此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想不出什么缘故。邵升也大大的吃了一惊，连忙跪上前去，分辩道："小的无罪，求大老爷开恩。"郭宝华听了，更加大怒道："你还敢在本县面前强辩！本县说你不是好人，难道是诬赖你的么？"说着又喝叫："着实与我打！"值刑的不敢怠慢，赶上前来，把邵升捺在地下，褪下裤子，一五一十的打了四十大板。这四十个大板，若是换了别人，就不打个半死，也要小小的发一个昏，幸而一班值刑的，都和邵升要好，打得还不十分厉害。当下打完了，磕头起来。郭宝华立刻把硃笔一勾，革了他的名字，吩咐差役把他轰出去。邵升垂头丧气的，被他们赶了出去，这一腔冤枉，真是梦想不到的。无妄之灾，好好的点卯，无缘无故吃了一顿板子，还把个名字革了，绝了他以后的生路。心中想着，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忽然想出个主意来。原来他想碰了这个钉子，从此不干这个差役的道儿，想要改了名姓，假充上流社会的人。好在这几年招摇撞骗，有的是钱。只要有了银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果能自此以后，邵升有志竟成，改了一个名字，叫做邵梓玉。穿得一身华丽的衣裳，学得一派时髦的应酬，竟也渐渐的有些大家子弟和他来往起来。那知就是这样的混了几年，那几个昧心钱儿，差不多慢慢的将要完了。老婆又得了个产后的热病，医治不好死了。邵梓玉办过了他老婆的丧事，还苦苦的支持着面子，恐怕人家看了他的内容出来，便又打算主意道："照这个样儿，坐吃山空的下去，那里支持得来？不如想个法儿，续娶一房有些妆奁的老婆，倒也是个救急的法子。想定了主意，便托着许多朋友和他做媒，无奈总是高不成低不就，不是人家不肯给他，就是嫌着别人寒素。说了多时，还没有一些眉目。邵梓玉气闷不过，便天天到马路上兜个圈子，解解闷儿。忽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杨小姐，坐了马车过去，一头珠翠，哗哗有光，满面春情，融融欲化。手臂上带着四五付镯子，黄澄澄，金灿灿的，宝光夺目。手内更带着两个金刚钻戒指。看她那个样儿，定是个有钱的闺秀。又见他一人独坐，并没有什么同着的人，想来是没有什么拘束，可以自由的了。想到此际，由不得心中一动，便急忙也拣了一部极齐整的橡皮马车，跳上车去，吩咐马夫，只跟着前面的一部马车。那马夫听了，把马加上一鞭，飞一般的赶上前去，只跟着那一部马车，来来往往的在马路上兜了几个圈子

邵梓玉坐在车上，目不转睛的只看着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似乎已经觉得他盯梢的意思，每到马路转弯的时候，便把那一对水汪的秋波，朝着邵梓玉飞了几个眼风。邵梓玉见了，喜得心花怒开，十分畅快。跟着她兜了几趟，那马车停在蔚南村大菜馆门口。那女人袅袅婷婷地走下车来，看了邵梓玉一眼，就进去了。邵梓玉连忙付了车钱，也跳下来，跟着上楼。见他走进三号房间去了，邵梓玉掩在门口一看，见并没有第二个人，就是那女人一个，坐在那里。邵梓玉便走进他隔壁四号房间坐下，等那侍者进来，邵梓玉便问他，可认得三号房间里的女人？侍者微笑道："他天天到我们这里来的，那有不认得的理？"便把杨小姐的历史，细细地告诉了他一遍。又道："你不要看轻他，他的生意，比一等的红倌人，还要好些。倒是个有钱的人呢。"这一句话儿，正打在邵梓玉的心上，便向侍者说道："你过去招呼一声，说他吃的不论多少钱，我都给了。"那侍者看着邵梓玉的面孔，嘻嘻地笑了两声，答应了出去。不多一刻，又走了进来，向邵梓玉笑道："杨小姐说，请你那边去坐罢。"邵梓玉听了叫他过去的一句话，就是做官的得了升官的信息一般，连忙恭恭敬敬地走了过去。杨小姐见他进来，立起身含笑相迎，两下说了几句套话，就彼此熟落起来。杨小姐天天到马路上去出着风头，原是为勾引客人起见，况且邵梓玉有心笼络，拼命地巴结她。杨小姐看着这个人，倒也并不讨厌，和他谈谈说说，甚是投机。吃完了饭，又同到新丹桂去，独包了一间包厢，却只有杨小姐和邵梓玉二人同坐。这包厢的钱，不消说是邵梓玉的了。直看到十一点钟，杨小姐方才进城，邵梓玉也自回去。夜里头睡在床上，便想怎样的骗他嫁我，怎样的哄他的钱。忽然又转一个念头道："不好，不好！我虽然是个差役出身，那一班新结交的朋友，却都不晓得我的底子，现在平空的把一个半开门的私巢子娶做老婆，他们岂不都要笑我是个乌龟么？"想了一回，又拍着胸脯道："我原是想骗她的钱，并不是要她的人。如今的世界，银钱为重，只要有了银钱，不要说这个乌龟的名目，本来是个假的，就是真的乌龟，也做她一做何妨？但是既要去骗她嫁我，一定先要花些本钱，装个有钱的人，在她身上，极肯花钱的样子，方才骗得动她。只是自己的钱，用得差不多了，那里来这一注本钱？"想来想去，想了多时道："也罢。我也顾不得了，这一所祖传的房子，约摸也值几千块钱，只好把它卖了，做个孤注。"想定了主意，隔了一天，便托人去卖这所房子，只说他老婆死在这个房子里头，嫌它有了死人，甚是不利，现在想要续弦，不愿意再在这房子里头办事，所以要把它卖了，自己另外再寻合意的地方。这一番假话，说得甚是相像，倒也没有疑心他的人。果然不多时，寻着了一个主顾，把房子卖了。除掉中费一切之外，邵梓玉净得了三千块钱。便成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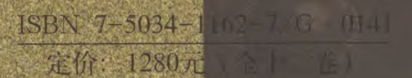
成夜的到杨小姐那里鬼混，巴结得杨小姐十分欢喜。

看官，你想杨小姐做了这碰和台子的生意，却免不得要应酬客人，就是心上有些不愿意的地方，也是无可如何。现在被邵梓玉拼命的拍着马屁，又把卖房子的那几千块钱，水一般的都用在她身上，便觉得来往的客人里头，从没有遇着邵梓玉这样一个温柔体贴的人物。杨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差不多杨小姐的溲盆溺桶，他都肯把他顶在头上，放在手中。杨小姐一个年轻女子，那得不上了他的圈套？觉得天下的人，都没有邵梓玉好。邵梓玉又是拼命的朝她求婚，杨小姐不由得就答应了。邵梓玉心中大喜，连忙去赁了一处房子，择个吉日，清音彩轿，鼓乐喧天，把杨小姐娶进门来，还叫了一班堂名，在家里打唱，甚是热闹。邵梓玉到了此刻，心上想着大功也是告成，她既然嫁我，她的钱就是我的，不怕她不拿出来。等将来慢慢的骗尽了她的钱，再想个法子，和她翻面，把她打发出门。那时我就安安稳稳的享这一分妻财了。心上这般想着，面上不说出来。过了月余，邵梓玉卖房子的钱，看看又要完了。他晓得杨小姐有一对珠花，珠子最好，差不多要值到二千块钱。他便起了个念头，想先要骗她这对珠花，便对杨小姐说道："你那一对珠花，样子扎得甚好，我一个表弟要娶亲，要说到珠宝店去扎珠花，没有时式的样子，想借你这一对，做个样子。"看官，天下妇女的性儿，最是吝啬，听了邵梓玉的话，把头一扭道："我的东西，不借出去的。你为什么不当时回报了他？"邵粹玉道："我已经一口答应他，说今天我自己送去。现在你忽然不肯起来，叫我怎样说法？"杨小姐听了，只是不肯，邵梓玉再三央告，方才勉勉强强地拿了出来，交给他道："你拿了去，却仍旧要和我拿回来，换掉了我的珠子，我是不答应的。"邵梓玉连声答应，拿了出去，暗想她这般的吝啬，却怎样的骗她，看起来，只好如此如此的了，便拿了出去。隔了一天，杨小姐叫他去拿，他不肯道："昨天才拿去的，今天怎么就要去拿，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还是我们同到城外去，兜兜圈子，吃顿大菜罢。"杨小姐是散诞惯的，听得丈夫同他出城，便不言语。换了衣服，插戴好了，和邵梓玉坐着轿子，一同出城，先到大菜馆里坐着。邵梓玉托个事故，把杨小姐卖在城外，飞奔回来，用钥匙抻开了她的箱子看时，只见不过是些衣裳，又开第二箱时，也是如此，邵梓玉暗暗诧异，想她有一个首饰匣子，平时见她总安在箱子里头，怎么不见了，又开了衣橱看时，也没有个首饰匣子的影儿，寻了半天，没有寻着，正在东张西望，猛然听得外面轿子进来的声音，邵梓玉吃了一惊，手忙脚乱的，不及收拾，早见杨小姐匆匆地走了进来，见了这个样子，便和他大闹起来，要扭着他去见官。那时的吴县，正还是那位郭大老爷，邵梓玉就打了一个寒噤，不肯前去。夫妻两个，吵闹了一场，

后来杨小姐也看出了邵梓玉的来历，晓得他只要有钱，别的都可将就，便和他说道："你要钱不难，你只要听着我怎生摆布，不要来管我的事儿，你要用钱，只顾来问我要就是了。"自此，杨小姐虽然嫁了邵梓玉，仍旧还摆着碰和台子，招接那一班旧日的客人，邵梓玉竟居然做了个开眼乌龟，扬扬得意的没有一点惭愧的意思。看官你想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不能养活一个老婆已经是诧异的了，这邵梓玉非但养不起老婆反靠着老婆的身体挣钱养他自己，还不晓得一点羞惭，真是个脸厚三尺，胸无一丁的凉血动物，和那江念祖把自己的姨太太认做女儿，嫁给安弼士做了外室，这些忘廉丧耻的事情大同小异，都也差不多。所以在下借着他做个无耻奴的收束，如今的世界那里还有什么品行！那里还有什么廉耻！在下做书的把他们演说出来，虽然可笑，觉得又甚可怜，但是天下之大无耻的人，就如恒河沙数一般，在下这区区四十回书那里说他得尽。不过就着在下心目中间的一班人物，把他提演出来，或者将来隔了几年，在下的阅历深了些儿，再有些卑鄙龌龊的人物印在做书的在下脑筋里头，便再出一部无耻奴后集，做个禹鼎烛奸，温犀燃怪，也未可知。正是：一掬牢骚之泪，事情荒唐；十年阅历之谈，风波险阻。






ISBN 7-5034-1162-7/G·0141
定价：1280元（全十[illegible]卷）